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四一册目次

書名	頁
桯史十五卷　（宋）岳珂撰　宋刻元明遞修公文紙印本	〇〇一
獨醒雜志十卷　（宋）曾敏行撰　附錄一卷　明穴硯齋鈔本	一三〇
耆舊續聞二卷　（宋）陳鵠撰　明鈔本	一八〇
四朝聞見錄五卷　（宋）葉紹翁撰　清初鈔本	二一七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	
（宋）周密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三三四
隨隱漫錄五卷　（宋）陳世崇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五〇〇

桯史十五卷

（宋）岳珂撰

宋刻元明遞修公文紙印本

桯史十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編載南北宋雜事、凡一百四十餘條。其間雖多俳優詼謔之詞、然惟金華士人著命司諸條不出小說習氣。爲自穢其書耳。餘則大旨主於寓褒刺、明是非、借物論以明時事。非他書所載徒資嘲戲者比。所記遺事惟張邦昌劉豫二冊文可以不存。又康與之題徽宗畫一條爲張端義貴耳集所駁。敖陶孫議韓侂胄詩一條與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互異。亦偶然失實。至於石城堡寨汴京故城諸條皆有關於攻取形勢。他如湯岐公罷相、施宜生趙希先節概、葉少蘊內制、乾道受書禮、范石湖一言悟主、紫宸廊食、燕山先見、大散論賞書、秦檜死報、鄭少融遷除、任元受啟、陳了翁始末、開禧北征、二將失律、愛莫助之圖、慶元公議、黃潛善諸條、皆比正史爲詳備。所錄詩文、亦多足以旁資考證。在宋人說部中、亦王明清之亞也。惟其以桯史爲名、不甚可解。考說郛載柳珵常侍言旨、其第一條記明皇遷西內事、末云此事本在朱崖太尉所續桯史第十六條內。則李德裕先有此名、案此書唐志不著錄疑即德裕撰柳氏舊聞之別名也珂蓋襲而用之。然考工記曰、輪人爲蓋、達常爲圍三寸、桯圍倍之。註曰、桯、車杠也。說文解字曰、桯、牀前几也。皆與著書之義不合。至廣韻訓爲碓桯、集韻訓與楹同、義更相遠。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毛晉刻本末有附錄一卷、前爲岳飛傳及飛遺文、併珂詩文各一首、已與此書無關。又附明劉瑞孝娥井銘、王公祠記各一篇、尤足驗非此書所舊有。今併刪之、庶不溷簡牘焉。

桯史序

相臺岳珂

亦齋有桯焉介几間髹表可書余或從搢紳間聞聞見見歸倦理鉛槧輒記其上徧已則命小史録藏去月率三五以爲常毋竊自恕以謂公是公非古之人莫之廢也見睫者不若身歷縢口者不若目擊史之不可已也審矣彼徇時者持諛以售其身或張夸以爲隆或溢猒以爲誇言則書書則疑疑則久久而亂眞天下誰將質之玆非稗官氏之辱乎況戲笑近謔辭章近雅辨論近縱諷議近約若是而不屑書殆括囊者夫金匱石室之藏羌夫野人之記名雖不同而行之者一也於是稍哀積爲編載筆者聞而譏之曰嘻今朝廷設官盈三館太粲皆汗青事詳覈備記裁以三長含毫閣筆猶孫其難而莫之敢議彼齊東者何爲哉予幸生天下無事時亶竊粟縣官進不得策名蘭臺以垂信退不得隱几全其忘言之眞呫呫徒取棟牛累於世無毫髮益而猶時四顧出豕木畫誠可笑抵余盤以復則指其桯曰汝將多言日朘如五達之交午乎汝將嘿嘿養元如老聃之柱下乎人言勿䘏汝姑謂汝將奚擇桯嗒然不應余笑曰此眞良史也遂以爲序嘉定焉逢淹茂歲圉如既望可序

桯史目錄

相臺岳珂

卷第一 十二則
張紫微原芝
藝祖禁讖書
徐鉉入聘
石城堡寨
湯岐公罷相
南陔脫帽
張元吳昊
王義豐詩
琵琶亭術者
汴京故城
施宜生
晉盆杅
卷第二 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犇麤字說
李順吳曦名讖
隆興按鞠
東坡屬對
富翁五賊
大學祭齋碑
泉江三地名
牧牛亭
黠鬼醖夢
望江二翁
劉改之詩詞
金華士人滑稽
賢巳圖
卷第三 八則
歲星之祥
梓潼神應
機心不自覺
館娃浯溪
天子門生

姑蘇二異人
趙希光節槩
稼軒論詞

卷第四 九則

壽星通犀帶
周蔓與釋語
鄭廣文武詩
九江二盜
葉少蘊內制

宣和御畫
乾道受書禮
一言悟主
蘇葛箋問

卷第五 十三則

劉觀堂讀赦詩
部胥增損文書
看命司
宣和服妖

安慶張寇
陽山舒城
宸奎堅忍字
何處難忘酒
見一堂
義騟傳
鳳凰弓
大小寒
趙良嗣隨軍詩

卷第六

汪革謠讖
鐵券故事
鴻慶銘墓
蘇衢人妖
快目樓題詩
記龍眠海會圖

卷第七

吳畏齋謝贄啓

楚齊舊冊
優伶詼語
嘉禾篇
朝士留刺
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日官失職
紫宸廊食
阜城王氣
袁孚論事
鸚鵡論
月中人妖
宮妝祖衛
解稱偈
王壺寄詞
太廟方位
選官變法
卷第九 十三則
裕陵聖瑞
狀元雙筆
堯舜二字
正隆南寇
鸞渡橋
燕山先見
鎬毒圓
憲聖護醫
魯公拜後
金陵無名詩
萬歲山瑞禽
主涇庸醫
黑虎王醫師
卷第十 八則
永泰挽章
殿中鵰
劉蘊古
大散論賞書

成都貢院
萬春伶語
山谷范滂傳
紫巖二銘
卷第十一 八則
李白竹枝詞
蟻蝶圖
周益公降官
番禺海獠
王荆公
尊堯集表
三忠堂記
臨江四謝
卷第十二 十三則
王盧溪送胡忠簡
秦檜死報
吕東萊祭文
猫牛盗
味諫軒
龍見赦書
丹稜巽巖
鄭少融遷除
沙世堅
淮陰廟
金鯽魚
張賢良夢
乾坤鑑法
卷第十三 六則
范碑詩跋
晦庵感興詩
武夷先生
任元受啓
冰清古琴
選人戲語
卷第十四 五則
陳了翁始末

八陣圖詩
開禧北征
泗州塔院
二將失律
卷第十五 八則
淳熙內禪頌
愛莫助之圖
慶元公議
揚艮議命
獻陵疏文
李敬子
黃潛善
郭倪自比諸葛亮

程史卷第一 十二則

相臺岳珂

張紫微原芝

高宗覽婁陟明寅亮之議 垂意 祖烈
詔擇秦支並建二王邸 恩禮未有隆殺也
會連歲芝生 大官百執事多 進頌詩張
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文曰原芝 紹興二
十四年芝生于 太廟楹間 仁宗 英宗
之室 詔羣臣觀瞻奉表 文德殿賀既二
年芝復生其處校書郎 張孝祥作原芝曰
猗天祐我 有宋我 祖宗在天篤丕祐于
子孫明告之符於惟欽哉在昔 仁祖登三
咸五以天下為公授我 太宗以永我基祚
於惟欽哉我 聖天子躬濟 大業既平既
治上怡下嬉惟 大本未立 社稷 宗廟之
靈亦靡克寧饗有嫌茲芝切為乎來天維顯
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孰曰不然曷不于他
乃廟楹柳曷不于他于 二宗之室曷不于

他毋歲再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 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小臣敢告我 聖天子告我 聖天子承夫之意承 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貳紛以貳起辛怡有言惟貳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作貳之懼敢告聖天子爲萬世利蠢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思惟我 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 國萬死奚恤渠敢愛死而畏越厥職 上得之喜即 擢爲南官郎於是 內廷始漸有所别迄于建 儲云

藝祖禁讖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偏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 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 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 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訛間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 國朝會要 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掾者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 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 貢騎省實來及竟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艱其選請于 藝祖 玉音曰姑退朝 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 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

數日既無輿之醻復花亦勸且默矣余按當時陶賓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騁詞詎不若鉉 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土苴歟其後 王師征包茅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千言 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哉聖言其視騎省之辯正猶螢爝之擬羲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顯為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樓宣獻鑰嘗出手編類藁國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鍇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 國不復得請益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為天闕復築石頭城于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為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 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草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九木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匿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頭頑墉猶可識其北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萬里持漕節嘗有詩曰已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或分營六師只合環天闕一壘真成借寇兵向者王蘇俱解此寃哉愧協可憐生若言虎踞渾堪倚萬歲千秋無戰爭其旨明矣 淳熙乙未鄭棣帥淮東築維揚城又旁築一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餘數里雖牽制之勢亦不相及竟不曉何謂猶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湯岐公罷相

湯岐公思退相 高宗 紹興三十一年以煩言罷洪文安遵在翰苑當直例作平語諭

官隨而擊之以祠去　孝宗初再相　隆興
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适適視草焉又作
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惠請外　上
曰公武言鄉黨思退朕謂平詞出　朕意固
卻其章仍徙戶侍矣蓋其相　兩朝再罷相
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
岐公中詞科時與文敏遵實同年云

南陔脫帽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　京師會元夕張燈金
吾弛夜家人皆步出犿帷觀焉幼子寀第十
三方能言珠帽襂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
上方御樓簫雲綵鼇簫吹雷動士女仰視喧
擁闐咽轉眄已失所在騶馭皆惶擾不知所
爲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襄
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爲南陔也曰他子當
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
測居旬日　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
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　天語

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
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
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于懷適內家
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幰呼焉中大
人悅其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　上閤以
爲宜男之祥　上問以誰氏諫然對曰兒乃
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
歎其早惠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輸視
寖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　命載
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
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若已如此南陔寀自
號　政和間有文聲致爲不詘充其幼者也
余在南徐與其孫遇游傳其事

張元吳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游
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耻於
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嶮驚人而邊帥豢
安皆莫之知傯無所適聞夏酋有意窺　中

子241 011

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憩執之夏酋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 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寶元西事蓋始此其事 國史不書詩文雜見于田承君集洪存中筆談洪文敏容齋三筆其為人概可想見文敏謂二人名偶與酋同寔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義豐詩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荆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 仁皇所建 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幹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秪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二曰莊田本是 昭陵賜更著官船載 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蜺今獨步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湖陰之訃矣紫微蓋於此絶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八字曰 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兩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筆節自以為不及既而復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纔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淡盡當時聯騎客黄花時節獨來看亦紆餘有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津其出於藍者蓋鮮校官馮椅為之序

琵琶亭術者

淳熙己酉 晉文倦勤 詔以北宮爲重華宮 光宗既登極羣臣奉表請以 誕聖日爲 重明節如故事時先君召還省闈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袢小憩亭上有術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字蹟多奇

子241 0.2

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郎報乎 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旨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數鐶謝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 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讖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 藝祖初脩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閒井井繩列 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 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鑿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閒蔡京擅 國亟奏廣其規以便 宮室苑囿之奉 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其張皇也 靖康胡馬南牧粘罕斡离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 沉幾遠矚至是始驗 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鱣堂下風簷東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鑒子有奇相故欲驗子術耳歸它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躓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訌建劒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干以秘策汝爲恨得之晚亟尊用之亡何而汝爲敗變服逃□浦渡江至 有

丈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
儲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
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蹤跡亦理之常我
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
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主人乃彌實疑請辭
而巳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
而纖有未盡同者余旦日無客執事咸餒而
汝獨孫諸齊撤器有瘖聲若敵然不怡此魚
服而閑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

汗亟拜曰主寔生我不敢匿遂告之孫翁曰
宜贈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
可託以心余亦交之舊矣今以入北策之良也
從之翁盡之金隱之衲至寺服緇童之服以
求納主僧哲出儼然卿焚之所見也啓緘而
留之餘數句持捥夜齎宜生于淮曰大丈夫
富貴命耳于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焉
必得志毋忘　中國遜而順天所祐也虜綏
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以至

于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縻而致之
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畔
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連捷逆亮時有意南牧
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
以命題盡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
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
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　紹興三
十年虜來　賀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
爲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燾以吏部尚書

侍讀館之都亭時戎盟方堅　國備大弛而
謀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　上意不深
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
生顧其介不在旁忽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
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警
及高景山告釁而我翔有備矣宜生寔先漏
師焉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
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
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

淮人能言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髡而俠者也逆而顯順而戮豈其相然耶椎埋於先一折枝而贖其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　國史逸其事余聞之淮士臧子西如此

晉盆杅

余居負山在溢城之中先君未卜築時嘗爲戎帥皇甫斌宅斌歸于袁虛其室山有堅土凡市之塗墍版築咸得而畚致之無孰何者

遂壑其半獨餘一面壁立余家既來始慮其禁而山已不支　慶元元年五月大雨隤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甓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隸或得之以獻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山隤墍周半隮骨髮棺櫬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盌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尚熒熒取之即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扶盌中有芷蕉節它皆已化有小盆瓦鉼如硯滴毀其背爲蝦蟇形製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蓺器有銘并有數錢縣孫台餘者一片傳木如鐵有半鏡一銅盆絕類今洗羅殊無古制度中有雙魚盆底有四鐶附著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杅突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甓著年月姓名如先獲者環壁皆是碣曰晉征虜將軍墓余既哀而瘞之既數日復雨山無址竟埋焉余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距今九百餘歲是時蓋未有城郭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名氏可見甓甃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爲起於唐韋陟五朵雲而不知晉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強識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人魚之說固亦有之蕭統文選吊冥漠君文亦有焉意其穀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隤皆碎裂餘或爲親識間持去盆杅僅在而余侍親如閩留于家丙辰歲　詔禁挾銅者州家大索

以翰嚴之神山水監家人懼杅復借送官獨盆
僞檜宅所今乃巋然存其出其毀要必有時
亦重可嘆也因志于此以俟博識

桯史卷第

桯史卷第二十四　十四則

柏臺　岳　珂

行都南北内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
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
天南循其脛爲　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
數峰爲萬松八盤嶺下爲　鈞天九重之居
右爲複嶺設　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讖記曰
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騫鳳舞到錢塘山明水
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
事　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二字
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
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讖始章　建炎元二
之災　六龍南巡　四朝奠都　帝王之眞
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
如卓馬立顧　紹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
之符秦檜顓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
偏即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

非望挻凶鬼瞰其室㩜甍于位熺猶戀戀不
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為光祿丞留
涖家廟以為復位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
烜併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　高宗將倦
勤　詔即其所築新宮　賜名德壽居之以
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　清蹕躬朝歲
時擗奕　重華繼御更　慈福　壽慈凡四後
為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甍為今佑聖
觀蓋晉安故邸　莊文魏王　光宗皇帝寔

生是間　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
地靈章明有待斗筲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云

犇麤字說

王荆公在　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
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賾微窅窮制
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
勝其繁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
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
之何也荆公無以荅迄不為變黨伐之論於

是浸闓黄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也

李順吳曦名讖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
明年正月己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
安使王繼恩克成都順就擒　開禧二年正
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款于虜甲午即蜀王位
丁酉受虜冊三月乙亥隨軍轉運安丙奉
密詔梟曦于興州說者析順字謂居川之榜
一百八日析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較

其即位受冊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于蜀
讖亦異矣

隆興按鞠

隆興初　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鴆　躬御
鞍馬以習勞事倣陶侃運甓之意時　召諸
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除地羣
臣以　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
一日　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勩逸入廡
間簷甚低觸于楣侠陛驚呼失色亟奔湊于

已馳而過　上手擁楯岳立扶而下　神宗不動顧指馬所往使遂之殿下皆稱　萬歲盡與　藝祖抵城挽槃事若合符節　英武天縱固宜有神助也

東坡屈對

承平時　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輶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　元祐間東坡是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皆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辨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閟而舌　兩朝以為兄弟邦卿為外臣此固　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為坡逆敓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返不敢復言他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夜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舞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既魁癸丑多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嘗以詿誤繫大理　光宗知其名特　詔赦之是歲臚傳有因　廷策指時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聯轡入團司同父見之不悅終期集如始見云

大學祭齋牌

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為爐亭守歲之酌祝辭惟

祈速化而已舉儒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縚代之謂之叨冒爵中皆有數鴨脚每獻則以酒沃之謂之僥倖凡今世之登科級者人或竊以此目之則怫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乃有覦而不獲者乎余謂不然蜡狂之載以弛張觀之可也余里士柳三聘肄業立禮齋嘗爲余言如此

泉江三地名

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　天聖捌皇城使蘇某者墓後壙中斷田其間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驍衛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潴而絶之曰掘斷嶺石門澗有支阜下至落㧞山據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畦爲砥平而高可播種石餘曰銅釘垈傳者謂其地有休符太史嘗占之以聞于　朝有詔東鏈洋故有神工每欲成輒役萬鬼而塡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傍者聞鬼言以爲所畏者大厭耳遂烹羣犬而實其骨焉釘以銅爲

書符篆以絶地脉或曰殺童男女瘞其下爲厭勝是爲童丁說皆不根誕謾然余嘗親歷其地垈乃一平疇在大畈中支阜之下猶十餘里所止處初無冢穴莫知其所以用洋與嶺俱隱然有鋤治故跡耕者或謂得骨於故處考之業主之質劑則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曉清臺考驗近世罕有精者妄一男子請某所有某氣輒隨而發之役人用牲勞民以塞堙詰應於恍惚間　清朝之所不爲也他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似羅相襲而益訛考之載籍皆無所見惟續皇王寶運錄有唐金州刺史崔堯封用太白山人之說掘牛山黃巢谷金桶水一事不書於唐史蓋不經之說而余所書　崇寧鑿阜城王氣僅雜見於野史云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壠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五里金碧相照揚誠齋嘗乘軺過之

子 '11 019

題詩壁間曰函關只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點拆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移中屬國着今日牛羊上丘壠不知丞相更嗔不復自注其下云秦暮年起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衡等五十餘人不知諸公殺盡將欲何為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節似蘇子卿而晚謬余嘗過其地二刹正爲其家不檢子孫所撓主僧相繼而逃去有一支位者主之以寺歸之官刻大碑于門不許其家人之與其事始稍復振檜墓前隊碑 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卧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為今已矣檜在虜不久即逃歸撻辣實縱之不知何以似子卿也

黠鬼醞夢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惕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 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廂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于地黯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泣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盌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熙辛丑得儁于南宮將赴 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寖忌其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 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繼之者曰唐璟始悟所夢里士

子211 020

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二事絕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記非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楊宜人之兄外家能誦傳之　嘉定庚午余官故府與勝之爲僚皆親聞其言

望江二翁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圖求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窑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

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鞁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犒盛設醞相與歡洽者幾月語皆不及他翁飫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醼之酒五行肇錢緡三百寘之胙實綵于篚酌酒于斝而告之曰予葬子母人謂其直之腴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紿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子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撐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循翁也翁竟不知嗟夫卅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

子241 021

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劉改之詩詞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荊楚客食諸侯間　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爲鎭幕庾吏因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機）數原王安世（遇）英伯邁皆寓是邦暇日相與訪奇吊古多見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樓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

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閑來遊木葉漸脫人間秋關河景物異南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翻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眞天人時人不省爲謫仙一朝放逐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偏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奈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

突兀以初爲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獨余爲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又　嘉泰癸亥歲改之在　中都時辛稼軒（弃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傚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眞其詞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

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亹亹皆似之逾喜垂別賙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改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療君

曰日見見晁錯耳卒中烘堂一笑既而别去崑山大姓某氏者愛之女焉余未及瓜而聞其訃以初後四年來守九江以憂免至金陵亦卒游從歷歷在目今二君墓木拱矣書之於邑

金華士人滑稽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

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正中父勲之宰德化暇日為余戲言士人姓金滑稽人也

賢己圖

元祐間黄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己圖博奕樗蒱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迸盆中五皆玈而

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桯史卷第二

桯史卷第三　八則

相臺岳珂

歲星之祥

建炎庚戌狄騎飲海　上駐御樓船次于龍
翔狄　駐蹕會稽時虜初退師尚宿留淮泗
朝議凜凜懼其反旆士大夫皆有杞國之憂
宰相宗尹薦朝散大夫毛隨有甘石學有
詔赴　行在所隨入對言按漢志歲星所在
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于
房房心宋亳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
順行與日合于柳留于張柳張河洛分也故
湯征無敵餘慶貽衍猶及微子武王定鼎郟
鄏而周公造營成周四方以無侮今年冬歲
當躔而興　宋自此虜必不能南渡矣然禦
戎上策莫先自治願修政以應天道　上大
喜既而果不復來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有
上封者言吾方得歲虜且送死　詔以問太
史考步如言陳文正康伯當　國請以書之
親征詔書故其辭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收
淝水之勳鬭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
指此是冬亮遂授首二事之驗不差毫釐蓋
宋國之號而吳則今　時巡之所都天意篤
棐於是益昭昭矣隨家備之江山後亦不顯

梓潼神應

逆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
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但
已其弟晛力從惥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
下耶曦家素事梓潼自珍璘以來事必禱有
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赭王謁
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脩永神不答第曰
王蜀已悉付安丙矣既寤大喜謂事必遂時
安以隨軍漕在魚關驛召以歸命以爰立安
顧逆謀堅決觸之且俱靡惟徐圖可以得志
不得已諾之猶辭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
都省事授之居踰月而成獲嘉之績梓潼在
蜀著應特異　紹熙壬子瀘人殺帥張孝芳

子211-021

蓋嘗正書見于閱武堂廷嘗爲怍潰以泣 天誅相安之夢得之蜀士盧之變在京魏公鎮帥蜀時 慶元巳未余在 中都親聞之其他蓋不可縷數云

機心不自覺

秦檜在相位頤指所欲爲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日罝而爭因白之檜檜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繹奔而來承諭之曰適得 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鐵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不敢違唯而退夜呼工鑄使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貿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樣上亦寢無所聞夫都堂左揆閤前有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蓋其機穽根於心雖宴瑣弗自覺此所謂莫見乎隱者亦可嘆也

館娃語溪

靈巖中宮爲蘇永勝槩古今有多詩之近世王義豐楊誠齋爲之賦植莽麻絲脫去雕鑿畦畛余得之王英伯錄藏焉義豐賦館娃曰況浮王之北堂得館娃之遺基從先生而遊焉揖夫差而弔之或曰是可嗟也奚以弔爲哉夫沈湎以喪國固君人之失道然而有鍾鼓者胡可以弗考閔管籥者民喜而相告苟厥妃之當愛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則女樂亦可少乎必曰夏有末喜商有妲巳周有褒姒而吳以西子苟求其故未必專於此也齊有六嬖威公以興正而不譎聖人稱焉非夫九合一正之業得仲父以當其任則其一巳之內少有以自適者舉不足以害成耶闔大夫進夏德豈昏微子得政商豈穢聞蔚公家父並用則烽火豈得妄擧子胥不見戮則吳之

離宮別舘至于今可存抑夫差之資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沮再會而諸侯懼使僅得一中佐置雙翼於猛虎惟白剖其骨鯁而放意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酒之失何足問獨爲此邪借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殺夫差不可思苧羅之妹適足爲我娛胡得而竊吾之符棨楯可居適足華吾廬胡足以隳吾之都惟忠良之旣誅始猖狂而自如臺兮姑蘇舟兮太湖食兮鱠鱸由兮棲烏宿兮嬪嬙脩明兮夷光二八兮分明捧心兮專房徑兮採香䌶兮響廊笑倚兮王床奈樂兮東方稻蟹種兮不遺爭盟兮黃池無人兮箴規有仇兮相窺至德之廟遂爲禾黍悉陵池與臺榭倏一變而梵宇入笙歌於海雲合聲鍾而轉鼓儼麏鹿之容與歐僧儀而觀覩厥越壘以在望奚五戎之閫武松引韻以嗚咽抑犨眉而凝佇山黯黯兮失色水汹汹兮暴怒追此謬於千里本差之於毫釐譬之蠢生捐

其良嚬遠疾作於中石儲藥石之不知志士仁人所爲太息於斯焉蓋嘗反覆乎此竊謂種蠡亦可哂也勾踐方明界國以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衆戰何伐不定何至假負薪之女爲是可耻之勝哉殆其土城誨淫自君終焉五湖合懽其臣青溪之典不正金谷之義不立憖憖扁舟遂其全璧使之脫鼎中之魚而舉沙頭之鷺迈耶溪之蓮而吐洞庭之橘竊謂越之君臣何其陋於此役也越則陋矣吳亦大庸士目旣抉夫誰納忠可皐人之亡已其自反 以責躬乎公既然維相與欽容起視四山之中覺蕭蕭兮悲風誠齋賦浯溪曰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漁舟薄遊三湘風與水兮俱順未一瞬而百里欻兩峰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蕭然若仙客之鑑清濇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溪也蓋唐亭在南峿臺在北上則危石對立而

欲落下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
立迹余初勇於好奇乃疾趨而登之挽寒藤
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余忽心動毛髮森竪
乃蹟故步還至水滸削苔讀碑慷慨弔古倦
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嘆曰惟彼中唐國已
膏肓匹馬北方僅或不亡觀其一過尚父日
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斁矣夫曲江爲篋中之
羽雄狐爲明堂之枯其邦經有不盡矣夫水
蝗稅民之畝齕堅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
不去矣夫雖微祿兒唐獨不隊厥緒哉觀馬
嵬之威垂涣七萃之欲離殪尤物以説焉僅
平達於巴西可不危哉嗟乎奔則失矣而楚
亦未爲得也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宗 心
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天 之
事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冊 同
邑將稟命於丙 帝違人欲以圖功犯衆怒以
求濟天下之士 未肯欣然爲明皇而致死
蓋天厭之可以建 衍人須不可以復支

舒之百萬不如李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
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以從吾君之子者
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蹊台斗而盟帶礪也
一後莊以耄荒則夫千麾萬旟一呼如響者
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語有之投機之會
間不容髮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怨諸進則
百世之揚觶嗟肅宗處此其實難爲之九思
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
息登舟水駛於箭回瞻兩峰江蒼茫而不見
義粤賦中稱先生蓋時從范石湖成大游誠齋
則以環轍湘衡過顏元碑下耳二地出處本不
倫筆力到處便覺夫差肅宗無所逃罪獨根
管子趨霸之説不可以訓如爲唐謀則忠今
兩刹中皆無此刻而醒夢複語往往滿壁間云

天子門生

盤石趙達以 紹興辛未魁 集英之唱後
三年以故事 召歸爲校書郎時秦檜老矣
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搢紳脅息趙至一

見先範檜適喜欲收拾之問知其家尚留蜀
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
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
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
毋拂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子獨
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
不得已歸猶弗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
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獮狐兎耳
何物小子乃敢爾邪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

其隷輩而先張本于　上曰近三館士不檢
頗多與　宮邸通臣將廉之其醞禍不淺矣
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　高宗更化微
聞其事十一月亟　詔兼官　朱邸繼復
召對擢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　朕自擢秦
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
貴真　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甚有
以切磋之　上意蓋欲以此破前讒趙之未
召寔爲東川僉幕總領符行中有子孫薦意

爲類試官客以文屬之趙不啓緘擲几下
數而符氏子不預膀總因以他事摧擯之甚
悵然卒不能浼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
讒云

姑蘇二異人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蓑衣曰歎道僧蹤跡皆
奇詭　淳熙間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
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　其大略何本淮陽
朐山人書生也社執遺　朝議大夫世爲

鼎族遭亂南來寓于　郡嘗授業于父已能文
一旦焚書裂衣迎去人莫之知既乃歸蓺草
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
有驗卧草中不帖不蓋是必一至吳江渡焉
郡至吳江五十里往反不數刻人固訝之會
有一瘵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草去旬而愈
始翕然傳蓑可瘉病亦有求而不得隨輒不
起者於是遠近稍敬異之　孝宗在位忽甚
有蓑而跣哭而來吊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

故則不肯言寤以語左璿時　上意頗崇緇
抑黃弗深信也居月餘　成恭后上仙　莊
文繼即世璿因進勉釋而及之意欲以驗前
定寬　上心　上矍然憶昨夢輟泣而嘆璿
進曰臣微聞蘇有何姓者類其人它日固未
敢言因道其所爲　上大驚有　詔諭遣不
至　上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累年未有
所屬且　坤儀虛位圖所以賡佐儆承顏之
重者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頷必知

朕意遂授璿以香茗曰汝見何則致贊而已
問所以來則曰　陛下自禱我不及知視其
何以復　命璿承　命惟謹何忽掉首吳音
曰有中國人即有蕃人有日即有月不須問
趣之去既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
言朱家何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　上曰是
能知我心遂　賜號通神先生築通神菴于
觀之內　親御寶跗書扁以寵之已而　成
肅正中宮歸謝氏蓋　本朝故事惟　欽成

本姓崔後育任氏朱氏既而惟從朱姓不復
歸　上意嘗欲以三代比而未決也北伐之議
亦少息焉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既燬欲
試其驗羣造其廬拜且白之何從求疏軸主
者設以與何笑曰來日自有施者至午而僥
者果來既答則曰我不能入　覲以此累使
者　上聞而益奇之會浙西趙憲治縣亦爲
之請遂　肆筆金闕寥陽殿額出　內帑緡
錢萬繪事一新以答其意　上每歲以璿旃

命即其居設于道齋合雲水之士　施予優
普一歲偶踰朔咸訝而請亟起于臥搖手瞬
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璿是日舟至平望乃
見何在岸滸招而呼踵廬言之衆白何固未
嘗出也因言所以其狀良是歟道僧者實本
郡人爲兵家子少有所遇何舊與之友狎不
知幾何時髡而鬌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狀
不慧而言發奇中與何頡頏好蕩游市井間
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即予之貧者何既不

趨　召它日瑺或薦道僧　上欲見之何拘
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容汝來
矣道僧竟來見于　内殿不拜所言不倫
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隨　龍人元居實
總管者舘之元懼其逃猝無以應　上命果
日使十人從之所至不舍踰年歸見何何以
扙詬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談　重華倦勤
復使　召之不肯就邀守萬端三年而致之
紹熙甲寅春道僧入　北内坐　榻前口令

曰六月也好大雪待瑺咸笑顧曰爾滿身皆
雪而笑我狂耶相與罔測亦莫以爲意至季
夏八日而　至尊厭代矣縞素如言焉二人
勇於啗内食至十數斤獨皆不飲酒亦不言
其所以然也何又能耐寒暑余兄周伯言有
元某者丙午歲七十矣嘗言自丱角見之顏
色無少異蘇有妄道士日從之游將倣其爲
何不怒獨冒雪馳至垂虹而浴道士不能偕
憨而去余兄往見之頗能言宦歷所至酷不

亭韓子師方爲守千騎每來則提擎而罵之
亦有人所不堪者子師素嚴厲於此不以爲
忤也道僧先數年卒何　慶元間猶在相傳
百餘歲矣洪文敏夷堅辛志乙三志亦雜載
其事雖微不同要皆覆奇行恠有不可致詰
者故著之

趙希光節槩

吳畏齋 獵 論蜀有邛守楊熹者頗從輶軒抠
所聞因道資中趙希光節槩甚悉余兄德夫

時從幕府得其書以示余楊之言曰趙昱字
希光　淳熙宰相衛公 雄 之子少苦學以司
馬周程氏爲師每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克諸
已之謂内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出仕
二十餘年僅一磨勘歷任不滿三考其居退
如此汎掃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月不
舍終身弗改先是衛公相　孝宗皇帝一日
奏事　上從容語及鄭丙曰鄭丙不曉事閙
他吳挺乃去小孩兒解甚底衛公曰以大將比

小兒丙誠不曉事然以臣見捷雖有所長亦
有所短　上曰何故公曰爲人細密警敏此
其所長然敢於欺　君又恃其險巧而愚
弄士大夫此其所短但　朝廷用之不得其
地　上曰何謂不得其地衛公曰往年恢復
三德順中原父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肩
摩袂接悉垂見寬緩大失民望迄以無功中
原之人至今怨之　深入晉熙而　朝廷乃
使之世爲西將西人又以二公故莫不畏服
捷亦望宣撫之任矣蜀號名三軍一軍僅
當其偏裨雖　陛下神武御將白捷何能爲
然古帝王長慮却顧爲子孫萬世之計似不
如此　上大感悟後捷死　朝廷雖略行其
言已而復故　開禧丁卯吳曦僭叛昱每念
衛公此語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絕不蘇初欲
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蜀門弗果行於是
製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而歸者輒號
泣罔之亟貽書成都帥臣楊輔謂逆曦將

干常天紀痛哉　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騃
無知爲虜所唱逆順昭然其下未必皆樂從
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尚可爲因勸以舉義
遂絕粒至於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
於外置一劍枕間每舉欲自刺輒爲家人捍
之而止如是數四終不食而死熹所紀其是
不復贅著余生雖晚尚及識衛公父子　紹
熙壬子今克君將命于廣余甫十齡護喪北
歸衛公以寧武之節來治于洪余舟過章江
亟命肩輿來言語以文章爲余已卒無時之
哭因謁葉下塲者言書音嚴敬不自勝顧余
甚幼遺使從先夫人求余程業顧哥其不備
賞其詞語而讀其留孤也余歸未釋經而衛
公薨輒草西涛余輯希光于琵琶頭然溫厚
今想見之已足以信熹之傳時方晏有蒲亭上
親吏言希光方治蒼生衛以子午時有所行
謝客移數晷乃得見沖澹無競然甚者也衛公
止一子希光雖重繼體之託亦無此言云

稼軒論詞

辛稼軒守南徐巳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贄謁刺而巳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前涖事僅兩旬即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啓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槩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

勇於言偶坐于席側稼軒因誦啓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實中予痼乃味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頗取視其骫骳欲以家世薦之會其去未果是時劉有貢士姜君玉塋中嘗與余游偶及此次日攜康伯可順庵樂府一秩相示中有滿江紅作於癸女渚子賤席上者如數詩書萬卷致君人番沉陸且置請纓封萬戶徑須賣劍酬黃犢儻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之句與稼軒集中詞全無異伯可蓋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讀

其全篇則它語却不甚稱似不及稼軒出一格律所搆乃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曉也順庵詞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讀者與世傳俚語不同

程史卷第三

程史卷第四　九則

相臺岳

壽星通犀帶

德壽在北内頗屬意玩好　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時因羅人間以共怡顏會將舉　慶典市有北賈攜通犀帶一因左璫以進于内帶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　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日　壽巵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傍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摘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　宜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余挍會要　開寶九年一月十九日召　皇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某子惟濬射苑中俶進　御衣金器壽星通犀帶以謝帶之著於前世者僅此一見耳

周夢輿釋語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　嘉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請者弗報贄以啓束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贄余適謁琴堂坐間夢與口占授札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長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研生塵未免紓遲之咎趙容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訝於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來更冀恢洪

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擲其報章于門而去閽者白之曰正自是楮君就席以為室間書度無所問里士不欲名夢與老儒白號牧齋情史學議論亹亹起人意表器局凝重喜慍不形於色獨微有卜商之短仕終安豐倅云

鄭廣文武詩

海寇鄭廣陸梁莆福間飄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徼南溟延祥隸帥閫廣旦望趨府羣寮以其故所為徧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末衙羣僚偶語風簷或及詩句廣矍然起于坐曰鄭廣麤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眾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慚噱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士

大夫愧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愧乎

九江二盜

吾鄉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觀前畜犬數十皆西北健種晨紲昏縱穿窬者無敢覗其藩一日起觀扃鑰有異發笈空焉亟集里正視驗跡捕四出杳莫知所從居三日始獲之初盜科貲分金一盜出蛇山岡山將如贛吉晝日嘗過其下見道傍梅有繁實夜渴甚登木而取之有蛇隱葉間傷其指負傷而逃至侯溪則

指幾如股矣不能去臥旅邸中主人責狀曰予無它藏獨餘鋌銀可夸而售既而無礙不可碎歸之盜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時　德壽宮中貴人劉奠盧石耳峰下持以求質奠曰姑畀汝萬錢詰朝歸汝餘金奠已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曰吾家物也捕于邸賊證一網而得因以跡餘黨如言無脫者又有馬屠居城東為偽券亂真歲以其券售銆靳間得馬驢驢以歸橐于肆以

鬻盡復出入但見其驅至日多售用日侈莫疑其所自來適黃有逋冤黃陂之捕吏即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實盜也覺其意入肆啜羹坐而袒裼自褫其巾吸于衆閧而出捕者以其變服弗之識也訐其父商于其徒曰吾目見其入今暮矣杳不再覯是家非橐盜者乎遂借入搜之盜則逸去而偽券之印楮篋曰儼然皆存因遂告之官夫二盜之彰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藏地捕吏無心而得驗天网以

此啟之耶抑稔慝當露適因其所值耶犬六能吠詰之以繇則曰是夕也以豚蹄傳麻苧雜草烏頭之犬至輒投苧纏藥噤無復聲者馬驢每至賤賈而售使門庭翕然噴咽既非其所御益可肆於廉取它日語人曰吾以薄取致厚嘗售之速耳市人弗覺也此盜亦有道者歟

葉少蘊內制

童貫以左璫幸　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

節鉞公言弗與而莫敢攖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為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頗愧於衆論丁酉鎖院廼自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司徒易鎮洮而已少蘊黽勉奉詔制出告　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貴曰葉內翰欺公至託　王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若一小中官降香則

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為宣威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于以制四夷之命賞祗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祗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曠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赧面徑揖起歸質諸館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于 祐陵納告擲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 君甚中以陰事始克去之華原意以軋異己不知適以張閹宦之威也少蘊白志其事以余觀之三公論道官雖曰檢校亦不若終沮以正之均為一去云洞霄在 中朝從官常莅之不專以處宰執 南渡以後乃不然也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 高皇朝以詩章應 制與左璫狎適 睿思殿有 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為卓絶 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紿璫入取殽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絶于上曰 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辭無可柰何明日伺間扣頭請死 上大怒亟取視之 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 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王鑾宮扉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煖鴛鴦浴 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翩來東向鳴人間畫工貌不成 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溪與之雖非可倫擬者第辭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

乾道受書禮

紹興要盟之日虜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旣挾以撫恐益忌媚虜務極其至禮文之際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逆亮渝平 孝皇以奉 親之故與虜繼定和好雖易稱叔姪爲與國而此儀尚因循未改 上常悔之乾道五年陳正獻俊卿爲相 上一日顧問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騎兵于建康以示北向會歸正人侍旺未遣虜屢以爲言正獻恐乃

釁執不可亟奏曰臣早來蒙 聖慈宣問遣使事臣已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憤切使當理會爲今者有疑似之迹彼必以 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爲備萬一先動吾事力未辦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遲若專遣使則中外疑惑使者旣行只宜便和聽許猶爲有名茍或未從殊失 國體天下之人以爲 陛下捨其大而圖其小也適蒙 中使降下王弗前此宣 旨本末今遣使不爲無辭臣之

愚見欲姑 俟侍旺事少定或冬間因賀正使遣王卞偕 行先與北館伴議論言 朝廷將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犬羊豈可責以禮度則臣願 陛下深謀遠慮磨厲以須忍其小而圖其大他時翦除醜類恢復故疆名分自正國勢自強在於今日誠未宜計虛名而受實害也臣識陋遇暗念慮及此更乞 宸衷少賜詳酌天下幸甚 上爲少止而終以爲

病其秋皆虞雍公允文爰立左右 上密求穎對時范石湖自南宮郎 崇政說書爲右史侍講 天意攸屬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將先以 陵寢爲詞而使使者自及受書以御札問正獻曰 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差泛使往彼祈請依巫伋鄭藻例施行卿意以爲何如可密具奏來正獻復奏曰臣伏蒙 中使宣降到 御札下咨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顧臣淺陋豈足

上當　天問恭讀　聖訓不勝感泣仰惟
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規恢遠略志將有
爲痛　祖宗之陵寢未還念中原之版圖未
復精誠所感上通於天天祐　聖德何功不
成此固微臣素所激昂憤切思以仰贊　廟
謨焉　國雪恥恨不即日掛天山之旆勒燕
然之銘然而性質頑滯於　國家大事每欲
計其萬全不敢爲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
面奏亦以爲使者當遣但自前未可恐洩吾

事機以賞諜者之言彼得謹爲備若鎮之以
靜遲一二年彼不復疑俟吾之財力稍充士
卒素飽乃遣一介行李往請所難往反之間
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師臨我然後徐起應
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
七夫天下之事爲之有機動惟厥時孔子曰
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臣之愚
瑭安知時变不過如向所陳不敢改辭以迎
合　意苟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

以上誤　國事踈狂直突罪當萬死惟　陛
下憐其愚而録其忠不勝幸甚　上不聽正
獻遂去　國范還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
左太中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丹陽郡開國
公爲祈請使以行　上臨遣之曰　朕以卿
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
行有諸范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釁不執
則戮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還計心甚
安之　玉色愀然曰　朕不敗盟發兵何至

害卿嚙雪餐氊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卿耳
范奏乞　國書併載受書一節　弗許遂行
虜遣吏部郎中田彥皐侍御史元顏溫迓焉
范知虜法嚴附請吏不可達一不泄語二使
不復疑至燕乃夜蔽帷秉燭密草奏具言他
日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其辭云云大昕而
朝遂懷以入初蹕進　國書隨伏奏曰　兩
朝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昨嘗附元顏仲
李若川等口陳久不得報臣有奏劄在此搢

笏出而執之雍酋大駭顧卒共宣徽副使韓
鋼曰有請當詔館伴此豈獻書啓處耶自來
使者未嘗敢爾厲聲令縛起者再三范不爲
動再奏曰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雍酋怒
拂袖欲起左右扶之坐又厲聲曰教拜了去
鋼復以笏抑范拜范跪如初雍酋曰何不拜
范曰此奏得達當下殿百拜以謝乃宣詔令
納館伴處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上臣僚
往來紛然既而虜太子謂必戮之以示威其
兄越王不可而止頃之引見如常儀歸館伴
果宣旨取奏去是日鋼押宴謂范曰公早來
殿上甚忠勤皇帝嘉歎云可以激厲兩朝臣
子范唯唯謝廷議方叛會夏國有任德敬者
乃夏酋外祖號任令公再世用事謀篡其國
事敗而族蜀宣司故嘗以蠟書通問爲夏人
所獲致之虜庭雍酋益怒范朝辭遂令其臣
傳諭詰之范答以姦細之偽不可測退朝而
館伴持眞書來印文皦然可識范笑曰御寶

偽況印文手一男直其詞遂不竟十月范還虜
之報章有曰抑閑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
出於率易事以必從　上於是知其忠勤有
大用意後八年迄參大政云受書乃　隆興
以後盟書大節目故備記其事特詳當時尚
他有庭臣謀議可參見日月尚邇惜乎其未
盡聞也

一言悟主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爲西掖時　上用知閤
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爲僉書樞朝譁然起
爭　上皆弗聽范當既制朝士或過問當視
草與否笑不應獨徽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
問者不懌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
不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猶未
下忽請對　上意其弗繳之莫非以說事捷
納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　榻前
玉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
朝廷尊嚴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

則略同也閱門官曰日引班乃令郡與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 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 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選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耶 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匄去 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 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于位以集撰帥靜江明年春說遂申命實 乾道八年也悟 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爲公議立赤幟云

蘇葛策問

東坡先生 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 朝廷欲師 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 左正言朱光庭首摘其事以爲不恭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文章劾奏一時朝議譁然起

宣仁臨朝爲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 祖宗紛紛踰時始小定既而亦出守 紹聖 崇寧治黨錮言者屢以籍口迄不少置也 政和間葛文康勝仲爲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 聖上戀建大中克施有政忠恕崇厚同符 昭陵綜覈勵精適追 寧考殆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嚴督責肅逋慢而無刻核之迹隆牧養流豈弟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何其問今見丹楊集中是時語忌最嚴而無一人指疵之者文康迄位法從衣榮始終二策問語意如一而禍福迥爾大異是蓋有命也

桯史卷第四

桯史卷第五 十三則

相臺岳　珂

劉觀堂讀赦詩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兀朮讀之以謂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爲釁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虜也以薛子𢢼及其黨程克俊補藝故其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軺許光宗廟諱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　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　長樂之慈顏於是鄆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尚有人收拾金繒煩廟筭安排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　君王赦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爲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它書多訛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損文書

先君之客耿道夫端仁爲余言其媦張氏不欲名　淳熙間尉廣之增城有黠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官司名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之境民家者民素豪積闗[illegible]溪畜犬猘譬吏莫敢闖其藩張欲躬捕弓級陳某者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鞠其橐侶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縶而來贓證具以告之縣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它事忤令盜之至令訊爰書以實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報張乃知之祈之掾吏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奏不容增損府尹適知已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絕望又一年秩滿買舟如京過韶

子211 011

因謁憲臺坐謁次有它客縱譚一尉事適相
類漫告之客曰是不可爲然於法情理完虐
嘗懸購者雖非躬獲亦當免試或循資盡試
請一公移儻可用張方慮闕陞薦削不及格
聞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成案錄爲據付
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自當入殘零張良
窘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動曰自
我一昔得與同曹議居二日來邀張至酒家
劇飲中席謂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

謂然胥曰我不與君劇君能信我事且立辦
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日復至其邸張疑未
決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誷志於得錢
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卻盍爲質
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
請毋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酬
酢竟曰以千緡成約張貸其半千道夫同緘
識于覇東周氏兩月不復來頗以爲妄相與
深咎輕信徒取惱日忽夜三鼓有扣門者乃

胥焉喜見眉睫曰幸不辱命文書銜袖取觀
之則名登于進卷矣張大駭且質之左銓良
是三代爵里皆無譌又扣之省闈亦然以爲
自天而下然終莫測其繇也欣然畀謝貲又
厚以饋而問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汔事何
庸知我既而班見如彝得宰福之永福去亦
自閟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爲侍左郎道失
在館因客訪其事蓋胥初得憲司據見所書
功閥昔曰增城縣尉司弓級陳其獲若干盜

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於每司字增其左畫
曰同則如格矣筆勢纖纖無少異同列不之
覺徵案故府胥亦隨而增之但時脩它曹賞
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護徒以欲速告迄不
下元處而賞遂行刻木葉彝文頗賕謝乃其
常蓋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蠹積蓋不可
勝算司銜綜者可不謹哉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曰設肆于門

標之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旦日徒居其對衢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夜流爲智軋敵乃有論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以資善謔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 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爲腹圍謂

之腰上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 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 徽宗內禪稱 上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虜亂華卒於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比歟

安慶張寇

兩淮自 開禧搶攘之後惟舒僅全 嘉定己[illegible]張軍大燬鬧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致知之家頗得民焉益合亡命兩夕而浸多遂踰張閣郡太守林仲虎棄城

遁入自北門至于逵路號于邦人曰凡吾之來將以爲父兄子弟非有掠殺之心也謹無捐而居無棄而業無嬰我兵鋒於是逃者稍稍抱馬足乞生賊亦弗殺至譙門立馬視樓扁四顧曰我射而中安字之首點則入不然舍去一發中之登郡廳大發府庫以子民翕然爭趨惟尸胥魁一人曰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爲除之而已即日去屯潛山營于眞源宮將大其所圖基以哀兵會有 詔池陽兵

于捕他盜偶遇之踵而登山賊不虞其至之速也頗懼時官軍未知賊衆寡莫敢先入環而守之賊計窮越山而跳縶道流而奪其巾衣僞爲迸逸者告于官軍曰賊衆方盛宜少須軍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而幟矗木間馬嘶應下鉦鼓刀斗鞺鞳四發益信其有人將謀于軍曰賊在內徒株守無益焚其宮是將焉往是日風盛百燎並舉徒聞號嘑而竟莫有出者宮既蕩盡以爲賊亦灰矣亟奏功

朝廷初聞仲虎失守亟　詔池出兵繼得撲
滅之報將第賞而張軍大乃自望江劫二舟
載所獲婦女浮江而下至建康登層樓揮金
自如一飲而費二十萬察蒞者疑其爲執訊
得實乃知焚死者多繫留之黄冠也獄具肆
于市而尸前賞舟中多衣冠家人遮牒送其
所居眞源無子遺其徒適有游方者歸旋理
瓦礫爲復營計今尚未完匹夫奮草莽凶歲
常事然驟得一郡即市恩忍殺其志蓋不淺

脱身煙熖智足周身卒以所嗜敗此亦天網
之不可逃者歟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既戰而棄鄞兀朮入之
即日集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爲鄉導將迷犯
蹕而風濤稽天盤薄不得進兀朮怒躬命巨
艘張颿徑前風益猛自度不習舟檝䑸舞舷
側窘懼欲却而未脱諸口也遥望大洋中隱
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曰陽山兀朮慨

然歎曰昔唐斥培于陰山吾得至此足矣
遂下令反棹其日　御舟將如館頭亦過于
風不爾幾殆蓋天褫其魄而開　中興云龍
舒在淮最殷富虜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
不入其境説者謂其語忌蓋以舒之比音爲
輸也

宸奎堅忍字

光堯既與　子　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
及治道時　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逢意務爲

可喜效每落落　淳熙中　上益明習國家
事老成鄉用矣一日　躬朝　德壽從容燕
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
成而已　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于
選德殿壁辛丑歲將　廷策多士貢名者或
請時事于朝路間聞其語而不敢形於大對
且慮於程文不妥帖僅即其近似爲主意或
曰持守或曰要終既而　御集英臚唱孚執
進讀獨有一卷子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

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　上覽而是之遂
爲第一蓋　親擢也周伯兄常誦此事謂凡
文字明白痛快當如此余聞於其客劉達夫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爲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
多傚之獨近世王景文 質 所作儁放豪逸如
其爲人余得其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
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溟豪傑將班白
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霆何處
難忘酒英雄太陸梁腐儒空有議好漢總無
張曹趙扶　開寶王徐賣　靖康此時無一
盞淚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大屈蟠時
違聊置畚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
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石闌干何處難忘酒
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
天方解時和歲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
雄景文它文極多號雪齋集大略似是余又
讀王荊公臨川集亦有二十篇其一篇特與重

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
席坐皐夔和氣薰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
一盞眞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喑嗚叱咤
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閑雅不侔矣余嘗作一
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見一堂

孝宗朝尚書郎鹿 何 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
致其事　上驚諭宰相使問其繇何對曰臣
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
遂以其語奏　上曰姑遂其欲時何秩未貢
郎　詔特官一子凡在　朝者皆詩而祖之
何歸築堂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　國
時齒髮江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較其
積閥謂鍇居位猶未該延賞天道固有知云
所官之子曰昌運余在故府時昌運爲左帑
嘗因至北關送客呉勝之爲余道其事今知
連州

義騟傳

吾鄉有義騟焉其奇余嘗爲作傳曰義騟者九江戍校王忠之鐵騎也戍家世隸尺籍開禧間虜大入淮甸戍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校騎方淮民習安倉卒聞虜至而逃畜牽滿野戍徇地至花靨見病騟焉疥而瘠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瀦髀莫適爲主縶而恃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也而復生日實之槽櫪愁愁然與羣馬不相與時一出繫廡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陬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屛息庭槐下執楇候晨厲鶩爲行立俟頭指晝午退以爲常馬或蹴柰不任相通融爲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戍請騟往始命鞍鞮鳴人立左右騰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執何乃以歸之戍戍曰安有是哉嘗馭羸卒持鞚不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磬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戍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羣馬皆褐而騎相望後先騟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髯稍前即噬齧之軍中咸指爲鷙悍擯弗齒　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戍與行崎嶇山澤夷若方執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戍出搏鬬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鈎出其脛及韉而隊死焉官軍亟鳴鉦騟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得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很恃勢每出掠率彊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踏進退折旋良愜即不勝喜貯以上廐薦豆粟濯泉翦鬣用金玉爲鑣華韉沃續極其鮮明羣渠皆釃酒來賀輜重卒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騟他日未當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惟之於是日游其騟於峒嶠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與意馳騁而地多阻

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
主拔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騟以來騟
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太呼勒挽不止
則怒以鐵槊擊之胯盡傷騟不復顧冒陣以
人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騟也是異服者
必其酋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
以徇于軍曰得元礦之弟矣譟而進賊軍大
駭軍士勇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尚奇
獲醜閻檻送江右道　朝廷方患其跳梁日

滋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取其功之出
於馬也没騟之事騟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
日騟歸病傷不秣而死稗官氏曰孔子曰驥
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騟之事信然夫不
句受以爲正報施以爲仁異以用其權而決
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
稱之也彼御秣而戀豆歷跨下而不知恥因
人而成事者雖有奔覂絕景之技才不勝德
衆之駑駘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

而居是鄉詳著其故撫劉取著于篇

鳳凰弓

鄭華原居中在有所和子美詵知權州嘗以
事詣　京師召與語而悅之遂薦於　徽祖
數奏明邑大契　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
詵因上制勝彊遠弓式　詔施行之弓製實
奴極巧剎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邊人所謂
鳳凰弓者　紹興中韓蘄王患因之稍加損益
而爲之新名曰剋敵亦　詔起部通製至今

便焉洪文敏容齋三筆謂祖　熙寧神臂之
規實不然也詵知兵嘗沮伐燕之議以及於
責此事之作未及用以死蓋兩河名將云

大小寒

韓平原在　慶元初其弟仰胄爲知閤門事
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
之一日　內燕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敘履
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
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爲日者弊帽持扇過

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禄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余憶　慶元己未歲如中都道傍之析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宫者所作其辭曰寒衛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皇親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蹟尚新但

云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而已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驂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憒然若不少悟何耶

趙良嗣隨軍詩

趙良嗣旣來降頗自言能文間以詩篇進盃簡　眷遇至命兼宫史局今續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脩　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良嗣實冒名參詳與將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據矣後旣坐誅其所自爲集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視蕩燬無收拾者余讀北遼遺事見良嗣與王瓌使女眞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上京蓋今虜會寧乃契丹所謂西樓者實耶律氏之咸鎬豐沛犬羊固不足卹而良嗣世仕其國身踐其朝貴爲九卿一旦決去視宗國顛覆殊無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爲人從可知也縱有名篇正亦

不足録况僅止爾耶五鑾乃上京殿名保機之故巢也

桯史卷第五

相臺岳珂

汪革謠讖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衆叛比郡大震　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旣潰又詔以三百萬名捕其年革遁入　行都廂吏執之以聞遂下大理獄具梟于市支黨流廣南余嘗聞之番易周國器元鼎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孚師中嘗登鄉書以財豪鄉里爲官榷坊酤以捕私醞入民家格鬬殺人且因以掠敓黥隸吉陽軍壬午癸未閒張魏公都督江淮孚逃歸上書自詭募亡命爲前鋒雖弗效猶以此脫黥籍歸益治貲産復致千金革偶鬩牆不得志獨荷一繖出閒淮有耕治可業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一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橋使里人錢某秉德主焉錢故吳越支裔也貧不能家

妻美而豔革私之邑有酤坊在倉步白雲革訟而擅其利歲致官錢不什一別邑望江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爲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以漁至者數百户咸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斷稱如居嚴時出佩刀劒盛騎從環數郡邑官吏有不愜志者輒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烏合毆擊瀕死乃寘於是爭敬畏之願交驩奉順旨革亦能時低昂折節與游得其死力聲焰赫然自傳吏以下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倜以寛得衆別聚忠義爲一軍多致驍勇繼之者劉光祖頗矯前所爲奏散遣其衆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巷口舊爲軍校先數年已去又籍家其間軍士程某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長子其好騎射輕財結客遂以書薦之往果喜留之一年而盡其技革貲用適窘謝以鐵錢五十緡二人不滿問其所往曰將如太湖革因寄書以遺恭革與恭好

有私幹期以秋以其使之弗端寘書紙尾曰
廼事俟秋涼即得踐約二人既出歙它肆酣
栩與咨怨竊發緘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恭
恭門有茗坊延之坐自入于室取四縑將遺
之恭有妾曰小姐躬蠶織勞以恭之好施也
恪不予縑屏後有詈言二人聞之怒恭堅持
縑出不肯受亦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
市謂華有異謀從我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
秋叛將連軍中爲應我因逃歸故使還者聞

之意欲以籍手冀後收光祖康得之恐捕二
人送後司既無以脫遂出其書爲證光祖繳
上之　朝有　詔捕華郡命宿松尉何姓忘
其名素畏其豪彊卒又咸辭不敢前妄謂拒
捕幸其事之它屬以自解府邑無令有王某
者以簿攝邑事郡檄簿往說諭華已聞之頗
爲備飲簿以酒烹鵝不熟而薦耆緒倉皇簿覺
有異不敢言而出行數里解后郡遣客將郭
擇者至擇與江華交稔故郡使繼簿將命從以

吏卒十餘人篩下馬道華語勸勿往擇不可
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罪遂入華
復飲之時天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巳至中不
得去擇初謂華無他既見乃露刃列兩廂門
下憧憧往來袒裼呼嘯頗懼亶孫辭匄去華
畢飲字謂擇曰希顏吾故人今事籍籍華且
不知所從始雀鼠貪生未敢出有楮券四百
匄希顏爲我展限擇陽諾方取楮捕吏有王
立者亦以華之餉欲也醉聞其得錢扣窗呼

曰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取謀反人教練
乃受錢展限耶華長子聞之躍出縛擇曰吾
父與爾善爾乃匿　聖旨文書給吾父死地
戶閾甲者與王立先中二刀仆僞死盡殲捕
吏鈞戟出寘牆下將殺擇探懷中得所藏郡
移擇搏頰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尉所爲荷
得尉辨正死不恨華許之分命二子往起炭
山及二冶之衆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逆遮
惟冶下多逋逃羣盜寔從之夜起兵部分行

子211 050

伍使其腹心龔四八董三董四錢四二及二
子分將之有衆五百餘六日辛亥遲明蓐食
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子弟亦有能文
者使且武平居以官人稱華皆親下之華有
三馬號惺惺騮小駒騾曰番婆子駿甚馭曰
劉青驍捷過人華是日被白錦袍屠豪鞾腰
劍縱趨梨旋風髻道荆橋東德之妻陶于垣
匿弗之見乃過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
心因謂華曰今捕何尉顧不足多煩兵君以
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也華然其言以三十
騎先入郭門問尉所在則前一日以定民訟
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復南出劉青方鞚
忽顧華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立來
華曰良是反騎趨縣尉廨在縣治華將至有
長人衣白立門閭高與檐齊其徒俱見之人
馬辟易亟奔還則錢四二者已與其衆潰逃
略盡惟龔董守郭擇不去者尚五六十人計
無所出迺殺擇而還麻地其居屋數百間藏

貲其富殺栗山積盡火之幼孫千一甫十一
歲使乘惺惺騮如當為僧司分析非敢反特
爲尉迫脅狀遂殺二馬掣其弩至望江以五
舟分載入天荒湖治巫問與龔董灑涕別去
曰各逃而生毋以爲君累也其次子育婦張
實大湖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有智數
嘗勸華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溺于
湖時人哀之王立既不死負傷而逃歸郡郡
聞華起聚民兵會巡尉來捕且驛書上言
詔發兩統帥偏裨撲滅勿使熾居十日而兵
大合徐知其在湖不敢近視舟有煙火旦閒
伐鼓聲稍久不出使闖之則無人焉煙乃焙
麻屑爲謠曲如印盤縛羊鼓上使以蹄擊革
盡東矣華之至江口劫二台舟浮家至厲陂
采石僞官歸峽者謁征官云去人莫之疑詢
軍既失華　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購
華乃匿其家于近郊故死黨家夜使宿葬室
曰吾事明家可歸歸中尸遂、北關遇城北

廟官白其者于塗白嘗為同安監官識華方駭遊華曰聞官捕我急請以為君得束手詣闕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楚毒卒亦言從獄中上書言臣非反者躑躅至此蓋嘗投匭請得以兩淮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見矣不知誣臣反而捕者為誰請得以辨乃　詔九江軍送二人捕洪恭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言秋期乃宅華尊巫手殺乎人論極典從者末減二人亦以君事妄言杖脊

竄千里方其孫訴漕司時遐押赴太湖荷小校過棠梨市國器嘗見之惺惺騶棄野間為人取去宿松人復攘之以瘠死華之將曰毛翁字時舉第百一居倉步亦業儒以不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乎而居後一年事益弛乃如宿松識故業董四從有總首詹經之捕送郡郡擇家人逆諸門擲罨之至郡庭首不髮矣具獄董時亦嘗繫于郡不復肖界薄其罪權編管撫州華未敗天下謠曰有箇

秀才姓汪騎箇驢兒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鋪又曰住在祁門下鄉行第排來四八首尾皆同凡十餘曲舞者率倚以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華第十二以四合八其應也二人初言蓋謂華將自廬起兵如江云國器又言華存時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其身宿松長人或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極著華時亦欲縱火殺掠使無所睹邑幾殆時守安慶者李嵗又亦不知其為何人也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　王兵向　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　六龍反正有　詔以二凶為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　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逵為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神劄以懷忠靖曰　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　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

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　建炎三年四月
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白急速
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
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
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
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
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
之矣遂退後傳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
事云

鴻慶銘墓

孫仲益覿鴻慶集太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
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
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咤獨有武功大夫李
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璫耳亟稱其高風絕
識自以不獲見之為大恨言必稱公殊不作
於宋用臣之論謚此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
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
府時有同朝士為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
以為士大夫之不忍為即日罷去事頗相類
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議也

蘇衛人妖

余兄周伯以　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
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
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
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
唱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困粟蓋
立困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皆
僂傴有璫以幹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　詔
廪之殿前司時郭棣為帥周伯問一往必敬
諾其聲如鐘　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
臥之浮于河至望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
緇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
事聞　禁中　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
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炷香謂之活羅
漢遂哀施貲為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位之
中小碁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

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　國皆不知所終

快目樓題詩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徤和易不常詩亦隨以異廬陵在　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漕仲隆棣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擬詩句叔儗名儗才豪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　淳熙甲辰乙巳間余兄周伯

持潮東庾節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家後圃快目樓有詩揭間曰上得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横秋只愁笑語驚閶闔不怕闌干到斗牛遠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眼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原天際頭周伯讀面壯之問知其儗居月餘儗來謁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曰昔年撾鼓亭邊一莛公相身爲國重輕四海幾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冰霜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恨定應分付與　中興其二曰巳買湖山卜奠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定闌渠從今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詔除詩成風簷展讀大喜遂約之入潮明年叔儗過會稽留連累月餉之緡錢甚夥叔儗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誦之余得其親録本

曰八月書空鴈字聯岳陽樓上俯晴川水聲軒帝鈞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煙大船駕風來島外孤雲銜日落唫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飄飄意欲僊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峭拔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蓋與改之爲一流人物云叔儗後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傳

記龍眠海會圖

李龍眠既棄畫馬之嗜嘗作補陁大士相以

施緇徒毋老得疋楷蠟筆五百應眞像幾年
迺成平生繪寫具大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
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常攢致香火室中余
來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倣貝葉語
爲作記其右曰南閻浮提有大善知識現居
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
與其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
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
歎未曾見如人入闇忽覩光明心大歡喜莫

可喻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皆得自在小大
長短老幼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如履坦
途蛟蜃黿鼉魚鱉蛙蛤俛首聽命如乘安車
天龍八部夜叉羅剎諸惡鬼衆前後導從如
役僕廝寶花繽紛天樂競集金橋架空琪樹
蔽日或闔而窺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
執凌雲御風升降莫測或解衣渡水或濯足
坐石或挽或負[illegible]迸出以種種形成於一
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幻三昧隨剎現形

千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文佛既
成道已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
菩薩摩訶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
阿羅漢亦同一號名曰普明既受佛記即得
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云實無有法名阿羅
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法有相無相皆
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生天龍八
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知
不可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

中花謂之有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
可知不可測然則斯圖之作滄海浩渺神通
變化奇形異狀曲極其妙求諸法耶求諸相
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賢劫中
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
部之衆演暢摩訶衍法度無量無邊衆生其
殿白寶裝嚴衆妙殊特匪因緣而有匪自然
而成則是殿是佛是法是相謂之有乎謂之
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爲海羅漢之爲羅漢蛟

蜃黿鮀魚鼈蛙蛤天龍八部夜叉羅刹似耶否耶有耶無耶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何況於相相且無有何況於畫畫且無何況於記雖然是理也爲發大乘者說爲從最上乘說者夫即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爲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況圖畫裝嚴畫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弗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於是居士矍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嚴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此羅漢當知是畫爲第一希有畫者得者詎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易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爲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邁謹記英伯它文亦多奇累試詞閣不偶今尚在選調中余司書京口故游蓋其人也

桯史卷第六

相臺岳　珂

吳畏齋謝贄啓

開禧兵隙將開憂　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
元吳畏齋自鄂　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
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
中爲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荊復出閫西泝
時北事已亟灼余念數路出師具有敗釁雖
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
招僞官遣姦諜嘗齎多貲實無益於事天下
寒心而諱　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啓代贄
及之曰騎虹過賀曾親殿最之承倉鼠嘆斯
尚蹙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
愚竊以　宋受天命何嘗百庚申虜汙中原
又閱一甲子自　崇觀撤藩籬之蔽而　炎
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選懦則有餘浮
躁大言而矜夸之士質有志者以拘攣而廢
無庸者以積累而升八年龍易制之人才　玩愒

有爲之歲月肉食者鄙　壬秦嘗可進而失機
骨搢而爭逆亮以難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
兎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
奉春之孰計卧薪自厲誰爲句踐之盛心金
湯恐喝於豫圖　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
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爲當然不特百足混
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
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其念終夕爲之寒心令
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讎僅積三
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歐陽議論嘽嗜堅
閣狐疑徒欲快一决而僥前功詎曰計萬全
而爲後慮畎畝有懷於憂　國歷旌無路而
陳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請文人之静聽嘗
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
雖狹於宋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壯無淮
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晉室内有寇而
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
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遏草未搖

紛紛抵掌褰塵一警惴惴奉頭踠張以道固
曰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
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
之機所以成流俗衰頹之弊願姑寘其尋常以
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
疑夫江淮爲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
近守則不當圖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
可即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其守則險
亦均地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

常理兵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
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可暫而不可
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
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
詎不先出明之師而　大駕一日東歸似難
執居汴之策蓋設險務存於習坎而趨時患
在於用常識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
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奇春而窺許境渦
水則道大梁而瞰雍邳是謂正兵皆爲危道

無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
未爲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險
道以出兵饋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
衂而至於清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
水路貽明徽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
之足鑒亦南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
端發大賢之責一軍下號駱中原之勢已搖
萬騎出潁昌京幾之地旋復南城分徇而首
尾互應朱僊進李而子是謂披㨫是時之舉

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警言於豐復貫萬盡
得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
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
路而不豫討眞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
敢踰亦幸安而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固
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合敗績而趨成
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　宣和之捷所以
胎　靖康之變　隆興之戰所以成　乾道
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

張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撫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諜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鬭而不免於屢遷戎閫事機以主帥恭安而當淹於難遷優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

藩維之標塞下之粟反內徙以日虛軍中之弊猶日朘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與開元監牧之謀日計禮而未足贍軍孰啓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奈何欲興不世之勳功尚爾未華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不効於消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竊欲致藏弓鳴劍之議試捻問閫毋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軺公議浩然而

歸室畀之顯闆天心昭若以可知　上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霆三神之項濟爾褰裳旌旗千騎之來賁然望獲群列城之觀望此外閫之蕃宣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黜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員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勳別當修尊惠齋在丹楊節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沉射

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比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庚氏甲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不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汚鄂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叙謝之意匆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問矣又一年

稍稍如言字文巓齊聞之從革以初録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辭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豈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剡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緣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潸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楚齊僭冊

靖康元年金人陷　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比去余嘗得其二冊文乃刪其吠堯者而劉録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治粤惟有　宋適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惟馳星軺而講好期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爲仇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埸仍舊世輔王室永爲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子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己私職在牧民適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援能迺者有遼運屆顛危數窮

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
黄鉞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氣既殄
區宇大寧爰有 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
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重念斯
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
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
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
三仕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
正畏垠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
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
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尊之節制郡國
清晏有安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
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
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
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蟊
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
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之地以昭建
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

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爲
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修子禮永貢
誠界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依
附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
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
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王冊皆以六十六方爲
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虖犬羊亂華顛
倒冠履一至於此讟此者得不起曾仲連之
愧乎

優伶詼語

秦檜以 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
僊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
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
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
以荷葉交倚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
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
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鐶爲雙疊勝伶指而
問曰此何鐶曰一勝鐶據以朴擊其首曰

坐太師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鐶捍關後
司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
於是詬禁始益繁高煇令衿等吻禍蓋其末
流焉

嘉禾篇

張丞相商英媚事　紹聖共倡紹述　崇寧
二年遂為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
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紱余琛以風旨將劾奏
之而無以為說或言其在　元祐中嘗著嘉
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旦為開封府推官
其薨時代府尹為醉祭文有褒頌功德語因
請正其罰有　詔張商英秉國政譏論議反
覆加之自取柴進貪冒希求　元祐之初詆
訾先烈毫憲文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
通議大夫知亳州余家在肴石刻正其所請
嘉禾篇者文既爾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
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篇之言曰
維　元佑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禾異畝同
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　神宗既登遐
嗣皇帝沖幼中外震懼罔知　社稷攸託惟
太母晦聖德于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
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佑　衿孫以總大政
既臨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呼　先皇帝聰
明文武宏規偉圖軼于古先丕惟曰禹貢九
州之域久封裔壤陷于殊俗對狼野心終不
可恭序弗底平時以憂貽于我後昆殄備材
力延督事功務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墜厥
志雅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共之所不欲一
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刑愛惡
相反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親忿生
于弗勝其睽成仇其合成黨盈庭雖聒罔干
視聽惟　聖母燭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
捨不歸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羣慝斯嘉羣乖
斯和羣異斯同馨聞于上帝風雨時若英華
豐茂被于草木發珍祥于茲嘉禾厥本惟三
厥莖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沖幼

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成
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
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
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
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
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
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師師在文
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
野其詩曰潝潝訿訿又曰噂沓背憎嗚呼卿
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辨是非之判罔或不
異如禾之本終以合穎利害之當予奪之中
罔或不同如禾之穎非離于本無有作同害
于而公臣吳安孫臣李昭叙等立石余又嘗
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亦特曰
公在　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賚治書成
帝維寵嘉以予登瀛方渴起居而　帝在天
太毋垂簾保祐　神孫疇咨在庭屬以宗社
今特旨溥無易公者公乘秉鈞久詘而伸　五

害變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致弗正有傾
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速用成心勦形
瘵胡衛餘生嘉謀嘉猷百未有告訃音夜奏
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若天惠我民門
巷煩冤適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殮具資一一給
于官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
遷功虧于簣志奪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
已矣溫公夫何憾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論亦
非大惡者蓋五害等字乃當時之所深諱
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初議論具
是矣　哲宗親政首爲諫官乃指呂汲公范
淳夫輩爲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爲負
國甚者至以　宣仁比呂武殊視此文爲不
同反覆之言　聖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
却反成濫賓　大觀爰立本以其能與蔡立
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　欽皇嗣服會時相
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天
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

以言蔡京姦邪有自爲相國志在逢　君等
語臺臣以爲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諜蓋
專坐此篇稱書誤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
從傳疑其實非也

朝士留刺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
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
望故仕於　朝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
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
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
仲荀在隅席輙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
官久俟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
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
有客投刺于門閽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
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敢
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
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
我必俟其來而白以治汝罪閽拱謝曰小人
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
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
客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
也閽愀然蹙頞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
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褻客老
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篤味秦雖煽語禍
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桯史卷第七

相臺岳 珂

九江郡城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移湓口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灌井在焉故余家嘗寓焉拜翰猶有家居城中城負江而山形勝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 開寶中曹翰討明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為上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在北圃前今為後郡治之前對庭廡有峰曰雙劍乾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為守謂翰昔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郛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劍所致乃鬬謀撲前後亦為二城夾樓蠱其上謂之匣樓曰匣所以藏劍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淇下曰是利民而不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為意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為中書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艱多至跡之學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為疏 開禧丙寅二月丙子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鄰風亭余從事度中歸過之小酌握手庭下月方中忽覺天半砰訇有聲甚厲矯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逶迤久之如滅相與歎異未幾而兵釁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 嘉定己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圃瞑色將至從行一僮忽卬而驚呼視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見而色紺青尾散熠熠自南徂北行頗迅亦隱隱鳴于空中時開禧易位蒙難闕其境兵禍蚓結數年猶不解則所隊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甚習天文是星所偶見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聞亦不聞 奏報其它躔度微忒意必不能詳也

紫宸廊食

今為邑簿日 瑞慶節隨班 上壽 紫宸殿是歲虜方拏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

賜廊食余待班南廊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
綵牌至金書其上曰輙入　御厨流三千里
既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帟幕限隔僅以鍮鑑
刀机自隨綵幕簷下侑食首以旋鮓次暴脯
次羊肉雜　玉食亦然且一小楪如今人家
海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
上以黄紙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　黼坐既
御合班拜舞用樂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
襜爲作止之節廊下設緅褥貫組于前有有
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爲之一耳頗不便於飲
上鐫　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議成而
舉彌文貢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
自東廡入廊饌繼至適盧棘傳子文在旁因
言此　藝祖舊制在汴京時　天造草昧一
日　長春節欲盡宴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
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　詔次存勿改
以昭示儉之訓如錫宴之貝院前二醆止以菓
實爲無品食蓋嘗附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

醆亦首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吏曰它日戎
贊在　廷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　賜食七十
年矣此乃適因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稿志之

皐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
甚明　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言者頗言
之有　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
氣故在特稍晦將爲僞閏之象而不克有終
全　劉豫爲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
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菌蒭丁婧治其故營
奥鍾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逆
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孚論事

孝宗初政袁孚爲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
北内有私酤言頗切直　光堯聞之震怒
上嚴於養志　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
時陳文正當　國史文惠爲參預未知其倪
答封相顧同測文惠曰　上新即位而首逐一

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詰旦侯審奏聖日遂
朝方扣榻以請 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
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
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
惠問爭何爭也 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
言不遂何待曰 陛下亦知 德壽宮中無
士人乎曰何謂也曰 北內給事無非閹人
是惡知大體若老幾箇移猶大在言路時以
正論折其萌芽此曹焉依自恣何所不至

上竦而悟 天顏少歛文惠遂曰不特此事
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爲疑而欲知其故
若以此爲罪則 兩宮之間豈生四方聞之
必謂 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 北內至於
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
其自請而聽之可耳 上釋然霽威曰善將
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 五日之朝顏 陛
下試以意白云乎儻可以 上旨意留之尤
盛德事 上許諾旣歸 北宮丞召文惠

而論之曰 太上愁去人乎爭也 朕所以亟欲
去之昨日方熟 太上賜酒一壺親書 德
壽私酒四字於上使 朕蹕無所文惠曰
此 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
日乎請祠得守永嘉郡旣而文惠又奏諫官
以直言去非 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
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纖人知譖
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 天體正誼
得 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豈是以權輿

之云

鸚越論

劉士尚流品不以勢詘 乾道間楊嗣清 甲
有聲西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
名頗以繡衣自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越
衛公方爲左史聞之不俟車亟往白廟堂曰
譬之人家市猫于鄰卜日而致之將以咋鼠
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抉雕籠以嗌鸚越其情
可恕乎當 國者聞其繇告以故相與大笑

効績竟格不下嗣濟化亦不顯有弟曰嗣勲
輔位至從槀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
談謔以排擯善類者爲猫噬鸚鵡王中父嘗
爲余道而忘其所爲邑之名

月中人妖

迓曦未曉時嘗歲按撰塞上一日夜歸笳鼓
競奏轄截雜糅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
澄霽卬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己惟
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
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
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决德夫兄至蜀安大
資丙與之醼親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
此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牸牧相衛

兂坐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嵷嵑不合如
碣土名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臺木蔽翳泉
甘草茂牧者趨之　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
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一牸墳側方偃于背
鄰之二兒甫齓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
牸二兒癡不識爲虎擲瓦礫噪而逐之虎顧
牸不肯去二兒倚從觀猶前乃緣登木牧子
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
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視其來也遽問
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
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牸以
角拒虎不嚙無完革矣牧子視牸且困揮斧
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牸來時木影漏日刃
環舞翁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
取牸少憩力甦乃前鬬虎舍牧子與之相持
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牸牸與牧迭抗虎如
此者彌半日陌羣婦莫之孰何既而山下民
聞者持梃讙呼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牸牧竟
全余時倚壑冢下僕隼親見之來告還視民
方環睨虎猶未遠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
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
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稱義深韞其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於孚安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脩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玉虛密詞

徽祖將 內禪既下哀痛之 詔以告守内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即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徽焚詞其間嬪嬙臣璫但聞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二日 欽宗遂即位寔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赤白囊至 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亳社斡离不既退師 龍德行宮在京口纖人乘間有劍南自奉之疑奏表函請歸 京師 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 詔迎謁見于幄殿既辭遂出所焚詞稾俾宣示宰執百官忠定家有繖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邦八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

弗獲安靖以　宗廟　社稷生民赤子爲念
已傳　大寶于今　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
鎮兵革所冀潛消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
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
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閑叙願
天昭鑒臣弗敢妄將來革定復有改革竊伺
舊職穫罪當大已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
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　宗社之基次保羣
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寧伏望眞慈特賜
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賚臣密表一
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俛曹伏願告報
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虖禹湯
罪己其興也勃焉　聖心其有以得於天矣
按蔡絛國史後補載　徽祖教門尊號爲玉
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眞玉晨
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　歸美之稱不欲
以自名耳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玄
昭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眞人今茅山龍虎閣

皇實有三璽符籙徧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稱
謂或者　帝王之號又有其別殆未可知也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　詔增修大内時太歲在戌
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
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
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
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答於是
即日並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達理者
每易一椽覆一簣翦翦拘泥不得即決稽之
聖言思過半矣

逆亮辭怪

金酋亮未篡僞封岐王爲平章政事頗知書
好爲詩詞語出輒崛彊懟懟有不爲人下之
意境内多傳之且驟施於國東昏虐焉未及
誅而有霄儀之禍宗幹以大臣以亮有素譽因
共推戴既立遂肆暴無忌佳兵苛役以逆天
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輟余嘗得其

篇初壬戌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詠之曰孤
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
君相似只待雲梢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
龍潛匿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
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既而過汝陰後作
詩曰門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
亭日暮烏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山
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
猶倚闌干次第開又嘗作雪詞昭君怨曰在

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小渚山色捲簾看老
峰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
楊花是蘆花 一日至卧内見其妻几間有巖
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綠葉枝頭金縷裝秋深
自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
赭黃味其詞旨已多圭角蓋其志已不小矣
及得志將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
天申隱畫工於中節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
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繪事大喜喟然有垂

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屏更設所獻而
於吳山絕頂貌已之狀策馬而立題其上曰
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
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遷汴之歲已弒
其母矣又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仙
曰停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
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
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子
細看嫦娥體態明年竟遂前謀使御前都統

驃騎衛大將軍韓夷耶將射鵰軍二萬一千圖
子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
以為寵曰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
射虎將軍落鵰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磔戟
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楚
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
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
卧龍韜韞果見成功旦莫問江左想雲霓望
切玄黃迎路 余又嘗問歸正降者能誦憶

尚多不能盡識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
桀驁之氣已溢于辭表它蓋可知也犬信鴞
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歟屏詩正隆事迹以
爲翰林脩撰蔡珪所作號曰御製反覆它作
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抑其餘皆出於
視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
洪文敏夷堅支景僅載其二它不傳

桯史卷第八

桯史卷第九 十三則

相臺 岳 珂

裕陵聖瑞

裕陵年十三居于 濮邸一日正晝憩便寢
英祖忽顧問何在左右搴帳方見偃卧有紫
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 英
祖笑曰勿視也後三年亦以在寢寤驚 欽
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在雲表有二神
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嚀耳既而果 登大寶
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 詔錄 聖瑞之詳
付宗正寺

狀元雙筆

肉黃傳珏者以貼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爲二
千石珏不力於學并鷄碌碌下僚獨能知人
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
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
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
珏偶俟其姻于棘圍之外遇之明日以雙筆

要而遺之曰公必遲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丑不爲作遂定交傾貲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旣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前輩風誼凜凜固可敬而丑之識亦未易多得也丑死　明道間官止右班殿直監博州酒其孫舜俞　元祐甲爲中書侍郎自誌其墓余舊嘗見前輩所記與誌微不同

堯舜二字

歐陽文忠知重舉省闈故事壬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舍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文格蓋至日昃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闃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之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　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鬨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爲學者言必及之一時得之爲雅謔余按東齋記事指爲楊文公而徒問其爲幾時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爲詞場刷恥矣彼士何嗤

正隆南寇

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即位視閣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覩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且叠鐙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者儋巳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旣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敞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

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
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賛拜髯髯開殿
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
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
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
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
侍至廐視小將軍端汗雨浹取箭箙數之亦
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
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

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
召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
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
欲遷都于汴遂以伐　宋使海內一統卿意
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
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
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
德而黷兵是闍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
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長策今　宋

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遽欲
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
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之丁壯疲瘁營汴
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
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
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
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
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
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爲右丞暉爲參知

政事永固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
與叛臣孔彥舟內侍梁漢臣辛營汴馬帝𧈢
之禍實昉此汝嘉又二年來盱眙傳命諭郤
我使人徐嘉等歸而微諫竟不免殘余讀張
棣正隆事迹傳考亡記而得其顛末然克
中興小曆書於　紹興二十八年者蓋誤以
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术之
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　紹
興辛巳高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强事亦

以爲梁王要當以國中通言者爲正

鼈渡橋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卻逆亮于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于玉帳留錀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方洪撿詳邁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沓至蓋亮已懲前衂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怨於我也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

府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四顧久之酌卮酹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卒此勲業義問與有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而弒自此簡　上知馴致魁柄鼈渡本諺語以爲蟹其義則同

燕山先見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于女眞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眞土地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之非策論事亹亹王黼

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遂使之參謀意欲洇以同浴且窒其口時有　旨乏興避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伏覩　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略紹　祖宗之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預機密臣被　命之初竊謂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　朝廷命將帥調兵旅厲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

諭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干　淵聽
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
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揣宣撫司所置
便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廪食
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
所駐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
武備刓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
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
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與其攻

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
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
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
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
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
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
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
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
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

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
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
議乎且　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
貪惏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
不過對　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
真侵削以來嚮慕　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
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
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國彼既藉百勝之
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

諭也視　中國與契丹爭兵不止鏖戰不解
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鬬之說引兵踰
古北口撫有悍桀之衆驅繫累契丹居臣擾
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
怠墮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
久安閑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
謀勇怯異勢臣恐　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
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鄰
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

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蓄汝取其全強盜
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鄰強
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見竊
以爲確喻望　陛下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
念鄰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
儻臣言可採乞降　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
邊隙俾　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
下幸甚臣冒昧盡言不任戰慄書下三省黼
讀之大怒摭以他事除集英殿脩撰督戰益

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將曰郭
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有衆澌桀驁不
可馴肅愍憂之力言于　朝請以恩禮留之
京師盡使挈致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
以單騎遣行事畢即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既
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肅愍
以宣諭使事歸奏　徽祖見之歎曰王黼不
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是
日遂　詔於　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

略曰百姓怨懟而　朕不知上天震怒而
朕不悟　令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
泣山東之詔云植之歸以童貫先敗姓名李
良嗣後賜國姓　靖康初伏誅藥師仕金至
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蠲毒圓

高皇毓　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凤賦充實
白少至耄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蠲毒
圓數百一以芫花大黄戟爲主侍醫縮頸而

上服之自如有王涇者以枝進侈言勇往居
之不怍閒奉圭七先意持論自詭無傷　孝
宗素尨之屢詰責要以禍福弗之顧　淳熙
丁未　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餌餌覺胷膈
妨壅涇猶主前藥既投而不支遂以大漸
孝宗震怒立　詔誅之　慈福要　上若諫
溥不獲已減死黥流枚春朝天門中使缸焉
方覬其速斃涇貨五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
璫王繼先幸　紹興始用是取驗　孝宗在

朱邸　亀蹕視師至建康館秦檜故第史文惠為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　莊文醴曽龍于後圃　孝宗樂飲以碼磁酏觴若十二因游于圃二臣復各獻一卮後三日屬疾高皇賜藥使內侍視之服文惠聞之疑其為鴆毒亟袖人參圓入問而信遂遽竊易之僅瘠是日微文惠幾殆　高皇蓋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逕祖繼先之緒餘株守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　慈福　慶元丁巳　朝廷方卜郊而　后不豫始猶自彊起口　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齋思敕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還　御端門肆眚竣事趣駕至宮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郤之咸請其故喟然曰吾壽入衰而以醫累人邪意懲王涇之得罪也故　廟謚之議曰郤藥輟進務全護醫蓋紀實云京魏公鏜時當軸嘗親為

客言　慈聖所謂只此日去免須他百官共達死生之變真若出一揆也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鑾坡為承旨朝議謂且大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擇先鈐昊門兵時出妾方娠鬻當湖巨室魯氏得男爲擇也既魯無他子遂以重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不詳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蓋指忠獻耳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　國終其身不復用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諱禍福不可以智力勝當尒此乎占之

金陵無名詩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至亭上睹

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爲何人也

萬歲山瑞禽

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囿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柈貯肉炙粱米翁傚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囿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　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　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　靖康圍城之際有　詔許捕斫籞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王涇庸醫

宇文忠惠 紹節 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與繹譯有客在坐偶曰黟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叙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嘗袒而示某以背完瑩無瘢初不解其如何也後見他醫言杖皆有瘢惟螢膏之初傳以金箔則瘢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胝足之藥售于市者輙揭扁于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于上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耶子將誰售客亦笑不敢應時忠惠未識涇也其二年余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爲位以哭及都人來廼云涇實用蠲毒瀉足疾以致大故朝廷知之再命追涇所復官免杖流永與余因憶在京華時傳著作 行簡 姚冑丞 師皐 皆甘涇餌目擊其殞著作未啓手足猶進一刀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隨班　景靈見冑丞殿門下云痰癖新愈因相勞苦則曰王御醫實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數十今顧痰未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憂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

嗟夫醫之害如此哉追思疇昔之言爲之流
涕并志顛末以悼其膺

黑虎王醫師

余穉年入閩過福聞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之則繼先之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 高宗積官留後通國稱爲醫師雖非猶得麗於稱謂爲初秦檜擅權而未張頗賂 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寔表裏之當其盛時勢焰與檜埒大張去爲而下不論也諸大帥率相與父事王勝在偏校因韓蘄王以求見首願爲養子遂師金陵軍閫者爭倣不以爲怍檜從貴其姻族不自言徑請進繼先之黨與官繼先亦秉間爲檜請諸子至列延閣金紫盈門掩顧睞謝攘市便腴抑民子女爲妾侍罪不可勝紀而依憑城社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 紹興辛巳六月蜀人杜莘老爲南牀擬擊之而未發會邊遽啓繼先首輩重器爲南遁計都城爲之騷然 上聞之不樂劉武忠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 上意猶隱忍不決亶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猶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間言于 上曰邊鄙本無事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 上不答徐謂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耶於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者頗浸潤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張掄往聘亮以非指使諫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 上適在劉婕妤閣當饋輟食婕妤怍之問諸侍貂而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 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益怒丁未 詔婕妤歸別第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讀 上色猶怫然莘者扣楫曰臣以執法事 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法且不忍臨心 上始變色首

肯罷朝使宣　旨曰朕以　顯仁餌汝藥故
假爾寵令言者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　朕
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圖之辛亥遂　詔繼先
居于福州子孫勒停都城田宅皆没官奴婢之
強壯者從便令下中外大悅繼先以先事聞
詔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也迄今具故
居華棟連甍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析王
不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道宜於厚亡趙牲
之作　中興遺史載繼先始末極詳參以所
聞而著其事

桯史卷第九

桯史卷第十（八則）

相臺岳珂

永泰挽章

建中靖國初　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虛心
納諫弊政大革海內顒想庶幾　慶曆元
祐之治曾文肅為相頗右　紹述諫官陳祐
六疏劾之不從賜罷綸言以覬望推引責之
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　對面請其故　上
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言臣
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
非　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　豐　祐政事
得失且曰　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
之源　上意感悟危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
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
讀　聖製　泰陵挽章曰同紹　裕陵尊此
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冠
劉威范因右街道錄徐知常以其姓名聞
禁中且陳平日趨向謂非相蔡京不可　上

子241 081

幡然亟召見曰　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
言緩供職首論二事其一言　神宗一代之
史非　紹聖無以容正　元祐之誣謗令從
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　紹聖之
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　元祐置訴理
所以雪　先朝得罪之人　紹聖命安享蹇
序辰駮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
訴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　兩朝之
謗終在疏奏　上益喬之於是國論始決是
秋江以論蔡卿獄責知淮陽軍范馴致尚書
左丞云

殿中鵰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
供玩及　即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
在諫省聞之亟諫　上大悦即日　詔内藥
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鷴畜久而馴不肯去
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
名于麈柄曰　朕以旌直也及江去　國事

上之論與浸淫及于良獄矣都城廣莫秋風
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爲不
祥益思江之忠焉

劉蘊古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僞降以覘
國而無以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
頗言兩國事見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
日耶因縱譚亮國虚實以啗　朝廷白說苟
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邊臣不疑家
以名　聞時兵釁已啓　詔許引接至　行
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第科惟已南薦禮
部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　國者喜
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　紹
興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
强聒于　朝辯舌泉涌廷臣咸奇之會亮誅
未得間以北繼攻京秩爲鄂倅　隆興初元
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
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台將以與虜角毋使

從老未赴間左揆陳文正參預張忠定同知
辛簡穆咸是之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
姦人來為虜間 國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
伎欲始以此萬人藉手及國耳諸公雖然謂
逆詐文惠顧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當可見
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
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為可
斬子得萬烏合何能為蘊古素謂 廟議咸
許其來也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
其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為吾用
不知乘其未定挾去為一拍事幸成猶不可
知耳文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
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盛春今在何所
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慚不得對比
荼既至戰灼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諸公猶
不然然迄得不遣既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
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
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遣家訊則

皆刺 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
惠之先識爲初吳山有伍公祠瞰闤闠都人
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
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詭輟俸易碑而刻
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
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
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
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
也夫諜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
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
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于前錄吳畏齋啓
文惠之謀 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
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
不多見也

大散論賞書

紹興壬午春虜犯邊既交兵蜀宣撫使吳璘 謀
取雍使大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
妄謂軍士不用命賞賚給之薄故功且弗成

王參貢之堂時總軍賦仲之幕屬曰宋紱嘗
登門爲以書抵之曰先生以特大高明之學
嘗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久顧茲
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
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爲念何以及
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
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
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
深知兵民兩相爲用之策關蜀民自軍興之

後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責先生恩德固亦
大矣然有可言者綏爲先生門下士豈敢自
隱且時異事異故宜改更不可執一自虜人
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
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兵公自謂可以兩月
爲期必能克敵既而虜壁愈堅相持已踰四
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
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
宜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鬬志不鋭

丁劉團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
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
取唐鄧州不關先摽銀絹始能破賊也　朝
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
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消
令關悮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備府
藏宣撫不佳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飢生民膏
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數積金
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効一

錢豈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數
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
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數也劉晏斂不
及民何害李鄴之勳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
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
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師而反咎王
人以不歛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
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
而犒糧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

能力濟機會一勞而又逸暫費而永寧正在
此舉微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
或以為可教則一覽付大王讀之大敢乃答
書曰辱示劄目見咨不科敷百姓異哉足下
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為職事應副諸軍自當
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叨將士合賞但於王
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敷他人何預哉僕中
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
科敷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

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
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
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
乎　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
此不聞斂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　國家
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
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
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
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箇月計

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
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
斂於民乃所以為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
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而
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草
料累次喝犒耳　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
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若
是逸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狀本所憑
何支破散闕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為無

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闕是險固不可取乎是
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
肯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開攻
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
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
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垛賞給
為詞者也　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
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
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

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
如賞給在何處伺候聚實保明申獲宣司總
司旨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
與前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
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
詳酌事機別與措置晬於川蜀羣科軍須之
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
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
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
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樁在
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
諸軍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
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
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
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　朝廷財用匱
乏若寅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
拔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
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

爲不應罪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
功賞而未得者何人也　朝廷分司並職各
有所主而於財賦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至
相關防防有屢降旨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
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　聖朝之明制也
足下獨不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
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樁在鳳州有此重
賞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樁在鳳州與魚關何
異右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
以此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
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
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
明具申當以聞於　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
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
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
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
如姚帥之賢固不至隱然足下自不應爲此
異論也萬一　朝廷罪之得無不可乎案所

嘗備員劄薦顧有懼焉且宜勉思殫盡謹重
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師成功足
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華照紋得書頗
自慚愧仲亦大恐閏月癸酉率諸軍內薄而
登遂克之余嘗從蜀士大夫得其書謂今世
言功者多約取而豐責先事質償如宿逋然
神州未復端坐此耳王之盡理仲之補過紋
之服義要皆可書故剟取其詳而傳之

成都貢院

成都新繁有藏　藝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
令長交事匱護畀付惟謹　淳熙間胡給事
元質制置四川聞之謂偏陬下邑非所宜有
命歸之府議以爲　乾德平僭僞雖　鑾輿
不親幸而耆定一方實爲雋功欲扳援　章
武　端命故事建殿以嚴　毖奉遂斥羨財
鳩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築宮有日矣僚案或
謂郡國私建　宗廟誼盍先以聞俟　報可
胡竦然乃暫輟役驛書請于　朝廷議果不
以爲然弗之許胡大沮　念木石已具且勅兒
曹不容已會貢院敝甚因撤而新之既畢工
壯麗甲西州爲事有若會乃如此向子西能
言其詳因伶語而及云說

萬春伶語

胡給事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修其
事命供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鵠袍入試若卒
饌漿公庖繼肉坐案寬潔執事恪敬閭閻
于以[illegible]於文士論大愜會初場賦題出孟子
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
爲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尚先達每在
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擿禮部韻
示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爲顛沛一
爲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霈字乃從雨
爲可疑衆曰是闞然和應請出題者偶假寐
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豈云禮部韻注義
既非增一兩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
卷坐遠于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是

試者用霈沛〻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
用沛字者皆寫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
之對應曰如字廷中大諠沒不可制譟而入
曰試官誤我三年利害不細簾前閧木如拱
皆折或入于房執考校者一人毆之考校者
惶遽急曰有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或又咎
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
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於禮
遣也怒物色為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既

折號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
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詫博洽辨
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所誦憶其一
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
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
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
亦詘指英衛以及李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
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攷
史謀未有以雷為田者揖者不服撐拒滕口

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據几二人敬質
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
作恐懼狀曰有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坐中
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
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
坐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
二場更不敢也俠座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遣
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為郡士所使錄優而詰
之杖而出諸竟然其語盛傳迄今

山谷范滂傳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
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黨錮
之為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
之寶眞巾篋搢紳題跋如牛腰焉既貶躬蹈
其禍可謂奇讖　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
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説堂

紫巖二銘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　國恥耿耿不替昕夕

適權姦新幾時方倖虜好而不固圉禦方居母喪上疏論其事　朝廷以為狂復　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閭丸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逍遥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戎録以示當路大怒以為諷己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為　孝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
御杖焉

桯史卷第十

相臺岳珂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否予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詞曰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

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掩其眞其亦寓言之流歟

蟻蝶圖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屛圖遺之者繪雙蝶翾舞罥於蛛絲而羣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勛歸去南柯　崇寧間又遷于宜州圖偶爲人攜入京鬻于相國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爲怨望重其貶會以訃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爲十詩卒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一時網羅之味蓋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蟻詩左矣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　兩朝　慶元間以退傳居于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爲僞學黍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爲相臯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爲益公實頤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謂　淳熙之季王魯公爲首台益公曾擠而奪之位以身爲僞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說橫流以害天下屛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和聞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　上不以爲然言者益急乃鐫一官爲少保下　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纏詒咎之罪中謝伏念臣疎庸一介際遇　四朝遺事　高皇已稱廬陵登臺

省受知　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
同寅乃致與聞於異論既肺肝衆所共見豈
口舌獨能自明惟　光宗與念於元僚亦屢
分於閫寄肆　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
里居首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
發姓名輒及於撫蘇公議大喧論罰盡輸於
薪槱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蓋恭
遇　皇帝陛下崇德尚寬馭民敬故國皆曰
殺雖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

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
上省偕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樵
材而知免初當路入侵潤欲文致以罪而難
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寘於衆及　奏至引
咎紓徐言正文婉洒然消釋既而　求朝奉
寶冊　詔復其秩時北門考當制　廷綸有
口畯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詿誤之併及
既有疑於三至姑薄褫於一階　朕方建皇
極而融會於黨偏尊　重闈而儒浹於慶施

中念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
章以全晚節爲外親之請闕在更生初豈預
知縣官俟以君問列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
非罪也　嘉定更化　詔漪祖泰過名授以
文資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　襃贈賜謚於
是其言始伸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
据案作色恆制擬爲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爲
天族同國休戚其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
斯辱也尹亦懟遯訖其罪使去　行都人至

今能誦其詳猶有爲咤惜者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
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風濤憚於復
反乃請于其主願留　中國以通往來之貨
主許焉舶事實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
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　國
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
張而大富盛甲一時　紹熙壬子先君帥廣

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尚識其故處層樓傑
觀晃蕩緜亘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
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尚鬼而好潔
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
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聱牙亦莫能曉
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
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擲之旦輒會
食不置匕箸用金銀爲巨槽合鮭炙粱米爲
一麗以薔露散以冰腦坐者皆寘右手于槽

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
攫取飽而滌之復入于堂以謝居無溲匽有
樓高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
版施機蔽其下奏厠鏗然有聲樓上雕鏤金
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
金通甃制爲甲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郡公宴
燎箱之爲而大之凡用鋌鋌數萬两中堂有四
柱皆沉水香高貫于棟曲房便榭不論也嘗
有數柱欲獻手 朝舶司以其非常有恐後

莫致不之許亦卧廡下後有窣堵波高入雲
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甓爲大址絫而增之
外圜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下有一門拾級
以上由其中而圜轉焉如旋螺外不復見其
梯磴每數十級啓一竇歲四五月舶將來群
獠入于塔出于竇周呼號嘯以祈南風亦輒
有驗絕頂有金雞甚鉅以代相輪今亡其一
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汝時爲盜所
取跡捕無有會市有窶人鬻精金執而訊之

良是問其所以致曰僕家素嚴人莫闖其藩
予棲梁上三宿而至塔裹糗糧隱于顛晝伏
夜緣以剛鐵爲錯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故
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挾
二雨蓋去其柄既得之伺天大風鼓以爲翼
乃在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卒不能補
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犁善甚設家
人帷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輿卓無遺
珠璣香貝狼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

也後三日以合薦酒饌燒羊以謝大傢曰如
側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
故態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崖
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寒故也
余後北歸見藤守王君與翁諸郎言其富已
不如曩日地臣皆廢云泉亦有船猕曰尸羅
圍賈乙於蒲近家亦蕩析意積聚散自有
時也

王荆公

王荆公相 熙寧 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
以為遭遇 不世出之主展盡底蘊欲成致
君之業顧謂君不堯舜世不三代有止也然
非常之元諸老力爭紛紜之議殆徧天下又
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盡廢老成務汲
引新進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至于
元豐 上已漸悔罷政居鍾山不復冊召者
十年其後 元祐羣賢迭起不推原 遺弓
之本意急於民瘼無復周防激成黨錮之禍

可為太息余嘗侍樓宣獻及此宣獻言荆公
是時嘗因天雪有絕句曰勢合便疑埤地盡
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年意秖欲青
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
京師隆冬嘗有官益凍死秀才解開繫片紙
啓視之乃喜雪詩曰才薦使來年果豐已無
憂溝中之瘠矣況小人合勢如章曾蔡呂輩
宗知章許[illegible]一[illegible]然豈定其說及今觀
之黨禍之[illegible]以善人而居位豈不
[illegible]
如所與[illegible]公祖心於是孤矣

[illegible]
日録一言[illegible]
録記 [illegible]以寬定 元祐
史請蔡元度[illegible]其書方[illegible]用事書始
章 建中靖國初曾文肅[illegible] 紹述無[illegible]
實録大以据依陳了翁[illegible]為右司員外郎以
書抵文肅謂薄 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
壓 宗廟不可文肅大[illegible]羅為外郡尋責合

湉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亶詳其
所紀載猶未敢以荆公爲非及北歸又著
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
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己曰寓言始條
分而件析之無遁辭矣 政和元年 徽祖
聞有此章下政典局 宣取待了翁坐其子
正彙獄徙通川尋移[illegible]之[illegible]翁[illegible]送以表
進乞於 [illegible]辟廱
部以荆公封舒[illegible]像可
翁憤之併以奏疏[illegible]三代言之筆[illegible]
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illegible]形爲坐像
禮官舞禮而行留更書[illegible]而請觀光乎仲
尼乃王雱配父之賛以諸孔子齊下等經
君之情彼哀月之僻[illegible]之將聖當時
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
比安石爲欽王之臣歸方 神考爲何代之
主又況 一人幸學列辟班隨 至尊拜伏
[illegible]敵臣[illegible]氣稱多士心

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
冉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
陵弃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
獨運於 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
遜之像又曰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
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
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
豈是先王訪道之法顛川舊學記刊于四紀
之前辟水新雝像成於一堦之上唱和聲召
應若響隨其自叙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
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殁而後已志
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關丹誠
上格 天語遙詢要覩尊 主之恭緩議奸
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猱寧逃書 奏有 旨
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
毁弃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
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
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於是廟[illegible]意回測識

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云 天台劉謝之辭
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云云 堯豈行用之
敢私心惟助 舜語言無緒以議論至迂獨歸
美於 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
咨詢盧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
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於 九重安得
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留蓋如此余後因讀
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 御戲設孔
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
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
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
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
業公爲名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
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
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
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
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
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時

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
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不憚不特了翁其
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遇 車駕幸學輒以
屛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
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誤矣 國初舊制兗鄒
二公東西嚮今郡縣孝二公所以並列于左
者蓋 靖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
耳其位尚可攷也然 徽祖聖孝根心每以
裕陵篤睠之故不忍以荆公爲非 翠華
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閒外有賣日録者
亟輟衣易之曹功顯勛親紀其事 羹牆之
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辯雖明其迹不見省
者亦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爲將順者歟

三忠堂記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圖所
以尊顯風厲以垂無窮者嘉泰四年八月始
爲堂縣庠以祀三忠時周益公在里居春秋
七十有九矣是歲多不懌稍謝碑版之請

子211 09

不肯爲一日韋布 款其門者百數獨辭爲弟
可乃強爲通益公方卧奮然起曰是當作即
爲屬藁文不加點而成邑人慨望四方聞其
復秉筆求者沓至益公實病矣其冬十月㫄
滌蕩盖絶筆焉後四年余得録本於李次夔
大章其文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
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
也吉爲江西上郡自 皇朝逮今二百餘年
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歐陽公脩以六經粹
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
輔佐 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
謚曰文忠莫不以爲然 南渡擔擾右相杜
充擁衆臣虜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
邦乂戟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澟澟士大夫
復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曰忠
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禮衆論詾詾惟
一編脩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虜使三
綱五常頼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

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
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
流沖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寘翰苑又引富
文忠公弼共政令姓名著在勳臣之令而謚
則未聞子瑾孫偁俱爲待制迄不能請娟被
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一惠 天子猶
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
陵宰趙汝廈即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
祀焉巍巍堂堂袞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
固仰其煒煌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
得無慕休烈揚顯先者耶汝廈用意遠矣其
後樓宣獻鑰益公墓稱其精確簡嚴士謂紀
實益公謚文忠余謂它日有尚賢者在位儕
配其間尚可謂四忠也

臨江四謝

臨江謝氏世以儒鳴 元豐八年有名懋者
及其弟岐其子舉廉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
之盛侈於一時時人謂之臨江四謝舉廉字民

師東坡嘗以書與之論文今載集中艮齋謂
紹熙間位中執法以厚德著蓋其族孫也

程史卷第十一

程史卷第十二 二十三則

相臺岳　珂

王盧溪送胡忠簡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投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一時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庭珪詩而送之今二篇刋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它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廈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於是有以聞于朝者檜益怒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既而檜死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爲昨日猶能畏熊豹今朝無計奈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

作癡兒果是癡蓋復前説也尋許自便　孝宗初政　召對寢合　詔曰王廷珪粹然耆儒寀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牴牾權臣流落拼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華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崇道祠官去　乾道六年再　召對便殿　上又留之不可乃　詔復祿以祝釐後告老終于家壽九十三其再　召也廟堂欲于一子官既而不果識者謂以忠得壽而澤不及嗣

天人報施猶若少偏時又有朝士陳剛中三山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爲餞而得罪檜之怨忠簡蓋流馳不少置也

秦檜死報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巳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汙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屛後搖手曰勿勞太師檜

猶目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事大解諸公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加以何罪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息言當於饋食中寘肉焉屢一以爲信毋忘既入獄月餘無所問曹日極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寘之闇屋仰繫之使視椽棟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稍轉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臣異謀遂得小挺惟數晷以待盡忽外致食于案滿其中皆笑靨

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紿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即日脫械出則檜薨鍾給賻矣忠獻是時居永亦微聞當路意汾既繫昕夕不自安且念爲大夫人憂不敢明言忽外間報　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喘臥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衆環睨縮頸忠獻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扶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猶未出一語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訃亡命星馳至近郊恐奔稍欲

遠是以顛蹶頃刻之間堂序懽聲如雷王盧溪在夜郎郡守承風旨待以囚隷至不免句呈適鄱筒至張燕公堂以召之盧溪徐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趨詣羅燕之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命題詩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希二十年興搢紳禍一經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稀蓋志

喜也同時謫任伯之子景思後家在天台為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致禮三仲言揮塵録詳紀之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檜稔惡得斃為善類之福不貲要非幸災也

呂東萊祭文

呂東萊祖謙居于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陳同父蓋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於丈席間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為然既而東萊死同父以文祭之曰嗚呼孔

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泝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閧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横故孝悌忠信常下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洞見猶必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嘆古來之未

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刀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恭乎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

傭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侗山之燈
忍使其遂無所承妙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
有霻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婺人書曰諸
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論
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　孝宗其略曰今
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
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大
讎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
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臣以
是服　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晦翁而使之
聞之晦翁亦不許也此說得之蔡元思公度

猫牛盜

余辛未歲官　中都居旌忠坊前家素蓄一
青色猫善咋鼠家人咸愛之一日正午出門
即逸去購求竟不獲又憶總角時先夫人抬
家政城南有別墅一牯甚腯爲人所盜先夫
人不欲擾其鄰弗捕既而有言湖中民分肉
不均舉鬪而訟在邑余時尚幼家無紀綱僕
莫能弊訟又弗問從邑中自斷後推其月日
乃同一夕蓋遠在百里外牛擧趾緩迄不知
何以致也它日余問以問客有能知閭里之
姦者爲余言　內北和寧門每具有肆其間
曰嚮野味直廉而肉豐市人所樂趨其物則
市之猫犬類也夜胃犬負而趨猶幸不遇人
若猫則皆晝攫都人若淺隘猫或嬉敖于外
一見不復可追每得之即持浸戶外防虞缸
桶中猫身濕輙舐非甚乾不已以故無鳴號
者有見而逐之則必問以毛色自袖出其尾
皆非是傳聞其手中乃有十數尾視其非者
而出之都人習尚不窮姦雖知其盜以爲它
人家猫則亦不問也夜則皆入于和寧之肆
無遺育焉牛嗜鹽盜者持一鈎一竿一繩竿通
中行則爲杖策而匿鈎繩于腰間見者固莫
疑其睽伺夜入欄手鹽以飼牛牛引舌則鈎
之鳳導繩通中急趣其杪牛負痛欲觸則隔
竿之長欲鳴則礙鈎之利鈎者奔牛亦奔

故雖數舍直一瞬耳又它日以質之捕吏之長者道盜之智甚悉所聞皆信然嗟夫盜亦人耳使即此心以喻於義夫孰能禦哉一有所移而用止於是觀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擇焉斯可矣

味諫軒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極華潔檻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焉題之曰味諫後王子予以橄欖遺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晚方回時蓋徽祖始 登極國論稍還是以有此句云

龍見赦書

金國熙宗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懼以爲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爲當肆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冲之義乃曰漢兒强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爲瞎眼小子爲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劍剺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譯之爲愚爲姦也其年亶弑亮於登寶位赦舉其惡而及此

丹稜巽巖

眉山秀出岷峨爲邑丹稜者李文簡壽實家焉邑有山曰龍鶴文簡讀書其上命曰巽巖因以自號士夫至今以爲稱嘗自爲記曰予眞子三下居乃得此山旬東南面西北其位爲巽爲乾蓋處己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擬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獲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常使久於其道或

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
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
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其惟權乎然非
巽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于巽乃可與權此
聖賢事業也文簡字仁父一字子真作記時
年二十四

鄭少融遷除

孝宗在位久益明習國家事厲精政本顧垂
意骨鯁以彊本朝淳熙六年鄭少融丙初拜

西掖首疏官冗賞濫力指時政之失且謂卿
監丞簿事簡官備館職史官至二十負學官
書局各以十數監司郡守疊授三政參議祠
廟歸正添差養老將校充滿外路東宮徹章
館閣進書雜流厮役例霑賞典曰隨龍曰應
奉鬪河修堰併場鬻賦無時推恩他司錢物
漕乞移用尉不捕賊詭奏有功張大虛聲橫
被醲賞累以數百言　上覽而壯之奎札
付中書曰　賞功遷職不以濫予鄭丙言以

是也給舍過書讀宜隨事以所於是廷臣始
側目既而少融益豐論事敢於劇　上
上亦忻然納之無忤八年遂兼夕拜　東宮
春坊陳龜年女嫁巨室裴良琦裴死于酒兒
良顯訴陳女利其富死有冤事下天府語連
龜年尹不敢治　詔送大理左右有爲之地
者　詔禮司先審責良顯不實反坐狀始得
行少融駁奏曰願少存　國法爲　子孫萬
世計竟如初　詔韓子師以曾覿援有起廢

意少融極口詆之曰是人仰累　聖德後大
臣或指二言之切爲黃直　上不聽　諭少
融曰　朕自喜給舍得人亟遷吏書以矯其
蔽時王謙仲簡承宗正進對曰今日不敢
陛下惟鄭丙惜其愛莫助之耳　上喜亦遷
監察御史謙仲尤擊搏不畏彊禦剔致六用
獎直厲斷蓋隱然有尹阿封即墨之風焉至
今士夫間猶能誦其獨立敢爲之實也少融
繼守數郡治微尚嚴云

沙世堅

乾道間有歸正官曰沙世堅素武勇坐贓配隸靜江府鄭少融爲廣西憲命之捕盜有功稍復其官　慶元中爲德安守襲暴自如酷不喜文吏余鄉有晁仲式百碑者世名家爲安陸宰實爲其僚晁好飲而敏爲初亦相得久益厭乃納鑿不誅世堅捕邑胥羅致其罪欲劾奏之先對易外邑一尉章垂上而病稍自悔尼不發檄晁歸府見之卧内命妾以杯酒酌之頗道初意之謬謂人實浸潤非我也晁唯唯謝因歷歷囑後事且諉其與它僚同任責既而曰沙世堅武人性直汝許多事一句是一句知縣不相怨否晁素滑稽忽抑首徵對曰百碑豈敢怨太尉但心裏有此忡忡地沙大怒亟叱使去力疾發鄉筒又旬而死晁竟坐是不得調者十年遂終于家一言輕發横挑蹶夫之辱晁固不無罪也

淮陰廟

楚州淮陰夾漕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爲荒涼　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曰是爲楚王信廟亟維纜登焉堂廡傾欹幾不庇風雨兩旁皆過客詩句楹楣戶牖題染無餘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讀左廟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揚誠齋二詩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成敗淮陰何必減文成其二曰鴻溝秖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犬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倫擬抑揚偏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爲宣成余按張留侯謚與霍博陸自不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續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同疑亦傳複虜

旣入塞舊廟當無復存不知今血食如何

金鯽魚

今 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寘之簷楹間以供玩問其術祕不肯言或云以闤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别有雪質而黑章的皪若漆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逆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王巨艘以從詭狀瓌麗不止二種惟杭人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余考蘇子美詩曰松橋扣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詩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張賢良夢

張賢良君悅成家蜀綿竹世以積德聞 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享覽其策以所對不以 元祐爲非大怒雖得簽書劒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旣不甚達益篤意植熾勉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勳名爲 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乾坤鑑法

政和初濮有異人曰王老志 方術幸 賜號洞微先生蔡絛 國史後 已詳其事不復複紀所履旣奇崛道幽顯事益涉於誕惟其頭祿泰時出危言與靈素等異趣爲可稱其在 京師每心非時事亦屢以意風蔡元長使遠於善而弗聽也 徽 嘗召之入禁築 顯肅后在坐 志卒然出幅紙于袖曰陛下它日與 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乾坤鑑法可以厭禳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如臣法鑄鑑各以五色流蘇垂之寘於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

語曰儆一日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　上竦然受其說左右皆大驚既有　詔尚方庀工鑑成進　御而老志歸于濮遂病以死　靖康陟方之禍　二宮每寶持之且歎其先識古今方士多矣憶中不足奇而能棄已所啓納君於正斯可嘉也剟而載之以見　聖德之兼容者

桯史卷第十二

桯史卷第十三　六則

相臺岳　珂

范碑詩跋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後見跋卷乃太府丞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爲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滸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側削札掃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攜乃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嘆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鑄爲四明制屬攜之笈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爲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萊肚老人竟不振

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
駕君遷客不恤罪罟深相親哀哀不容兔城
闉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攜紙匃奇書引筆
行墨生煙雲南方無書可尋問默寫此傳終
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巖
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倖毋
曾啓問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
身雖既衰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
爾況其眞軼君清倖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

臣及頑當登　朝以眞蹟呈似攻媿延復題
其後又面命幼子洽錄里士俞惠叔壽詩一
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羣雛握天綱手
驅名流入鉤黨屯雲蔽日日光無卯金神器
春冰上汝南節士居危邦志剗蕭艾扶蘭芳
致君生不逮堯舜死合夷齊俱首陽千年輿
壞眞暮旦殿壓詎應如許遠安知後人哀後
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有神蟬蛻
頫揚端遒眞少模龍爪已名世晚用雞毛亦

絕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時事駸駸建寧嘗貫
蟠萬卷老蠻鄉獨識斯文卿運射老子書名
横九州一紙千金不當讎生書豈但翰墨設
心事恨悵明白憂人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
滂寧爾切須知許國本精忠不幸爲滂甘伏
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遺墨敗素皆吾師從君
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籍碑二詩明白痛
快足以吊二老於九坟之期矣獨恩叔未章
頗傷峻厲跋卷又有柴中孚一詩曰小春晝

日如春晚飲罷披圖清與遠夜光照屋四座
驚金薤銀鉤眞墨本當年太史謫宜州賜斷
梅花樓成樓捨遺不逢東道主翰林長作夜
郎囚鬱湮瘴雨蒸鉄鉞更值韓盧搜免窟老
色上面愧去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
殊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己
筆下寫出精神髮與亡萬古同一轍黨論駁
頭不堪說列章下郡漢道微清流入河唐祚
絕先朝白晝鐵亦鳴正氣消盡邪氣生殿門

斷碑仆未起中原戎馬來縱橫生蛟入手不敢玩往事淒凉重三歎蘭亭瘞鶴徒爾爲好刻此書碑廟筭牛腰軸雖大詩之者惟此三人柴作亦佳特未免唐人所謂昌黎淮西碑猶欠冒頭不得之戲耳伯山前輩老成嘗爲九江校官余又及同班行子壽世科今爲鎭江外幹蓋方鄉用者

晦庵感興詩

朱晦翁旣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

文少喜作詩晩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自序其意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也余從吾鄉蔡元思氏成誦得之其序曰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体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旣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一曰昆侖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二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三曰人

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四曰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五曰逕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

玆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涕洏漂淪又百年僭
侯荷爵珪王章久已袞何復嗟歎爲馬公述
孔業訖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六曰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
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
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栢栢左將軍伏鉞西南
疆伏龍一奮躍鳳雛無飛翔祀漢配彼天出
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
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七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業封垂統已如此
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大倫牝晨司禍凶乾綱
一以墜天樞遂崇崇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
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
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
三策萬古開羣蒙八曰朱光徧炎宇微陰眇
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
昏迷有開先幾微謹難忽善端本緜緜掩身
宜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

牽九曰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
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
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
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十曰放勛始
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
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發光武烈待旦
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
師刪述存聖軌十一曰吾聞庖羲氏爰初闢
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

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彼
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
敦十二曰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
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
微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十三曰顏生躬四
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
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
裘領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炳煥何事千載餘
無人踐斯境十四曰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

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盪
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十五曰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
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
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
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十六曰西方論緣業
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眄
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
趨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
我焚其書十七曰聖人司教化横序育羣林
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叙旣昭陳人文
亦寖開云何百代下學絶教養乖羣居競葩
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委擾擾胡爲哉十
八曰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
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
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
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塗雖云遠發
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十九曰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
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
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
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二十曰玄天幽且默
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
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辯好豈知神監
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刋落奇
功收一原馳騁今古劉華反實斯可謂志之
所存者其中二篇論二氏之學猶若有輕重
有無之辨晚學根不得撰杖屨以質疑焉

武夷先生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
隱然重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
之嘗具詆先烈人姓名陳之　乙覽常列其
間然未有以罪也會市肆有刋武夷先生集
者乃常所爲文文肅之子　紆適相國寺偶售
得之首篇乃　熙寧間上王荆公書詆常平
法者紆以置几案間不爲意文肅偶入費舍

見之袖以入明日遂奏　楊前旦謂常元夫
嘗上此書特活流俗之名耳言者從之遂免
所居官竟以蹭蹬終嘗有教子詩曰詞賦切
宜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其措意如此宜
其與文肅異也

任元受啓

恭惟某官擢寒女擅黨締交牢不可破　高皇
肅嘿雷霆首更大化變言路壅蔽之弊召湯
元樞　爲舉于外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時有
選人任蓋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論事闕其除
亟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踐横揭國
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
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爲憲長自昔雖
稱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選掄污我霜臺賴公
雪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姦臣
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
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
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歆以五天之童

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臣眞罪
竊欺君實甚公擭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睚
立刑誅鉗當世搢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
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
必預經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惡
其顧己應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
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遂政府樞庭之有闕必
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持吠
已憎踈鴛鷺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
勢利豈止於子孫而爲臣仰奪造化之鑪錘
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寧之意未罪魏其
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使假題
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爲其孫就試之
識旋從外幕擢置中都冀招致於妖言啓包
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
乏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
坐令存没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
賛密謀故堅主念功務曲全於體皃然憲臺

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爲上言莫如君重茲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即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舊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浸隆故四海之責望尤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章仁約自稱鵰鶚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貍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當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論語諒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褒遷別當修致湯得之喜袖以白 上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輯誠齋爲之序仕亦不大顯余先君手抄其啓雜俎中

進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 中都燕李奉寧坐上客有葉知幾者官天府與爲葉以博古 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攜一古琴至李氏躡甬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皴制作奇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賜銘曰卓哉斯器樂推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璞餘神爽從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 陰陽潛感否藏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又書大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斲鳳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李以質於葉葉一見色動掀髯歎咤以爲至寶客又有憶誦澠水燕談中有是名者取而閱之銘文歲月皆脗合良是葉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主人曰其行天下未之前覩雖厚直不可失也李敬受教一償百萬錢鬻者撐拒不肯曰吾祖父世寶此將貢之 上方大璫其人固許我矣直未及半渠可售李顧信葉語絕欲得

之門下客爲平章莫能答余覺葉意而其屬
贗旁坐不平漫起閱視其沼中字皆歷歷可
數因得其所失乃以袖羅琴而問葉曰琴之
媺惡余姑諱弗知敢問正元何代也葉笑不
應坐人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爲余曰詠祭
琴何以爲唐物衆譁起致請乃指沼字示如
曰元字上一字在 本朝爲 昭陵諱沼中
書正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闕其旁點爲字
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

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
蓋爲贗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
孰於用而忘益之且沼深不可措筆修琴時
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衆
猶爭取視見它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驚
李吏衣白內出或以白之抵掌笑華撫曰是
猶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强據酹
頭損直十之九得焉鬻琴者雖怒而無以辭
也它日過諸塗瘢而過之今都人多僞孚物

人或贊其媺隨輒取贏以償或徒取龍斷者之稱
譽以爲近厚此與攫盡何異蓋其救風也

選人戲語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
之醼集多用之 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
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
爲古冠服數人游于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
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吳問其所造官
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

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
矣即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
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即
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
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爲淹抑
有慫恿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
門下第者盍叩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閔
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蹙頞曰如之何何必
改兗公應之曰然口也不敢衆憮然不怡曰

無已質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閧者至今啓顏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記一時之戲語如此

桯史卷第十三

桯史卷第十四 五頁

相臺岳珂

陳了翁始末

陳了翁在 徽祖朝名重一時為右司員外郎曾文肅欲引以附己屢薦于 上使人諭意以將大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為我書且曰郊恩不遠恐失汝官柰何正彙再拜願得書了翁喜明日持以見文肅于未堂適與左司朱彥會待于賓次朱借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嘻笑謂曰此書它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錄所上文肅書及日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昨詣尚書省投書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瓘所論為 元祐淺見單聞之說兼言天下未嘗乏財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不避人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乞賜彈劾外須至乞敷奏早行竄黜遂直

知秦州郗道鄉在西掖救之不從　上臨朝
謂文肅曰瓘如此報恩地耶又曰卿一向引
瓘又欲除左右史　朕道不中議論偏今日
如何文肅愧謝初議寬徙韓文定爲首台陸
農師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誠過當若責之則
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謫乃薄余謂
前輩名節之重身蹈危機不復小顧申省公
牘百載而下讀之凜凜有生氣余丱角時先
夫人教誦古今奏議謂足壯它日氣節此書
與爲今尚憶其全文曰瓘聞之古賢未嘗無
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喜
所以爲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百
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
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
大四海之內所贊頌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
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
閣下之過也違　神考之志壞　神考之事
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　聖主不得聞其

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曰録辨一
篇已進之於　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
私文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
河東事來盡詳悉近守無爲奉行朝廷詔敎
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
司職事者詳內降劄子圖述其事名曰國用
須知亦已進之於　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
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　主上修繼述
之政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
往其効漸見所以誤吾　君者不亦大乎効
之速者尤在於邊費　熙寧條例司之所講
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
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
蔽人未敢議它日　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
之事問於閣下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
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
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
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

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知天
下匱竭而恬不恤匱竭因壞先政因發蔽蒙
閤下欲辭其過可乎璀比緣稟事開閤下之
言指尚書省爲道揆之地璀謂閤下此言失
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
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
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彊之應亦閤下
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周官
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

作人心憂懼邊費壞敝國用耗竭而閤下方
且以爲得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
閤下於璀有薦進之恩璀不敢負是以論吉
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閤下若閤下
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
可也負與不負在璀察與不察在閤下事君
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璀去
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　東朝所以
尊　人主而抑外家也　欽聖未見察則璀

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璀得牽復　人主
察孤臣之盡忠　欽聖知忠言之有補　母
慈　子孝　主聖臣直此　國家兩全之道
廟社無疆之福也今　欽聖納忠之美未白
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脅持
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
欽慈者果在此乎璀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閤
下未許其去者閤下必有以處璀矣此士大
夫之所共論也　主上念　欽聖納忠之意

察孤臣不二之心獎眷之恩至深至厚璀欲
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　人主無愧於外
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
知不見察於閤下也閤下深思而已璀不敢
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閤下
留聽幸甚前書尊堯集表蓋與此互見始末
謹錄立懦不厭屢書也正彙是似益可嘉後
竟坐罪流削坎壈不自悔云

八陣圖詩

瞿唐灧澦天下至嶮㕘春夏汲漲潦砂磧巨石
如屋者皆一夕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
巋然歷千古獨存識者謂其有神護　紹興
中蜀士有喻汝礪者持憲節來治于夔趣召
過郡與夔帥宴江上謂是圖源委風后表而
詩之自為序曰夔帥任子野以人日置酒江
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
捫鄒先生獨謂不然乃作古風示之庶幾諸
公知八陣之所由起其詩曰魚復江邊春事

起萬點紅旗颭清泚主人元是劉夢得載酒
娛賓水光裏酒闌放脚步沙磧細石作行相
靡迤卧龍起佐赤龍子天地風雲入鞭箠蛇
盤虎翼飛鳥翔四正四奇公所壘當時二十
四萬師開門闔門隨臂指幾回嚇殺生仲達
徃徃宵遁常騎豕海中偃人丈二履相與往
來适王趾笑云此公大肚皮龍拏虎擲堆胷
胃江頭風波幾劇蕩斷岸奔峯俱披靡陽侯
鏖戰三峽怒秪此細石吹不起晉大司馬宣

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幞中砑砑何物客未
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獨有老奇顛見之歛衽
三嘆唱頗知此法自元女細與諸公剖根柢
君不見風后英謀儘奇詭龕定蚩尤等蜉蝣
漢大將軍親閱試四夷聞風皆褫氣馬隆三
千相角掎西羌茸茸落牙觜而公於此出新
意蓋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著雙手建立
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而亦如此堂堂孔明
今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子不作一件事

却被獼猴坐御床孰睬天王出居氾既不能
蹴穿膝暴秦王庭放聲七日哭不已又不能
斷脰决腹死社稷滿地淋漓流腦髓羡它安
晉温太真壯它覇越會稽蠡八年嫪戀飽妻
子灑涕東風肉生髀斑斑猶在呆卿髮離離
未落張巡齒愛惜微軀欲安用有臣如此難
準擬雖然愛國心尚在左角右角頗諳委二
廣二矩及二甄春秋所書晉所紀況趣東廂
與洞當復有青龍泊甸始淫淫陳法如許智

者會是愚者蔽此圖昔人之芻狗参以古法
行以已論爲前距狄笑之制勝於茲兆其豈
尔朱十萬破百萬弟顧方略何如耳嗟我去
國歲月老渺渺赤心馳王哀可憐阿㐲財女
子而我未刷邦家恥屬者買舟瀘川縣扣船
欲泛吳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
舟艤胡爲於此久留滯細雨打篷愁不睡剽
聞逆雛犯淮泗　陛下自將誅陳豨六師如
龍賊如鼠殺回屋瓦皆蜚壁距黍直射六百
步虜尸蔽江一千里哀哉猕猴太癡絕垂死
尚持盧帝匕那知光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
爬洗君不見　陛下神武如太宗萬金制陳
將平羽倚閶闔鉞平江宮坐使四海開春容
六騑還自江之東光復舊京如轉蓬蜀花千
枝萬枝紅輒莫取次隨東風奇癲眼腦醉久
烘東向舞蹈壽廸翁醉醒聊作竹枝曲乞與
貎霜歌巴童喻三偶人　靖康初爲祠部外
郎僞楚之僭集議祕省賛升怍慴喻獨捫廿六

郯曰此豈易屈者哉卑日掛冠去於是以捫
膝自號有集十四卷它詩文嶮怪挺絕皆稱
是劉後溪　先祖實序之焉

開禧北征

開禧丙寅五月　王師北伐有　詔發鎮江
總司緡錢七十萬犒淮東軍命官宣　旨軍
前宣臺檄余往時鏇旗架入未有所展傳聞
叵測人皆憚行文移峻甚余不敢辭遂浮漕
河而北次楚道北神登海舟以入于淮天方
暑夜碇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白雲
之思惻然悽動至漣水城已焚蕩六軍皆露
宿獨餘軍學宣聖一殿巋然瓦礫中余謁宣
参錢溫父 廷玉 方病卧一板門上在十哲之
傍視像設皆左衽相顧浩歎遂至金城海舟
之行雙艣舞風舩幾入水稍轉則反之未嘗
正也歸復道洪澤龜山至盱眙招撫郭倪招
宴泗之凝雲棲樓據城而高城不覺址以石
比望中原無龍斷爲擴之下爲廳事後有屋

三摀榜曰金蘭堂方積笥充楝榜青碑金字
乃一士人書不知虜法何以不禁也郡治陋
甚僅如江浙一監當衙宇耳虜法簡便大抵
如此聞之淮人云此乃　承平遺規　南渡
以後州郡事體始增侈既涉淮迄事歸而
王師失利潰兵蔽野下泣聲不忍聞皆傷痍
或無半體爲之潸然間有依余馬首以南然
不可勝救也是役也殿司兵素驕貫於狀玉
不能茹糲食部鍾者復幸不折閱多雜沙土

軍中急於無糧強而受之人曰莫給飯二盂
沃以炊湯多弃之道復負重暑行不堪其苦
多相泣而說壓潰旁逃屋皆是臭不可近地
多眢井亦或赴死其間每憩馬一汲輒得文
身之皮浮于桶面間以井滿不可汲余瞩甚
不復能勺徒勺洒烹雞而薦之既還南徐官
下以蘊熱欲惡下利幾三月乃甦余嘗以塗
中所作詩篇爲錄曰北征多寓見其間特不
詳所歷暇日回思少年氣鋭真前不懾者爲

之心折因書[illegible]

一泗州塔院

余至泗親至僧伽塔下中[illegible]大殿兩旁皆設
標瓦礫之區塔院在東廂[illegible]而在院後城
土石甃洞作兩門中爲嚴穴設五百應真像
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其衽余以先妣素
嚴釋氏奉其一于篋中以歸殿上有十六柱
莫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黯淡如暈錦正今和
州土碼碯也和之産　紹興間始剖山得之

不知中原何時已有此前六條特異皆晶明
如紅絲承梁者二高皆丈有六尺其左者色
正紅透時暑日方出隱柱而觀煒然晃明天
下奇物也泗人爲余言唐時張刺史建殿而
高麗有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龜砆露立
云舊有碑載其事今不存莫詰信否塔有影
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
民家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
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爲不祥[illegible]蕩棄

豈其應興殿柱間郭倪欲載以還維揚今不
知何在

二將失律

王師始渡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俊
邁以濠分三軍並趨符離環而圍之虜守實
欲迎降忠義敢死已肉薄而登矣我軍反嫉
其功自下射之顛隮者田是一家人猶爾我
輩何以脫於戮始復爲備符離一尉游徼子
外不得歸城外十里間有叢木尉兵依焉我
之餉軍者輦過其下招司不夙苛征丁于市
人皆無衛部運官吏多遁匿無與俱者尉鳴
鼓餉者盡弃而奔則出于木間聚而焚之已
輒歸三將無覺者但怪糧不時至居數日而
士不爨矣初取泗無攻具夜發盱眙染肆之
竿若寺廟之刹爲長梯以登泗本土堙又無
糜若幸而擒忠義與軍士已爭功而詬及是
復不携寸木往居泗一月而後之宿宿聞有
我師以其帥府命先芟積清野待砲械無

乃安在悳凡莫聞熏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哉
資於僊駕恭願神游超越宿識圓明匿脫塵
空來即實華之法會兜離響流常聞金鼓之
妙音更冀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
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
其二曰僊馭賓天我嚴追薦法筵撤席更歷
餘哀恭惟 大行孝慈淵聖皇帝蹈千仞之
淵氷脫群生於塗炭皇天降割裔土告終萬
乘墨縗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袁帝
之冤自憐踈逖之蹤莫效纖微之報惟憑妙
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
子名爲善寂萬有皆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
眞不滅然後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本王以
祖征併脩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
天之靈元受上游中丞啓珍國嘗書之義不
忘 君直不敵效忠信之至也 徽祖上賓
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寺肆筵以奠是時
方身羈異境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心薦嚴

誓啓門以出一將猶斷其後騎免者不能半
焉輕騎至盱眙幕府自歸余時適至二將舍
玻璪泉猶俾呼揚揚自若倬蓋招撫倪之弟
也意右之招余言頗白文欲縶以歸于宣臺
議既定問余何以處余曰大義滅親正典刑
以全門户上策也使它日　朝廷欲勿行則
失刑矣何以馭軍行之則失恩矣何以待招
撫倪勃然變乎色不終席而揖余以湯招幕
有與余厚者退而從金巨太峻余笑不荅遂
登舟以歸倬未行客有獻計於倪者曰軍方
敗事未宣也縶而歸之其鬩愈章遂庇弗遣
余歸病中得邸狀汝翼倬俱薄謫湘湖問意
泯熄矣居士何有　旨命大理正喬夢符即
京口置獄推俊邁事皆莫測所以發既乃聞
余永寧者適以事至宣司遇俊邁之馭執之
呼冤在樞訊焉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第
杖永寧脊黥流海島倬之弟僎輕佻人也好
大言聞永寧得罪而怨實不知其事之出於

倬妄謂不然以訴于平原平原謂之曰平反
易耳第萬或一然國有常憲彼時何以爲君地
不如姑已僎固稱枉請直之喬遂來復追永
寧于道俱下吏左驗明甚九月獄具永寧棄
死倬弃市從者皆論極典汝翼以不出語得
減死竄夔州復劾其匿軍帑之罪籍其家貲
俊邁家賜宅子官時倪猶帥揚　上親灑宸
翰慰安之寵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居京
口因至揚倪泣謂之曰岳監倉在否爲我謝
之愧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亦以怯懦罷
遂謫南康　嘉定更化與僎俱流嶺南貲產
隨所在沒入之僎蓋又儀眞喪師之將也倬
之罪不及汝翼倬嘗爲建康副師在廬輕財
勇往遷池不數旬即出兵於艱難中頗得士
卒心方潰時不得已俱至蘄猶力戰獨以一
諾罹禍汝翼嘗爲九江帥刻剝無藝軍士甚
貧者日課屨二雙軍中號爲李草鞋其遷馬
帥也船發琵琶亭塗人咸詬而投擊之既敗

猶取馬司五萬緡歸其家燹其籍俾死之後裔再入院鞫贓罪兼旬而竟僅得不死人猶以為幸也明年有自虜逃歸者云見俊邁俊在虜蓋不殺或謂郭氏實倡言以自寘莫可致詰倪倬僎皆棣杲果之諸子浩之孫世將家寵利盈溢進不知量隤其家聲云

桯史卷第十四

桯史卷第十五 八則

相臺 岳珂

淳熙內禪頌

中興 三朝授受之懿追媲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覩逢 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作 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贍蔚典麗余甲戌歲在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槀其文曰惟皇上帝簡在 宋德誕集 大命于我 藝祖厥初造草昧 相時之黔淪胥于虐浮頤沈顛靡所厎定其孰踣之繫 我是恃寧濡 我躬俾即于夷塗匪位之懷 我圖我民匪天我私惟 我有仁 八聖嗣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羨以溢于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 甚盛德使之橫絕今古焜燿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 高宗克盡承于茲屬時陽九 天未

用鄭犬羊外陵狗鼠內訌民罔莫居皇綱就淪惟我　高宗克宏濟于茲左秉招搖右提干將　儷掃函夏復壽　炎籙茲惟難能哉典時神天歷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曾靡是居俾　聖嗣是荷茲惟難能哉惟我壽皇紹大歷服　聖謨無所事攷慮　我則闢之俾益光　聖治無所事攷爲　我則熙之俾益昌　志靡一不繼　事靡一不述我典問寢明星在天　我往視膳麗日在户起敬起愛　用家人禮祀越二十八曾靡間厥肇　思篤于親愛穉　大位　高宗神孫俾我　聖子　我是用禪　先後惟一軌皇乎休哉邃古之茫赫胥大鴻搢麻繩書不可攷也巳羲圖炳文民用有識孔刪自唐登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稽爲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于虞嬀首出帝典重華是仍亦以授禹由如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謂臣堯舜禹之事懿矣掞之於　今其可儷獻臣曰奚直儷

之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遭時不易洚水滔僭才者十六未宣乃庸凶族有四未屢于辟日叢萬微以悴于厥衷式時元德歷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大人交歸焉于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歷載各三十宅帝即真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式有衍脫躧萬乘益非其辞哉惟我　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　壽皇春秋六十有三　黃屋赤舃委而弗留　從容退居康佚大耄以　今准昔其決孰需焉以虞易唐嬀夔而如惟械于位塵塵釋厥負乃若爲天子父以天下養後世無傳焉惟我　壽皇聖孝孔時　力靡遺餘愛敬既究熙以　鴻號　錫類甚恩燕及人老　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我　皇上事親前躅日書興衛　來覲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　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儷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侈于麗靡豫以掞不朽矧　今宏休　軼

于古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 宋一經以
篤帝典顧瞻朝著將有人焉臣賤不敢與叕
事堯極立民康衢有謡載在萬世不以賤廢
臣誠不佞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太初冥冥孰究孰營羲儀圖之靡麗于成有
聖惟勛跡之綸之斧其不條而荒度之匪世
不阜匪寧不佑可燕可守而勛以不有乃遜
于華與世爲公何以告之曰允執其中華述
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共闡厥盛
皇皇惟天而勛則之絶德與功紹者克之我
瞻我稽闓世惟千泯泯棼棼曾莫闓厥籓天
牖闓之必固培之厥培以豐古尚克回之豈
惟回之視培淺深軼而躪之視我 斯今粤
歲己酉二月壬戌 天仗肅嚴 彤廷曉躍
穆穆 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 玉
音曰予一人實倦于勤退處北宮以篤于親
赫是大寶畀我 聖子 聖子惟睿天命夙
以啓不吝于權盍居乃功鞏爲不居惟 壽

皇之公 壽皇之公其孰發之念我 高宗
中心怛之始時春秋五十有六嚮用康寧以
燕遐福亟其與子于密退藏其子爲誰緊我
壽皇 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
于于國是益孚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闓
閑 聖子重暉如 帝之初於千萬年曾靡
或渝孰條不根孰委弗源念我 高宗允遜
之艱匪 高宗是懷 藝祖之思洗時之腥
仁涵于肌靈旗蹴蹴平國惟九其酋既貸矧
彼羣醜吾 子吾 孫吾士大夫毋刻爾刑
顧質之書爾有嘉言爾則我生我賞我勸如
彼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彼槐庭謂
匪儒弗居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魏言是聽
惟大猷是經鍾我 高宗啓我 壽皇爰及
聖上篤其明昌惟是四條式克至今 藝祖
高宗 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古之式式勿
替厥度亦以燕罔極 帝闢明堂百辟來賀
四夷攸同莫敢或訛不肅不厲不震不竦焯其

舊章貽我垂拱勛迫大耄乃禪于華華遠陟
方俾夏建厥家孰如　高宗及我　壽皇與
齡方昌而遽晦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遠
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如　我皇惟德崇
崇　顯號鴻休蔚其並隆維時　壽皇萬壽
無疆日三受朝袞冕煌煌維時　皇上治益
底厥極　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斁萬姓謳歌
于室于塗微臣作頌以對于康衢又自作序
其後謂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

必見於歌頌蓋帝王之世以詩頌爲一件最
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
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有頌祀
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魚
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
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
值且如有肅宗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
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
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

足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爲人所磨易以段文
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
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爲役亦詎敢
謂能文然所述　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
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嘗
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于茲屬者士
大夫或甚之俾自附於東漢傅毅之義上表
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
恐有干澤之嫌以召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

進也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十臣蓋師誠
齋誠齋亟稱其文有發而爲文自鑄偉辭其
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
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
之步武超然絕塵崛奇層出自汪彥章孫仲
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
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
而未應時之須可爲長太息等語嘗游　京
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況階薦

得官初任徑為成都帥幞歸遂棲遲衡泌其
節亦可觀云

愛莫助之圖

建中靖國初韓文定 忠彥 當 國黨禍稍解
天下吐氣鄧洵武為起居郎乘間以紹述
熙 豐政事為言 上意雖不能無動而未
始堅決也鄧氏有位中丞者曰綰成都人在
熙寧初倅寧州嘗上言 陛下得聖臣行青
苗良法臣以寧州民心歡悅者占之天下可
從知矣惟 陛下堅守勿變毋惑流俗王荊
公喜薦子 上遂陪召擢是時蜀士在朝者
咸唾罵之綰有唾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之
語洵武蓋其子也自度清議必弗貸且有騶
不及舌之慮懼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 天
者憂形于色有館客者聞之獻計曰新法者
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嘗沮之為條例司
所駁 先帝以其勳勞弗之罪今忠彥得政
而廢新法是忠彥能紹述琦之志也忠彥為
人臣尚不忘其父 上為天子乃忘其父兄
耶誠能以此為 上別白 上必感動洵武
喜謝不及造膝如其言 玉色愀然亟命之
於是 崇寧改元天下曉然知其意矣洵武
復進一圖曰愛莫助之圖以 豐 祐人才
分而為二能紹述者居左惟溫益而下一二
人而列于右者皆指為害政蓋舉朝無遺焉
於左列之上寮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
可 上覽而是之洵武亦馴致政地卒之成
蔡氏二十年擅 國之禍胎 靖康裔夷之
酷者此圖也初 神宗既用荊公隨亦厭之
綰薦荊公之子雱 宸筆中出以綰操心頗
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
知虢州夫洵武以左史薦宰相以庶僚變
國論可謂不循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歟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 國善類多力爭
而逐韓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

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學生敖器之陶孫
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公相扇
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
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
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
既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
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揚良議命

蜀有揚良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皆而多
知自云知數言頗不祿祿其得失多以五行
爲主不深信珞琭諸書　嘉泰辛酉來九江
太守易文昌被留之徧見郡官余適在周蓼
與坐上時韓平原得　君權震天下蓼與因
扣以所至良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終夫年
壬申金也申爲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
剛者莫加焉目曰劍鋒從可知矣是金不復
畏它火惟丙寅能制之蓋支干納音俱爲火
而履於木木實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
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辛
未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巳
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亦
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疑其丙
寅歲病死以爲不可再值其實不然蓋火命
金液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鑪
鞴萬物一橐籥孰可嚮邇是年歲當兆禍已
未疾顧世年運二卯火爲沐浴氣微而敗矣
爐鎔焉不能支亦然疾物也大非盡其用矣
可一陽將萌曹子時平夢與相顧動色謹志
之册弗敢言及余官鎮江偶遇之適林總卿
祖洽來餉軍輿撤吳江表丞韶入幕丞登科
人有雋才余問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
余謂亦俱在四孟而丁壬丙辛皆真化且於
格爲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良前說因以爲
擬良作而曰惟其太分明所以非韓比特二
化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既
而良言皆大驗乃歎其神表近歲以禱者敗

殺爲宰蓋方晉未艾也

獻陵疏文

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猶狄紀小）蹈大難以紆京
邑之酢天下歸其仁　炎興中天　八駿忘
返高景山初以訃聞　朝野縞素皆有攀龍
髯泣烏號之痛任元受時爲下僚率中原搢
紳爲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以敘其
大文潸意其讀者灑涕其一曰時巡萬里兮
心久阻於望覔歲闕三星凶問奄傳於駿□
疾纏蒼上究壽居空臣等跡忝簪纓心增荼
蓼從君以出始懇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無
愧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推殞何窮嘗聞無
罪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請上帝矧茲二紀
哀我　兩君義不戴天扣九閽而無路禮□
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龍
象之馭恭惟　大行孝慈淵聖皇帝風□上
聖遽厚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屈尊絶域
本爲生靈巳深露蓋之嗟更□輭車之痛遄

弓安在憑几莫聞熏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式
資於僊駕恭願神游超越睿識圓明區脫塵
空來卽寶華之法會兜離響滅常聞金鼓之
妙音更冀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
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
其二曰僊馭賓空載嚴遐薦法筵撤席更罄
餘哀恭惟大行孝慈淵聖　帝蹈千仞之淵
氷脫羣生於塗炭皇天降割裔土告終萬乘
墨線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
冤自憐蹂遜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憑妙果
式助神游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
名爲善寂萬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
不滅然後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
征併修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
之靈元受上湯中丞啓珂固嘗書之義不忘
君直不敢忘忠信之至也已徹祖上賓洪忠
宣蓋嘗於燕京以憫忠寺肆筵以奠是時方
身靡異境若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心薦嚴

雖前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

李敬子

南康屬邑曰建昌脩水經焉　元祐尚書李公擇常居其上宗派皆承素業以儒名有曰敬子燔者登進士第爲禮部易經魁授岳陽郡博士其祖母黄氏死敬子請解官與諸叔俱行喪義聲振一時既復分教襄陽武帥某者敬禮之敬子獨不答適郡有醼敬子預坐間言及歲薦事案屬咸起囑帥帥曰郡有賢儒爲師稽詳可舍不薦皇及其它敬子作曰燔之無功名命久矣此決不敢當帥怒罷酒然終欲牢籠之敬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櫺星門居營幕之左昏夙啓閉之不時軍士以爲病請于前校官削學地置軍門既數載矣敬子顧必復之軍吏讙呶不服上之府帥乘此欲擠之文移頻侵學官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綬道去城闉以狀白帥徑以聞且劾擅去官守有　詔免所居官敬子既歸躬鋤耰其業不吹治廟祀裁古今彝制爲通行家事綱繩有法度築室曰耕讀以待學者横經其間士爭趨之與議亟稱其賢　嘉定辛未　詔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欣望其來敬子力辭且曰燔苟固丘園非所學特冒焉立　朝懼越其分請得以幕議贊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屬方其居鄉時士子向風不遠千里至晦菴朱先生在建陽敬子實師承之其源流蓋有自云

黄潛善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没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驛書聞　朝廷徽祖爲之側席時方得燕兵端釁日侈　上心向開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　朕畏天戒更政事雖復作輟　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黄潛善按視

曰乃渡其實以不實聞 天意遂回六月
詔天下起免夫錢圍牢固燕黃驟遷戶部侍
郎 建炎中興復以攀附致鼎軸殺陳東歐
陽澈 逐李忠定綱撤備納寇皆其爲也維揚
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嫁阿患得之心蓋已
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拊膺

郭倪自比諸葛亮

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
部時在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
莫敢攖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繁天
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余
惟之以爲少年戲劇妄標置耳 嘉泰開禧
閒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慫慂眞以爲臥
龍復出遂達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具衛守
盱眙遇見之于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
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陝隘可守而
不可出豈若得平衍東曠之地掉鞅成大功
顧不快耶陳景俊爲隨軍漕常先行燕之中席
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余至
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
知所聞爲不誣也俾既潰于符離倮又敗于
儀眞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溍傳
師爲法曹好謔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
亮也傳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將罪之會罷
去遂止傳師豪士以恩科得官依錢康岩之
門不偶偶顧官督府嘗欲舉以使虜[illegible]不克
遂終老於選調云

獨醒雜志十卷

（宋）曾敏行撰

附録一卷

明穴硯齋鈔本

獨醒雜志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曾敏行撰。敏行字達臣，自號浮雲居士，又曰獨醒道人，又曰歸愚老人，吉水人。吉水屬廬陵郡，故又自題曰廬陵。曾祖孝先，祖君彥，皆當熙寧之時不肯以新學干科第，故敏行守其家法，多與正士遊，胡銓、楊萬里、謝諤皆其友也。年甫二十，以病廢不能仕進，遂專意學問，積所聞見成此書。其子三聘編爲十卷，以楊仁遠所作行狀及銓所作哀詞附後，萬里序之，諤跋之。後趙汝愚、周必大、樓鑰亦皆爲之跋。書中多紀兩宋軼聞，可補史傳之闕，閒及雜事，亦足廣見聞。於南渡後劉岳諸將皆深相推挹，而於秦檜則惟記與翟汝文詬爭一事，亦不甚置是非。於秦熺登第一事，亦僅借倀頫以寓之。考敏行卒於淳熙二年，去檜未遠，殆猶有所避歟。書中稱風鳶造自韓信，而不言所據。案唐李冘獨異志載有是說，小說妄談，於古無徵。又唐改正月晦日爲中和節，載於鄴侯家傳，當時嘗以命題試士，其詩載於文苑英華，本非僻事，而試官謬舉淸明寒食之說，敏行亦不能糾正，蓋以記錄爲主，不以考證爲主也。但如仁宗朝二術士論貴賤事，乃因朝野僉載唐魏徵事而影撰。（案此事先載能改齋漫錄中，審退錄當辨之）京師知術者埋金事，乃因國史補遺晉隗炤事影撰。（見太平廣記二百十六卷）敏行皆不辨而述之。又蔡絛勒停，乃爲其兄攸所軋，見宋史蔡京傳，而云以西清詩話爲言者所劾。僞呂洞賓詩乃福州黃待聘所撰，當時已捕斬於馬行街，見耿延禧林靈素傳。（案此傳載鄧退錄第一卷）而云眞有洞賓現化事，尤失之不考。至於欲以人挽獨輪車爲陣，尤如兒戲，其謬更甚於房琯。楊萬里序乃盛稱之，可謂舍所長而畢所短矣。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正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

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文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為活城以紙蔿為木於兵器試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固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不幸歟抑其後世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豈有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乎

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獨醒雜志卷第一

廬陵曾敏行達臣

蔡端明事母至孝常步行遇一嫗貌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包孝肅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閭巷火作救焚方急有無賴子相約乘變調公亟走聲喏於前曰取水於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斬之由是人益畏服

向文簡公為廬陵倅時人未有知者安城士人彭仲元能以星曆知人禍福文簡召問之仲元曰通判不必他問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簡自廬陵罷官閱數年即大拜仲元之術不吝於告人吉凶壽夭不差毫髮時人即之者如市後官于京師而卒惜其術無傳焉

皇祐元年何正臣與毛君卿俱以七歲應童子科君卿之慧差不及正臣時皇嗣猶未生上見二人年甚幼而穎悟過人特愛之留居禁中數日正臣能作大字宮人有以裙帶求書者正臣書曰關雎后妃之德也上嘗以梨一顆令二人分食之君卿逡巡不應上怪問其故對曰父母在上不敢分離上大喜以為皆能知其大義其日御便殿俱賜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新淦洲上人後仕至寶文閣待制君卿字公弼吉水龍城人終於朝散大夫

劉丞和名景弘南唐時為吉州牙將刺史彭玕以吉州叛攻陷郡縣殺略吏民脅景弘以從景弘度勢不敵乃佯許之隨之往來故吉之城邑獨不被殘毀玕既敗景弘以兵歸南唐遂家吉之永新縣嘗謂人曰我偽從彭玕之亂可活萬人吾雖不偶於時後必有興者因號所居後山曰後隆景弘既沒越三世而生丞相沆沆之子孫皆榮顯至今世祿不絕

楊文公大年美鬚髯一日早朝罷至都堂丁晉公時在政府戲謂之曰內翰拜時鬚拂地公應聲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晉公知其譏己而喜其敏捷大稱賞之天禧末寇公諸人皆貶遠方文公實預謀而晉公愛其才終不忍害也

蔡元長嘗論薦毛友龍召對上問曰龍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龍不能對遂不稱旨退語元長元長曰是不難對何不曰堯舜在上臣願與夔龍為友他日再薦之復召對上問大晟樂友龍曰訛上不諭其何謂也已而元長入見上以問答語之對曰江南人與和為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爾上頷之友龍乃得美除

劉丞和沆沖之守陳州時嘗登譙樓枕鼓而寢既覺家人告曰夜漏不問四鼓何也明日丞相問故更吏對曰夜將四鼓有蜈蚣長尺許旋辟鼓上惴恐莫敢近遂不報四更丞相因悟昨夢乃不之責此與歐陽公聞揄英香而悟身為鸜鵒者何異

劉偉明弇少以才學自負擢高第中詞科意氣自得下視同輩紹聖初因游一禪剎時東坡謫嶺南道廬陵亦來游因相遇互問爵里姓氏偉明遽對曰廬陵劉弇蓋偉明初不知其為東坡自謂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

乃復問東坡所從來公徐應曰罪人蘇軾偉明始大驚遂廻致敬曰不意乃見所畏東坡亦嘉其才氣相與劇談而去

江南呼蜜爲蜂糖蓋避楊行密名也行密在時能以恩信結人身死之日國人皆爲之流涕予里中有僧寺曰南華藏楊李二氏税帖今尚無恙予觀行密時所徵産錢較之李氏輕數倍故老相傳云煜在位時縱侈無度故增賦至是歐公謂行密爲盜亦有道豈非以其實厚愛人乎

祖宗時堂吏官止朝請郎蔡元長爲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議已遂許至中奉大夫宣和間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餘人雖詔汰之而不能復舊至今遂爲定制

王冀公新喻人微時推觀社求祭肉衆問爾爲誰曰我秀才也衆曰何所能曰能詩時無紙筆即取炭畫猪皮上曰龍帶曉煙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後之人謂此句有宰相氣象汪聖錫幼年與羣兒聚學有謁其師因問能屬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聖錫應聲曰龍爪拏開淡淡雲客大驚曰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

李仁甫通鑑長編仁宗皇帝紀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賜故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洵吉州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其父國子博士應佺與其母卒于實州洵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毀瘠而卒狩卹之即予同里毛子仁父子也應佺與洵墓銘皆余襄公靖所撰應佺字子眞罷實州回尚歷虔筠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二月丁丑終于當塗官署其配高氏壽春縣君終于池陽之舟次次子溥以毀卒故余公銘之有曰哀號庭闈悲摧無爲洵與兄漸奉喪歸葬于華原結廬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之儀與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行聞詔賜粟帛以旌顯之則子眞非卒于實州意者仁甫未嘗考余公墓銘耳

天聖八年應書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試之中選者六人余襄公尹師魯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則失其姓名問題十通一問戊不學孫吳丁詰之曰頗才略如何二問丙爲令長無治聲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豈以小大爲異哉三問私有甲弩乃首云止稍一張重輕不同若爲科處四問丁出見癸縲繫於路解左驂贖之歸不謝而入癸請絶五問甲與乙隔水將戰有司請逮其未半濟而擊之甲曰不可及陣甲大敗或讓之甲不服六問應受復除而不給不應受而給者及其小徭役者各當何罪七問乙用牛釁鍾牽過堂下甲見其觳觫以羊易之或謂之曰見牛不見羊八問官物有印封不請所由官司而主典擅開者合當何罪九問庚請復鄉飲酒之禮辛曰古禮不相沿襲庚曰澄源則流清十問死罪囚家無周親上請勅許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時襄公除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師魯武勝軍掌書記知河陽縣子仁鎮東軍推官知宣城

縣悰裕大理寺丞知華亭縣皆以民事試之也
毛子仁博學能文年十九登進士二十六中書判拔萃時耆舊若陳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李安道李獻臣王總之十二人各為詩以餞其歸杜公詩有曰判就十題彰敏妙學窮千古見兼該其推重如此子仁孝於其親初為撫州司法以親養在遠丐罷後知望城縣丁父憂哀毀成疾前死之夕夢一緋衣童子持玉函中有丹書謂子仁曰帝命召汝使掌文籍覺而異之次日疾甚自謂以不能起援筆為賛曰生為幻人死為天真改幻從真無根無塵書畢而逝
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通著作郎次遷右正言熙寧中許沖元將以磨勘當遷王荊公為相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擬令轉太常博士太常博士與右正言同為一等然祖宗分別流品以太常博士為有出身人遷轉非以待第一人也荊公方下筆作大字時堂吏以手約筆具陳祖宗之制荊公乃改大字右半作口字沖元遂遷右正言
李氏建國國中無馬歲與劉鋹市易太祖既下嶺南市易遂罷馬益艱得惟每歲入貢得賜馬百餘疋耳朝廷未悉其有無也王師南伐煜遣兵出戰騎兵才二百至瓜州盡為曹彬之裨將所獲驗其馬尚有印文然後知其為朝廷所賜也
王荊公詩經義成書神宗令以進呈閱其序稱未畢謂荊公曰卿謂朕比德文王朕不敢當也公曰陛下進德不佞從諫弗咈於文王何愧上曰詩稱陟降庭止之類豈朕所能公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陛下何自謙如此上搖首曰不若改之
廬山圓通寺在馬耳峯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時賜田千頃其徒數百衆養之極其豐厚王師渡江寺僧相率為前鋒以抗未幾金陵城陷其衆乃遁去使李煜愛民如僧則其民亦皆知報國矣
馬正惠公嘗珍其所藏戴嵩鬭牛圖暇日展曝於廳前有輸租氓見而竊笑公疑之問其故對曰農非知畫乃識真牛方其鬭時夾尾於髀間雖壯夫膂力不能出之此圖皆舉其尾似不類矣公為之歎服
謝民師名舉廉新淦人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者常數百人民師於其家置講席每日登座講書一通既畢諸生各以所疑來問民師隨問應答未嘗少倦日辦時果兩盤講罷諸生啜茶食果而退東坡自嶺南歸民師袖書及舊作遮謁東坡覽之大見稱賞謂民師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黃金須還子十七貫五百遂留語終日民師著述極多今其族摘坡語名曰上金集者蓋其一也嘗有藁本數冊在其壻陳良器處予少從良器學屢獲觀焉
王文康公晦叔性嚴毅身條幹未嘗解顏知河南日梅聖俞時為縣主簿一日袖所為詩文呈公公覽畢次日對坐客謂聖俞曰子之詩有晉宋遺風自杜子美沒後二百餘年不見此作由是禮貌有加不以尋常待聖俞

矣
元祐初石山在京師聞徐仲車之孝行遂致書以通殷勤託其門人江季共端禮持以往季共見仲車言曰友人陳師道好賢樂善介然不羣於流俗聞先生之風因願納交於下執有書託端禮以致于左右公欣然發緘讀已謂季共曰陳君真賢者某雖未之見予謂不羣於流俗今讀其書辭敢以為信然某年來未嘗以詩文入京故不能為謝子其為我謝之季共以告石山曰仲車之介當於古人中求他日掃門未晚也聞者兩賢之

今之風箏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豨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豨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為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為兒戲使木罌渡軍沙囊壅水皆如紙鳶之無成則何以助漢工成業也爭為牛箏蓋以竹笛風吹上鳴吹之鳴如箏也

新淦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也徽宗嘗夢有道士曰何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即令送至闕下既召見山野戇戇不能應對其不稱上意時方崇道流於寶籙宮作醮因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郎還歸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于帝夢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為昔浴于江中得杖子狀如龍又嘗噀水於壁間者卷盡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聞後人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他異而噀水成畫者因醉後嘔吐成痕耳予今人傳以為笑

徽宗初建寶籙宮設醮車駕嘗臨幸道事之夕道士以章疏俯伏奏之逾時不起其徒與傍觀者皆怪而不敢近又久之方起上宣問之其故對曰臣章疏未上時偶值奎宿星官入奏故少候其退上曰奎宿何神對曰主文章之星今乃本朝從臣蘇軾為之上默然

獨醒雜志卷第一

獨醒雜志卷第二

廬陵曾敏行達臣

紹興甲戌省試別院以中和節爲詩題衆人上請主司答云元宵已過寒食未來蓋謂此二月節也然按後漢周擧傳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在其七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中冬輒皆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問或寒死故因謂寒食爲禁煙節擧旣爲刺史作弔書以解民之惑則所謂寒食者果何與於清明耶今人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不知又何據也

劉丞相沆爲士人時携一僕赴禮部夜卧忽驚起哭丞相怪問僕曰不祥殊甚不敢言再三詰之曰夢主君爲人所去頭丞相曰此乃吉證所去頭留得項我當爲第二人果於王拱辰牓第二人賜第

坡谷同游鳳池寺坡公擧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卽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張丞相詩云八十老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坡公蓋取此也

漢博士選三科高爲尚書郎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此制最合人情予嘗欲依倣漢制以處今之特奏名進士蓋特奏第五等人皆以爲諸州助教士人晚境至此亦疲矣然猶或至于納勅不願受者辭其名而冀其祿也人市井醫祝卜技藝之流輒不以助教自名士人役役於科目而與之無別宜其不樂聞也予謂不若因補爲本貫州縣學職以名次次第授之自上而下由州而邑三歲而易新故相代蓋以州縣學職言之則其名正予之以三年之祿則其禮優況今居是職者往往多後生新進躐取而强處之人多不服倘擧以授舊人亦得尚齒之義

范忠宣公寓居永州東山寺時諸孫尚幼一日戲狎言語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罵不已公坐于堂上僧誦言過之語頗侵公公不之顧家人聞之或以告公亦不應翌日僧悔悟大慚遂詣公致謝公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嘗聞也

宣和中太白見甚高尚書劉公才邵時在中秘見而歎曰是兵象也國家其有外患乎因與僚友同觀憂形顏色未幾虜犯淮甸後周芝秀實來倅廬陵贈詩云劉郎校書天祿閣太白下觀光照灼心知漢祀厄中天夜半瞻星涕零落尚書字美中

王荆公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約之飯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謂公必盛饌日過午覺飢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枚次供彘臠數四頃即供飯傍置菜羹而已蕭氏子頗驕縱不復下箸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傍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類不過如此

兩府例得墳院歐陽公旣參大政以素惡釋氏久而不請韓公爲言之乃請瀧岡之道觀又以崇公之諱因奏

改爲西陽宮今隸吉之永豐後公罷政出守青社自爲
門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采石舟裂碑沉舟人口神如有
知石將出有頃石果見遂得以歸立于其宮紹興乙卯
宮焚不餘一瓦碑亭獨無恙信有神物護持云

毛文捷字長卿吉水人淳化二年進士及第王冀公與
之爲同年生雅相友善文捷豪放不羈冀公素奇之景
德中知舒州望江縣冀公時知樞密院薦知名士四十
二人文捷在其中獨以韜略許之眞宗召至闕下親御
便殿試以平西夏方略文捷對極詳明上大喜除秘書
省校書郎其制詞云毛文捷通經典禮兼對方謀兹謂
碩材可宜旌勸

夏英公帥江西日時豫章大疫公命醫製藥分給居民
醫請曰藥雖付之恐亦虛設公曰何故醫曰江西之俗
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公曰如此則民死
於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遂下令捕爲巫者杖之
其著聞者黥隸他州一歲部內共治一千九百餘家江
西自此淫巫遂息

范忠宣公謫永州年七十餘矣每朔望日必陳列其家
所藏四朝宸翰及宣賜器皿於堂上率其子孫羅拜其
下拜畢緘藏如初然後長幼相拜啜茶而退自始至及
北歸未嘗或輟先君官零陵時與公之去相望才二十
餘年士人多有識公者具言如此

國初江西亦用鐵錢嘗見王筍山王梁觀所藏經卷尾
有題字云太平興國三年太歲戊寅新淦縣楊名鄉胡
並使鐵錢一百二十貫足陌寫經六十卷王梁觀後改
爲承天宮

徽宗嘗內宴顧問梁師成曰先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今西北既賓服天下幸無事朕因得游宴耳師成對曰
臣聞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上問蔡
京曰師成之言如何京曰樂不可極爾上喜曰京之言
是也

寇萊公謫居道州初至不請屋主欲得樓居以御嵐瘴
之氣而力不能舉一日與客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語
郡人於是爭爲出力營建不日落成及公薨道之人繪
公像祠於樓上至今奉事唯謹

呂丞相大防微仲罷相以大觀文出知穎昌府制有曰
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之
久蓋自國初至元祐爲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

大觀四年五月彗星出於奎婁之間又自三月不雨至
五月上頗焦勞臺官吳執中等屢上章言蔡京罪惡上
亦寤蔡京之所爲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給事中何昌
言奏言大臣被降責須有章疏及所得聖語文字俱合
過門下省今京降官罷相乃止有麻制及錄黃各一道
並無章因乞依自來體例備今來行遣過門下省作定
本聞報廉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狀上從之遂以章疏付
外何給事字忠孺

國朝自章聖始命致仕者給半俸然非得旨者不與遵
唐制也唐人致仕非有勅不給俸今致仕者例給其半

與舊制異矣

仁宗皇帝嘗閒步禁中聞廡外有諍者稍逼聽之乃二衛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爲宰相明日有貶削爲匹夫者今日爲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推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辯不已帝因密識其人一日出金奩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違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誤其期偶與甲遇令代捧以先門司啓奩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補官乙隨至則揖曰已得旨送奩及門矣作令甲代之閤門司覆奏帝命與持丁者甲遂補官

唐子西內前行爲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

而連歲旱甚而雨人皆以爲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且謂之曰高宗得傅說以爲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謂耶故子西之詩具言之其詩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聽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秃帚明日化爲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鄉來兩公當國年民間斗米三四錢

張楚僭偽遣快行親事往廬州省視其家經由淮南向公子諲伯恭時爲發運使因拘囚之驗其文恭見南京副總管資給其人甚厚伯恭遂檄使勤王有不可汙張迎許遠之地等語後達上聽深嘉伯恭之慷慨忠節也

條約之好學知趣向爲徽猷閣待制時作西清詩話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未幾臣寮論列以爲所撰私文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有誤天下學術遂落職勒停

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而累轉凡數等自將作監主簿至祕書監其遷秩各視其品若卿列館職則爲一等出身人則爲一等蔭補人則爲一等雜流則爲一等所以甄別流品爲至嚴密也自諫議大夫至吏部尚書其遷除則爲一等蓋兩制兩省官皆極天下之選論思獻納号爲侍從故不復分等級然其超等而遷則惟宰相執政而已（宰判起一官執政以兩官　將作主簿今承務郎　諫議大夫今太中大夫　秘書監今中大夫　吏部尚書今金紫光祿大夫）

湖湘官道窮日之力僅能盡兩驛父老相傳以爲寇萊公爲丁晉所誣竄謫爲道州司馬欲以憂困殺之陰令於衡湘間十里則去一堠以爲五里故道里之長如是公既居道一日宴客忽報中人傳勅來且有持劍前行者坐客皆失色公不爲動中人既至公謂曰願先見勅中人出勅示乃貶雷州司戶因就郡僚假緑綬拜命終宴而罷

江西自國初以來士人未有以狀元及第者紹聖四年何忠孺昌言始以對策居第一里人傳以爲盛事故謝民師有詩寄忠孺云萬里一時開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蓋紀時人之語也

東坡還至庾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爲誰曰蘇尚書翁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詩於壁間云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夾道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

徐公師川嘗言東坡長短句有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白樂天詩云柳橋晴有絮沙路潤無泥淨潤兩字當有能辯之者

劉公仲偃自河東河北宣撫使召歸除京城四壁守禦使與時相議不合錯官落職奉祠京城既失守虜欲得公用事者詔公以割地遣詣虜營虜得公喜甚即館于僧寺遣人爲言國相知公名將欲大用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可國相盍謂粘罕公守眞定時虜人攻城不能下再入寇而公已去眞定遂陷故以此知公也車駕既北狩虜復遣人謂公曰請以家屬北去取富貴無徒死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召其指使陳灌謂曰國破主遷乃欲用我我寧死耳即手書片紙付灌持歸報其子以衣條自縊死粘罕聞而歎曰是忠臣也令葬之公薨八十日其子始克具棺斂顏色如生人以爲忠節之氣所致云朝廷褒其死節謚忠顯又賜碑額爲旌忠褒節之碑公名韐建安人

元祐初山谷與東坡錢穆父同游京師寶梵寺飯罷山谷作草書數紙東坡甚稱賞之穆父從傍觀曰魯直之字近於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無他但未見懷素眞蹟爾山谷心頗疑之自後不肯爲人作草書紹聖中謫居涪陵始見懷素自叙於石揚休家因借之以歸摹臨累日幾廢寢食自此頓悟草法下筆飛動與元祐已前所書大異始信穆父之言爲不誣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嘗自謂得草法於涪陵恨穆父不及見也

米元章有嗜古書畫之癖每見他人所藏臨寫逼眞嘗與蔡攸在舟中共觀王衍字元章即捲軸入懷起欲赴水攸驚問何爲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嘗有此故寧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贈之

豫章晷漏乃曾南仲所造南仲自少年通天文之學宣和初登進士第授南昌縣尉時龍圖孫公爲帥深加愛重南仲因請更定晷漏帥大喜命南仲召匠制之遂範金爲壺刻木爲箭壺後置四盆一斛壺之水資於盆盆之水資於斛其注水則爲銅蚪張口而吐之箭之傍爲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其前設鐵板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辰夜司更其前設銅鉦每一辰一更則鳴鉦以告又爲二木圖其一用木爲之以測日景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運制器甚精爲法甚密皆前所未有南仲夜觀乾象每預言其災異移避次當言有星其夜當過某分時窮冬盛寒仰臥牀上徹其屋瓦以觀之偶雖著霜下遂爲寒氣所侵而死其學惜無傳焉獨晷漏之制其子嘗聞其大略今江鄉諸縣亦有今造之者南仲名民瞻廬陵睦陂人也

南仲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之經傳雜說者不一然止

皆較景之短長實與刻漏未嘗相應也其在豫章爲晷景圖以木爲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辰刻於其傍爲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鍼以爲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已後視北極之表秋分已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晷景與刻漏相應自負此圖以爲得古人所未至予嘗以其制爲之其最異者二分之日南北之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已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已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其制作窮臆如此

獨醒雜志卷第二

獨醒雜志卷第三

廬陵 曾 敏行 達臣

東坡北歸至嶺下偶肩輿折杠求竹於龍光寺僧惠兩大竿且延東坡飯時寺無主僧州郡方令往南華招請未至公遂留詩以寄之詩云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西十八灘謂贛石也東坡至贛留數日將發舟一夕江水大漲贛石無一見越日而至廬陵舟中見謝民師因謂曰舟行江漲遂不知有贛石比吾龍光詩讖也民師問其故東坡因舉以詩之本末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悲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人皆以爲詩讖云

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護喪北歸其壻范溫候于零陵同至長沙適與山谷相遇溫淳夫之子也淳夫既沒山谷亦未弔其子至是與二子者執手大哭遂以銀二十兩爲賻湛曰公方爲遠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歸計亦粗辦願復歸之山谷曰爾父吾同門友也相與之義幾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斂葬不得往送負爾父多矣是姑見吾不忘之意非以賻也湛不敢辭既別以詩寄二子有曰昔在秦少游許我同門友又曰范公太史傪山立乃先達又曰秦郎水江漢范郎器鼎鼐折者不可尋猶

喜二子在又曰往時高交友寧未已慨撫今我二三子事業在燈窻今集中載晚泊長沙走筆寄秦虔度范元實五詩是也前輩於死生交友之義如此

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召對讀官問云鶴鳴却寫作准鳴嗚呼却寫作嗚呼何也臨川人李德遠沽時以刪定官充對讀卽啓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宣正本覆驗上令取視之果如其言稱歎德遠之精審者久之

客舍中有題詩一聯云水向石邊流處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或云唐人詩亦妙句也

杜少陵卒於荊楚歸葬於陝此元微之墓誌所載而衡之耒陽有少陵墓史氏因以為聶令具牛酒迎之一夕大醉而卒故聶令因為之葬微之之誌云旅殯岳陽其孫元和中改葬於鞏請誌其墓當以是為正史氏未詳本末也陶母不知終於何地而今陶母墓在在有之新淦閣闠中亦有陶母墓李太白世傳乘醉捉月溺死於水今白墓在采石又在洲東青山一所而有二墓耒陽少陵墓殆此類耳

梅聖俞送歐陽闢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凰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蘇明允初至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南過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掛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蟆二公大笑以為深中其病

王司飈御廟乃西嶽之別祠初為雲騰廟許覺之書三大字後改賜今名唐之神多唐衣冠傳聞其像皆唐所塑帝像不冕而冠蓋章聖東封後始冊帝號土人屢欲更像迄不得卜水旱疾疫有禱輒應遠近數百里男子當秋賦亦皆往謁始因劉公昊中嘗致禱神降之夢有詩云來年三月春盛時驊騮穩步金街西劉公白是舉進士中詞科出入中外終於兵部尚書顯謨閣學士故皆以為夢之符如是外舅謝公世林方舍法盛時再貢不第其居距祠下不數里歲時奉祠惟謹一日以科目禱焉夢中亦得詩句云欲知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乃樂天詩也外舅自是不復南宮大比之試尋以疾終

玉笥山清真宮乃太秀法樂洞天兩山四合澗水橫陳門外三峯如削玉古木奇藤幽森清峭環此山十里無居人道書謂九天司命真君在焉輒以血食入宮中夜

必有光恠或自外知之而來宿者夜亦聞魔不能寐凡病於宮中無死必不可至者氣厭厭不絕必舁出十里外乃絕相傳云山中不容有死氣此最異也

范信中名寥爲士人時慷慨好俠故山谷詩有挍理范家有黃犬蒼鷹伐狐兔之句舒州張懷素以幻術游公卿間號落腳野人與朝士吳安詩子姪吳侔吳儲等結連信中以其謀爲不靖也欲入京告變而無其資湯東野實資送之朝廷逮捕懷素等窮竟其事大觀元年獄成坐累者餘百數而儲侔十數人皆處極刑雖其父母亦皆竄貶信中獲賞甚厚乃推以與東野故東野由監簿積累至從官寥亦以供備庫副使累遷諸路兵鈐晚年終於閩中

丁晉公家書畫頗夥南遷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水寒林九十餘軸他物往往稱是初晉公自兩制出守金陵陛辭之日章聖以八幅袁安卧雪圖賜之旁題云臣黃居寀定到神品蓋不知爲誰筆也其所畫林石屋舍之所人物若寒之態無不逼真侈上之賜於金陵城西北隅築堂曰賞心施此圖於巨屏觀者驚異乃知公之嗜畫上且時有以增益之也

往有從官典藩數與賊戰不利既召還一日於朝路中戲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給事蓋其人欲波溺而時適兼二職耳未及對熊叔雅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安撫尚書聞者以爲善對而被誚者不堪

祖宗時知開封府多以翰林學士爲之若除知制誥給諫待制卿列則爲排發遣然須用天下之望且有政術者若公適謂之姜撫子薛公奎謂之薛出油皆以爲政清嚴公正使人愛而畏之若包孝肅之政至今人以爲稱說然知府事者亦未有不爲執政也

崇寧錢文徽宗嘗令蔡京書之筆畫從省崇字中以一筆上下相貫寧字中不從心當時識者謂京有意破宗無心寧國後乃更之

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國本謂建大中之道無熙寧元祐之分也將令學士撰詔曾子宣言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詔不疑蔡京復用盡變初元之政改元曰崇寧崇寧者謂崇熙寧也

永州士人有登第者范忠宣公實識之一日問客曰某人何故未歸對曰將試教官公不悅曰初登第當勤吏事若爲教官是自惰也歎惜久之

胡安定居湖學建治道齋俾講政事者居之劉彝以論治水見稱後治郡卒能興水利彝守贛州城東西瀕江每春夏水漲入城民常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前後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門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間水至則閉退則啓啓閉以時水患遂息

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藁人未知之一日忽聞傳於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發端於邏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

而進之

杜鎬在江南時待試于有司一日旅邸方晝寢忽有鼠嚙文一卷自門窦而入鎬寤而逐之鼠不驚走以書寘之牀前而去取其書而觀之乃孝經注疏也鎬心異其事遂取讀數過既入試問題正出疏中鎬遂中選

章伯益名友直郇公之族子也郇公嘗欲以郊恩奏補辭不願受皇祐中廷臣以文行論薦召試玉堂亦以疾辭時有詔太學篆石經廷臣復薦之伯益不得已遂至闕下篆畢除將作監簿伯益固辭朝廷知其不願仕亦不之強伯益書畫今皆名世惟詞章不多見焉

歐陽公之父崇公與母韓國太夫人皆葬於沙溪瀧岡胥揚兩夫人之喪亦歸祔葬公辭政日屢乞豫章欲歸省墳墓竟不得請里中父老至今相傳云公葬太夫人時常指其山之中曰此處他日當葬老夫後葬於新鄭非公意也

斵琴貴孫枝或謂桐本已伐旁有蘖者爲孫枝或謂自本而岐者爲子幹自子幹而岐者爲孫枝凡桐過伐去隨其萌蘖不三年可材矣而自子幹岐生者雖大不能栱把唐人有百衲琴雖未詳其取材然以百衲之意推之似謂衆材皆小綴葺乃成故意其取自子幹而岐生者爲孫枝也孫枝既難得縱有非久臧未可用今人求之老屋間得其材當試於水中沒入數尺徐觀其浮取其陽者用之此亦古人遺意若僧寺木魚歲年雖久而扣擊之餘聲韻皆傷不足用也

十七

世寶雷琴鄉人董時亮蓄一琴以爲雷氏舊物予嘗見之顧莫能辨也紹興中偶一部使者聞之因願得以供上方時亮未許則借觀而固留之以白金五百兩爲謝即日以獻內府辨之曰琴古且異以爲雷琴則欺矣卻不納獻者念費之博返琴而索銀更謂時亮曰倘以爲無虛辱則請留百金時亮聞之喜曰以琴歸我正所欲也銀何用爲盡舉而復之封識尚存聞者莫不歎服時亮名正工官至朝議大夫而家無生理後其子仕嶺表死不知琴今歸誰氏

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於瘴癘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進藥餌惟與巫祝從事至死而後已方書藥材未始見也景德中鄧驊出爲西帥兼領漕事始請於朝願賜聖惠方與藥材之費以幸一路真宗皆從其請歲給錢五百緡令每歲夏至前漕臣製藥以賜一路之官吏蓋自驊始

峽山西北十餘里有周公祠祠後山下泉湧出甘冽特異於他所土人謂之潤德泉相傳云有大變則涸而不流崇寧中泉脈忽竭山下人浚而深之始得涓滴終不能復舊也

興國富池廟碑神乃三國吳將甘寧也紹興初巨盜李成既渡江破江州欲入豫章大掠江西諸郡來禱於廟以決所向持环珓擲之幾及地忽躍起高丈餘墜神所坐之後賊驚曰神不我與矣遂轉戰而之湖南江西不被李成之虐者皆神之賜也後郡守以聞于朝加封王

爵敞大祠宇龕識环玫而表之曰靈玫
東坡水龍吟笛詞爲雲翔云後之箋釋者獨謂楚山脩竹如雲是蘄州出笛竹至異材秀出于林表之語不知是東坡叙取材法也凡竹林生後長者必過前竹其不能過者多死一林内特一竹可材遠而望之或伐取數十百竿錯亂終不可識蔡邕仰視柯亭屋椽得奇材不待如此求之而邕後無至鑒獨有此法可求耳雲翔嘗赴禮部與仲兄及諸鄉人飲于酒肆有數老樂工相近談論音律雲翔微笑其人乃前致敬曰某輩大晟府舊人適有所談而諸學士發笑必某言不協理也雲翔時已酒酣乃取其笛弄之諸工駭聽失色設拜而去次日詣雲翔之館求教雲翔辭之雲翔洞曉音律能移宮轉羽子弟朋友閒無能授其法再舉不第而死雲翔名騤吉水人

劉敦中弃知虔州以其地近嶺下偏在東南陽氣多而節慢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醫作正俗方專論傷寒之疾盡籍管下巫師得三千七百餘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醫爲業楚俗大抵尚巫若州郡皆倣敦中此舉亦政術之一端也

孔毅甫爲舉子時嘗夢有以五色線繫角黍來餽者毅甫食之既其年試于南宮遂中選

大觀中士人李彪久留太學慷慨好直言觀時政之弊欲上書論其事蔡氏之黨知之乃密以告元長大怒付獄推治且謂開封尹曰李彪狂妄死有餘責人懼莫敢救者會張天覺代相彪得從末減搜元長復位欲竟其事遂流彪于海外

獨醒雜志卷第三

獨醒雜志卷第四

廬陵曾敏行達臣

一

岳將軍既死部下多奇才時既寢兵稍稍引去有何宗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竟入玉笥山結屋數椽於山之三會峯下蓋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來宮觀間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我居庵作少事子來訪我則先擊石若庵中有聲相應則不須來道流如其言數日後乃始訪之擊石數四寂無應者懼而退又數日率衆再往啓其戶視之則何被髮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幾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謂之不凡矣

一

花光仁老作墨花陳去非與義題五絶句其一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顔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徽廟見而善之召對擢用畫因詩重人遂爲此畫紹興初花光侍僧來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揚補之譚逵原與之往來遂得其傳補之所作後益超出格韻尤高然觴炙醉餘雖娼優牆壁皆爲之他有求者往往作難逵原每不樂補之所爲而墨花實不逮唯長於平遠遇志同氣合者始爲作之若以游藝請則牢辭固拒如不顧聞故其畫亦不多見人亦不知其名也

一

古者四時變新火今人苟簡家所用火不知何從來亦不計其歲年也兒時在湖湘見一僧舍有長明燈衆云燈有神異其焰不熱試以指炙之信然後加考究凡道宮佛屋神祠中多置此燈有數百年者焰青而昏往往皆不甚熱蓋久則力盡爾今人但知擇水初亦非深知水味獨以清渾甘美有易曉者如火爨烹飪氣焰着人與水功用一等苟不必變古人何苦多事

一

汪彦章爲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即此席間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君但以意剪裁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鐫空妄實之想也彦章頷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故彦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

一

曾中丞相之名授紹聖間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聲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友善而不樂曾子宣其論子厚子宣章疏皆直指陳不少恕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而爲之掩覆也

一

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還三入相矣時大柄多歸北司京未爲固寵祿保富貴之計於是內興大役外招強虜改定大宰少宰之制更易帝姬命婦之號欲絶天下之議已盡假御筆以行之

一

孔經甫文仲爲台州司戸日范蜀公舉應制科經甫對策極言青苗免役之害語大忤貞宋次道爲初考以入三等王禹玉覆考降一等韓持國詳定從初考王荊公見而惡之密啓於上以御批黜之遂下詔發還本任孫給事固封還制書極言其不可經甫將歸往見蜀公公歎息其不遇經甫曰苟不負科目及公知人之舉足矣不敢以窮達爲念也公甚壯之謂曰君氣節如此無替

古人惟不替今日之志則其之所願也紀甫元祐中爲諫議大夫果以抗直爲時所推重云

孔經甫年六七歲能作詩其父司封君嘗對客召經甫使立客命經甫爲蓮實詩經甫立成記其一聯云一莖青竹初出水數箇黃蜂占作窠語雖未工而比類親切客大奇之經甫自此知名

毛公弼守泗州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遂謁醫安常求醫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釜令公弼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未去問食幾何才進兩盂安常曰其煮此藥升合銖兩自有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煮強令進之已乃洞泄瀾斑五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痢又作去丹毒脚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贈牛膝酒兩斛飲盡遂強健如初公弼有一女嘗苦嘔吐亦就求醫安常與之藥曰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嘔作不可爲矣公弼既還家以其女歸沙溪張氏年餘而孕果以嘔疾死世傳安常醫其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傳當不誣矣

耆卿風流俊邁聞於一時既死葬于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肴飲於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

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甫爲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携酒擷菊酹奠祠下歲以爲常

郡中有峻嶺號曰王嶺相傳彭玕反于吉州僭號稱王南唐遣兵征之彭玕數敗遂退保於此以死守余嘗登嶺上可容數萬人倉廩府庫皆有遺址至有一所曰相公平足見玕之僭也旁有山視王嶺爲卑小曰張欽寨以爲南唐遣欽來討之駐兵其上玕有謀士曰劉守真挾邪術能呼風喚雨故欽與戰輒不利距嶺二十里有山曰雲火峽玕之先塋在焉後守真死欽復遣人發其先塋指上有小赤虵虵兩旁有蟻運土爲弓劍形已而玕敗今循驛道而上有劉仙峽其旁有劉仙師壇皆劉之遺跡土人遇旱禱於壇下間亦雨應

湖湘嚴竇中多石燕附石而生狀如海物中灸蟹每天雨則迸出墜地采以入藥以左右顧分雌雄性大熱有虞都兜者先君同僚也自言服之其法每取雄者十枚煅之以火透紅則出而淬酒中候冷復煅既煅復淬如是者無算度乾酒一升乃取屑之每早作以二錢匕擦齒上漱咽以酒虞時年五十服此二年虞髮甚澤纔如三十許人自謂服藥功一日忽覺熱氣貫兩目睛突出痛不堪忍而死因思人服金石藥鮮有不爲所毒者

零陵淡山有石巖中空可容千人東南有石竅眺望甚遠相傳以爲其地宜淡竹而山因得名或云舊有淡姓人居之故曰淡山秦時有隱者曰周貞實嘗隱於巖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薦貞實始皇召之使凡三往貞實不起遂化爲石巖去州二十餘里傍有寺觀往來者無

虛日士人謂巖之幽勝當與浯溪朝陽等元次山居是
邦而獨無品題甚可惜也山谷謫宜州時嘗至巖下今
其詩之卒章曰惜哉次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鑱翠琰蓋
紀永人之語
神宗嘗對執政言呂誨墓誌是司馬光撰劉航書航亦
無所顧忌耶韓絳子華不知上意因解曰航初許光爲
書石後欲悔之而不敢食言亦甚恐懼也上曰苟恐懼
則不爲書矣子華不能對
王荊公退居金陵一日與門人山行少憩松下公忽回
顧周種曰司馬十二君子人也種默不對公復前行言
之再四人莫知其意公此時宜深悔爲惠卿輩所誤乎
東坡自惠遷儋耳子由自筠遷海康二公相遇於藤因
[illegible]
飲會偕還有加東坡將渡海逢出送於郊後官出錢糧
居以館子由帥臣瑕聞之大怒劾逢館置人蘇軾
及爲蘇轍賃屋等事逢坐除名勒停子由移循州
東坡知貢舉時得章貢孫鯤之文於黜籍中見而異之
擢寘第五榜帖既傳誹議籍籍以鯤嘗游公之門也會
廷試鯤復中第五輿論始服文章之定價鯤即坡公所
贈剛說孫介夫之子也
政和間寘大晟樂府建立長屬時晁冲之叔用作梅詞
以見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元
長覽之即除大晟丞詞中云無情燕子怕春寒長失佳
期惟有南來塞鴈年年長占開時以爲燕鴈與梅不相

關而挽入用之故見筆力
趙諗元祐九年擢進士第二名時第一名畢漸當時榜
帖偶然脫去漸字旁點水天下遂傳名云畢斬趙諗諗
後謀不軌伏誅果符其讖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啗以棗因遂
絕粒而能前知人事獨居一閣往來士大夫率致敬焉
狄武襄征南儂出永州以兵事問之對曰公必不見賊
賊敗且走初亦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歸仁鋪先鋒與
賊戰賊大敗智高遁走入大理國其言類有證類如此
閣中有遺像嘗往觀之
西融守陸濟子楫遺黃銅劒且云惟融人能作之蓋子
楫未詳黃銅之說矣予居湘時見猺人歲來謁象廟各
[illegible]
佩一刀乃所謂黃銅者惟諸蠻能作之其俗舉子姻族
來勞視者各持鐵投其家水中逮子長授室大具牛酒
會其所嘗往來者出鐵百鍊盡其鐵以取精鋼具一刀
不使有餘兩之義故其初偶得鐵多者刀成銛利絕世
一揮能斷牛腰其次亦非漢人所能作終身寶佩之漢
人願得者非殺之不能取也往往旁郡多作贗者予嘗
訪之老猺謂之到鋼言精鍊之所到也今人纔以生熟
二鐵雜和爲鋼何鍊之有融劒殆是耶
東坡坐詔獄御史上其寄黃門之詩神宗見之即薄其
罪謫居黃州鄭介夫既下吏獄官得介夫所厚者往還
詩文悉以奏聞上見晏叔原所贈絕句亦從而釋之神
宗愛惜人才不忍終棄如此晏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

築毬場外獨支順春風自是人間客主掌繁華得幾時

曾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注云今之脍寒也古樂府名都篇亦有寒鼈炙熊蹯之句因知令人食品有所謂蒸汗假鼈者豈承其舛而訛其語耶

琵琶詞絲頭鳴云路漫漫漢妃出塞夜悄悄商婦移船徐師川云非是當云路漫漫漢妃馬上夜悄悄商婦江邊出塞愁思移船感恨迺當時語

王荆公作字說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婦適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婦曰鳥反爪而升也公以為然

天聖中毛應佺守寶州朝廷賜應佺勅書云勅毛應佺朕念三聖之愛育蒸黔垂著典法申戒官吏簡恤刑章深切丁寧斯為至矣方郡守長如能刻意遵奉與我共此何患不臻于訟息而治平哉今歉煙戒時動植感茂而圄猶幽圄猶有縲縲憮然以思當食興歎汝宜體是憂惻加于撫循無使狴犴之間重有淪胥之困躬勤省察稱朕意焉勅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泥飾洒掃獄房常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無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畫時轉送不得邀難獄射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飯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仍散下管內汝宜常切覺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又賜衣勅書云勅毛應佺汝外分憂寄善布秋條眷言守土之良適及須衣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綿旋襴衫一領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時應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雖遠方小郡勅書亦宜編賜令帥守皆無之不知自何時廢也

獨醒雜志卷第四

獨醒雜志卷第五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劉丞相在位時族人偶有逋負官租數十萬丞相不知也前後官吏望風不敢問程公珦為廬陵縣尉主賦事追逮因繫責令盡償而後已或以告丞相丞相曰賦入不時吾家之罪縣官安可屈法也乃致書謝之後珦罷官至京師丞相延見禮貌有加珦出謂人曰劉公偉量非他人能及真宰相也

江之神今封安濟順澤王凡江行有水族登舟舟人以為神見王荊公嘗泛江歸金陵或見於舟狀稍異舟人請公致禮公從容至前炷香揖之曰朝廷班爵公無拜侯之禮俄頃不見蓋其時未封王爵也

南昌潘興嗣延之號清逸居士五歲受官既長不仕進趙清獻唐質肅薦之於朝除校書郎固辭不就紹興中趙丞相元鎮帥豫章奏言興嗣廉退自守足以風化有位元符中嘗官其孫淳蔡京當國乃追奪其官今興嗣孫濤尚在乞賜推恩以旌善人濤遂補初品官

客有謂東坡曰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工摹臨者非自得章七終不高爾予嘗見子厚在三司北軒所寫蘭亭兩本誠如坡公之言

范忠宣在永時苦目疾不復觀書有來謁者亦時舉諸經大義告之然未嘗以為己出每舉一說終則曰此先公之訓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語也此明復先生之語也公嘗言學者當有所宗某自受教於翼之先生非敢有非僻之心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跨青牛出入禁衛號曰金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靈素與鄉人厚即延見焉客入靈素問曰見我何為客曰有小術願試之即撚土炷爐中且求杯水噀案上覆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別而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素何香對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窮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噀水覆杯事上命取杯來牢不可舉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撚土為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閒人呂洞賓靈

素自是眷衰未幾放歸溫州而死

秦少游謫古藤意忽忽不樂過衡陽孔毅甫為守與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飲于郡齋少游作千秋歲詞毅甫覽至鏡裏朱顏改之句遽驚曰少游盛年何為言語悲愴如此遂賡其韻以解之居數日別去毅甫送之於郊復相語終日歸謂所親曰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於世矣未幾果卒

秦少游所賦浯溪中興詩過崖下時蓋未曾題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縱步入市中見一士人家門户稍脩潔遂直造焉謂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紙筆借我當寫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廊廡間有一木板瑩然少游即筆書於其上題曰張耒文潛作而以其名書之宜

和間其末机尚存今此詩亦勒崖下矣
歐陽公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葬於潁閒將興役忽陰雨彌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老往告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為文齋潔而謁于神曰脩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公後在政府一夕忽夢如坐官府門外列旗幟甚衆視其名號皆曰沙山公因感悟前事遂以神之嘉惠其民者聞于朝沙山今在祀典
道鄉鄒公志完論立劉后疏有曰若曰有子可以立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所以立為后者以延德援宮故也祥符中德后劉氏亦未嘗有子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今若賢妃德冠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后則於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示信天下天下之人果信之耶上怒其内批貶志完新州疏留中不降出時人亦不知有何說也元符末崇慶眷方盛時相欲排擊志完以固位乃偽為志完之疏傳之中外其間有云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耶卓氏何象哉廢孟后而立劉后快陛下之意可也奈天下耳目何劉氏何德哉因指擿此語謂不可不明白下新州取索元本志完不知索之之由復申元藁不存諸人遂誣志完以為實有此說詔令應天尹孫傑以檻車往新州收赴京師至泗上哲宗升遐其事遂寢崇寧初將再貶志完乃先下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祗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臣僚舊疏適見椒房所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何緣外人得入宮禁殺卯取子實為不根為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黜責以戒為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亦依此施行志完遂以衡州别駕永州安置
建炎二年廬陵城頹杞太守楊淵興役修治之掘土數尺得一石函中有朽骨傍有一鏡役工方聚觀或以告淵淵令取鏡洗而視之其背有文曰唐興元之初仲春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綦于廬陵殞于西壘之垠未卜窆于他所就瘞于西壘之巔吾卜斯土後當火德九五之間世衰道敗喪亂之時淅梁相繼章貢邦邑之日吾子亦復出于是邪東平旭工決使吾季愛子聽命于水府矣京兆逸公深甫記淵覽而異之急遣問石函所在則役夫以為不祥棄之於江矣
宣和六年山後將入版圖大農告乏蔡李諸人遂建免夫錢之議江西一道凡賦錢一百五十七萬而漕運之費不預焉令下之日州縣莫知所措乃令稅一千者輸一萬約日而集督責加峻時賦斂煩趣民間嗟怨守令有覬望賞者走息濂以令曰稍愆期即以乏軍興論

人益皇懼小民往往去而爲盜後夫錢之綱將至淮甸
而虜騎已及郊錢皆爲船人所私矣
太祖時或詣司天官苗光裔問卜光裔布筭成卦謂曰
當遷徙其人問不損人口否光裔曰無害既去又一人
至其占如前又須之又一人來占亦同仍有前問光裔
疑之熟視其人容貌亦相肖差有老少之間光裔起曳
其裾詰曰爾爲誰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
二人乃父祖朝廷令欲廣池且及我穴恐見殺故來問
卜幸哀我垂救光裔釋之即以奏聞已而鑿池果得龜
十數萬下令不得傷滿盡載送水中
王樞密倫初使虜歸一行官吏恩數甚厚暨再使事頗
隨從倫至虜留不得還欲發一官屬歸報紛然請歸倫
於是皆不遣方再使時請云到虜有表歸書倫名引筆
出鉤外則可歸不出則不歸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
皆不知也倫時以僉書出使出家人仍在府第倫死于
虜朝廷秘其事所以禮遇其家者如初後其子弟因游
觀作樂秦相適聞之呼樞密府使目謂曰樞密死矣本
欲更遷延以厚恩數今已不可須即日發哀云
秦丞相董參政同執政二府之夫人俱入見參政戒其
夫人無妄奏對惟丞相夫人是從退歸衆相果問參政
夫人有何言夫人曰無所言丞相喜於是待參政益親
洪忠宣公皓紹興初以禮部尚書使虜留之十五年既
歸母太碩人年八十餘矣請補外以便養秦丞相檜素
不樂公乃以徽猷閣學士出守鄉郡明年大水時內侍

白鍔從懿寧太后北歸看侍舊恩宣言爽理垂盤洪尚
書名聞遠近頗乃不以爲相語聞秦相大怒付鍔于理
諫官承風旨遂謂公與鍔爲刎頸交更相黨說由是罷
郡鍔遂竄流嶺表占者復爲公畢殺鄉謀爲不靖遂
貶英州居九年不及內徙而薨公饒州人字光弼先君
嘗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
朝兩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
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國寺貨雜物處凡物稍異者皆以
蕃名之有兩刀相並而鞘曰蕃刀有笛皆尋常差長大
曰蕃笛及市井間多以絹畫蕃國士馬以博塞先君以
爲不至京師才三四年而氣習一旦頓覺改變當時招
致降虜雜處都城初與女真使命往來所致耳
燕山招納之舉多出於蔡攸攸父子晚年事推相忌至
以茶湯相見不交他語王師敗于白溝河元長嘗以詩
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
當深念三伏征塗奈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
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詩稍傳入
禁中徽宗命京以進呈上閱畢曰三伏征塗不若作六
月王師詩復以還之觀此詩則知是舉非惟當時人知
其非雖其父亦知之矣
揮錄
余鄉民有燒畬於山崗每晨往必見人憩于樹陰之石
望之鬚髮如釋教所謂觀音像者稍逼近則不見矣一
日再所見如前即石求之無能如王其中隱隱有觀音

像類今之繪者民以石歸龕而祠之自是生理日饒家用大昌民既死其二子析居兄請盡以家財與弟而唯求其石弟亦願得石而盡舉家財以遜其兄爭之不已訴于郡太守取石藏之公帑而析其財由是爭息郡經兵火帑藏皆毀石失所在老吏執事其時者嘗見之爲言如是

有方外士爲言蜀道永康軍城外崇德廟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時人嘗守其地有龍爲孽太守捕之且鑿崖中斷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鎖孽龍于離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敢留永康籍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今亦祠之号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羶不設他物蓋有自也

予藏章伯益草蟲九便面筆勢飛動幾奪造化後有孔毅甫周元翁米元章諸公題識客有謂伯益以篆名世何爲著畫復如此而不多見也予觀脩水集有題伯益飛岐圖亦嘉其游藝之精則伯益之墨戲當亦有藏之者矣

東坡多雅謔嘗與許冲元顧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冲元自廳外往來東坡問何爲冲元曰綏來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綏蓋冲元登科時賦句也冲元曰敢問子敦公尚記憶耶子敦肥碩當暑袒裼據鞍而睡東坡書四大字於其側曰顧屠肉案穆父眉目秀雅而時有九子東坡曰穆父可謂之九子母丈夫同舍皆大笑

米元章嘗寫其詩一卷投許冲元云芾自會道言語不襲古人年三十爲長沙掾盡焚毀已前所作平生不錄一篇投王公貴人遇知己索一兩篇則以往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特敬前輩而已其高自譽道如此至評章伯益書乃云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鏡自有一般態度繼其後者誰歟襄陽米芾則元章於字畫間乃有所推重世謂元章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得法於讓也

董公敦逸永豐人元祐中立朝爲侍御史彈擊不避貴近人畏憚之京師呼爲白鬚御史元符厭詛事起皇城司具獄哲宗御批令公錄問中書不預知也公入獄引問見宮官奴婢十數人肢體皆毀折至有無眼耳鼻者氣息僅屬言語不可曉問之只點頭不復能對公大驚閣筆不敢下內侍郝隨傳旨促之且以言語脅公公不得已以其案上翌日上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所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亦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錄問知其非辜倘或不言誠恐得罪於天下後世上大怒將議貶斥達臣皆不敢言曾子宣條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獄出於近侍故特命敦逸錄問今又貶敦逸臣恐天下疑惑矣上意始解未幾竟出之

獨醒雜志卷第五

廬陵 曾敏行 達臣

胡邦衡春秋之學受教于蕭子荊子荊名楚廬陵人紹聖間貢于鄉不第因留太學時方尚詞賦子荊獨崇經術尤深於春秋從其學者常百餘人會蔡京當國黜春秋之學子荊慨然引退移書謂馮澥曰蔡氏廢麟經忘尊王之義矣是將為宋王莽吾不願仕澥得書不敢答澥亦嘗受春秋大義邦衡擢進士甲科而歸子荊尚無恙謂邦衡曰學者非但拾一科而止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子荊建炎四年卒以未嘗娶故無子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有春秋經辨行于廬陵

曾外祖殷府君顯舉進士皇祐方平治時四為縣宰所居稱職廉介自持不求聞達祖母為余言府君為惠州河源令三年餘祿不足以養而絲毫無擾於吏民罷歸人惜其去爭餞以海錯舟行十里餘家人發缶得黃金以告府君亟命擲缶召餽者還之其清謹視古廉吏惜名不聞於太史氏故云

米元章以書名而詞章亦豪放不羣東坡嘗言自海南歸舟中聞諸子誦其所作古賦始恨知之之晚徽宗朝以廷臣論薦除太常博士時內史吳拭行詞多所褒獎元章喜作詩以謝之其末章有云中間有一蕭閒伯學道登仙初應格朝元明日拜五光玉皇應怪鬚眉白蓋自謂也未入謝言者謂其傾邪險詐詭怪不近人情人謂之顛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寢元章大不平即上章政府訴其事以為在官十五任薦者四五十人此豈顛者之所能竟不報後四年始得召復歸班元章喜服唐衣冠寬袖博帶人多怪之又有潔疾器用不肯令人執持嘗衣冠出謁帽簷高不可以乘肩輿乃徹其蓋見者莫不驚笑所為類多如此

東坡謫嶺南元符末始北還舟次新淦時人方甃石為橋聞東坡之至父老兒童二三千人聚立舟側請名其橋東坡將登舟謁縣宰人衆填擁不容出遂就舟中書惠政橋字與之邑人始退然字畫差褊小不似晚年所書蓋當時倉卒迫促而然爾

范忠宣公居于永太守觀望時政與公相忤歲時亦不加禮建中靖國初朝廷將起公遣中使宣賜茶藥開勞甚至官吏遽生新敬及公將行皆出送於四五十里外公辭之不可乃一一延見慰藉有加或進謂公曰時事一變朝廷將復用公矣公謝曰某罪大責薄蒙恩內徙若得正丘首幸矣他非所願也言者慚謝而退

永豐董體仁德元少年魁鄉舉士林中亦知名後累試禮部不第流落困躓竟就特奏名補文學初任道州寧遠簿尚待次其生徒富家劉氏子輿與俱試漕司復預為試禮部合格廷對遂為天下第一遣書報其家人有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時老榜官廬陵之俗謂特奏名為老榜初體仁既預漕舉竭一達官于東上之貴達官語坐客有老榜之語體仁頗不能平故其詩及之時紹興戊辰體

仁年五十三矣秦丞相當國推器重之援引登朝不十年參知政事秦相死體仁以言章罷歸於廬陵

文潞公汾州人年九十二薨更事四朝存歷二府七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平章事四十二年歷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興五判河南府兩以太師致仕爲本朝名臣福祿之冠

李布夢祥言成都合江園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華樓前後植梅極多故事臘月賞燕其中管界巡檢營其側花時日以報府至開及五分府坐領監司來燕游人亦競集有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余嘗聞山陰有古梅極低矮一枝纔三四花枝幹皆苔蘚每一窠至都下貴家爭取之又以小爲貴者梅花見重於世蓋多寡小大皆有風韻耳

江彥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詩事母極孝母嘗有疾彥明獨筆硯坐牀下進藥之餘吟詩自遣遂以詩名嘗記其晩春詩云闘草事空猶昨日惜花心在又明年詞意婉美如此新淦人俞師郝與彥明相友善俱有詩聲酬倡甚多師郝有詩云叫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尤爲彥明所稱賞彥明名曄崇觀間吉守嘗以八行薦於朝不報自號赣陽居士師郝名虎俊登建炎龍飛乙科不及祿而卒人甚惜之二人詩今多傳於江西俞師郝嘗因重九日賦長短句云殘蟬斷鴈政西風蕭索夕陽流水落木無邊幽眺處雲擁登山屐觸歲月如馳古今同夢惟有悲歡異緒尊空對故人相望千里追念淮海當年五雲行殿咫尺天顏喜清曉臚傳仙仗裹永梁玉龍香細今日天涯黃花零亂滿眼重陽淚艱難多病少陵無柰秋思詞旣出邑人爭歌之或曰詞固佳然其言太酸卒何故師郝明年竟卒其登科時在維揚以重九日唱名故詞中及之

先君官零陵山谷之從弟吏部叔豹爲守政事有體識度其高遇僚屬嚴重先君從之踰年一日袖出薦章其辭云檢身清愼奉職公勤時一同僚迫於代滿望公合尖而公不與先君顧推以授之公曰君之舉削可推以及人而吾之舉辭不可妄以許人其相知如此

魚知丙穴燕避戊方丙穴在太冲賦所謂嘉魚出於丙穴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賦注云丙地名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八日取之鄭善長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稻枝山有丙穴方數丈常有嘉魚蓋魚以春末遊渚冬入穴丙陽方穴口向丙多生嘉魚或以爲魚以丙日出穴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戊方則所謂燕避戊巳鸛避太歲是也

清江孔端中三孔之族也紹興間爲淳安令邑近行都凡邑之舟皆自託於貴要其有隸公家之漕者僅得一舟耳端中集而諭之曰凡爲貴家之舟者勿役第貴家處有不時之用當僅伺之輙以他運則有罪召其一舟之有隸公家者假以資費俾多造舟令于衆曰商賈往來惟許用某人之舟令一下舟人爭願聽役自是貴要渡舟之撓自戢其爲政多此類時衆翕然都下酒家至

爲之語曰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語達上聽君見與郡
未幾而卒嘗記南史顧憲之爲建康令有清政都人歛
酒醇旨輒號顧建康與端中事相似
尹商老博聞强記與先君同仕湘中以鄉里故相友善
靖康之難商老以江華令同部民兵勤王至淮俗謁提
擧曾吉甫吉甫因出示關報先君欲假以付吏繕錄商
老耳語曰吾已識之不用錄也退至館索筆爲書數百
言不遺一字其登第時年甚少復中法科繼聞以法科
進者不大拜悔之不受省劄後嘗守一二壯縣皆有能
稱在新淦時每治事聽吏民坐兩廡縱觀通決滯訟剖
析如流廡下之人撫掌稱贊然性狷介寡與少合人罕
知之者仕止於倅商老名躬永新人

鄱陽董氏藏懷素草書千文一卷蓋江南李主之物也
建炎己酉董公逌從駕在維揚適虜寇至逌盡棄所有
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弇尤極珍藏一日朱丞相奏
事畢上顧謂曰聞懷素千文真蹟在董弇處卿可令進
來丞相諭旨弇遂以進

趙君覬爲吉水宰清澹醇古有古循吏風百姓呼爲趙
佛子方賴卒之擾王師出征往返皆道其境供億不周
而卒將聞其爲人無所需求而去其母卒于官貧無以
殮橐中之綿不能具一衣郡守遺金十兩以爲歸資君
覬謝之婦婦曰君所受金才十兩他日郡帑之籍數倍
止是君柰何冒其名遂却不受後得舊俸百餘千乃歸
道茶陵爲盜所邀君覬曰我無他物惟有銀數兩以獻
辛容我護喪歸弟盜熟視之驚曰乃趙軍使耶羅拜謝
罪且曰我輩知軍使名前有他盜恐終不免送之出其
境君覬往嘗守茶陵其所至能感人如此君覬名錫

吉水有南華院者在山谷之窮絶處山行可十里院傍
石溪冬夏潺湲溪中皆巨石方流圓折宛然曲水流觴
之勝石上有屐痕土人呼爲仙人跡院有白雲堂在最
高處劉偉明未達時館于山前之富家亦嘗寓書劒於
此堂有二詩曰紫翠浮浮聳曉昏生涯谷汲與松莢容
膝一點自應少終日到門惟白雲又曰野興由來慣杖
藜杳靄影裏身翬飛虛堂一炷起凝碧化作九天雲染
衣老僧云元題字壁間幼嘗見之兵火之後始失去矣
今寺僧於堂之坎建閣牓曰浮翠閣之下爲堂曰雲到
蓋摘其詩語也

玉笥山多隱君子皆梁宋以來避亂者也最著者孔
丘明杜曇永蕭子雲皆當時禁從其居今悉爲官觀山
谷詩曰郁木坑頭春鳥呼雲迷帝子在時居風流掃地
無人問惟有寒藤學草書即題蕭子雲宅也子雲善草
書其題郁木洞詩云伐我萬古石紀我千載名欲知古
人處白雲中相尋又詩云千載雲霞一徑通暖煙遲日
鎖溶溶鳥啼春晝桃花拆獨步溪頭採碧茸山谷之詩
本此此山幽深盤曲綖袤百餘里泉石水竹之勝槩岡
無惡道宮雖環據而其流反役於衣食不能標白之多
爲蓬藋瓦礫之場亦可惜也

王德升名宦新淦人因贈場屋遂入玉笥山依道士潘

與齡獨居白雲齋十餘年予聞其名久矣因與諸子入山訪熙德升來相訪時年六十餘論詩談理亹亹不倦予問居山久何所述答以止作絶句紀玉笥之勝因得其一編其登山道中詩曰濺石韻寒泉依稀言語處回頭覺無人又上前溪去又山樵詩曰山樵竹裏居略彴纔堪渡落日澹平疇牛羊點寒莫語意蕭散皆此類非遠外聲利者不能也

康伯可予之題慧力寺松風亭六言云天涯芳草盡綠路傍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予嘗以語王德升德升曰造語固佳尚有病如芳草柳絮未經點化啼鳥一聲落花滿地幾乎犯重不如各更一字作煙草風絮幽鳥殘花則一詩無可議者

紹興中有於吳江長橋上題水調歌頭云平生太湖上來往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簑銀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鱠新鱸斟碧酒起悲歌太平生長不謂今日識兵戈欲捲三江雪浪静洗胡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波不題姓氏後其詞傳入禁中上命詢訪其人甚力秦丞相乃請降黃榜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隱者也自謂銀艾非吾事可見其泥塗軒冕之意秦丞相請招以黃榜非求之乃拒之也

張子韶廷對時欲論豎刁閒於齊而齊亂伊戾閒於宋而宋危等語諸璫在殿下者來竊覩之子韶捲卷正色謂曰方欲言諸君幸勿觀也皆慚恚而退

子韶又論劉豫事云彼劉豫者何為者耶素無勲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君親委身夷狄耳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聞諜得之傳以示豫豫大不平會其左右出其文令榜於汴京通衢召刺客欲刺子韶或人以告子韶未嘗為之動其事達上聽他日子韶陛對上語之曰劉豫榜卿姓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子襃嘉久之

羅欽若李東尹與胡邦衡同在學舍甚相得他日同就試欽若見邦衡試卷問曰此欲何為邦衡曰覓官也欽若因撫邦衡背指示卷中一諱字謂曰與汝一官邦衡改之是榜遂中選故邦衡有啓謝欽若具述與一官之語胡公既為侍從東尹亦仕至中大夫欽若止正郎嘗謂余曰頃在學舍偶乏僕供庖同舍不免自執烹飪邦衡能操刀東尹能和麫某無能但然火而已今之官職小大已定于此欽若名棐恭東尹名孝恭

世傳燒煉點化之術有乾汞死朱砂雌雄黃硫黃之法因麼為金銀誑誕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謂無此術余族祖少嘗好之挾是伎者日至卒不能得其傳資用以此而匱而好之未厭也一日遣一僕入城市水銀道遇一客亦舊嘗至其家者呼僕來前問其主翁之無恙且問所携何物對曰市水銀歸也客開壺撚少土投之笑遣僕曰為我謝主翁水銀若容易乾得無處看錢矣僕歸以告族祖憫然視壺中水銀則皆凝而為銀矣自是始悟不復留意

獨醒雜志卷第六

獨醒雜志卷第七

廬陵曾　敏行　達臣

南豐之曾曰鞏曰牟曰宰曰布曰肇章貢之曾曰弼曰懋曰班曰開曰幾皆以伯仲取科第致位通顯南豐之最著者子固子開而子宣遂登相位章貢之最著者叔夏天游若吉甫雖晚遇亦終次對此二族蓋甲於江西也泉南之曾自丞相魯公一傳而有樞密孝寬再傳而為秘監誠三傳而為今丞相懷又曾氏之最著者也按千姓編曾氏望出廬陵自孔門點參元西之後至漢纔有尚書郎偉一人耳而江西之曾居廬陵尤多散在諸邑若太和若安福若何原若松江若睦陵派別枝分不可盡紀予家在吉　自為一族六世之祖幼孤莫知族系之所自獨相傳以為自金陵而宜春而吉水而已江南龍兗章野史列傳曾氏有諱崇範者廬陵人獻書李唐遂家金陵李氏歸朝而其子乃以喪歸則知曾氏自金陵歸廬陵初非自金陵徙廬陵也予家有墳墓在贛之寧都縣與章貢之族通而自南豐來古者以為吉贛撫三郡本江西之一族亦未見譜牒莫可推尋然廬陵之族諱乾度者在本朝首舉進士終于卿監其諸族相繼登科無慮數十人視章貢南豐終無顯者睦陵之族如晦運幹諱彥明登宣和甲辰乙科與諸父相弟兄嘗言尚書之後歷及唐五六百年曾氏無聞人而本朝居相位登禁從者如是蓋本朝以火德興曾氏以火音合古雖附會未為無驗也

涪陵譙定字天授幼學釋氏伊川之貶涪也始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教以中庸諸書多有穎悟後伊川得歸天授送至洛中而返靖炎間兵戈擾攘天授尚無恙一日忽棄家隱于青城山莫知所終方士爲余言今或有見之山中者不知天授之年又幾何矣伊川嘗謂道家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山林間保形練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審如是則天授誠不死矣

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定客問知可曰汝平生何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爲醫者所誤今不及救水之養一也自東坡書而今年踰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門戶二也後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於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鄉無良醫其既長立因刻意方書期以活人建炎初眞州城中疫癘大作某不以貧賤家至戶到察脈觀色給藥付之其間有無歸者某與其於家親爲療治似有微功人頗相傳其人曰天政以此將命汝官及與汝子若父母則不可見矣因復取書一通示之知可略記其間語曰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臚唱六作五既覺異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紹興二年策進士第六陞作五乃在陳祖言樓材之間其年仍擧子始知夢中之言無不合知可名叔微眞州人有普濟本事方今行于世

祥符中汀人王捷有燒金之術因晉繪以見劉承珪承珪薦之王冀公遂得召見時人謂之王燒金捷能使人隨所思想一一有見人故惑之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與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罌中埋之野外狐見而欲食喙不得入饞涎流墮罌內漬入肉中乃取其肉曝爲脯末而置人飲食間又聞以狐涎和水頮面即照見頭目變爲異形今江鄉邪巫事魔者多有此術嘗有一人欲從之以水令頮面其人但頮其半頮處變爲異未頮處乃如初用知水中有異也

紹興九年虜人歸河南之地欲講和罷兵朝廷許之明年春藍公佐使虜回和議頗變朝廷遂命騎帥劉錡信叔爲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至順昌方與郡守陳規相見忽報虜師入寇已抵泰和縣警書遝至錡會諸將議曰吾軍方自遠來曾未蘇息而虜寇壓境策將安出諸將或欲迎戰或欲固守或欲順流而下錡伏兵於城下以待有餘騎渡潁河而來伏兵起襲之無一還者翌日虜將韓槿兩將軍兵至去城三十餘里而砦錡夜遣人襲擊明旦復與戰敗之殺傷千餘人虜復增兵來援直逼城下錡於城上以破敵弓射中虜將虜稍退乃以步兵邀擊復大敗之虜歸砦閉守錡復出精騎五百夜劫賊砦乘勝直至中軍殺其酋長死者不可勝數虜自此一夕嘗四五驚時方六月盛暑皆被甲不敢下馬得間諜謂求援於兀朮甚急或勸錡曰今已屢勝不如全師而歸錡不聽兀朮果自將兵至遣數騎直來索戰謂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箇日頭戰既合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策應錡出軍五千接戰自西而南轉戰四門往來馳逐自辰至戌虜師大敗退走歸砦不出聲言遣

砲架橋必欲破城越二日兀术乃引軍北歸獲降虜言其軍中自謂南侵十五年未嘗少衄惟和尚原以失地利敗于吳玠今又數敗於此他朝莫是外國借得兵來自後遂決意求和矣

岳公飛之破固石洞也賊砦據山之巔懸崖百仞登者躋攀而上不勝其勞官軍每登山賊輙憑高據險投刃轉石士卒皆重傷而卻公既至直入洞中與賊砦相對而營賊畏公威名堅守不復下山公一日令曰來日當破賊軍中不知所謂明日凌晨令諸軍陣于山下與賊砦相距甚近既成列公臨後登高以望之賊在上見官軍適近亦整頓以待戰其酋長乃一女子號廖小姑持刃叫呼曰今日官軍要破我砦除是飛來公聞其言顧左右曰飛即我也擊鼓進師鼓聲方合有衆先登公望其旗曰此前軍第三隊也當作奇功諸軍競進遂破賊砦生擒其酋以歸

紹興元帥皆果毅忠勇視古名將岳公飛獨後出而一時名聲幾冠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一可以當百余嘗訪其士卒以為勤惰必分功過有別故能得人心異時嘗見其提兵征贛之固石洞軍行之地秋毫無擾至今父老語其名輙感泣焉蓋其每駐軍必自從十數騎周遭廵歴惟恐有一不如紀律者時裨將楊貴怒一卒擅離隊伍遂斲而尸之卒尚未死飛見之問其故以為不應死顧左右求其生不可則絶之而解衣以殮焉召貴詰曰擅離隊伍罪未至是汝當以死償之貴皇懼不敢對諸將羅拜祈免乃已猶以掾章境上有逋逃者貴使招降焉不然復其罪貴後能致其人者始獲免

方臘之變經制使陳公亨伯館先君於幕府時洪尚書光弼以南京國子博士被檄主饋事因與定交先君與尚書同年同月生故極友善寇平論功先君補初官尚書還京秩後更兵戈音問寖疎先君既勤王而歸即掃軌朝市尚書亦以使事見執於絶域者累年而後歸卒莫能申叙先君每切悵歎

方臘家有漆林之饒時蘇杭置造作局歲下州縣徵漆千萬斤官吏科率無藝臘又為里胥縣令不許其雇募臘數被困辱因不勝其憤聚衆作亂先誘殺縣令兵吏無與抗者遂陷睦州江浙亡命相率從之衆至數十萬是時天下宴安久州縣士卒皆不習於兵望風奔潰臘聲勢益張復陷婺歙等州乃入錢唐觀燈飲福連日因遣人發掘蔡氏父祖墳墓露其骸骨加以唾罵王師既至相拒累月不能少挫其鋒後臘以食少人衆勢稍窘促遂獨從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不出童貫不能誅何乃命部將偽為朝廷招降者誘之以官既出則縶之父子皆擒送京師戮死於市餘黨遂平初臘之入杭也有太學生呂將者為之畫策以為不如直據金陵因傳檄蓋下東南郡縣收其租賦先立根本徐議攻取之計可以為百世之業若止於虜略城邑是乃盗爾臘不以為然曰吾家本中産無他意第州縣徵斂無度故起兵願

得賊臣而甘心耳先君嘗謂天下無叛民其或至於此
者必有所不得已也
童貫之討方臘也盡擻東南諸路兵凡數十萬貫獨總
之既累月無功朝廷頗加督責貫懼無以爲計乃出令
與賊戰而不能生擒者許斬首以獻亦議推賞輙歉者
抵罪諸軍自後每出戰或夜刼賊寨凡力所能加者皆
殺之以其首來貫即授賞不問其是賊與否也軍士因
大爲欺罔偶出遇往來人亦皆殺之因告其主將曰適
逢賊衆因與鬭敵遂斬其首主將縱知其非亦不敢言
陳公亨伯嘗見貫謂曰聞諸軍每戰多殺平民要須禁
止且治盜與治夷狄不同彼夷狄狀貌與中國大異故
可以級論功今平民與盜初無別軍士利於得賞何憚
而不殺平民乎貫不聽既而臘招降餘黨潰散軍士追
奔或入民居全家殺之以其首獻賞欲張大其功亦不
問也
靖康改元冬十一月金人渡河朝廷下詔應天下方鎮
郡縣各率師募衆勤王扞邊湖南帥郭公三益獨迎民
兵命縣宰各統所部犒勞甚厚時先君爲永州東安簿
零陵令丞不任事郡守戚以先君易之會有是舉守以
屬先君或勸曰邑固有令君獨何爲先君揮之曰此豈
臣子辭難之時即日治兵以行部署整肅一路莫能及
既至淮甸聞京城失守蔡亳有叛卒肆剽於道路兵至
是多引歸先君獨與二三公勤兵趨南京時光堯未即
尊位留守乃朱丞相勝非其時官吏多逃散朝班無幾

其表勸進乃築壇於州治儀門外東南隅上登壇受寶
北向痛哭班立者無不感泣越日乃命勤王師罷歸官
吏各推賞有差先君謂是行也勤勞有之功効則亡豈
忍受賞既以兵歸零陵尚餘犒賞銀千兩悉上送官自
舉兵至訖事文移數篋崎嶇兵火毀失殆盡僅存印曆
至勤王事止見之差出條耳
衣冠南渡劉發運寧止來自真州治所舟行至新淦適
遇虜騎一時行舟皆爲所焚發運僅以身脫顧無所歸
問之鄉之長者得外大父劉公儀仲徒步歸之外大父
因授館且爲收其散亡得一婢子衣橐三四吏卒十數
舟焚餘其底尚得錢數百千時方俶擾雖山谷間一日
亦四五驚卒有長吁於外者劉聞之詰曰天步方艱吾
身不敢自愛爾曹乃嗟怨耶立命斬之先君時留外氏
因與游處先君少爲治亂之學當崇觀間以策干當路
輙不受逮浙江盜作諸公方思碩畫由是勉出爲世用
而志已倦游矣劉一見先君以爲偉人語及零陵勤王
始末歎曰世不無義士顧勇於義如君者人所未知耳
後與俱趍章貢隆祐在所先君辭以父出遠歸不復去
親庭臨分謂先君曰觀君不樂仕進殆將隱矣後會無
期因以驗衆識別而去先君既不復出而劉後爲吏部
侍郎不久亦罷卒不復相聞
張孝純守太原虜人攻城甚力孝純遣蠟丸求救者凡
十有八朝廷初遣种師道往援師中兵敗于榆次復欲
命李公伯紀爲宣撫師師救之伯紀辭以不知兵朝廷

不許御史陳過庭率其屬陳公輔等言同李綱儒者不習軍旅若師出再衂則太原失守遺憂近甸禍實不測非計之善也疏亦不報既而解潛等果失利孝純以粮盡城陷虜人長驅而來無復後顧矣

胡文定公廷試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繼以其引經皆古義不用王氏說降爲第三人爲荊南教官與楊龜山中立交承遂相與講學及爲提學官與謝上蔡顯道從游亦厚崇觀間嘗爲太學官雖當時禁習元祐學術而公獨留意正蒙諸書與楊謝諸公通問不絕故紹興以來論伊洛之學者胡氏爲得其傳而公嘗自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嘗尊信之公名安國字康侯有春秋解武夷集行于世

劉尚書美中兄弟終鮮父大中極憐之大觀初貢于鄉將赴南宮試大中令一老僕從行至中塗尚書一夕忽暴病而死僕號救甚至越半日未蘇逆旅主人皆勸之具棺斂僕曰我主翁子五六人死亡殆盡今惟此爾若又死則是無天地也且我何面歸見主翁於是以席藉地寘尚書於上坐於其傍曰若是三日而不活則誠死矣越再夕尚書手足復動醫救數日疾平遂入京師次年中進士第

獨醒雜志卷第七

獨醒雜志卷第八

廬陵曾敏行達臣

歐公在政府日臺官以閨閫誣詆之公上章力乞辨明神宗手詔賜公曰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又詔曰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誣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出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塞卿直起視事如初毋恤前言又塗去塞字改作釋字宸翰今藏公家

董侍郎敦逸任于朝招一鄉人在太學者訓其諸子暇日課其習業不加進侍郎責之曰吾年二十八入學廿齋顯者凡幾載僅得一第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鄉人曰公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乃董侍郎兒其好學之心自不侔矣侍郎之父行第十其人故云

建炎三年偽四太子入金陵府官相率迎降獨通判廬陵楊公邦乂毅然不屈先自書其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以授其僕曰吾即死矣虜居數日其酋帥有張太師者置酒召公立庭下以紙書死活二字使示公曰無多言欲不降書死字下若歸于我書活字下公視事有傍執筆者即奪筆書死字下虜知其不可屈命引去又數日因公以見四太子公大罵不絕口虜怒甚殺之剖其腹取其心明年虜去州白其事于朝褒録死節初贈直祕閣繼又贈次對謚忠襄賜官田官其諸子

令立廟於金陵贈告云懦夫每生名不揚於沒世烈士砥節死有死於泰山汝稟性剛方值時艱危介胄之士望風而逮奔城郭之臣蒙耻以求活獨汝能明事君之義抗死節之忠誓不屈於酋而窮自甘於血刃口不絕詈言不忍聞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肆頒恩典庸慰忠魂粲然閣直之華昭哉廟食之榮併推寵秩以及遺孤非止往居之榮實是臣工之勸尚祈不昧知事此哉

歐陽全美名珣廬陵人登崇寧進士第靖康初全美調官京師時金人欲求三鎮全美行次開山以樂府寄其內曰鴈字成行角聲悲送無端又作長安夢青衫小帽這回來安仁兩鬢秋霜重孤館燈殘小樓鍾動馬蹄踏破前村凍平生牽繫為浮名名垂萬古知何用全美望京有詔許上封事論禦戎之策全美應詔陳利害時有九人同召對全美奏曰割地虜亦來不割亦來特遲速有間今日之策惟有戰耳時宰執有主棄地之議者不悅即除將作監丞使虜竟不復還朝廷錄其節而官其婿乃從兄叔謙也

叔謙為余言紹興十一年夏客臨安一日有客垢衣破笈若遠至者來同邸即一室閒之遂詣尚書省自言明日召見已而命之官後詢其人姓李名微邵武人是時尚書洪公留絕域得皇太后書遣道微以蠟丸致之上得書大喜謂侍臣曰朕不得皇太后安問且十五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微以官尚書公以使命見執於虜其間遭罹危辱者屢矣而能仗漢節誓死不變間關萬里遣致皇太后書以寬天子孝思可不謂忠乎

李忠愍公若水為大名府元城縣尉曰有村民持書一封公得書讀竟即火之詰其人何所從來對曰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往縣西逢着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而如夢中所見故不敢隱公以其事涉詭怪遂繫其人弗治因作絕句記之曰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空虛公初以書付火之時母妻子弟驚訝求觀弗獲獨見其末曰靖康禍有端公卒踐之之語其後二聖北狩公抗節虜營將死而口不絕罵則知天生忠義為神物者已預知其先矣

國家初與金人結好遣馬政自登州泛海而往歸朝廷復遣其子擴為使宣和末金人敗盟舉兵入寇擴尚以使事留虜後得脫歸未至太原而虜騎已長驅南下矣擴乃合使事說童貫願招集忠勇以遏賊鋒貫許之擴過真定時劉公韐為帥公以擴屢使于虜知虜之情偽心頗疑之遂留不遣一日擴潛遣一卒之保州為邏者所獲劉公益疑而未有所處也公之子子羽謂公曰馬擴首尾計議邊事不以虛實告朝廷遂使戎馬深入寇犯京師且復潛遣兵士馬保心腹不若聲其罪而誅之庶絕後患公以為然遂召擴立於庭下責其誤國令推出斬之擴時呼不服乃以赴付獄推治未幾劉公召還金人陷真定擴得免死

契丹爲金人攻擊窮蹙無計蕭后遣其臣韓昉來見宣
貫蔡攸于軍中願除歲幣復結和親且言女眞本遠小
部落貪婪無厭蠶食種類五六十國今若大遼不存則
必爲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貫與攸叱出之昉大
言于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存汝能欺國獨能欺
天耶昉去貫亦不以聞于朝遼既亡金人果背約
靖康初召种師道赴京師才入國門即日引見上殿淵
聖起迎之曰朕久望卿來何其遲也塗中跋涉不易師
道謝畢上賜坐問曰國步多艱戎虜深入卿何以禦之
師道曰兵事難預料容臣登城觀虜勢如何却得奏聞
但虜若在三十里外頓砦則難退如逼近則易耳明日
虜移寨二十里外師道因得於城上修飭備禦之具虜
屢進攻皆却遂結盟解圍而去師道其初所言蓋知有
間諜乃欲誤之爾虜人果中其計但禁庭密議不知何
從知也
朝廷之召种師道也使者促之項背相望師道老矣或
勸之弗行師道謂其子曰朝廷近來議論不一吾觀有
謀畫未必得用然世受國恩今而辭難天地且不容我
矣遂隨詔使日夜疾馳至闕下畫策以退虜人賴少安
虜兵北還師道請邀擊之李邦彥等不許師道謂何㮚
曰虜深入吾地止邀金帛而還彼非惟懼春深死傷士
馬蓋慮二鎭之議其後也吾觀虜寨未已今既不用吾
計吾不復然切料虜必再來要當先爲之備也朝廷不
聽其冬虜人果再犯京師

京師戒嚴虜寇發礮攻城甚力有獻策欲結索網以障
之其人歸自太原圍城中具見張孝純王禀等設此而
礮無所施朝廷反以爲迂不肯試一爲之蓋不知吳越
將孫玫守蘇州城嘗用此拒礮而淮南不能攻時號爲
孫百計也
崇寧四年中書奏行御筆時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
臺諫多有駁難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其或阻格則以
違制罪之自是中外事無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復敢
有異議者祖宗以來凡軍國大事三省樞密院議定面
奏畫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狀進入畫可始下中書造
命門下審讀或有未當中書則舍人封繳之門下則給
事封駁之尚書方得奉行猶恐未愜輿議則又許侍從
論思臺諫奏劾自御筆既行三省臺諫官無所舉職但
摘紙尾書姓名而已大觀中吳執中子推爲御史上言
乞遵祖宗成憲不許直牒差官及論輕賜予以盡邦用
損爵祿以市私恩等事蔡京以少保致仕何給事昌言
封駁麻制乞以罪狀宣布四方時人以爲盛事
何忠孺昌言新淦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一徽宗朝累遷
爲給事中張商英罷蔡京復用遂以散官出居閑十有
餘年物論歸之淵聖即位復召用除兵部侍郎太子詹
事未幾金虜再犯京師二聖北狩太子諸王宰執侍從
皆從而昌言逃匿太子宮溝中偶得不行張邦昌僭號
因更其名及隆祐垂簾始欲復舊而人言已不可掩恚
憤成疾而死

李仲謙大有新喻人靖康初為贛守京城被嚴即調贛卒勤王諸郡以承平之久士卒惰不知兵及當調發閒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觀者莫不竊笑惟贛卒獨勇銳器械亦精明仲謙號令整肅師行秋毫無犯人謂仲謙既知兵而贛卒亦閑習紀律度必可用及至京師亦無及矣仲謙紹興初嘗立朝即上書言兵事以為用兵當有機有權明於此而可以決勝光堯皇帝覽之大喜即降付中書時趙元鎮丞相當國一日奏事畢上謂丞相曰李大有書涉兵機故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取河東之策太祖裂其奏擲之於地及左右既退乃取其奏歸以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當用齊賢策太宗後平河東用齊賢為相二祖況幾先物朕當以為法觀聖語如此則將大用之矣未幾而歿終於檢正

紹興戊午冬奉使王倫與虜使來和欲天子拜僞詔國論未定朝士無敢言者胡邦衡銓時為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請羈留虜使斬主議者之首以謝天下語大憤直上怒其訐將擬官竄昭州時御史中丞鄭剛中諫議大夫李誼吏部尚書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向子諲禮部侍郎曾開張九成入對便坐引救甚力時丞相秦檜參政張進亦迫於公論請從臺諫侍從議謫廣州監鹽倉御史再以為言乃以為福州簽判云

胡邦衡自福唐貶新州王民瞻以詩送之有曰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又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民瞻安福人名庭珪登科嘗為茶陵將丞累年不調居鄉里以詩名家二詩既傳或以為訕由是亦坐謫辰州邦衡在新州偶有萬古嗟無盡千生笑有窮之句新守亦訐其詩云無盡指宰相蓋張天覺自號無盡居士有窮則古所謂有窮后羿也於是再遷儋耳其後邦衡還朝嘗以詩人為民瞻凡再召見初除國子監簿後除直敷文閣終于家

禪家合衆而不譁無怒而有制動事者不辭其勞居安者不愧其逸入其門升其堂整整截截動有條理明道先生嘗見其會食因歎以為得三代之禮樂吾人族姻並居同室未必如其衆多而不能若是之整肅者往往女子童稚實始之此禪家所以至於屏妻絕子也

盧文紀與崔協不平協子舉進士文紀謂知貢舉王延曰吾嘗舉子於朝今子歷士當求實効無取虛名昔越人善泅其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之對曰其父善泅其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謂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也明年選協子傾甲科人以為公舉異時公卿有以子孫魁天下者其父祖蓋蓋自謂善泅者也使延為主司吾知其與選頗者反矣

予嘗得登瀛圖本規模布置氣象曠雅每思創始者必非俗筆又有石本皆書名氏後有李丞相伯紀贊跋乃欽廟在東宮得閻立本此畫親為題識以賜詹事李詩二本絕不同嘗見鄭禹尚明所賦長句云閻公十八學士圖當時妙筆分錙銖惜哉名姓不題別但可以意推形摸十二匹馬一疋騮五士無馬應直廬五鞍施絨乃

蔡從長孫房杜王魏徒一人醉起小吏扶一人欠伸若捉張一人觀魏憑擱立一人運筆無乃廢掛下樂工鳴琵等八士環列捿四隅笑談散漫君飲微醺盃杯勺一物無坐中題筆清而雅似是李再閑論書其中一着道士服又一道士倚枯株三人傍樹各相語一人紫帶行拴徐後有一人豐而鬍獨吟芭蕉立踟躕一時登瀛客若此正觀治効真不誣書林我曾昔曳裾三召腕脫幾百儒雄文大筆亦何有餐錢但日糜公厨邦家治亂一無補正論出口遭非辜時危玉石一焚揚斐晝思古為嗟呼致其所序列意鄭必為畫本賦之然長孫王魏亦不在其中不知鄭詩何為及之耶按翰林盛事記開元中張燕公等十八人為集賢學士於東都含象亭圖寫其貌意二本必居其一而後人皆以為正觀學士耳

今人製陶硯惟武昌万道人所製以為極精余初未信也廬陵有劉生者自言傳万之法然最佳者不能十年輙敗至有三五年遂剥泐不可用者余頃曰歙歲有野人持一風字様求售易以斗米滌濯視之亦陶硯也其底有万字篆文意其為万所製用之今餘三十年受墨如初雖高要歙溪之佳石不是過也聞武昌今尚有製者乃万之後

里中士人胡卓明父祖好棊挾此藝者日至其母夜臥忽驚起問其故云夢吞一枯棊也初意日所嘗見是以形於夢寐已而生卓明年至七八歲厥祖與客對奕而敗卓明忽從傍指曰公公誤此一着耳其祖敗而不平怒謂曰小子知何推爲付之卓明布數着果勝厥祖大驚因與對棊其布置初若無法度既合則皆是數日間遂能與厥祖為敵迨十餘歲遂以棊名四方之挾藝者纔爭先耳往歲有客以棊求見朋友因共招卓明與較之卓明連勝客曰胡秀才野戰自得而棊以教習不離規模是以不勝

凡學書當先學偏旁上下左右與其近似者皆不相遠熟一偏旁則數十字易作矣凡作字宜和墨調筆使毫墨和受燥潤適宜厚薄則藏鋒紙平身正腕定指固則結字有準矣

廬山王元甫有詩名隱居山中不與士大夫相接東坡自嶺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欲求見之元甫辭曰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不用復從竄貶者為我謝之東坡歎賞而退

劉尚書美中嘗夜夢與一方士談禪往復辯論宗乘中事忽詰美中因問之曰仙家亦談佛耶方士曰仙佛雖二理豈有二哉美中既悟頗異其事遂紀之以詩云北風吹雲蔽天宇蕙帳寒生月當戶頽然就枕聽思濃夢魂悠悠迷處所仙君勝士肯見臨促席從容歘語自言本事清㝠君學佛求仙兩無阻雲軿白日降瑤空天衣飄飄乾輕舉方諸宮深雲海闊金碧樓房隅煙雨與君粃有香火緣聊復東來相勞苦方存貨閑還無期君住世間須善為塵勞足厭何足厭等是實相夫何疑前身似是塵外人謫為世緣縻此身重聞妙語發深省若

吏雖塵佛亦塵方平羽節何時來道宮佛殿隨塵埃未
須苦說揚塵事東海波聲政似雷美中以為詩中皆紀
其問答之語故盡錄之

董體仁之祖名辰生前嘗自卜地以為壽藏既死而其
子易之將葬扶護適過其地柩忽重不可舉子始驚異
因欲就葬掘地丈餘忽遇大石其上有辰字乃其名也
人益信其不偶

獨醒雜志卷第八

十一

獨醒雜志卷第九

廬陵曾敏行達臣

建炎末呂丞相頤浩以勤王復辟之功進登相位嘗在
中書怒一堂吏命去其巾情吏對祖宗以來宰相無去
堂吏巾幘法公曰去堂吏巾幘當自我始吏不能對

苗劉之變張魏公自平江興兵討賊二人懼甚朱丞相
勝非因說之曰兵至則不必戰戰而不勝則汝危矣不
若先次復辟以贖罪故魏公兵及境而復辟初魏公之
起兵也先遣士人馮轓入秦因以好詞諭二人欲款其
謀轓與二人之幕客馬柔吉相善因令宿於柔吉之所
以覘軍情轓至而事略定勝非因奏補轓京官除郎中
其後乃謂人曰轓蜀人德遠遣之來不過欲成就之耳
似未知魏公之意也

紹興講解既成上自執政大臣下至臺諫侍從以為非
是者稍稍引去於是發願位據要途者皆阿附時宰以
為悅外之監司郡守亦傾陷正人以希進流人逐客之
落南者其迹益危潮守則劾奏趙丞相湖南帥則陷中
張魏公皆耳則聊昵李大參春陵則誣治王振寀其他
紛紛者不可勝數

蔡元長為相日置講議司官吏數百人俸給優異費用
不貲一日集僚屬會議因留飲命作蟹黃饅頭飲罷吏
略計其費饅頭一味為錢一千三百餘緡又嘗有客集
其家酒酣京顧庫吏曰取江西官員所送鹹豉來吏以
十餅進客分食之乃黃雀肫也元長問尚有幾何吏對

二

以猶餘八十有奇
龍德宮出幸童貫自太原竄歸時廷議欲請淵聖親征
命貫留守貫聞之心不自安乃將勝捷軍三千餘人追
從龍德之駕繼而朝廷論貫不告而逃及前禍罪惡請
誅之而貫在外領兵以扈從為名恐復生事遂詔聶山
為江淮發運使密圖其事山既陛辭將出國門左丞李
綱言於上曰貫之罪惡雖已著明然今在上皇左右投
鼠不可不忌器若欲誅作明出一詔書足矣何用詭秘
如此上深然之遂貶貫池陽繼有嶺南之命
范公宗尹廷對訐直人所難言紹興以來鄙夫賤隸猶
能誦之淵聖在東宮時知其名及即位遂以兵部侍郎
召宗尹既立朝首論崇寧以來上下欺罔復論蔡京童
貫朱勔等罪惡物理大猝及虜人犯闕耿南仲主和議
宗尹力附其說時廷臣有進言虜不可和者宗尹在殿
上厲聲叱曰朝廷大議已定小臣不得有異論議者始
非之建炎中宗尹以盛年執政裂江北之地或五七郡
或三四郡使數大將鎮撫之又於沿江易置帥藩創立
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何雖池
州僻陋小郡亦置江東大帥其後李成以蘄黃舒光四
州叛乃鎮撫之人也
余居之西背驛道有地曰金牛驛蓋古之郵亭也驛旁
有長沙王墓遠望如丘阜故老相傳曰此漢長沙王墓
也長沙王在漢固多特未知其為誰余游賴聞有金精
山者始因吳芮將兵征南越尉陀聞此山有美女鑿石

求之遂通山路或者吳芮嘗至江西而史不及也此墓
恐芮軍所瘞爾建炎叛卒嘗發之鑿地尋丈見石槨皆
錮以鐵卒不能啓其下有飲酒胡地窪以深可坐百人
俗傳為真時戍池若非軍旅中恐不能如是也
北苑産茶有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分內外園江南
李氏初置使未朝丁晉公行漕事始製龍鳳團以進然
歲不過四十餅慶曆中蔡端明為漕復有增益元豐中
神宗有旨遣密雲龍其品又高於小龍團今歲貢三等
十有二綱四萬九千餘銙
魏之鄴都尉廳後舊有漳嬰廟臨其池上廟毀往往毀
甓墮池中歲年不可計矣因刀鑷工取半瓦為礪石人
見而異之遂求其瓦為硯於是有漳瓦之名求者既多
令匠得全瓦好事者以銅雀瓦不復有亦漫蓄之
南方俗尚蠱毒咀呪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殺人
而不中者或至自斃往有客游南中暑行憩林下見一
青蛇長二尺許戲以杖擊之蛇即逝去客旋覺體中不
佳夜宿於逆旅主人怪問曰君何從有毒氣在面也客
惘然不能對主人曰試語今日所見客告之故主人曰
是所謂報冤蛇人有觸之不遠百里躡跡而至必噬人
之心乃已此蛇今夕當至客懼求救主人許諾即出龕
中所供一竹筒祝之以授客曰不必省第實枕旁通夕
張燈戶寢以俟聞聲即啓之客如戒夜分有聲在屋瓦
間俄有物墮几上筒中亦窣窣響應啓之乃蜈蚣長尺
許盤跚而出遶客之身三匝徑至几上有頃復歸筒中

客即覺體力醒然遽旦視之則前所見蛇覺焉客始信
主人之不妄重謝而去又一客亦以莫夜投宿舍翁與
其子聘睨客所携客疑之乃物色翁所為覘見其父子
出獼猴繪像禱之甚謹乃戒僕終夕不寐仗劍以伺戶
乃有推戶而入者耶一獼猴人身而長揮劍逐之逡巡
失去有頃聞哭聲則舍翁之子死矣

陳忠肅公居南康日一夕忽夢中得六言絕句云靜坐
一川煙雨未辨雷音起處夜深風作輕寒清曉月明歸
去既覺語其子弟且令記之次年從居山陽見曆日於
壁間忽點頭曰此其時矣以筆點清明日曰是日佳也
人莫知何謂乃以其年清明日卒

劉寬夫偶丞相沆之孫也崇觀中為次對靖炎間廢黜
嘗得旨叙復祕閣修撰臣僚論列以為其所歷差遣則
為大晟府按協聲律及提舉道籙院管幹文字其所轉
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籙院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
其所賜帶則因撰祥應記其所被譴則以臣僚論其交
結附會寬夫由是終身不復職名

宣和甲辰廷試進士以氣數為問周表卿執其素正此
學對策極該博自謂當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從貂璫
假蓍布筭而後答問表卿驚曰果爾吾當少避之矣然
亦不在他人下也翌日臚唱元用居第一表卿次之

泗州浮屠下有僧伽像徽宗時改僧為德士僧皆頂冠
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於像上忽天地晦冥風雨驟至
冠裂為兩飛墮於門外舉城驚怖莫知所為守遽詣拜
曰僧伽有神吾不敢強遂止

徽宗時邊事大興程鄰於兩廣置隆兗二州又置大觀
州湖北又置靖州建官分職與內地等費不可勝計靖
州初無賦入歲於湖廣撥錢七八萬以養官兵有損無
益紹興中朱子發內翰嘗奏欲廢罷一縣以禦邊徼上
頗許之且曰前朝開拓土疆似此等處尤為無益首議
之臣深為可罪既而事亦寢而不行鄉人李秀實嘗守
是郡為余言州雖無益於朝廷然亦駐重兵非假之事
權則不足以鎮撫偽併歸辰沅一州而置軍使則亦足
矣

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為瓊花宣和間起花石
綱因取至御苑不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
是殆風氣土地使然抑果有神司之耶

東安一士人善畫作鼠一軸獻之邑令令初不知愛謾
懸于壁旦而過之軸必墮地屢懸屢墮令怪之黎明物
色軸在地而猫蹲其傍逮舉軸則跟蹤逐之以試群猫
莫不然者於是始知其畫為逼真其作八景圖亦殊有
幽致如洞庭秋月則不見月江天暮雪則不見雪第狀
其清朗苦寒之態耳若瀟湘夜雨尤難形容嘗畫者至
作行人張蓋以別之渠但作漁舟吹火於葦渡以火明
於霧有見則苑亭右岸連檣在步耳瀟湘舊有故人亭
往來艤舟其下故藉此以見也米元章謂八景圖為宋
迪得意之筆意其如此

古水玄潭觀臨大江上江中有旋渦相傳云有舟沒於

此父而不見蹤跡乃出於豫章吳城山下以為江有别道由旋渦而入晉時有蛟為害嘗出没渦中許旌陽捕逐至其處旁有巨石裂而為二其痕如削云是旌陽試劍石且云旌陽鑄鐵竹盖覆渦上令水泛時其渦乃見

大觀四年張天覺商英為相蔡元長致仕時忽有偽詔傳布天下其間謂元長公行狡詐行跡諂諛復云今後州縣有蔡京蹤跡盡皆削除有蔡京朋黨悉皆貶削陳州守臣以聞朝廷詔諸路以五百千為賞捕捉造者其罪不以赦原竟不能獲

張懷素吳儲吳侔等謀反事覺中外搢紳多與交結而蔡元度與儲侔之父安詩為僚婿故元長父子與懷素書問往來尤密懼其根株牽連罪且相及遂諷中丞余深知開封府林攄曰若能使不見累他日當有以報深等會其意盡日索中外所與懷素儲侔往來書札置案上問獄吏曰此何文也對曰與懷素等交通之書也深詬曰懷素等罪狀明白人與往來書問不過通寒暄耳豈盡從之反耶存之徒增案牘令悉焚之事遂不及蔡氏因之而幸免者甚衆未幾攄遷中書侍郎深左丞

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謡曰殺了穜蒿割了菜喫了羔兒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二人及執中也

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為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因内宴為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于五六其人皷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柰何上為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廪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為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躄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躄音璧切[illegible]也

童貫嶺南云者謂貫嘗内不宜置之遠地且其誤國之罪當正典刑淵聖以為然乃命監察御史張澂乘驛斬之既出國門復得御札二字速斬全即晝夜兼行追至南安驛舍斬之函首京師梟于東市

邵武人黄南強守應南與先君俱調官都下傾蓋定交時仲兄侍側應南與先君齊年一日謂先君曰初意二君為兄弟不敢以為父子也君有子如此而吾方娶不已晚乎先君後數年弃諸孤又十餘年而應南來守廬陵求訪先君則宰木已拱矣應南晚得子而康強壽考及見其成人因知人患無壽不患無子也應南嘗官持廉所至見稱云

車戰之法既不盡傳於後世兵車之制亦不復見於南方在春秋時申公巫臣奔吳教之乘車教之射御則江之南亦可用矣江鄉有一等車隻輪兩臂以一人推之隨所欲運別以竹為部載兩旁束之以繩纔能勝三人之力登高度險亦覺穩捷雖羊腸之路可行余謂兵家可倣其制而造之行以運糧止以衛陣戰以拒馬若鑿池築城非倉卒可辦得此車周遭連比則人馬皆不能越或進或退惟我所用欲名之曰活城

抑公度云不以氣海熱生物煖冷物時號善養生者余畏時數蹈之未知悔也年踰五十老形具見因誦少陵詩云衰年關膈冷味暖併無憂特書坐間以自警

三孔之先本田家翁嘗步行入巖谷間少憩覺和氣燠然心甚愛之已而忘歸迨暮家人尋至其地問故翁曰我覺此山中氣暖與他處異若我死當葬於此踰年而沒其家從其言後遂生司封君再世而生經甫伯仲其地今在新淦縣之西岡

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靜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占一歲之所為通塞新喻李仲謙為舉子時是夕行於溪上見漁者炬火捕魚其一連呼曰裹大有衆大有仲謙聞而異之其年秋試更名大有遂中選

劉殿院次莊長沙人自幼喜書嘗寓於新淦所居民屋牆壁窗戶題寫殆遍臨江郡庠有法帖十卷釋以小楷他法帖之所無也所善毛公弼何君表皆里中先達兩家碑誌多其所書者

獨醒雜志卷第九

獨醒雜志卷第十

廬陵曾敏行達臣

近年大魁多秀年本行間趙汝愚皆生於庚申鄭僑黃定皆生於癸丑王佐蕭國梁皆生於丙午沈晦李易皆生於甲子推而上之呂蒙正馮京皆生於甲寅蔡薿何昌言皆生於丁未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整皆生於庚午所傳其生庚者如此意其他尚有之

汪聖錫本名洋集英臚唱賜第御筆更名應辰或謂取王拱辰十八歲作大魁之義

贛之龍南安遠嵐瘴其於嶺外龍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寧頭亭自縣而北逹此地則瘴霧解而人向安矣歐公記至喜亭以為道岷江之險者至亭下而獲喜皆謂入其地者垂於死亡出境乃免也

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涇原經畧招討使种公師道為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王稟楊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徑赴本司師道既至高陽見宣撫使童貫問出師之由因極論其不可曰前議者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恐不可以輕舉苟失便利誰執其咎貫曰都統不用多言貫來時面奉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當簞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今特藉公威名以壓衆望耳遂作黃旗大書聖語立於軍中以誓衆督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過界

河師道未濟已有北人來迎敵我師旣不敢與之交兵惟整陣避之而已揚可世與麾下皆重傷士卒死者甚衆復還界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違背誓書師出何名師道遣其屬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人陳乞事答之衆譁然曰安得此事遂濟我軍箭發如雨師道於是遣康隨詣宣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爲乃令移兵暫回北人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雨士卒驚走自此蹂踐兵甲塡滿山谷知眞定府沈積中以其事聞于朝上怒甚遂罷師道兵柄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師道上表稱謝云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垂盡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有託危涕自零伏念臣四海名家南山舊族讀彤囊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意功名以傳門戶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塗綫帶輕裘自愧以儒而爲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而得侯屬興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策衆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就擒而臣智昧乘時才非應變筋力疲於衰殘之後聰明耗於昏瞀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閼功之實何止敗于國事蓋有玷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旣耄之刑俾上節旄亟歸田里乾坤施大螻蟻命輕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神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夷狄之大方容臣臨敵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嘗收可錄之微勞許免竄投獲安閑散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擢白髮以數衍悉婢閑形旣已乖於素望灞陵射獵將遂畢於餘生

岳公飛微時嘗於長安道中遇一相者曰舒翁飛時貧甚翁熟視之曰子異日當貴顯總重兵然死非其命飛曰何謂也翁曰第識之子豬精也豬碩大而必受害子貴顯則睥睨者衆矣飛靖炎間起偏裨爲大將位至三孤竟爲讒邪所害

建炎初里中有狂者自稱爲毛道人往來諸大姓家人不以爲異一日江漲不解衣而涉未登岸人疑其溺旣濟衣裾皆不濡人始異之嘗館于馬田胡氏夜半忽舉火焚其門主人驚救毛升屋大笑衆怒以戈逐之不見所在有頃乃聞其聲在米斛中欲啓鑰毆之賴救獲免明早遂顧之他於其門上書字曰胡某九十其人未幾而卒毛莫知所終王笥實錄以爲隱於山中云

路眞官爲兒童時有一道人謂曰能辨二十千來用當授子以一術路信之然尚爲兒童累時營求然後能具道人者持錢去數日邀路往一空迥閑屋中有油與蜜數甕令食之久而後盡大瀉血纖幾死乃刻符印及授以文書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則盡擧其符印文書藏去尋又得之父意其竊取詰責曰對曰非竊也不知又何從來耳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書有頃符印文書復具父乃知其有異不復禁其所爲路能作太陽丹置茶餅麪顆粒於掌望太陽嘘呵採而成丹其色微紅以授病者服之良愈禀觀間有宮婢病狂邪如有所憑召路入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譁曰不曾帶得廂王家藥料來耳蓋京師廂王家賣臙脂也路曰適被召迫促

而來神氣不定故丹不成乞賜盥漱再造有旨賜之已而丹成以投病者下嚥而愈路之捕治鬼物其術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孫嘗為人言其得術之初如此

里中有富家翁喜啖鼈其家厮役爭求供之一日有莊氓餽巨鼈翁喜亟付諸庖庖人解其甲則見肉理盤旋與常鼈殊不類亟以告翁呼餽者詰之對曰前三日過溪上見一蛇於草間吐吞涎沫蜷縮不動後再過之不復見蛇而鼈殆蛇之變爾新甲雖鼈而身尚蛇也翁自是不復食鼈又道士傳得一言兒時捕魚溪中嘗獲一鰍而尾有二足細視之則老蟇也由是知老蟇亦能變而為魚今思老蟇與鰍魚之形亦相肖世言常蛇化為龍不知亦有化鼈者經云雀化為蛤而不知蟇或變為魚也

禪僧問話語幾於俳嘗記一禪寺每主僧開堂輒為一伶官所窘後遇易僧必先致賂乃始委折聽服蓋傍觀者以其人之應酬卜主僧之能否也他日又易僧左右復以為請僧曰是何能為至則語我明日果來僧望見之遽曰衣冠濟濟儀貌鏘鏘彼何人斯其人已恥為僧發其故習乃袖出一白石問曰請獻藥石僧應曰吾年老矣齒牙動搖不能進是煩賢細抹將來觀者大笑其人愧服又一僧本屠家子既為僧頗以禪學自負客欲折之伺其升堂數其徒往問曰賣肉牀頭也有禪其僧就答云精底斫二斤來問者初未投教下句倉卒無言乃笑謂僧曰汝欲喫耶聞者絕倒

舍法之後諸州解額多未復其舊廬陵解六十八名至紹興癸酉其數亦未足時鄭少卿作肅為守既拆號書榜畢謂諸考官曰解額未盡復諸公尚有試卷可取者否曰有遂令再取一名以足其數諸試官因將所留卷擇之添取一名乃劉廷雋廷雋遂擢第

維揚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制作精妙得名龍德幸維揚時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璫環視之歎賞曰京師無此制作有一僧從旁厲聲曰何不取充花石綱衆愕然龍德尋聞之遂罷幸

朱勔本一巨商與其父殺人抵罪以賄得免死因遁跡入京師交結童蔡援引得官以至通顯欲假事歸以報復仇怨先搜奇石異卉以獻探知上意因說曰東南富有此物可訪求受旨而出即以御前供奉為名多破官舟強占民船往來商販於淮浙間凡官吏居民舊有睚眦之怨者無不生事害之或以藏匿花石破家越州有一大姓家有數石勔求之不得即遣兵卒徹其屋廬而取之惠山有栢數株在人家墳墓畔勔令掘之欲盡其根遂及棺槨若是之類不可勝數故陳朝老以謂東南之人欲食其肉

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啗飯試為我言米從何處出其一人遽對曰從臼子裏出京大笑其一從旁應曰不是我見在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陳忠肅公在宣政間嘗大書杜少陵哀江頭一詩人莫

有知其意者蓋公明於數學遂知國家靖康之變而不
欲言之爾
初王履道安中初學東坡書後仕於崇觀宣政間頗更
少習南渡以來復還其舊嘗見其晚年所書眞得東坡
筆法者
東湖先生嘗會棋於湖山堂食罷假息俄起疾言曰予
作詩數十年矣適於牀頭得少陵集試閱之忽有所見
元來詩當如此作遂有不知何處雨已覺此間涼之句
自是落筆皆平易自然之妙人不能學
少陵古詩有歌行吟歎之異名每與能詩者求其別說
未嘗舉然當於心也嘗觀宋書樂志以為詩之流有八
曰行曰引曰歌曰謡曰吟曰詠曰怨曰歎少陵其必有
所祖述矣世豈無能必之者恨余之未遇也
舊聞京師一知數者將死謂其妻與子曰我死之後汝
母子必大窮困無以自活然無輕鬻此屋某年某月某
日雨作可候于門有避雨者至可迎拜之求哀當有所
濟其人既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貨其居者屢矣念其
父死時之言遂延及期亦既雨作母子候門有客亦至
如所教迎拜懇祈之其人始不答其請徐詰其所以具
道父言乃笑謂曰汝父之術亦異矣指示其東廂下俾
劚地求之得銀數百兩惜不傳二人之姓氏也
秦丞相與程參政汝文同在政府一日於都堂議事不
合秦操樂叱程曰狂生程亦應聲罵曰蜀泉二公大不
相能程怒一堂吏而奏乞究治其不法秦欲以此逐之
遂前奏曰程某擅以私意治吏事傷國體不可施行程
因力陳其故且乞罷政退復上疏以為秦檜私植黨與
讒害善良臣若不早乞回避必為眈睚中傷疏猶留中
而臺章遽言程與宰相不協因防秋託事求去汝文遂
罷政依舊致仕
里諺有張果老撐鐵船之語以為難遇不復可見也鄉
人楊元鼎為舉子時嘗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除是撞
著張果老撐鐵船元鼎心甚疑之紹興初以鄉舉就吉
州類試一禪剎為試院元鼎試畢忽回顧壁間有畫一
老人撐船旁題云此是張果老撐鐵船處元鼎喜以為
符夢中之言牓揭吉州之士中者六七人元鼎預其一
元鼎名邁
黃體仁參政少時鄉舉對策其篇首曰聖人序卦噬嗑
之後繼之以賁習坎之後繼之以離噬嗑者有物為間
之象也習坎者乘時履險之象也為我之間者不可
以不去既已去矣用文之時也故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為我之險者不可以不除既已除矣用明之
時也故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說云
云後遂為舉首晚年就乙丑特奏名廷試復用其說策
入四等補文學出官繼被薦與復試禮部合格廷試仍
以此說為對時聖策以漢光武為問體仁中其說曰光
武取諸新室則去間除險之時也又恢一代之規模則
觀文重明之時也遂為天下第一後數年登朝籍兼崇
政殿說書講易卦偶至噬嗑體仁仍用去間觀文之說

其擁上意秦丞相又器重之自御史一再遷遂參知政
事

廬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析閱不能歸偶知舊以舡
舟浮海邀彭與俱彭適有數十錢謾以市石蜜發舟彌
日不憩島嶼舟人冒暑多酌水以飲彭將發奩出蜜
遍授飲水者忽有舉丁十數躍出海波間引手若有求
彭謾以蜜寘其掌皆欣然舐之探懷出珠貝爲答彭因
出蜜縱啗群猿屬厭報謝不一得珠貝盈手又其氏忘
其姓亦隨舡舟至番部偶攜陶瓷大雞提孩之翫皆小
兒戲具者登市群兒爭買一兒出珠相與貿易色徑與
常珠不類亦謾取之初不知其珍也舡既歸忽然風霧
晝晦雷霆轟吼波濤洶湧覆溺之變在頃刻主船者曰
吾老於遵海未嘗遇此變是必同舟有異物宜速畀以
厭之相與詰其所有往往皆常物某氏曰吾昨珠差異
其或是也急啟篋視之光彩眩目投之於波間隱隱見
虬龍攫拏以去須臾變息暨舡至止主者諭其衆曰某
氏若秘所藏吾曹皆葬魚腹矣更生之恩不可忘各客
捐所攜以謝之於是舡之凡貨皆獲焉

獨醒雜志卷第十

附録

浮雲居士曾公行狀

居士姓曾氏諱敏行字達臣其先自金陵遷袁之宜春
又自宜春遷吉之吉水由是世爲吉水人曾祖孝先字
純臣祖君彥字仲求皆博學通經爲鄉里儒先方熙寧
之學盛行父子獨守古義不爲變故試藝輒不偶父光
庭守南鄉仕爲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居士零陵之
季子也自幼志氣不羣父命以事一意奉承守不可奪
靖康之難零陵率民兵勤王時天下久無事創見金革
人情危懼送車及郊者或泣數行下居士才九歲初若
慘惻已乃勸行曰願自力毋憂家零陵慨然撫之曰惜
汝尚幼加以數年當與俱矣既長日嗜經史善持論與
諸兄馳騁上下嘗以爲賈誼非有愛君之心故痛其竄
逐至捐生以泄憤鄧禹銳進而退速故秉勝獨克而不
免損威於栒邑光武用人曾不能容一眚有慨於秦穆
公之於孟明其言皆反復激切有補於世年二十遇疾
廢舉子業數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東坡此詩似
爲余發也於是博觀羣書上自朝廷典章下至稗官雜
家里談巷議無不記覽訪收法書名畫多所訂正字畫
祖米元章人謂得其筆法又倣章伯益飛跋墨戲亦曲
盡其妙頗喜陰陽五行推測吉凶之說如郭景純李常
容所論著研深充精假日縱談逆定時人窮通得喪皆
如其言零陵殁居喪過毀丘壠百役以身任之極其勞
瘁妣劉氏太孺人年踰九十奉侍唯謹非甚不得已不

輒去左右居鄉里尚義好賢揚善而疾惡赴人之急甚己之私飢者救粟寒者歸纊客無以家者為之室廬死而不收者櫬焉歸之其齊家接物大要本之以恪勤而行之以公恕凡所經理整整有法性不能飲酒然客至必命觴笑語移日不倦尤善料事情有請問質疑者必為處其成敗可否人皆信服不事造請稀軌城市者十有餘年仲子為贑曹掾他日樂峽山章水之勝命舟遊焉東平梁公安夫以使事拜節是邦聞居士之風將束見之即日引去竟莫識其面嘗經行江湖間崇臺甲觀土木之巧隨所觀覽規模曲折皆會於心每欲事營繕以寫胸中之成規顧未得其地晚乃卜築於龍溪之上面山為閣因坡為圃物色位置氣象清曠朞月而成其標格瀟落長於計畫即小可以觀大類如此訓諸子甚嚴擇師授經館于別墅不以家事嬰其心日加課飭故其問業益專雖少者亦亹亹嚮於成就鄉人慕傚焉前言往行多所記錄有獨醒雜識十卷又嘗患世之醫者高自許可好奇以瞀人因取古法湯劑已嘗試之者述應驗方三卷居士氣質剛方識趣超邁紹興己卯憂游鄉邑新淦之玉笥山竊而言曰是山多幽致晉梁諸君子隱焉吾生不得從之游死其葬於此庶乎公叔文子之瑕丘也淳熙二年歲乙未十月二十九日與族姻燕飲歡如平時逮暮夜召諸子曰余知命丈矣脩短亦命也今且死屏醫却藥呼紙筆書二十餘言囑諸子以力學他無及焉投筆即寢翛然而逝享年五十有八聞居士之死者齋咨涕洟惜其不永也娶謝氏婉淑專靜內治有相子男七人三畏鄉貢進士三聘從政郎隆興府府學教授三覲三變三接三異三英皆舉進士女一人適將仕郎劉涵曾孫男三人宏基宏濟宏謙女五人諸孤卜以明年十二月壬申朔葬居士于玉笥山之趾南坑之原如其素志初居士自號曰浮雲年既四十闢所居廳事之北隅為獨醒齋又號曰獨醒道人既而築堂於故圃之東名曰歸愚又號曰歸愚老人蓋三易其號所見益高觀其談笑死生之際真有過人者矣乾道龍飛仁遠以武學官侍殿廬觀策進士三聘以是歲擢第知居士之有子後四年同僚於贑獲拜居士於堂上奉從容焉今聞窀穸哀莫能予乃述其行事俾乞銘於大手直筆以著不朽謹狀

淳熙三年十月　日奉議郎權發遣濠州軍州

主管學事樊仁遠謹狀

浮雲居士曾逵臣哀詞　并引

端明殿學士廬陵郡侯胡銓撰無隸

予聞龍溪浮雲居士曾逵臣義方之訓舊矣恨不識面淳熙戊戌其子新西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三聘以濠守樊侯仁遠狀乞相挽之詞扶服拜且泣甚哀予然後知君之有子且信義方之訓爲不誣也余爲國子祭酒時朔望必詣武學閱諸生藝樊侯時爲武學諭其言不苟紀君行實于鄉評有攷焉是宜詩以哭之君諱敏行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光庭之季子也其詞曰

螺川之南青原之山疊嶂摩空章貢之水繚其下其北玉笥插天清江犇沄高深相形彫瀟灑以故螺川之秀民多嗜學而逸民抗志有過人者蹇蹇府君濬德浴蘭而舉世知者蓋寡自幼不羣幹父之蠱守不假靖康之變零陵糾民兵勤王送行者或悲嗟君纔九齡慨然氣前馬既長喜持論與諸兄馳騁相上下嘗以長沙寘臣心非愛君徒傷己見逐至捐生以泄憤有如洛陽之賈又謂鄧禹銳進乘勝獨克而不免挫衂於栒邑非晉軍之整暇至云漢光不能容一青視泰穆之於孟明爲有愧也其言反復深切殊有激於世之瘖瘂弱冠得疾棄場屋喟然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坡老此言眞得我心之寫居零陵之喪一溢過毀豈特　鷄不納徒爲苟且母夫人年踰九十雞鳴問寢無食息親闈之捨初自號浮雲居士蓋慕昔人黜浮而崇雅又易其號曰獨醒將友靈均於沅湘之野晚復號曰歸愚鄙移山之士

並凡三易其稱所見益遠矣不享壽康之報臨風增歔不可致詰於造化之治

姓字書曾氏望廬陵本朝大江以南清源南豐兩族皆出宰執侍從嘗通譜系其後贛之寧都則叔夏尚書天猷吉甫侍郎兄弟繼爲禁路之英惟廬陵一族文獻相承登科無慮數十人而未及三郡之顯今浮雲居士達臣有博古通今之學偶遺於科舉有知幾應變之才不白於功名緒餘著書追跡前輩向使盡發胷中之所蘊其成就宜如何哉是生諸子才學俱茂或仕於小官或貢名天府而仲氏無逸策第太常典中秘書爲尚書郎群從孜孜爲善方競爽迭興而未艾視前三家何患不及特時有先後爾况猶子無玷嘗以奉使朔方假大兩制歸而勸講修法備曆寵章晏固爲之兆矣姑少徐之

慶元丁巳冬至日周必大子充書

詩頃寓曾氏槐堂者七年積臣時已出仕正臣亦欲用世唯達臣自少遇疾盡捐世事心閑意適多所見聞前言往行記錄甚備文菜盈篋平日不苟以示人間或與之議論則上下古今具有本末詩每思其言一一不可忘淳熙己亥秋過其諸子龍城新居三聘謂詩欲編集以傳時已有次第今獨醒雜志是也比者三畏携本相訪者幾三聘又封以爲寄覽之悵然追念疇昔所載天筍山則其家可望而見飊御在玉笥之傍王嶺爲彭玕舊寨詩皆嘗同遊焉黃鋼劒者縣守陸子揖亦嘗以一見遺不知黃鋼之名爲何因達臣之言乃得之至如欲倣古車戰之法爲活城設網可以禦礮以漢二科處將恩之類又皆有用之學可以推行於世獨恨達臣常談宣和靖康事尤詳皆親得於故老而志或不載豈有所避而未傳乎所稱民師乃詩曾伯祖也毛應佺并其子洵　子君卿蓋里之先達劉中叟劉偉明兩公江湖名儒也中叟之清古偉明之奇削自見一世豪而人乃罕知惟志中具之詩亦因此遍尋兩公事迹欲續達臣之意庶使不泯三聘以書來請題其後因思從游四十年前回首如夢念往興懷悲不能已姑略述昔所聞於達臣者授其諸子以見交友之義云紹興六年五月朔太平興國敬吏謝詩書

余比肯成均曾無逸爲寮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者與少從博士爲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遺墨二書得艮齋誠齋諸公爲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於用世柔廢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鄉也視富貴若不足浼而曰浮雲居士又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際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歧圖盛數幅初未嘗舉放落筆輒過之一日於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併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爲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豈者多矣可勝歎哉再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衮衮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

則又過之矣紹熙三年中元日樸翁

右獨醒雜志十卷廬陵曾君所作也紹熙壬子歲秋君之子三聘出以示余喜而讀之得所未見竊惟古之君子所貴乎多識前言往行者非夸其文耀其富蓋將以蓄德也然則曾君之所以遺其子右無逸之所以孚教余者可不敬勉之哉開封趙汝愚題

余嘗次本朝學問多出江西至歐公遂以議論文章師表天下曾王又相次第起最後曾吉甫以詩擅一代盛矣余生晩蓋嘗識曾　鯉求甫得其書一編今又得曾無逸所藏其先君子獨醒雜志一編則亦三不逢者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信然夫逢不逢何足道顧其書可傳不耳方三經義行時學者非王氏不學由今觀之視獨醒志果何如永嘉陳傅良書

浮雲居士曾公以文學行義有聲江西予恨不識其人而獲其子監簿游文獻彬彬所謂能世其家者一日見公所著獨醒雜志十卷前言往行登載不遺有補於世語簡事核非其他稗官小說之比讀其書想其人如親見其抵掌談論益知監簿家學淵源所從來遠矣吁士君子抱負所有不見於用必託於言若公者高見遠識尚友前輩雖陸沉於下而遺書滿家足以垂世傳後其視富貴無聞者孰得孰失況又有子方駸駸顯榮足以爲不亡矣因書其後

紹熙壬子孟秋望日錫山尤袤題

右獨醒雜志先君記事之書也先君隱居不仕凡所見聞皆筆於冊既沒世諸孤不肖懼弗克紹因併追記平日燕談編次爲十卷誠齋先生見之辱賜之序仍刻板于家塾淳熙丙午正月望三聘謹書

嘉慶乙亥夏六月

暘甫借讀一過

耆舊續聞二卷

（宋）陳鵠撰

明鈔本

耆舊續聞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案此書世有二本。一本題曰南陽陳鵠錄正。似乎舊有此書。鵠特繕寫校勘之。一本題曰陳鵠西塘撰。則又爲鵠所自作。疑不能明。然諸書援引。並稱陳鵠耆舊續聞。或題鵠撰者近之歟。鵠始末無考。書中載陸游、辛棄疾諸人遺事。又自記嘗與知辰州陸子逸遊。則開禧以後人也。所錄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捃拾頗多。閒或於條下夾註書名及所說人名字。蓋亦雜採而成。其閒如政和三年與外弟趙承國論學數條。乃出呂好問手帖。而雜置諸條之中。無所辨別。竟似承國爲鵠之外弟。又稱朱翌爲待制公。陸軫爲太傅公。沿用其家傳舊文。不復追改。亦頗於不去葛龔。然所據皆南渡以後故家遺老之舊聞。故所載多元祐諸人緒論。於詩文宗旨。具有淵源。又如駁苕溪漁隱叢話議東坡卜算子詞之非。據宋祁奏議摘歐陽修撰薛參政墓誌之誤。亦頗有考據。雖叢談瑣語。閒傷猥雜。其可採者要不少也。

耆舊續聞卷上

朱司農載上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識司農公客有誦公之詩云官閑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稱賞再三以爲深得幽雅之趣異日公往見遂爲知己自此時獲登門偶一日謁至典謁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留則伺候頗倦欲去則業已達姓名如是者久之東坡始出愧謝久候之意且云適了些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語畢公請曰適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鈔漢書公曰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鈔耶東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鈔矣初則一段事鈔三字爲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公離席復請曰不知先生所鈔之書肯幸教否東坡乃命老兵就書几上取一冊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歎良久曰先生眞謫仙才也他日以語其子新仲曰東坡尚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耶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輅叔暘以中書待制公足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可輕詆且如歐陽公與王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荊公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歐公笑曰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迺謝朓爲吏部尚書沈約與之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若韓文公迨今何止二百年耶前後名公詩話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歐公之言爲信而荊公之詩爲誤不知荊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韓退之吏部書二百年來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一故介甫信口歐公坐讀書未博耳雖然荊公亦有強辯處嘗有詩云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公見而戲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傳語詩人子細看荊公聞之曰永叔獨不見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耶殊不知楚詞雖有落英之詩特寓意朝夕二字言吞陰陽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爾所謂落英者非飄零滿地之謂也夫百卉皆凋落獨菊花枝上枯雖童孺莫不知之荊公作事動輒引經爲證故新法之行亦取合於周官之書大槩類此爾

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冷冷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璧青錢欲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眞訪司農公不值於几案間閱見此詞稱賞不已遂書於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知其所從得朱其以告二人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從容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間何用作此等語

耶然其心實喜之以為此見他日必以文名于世今
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為孫和仲或朱希真所
作非也歐知詠榴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
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摇摇雲母輕裊裊瓊枝
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全曾親見其本於公家
今于湖集亦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為人題此詞於扇
故也大抵公於文不苟作雖游戲謔必極其精妙
嘗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
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
泛瑶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窗正卧羲皇又與秦師垣
落雁鳴函谷盡雷縣是以出關雁落上林居國已閒

於歸漢蓋秦嘗留虜庭未幾縱還比而唐人復悔遣時
追之已無及矣公之用事親切多類此漫得擢用
呂伯恭先生嘗言往日見蘇仁仲擢第生語移時因
論及詩蘇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嚴陵時汪彥章
南遷便道過新仲適值清明朱送行詩云天氣未佳
宜且住風波如此欲安之蓋用顧愷公帖及謝安事
語意渾成全不覺用事二十年欲效此體用意不到
比作陸仲高挽章偶然得之云殘年但願長相見今
兩那知更不來蓋用杜子美詩句但願殘年飽喫飯
但願無事常相見及秋述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
雨不來亦不覺用事也然可庶幾焉乃知特制公之

詩在當時已為前輩所推重　蘇訓直云
有周劉元城先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
乘之今亡矣夫先儒說此多矣但難得縫旨貫穿元
城曰子但熟味及字與亡字自然意貫有馬者借人
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難底事而
史且載此必是闕文及如及見之謂聖人在衰周猶
及見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見忠厚之至後人見此
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嘆曰今亡矣夫蓋
嘆此句之不存也故聖人作春秋於郭公夏五皆存
之於經者蓋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書
之所以示訓也故先生嘗言蓋其止也方其衰也居

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為正以立內能悅諸心能
研諸侯之慮當為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
前輩起唱後生有疑之端故不敢著論若或為之唱
後生競生新意以相誇尚六經無全書矣其害多於
無人論說之時此前輩所以謹重姑置之不言可也
此故有得於聖人闕文之意又聞漢之四皓楊子雲
嘗稱其美行子雲於高帝世爲近必其事之不可誣
者司馬溫公作通鑑削而去之以為高祖不廢太子
者但以大臣皆不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
耳豈山林四叟片言能抗其事哉若四叟實能制高
祖使不廢太子是留侯為子立黨以制其父留侯豈

為是孔此特辯士欲誇大其事故云司馬遷好奇多
愛而采之今皆不取斯言果然否元城曰此路有深
意老先生作通鑑欲示後世勸戒之意政如子夏問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夫子既告之以繪
事後素又發起予之嘆至於刪詩則刪而去之今頌
人詩之二章無素以為絢兮一句蓋權與生俱生不
可後也子夏疑之曰禮後乎故夫子許其可與言詩
若此之類又不可以槩論解頤
曾文清公吉甫三孔出也少從諸舅遊見元城先生
談論間多及論語其言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
知也真實處便是真知纔以不知為知必是欺偽底

人疑作七[illegible]

人如此則所長者多矣故老先生嘗守一箇誠字又
言誠自不妄語中入蓋為是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若知此則人有識義理者豈可禁之使勿
知殊非人皆可以為堯舜塗人可以為禹之意蓋嘗
熟味使字如孟子言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
使人巧之義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於知處貴乎自得
非口耳可傳授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陸大傅稀會稽人神采秀異好為方外游七歲猶不
能語一日乳媼攜往後園戲而吟詩曰昔時家住海
三山日月宮中屢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為吏
在人間後仕至兵部郎官力請老歸稽山宋元憲公

杜祁公一時名勝皆有送行詩篇中多及神仙之事
蓋公之雅志也公晚年專意爐丹將成偶一日妻
夫人因事怒擊碎其丹化為雙鶴飛去嘗視諸孫中
指農師之弟侍承奉公曰此兒有仙風道骨
承奉公侍少無宦情家人勉其從吏初為餘杭尉港
徼出乞道逢一皤髮翁遽下拜之翁揖避公隨其所
之翁知其勢不可辭因曰尊官何以知其為異人公
曰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獨無影所以知之翁曰尊官
所欲學者何術耶黃道有黃白之術當奉傳曰不願
又欲授以黃帝房中秘術皆不願翁曰然則尊官所
欲者何曰所願延年上壽神仙之術爾翁遂授之以

秘訣同行里許忽不見公即棄官徑歸其家築草堂
三間於家側日夜寢處其下獨有一老兵執役每日
灑其冠簪則更之老兵不執役則屏于舍外嘗聞其
中若有對語者近聽之則寂然加是者四十餘年雖
去家跬步未嘗過而問焉一日忽召其子令掃洒其
朝衣香案其子詭問其故公曰少頃有召命至已而
果召公赴闕公謝恩畢辭命後入草堂其後將終謂
其子曰死生如旦晝勿以為念突坐而逝先一夕天
慶觀羽士夢有神人告之曰陸某迺河伯水官交代
急遣騎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漲凌沒其家二尺許
家人登避救死不暇泆及公尸噴刻水退舉斂輕如

然則公為水仙矣
太傅公嘗守會稽上元夕放燈特盛士女駢闐有一士人從貴宦幕外過見其女樂甚都注目久之觀者押至綴隍其幕貴宦者執其士以聞于府公呼而責之曰為士不克自檢何耶對曰觀者皆然竟自脫去獨某居後所以被辱公觀其應對不凡必是佳士因謂曰子能賦此斑竹簾詩當釋子罪蓋用斑竹簾為幕也士人索筆落紙立就其詩曰春風戚戚動簾帷繡戶朱門鎮日垂為愛好花成片段故教高節有參差又曰昔年珠淚裹虞姬今日侯門作妓衣世事乘除每如此榮華到底是危機公覽詩大奇之延為上客子遠云

陸辰州子遠左丞農師之孫大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廢卜築于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間不復有榮念對客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纚纚傾人聽余嘗登門出迎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綿柳綿時杜鵑公賞誦久之是後從游頗密公嘗謂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為佳但後擬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跡晁氏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于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又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蘂一枝開冰簟堆雲髻金樽灩玉醅綠陰青子莫相催留取紅巾千點淚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

余謂後輩作詞無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轉換爾三山老人語錄云從來九日用落帽事東坡獨云破帽多情卻戀頭尤為奇特不知東坡用杜子美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整冠近日陳子高作謁金門云春滿院飛去飛來雙燕紅雨入簾寒不捲小屏山六扇乃花間集和凝詞拂水雙飛來去燕曲檻小屏山六扇趙德莊詞云波底夕陽紅濕紅濕二字以為新奇不知蓋用李後主細雨濕流光與花間集一簾疎雨濕春愁之濕耳幼安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人皆以為佳不知趙德莊鵲橋仙詞云春愁元自逐春來卻不肯隨春歸去蓋德莊又體李漢老楊花詞驀地便和春帶將歸去大抵後之作者往往難追前人蓋唐詞多艷句後人好為謔語唐詞多令曲後人習為大拍又況屋下架屋陳腐冗長所以全篇難得好語也公之詞傳於曲編者獨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之句有和李漢老叫雲吹

斷橫玉詞語高妙惜其不傳於世其詞云黃挂紫擶映金壺漱灑新醅浮綠無賞西樓今夜月極目雲無一粟揮麈高談倚欄長嘯下視鱗鱗層靜無何馭鶴龍攀噴絲竹何況露白風清銀河徹漢參躔如練此景古今如有價豈惜明珠千斛濁氣盡滌令風入袖只欲騎鴻鵠廣寒宮殿看人顏似冰玉觀公之詞可以知其風流醞籍矣

魯直跋東坡道人黃州所作卜筭子詞云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此真知東坡者也蓋揀盡寒枝不肯棲取與鳥擇木之意所以謂之高妙而若溪漁隱詩話迺云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當為之改稱蘆可也又古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盈唐制四月十四日堂廚及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此乃夏初詞正用此事而叢話乃云鶯引新雛過而以櫻筍為非豈知古詞首句多是屬對而櫻筍事尤切時耶

趙右史家有顧禧景蕃補注東坡長短句真蹟云按唐人詞舊本作試教彈作忽雷聲蓋樂府雜錄云康崑崙嘗見一女郎彈琵琶發聲如雷而文宗內庫有二琵琶號小忽雷鄭中丞嘗彈之今本作輥雷聲而傅幹注亦以輥雷為證考之傳記無有又云余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親蹟書卜筭子斷句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又南歌子云游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十三間樓在錢塘西湖北山此詞在錢塘作舊注云汴京舊有十三樓非也

晨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又唐逸史許渾暴卒復悟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千里下山空月明後寢驚起改第二句云昨夕夢到瑤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間知有我也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雙成許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迺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於晁氏為不妄也本事詞載榴花之事極鄙俚誠為妄誕

徐師川云東坡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北人相傳以為橄欖樹高難取南人用鹽擦則其子自落今南人取橄欖雖不然然猶有此語也東坡遂用其事正如南海子魚出於莆田通應王祠前者味最勝詩人遂云通印子魚猶帶骨又云子魚組上通三印蓋亦傳者之訛也世只疑紅鹽二字以為別有故事不知此即本草論鹽有數種北海青南海赤橄欖生

亦反通非保

於南海被用紅鹽也又太平廣記云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數尺有末鹽紅紫色鮮味甘本朝建炎間亦有貢紅鹽者紅鹽字雅宜用之

呂紫微居仁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

此下皆紫微語錄本各低一字今以○別之原于各條後有東萊此帖云云若其所本出本書不圖見本不錄所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讀韓文則工夫自見韓退之答李翊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遍考古人用意下句處

訓故以為說今依照本刪仍矣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詩自然工夫度越過人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串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等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

○學者當以質直為本孔子曰質直而好義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故動曰廉之直之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楞嚴經亦言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覺以至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言直心是菩薩淨土歷觀古人為學只是一箇直字學者尋可思也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為主此數書既深曉然後專治一經以為一生校用是誤以校易用記自是不所之已性

○大凡為學須以尊賢為主孟子言友一鄉之善士至友天下之善士孔子言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所謂賢者須取捨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也既能見賢須尊賢若但見而不能尊則與盲之無異今人於有勢者則能屈而於賢者不能尊是不知思賢退之作師說世中今無人之痛大抵古人以為果今人以為恥於不能尊賢之類是也

●威儀辭令最是古人所謹春秋時人以此定吉凶興衰曾子臨死以此等事戒孟敬子此等事最宜留意最是君子養成處

●作文不可强為要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既溢已足者必從學問涵持中來也

後生為學必須嚴定課程必須數年勞苦雖道途疾病亦不可少渝也若是未能深曉且須廣以文字淹漬久久之間自然成熟

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極風雅之變盡比興之體包括衆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當永以為法

老杜歌行并長韻律詩切宜留意

老蘇作文真所謂意盡而言止也學者亦當細觀

外弟趙承國至誠樂善同輩殆未見其比蓋其性質甚良不可以他人語也若少加磨琢少下勤苦便當不愧古人政和三年四月相遇於楚州寶應求余論為學之道甚勤因錄余之聞於先生長者本末告之使其所聞信筆便書不復銓次當更求充之老人印證也

古人年長而為學者多矣但看用功多寡耳近司馬子立年逾二十不甚知書人多以為懦弱後更激勵苦學不捨晝夜從伊川張思叔諸人講求大義數年之間洛中人士翕然稱之向之笑之者皆出其下此學之不可以已也承國既以余言為然便當有力行之實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此真要語也東萊此帖今藏承國之家承國乃侍講滎陽公之外孫也

慈聖光獻大漸上純孝欲肆赦后曰不須赦天下兇惡但放了蘇軾足矣時子瞻對吏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上悟即有黃州之貶故蘇有聞太皇太后服藥赦詩及挽詞甚哀

王姻仲之少從東坡學甚俊敏東坡既除西掖乃以古銅簡贈姻曰與汝曾奉制策入三等雷召試議事不合而遂曾對御史獄皆不試除二字毋輕吾笏

宣和間重華薛兵官（[illegible]）燒燈都下癸卯上元館職約集而發若檜家以春珠翠閣遠僮僕雜行諸名士幾遍排奔巴而安逸適此有人幾觀時大袁轉騎子蒼詠小詩曰玉行芙蓉院院明博山香度小崢嶸誰言水北無人到亦有樂棚勅牢行

大觀初上元埸詩曰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淮中肇陸應聞皆莫及獨有府尹宋喬年詩云風生閶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乃趙鼎之子雍代作也雍少學于陳無己有句法

陳無己少有譽曾子固過徐徐守孫莘老薦無己往見投贄甚富子固無一語無己甚慚訴于莘老子固云且讀史記數年子固自明守亳無己走泗州閒謁文謁之甚歡曰讀史記有味乎故無己於文以子固為師元祐初東坡李莘老李公擇薦之得徐州教授從潁州東坡出守無己但呼二丈而謂子固南豐先

三九 四十

生也過六一堂詩略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世
雖疏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曰已遠千歲幸一逢吾
老不可待露草泣寒螢盖不以東坡比歐陽公也至
論詩即以魯直為師謂豫章先生無已晚得王字實
且病魯直荊州十詩曰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
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無已殊
不樂以閉門覓句為譏又與死者相對為悲未幾果
卒也
陳恭公執中當國時曾魯公由修起居注除待制華
妝使恭公弟婦王冀公孫女曾出也歲旦拜恭公恭
公迎謂云新婦曾三除從官喜否王因未嘗歸外家
輒答曰三男甚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男
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姻家備知之故除
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
失於表弦也女子之警敏有如此者
晁無咎閑居濟州金鄉葺東皐歸去來園樓觀堂亭
位置極瀟灑盡用陶語名之自畫為大圖書記其上
書尤妙始無咎請開封解舉僖州以魁送又葉夢得
男也故比諸人獨發安便嘗以長短句曰摸魚兒者
寄李參贊數每自歌其詞後之遺語余無咎夢監泗
州稅何祥也已而吏部調知達州張無盡改泗州言
者論罷令赴濟川無咎不樂議舟狀錢亭下以疾不

起 公有教乎
晁詠之之道美叔子奇士也宏詞第一人負其才可
淩厲要塗以元符封事廢有詩曰元年四月朔日食
國有故又有巳失青雲空老去之語後為西京管庫
蔡元度留守銷禮之以係籍不能薦忽謂晁曰如子
之才何必上書之道因措徐曰只是沒廉頓文章蔡
亦大笑之道年四十餘終朝請郎
許尚書光凝君謨論本朝内制惟王岐公華陽集最
為得體蓋禹玉仕早達所與唱和無四品以下官同
朝名臣非歐陽公與王荊公銘其葬者往往出禹玉
手高二王狀武襄碑尤有史法而貴氣毅然君謨岐
公婿也
黃魯直少有詩名未入館時在葉縣大名吉州太和
德平詩已卓絕後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聽堂
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州首
為魯直類詩文為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儒山房李彤
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為斷以前好詩
皆不收而不用呂汲光杜編年為斷前後參錯殊抵
牾也更不如姑香居世與刊東坡全集殊有叙又純
少姘謬極可嘗也廬陵守陳城虛中刊歐陽公居士
集亦無倫論次蓋不知編摩之體耳
祖宗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守判州府宣和初余

丞相以少保威武軍節度使知福州有司失之也靖
康初白丞相請外特進大觀文時李河内公士美嘗
國考故事除判壽春府建炎四年呂相及劉少傅光
世皆以使相分鎮江浙呂知池州劉知鎮江府又失
之也呂以使相罷平章事不加食邑食實封亦非故
事

陳述古諸女亦多有文有適李氏者從其夫任晉寧
軍判官部使者以小鵰屏求詩李婦自作黃魯直小
楷題其上二絕蓼淺蘆踈曲水通幾雙容與對西風
扁舟阻向江鄉去却喜相逢一枕中　曲屏誰畫小瀟
湘鴈落秋風蓼半黃雲淡雨踈孤嶼遠會令清夢到
高堂

林文節子中帥福門廡間與幕府唱和有餘姓帥屬
忘其名內子能詩林公每出首唱余密寫歸祭方
操觚內子詩已來必可觀也一日幕府有醉起舞者
時和林公兼字其詩曰幕中舞客吳鉤為帳下牙兵
困蒺藜又送一屬官徑除監司林公押余字徐歸和
曰華袞自冝還舊物繡衣先兒冠同僚監司故相家
也林公甚賞之

程文簡公就試夢觀音從天乘綵車下降驚覺乃類
旌斾車輅事果試德車結旌賦平生五吏謂觀音菩
薩數百編晚年亦不廢

五

參僚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
書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後主七佛
戒經及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
未嘗不全其後則書李太白詩數章似平日學書也
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後歸陳魏公之孫世
功君懋余陳氏壻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
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暮烟垂
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
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凄凉怨慕
真亡國之聲也

嘉祐治平間韓氏呂氏人皇盛矣議者謂魏公將老
冀輔非韓即呂故王介甫結韓持國以結
子華持國入政府每言介甫知經術可大用神宗初
政即以學士召又與子華同入愛主遂用晦叔為中
丞已而不合雖子華為力稱維亦不能而持國晦叔
幾若世仇然介甫微時與曾子固甚款皆又薦於歐
陽公既貴而子固不屈故外補近二十年元豐末方
召用又每於上前力詆子固與蘇子瞻日錄可考也
介甫晚歸鍾山有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常恐諸侯
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此蓋平
生之志非特在臺閣也　趙伯山

評書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不堪位置而

閲

乾校腦者下有脫文

世言米芾喜効其體蓋未法故側頗協不堪位置之
意閒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
公豈俗可謂重儓者耶
世傳米芾有潔病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朝靴偶
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屡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
潔之理靴且屡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
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
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
是何老物醜欲為人父之兄若為大叔猶之可也此
豈以文滑稽者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愧於海內芾於真楷篆隸不
甚工根〈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
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須鞭勒無不
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
軒昂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
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
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
入格律不為絕賞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
家雞野鶩與草木俱腐者欲顧尤喜書立學養士惟
得杜唐稽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
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
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
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嘆其弊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偽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祕
府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職金帛至遣使詢訪頗
盡探討令蔡京梁師成黃冕輩編類真贗紙書縑素
備成卷帙皆用皂鸞鵲木錦褾褫白玉珊瑚為軸祕在
內府用大觀政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為寶
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珍
藏其次儲於外祕余自渡江無復鍾王真跡間有一
二以重賞得之標軸字法亦顯然可驗〔睹對勘御書〕
仁廟將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檢尋典故王洙等言唐
制封公主有以郡國名者有以美名者ㄟ皇幼女在
宮有晉陽之號若明皇永穆常芬唐昌太華皆為美
名乃詔封長女福康公主次女崇慶公主蓋用明皇
故事也
國朝命妃未嘗行冊禮然故事須候旨方以誥授之
凡降誥皆自學士院待詔書詞送都堂列三省銜官
告院用印然後進入慶曆間加封張貴妃時宋翰林
當制宣麻畢宋止就內告身取官誥院印用之憂封
以進妃寵方盛欲行冊命之禮怒擲地不肯受宋祁
落職知許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冊禮宋氏子孫云元
豐末東坡赴闕道出南都見張文定公方平因談及

內屣文字張云二宋其文甚佳志其篇目惟記一首是張貴妃制坡至都下訪宋氏借本者宋氏諸子不肯出謂東坡滑稽萬一摘數語作諢話天下傳爲口實矣張貴妃制今見本集

宋子京素有才望而才高爲衆所媢竟不至兩地初在翰苑時兄莒公執政一日對昭陵天顏不懌久乃曰豈有爲人兄而不能訓其弟乎莒公知諸者因奏云臣弟兄才薄非據冒榮過分方俟乞外昭陵曰甚好將取文字來對畢同時上章告退已而莒公守雎陽子京守壽春凡貴臣出守朝辭例有頒賜子京告下遂入朝辭謗于宰相呂許公於漏舍呼閤門詢其曰宋學士甚日朝辭閤門云已得班許公於是憮然曰敏哉蓋欲放謝辭藉其頒賜也子京辭退到都堂叙述兄弟大叨至愆今茲外補揚壽相去不遠豈非陶鑄之恩許公曰更三年後相見此語宋氏子孫云

宋子京知定州日作十首聽說中山好其一云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新將相刻石好文章有謂於韓魏公者魏公亦不喜之

歐陽文忠撰薛參政墓誌云明道二年章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則是太后不以袞冕謁廟而宋景文公奏

議乃曰太后晚節啓於還政而及永圖厭內閤之覩闕樂外朝之袞服執鎮圭乘大輅垂十二旒之冕被十二章之袞率百官陳萬騎薦奉幣瓚朝見祖宗古今未聞其禮不載此亦一眚之咎所共知也蓋是時有旨差赴編修明道恭謝宗廟記所檢討披勘故宋公奏議如此然則墓誌又不足據此事正與東坡記歐陽公作范文正神道碑相類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我先君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本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文忠曰文正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余謂文忠於忠不苟作況一時耳目所暗覩二事豈皆誤耶蓋所以書于墓誌者不欲聞後世弱人主強母后之漸而公文必傳於不朽其爲戒深矣

閬州有三雅池潘遠記聞云古有修此池者得三銅器狀如酒盃各有二篆曰伯雅曰仲雅曰季雅或謂劉表一子好酒嘗製三爵大曰伯雅受一斗次曰仲雅受七升小曰季雅受五升趙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也余以問曾存之存之言古人軀幹大升合小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然則存之之言信矣余按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雅同音則盃字蓋借用三雅乃酒盃

字訖

也無可疑者

近曾大中書室曰論法帖載孫權遣方士取鯔魚作膾人皆不解鯔魚作圖音讀靖康元年余以事至合流鎮見人家壁間有唐明皇御注道德經終日行而不離鞱重鞱字偏旁作畱乃悟鯔為鯔也然則考古者不可不博贍

天禧元年八月勅自今兩省諫舍宗室將軍以上許乘撤毛褥座餘悉禁止仍編衆捕此乃撤座之始也

故刑部胡尚書嘗云祖宗時館職暑月許開角門於大慶殿廊納凉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對尋有約束自後不復開矣

故事館職每洛陽貢花到例賜百朶許十朶庫法酒此二者麟臺故事不載因誌之

曽元忠諫議云先朝郎官兼修日曆者銜上但稱兼著作無郎字

慶曆二年四方用兵張安道奏議乞併樞密院歸中書因除昭文相呂申公兼判樞密院集賢相章郇公兼樞密使而加晏元獻同平章事依舊樞密使時宋元憲知維揚王荆公為僉判代作賀啓二首内昭文一首宋公別襍塗抹殆遍前輩於禮儀語言間謹重如此宋氏藁副尚存頃獲觀之乃具錄為荆公啓云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

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禮至若萬務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門簡在休辰職餘全德恭以昭文相公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襲韓平之系胄逢辰嚮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卑冠一時之傑豐猷振俗遐躋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珠以倚平〻謀而取重弼兹全責欽若壯猷與詢所同顧瞻惟允昔魏通兩谷擊洧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良相宜今具美與古兼徽其風附亦光雅頌善在伏藩城而待罪隨若自安佐宥郵之報文足然兹喜依歸之素有逾常夷宋公自作啓云右某啓近得本州進奏院狀報伏承誕膺明制兼管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昭文僕射相公業總將明地尊弼直佀繆三事敦燮九功邈嚴假以無言陵大猷於同體屢還休冊專遜碩膚羽議弥高辟聰益洽鼎扃戎亭之警戢廟略之勤唯是本兵別歸謀幄彌綸雖一名分或殊累各相府之尊并統機庭之重特須聖訓參吉治朝創宥密之判規寵裁成之政本協修一德允賴於湯臣外撫四夷更光於漢業安危所注左右咸宜觀元憲之意謂國朝未有判樞密之院者以上之注意尤重故云創宥密之判規寵裁成之政本也

四聲分韻始於沈約至唐以來乃以聲律取士則今

十條乾本缺二字
是一字據此改正

之律賦是也凡表啓之類近代聲律尤嚴或乖平仄則謂之失黏然文人出奇時有不拘此格者緘啓新範載李秀才賀滕學士一啓全用側聲結句其辭云伏審榮承寵渙遥聮閨彦其被遇有素起拆然後且賢者業業本不在於文藻而國之鈞軸實籍此而進用恭以某官寄志雅遠持論忠實惜夫舒卷尚曰淹曉今幸以材而掄擢必將副上之知任所謂壽俟驟揚歷還侍先風節鎮闗天下其成樂與國繫心京轂伏冀上為宗稷精治興寢

梅聖俞嘗云古人造語有純用平聲詠句天然渾成者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有純用側聲作詩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

內翰洪公帥會稽日余嘗乘間問曰禹穴有二處其一在禹廟告成觀穴上有窆石是也其一去禹廟十餘里名曰陽明洞天即稽山之麓有石徑丈餘中裂為一罅闊不盈赤相傳指此為禹穴圖經云禹治水投玉簡于此穴中未知孰是公云禹穴二字出司馬遷書雖其事不經必是秦漢以來相傳如此張晏注漢書云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又不經之尤者要之子長謂上會稽探禹穴言極其高深也探者取極深之義今陽明穴中投物於中不知其底止嘗以此為禹穴可也非謂禹葬之地又問若耶溪去鏡湖二十餘里乃一小澗水溪旁人烟極蕭條但有雲門寺猶存唐人詩中多言若耶溪畔採蓮女何也公云所謂採蓮女者亦指西子而言也時之盛衰不同唐之初年必是勝地何以知之今去耶溪三里許地頗平曠世傳以為虞世南宅之舊址杜子美詩云若耶溪雲門寺青鞋布襪從此始則為唐之勝境可知矣余因言史記載秦始皇三十七年出遊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所謂狹中者即今富陽縣絕江而東取紫霄宮路是也江流至此極狹去岸纔一二百步水波妥帖始皇正從此渡取暨陽界至會稽山今暨陽縣外有始皇祠宇乃經從之處徐廣注史記直指以為在餘杭縣不知餘杭非江流之所經也公深以為然

鄭戩字天休知開封府府吏馮元者姦巧通結權貴猾為之地京兆尹戩窮其罪流於海島後移守長安有表曰聽霜辰之鐘鼓未卜何辰植動拜於霄霜更觀晚節上誦者數四代范仲淹為四路招討置府於涇川元昊擁衆臨黑山識勒兵迎邊趣蓮花堡時天寒風勁置酒高會旗幟蔽野鐃鼓聒天虜衆十萬不敢動元昊曰已遣使稱臣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

此云下有四字
擬疑衍是云

觀此別守帥謝表亦可以見其志節能否也范文正公守饒州謝表云此而為郡陳優優而政之方必也立朝㗻蹇蹇匪躬之節天下嘆公至誠許國終始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王元之守滁日謝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全藉君恩歐陽公取其語發為歌詠云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亦見身在外服不忘其君之義也自祖宗以來凡外郡謝表未有不報行者慶元初權姦用事論對官希旨乞勿報行遂以為例矣

許下士夫云章子厚當軸喜罵士人常對衆云今時士人如人家婢子纔出外求食箇箇要作行首張天覺在旁云如商英者莫猶得一箇角妓否章笑久之遂遷職子厚之孫章大方云不然天覺好軟諂先祖丞相曰豈有某從作是俳語好謔天覺應聲云某權某職且二年切告相公捷下擢字丞相笑未幾乃落擢字

子厚為商州推官時子瞻為鳳翔幕僉同差試官開院同遊小飲山寺聞報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勒馬同往觀之去虎數十步外馬驚不敢前子瞻云馬猶如此着甚來由乃轉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去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銅沙鑼於石頭上撅響虎即驚竄歸謂子瞻曰子定不如我異時縂許已見於此矣 上卷終

耆舊續聞卷下

古人作文多為伐山語蓋取詩書句要入之文字中貴其簡嚴杜子美詩云配極元都閟取是謂配天之極也又嘗見宋宣獻青詞用淵宗二字取淵兮似萬物之宗也此類甚多而配極淵宗二語特妙遇民雜誌

大抵作詩用經語尤難得峭健杜子美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輕自天當暑皆經語而用之不覺其弱此可為省題詩式至落句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其語又妙余謂近日辛幼安作長短句有用經語者水調歌云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亦為新奇

又云詩有律子美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余少學詩鄉先生云陵凌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此校低結子梅黃晴裏鶯此細律也唐之詩人及本朝名公未有不用此洪龜父詩云琅玕嚴佛屋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上句云琅璫鳴佛屋亦謂於律不合也余謂陸務觀嘗學詩於曾文清公有贈趙教授詩云憶昔茶山聽說詩親從夜半得玄機律令合時方貼妥工夫深處却平夷安然死無人付不謂窮荒有此奇世間有眼知多少不得從君謂老師亦以合律為工謝荒有此奇見東坡帖窮荒有此奇觀用字皆有來

慶

前輩曰為文敘事要在切當不必引證以求奇也唐李石鎮荊南日崔鉉為從事未幾入為司勳員外郎歷翰林學士不二歲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石尚在鎮其賀崔相狀曰賓筵初啟曾陪尊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蓋節度巡官李陟詞也其後崔鉉自右僕射鎮淮海楊收以前太常博士從鉉為支使未幾入為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歷翰林學士甫二歲拜兵部侍郎平章事而未移鎮其賀楊相狀曰前時里巷初迎避馬之威今日蒲垣已仰問牛之化蓋崔藹之詞也

四六用經史全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為奇乃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啟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文公書於扇曰此文中虎也蓋善其用經史語如自己出時為豪健張安道為曹修節度使謝制云世載其德有狐趙之舊勳文定厥祥實姜任之高姓王荊公知制誥見其稾深加嘆賞此亦全語最親切者也

東坡自海外歸謝表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蓋亦用班史之全句而不覺

曾元豐為南宮舍人時相令擬秋宴樂語因問坐客曰霜始降而百工休可對甚語只之坐客云若無全

伴范

句可偶當破因曾於是云始降霜而休百工正得秋而成萬寶坐客稱善既而文成頌聖德一聯云推天為大蕩蕩乎無能名焉如日之升皜皜乎不可尚已坐客皆擊節賞之

東坡謫黃岡元豐末移汝州團練使制詞云蘇某謫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坡甚嘆服蓋王子發詞也元祐初坡入掖垣尚與子發同濟和子發詩曰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蓋為此也

唐制給事中亦行詞高宗改給事中曰東臺舍人是也德宗時給事中袁高宿直當撰盧杞新州為饒州刺史誥高執以詣宰相宰相不從乃命舍人撰之

靖康初陳瑩中贈大諫詞云汲黯何為坐致淮陽之臥瓘公若在必報遼東之行蓋逵勉翁詞也其後勉翁贈官汪元章為之詞云誰曉齊陽宿終遇天寶之難而與勝已死不見南陽之興識者美之吳丞相元中論蕭山公老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繫公老訓誨之力徽廟極賞之又宣和末為徽廟罷已詔云更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蘊音題之又謝右揆表云上聖中興方樂風雲之會下臣孤進忽叨夢卜之求又云從唐先於汾水之陽駭莫驚

於思廬貿黃帝於涿鹿之野恨未暢於聲威詞人多
美之

元中居儀真時復職奉祠謝表云流年往矣斷知遲
暖之非此道茫然未預彫之任人皆傳誦王達可
自翰苑出知鎮江是元中興之詩云畔中擲筆金鸞
發悟起鳴笳鐵甕城可謂壯語

東坡十歲時侍老蘇側誦歐公謝對衣金帶馬表因
令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
進老蘇笑曰此子他日當自用至元祐中再召入院
為承旨謝衣乃爲以兩句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
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

閣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不合
改禮部侍郎守蘄後落職貴守滁王黼罷復職鎮江
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云喜與鑿開而見蝎
乍離擬下而聞鍾蓋與鑿喜見蝎此韓退之詩句也
離楓下聞鍾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禹錫自武陵
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臥龍武陵樵客躡仙蹤
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鍾蓋用此也和勝
婺之浦江人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為養大雲
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悔歸
州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後蔡嶷榜登科終於戶部
尚書死於靖康之難康僕

望

溫叔皮雜誌云舍人行詞或有未當則執政請以商
議改定楊文公有重名於世嘗因草制為執政者多
所點竄楊甚不平因以藁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
加為鞋底樣題其傍曰世業楊家鞋底或問其故曰
是他別人腳跡當時傳以為嘔噱自後舍人行詞遇
塗抹者必相謔云又遭鞋底

文公常草答契丹書有鄰壤交驩之語進草既入章
聖自注其側云鼠壤糞壤文公遽改為鄰境蓋當時
以改制為常又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復進封
西平王時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草詔冊皆不稱
旨惟宋湜獨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詞曰
先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
未遂故茲遺命特付以眇躬爾宜呈子剋以拜恩守
疆埸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日參大政

仁宗朝晏元獻撰章懿李皇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
嶽峥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延聖
躬實係章懿也仁廟夙以母儀事明肅太后膺先帝
擁幼之托雖為直致才者誰愛其善比獨仁廟不悅
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當更改
晏曰已焚藁於神寢上愈不悅遂升祔二后赦文孫
承旨當筆直敘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祈寔生眇沖
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往仙遊斯邈嗟夫

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
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涕
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器賴之歲餘遷參大政
景祐初張唐卿榜賜特恩出身章服等誥詞略云青
衿就學白首空歸屢歷鄉貢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雁
務嚴示以自勵止期皓首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
不貽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久淪
巖穴夙蘊經綸鶯遷未出乎喬林鵠舉每先於鄉版
蜚譽識希於遠到俾風翅屈於早飛上頗悅
慶曆七年春旱楊察隱甫草詔既進上以罪己之詞
未至改云乃自去冬時雪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

天威震動以戒朕躬茲用屈己謝愆歸誠上和皇高
穹之降監閔下民之無辜與其降災於人不若移災
於朕自今避殿減膳中外實封言事全粗運手
自蘇子美監奏邸舊例鬻故官牘以賽神因而宴客
時館閣諸名公畢集獨李定不預遂摭其事言於
中丞王拱辰御史劉元瑜迎合時宰之意與奏邸之
飲一時英雋斥逐殆盡有一綱打盡之語故梅聖俞
有詩云一客不得食覆鼎傷眾賓蓋指李定也自此
禁苑闕人上謂少年輕薄不足為館閣重特擇樸上
意乃引趙秉備數秉蜀人少時嘗欲贄所業於張忠
定公因門僧文鑒求見僧先以所贄示公公覽之始

過都御於地東大慚而退其後可知矣及在翰林有
澄師乞朝覲上詩侯秋涼即至乘為批答詔云山西謨
蕭然之候受堪廊廟之行四況知成都兩蜀祈歟說
民流離況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秉又當批答
云才度嚴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人傳以為笑後觀
趙子莊中外篇所著嘉祐丁酉李駙馬都尉和文之
子少師端修府未燕堂會翰林趙叔平槩歐陽永叔
脩王禹玉珪侍讀王原叔洙舍人韓子華絳永叔命
名原叔題榜聯句刻之石可以想見一時人物之盛
蓋仁宗末年文富二公為相引用得人如此
淳熙間周益公子充久在禁苑及除右揆李獻子山

當制詞中有三毋之戒公力辭不拜命壽皇宣諭令
改之然制麻已進書既而復改人頗異之不知祖宗
朝改制率以為常但改之於未宣之前爾又有中書
舍人權直崔敦詩特射后自貴妃册后內庭文字頗
多崔非所長苦思遂成瘵疾臨年有子尚幼手書一
紙戒其子然學為文焉取其所為稾焚之王右司公
袞吉老嘗語余云余後讀本朝名臣傳翰林學士趙
來不訓其子文學參軍范宗翰學士責之曰王氏之
琪佳犯狀器畫瑞與韓氏之綜綠績維才皆經綸非
曆而得由學而然二事絕相類令人教子惟恐不能
文二公乃以為文為戒與賈昌紀麻希夢之訓大異

矣此可以續金坡遺事
本朝名公四六多稱王元之楊文公范文正公晏元獻夏文莊二宋王岐公王荊公元厚之王履道元之出補外質同時在翰林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亡學士中猶有漁翁之歎又滁州謝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全賴君恩文公以母病不謁告兄弟徑歸許下責授秘書監分司西京謝表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兄弟甘受首陽之餓後除汝州言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啟云已擠其墜猶下石而不休方困蒺藜尚彎弓而相射文正公初隨母嫁朱氏後復姓謝表云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文莊父官河北契丹犯界沒於王事後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辭表云父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荊公尤工於四六並見本集呂吉甫監杭州酒務時元厚之自侍從出守每過之必論文至通夕他日吉甫見荊公問錢塘往來之衛有佳士乎吉甫曰才士極難得如元某好箇翰林學士公曰有甚製作吉甫乃於書囊中出其一編皆元所為文也荊公熟味甚喜已而元為詞臣多士猶未深知之及荊公除昭文相制麻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惟霖及編人久佇於公歸於是眾皆歎服王

履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縣簿吉甫一見奇之未知其有文也會興可奏捷履道代為賀表云方叔壯猷頭自皓於老矣皋陶賡載尚希贊於虞哉蓋能發其微也
南渡內外制多出汪內翰彥章之手膾炙人口同時有孫仲益韓子蒼程致道張嵩朱新仲徐師川劉無言徒有三洪兄弟至辛巳歲綦寀草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戰是時歲星在楚撫書曰為劉氏左袒記聞思漢之忠徯志后來以慰戴商之望汪浮溪王綯僕宵制曰專人之心如推衡之公去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衛使醇謹初豈有於他腸瘝子庶幾尚何憂於貳適錫王綯為樞弟於拜命人自劾不久詔曰昔羊舌虎誅靡連叔向王敦稔惡猶赦茂宏蓋古者君臣相與於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罪挂於形迹之地代嘉王謝及第表鵠擊天庭之根鸞遁帝苑之春昔慙假寵於分茅今易成名於拾芥知徽州鄮郡謝封鄣郡侯表久客還家方懇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來人有辭以渴封諡胡及此漢時銀篆而秦畏字乃過之賀收復杭州表河有防而蟻為之決稼大盛則螟生其間唯茲

嵩叢之徒盡以承平之久敢抗蜂蠆之毒盡棄藩
之色於箕一笑投戈四葦我騎所向舉江山歸指顧
之中郎庸後先他郡縣可鼓笑而得諸康末代群臣
獨進表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仲程嬰存趙之忠章
率士相從而歸啓且請使不絕以事周又表請襄城
之駕而早戒備塗除高邑之壇而亟臨大寶力圖後
效如成王小毖之詩光復丕基邁元帝大橫之兆請
康二年皇太后手詔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
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衅而數天同左衽之心
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
唯重耳之尚在

周益公久在禁林詞章爲一時之冠辞免直學士院
狀云顧仙巖之提鑑自存大手澀明庭之儀鳳方集
奇才謝內相表視虞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丁國總山
東之詔固當稗助於中興謝衣帶鞍馬表裼衣裼見
奠陳漢茂之便宜馬去馬歸敢討寒翁之倚伏除大
觀文判潭州以言者奪職罷鎮後復職仍判潭州到
任謝表云謂昔之銷印重違內筆之公言故今者剖
符庸示清衷之本意躋趙鷹門之徑夢成鹿野之真
又謝復職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
而下人皆傳誦
鄭元樞惠叔知建寧日因前所薦舒元歿秩復元以

年〻乾

贓敗公坐降兩秩謝表云視所以觀所由不加詳審
聽其言信其行竟隨欺誑旋茲累年果爾連坐亦羿
有罪於予何誅又云敢不勵緇衣好賢之心謹推轂
下士之禮期不墜於家世庶少酬於國恩蓋用鄭家
事尤爲清切
呂洞賓先生多遊人間丁晉公通判饒州日洞賓往
見之語公曰君狀貌頗似李德裕他日富貴皆如之
公咸平初與楊文公言其事今已執政張洎家居忽
外有一隱士通謁乃洞賓名姓洎倒屣迎見之見洞
賓自言呂渭之後四子溫恭儉讓終海州刺史洞
賓系出海州房所任官唐史不載壹筆八分書七言

四韻留與洎題意將佐辭廟之意末句云成功當在
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讖
也滕宗諒守巴陵回道士上謁滕口占曰華州回道
士來到岳陽城別我留何處秋空一劍橫回大笑而
去呂有詩在人間極多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
洞庭湖又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又一
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煑山川並見楊公談苑又
壹墨年來到鼎州無端知府問蹤由家住北斗魁星
下劍掛南窗月角頭東坡詩話云熙寧元年八月十
九日有道士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
自稱回道人出門至石橋上先度橋數十步不知所

在武曰此呂洞賓也詩云西都已富是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此東坡倅錢唐之日今在石村沈家畫壁猶存所畫之像藤蔓交蔽其體惟面貌獨出余往來蔾里屢見之其他如磨鐵鏡舞畫鶴設僧供於長沙隱姓名於幽谷客其異跡固多有之惟渡江以來近在辛卯歲嘗遊毗陵繫青結巾黃道服足躡草屨手持棕笠自題曰知命先生自呼於市荊門守胡公傳聞其聲頗異延之問命先生曰公有壽且得見次不在清明前五日即在清明後七日至期忽得報云第二政已改受他郡七日後又得報云見政有召命胡始知其為異人乃悟知命字皆從口必是呂洞賓無疑深恨不致延之日夜追想其狀貌欲使畫工圖之不可得及至荊門半載忽一日公廳肅客有急足聲喏云某知州府有書信令且往某州下書回途却請回書容退閱書通畢瞻外無他語有一軸信開視乃是南京石本呂公畫像與在毗陵日所見衣巾狀貌無少異公益歎慕胡後守滁州為刻石以誌其事余乙亥歲為滁教距辛卯歲五十餘年矣以此知先生未嘗不遊人間但世人少有仙風道骨遇之者鮮矣

華山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嘗作雪詩云七星仗劍攪天池倒捲銀河落地機戰退玉龍三百萬斷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擬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其詩怪譎多類此韓魏公在鄜延日元以策干公不用後流落虜西夏教元昊為邊患及公撫陝右書生姚嗣宗獻詩云踏破賀蘭石掃空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鱗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遂表薦官之又嘗題詩於關中驛舍云欲掛衣還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東坡見而誌之後聞乃嗣宗詩又有詩云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飽晝眠皆豪語也

施逵字必達建陽人少負其才有詩名建炎間早擢上第為潁州教官秩滿而歸時范汝為爲寇據建城執逵而脅之令書旗幟遂陷賊黨朝廷命韓世忠討之城破乃捕逵付軍帳至臨安送府獄編隸湖外離家之日度此去必無生還乃囑其妻令改適其妻悲泣取奩具所有以給行費及出獄賂防送卒使縱其行買一擔自隨所至宿舍縱其逍遙行至中途村舍一夕多市酒肉令恣飲中夜酣臥手刃二卒及婢乃變衣易姓名竄于淮甸徐黃閒後朝廷圖影重賞捕之甚急逵乃為僧行入邊界山寺中主僧見其執役惟謹亦異顧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役其徒衆使出獨留逵在呼而問曰朝廷嚴賞捕亡命之人吾

拒

是汝可以奮告我却為汝尋一生路脫去不然不獨汝身被戮亦累及山門達力請拒僧曰我觀汝面目不是庸人憂汝故爾達乃感泣下拜老衲情倜儻又忍其疑已謂曰我即坐此汝自往吾卧内取一箱袱來預作一書并白金數兩取出贈之云可速入彼界尋某寺僧某擲繳之達拜謝而去遂至某寺歲餘主寺見其能書翰甚喜之達於暇日買虜庭舉業習之易名宜生舉進士廷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云聖天子內教文德外揚武功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遂冠榜首仕于虜中後為中書舍人入翰苑給與庚辰逆亮謀犯淮先遣達為賀正使恣狐搭復朝廷

知縣已丑與
禹志載
遷士宣和賜

余梓老

以尚書張燾為館伴使每以首丘要梓之語動之意氣自若臨岐顧張曰北風甚勁張因奏早為備達少時嘗有詩云久坐鄉關夢已迷歸來枝有舊孫溪一天風雨龍移穴半夜林巒鳥擇栖賣米無人求好語種瓜何地不成畦易兒未老中原在寄與鷄鷄莫浪啼又嚴子陵釣臺詩懸崖斷壑少人蹤只合先生司此中漢業已無一抔土釣臺今是幾秋風同學劉郎已晃塊未應換與此手裘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至黃州和東坡詩文星落處天應泣此老已知吾道窮事業謾誇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至一寺中為僧題屏風八景其平沙落鴈云江南江北

寺作近作已
雲有本年
首西吾二卷

八九月蘆花盡洲渚閑欲下未下風悠揚影落寒潭三兩行天涯是處有菰米如何偏愛來瀟湘此詩已有異志又感春詩感事傷懷誰得知故國閑日自暉暉江南地暖先花發塞北天寒遲雁歸夢裏江河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非無愁只有雙蝴蝶趁殘紅作陣飛又感錢王戰臺詩層層樓閣捧昭回元是錢王舊戰臺山色不隨興廢去水聲長送古今來年光似月生還沒世事如花落又開多少英雄無處問夕陽行客自徘徊此詩又是出塞作又題將臺詩梅花樆索未全開老倦無心上將臺人在江南望江北征鴻時送客愁來此詩奉使本朝時作又題壁云君

題壁字

子既窮道不窮人生自古有窮通文章筆下千堆錦志氣胸中萬丈虹大抵養龍須是海等來栖鳳莫非桐山東寧相山西時莫把前功論後功達嘗卜葬地卜者曰若近裏葬三紀後可出侍從子孫綿遠近前一紀年窮困後方顯達但不歸家鄉達曰子孫富貴何預於我耶即從前葬歸蘄王之孫扶嘗語今云後見趙左史每可云靖康之難有族人陷於虜境葉仵者建寧人仕于京南亦留虜中達為其子葉寀執伐娶趙氏後和好既成虜還河南地於是陷虜者皆得歸江南寀今為雜賣場監官亦能言宜生之事達祖墳今在邵武建寧縣施村土人猶能言其墓尚存

鄉音是處不同惟京師声朝得其正陸德明作釋音
韻切亦多浙音司馬溫公論九旋之名與浙相近綴
急何以分別小雅庭燎詩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
取龍之旂然則此旂當爲芹音耳關中人言清濁之
清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卻爲妻音又以中爲烝出爲
塵不知旂本是芹音亦周人語轉如青之言菁也五
方言若是者多閩人以高爲歌荊楚人以南爲難荊
爲斤文士作歌亦多不悟真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
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官閩人遂中選
古今詩話
荊南進士爲雪詩始用先字後云十二峯巒旋旋添
以添爲天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蒸餅
余聞英華之事舊矣歲在庚辰道出縉雲訪其遺跡
得縉雲令林發夫贈英華詩集一編考其年代姓名
乃元豐二年夏五月縣令開封李長卿女也李有二
女慧性過人閑誦詩書皆默記之姿度不凡俄染瘵
疾而逝殯于邑之仙巖寺三峯閣李公滿罷同舁以
歸宣和庚子盜起嚴之青溪所過焚燎無遺惟三峯
閣獨存至傳以爲靡令每見女子態貌綽約綠衣翩
躚嘯歌自得命王虛羽士奏詞終莫能去薄遂移於
寺之浴堂故址別創靡宇遂無所見代者濟南王傳
慶長與與弟傳及內表曹穎修來館曹于廳治之東
未幾曹神氣恍惚若有所遇一夕更歡庭空月明曹
與女羅鶴至獻酬雅洽嚴更者黎明告于傳傳驚問
力和曹不可隱且言有女子每夕和而至與語
皆出塵氣象詰其姓氏曰開封李長卿女妻其名
英華其字父任邑令隨侍而至偶遇真人授丹砂辟
穀有年身輕于羽蓬萊雖遠一念至則翳息間耳若
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遊息之所也仙都霍尊特僑
寓爾知子蹤居故來相慰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時長
至節傳慶休于中堂空閒焚語聲王云汝非其筆耶
挹而問焉與曹之言無少異自是形迹不秘去來不
時恣壁題彔在在可錄王盡室見之不以爲怪曹有
羽陵觀察者挽之從軍將就道妾乖情不忍釋祖于
黃龍之僧舍與訣曰妾與子緣斷矣念寓薄舍日子
嘗示我辟穀方豈蕭而不與者但子俗緣羈慶業
未償非仙家之姿他時當有兵難妾豈能終爲子保
故投灵香一瓣有急請爇以告當陰有所護不然亦
無如之何也曹公勇爲羽方之行不意援遠麾下道
惟英華之言欲取所遺香爇之單行無害大平正法
英華詩百餘篇其警句有春日述懷二絕云三月園
林麗日長落花無語送春忙柳綿不解相思恨也逐
遊蜂過短墻園林簇簇日暉暉白蝶黃蜂自在飛公
子鮮眠芳草岸風移花片點々衣又云醒酒清風搖

竹去惟詩小雨過山來又緑影小心樸正幔曲雲郎朧麥初成非詩人所易到也其詩無凄涼悲怨之詞皆艷麗靡愉之語殆亦鬼中之仙耶若言曹生之禍尤異余友人曹哥仲少隨來兄陳夢良任嶽之嘉魚尉秩滿移寓于莊府君祠下館曹于東廡忽一夕聞窗外異香撲鼻歗吟云等心款制憑誰訴惟有清風明月知次夜復吟云曹竊窺之彷彿有女子過廡下但有雲髻斜髮若懶粧之態是夕忽入與之邂逅扣其姓氏不告强詰之乃云妾本府君女又問其年答云年當二八時又問何故獨粧云對粧慵覽鏡又問答我一似吟詩云拈筆愛題詩一日曹往祠下邂

逅無女子據貌疑是寄居女然事覺敗絕之女云君若見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重垣百畢徑迎于門延至中堂奉湯罷登望月臺羅列肴饌酒果甚設酬勸歡洽臺旁有碑記其歲月云無爲子撰曹問無爲子是何人云即妾也酒罷已五鼓曾攜果核歸醉寢其子姪至取其果與之無異人間者又嘗吟云欲擇純良婿須求才學兒期君終遠大富貴我皆知曹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間善惡禍福各有簿吾嘗竊視之曹遂扣以前程事云遇難年即發無此無夕寢處如常但神情頗瘁其家疑爲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實告郡有孔法師符法甚靈乃密以狀告孔爲

具牒今就城隍司投之且云今夜君有影北見報是夕府君從容外長歎而過有數獄卒押其女隨後女衆手指曹數其負約翌旦孔咒符與飲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爲漕試院遂移寓南草市女子復來自後往來不可禁嘗扣詩詞盈軸其家視以爲常亦不復怪來春曹欲試上庠女泣別曰與君相從許久若留不住先動必有災前途宜自謹曾至黄池鎮一夕被冠席捲而去曹根捜而歸至中都復丁母艱始驗其言後累舉過雖年皆不驗後館于趙大資德老之門至癸酉歲果請祈禱年幾七旬矣女子之言異哉余謂妖魅之惑人未有久而不斃者獨二子所遇

不能爲之害曹果死於兵難曹雖蹭蹬不第年逾八袠以壽終余淳熙甲辰初識曹於臨安郡庠一日素其辭扣之曹君以告嘗爲作傳以紀其事矣曹仲乃鄭鎰有明之内表嘗以其事語于伯恭先生士夫間亦有聞之者偶讀李英華華集以其事正相類因併錄之

過叔度云三衢柴異容遍賣余謂之因談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過泗州有解太素脉者診之云公來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諫然曰當得何病曰有癰疽病士留五日求爲處一方脉者竟不能爲之乃指京師某人某人者俾訪之士子到京來年果登第求診脉

於醫醫問君所嗜何物答曰物物皆嗜醫曰嗜果子否曰正熟有某梨者置二百許每日食畢忘吃之一兩旬復謁醫醫問吃多少梨答云二百許醫曰可喜君無事矣然須生瘡既而三四日間遍身患大瘡以藥調和其內尋愈出京過泗州見向診脉者聞君滑官又安寧醫以何藥療君病答云某不病但生瘡爾醫者詰之乃以食梨事對脉者呼某子設香案望京師而拜曰不可謂世間無人乃詰其方蓋以梨發散其癰疽之氣變作渾身瘡爾士子及太素脉者忘其姓名唯記京師醫者是大馬劉家

蔡文定公年十六發解入京從汴岸日者問休咎日者曰子未近文時吾嗜酒然術甚高每醉則不能推測今日偶不然當為盡言良久曰言之勿怒子更十年當以三人及第又二年當為狀元文定大怒曰三人及第豈再魁乎拂衣而去是歲一第後十年始以茂材異等除校書郎知崑山縣三人恩例也又二年再舉賢良方正除將作監丞通判睦州狀元恩例也文定公孫壎曾純云同上

鄭華公居中達夫開封人少進上庠登舍選職學事每休沐常與鄭紳遊紳實為省直官宦麗室不事生產公每給之一日同至相國寺有日者擲卦肆一卦萬錢公知其數扣之日者云此命大貴與蔡太宰相相頡頏究其詳則拾起卦子不復言矣行數步許語鄭曰汝識令者鄭笑曰我有万錢即登旗亭痛飲吏不與此曹公云吾為償金耀之往日昔曰吾每日只推算一命要看時可預錄下來日見訪二人如期而往日者黙然良久云怪哉五行又與孟太尉相類公頗不樂而去蓋公少年肥聲斈校意氣方盛得日者言益喜識以鄭驗其術何從鮮責然心處覬望又語鄭曰吾二人更各以五千令覆算日者不納諭以覆者前二命乃更曰二命皆大貴先看者將來與蔡太師同宮後看者未卻先薨大抵相去不遠公復問何時當貴日者曰君見雪紛紛下時卻來相謝公戲鄭曰術者道我貴吾今已升舍君登甲科貴亦不难謂汝貴時恐無此理鄭徐答曰我亦有少賓緣但不欲言公力詰之乃曰某自表偶後有息女甫七歲無人鞠養煩與中貴為養女聞常進入內性極慧黠頗得寵遇恐異時因此進身未可期其以私告切勿語人公聞之佔佔自喜且欲驗日者之言與鄭劇飲而歸後復與鄭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言雪下時汝當貴今得一杯緩寒足矣望豈及此公因留外館流連踰日忽有快行屢至學尋問鄭生學處華不知公寓處及歸乃以告公亦驚訝未知何事語未竟復至尋曰幸得見季士慈德宮鄭押班欲尋其父適問莫有

知其家者閻常與學士相過公曰少頃須至但宜甚
吾每賜之更竟兩日為辭此衣服方可去時公新婚
意見甚厚有銀盂在側持以予之曰謾為酒資可以
此意覆知押班性行渴之殊過望悉以其語達押班
甚德之及鄭入見具言居貧每藉公賜卹誼過手足
鄭自此首居第邑使已豐與公往還情好愈篤及徽
廟登極進德太后以押班體上封賢妃未幾為貴妃
恩寵日盛大富無出其右政和元年冊后以紳為樂
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真定教官紹聖初為太學博士
上即位遷大宗正丞崇寧閒自禮部郎召試中書舍
人除知樞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再知院六年拜少
保太宰兼門下侍郎罷禧州再入正與之同相日者
之言異哉高文安公與公之孫為僚壻嘗語余云
文安公又言其自上元丞滿罷除新秦機幕作史有
相士趙蒙衣者謂其曰公面有憂色主服然後得見
任不待終更召為學官歷清要不出國門至宰相月
餘果喪偶又數月報代者事故到官逾年劉侍郎孝
唯榻前特薦除太學博士及為給舍時趙來見某令
書兩府誰先入相時趙推為樞密相士所言皆不驗
豈其術偶中亦有時而差耶今復讀范蜀公家求云
張鄧公嘗謂范公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
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齊賢
王隨復往卜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
相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消聲不復有人問
之卒窮飢餓以死其後四人皆如其言鄧公欲為之
作傳因循未能時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余又
志之
紹興初日者韓操曹谷皆奇術也湯丞相進之史丞
相二公微時嘗往扣之一日調官中都復同往韓偶
修屋無延坐處其家紿云出去韓瞽者聞其聲而起
之亟呼曰二相公來豈可不留坐後皆如其言又劉
樞密共父呂檢詳仲發同訪之時二公已京秩為幹
官韓云二命皆改秩又指劉後當至樞使呂為卿監
後劉果至樞密但非使耳呂為檢詳直顯謨閣終朝
議大夫卿監序又余同里前輩林公列光祖首
試已進朝病甚舁往扣之韓云今年當策勝試前
一日自愈是歲果第今知年猶及見之與余言及曹
谷與韓齊名晚年術多差曹丹陽人有士人初為問
省試得失曹不許云須至免舉年方登第果下省至
免舉復扣之曹又不許士子曰公向年許我免舉登
第何相反耶曹曰君果是曹谷相許但以往日之言
為據是時命運通利所言無不中今時運不如昔故
亦有時而差矣士果第然則日者之術驗否亦係時
運不專在術耶

王欽若卿為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書薦於錢希白易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識鶍門下屬聲諮閣人術者退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亦須延之使某獲見希白召之冀公果攙逢人神貌疏瘦復贅於頸塞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諦端視既退術者稱歎數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貴而無爭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當關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願公毋怠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為尚書亮使淮南時呂許公為布衣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來至淮甸上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馬公知江寧時陳魏中以光祿寺丞經過為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相令其諸子出拜願以老夫之故他日得預陶鑄之末晉致光誅議一日在李侍郎座已坐上見晏元獻公公李之壻也時方奉禮郎曾熟視之曰他日甚貴但老夫不及見子為相也

黃朝美云風鑒一事乃昔人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賣鬻取貲者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威否余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論之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若是屠兒飯飽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兼備十全

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於詩中如照地騏驎袍騏驎音雪擺胡騰音欃千三百六十十音橋晏殊嘗評之曰詩人全依語嘗如此用字故晏公與鄭俠詩云春風不是長來客王張張音聲華能幾時然杜詩如如此用字亦多將軍只數漢嫖姚漢書音漂鷂而杜作平聲之類李嘉祐詩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又張祜詩絡冰寒天橫蒼茶印山落日霧崔嵬東坡詩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獨穿暗月朦朧裏愁度關河蒼莽間亦作側聲書真亦多如此用字

沈存中筆談云治平中杭州南新縣縣分新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其木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嵌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是時正中原全盛之時安知有駐蹕臨安之事此正符中興渡江之兆偏方之地謂之大國而天字不破乃中興再纂紹鴻圖之讖也莫非前定

存中但紀其字體之異豈知有後日之事耶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業其刻有大宋乾德四
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今諸儒參驗乃輔公祏
反江東時年號太祖受命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
豈非威棱將及而符讖先著耶又劉貢父詩話云
太祖欲改元須古來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為請且
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有宮人入掖庭者太祖
因閱其鏡奩背有乾德四年大驚曰安得四年所著
乎宰相不能對陶穀竇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太
祖嘆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然二公又不知輔公祏
已有此号矣

軼弛作坑起作機陂差壽州坑也

慶曆七年貝州卒王則叛參政文彥博請行仁宗忻
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為敗卿擒賊必矣逾月以捷
報聞詔拜平章事改貝為恩州與真宗幸澶淵縣尉
宋捷迎駕上喜以為必破虜其先兆相類
鳳凰穴在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流下猿
狖不能至鳳凰巢其上彼人呼為鳳凰山所食亦蚺
魚遇大風雨或飄墜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
人或取其蒼謂之鳳凰杯古書鳳凰生於丹穴即南
方也蓋此禽獨出於塵寰之外能遠羅弋其智能遠
害逢時而出也本朝曾集清遠合歡樹
臘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鑄為上

良

自景祐已後洪州之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
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
氣其品遠出日鑄青直與陳季常帖云雙井前所送
乃家園第一如所論不可解竊意似南方士人觀國
下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見街巷並是鋪群坤即
歎息以為無趣之絕色及其漸界南北多見妖麗之
姝遂復予宗下直叢時所見長鷹爪者和至賤甚者
乎今設壽數兩大爪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山茶品
題之雙井之名遂著東坡雖欲延雙井甚可得耶
東坡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嘗戒薑
宜著更誇擷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
者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亦佳也鹽則不
可東坡之說如此不知今吳門以淺京口煎點茶用
鹽其來已久却不聞有用薑者風土嗜好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茶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
起蔡君謨謂公曰今茶絕品者甚白翠綠乃下者矣
欲改為玉塵飛素濤起謹之說同然然今自頭綱
貢茶之外次綱者味亦不甚長不若正焙茶之真者
色帶微綠為佳近日士大夫多重安國茶以此遂輕貢
而寄茶不為重矣思李泌茶詩旋沫翻成碧玉池亦
以碧色為貴今諸郡產茶去處上品者亦多碧色又
不可以槩論

前輩謂伊川嘗見秦少游詞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
句乃曰高高在上豈可以此瀆上帝又見晏叔原詞
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乃曰此鬼語也
蓋少游乃本李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過於媟
嫚少游竟死於貶所叔原壽亦不永雖曰有數亦口
舌勸淫之過

曾寧泛海覆舟自言平生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其
過在此今人有愧於冥冥之中者其過何止科頭晏
起而已哉東坡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爲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耳晁氏客語云怕人
知事莫萌心此與蘇子由云但置一卷曆子日有所
爲皆書之相類

後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舊儒其時進士贄見前
輩各以所業止投一卷至兩卷但於詩賦歌篇古調
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行兩卷號曰雙行謂之多矣
故桑魏公維翰只行五首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
取大名以至大位豈必以多爲貴哉裴說補闕只行
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乃云只
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見知何暇別卷哉余謂國初
尚有唐人之風趙叔靈清獻之祖也初舉進士主司
先題其警句於貢院壁上遂擢第有詩集數十篇閑
雅清淡不作晚唐體自成一家清獻謂成都日來郡

閱

跋本二字口

公鎮益都爲序其詩

夏文莊舉制科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見其年
少康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詠願丐賢良
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公欣然援筆曰殿上袞衣明日
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
未斜楊公歎服曰真宰相器也此青箱雜記所載又東
軒筆錄與此少異云公舉制科對策廷下有老宦者
前揖曰吾閱人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求一詩以誌
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前公乘興題曰簾內袞
衣明黼黻殿中旗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
丹墀日未斜然不若前詩用事之工所謂宦者以吳
綾手巾求詩想必有此至今殿試唱名宦者例求三
名詩但句語少有工者詩亦不足重矣祖宗朝一時
翰苑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詩西掖深沉大帝居紫
微西省掌綸書天閣啓鑰趨時侍史焚香起草初
又黄庶陪漢相移筆代兎言又和人見賀分班晚入
鵷鷺閣直閤旁聯沿鳳池移筆閑批五色詔好風時
動有年枝又太液西入鳳池邊西閣凌雲爲起樹彩
筆時批尺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又内直詩紫泥初
熟詔書成紅藥翻階畫影清磨毫生烟宮漏永時聞
出焉自呼名李訪燕會詩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
澤洒春霖黄中青綸揮睽輕前古丹地深嚴隔世

塵錢若水日上花猶廣捲後柳遮鈴索雨晴初楊徽之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皆粲然有貴氣

王元之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後知制誥忤時相出知黃州蘇易簡榜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遷客臣欲令牓下諸生送于郊奏可之禹偁作詩謝曰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媿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有人門下放諸生時交親備時好惡不敢私近獨竇元賓執手泣于閤門公後以詩謝之曰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余垂淚閤門前權德輿不由科第知貢舉三年門下諸公繼爲公相以元之之才不得知貢舉抑命也夫

前輩論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畫之妙當以神會不可以形器求也此固善於評畫者然余觀近代酷收古帖者無如米元章識畫者無如唐彥猷元章廣收六朝筆帖可謂精於書矣然亦多贋本東坡跋米所收書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鉤輒折趾盖識之也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留數日元章好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贋本爾因以譏之唐彥猷博學好古忽一客攜黃筌梨花卧鵲於花中斂羽合目其態逼真彥猷蓄書畫最多取蜀之趙昌唐之崔靄數名畫較之俱不及題曰錦江釣叟筆絹色晦淡黯類古縑其弟彥範揭圖角絹視之大笑曰黃筌唐末人此乃本朝和買絹印後人偽爲之遂還其人以此觀之真贋豈易辨耶世之溺於書畫者雖不失爲雅好然亦一癖爾歐陽公有牡丹圖一貓臥其下人皆莫知一日有客見之曰此必午時牡丹也貓眼至午精細而長至晚則大而圓此亦善於鑒畫者

歐陽公石月屏序云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於畫者不能爲盖奇物也景山因謫留以遺予因令善畫工模寫以爲圖并書以遺蘇子美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子美聖俞皆有詩余嘗於赤岸陳文惠裔孫忠懿家出丁余此屏自言文忠公所藏之本其月樹枝葉與公之序無少異但其圖與石屏微不類乍豈公所謂世之工於畫者不能爲乎忠懿且求余跋語余謂歐公方詫此石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

出磨聖俞則曰曾無纖毫光來著燈照屏徒為袒璞一片圓溫潤又不知圭璧何取此石之甚耶雖然此屏不幸而遇聖俞亦幸而有聖俞則此屏可以長寶而不為好事者奪豈願後有歐陽公者出而見之乎

容齋先生語余云唐金城馮贄編雲仙散錄不著出處皆為僞撰初無此事予偶得此本退而讀之有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胷次吞雲夢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弁包文亦浩瀚殊不知若耶在會稽雲門寺前特一澗水耳何得言湧耶以此知其僞明矣觀督自敘之文乃是代近人文格亦非唐人之文也世有僞作東坡注杜詩內有遭田父泥飲篇欲起時被肘云孔文舉就里人飲夜深而歸家人責其遲曰欲命駕數被肘工部造語要妙胷中無國子監書者不可讀甚書此大疎脫而不知國子監能看幾書亦何嘗有此書耶余謂筆頭湧若耶溪與胷中無國子監書可謂的對後以語容齋遂共發一笑

僞注贈王中允維末句云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舊注虞卿著白頭吟以人情樂新而厭舊義自明白僞注乃云張敞欲娶妾其妻曰子試誦白頭吟妾當聽之敞慙而止此婦人女子善警戒者也是以白頭吟為文君事有何干涉往往時引史傳所有之事及東坡已載於筆錄者飾僞亂真其書又皆鄙繆迹日有刊東萊家塾詩武庫如引僞注若吟詩瘦翠屏晚對眼前無俗物短髮不勝簪日月不相饒獨立萬端憂等事僞作東坡注不知此何傳記耶世俗淺識輩又引是注為故事用豈不誤後學哉所謂詩武庫者又僞指為東萊之書也余後觀周少隱竹溪錄云東坡愛猪肉詩有人候足之句乃引雲仙錄人候足之詩以為證然此亦常語何必用事乃知少隱亦誤以此書為真後來引用者亦不足怪

梅詞謾言春人皆以為李漢老作非也乃是孫用贈王逐客之作仲甫為翰林權直內宿有宮娥新得幸仲甫應制賦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錦裯舞徹涼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望旦宣仁太后聞之詰宰臣曰豈有館閣儒臣應制作狎詞耶既而彈章罷黜館中同僚相約祖餞及期無一至者獨孫閏一人而已因作梅詞贈別云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花期正謂此尔又云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指翰苑之玉堂苕溪叢語却引唐人詩白玉皇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謂人間之玉堂蓋未知此作也又僞心做人去後零落清詩今之歌者類云冷落不知用杜子美酬高適詩自從蜀中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盡零字與冷字同音人但見冷字去一點為冷字

逐云冷落不知出此耳王仲甫字明之自號為逐客
有冠卿集行於世陸務觀云
余嘗見本事曲魚游春水詞云因開汴河得一碑石
刻此詞以謂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綠柳輕
拂黃金縷盖用唐人詩楊柳黃金穗梧桐碧玉枝今
人不知出處乃改作黃金鏤或黃金縷人如周美成
西河詞賞心東畔淮水今作傷心如此之類甚多
景德中夏英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夕宴後庭酒
酣遽命中使詣公索新詞公問上在甚處云在拱辰
殿按舞公即抒思立進喜遷鶯曰霞散綺月沉鉤簾
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清秋瑤階曙金
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
上大悅
熙寧中高麗遣使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密師題詠
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元厚之內翰抄錄以賜厚之自
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
欲傳賈客過雞林
王建宮詞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
者往往見於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
圖滕王元嬰高帝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
畫錄略言甚善畫不云其工蛺蝶也唐世一藝之善
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唐賢詩
句遂知名於當世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
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技得所附托乃垂於不朽
盖各有幸不幸也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喜為詩而多稱引後進一
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
稱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鮆魚
繁豉添蓴菜紫魏泰嘗於聖俞處見公自書手簡再
三稱賞此二聯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
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詩人好惡處取不可强
同也
元獻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瀼西春水縠紋生
此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晏曰非也作生
熟之生語乃健 宋景文筆記
趙龍圖師民名重當世而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
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又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階
前一尺長前輩名流所未到也
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
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
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若
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
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周
少隱云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非不多但使淵明媿

名其氏

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夕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東坡論柳子厚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詩之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子厚南遷詩後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清深紆餘大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山谷書柳子厚詩數篇與王觀復欲知子厚如此學淵明乃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沈存中云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遇豁宿歷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余爲太學諸生請假出宿前廊置一簿書云感風則害肚曆可對感風簿

余弱冠客會稽遊許氏園見壁間有陸放翁所題詞云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墻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恨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筆勢飄逸書于沈氏之園辛未三月題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當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之情實不忍離後適南班士名其家有園館之勝務觀一日至園中去婦聞之遣遺黃封酒果饌通慇懃公感其情爲賦此詞其婦見而和之云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闋未幾怏怏而卒聞者爲之愴然此園後更許氏淳熙間其壁猶存好事者以竹木夾護之今不復有矣公官南昌日代還有贈別詞云雨斷西山晚照明悄無人幽夢自驚說道去多時也到如今真箇是欲遠心已是無心畫小樓空斜掩繡屏儂早收心呵趁劉郎雙鬢未星又閒居三山日方務穗即絕興攜妓訪之公有詞云三山山下閒居士巾履蕭然小醉閒眠風引飛花落釣船二詞並不載于集

山貌

宗人指宋宗室
今尚有定制此
甚士字當是也
此字係

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爲近屬士家最盛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客陸子逸實預焉士有侍姬盼勝者色藝殊絕公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預捧觴之列陸因問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猶在臉公爲賦瑞鶴仙有臉霞紅印枕之句一時盛傳逮今爲雅唱後盼盼亦歸陸氏二陸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勝而詩不及其弟

秦壇以狀元及第李文肅公邴賀秦相一經教子素敦丞相之賢甥月窟兒敢起鄰翁之羨秦甚喜淳溪賀啓三年而奉詔策園南宮建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雖自於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而結此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戎以爲譏刺用是得譴文肅賀徐太師啓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既同

於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奭以爲譏已答啓云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文肅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終不加害也

徐淵子賀謝相深甫二子登科啓云三槐王位人瞻衮繡之榮雙桂連芳天發階庭之秀出則告辰猷於咫拜稽手之際入則訓義方於鯉趨過庭之時滄海珠胎發爲朝采藍田玉種積有夜光又云雖宮爵乃公家之自有而世科豈人力之能爲謝以爲譏己亦不樂之

本朝狀元多同歲但數問術者無從曉之爾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佐王整皆生於庚午

翰林王公洙修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十九日錢二十錢以嘉祐二年六月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藏還别度可以免災然錢雖少年榮進晚節遷撰長短比折袝補實均王公竟不起王端明素盧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於軍伍王卒於皇遣盧薨於殺帥事皆倫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考有過於王得非以少年微賤耶 蕉窗雜記

肆

劉貢父王介同爲考試官因爭介以與語侵攽不與較望皆駭介中丞呂公著意不樂欲以爲譏罪太輕垂奮主判欲論表曰讀等射市薄命難逃縱丸在前故心不校人曰在大人之術雖然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然在傳漢人之田而奪之牛本無主字語人俗推恐不傷是全句已甚字外來盡云在傷人之失推恐不深而牽田之牛奪之已甚苦傳句貢父一於四六者豈不知虛出於一時之憤氣不暇精思耶

學初張狀侍郎以二府初成以詩賀王介甫公和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而諸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棹道之閒雖賜句感恩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觀此則二公之文章優劣可知矣

唐劉鄴特賜進士第韋岫賀之曰三十字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已曠代所無

進士楮戴投賀於蘇威信印有敬字把謝啓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涣點孫浩之碗持太過翻違空王

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務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魯直書王元之竹樓記後或傳云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謂出此言未失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論文之工拙蓋嘗觀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是荆言無疑也

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又不自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乃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為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余謂文忠公此記之作語意新奇一時膾炙人口莫不傳誦蓋用杜牧阿房賦體遊戲於文者也但以記其名醉為號耳當文忠公宮寄公詩云滁州太守文章公謫官來此稱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豈有遷客容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書手同又云意古直出范睢蔡澤豪一世間激風蓋謂公寓意於此故以為出范睢蔡澤此未有此作也不然公豈不知記體耶視二公之論則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亦非荆公之言也

劉昌言太宗時為起居郎善俾倪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密院一日上眷忽解曰劉昌言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得雖是君臣隆替有限亦是稗闔之術窮矣

王嗣宗太祖時以趙甲登第多歷外郡晚方入朝真宗時為副樞以老辭位真宗遷止之嗣宗曰臣力不任矣但恨天眼遲開二十年

蔡忠懷公持正為某州司理日韓康公宣撫陝河來道出其境太守共宴妻蔡撰集語口號一聯云文價早歸唐吏部將壇今拜漢淮陰康公極喜請相見觀其人物高爽議論不凡謂郡將曰蔡司理非池中物因相與薦之故秩已而薦與弟持國時持國知開封府初置八廂乃辟為都廂嘏日相見頗加禮接後已奉為府曹持國既入翰苑別席尹京赴上幕府階墀持正獨否劉大怒奏劾得旨衝勤持正不答乞移蓨寺乃供狀云京朝官着今無階墀蓋太宗真宗為牧時講此禮令輦轂之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而開封府尚仍舊例未當大理御史對特袖落所供呈奏裕陵喜曰蔡確知典故何得作幕府可除館職到館後進百官圖識者云此生看看待作宰相久之果然故元祐新州之貶程頤有憂蓋疑其已甚也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食四月朔上為徹膳避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食是日有皇子之慶百官入賀蔡子正為樞副獻詩前四句曰昨日重風入舜韶君

王未御正爾朝陽樺也得前星助陰分宿隨夜雨消
其叙四月一日遊殿呈子度旋雲陰不見日食四句
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此本予十年先得之福州陳氏以叢帙與四庫全書不合疑係刑部
柾因頗是甚爲當出明人抄本經乙今年取勘此本據此以補正
脫誤者不少其工甚艱分兩卷下卷缺分六卷洪序意同非有
缺佚也中有朱筆校識三條似出黃蕘圃手筆辛巳秋星衍
予前後得諸家手校書十數種每一書皆以三四本對校一再覆勘不
厭精詳稍有可疑輒注俟查某古本、莫算爲學勤劬令人起敬
惟天資不甚高明故少所抉擇往往以不誤爲誤故所刻書未能盡善
者固有續聞下卷終

四朝聞見錄五卷

（宋）葉紹翁撰

清初鈔本

四朝聞見錄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葉紹翁撰。紹翁自署龍泉人。又書中載程公許與論真德秀諡議手柬，字之曰靖逸。而厲鶚宋詩紀事稱其字嗣宗，建安人。與自述互異。考所載高宗航海一條，自稱本生祖曰李穎士，建之浦城人，則建安其祖籍歟。其歷官始末無考。觀所記庚辰京城災周端朝諷其論事一條，及與真德秀私校殿試卷一條，則似亦嘗爲朝官。其所居何職則不可詳矣。所錄分甲乙丙丁戊五集，凡二百有七條。甲乙丙戊四集皆雜敘高孝光寧四朝軼事，各有標題，不以時代爲先後。惟丁集所記僅寧宗受禪慶元黨禁二事，不及其他。紹翁與真德秀遊，故其學一以朱子爲宗。然賣武夷山一條，乃深惜朱在之頹其家聲（案在朱子之子，時官戶部侍郎），無所隱諱，則非攀援門戶者比。故所論頗屬持平。南渡以後，諸野史足補史傳之闕者，惟李心傳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號爲精核，次則紹翁是書。陳郁藏一話腴嘗摘其誤，以劉禹錫題壽安甘棠驛詩爲趙仲湜游天竺詩一條。周密齊東野語嘗摘其光宗內禪慈懿於卧內取璽一條。又摘其函韓侂胄首求和誤稱由章良能建議一條。又摘其南園香山一條。蓋小小譌異，記載家均所不免，不以是廢其書也。惟王士禎居易錄譏其頗涉煩碎，不及李心傳書。今核其體裁，所評良允。故心傳書入史部，而此書則列小說家焉。

原缺

武林山
高宗幸太學
中和堂御製詩
請斬喬相
三文忠
天子擬
華子西
劉三傑扶陛
請斬秦檜
請斬趙忠定

九里松用金字
壽星寺寒碧軒詩
夏執中扁榜
三省
南屏興教磨崖
天竺觀音
易安齋梅岩亭
五丈觀音
柳州五龍王廟
張司封廟

八

忠勇廟
忠清廟制詞
徑山大慧
宗祠
文忠答趙履常
徐竹隱外皇子制
昆命于元龜
孝亭
洪景盧
趙忠定掄才

太學諸生賓綫希
心之精神是謂聖
鄭節使酒過
史越王表
楊和王相字
朱趙謚法
乙集
高宗駐蹕
武林
武林

八

錢唐
洛學
吳雲壑
趙忠定
吳雲壑
又
高宗御名石舡
光皇御製
三王得
清湖陳仙
烏髭藥
光拙菴
萬年青國
皇甫真人
孝宗居周益公
孝宗恢復
秦檜王繼先
楊沂中究西湖
晉安
猪券

憲聖不妬忌之行
光皇策士
又
佑聖觀
莊文致疾
寧皇二屏
陸放翁
熊子復
趙王陪位
高宗知命
憲聖擁立
攻媿樓公
翁中丞
張于湖
真文忠居玉堂
又
甲戌進士
巫錦有
胡桃文鵓鴿色炭
王竹西駁論黃注

呂成公編文鑑
洪景盧編唐絶句
秦小相黄葛衫
秦夫人淮青魚
高宗好縁桐
黄振以槧被遇
倪文昌請以諫大夫入閣
去左右二字
宣政宮燭
柔福帝姬
技術不遇
劉錡邊報
陸石室
開禧兵端
丙集
發昭伊川
虎符
逆曦僞朋印
萬弩營
來子儀
朱希真
寧皇進藥
秦檜待虜使
真文公謚議
悼趙忠定詩
鵓鴣詩
宮鴉
田雞
史越王青詞
司馬武子忠節
張史和戰異議
寧皇登位
葉洪作佗冒
黄靈行香
王醫
高士
蕭照畫
慈明
節度
汪脚端明

禿頭防禦
賢良
第一則
第二則
第三則
高宗六飛航海
常居士
九里松字
王正道
張通古
史文惠薦士
孝宗御製賜吳益
閩人說傳北域
天上台星
洞仙歌
方奉使
草豆古
三元
單夔知夔州
寧皇御舟
兩朝玉帶之詳
張公九成玉帶
丁集
寧皇即位
慶元巫和
册立考異
又
又
又
慶元黨
慶元黨考異
文公謚議
文公覆議
慶元二年御筆戒飭場屋科舉為黨議
發策
嘉泰制詞
戊集
岳侯追封
考異
遺事

畢再遇
周虎
四後邁
御批黃榜
罷韓侂胄麻制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寮上言
又
給舍繳駁論疏
尚書省榜
回諭并黨詔諭中外百官
考異
侂胄師旦周均等本末
韓勢敗笑鑒
閱古南園
南園記考異
四夫人
滿潮都是賊
逆曦歸蜀
伶優戲語
侂胄助邊
韓澈梨
黃胖詩
劉淮題韓氏第
西湖放生池記
犬吠村莊
誅韓考異
又
李季章使虜詩
淮民漿棗
浦城鄉校芝艸之瑞
臺臣用讖言
好女兒花
秘書尚水硯
四朝聞見錄目錄終

四朝聞見錄甲集

龍泉葉紹翁

恭孝儀王大節

恭孝儀王諱仲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肉塊，以刀剖塊，遂得嬰兒，先兩月，母夢文殊而孕，靖康二帝北狩，六軍欲推王而立之，伏劍以卻黃袍，擁其從曰，自有真主，其徒猶未退，則以所伏劍自斷其髮，其徒又未退，則欲自伏劍以死，六軍與王約以踰月而真主不出，則王當即大位，王陽許而陰定欵其期，未幾，高宗即位于

應天，王聞慶甚，上處嘉歎，王崇漢圖書自贊其容曰，熙寧六載，歲在癸丑，月當孟夏，二十九余乃始生，漢祖之後，性狀山麋，視同野鹿，隨圍既方似無，惟有性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風，良朋益友，澹然靈臺，確乎不拔，不汙不苟，蓋自敘其推戴事也，嘗遊天竺，有山翁巴鬱超軒落半巖花之句，與西湖顯明寺子孫視諸卸識為繁衍，蓋恭孝之報云

潘閬不與先賢祠

潘閬居錢塘，今太學前有潘閬巷，俗呼為書鋪閣工風歸自富春，有漁角風史之錢塘壁大徵之句，識者稱之，雖落魄不撿，為秦王記室參為閬說上者曰，閬不南走粵，則北走胡，惟上招安之，上旋悟，時閬已再入京，勅授四門助教，閬以老懶不朝謁為辭，自封還勅命，時文法疏簡，猶若此，未幾，論者謂閬終恭黨，語多怨望，編置信上，至信上，与道旁室題詩柱上曰，久天然如焚，恰恨都無一點雲，不得此處手濶，放老參軍猶掃記室為衙也，先是處多遜與潘善，故有四門之命，多遜貶，趙普不信普相，多遜罷，故閬終不免加

定，閬臨安守，建先賢堂于西湖，欵祀閬于列，有風不宜預者，遂出閬事見祠記

東萊南軒書說

考亭先生嘗觀書說與山人曰，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周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某亦不敢強解，伯恭卻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高處，然高所以不肯闕疑，又謂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南軒之說，酒之為物

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
酒之故至於喪身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思天
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
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思之而必欲食蔬
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
奢侈釋氏思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
奢侈而已至於色慾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
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
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
爲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
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沙泥而水之
澄清者可飲此儒釋之分也

考亭解中庸

考亭解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
謂教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
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
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
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
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
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
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
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
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
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
本於天而備於我矣真文忠公觀考亭之
解以爲生我者太極也成我者先生也吾
其教意歩生乎考亭之門人劉敬字秀文號靜
春與文忠爲友而篤行過之乃大不敢異師之
說其自爲論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
天衷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於物爲湯誥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書天子曰天
地之性貴於物爲是則人之性皇物之所得而
微毅或疑萬物謂通之性異獨人愚曰是固然
矣然此說曰性則有氣質矣又安可合人物而
言以自治亂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
非識性者也今皆不敢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其
謂人而已文忠公與靜春辨各主其說或當燕
飲於酬之頃靜春必舉可以辨析而爭起公引觴
命靜春曰某竊笑漢儒衆說吾儕豈可又爲後
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劉猶立持其說不已

著為就正錄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其發明性命開悟天下後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兩句兼人物而言嗟夫言之似也而差也嘗考古先聖賢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而不雜乎物者易之乾彖曰各正性命樂記亦曰則性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人之性歟如告子之性見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固無足取至於生之謂性孟子辨焉而未詳曰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得無近是而猶有可取者耶吾乎朱文公斷之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真有大功於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門聞而知之者也其議中庸與文公合靜春見而知之者乃終不以先生之說中庸為是何歟予嘗聞陸象山門人彭名謂予曰告子不是孟子弟子偶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者亦是與孟子同時著書之人象山於告子之說亦未嘗深非之或有有處象山之學雜乎禪考亭謂陸子靜滿腔子都是禪蓋以此然告子決非孟子門人嘗風靜春去高弟二字

慈湖疑大學

考亭先生解大學誠意章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是其心之所發欲一于善而毋自欺也一有私欲迁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是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誠其意慈湖楊氏讀書論語有毋意之說以為夫子本欲毋意而大學乃欲誠意深疑大學出於子思子思之自為非夫子之本旨此朱陸之學所以分也然夫子之傳子思論考亭先生之解是已於意上添一誠字是正慮意之為心累也楊氏應接門人著撰碑誌俱欲去意真慮意之為心累者無異於夫子子思考亭先生而欲盡去意則不可心不可無則意不容去故考亭先生謂意者心之所發是其心之所發欲一于善而已既曰誠意矣則與論語之毋意者相為發明文何疑于大學之書也故考亭先生以陸學都

是禪頭領但差而陸氏則為考亭先生失之支
離鵝湖之會考亭有詩其畧云舊學商量加邃
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陸復齋云留情傳注翻榛
榛著意精微轉陸沉象山云易簡工夫終久大
支離事業竟浮沉蓋二氏之學可見矣慈湖第
進士主富陽簿象山陸氏以登子上南宮舟
泊富陽楊簡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
揖象山請治邑事象山子　有自信處否學
者曰只是信幾個子曰象山徐語之曰漢儒九
個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通否學者不能對卻問

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个什麼象山曰九淵只
是信此心驪搭謂予曰卿舉子應得也自好只
是象山又高一着此老極是機亦然亦禪也慈
湖又改周子太極圖為　以為周子之說詳簡
之說易其意盖不取无極之說以為道始于太
極而已亦源流于象山云

賜宴祭壽

賜酒群臣無飲綠之文孝宗錫宴内朝丞相王
淮涉流于酒已則復縮涉入鼻時吳公琚兄弟
亦預宴上見其飲酒輙有難色微知左右知其

故後有詔游尉游尉自雜始

大臣衩衣見百官

大臣見百官主賓皆用朝服時暑伏甚丞相淮
體弱不能勝問之德上丞詔盤疾有從聞有詔
許百官以衩一衣見丞相自淮始

慶元六君子

趙忠定樸遺請去國之日天為雨血京城人以
金壺盱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和處正甚
急侂胄欲斬其為首者寧皇只從听讀當時同
衡上者六人世號為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張衡
曰徐範曰將傅林仲麟楊宏中皆衡出胜周受
福畧倫初自定尉聽讀衢州已次半道有旨再
赴廷尉圖始自分之死後至不能耐韓亦修矣
時慈聖在上韓猶不敢殺士故欲以計殺之周
竟不死後聽讀永州杜門教授生徒後以韓誅
放還復籍于學為南宮第一人自外入為國子
錄以女妻富陽令李氏子親迎之夕有老兵持
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時來見耶為我傳語
來回相見於崇化堂矣諸生不肯退曰我為國
錄身上事來有書在此書入乃脩述李為史氏

去云忽他時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為出於李
氏周愕甚入則已奏樂行酒周亟起告女以故
女以疾遽冀展日之情李氏子惘然登車去富
陽令大怒訴于台因劾周去後入為太學博士
自文忠公去國時猶有樓公 昉 危公 稹 蕭公
陳公慮齋袁公 燮 慈湖楊公 簡 捐齋直言于
朝俱以次引去周由博士不十年至從班庚辰
京城災論事者衆周語予曰子可以掀腰呈琅
玕矣予戲對之曰先生在紹翁何敢言

衛魁廷對

衛公涇字清叔吳門石浦人先五世俱第進士
至公為廷唱一人策中力陳添差贅員之弊上
勅授添差州僉幞公即入劉廟堂以謂身自言
而自為可乎有旨待詔幞僉幞正闕公已赴越
任閤會親友玩牡丹謂第一花人尚貴之吾素
宜自貴重可也先是廷唱一人任僉幞無滿必
通書宰相謝繳遞遽樣廷唱致詔命以來曰
隆音入幹門公以通書宰相非是唯任其遲速
可也時王淮當國殊以不通書為訝繼以降詔
命而不欲降入國門引入見指揮公翱翔于江

上六合塔下凡三月不得見適鄭公僑以吏郎
召公遇塔下鄭寒暄畢即問曰清叔何為在
此公語之故鄭引見畢即直詣都省門面詰丞
相情見詞屈曰某幾乎忘了翌日降旨趣公見
公既俱史相謀韓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為景
憲太子舊學太子知其謀于內遂以告史御史
中丞章良能彈公良能公所學也疏入猶未報
章用史語緘副疏以示公之車至太廟下得
章所緘語謂使云傳語中丞我今即出北關矣
史以公宿望不敢貶置唯族以大閣不復召矣

錢召文象祖以史故於廣座中及公云初謂衛
清叔一世人望身為大臣頓售歸抱書螺鈿器
然則公之罪亦微矣其客于有成嘗投經於公
初于猶為士時公已罷政擢舉洞霄宮遺書以
書外緘題書拜上省元下唯具銜至幅內則稱
拜覆不備題曰省元學士先生蓋得前輩禮又
客曰遂齋樓公昉往往代公簽啟又客曰耕漢
卿嘗陪公習語亦及道學又客曰王大受達頓
踈於三客亦未嘗游公之無閑良能既遜公去
固及其四客於後位至司業樓位宗簿封事輪

對有直亮聲輔嘗從考亭先生游晚以弁服終
王以忤攻媿樓公故得罪後謫邵武終焉有易
齋詩水心先生為之序稱許過於四靈衛公壺
殁已勿田澱湖一跣與體國大臣也

布衣入館

震澤王蘋少師事龜山高宗宿聞其名又以諸
帥官力薦駕幸吳門起召賜對以布衣賜進士
出身正字中和制曰朕於一時人才苟得其名
因稍有自見往往至屢試而治不加進於是從
而求所未試者至於岩穴之士庶幾有稱意焉
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蘊積既久聲是自彰行
誼克脩蔵于朕聽廷見訪問辭約而指深師友
淵源朕所嘉尚賜之高第職是校讎豈特為儒
者一時之榮蓋將使國人皆有所矜式而行
志毋負師言上意蓋謂龜山也王既入館猶子
誼年方十四歲於書塾粘紙作御批曰可斬秦
檜以謝天下為僕所持索千金可退也其父亦
不能從僕遂持以告有司有司懼檜耳目不敢
隱驛聞于朝詔赴廷尉獄具伏罪當誅檜閔其
憧番知年十四翌日言之上上赦其切編置象
益能詩文聚徒鼓所檜死得歸治生產有緒頗
本將階大用以猶子故旋以它事為言者所列
坐廢於家云

光堯幸經山

光堯幸經山憩于萬木王之陰顧問僧曰木何者
為王僧對大者為王光堯曰直者為王有杉小
而直因封之光堯為龍君注香有五色斷蜴出
于塑像下從光堯左肩直下不遂登右肩還聖脉
者數又拱而朝亦數四光堯注視久之蜥蜴復
循憲聖之脉之半拱而不數時黃妃張氏亦從
憲聖憲聖覩蜥蜴旋繞僧至諷經唼之憲聖亦
祝曰吾誰如何不登黃妃身蜥蜴終不肯竟入
塑像下妃慙阻不復有私利徑山有二事東坡
宿齋扉夜有扣門者云放天燈人歸則天燈之
偽不待辨蜥蜴旋繞天燈之事僧從本為利既
為利則必嫉斷蜴縈妃身使視君后妾為何事
龍山閣杉天自以堅下石簌往來又有龍君借
地之說至不敢擬鐘鼓事疑其徒附會故不書

憲聖擁立

憲聖既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

臨為奠攻娩樓公草立嘉王詔云維袁紀自行
於宮中然禮文雖亦於天下蓋攻娩之詞寓聖
之意也天下稱之先是吳琚奏宋朝之[illegible]人傳
道聖語致不控獨羸覩今日事躰奚如早決大
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
可頓聖意祭之憲聖曰是吾心也翌日並召嘉
王暨吳興入憲聖大慟不能撫先諭吳興曰外
議皆曰爾立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
教他做他做了你却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
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走憲聖已令知閤門

事韓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
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取黃袍來我
自[illegible]已著王遂至侂胄肘環殿柱憲聖叱王立
侍因責王以我見你公公又見你大爹爹見你
爺爺今又却見你言訖泣數行侂胄從傍力以天
命為勸王知憲聖之意堅且怒遂衣黃袍亟拜
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宮
百官班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即
位且軍賈雖散如留人心始安先是皇太子即
位於內則市人排舊邸以入事持所遺留之稍

閤故必先為之備時吳興為備獨嘉王已治任
判[illegible]紀不為備故市人席卷而去王既即位
翌日侂胄侍上詣光皇問起居光皇疾有閒問
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宗瞪目視之曰吾兒
耶又問侂胄曰爾為誰知閤門事臣韓侂胄光
宗遂轉聖躬面內時惟傳國璽猶在上側堅不
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既自我兒子做了
我自取付之即光宗卧內取璽寧皇之立寔聖
之大造也三十六年清靜之治憲聖之大明也
琚亦有助焉文忠吳公琚奏業于忠宣堂云

觀乎保吳公系奏遺藁其盡忠王室可以對越
天地而無愧歎仰久之丙子夏至蜀沙真德秀
書侂胄陰忌琚以憲聖故故不敢行忠定德讓
事實花命酒更極醜劇閤語曰胄為成都行手
予封以更萬狸亦不辭韓笑謂曰則恐太毋不
肯放先遠去然猶倫師判荊襄鄂金陵終于外
之韓誅趙氏訟冤於朝公之子鯛以恭奏業進
時相疑吳為韓氏至姻故伸趙而不録吳云

光王命駕北內

布衣謝岳甫閩士也當光宗久缺問安群臣苦

諫至此為上憂商未造上並不悅岳甫伏闕奉
書謂父子至親天理固在自有感悟開明之白
何族君臣苦諫徒妙伏近習離間之意但太太
春秋此高太太之愛陛下者如陛下之愛嘉王
萬一太太萬歲之後陛下何以見天下書奏上
為動降旨翌日過宮當是之時岳甫名震于今
同姓宰相有欲挨上已駕即拚以代己者止齋
陳氏傅良時為中書舍人於百官班中顯候上
出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
進一杯酒却上輦百僚暨侍衛俱失色傅良引
上裾請毋入已至御屏後慈懿叱之曰這裏甚
去處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於殿
下慈懿遣人問之曰此何理也傅良對以子諫
父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傅良去謝遂
報罷先是岳甫嘗上書孝宗請恢復不報謝要
孫氏孫已死謝發其緣遂乃謝所上書付本也
謝嘗以付本納要路不知孫氏何自致之謝益
感悟閩士林自知觀過與謝同游于京學以詩
一絕為紀其事末二句云漢皇未下便僻詔奈
此匹夫匹婦何林已賦詩同舍莫有能繼者林

號為名儒仕至史館校勘糧料院終于官

止齋陳氏

止齋陳氏傅良字君舉永嘉人早以春秋應舉
俱門人蔡幼學行之游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
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賦與進士詩為中興
冠然工巧特甚稍失三元衡鑒正駢故今舉子
詞賦之失自陳始也蔡既洞達其忠經義教揭
厥吾尤長於春秋周禮孝亭視為畏友嘗謂門
人曰以伯恭君舉臣同父合做一個方纔是好
猶不及水心先生蓋水心筆行不倖而學業恭
能如晚年之大成故孝亭先生特謂其強記博
聞未見其便止孝亭先生見其止也當與三子
並稱而且有所優劣孝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
序文以彤管為淫奔之具以城闕為偷期之所
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七千百年為史之彤
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
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孝亭先生辨孝亭
微知其然嘗於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
太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
某未嘗註詩何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

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傚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之建安袁氏中為公門人序其傳末止齋選為寧王舊學上嘗思之語韓侂冑曰陳某今何在都是好人侂冑對上曰台諫爭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召用止齋立朝大節無愧於師友至光皇以疾缺北宮禮其涼靜有古風烈嘉王之立止齋以舊學亦有贊策功愧於韓氏遂不遇大拜云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真文宗公晉公元剛字茂潛俱以宏博應選時李公大異校其卷於文宗卷首批云宏而不博於晉卷首批博而不宏甲部堂取旨時陳自強居廟堂因文宗妻父善相識文忠為遠器力贊韓氏二人俱賓異等是歲毛君自知為進士第一人對策中及朝廷設宏博以取士今謂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示天下然猶賓異等何耶至文忠立朝時御史發其廷對冊力移史侃使事且其父閣卷遂駁賓五甲勒授監當後廟堂救以江東幹暴條文忠之主朝言者論之不已後終不得起南岳劉君克莊潛夫以詩悼其志云至尊殿上主文衡豈料瑩中有晏平後二十年纔入叢陽三四榜盡瑩瀛白頭親痛終天訣丹穴雖方隔歲生　只緣命不到公卿毛策力主恢復故劉寓微詞云劉詩登瀛之句謂袁蒙齋也毛沆泊以死真公卒為名卿晉以使酒任氣為言者屢以聞然該敏貫洽近代相門子弟未有也文忠初甚與之契中年對客與留則慨然不悅先是永嘉劉錫祖父撿棘羲之墨池且不年後世為僕所發新皆顏是故榜者亦不忍著得方叢玉公簡使士人周儀甫書云納去茂潛書雖儀甫不待老夫之祝茂潛永嘉之政若千將莫邪新發於鉶切不可干之以私又云近來墨池事最俳

銅絲李沐

初綠試年相謂忠定同時見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趙氏趙知忠定不事修飾故易敝巾䄂衫敞屐以見且能罔誦忠定大廷對策忠定於稠人中首數之語且怪同姓同群而曾未之識次至紘進白叙弁第嘗階上游劉歸表列忠定慨然

曰若劒堂畫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縣進神色不接紘未謁忠定書廷道謁考亭先生於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薑醯浸之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禮不能殊胡不悅退而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為乏也道出其從太守覓舟客次偶與水心先生遇時猶未第紘氣勢凌忽若循與之不合者厲聲問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應之曰永嘉葉適紘又詰之曰足下何敢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紘答以手自擬紫帘帶歡曰若此所謂親病在床入山採藥先生憮然莫知其所以見訝者會太守耒穩先生名遂與謁語胡小媄先請葉學士胡尤不平

沐為名臣李公士穎子李公閒居邑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試二令適從忠定謁告為親壽會上京當遣中使賜藥名忠定得榮沐諭以就持歸以賜沐對以遣使舊禮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榮而廢遣使忠定不樂頗以語侵紘佗胄欲圖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謀之于某官某語佗胄佗曰公留某則可圖趙韓遂於上前力留之後覺拜相其官既為韓留則力薦紘沐沐遂無忠定為不執紘代肇考亭先生誣以歐陽公被誘事又作其瓶瓣校舍為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為無君紘文通柳柳州沐詩史酒

晚著易頗契異音其初未必盡出於媢嫉也其積怨嫉者已久臨大議頃不能平心耳肇衆齋皇亦以含逆前列謁丞相京鏜自敘其事京封韋者無異於忠定封紘肇賢者也嘗歎京言之是未審怨尤惜其不得紘栓近時凌次英以甲科四人擢寒半世始得掌故都司彝善之面戒之云翌日君謝丞相祖頭逐謝事既得祿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為士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制科詞賦三經紘博

本朝對廷取士用賦而不示其所自出真宗以危言日出試士子廷孫可等不覺厥旨賦莫能就遂昧死撥殿陛而上請所出與大意真皇不以為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謂危潤也是歲以何為狀頭其後諸生上請有司揭示皆始於此王安石以三經取士遂罷詞賦建對始用

策先是葉祖洽夢神許之為狀頭惟指廷下竹一柰謂之曰用此則頭狀元葉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葉果為首竹一柰乃策（又夢中神為說賦内韻為狀字）定數如此葉因鄉人黄裳勸神宗講和上意深善孟子嘗以語裳故裳對策始終援孟子以為說先是荆國王安石嘗賦韻中云當時髙帛偶優等今日掄才將相中蓋已嫌詞賦之弊後用蘓子由策專攻上身安石比之谷永又因孔常用策力詆新法安石遂有罷制科之意哲宗實士因語近臣曰進士試策文理有過于制科者大臣皆孚與黨遂力主罷制科議制科詞賦既罷而士之所習者皆三經所謂三經者又非聖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說以增廣之各有㕘詁於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應制誥駢儷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寧之制於是始設詞學試以制表取其能駢儷試以銘序取其記故典自渡南以後始復詞賦孝宗始復制策而詞學亦不廢

詞學

洪氏遵試克敵弓銘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硯水發謂洪曰即神臂弓也凡制度輕重長短無不語洪有司以為神洪不獨記太祖即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為天下何耶乃皇試洪博之士于覲試所得徐圓少監於今宗簿劉澹然俱試徐訪知主司有欲出唐曆八變序令用一行禅師山河兩界曆以為據時鮑明法華字瀚之為廷評明於曆學且朝廷方用以修曆鮑為劉里人徐謂劉曰君盍訪鮑得兩界曆且知其詳不復與共及試已迫徐自訪鮑借曆與徐曰只有一草本從周字劉抄數日矣及試之日果出曆序劉甚得意有以為即抄得于此徐於序末但略云亦有一行兩界曆以非正史所載故不書時秘書陳壁閲卷隊素不習詞學閲劉卷方以獨山河曆事為疑又閲徐卷謂非正史所載批劉卷有云六篇精博亦氣亦代者但不必用山河兩界事似失之贅是嚴劉徐俱黜其後徐又試六篇俱精謂代嗣王謝王帶表用禮記孚尹二字以尹為平聲凡用經釋音者以前釋為証用史釋音者以末釋為証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側失律真文忠公若但用於隔聯上一句四字内亦何傷于音律主司過矣公論屈之余

嘗訪真文忠公帝閤偶聊以今歲詞學有幾人
文忠答以試者二十人皆會來相訪昨某閣教
人謄得貢院草卷本出來內一卷佳甚且是純
登此人何如不來見某且如謝賜金水泅硯尺
破題便用品字如此之類某在試闈考校心未
闈出蓋不特此自是六篇純登天下固有人才
予謂文忠曰莫是徐子儀否文忠曰文字相
似恐子儀未到這般紅黃黑所闈主司歡喜以
實與等而未篇贊用周禮巫觜歲為證遂申
都堂付國子監看詳徐某本要習此科且同硯
席文忠己中異等為玉堂寓直徐始三試有司
中文忠立剌徐猶為親奉祠又為冷官臭出漕
江東徐始得掌故徐後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監
遲速皆命也徐奉祖母孝稱于鄉惜乎不及文
忠之榮親云

武林山

予嘗考晉書地理志錢塘縣有武林山舊圖經
云縣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周回一十二里又
名曰靈隱錢塘令劉道真錢塘記太子文學陸
羽靈隱記真娶娕灵隱寺捨田記翰林院學士
胡宿武林寺記皆云武林山即灵隱山舊圖經
云虎林山錢塘縣舊治之北半里今錢塘門裏
太一宮道院高士堂後土阜是也新圖經云或
云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後虎林山一名武林
山然與籍無所考據予嘗竊從舊圖經既云武
林山又名灵隱矣又云錢塘門裏有虎林山則
是武林者為圖經者未嘗知武林避唐諱也又
云西湖其源出於武林則正合攷娓武林山武
林水矣不應今城中太一宮有泉通西湖也舊
圖經皆迂之但以不考避唐諱未免疑武林為
二山矣詳見於下卷 其事無關於世教以不必本甚大一毫篇故論之所以此事揚領問者

高宗幸太學

紹興十四年三月乙巳高宗祗謁先聖止輦大
成殿門外降輦步趨執爵奠拜視貌儼翼翼欽
慕復幸太學御崇化堂頒示手詔示某肯詳誠
之誠意命國子司業臣高閌講周易泰卦賜群臣
諸生聽講既上賞賫者再復還玉趾俯臨養正
持志二齋頤瞻生徒肄業之所徘徊久之上之
幸也本幸養正齋養正齋本與持志齋擁鄰齋

生正偉恩典遂力邀幸持志上怜其意而幸之自後未幸學之先上欲幸齋必預勅齋名俾藏唯恐其復邀駕覲恩匙

中和堂御製詩

中和堂在郡治建炎三年四月壬戌高宗幸焉御製所為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无外篤言藹邊民瘠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臺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顧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臺比大有

清風亭御書其檻云斯堂特偉之觀無愧上都薰風來南我竟鮮快願與庶人共之後因改為偉觀聖意駐蹕決于此詩

請斬騎相

文忠真公奉使虜廷梗不得進止于盱眙奉幣反命力陳奏疏謂虜既蕩吾仇則幣可以絕制紳之學主真議甚多史相未知所決吝公作劄為諸西曹上書廟堂云之謂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虜之昔吾之讎也今吾之敵也人居亡齒寒之徵可寖且姑與幣使得拒韃史相以為行簡之為慮甚深欲於幣猶未遣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樁徐士龍等同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三.文忠

歐陽子謚文忠京丞相鏜以善事韓亦謚文忠後以公論謂不宜以謚歐陽者謚鏜改文穆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飛上梧桐上自有旁人說短長奎文忠初謚也謚議未上有疑其太過者欲以王梅溪之謚謚公公之子老道以政府參公文皆謂公無愧於歐陽未嘗使予父以梅溪也政府無復辨竟用初謚云鏜後以論者併文穆去之

天子獄

永康之俗固號耳掌而亦數十年必有大獄龍川陳既以書御孝宗為大臣所沮報罷居里落醜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於蕭寺目妓為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既册妃矣孰為相甲謂乙曰陳亮可左乙又謂甲曰何處以我曰爾為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乎乙遂請甲謂於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訖降階拜甲之穆

然端妾而受妃遂捧觴歌降黄龍為壽妃與二
相狎以次萬歲蓋戲也先生亮試南宮何澹校
其文黜而之亮不能平稿語朝之故舊曰亮老
矣及為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亮未聞時澹已為
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使告之跡若州丞
走刑部上有狀澹即繳狀以奏事下廷尉廷尉
刑部屬也笞亮無全膚誣服為不軌業具聞于
孝宗上固知為亮之嘗陰遣左右往永康廉之
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說亂道
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牘於地亮與甲俱掉臂
出獄居無幾亮又以家殺人于境外適被殺者
嘗辱亮父其家以為亮實以威力用僮有司笞
榜僮氣絕復甦者屢矣不服仇家實亮父於州
圄又囑中執法論亮情重下廷尉將主丞相誰
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嘗私僮於縣而杖之
矣仇家以此尤亮之素計特之愈急王亦不能
決稼軒辛公與婿素善亮將就逮亟走書告辛
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為解援之甚至亮遂
得不死時孝亭先生水心先生止齋陳氏俱與
亮交莫有救亮迹亮與辛書有君舉吾兄正則
吾弟竟成空言云騷壇尼公嘗語予曰羅樞密
點自西府歸里有里人從容扣羅公曰吾有疑
於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
可乎羅公曰言之何傷其人曰以某觀公平生
未嘗妄行一步公為從史時天夜大雪某醉歸
見公以鐵柱杖撥雪戴溫公帽丁是微有殺吾
維醉不敢與公揖後有蒼牧佩蒼牧亦吾所
識為公牧吾同醉以為誤認公則不可公笑曰
子之言與所見是未嘗醉也陳同父亮字獄事急
吾未嘗識之憐其才援之吏手笹內皆白金也
同父死矣吾故因子問而發之

華子西

華岳字子西右庠諸生以武策擢第為人輕財
好俠未第時以言語謁韓氏所睚眥建寧圍主
中投啟建守傅公伯誠公憐之命出入無禁又
以誠觸李守伯珍名大復寘圍上有詩自號翠
微南征集韓誅華放僕習子學因擢第為殿前
司官屬華鬱然不得志有動搖大臣意史命殿
前率圍其屋逮岳猶呼岳至庭下曰我與爾有
何怨尤而欲相謀岳但對未嘗有是史命捽之

赴京兆獄獄具望議大臣當死史持牘奏寧皇
上知岳名欲活之亟相違而告上曰是欲殺臣
上曰敕他去海南走一遭便了初以斬罪定刑
史對上曰如此則與減一等上不悟以為減死
一等故可其對岳竟杖死于東市岳綱儻似棘
亮惜乎不善用也獄事稍涉袁公裳齋史不問

劉三傑扶陛

劉三傑衢人也與韓氏有故用為太守刺舉宗
劉有疣疾傴僂扶陛以下上目之慼然手自批
出劉三傑無君可議遠竄韓為上前救解竟免
所居辟作三鞅云

請斬秦檜

胡忠簡公銓以樞掾詠秦檜以謝天下請竿王
倫之首以謝檜斬臣以謝陛下高宗震怒
以為許特欲止要刑諫者以陳東故上上怒為
竄逐政故借耳胡之州里親傳公以誅死猶有
一下者謂之命當階政府必不死又獨榜通僻
以驗它日人皆目為狂生是虜入中原朝廷議
割四鎮不決虜騎奄至歆宗亟引從臣入內問
計倫遂竄名縱從臣入直前乞上早戒嚴上驚

問曰爾謂誰對上以臣乃咸平宰相王旦孫上
知為旦孫故甚不問忠肅劉公珙以其才薦之
高宗故用以希使銓疾其從虜人敢號之議故
請斬之罪非疾和議也胡公所歸孝宗嘉嘆甚
之經筵欲大用之惜其以老

公封事未
達書建聞者募以千金及虜得付本為之動色
益悟本朝之有人之由是和議堅矣

請斬趙忠定

忠定去國冀局趙師劭上書寧皇請斬忠定以
謝天下蓋欲媚韓也忠定之事既白後漢劉左
史光祖適帥荊襄辟公之子崇模為机幕劉公
云今劭事先辟其弟其崇模與危公積為同
年嘱危車成以謝劉公本云今聞其弟之當來
欲使為察而並處仝交遊之譬不同國而況天
倫無羞惡之心則非人是乘風教故勝母之里
不可入建人之辭不可居豈容同堂合席之至
戲乃有樣弋入室之遺類概罪不相及然水中
之蟹且將避之懼机或未忘則海上之鷗不當
下矣竊謂父子之間寧聞於存設有主之際則

在於從違且晋李甦收本見藍忠臣之後若今
惟爲合是玷名惡子之中釋士如斯在公焉用
劉公得崇模賤愣寔勉上即草檄勁固師劭弟
請斬忠定師劭也其弟固不損崇模義不得與
之同莽顏氏家訓述虞氏事子弟故能累父兄
父兄亦能累子弟也

九里松用金字

或問予曰今九里松一字門扁吳說所書也字
何以用金予謂之曰高宗聖駕幸天竺由九里
松以入顧瞻有扁翌日取入玆自為御書類數
數十番嘆息曰無以易說所書也上命就以金
填其字復揭之於一字門云

壽星寺寒碧軒詩

東坡既賦寒碧之句吳氏說能草聖行書尤妙
嘗書坡句于寺之暴壁高宗命使詔僧借入宮
中留玩者數日復命賜本寺說字畫遭際聖居
如此

夏執中扁榜

今南山慈雲嶺下地名方家峪有劉婕妤寺
其泉自鳳山而下注為方池味甚甘美上揭鳳

鳳泉三字乃于湖張紫薇孝祥所書夏執中為
后兄俗呼為夏國舅偶至寺中謂于湖所書未
工遂以己俸刊所自書三字易之孝宗已嘗幸
寺中識孝祥所書矣亡嘗敬之及再駕幸見于
湖之扁已去所易者乃執中所書上不復他語
但詔左右以斧劈為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
詔止用孝祥書今復揭執中字

三省

嘉定重修都堂既成吉許士民入視凡三日
塘危公稹時為秘書約予俱入既出東閣客曰
凡廳治皆南面惟都堂則宰相坐東面參樞皆
西面此何典也坐客有言太宗嘗為中書令既
以廟堂後必遂不復專席者又謂三省舊在內
中不敢上儗南面者又謂宰相廟堂則參樞不
宜分坐者危公以其無據出于臆說而不大釋
然予年最卑公視予曰賢良獨不言乎予謝其
問而對曰熙寧官制既改三省長官皆視事南
面余友遂從兩列恐當以此為據危公謂予曰
子得之矣

南屏興教磨崖 又有小南屏山與南屏斬

今南屏山興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司馬溫公書新圖經不載錢塘自五季以來無干戈之禍其民富麗多淫靡之尚其齊家之道或缺焉故司馬溫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為之也今南屏遂為梵櫬之場眞有登山摩挲苔石者

天竺觀音

孝宗即位之初出內府寶玉三品寘于天竺寺觀音道場明年御製賛曰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為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即應妙不可思上之博通內典如此

易安齋梅岩亭

光堯親祀南郊時紹興二十五年也御書于郊壇易安齋之梅岩亭曰謁款泰壇閣過易安齋愛其去城不遠岩石幽邃得天成自然之趣為賦、梅岩詩云怪石蒼巖映翠霞梅梢疎瘦正横斜得因記事求尋勝試探春風第一花孝宗時潛邸恭和聖作云秀色環亭擁翠霞今上嫌諱一水艷數枝斜東君欲奉天顏喜故遣融和放早花此真古今所未見岩石何其幸歟光堯嘗問主僧曰此梅喚作甚梅主僧對曰青蔕梅又問曰梅邊有藤喚作甚對曰萬歲藤稱旨賜僧階上嘗拂石而望坐至今謂之御望坐石

五丈觀音

觀音高五丈本日本國僧轉智所雕盖建隆元年秋也轉智不御烟火止食芹蓼不衣絲綿常服紙衣號紙衣和尚高宗暨憲聖嘗幸觀音所憲聖歸即製金縷衣以賜之及撥龍健至其半憲聖遂遣使相婁體再製衣以賜

柳州五龍王廟

出湧金門入柳州上有龍王祠開禧中帥臣趙師睪重塑五王像梳冕珪服具其中三像一樸韓侂胄像一樸陳自強像一樸師睪像時韓陳猶在鈞臣位故師睪肖于殿中及師睪自貌其像不敢作韓陳云至今猶存未有易之者過此皆不識三人者恐未必以予言為信而易之耶師睪論說可考也

張司封廟

廟號昭貺即景祐中尚書兵部郎張公夏也或作兵部吏部又作太常柯與作工部員外階外日封太常司封夏字伯起景祐中出為兩浙轉運使杭州江岸率

用新土潮水衝齧不過三歲墩壞更令作石提一十二里以防江潮之害既成州人感吳之功慶曆中立廟于堤上嘉祐十月贈太常少卿正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金額紹熈十四年增灵感字紹興三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考之初無神怪之事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英將其安領不勝忿憤盡抱所書牘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寓于夢繼是修江者方得其說堤成而潮亦退蓋真野人語也江之所持者堤安有百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使功未成致巳夫溝瀆之為此身不存而憑虐怒之夢以告來者寓不一用其夢忠旨如何是尚得生名之智發稍之神乎公江十八里要是上至六和塔下至東青門正擬既所築今頓謗之錢王則尤繆矣

忠勇廟

廟在九里松故步軍司前軍統制珏紹興三十二年從張子蓋解海州圍珏用命戰歿奉旨贈靖遠軍承宣使仍於本寨門首建廟賜號忠勇乾道元年步帥戚方所建

忠清廟制祠

顯仁太后龍輴將渡會稽上聖孝出於天性預恐風濤為寧遣於宮中默禱忠清廟及萬御既戒浪平如席上命詞臣仿制詞以封之曰惟天毋將樹松陵闕發告成容車將發祭以大江之阻其形群辟之憂既竭於誠亟孚神貺其王一節甚千古如存怙然風濤既賴幽冥之相煥於又寵用昭崇極之恩尚緩予四方之民以綿爾不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於四上加忠壯二字

徑山大慧

大慧名妙喜張公九成字子韶自為士時已就釋學嘗與妙喜往來然不過為世外交張公自以直言忤秦檜既以竄作張公廣知其素所往來者所善獨妙喜遂杖妙喜背刺為卒于南海妙喜色未嘗動後檜死孝宗果放還復居徑山有勸之去其墨者妙喜笑拒不答孝宗憐而致之龍眷尤厚賜金鈸袈裟與前用青蓋賜號大慧言者列其寵遇大過高宗既御札內得以游幸山閣以妙喜故賜吳郡田萬畝駕幸越二

年始建龍逰閣

宏詞

嘉定間未嘗詔羅詞學有司望風承意太過每遇群試必摘其微疵僅從中書予截之詳矣水心先生為進卷外素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擢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地者率詞科之人也既已為詞科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止於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蓋進士等科其法猶有可議而稍益之至宏詞則直羅之而已矣先生外藁蓋草於淳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書流傳則盛於嘉定間雖先生本無意于嫉視詞科亦爲予望風承意者然適值其時若有所為文公眞公亦素不喜先生之文蓋得于里人張彥清之說以先生之文失之支離文忠得先生習學記言觀之謂此非記言乃放言也豈有激歟水心先生之文精詣處有韓柳所不及可謂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闋加官制詞云素冠欒欒方畢三年之制赤舄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為史相云陳平之智有餘萬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諶斯當母忘性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其共圖既富既庶之功振瀚江西總曲放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可以全軀又曰弄潢池之兵諒非爾老梵崐岡之玉亦豈予心又行永陽群王制闕云若時龍德可限暴章其發公朝位秩之尊仍践王社苴茅之貴蓋文忠既入翰廟堂謂二巳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微詞云

文忠吞趙履常

文忠真公常與趙公汝談相時趙公啟文字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吞以公為宗臣固當思所以謀如某不過朝廷一議論之臣爾趙公自失予以謂此亦文忠本心嘉定初文忠語予曰他年某極力只做得田君既人物若范文正公則非所敢望矣至中年而後則又以文正自任先是嘉定初與予論理學則

曰某與兄言只是論得個皮膚如劉靜春却論
到骨髓俟某得山林靜坐十年然後却與兄論
骨髓其後公閑居僅十年而朝夕反復議論者
獨有靜春乃大不合豈公之學力已異于嘉定
之初耶

徐竹隱準皇子制

寧皇立皇子詢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
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
真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

昆命于元龜

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翰林權直陳晦偶用
昆命于元龜事時倪文節公思帥福閩即束裝
奏疏為哀帝拜董賢為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
詞當時父老汎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
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為臣一時
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翌日
除御史遂上章繳舉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
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詞科故思
思非不記此特出于一旦私憤遂忘故典以藩
臣而議王制不懲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
辨免所居東陳與真文忠最厚蓋辨明故典頗
質於文忠云

考亭

考亭先生跋武夷大隱屏詩云兜牆前頭大隱
屏晚來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
山只麼青五峯胡氏得其詩而誦之謂南軒張
欽夫曰佳則佳矣惜其有體而無用遂自為詩
以遺考亭先生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
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青更好胡
公銓以詩薦先生于孝宗召除武學博士先生
不拜蓋先生之意以為胡公特知其詩而已門
人以考亭先生世所知其然者亭為陳氏所
建本以寓其父之欑塋罩曰以為祀塋之所故
曰故考亭其後亭歸於先生以考亭於己無所
預遂因陳姓易名曰聚星參取漢史世說陳元
方事事為一段段為一圖揭之于亭而門人稱
考亭之號已久終不能遽易故今稱先生皆以
晦菴晦翁而考亭之稱亦並行云先是先生本
字元晦後自以為元者乾四德之首也懼不足
當自易為仲晦然天下稱元晦以已久至今未有

稱仲晦者文忠真公字景元攻
何以謂之景元公對以慕元德秀故曰景元攻
媿曰誤矣取毛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註文以
示公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高山則景不可
以訓慕遂為公易曰希元然天下亦稱景元皆
已久至今亦未有稱希元者文中子弟績字無
功子曰神人無功非爾所及也終身名之考亭
先生不敢以元為字蓋本於此

洪景盧

洪忠宣公以蘇武節為秦檜所忌孝宗憐之其
遂以安傳中選璧宮清顯孝宗有意大用慮知
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則非所以
以示天下故特遷之洪公每動上孚諭莊文上
為首肯閣內左右物色洪公子跡娼樓上出
命快行宣諭洪公云也請學士知州洪為教子快
行言訖無他語洪驚愕莫知其端但對使唯唯
奉詔退而研其子所知姓方悟上旨遂抗章謝
罪求去歸番陽與兄丞相邁酬唱觴詠于林壑
其遺偶得史氏瓊花樓別墅名曰瓊野樓曰
瓊樓圃曰瓊圃史氏欲求售公異姓思澤不從史
氏遂許公以瓊琚者天子所居非臣子所宜稱
公不動則伏劍從詞語臺諫事曰為言者所列
文人稍欲吟咏題品而下人者即毀之至不復
還政府亦命矣

趙忠定掄才

忠定李子崇寔間同與予商確駢儷以為此最
不可忍先公居政地聞以此觀人進尺牘小簡
亦然蓋不特儷駢或謂先公曰或出於他人之
手則難于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
字其人亦不保矣此先公掄才較國之一端
也崇寔為相家貧甯遊京帙為元僚有聲毅而
而誠寔出於天性真稱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

太學諸生冀絖

鄭昭先為臺臣嘗言事同謂之月課昭先純
謹人也不敢妄有指議奏既請京輦下勿用青
蓋惟大臣用以引車旨從之太學諸生以為既
不許有青蓋則用是絹為縵簷纖如都下賈氷
氷猶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還者猶以為首犯禁
險閑緣特蓋僕併蓋起京兆時程覃寔尹京
遂杖持蓋僕翌日諸生群起伏光範訴京兆時

相戒闖者勿受諸諸生至詣斷訴庠葺亦白堂
及𨵦自辨諸生攻之愈急至作爲章　云桂堂
字會元一字不識湖㪍人也湖㪍者章本做出
寫舟于湖倦嘻以中爲所有而敢于強聒謂之
胡揮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睪既因楂𡟅齊生
罷去亦諸生所許也既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
且撻僕與撻生徒孰重孰輕諸生得無大恣横
堅持其說不以諸生章白上諸生計既屈遂治
任盡出太學賓綾卷於崇化堂望闕遥拜而去
雲散霧裂學爲之空觀者驚倒以爲百年所未
嘗有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
遣舰𥇦同舍介者寂無所睹復持以歸白王以
兩學俱空王遣二子往慮其事吳得遂同慈明
趣於上上即御批令學官宣諭諸生亟就齋事
章先所居官仍爲農鄉諸生奉詔唯唯先是時
相惡其動以掃學要朝廷遂請言諸郡庠生有
職事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學一飯此　可念若
諸生納綾卷而去當以諸郡庠職事補其闕生
徒聞其說而止史相雖以計定諸生未必真出
於此以予觀諸郡庠極有遺才三歲大比當令

州郡薦其絶出者於太學云章於匡葺無顯過
善人也是葢一事合中廟堂畜素謫臣只乞禁
青葢今諸生用經𨂍定徵未知合與不合更乞
朝廷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許
用是葢而諸生猶故用之則宜移史司成議諸
生罪則爲善以處置矣時即有輕薄子故　一
絶落韻詩云雖葢如云自古傳

心之精神是爲聖

慈湖楊公簡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
至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
門人叙述碑記講説經義未嘗舍心亦立説慈
湖書爲館職聞列寧多識玩之亦有見其誠實
而不忍欺之者

鄭節使過酒

臣察論列鄭節使與蜀使酒當日政事掛奉先
宗論言者以𥌦諫之職阿在風聞然且其得防
佛與蜀戚里脱向在宫中晏與之同侍内安酒
酒不能父酒氣輒喉安在其爲使酒也言者慙
惧而退　有旨於外

史越王表

著字不當去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遲遲歲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對有客以今余大參父（名不記）能四六為捧者越王召見試以表中語俾為屬對余應聲曰此甚易以補衮乾坤萬古无一為對足矣誠王大加賞識今四六語中越王表語而不及余非越王不識人書之患也（或遺表與王同呂申公）

揚和王相字

揚王沂中閑居郊行遇相字者與筆與札進揚王拒之但以所執拄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作而再拜曰閣下何為微行至此宜自愛重揚愕而詰其所以則又拜曰土上作一畫乃王字也公為王者無疑揚笑遂用先所進紙批緡錢五百萬仍用書所押字命相者（或取相者）翌日詣司帑者翌日持王批自言于司帑云王授吾券微錢五百萬司帑者老於事王者持券熟視久之曰爾何人乃敢作我王書押來脫錢吾當執汝詣有司相者初謂司帑者詞弄之至久色不變相者始其言本末且以為真王所書且吾安敢偽司帑堅謂我主押字我豈不認俾相者至殿屋翼動王聽王居渠渠然敘不違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列者蘇奎五十錢與相者相者持金大慟痛罵司帑者而去王閣門僉押支用皆所僉押司帑者來閣白曰昨王前日曾批予相押字者錢五百萬有之乎王曰是是活人是神相汝與支與它丁司帑退曰其以非曰王押字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去矣王驚曰汝何故司帑曰不可今日既是王者來回又何既增添設則王之謗字矣且見王以閣柱矣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既得是爾既得是既以予相者錢五百萬旌之

朱趙謚法

本朝士大夫以忠節致死者得予謚法有愍字趙忠定當謚愍其家子弟自列于朝謂愍之一字寔不忍聞遂易謚定字考亭先生太常初謚文正考公劉公獨止議謚為先生當繼唐韓文公文肅輯文考異一書宜特謚曰文且謂本朝前楊億後王安石雖謚曰文之年豈足之謂乎言從之自後故諸賢謚自司馬公以下俱用一字矣如程正公呂成公之類

四朝聞見錄卷甲集終

雍正戊申花生日介庭意林謄較

乾隆癸未六月望太初校于池北草堂

四朝聞見錄乙集

高宗駐蹕

龍泉葉紹翁

高宗六飛未知所駐書章楚章晏章趙俱不契
聖慮豎觀錢塘表裏江湖之勝則嘆曰吾舍此
何適時呂公頤浩提師于外以書御帝曰唐人
寺以望紆為言今駐蹕錢塘足以遏其鋒伐其
謀逆名謂士大夫溺于湖山致舜之患皆秦檜
之罪檜之罪在于誅名將竄善類從吏殿𥨊違
逆北人若莫都之計益決于帝而贊成於顧許
光或謂徽宗寤錢王而誕高宗益因定都從
而附會云

武林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諱故曰武林如以玄虎
為玄武之類山自天目而來為靈隱後山頓伏
至儀王墓後若虎昂首頷下石隱隱有斧鑿痕
故老相傳以為太祖又以為徽宗因望氣者之
言鑿去虎頷又謂高宗嘗占夢為虎所驚因鑿
焉未知孰是今行宮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
其上環以花竹蓋因一小土阜為之非武林也
道士號如剛閣門玫瑰樓公齋宿焉詩以詠其

亭詩中用事最為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毋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未真有以盎靈隱之山即武林之山陰泉之即水武林之水謂此山亦復用此名則行宮培塿之土非武林明矣者筆殊使人畏之末章乃謂錢氏鑿才建緇黃廬以厭王氣疑此山為武林餘脈是又拔拾人情之論當以前章為正云

武林

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字季通號西山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鍾律之學又講之以陰陽風水之書先生信用蔡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為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薄而不利翻傳訪於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謂先生陰援元定元定亦同是得講云辨正在丁衛叢議

錢塘

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之士也嘗圜視錢塘喟然而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城中地勢下于西湖也亮奏書孝宗謂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一隅之地本不能以容萬乘鎮厭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而無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力請孝宗移都建鄴且建行宮於武昌以用荊襄以制中原上韙其議使軍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亭先生游王素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陳至都省不肯盡言度縱言亦未必盡徹于上翌日上問以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秀才說話耳上方勵遠俗儒遂不復召見時兩學亦用秦檜禁不許上書言事陳游太學故特棄去用鄉舉名伏闕正門下王又短之以為欺君致遷都之議為世笑至今日亮得以遷笑議已着於地下矣

洛學

淳熙間考亭以行部劾奏守唐氏上將寘于理王與唐為婣乃以唐自辨疏與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徵定上因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為對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蘇氏未達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為解考亭上書力求以謂至以臣得於師友之學以中傷不報故終王之居位屢召不拜考亭之子在趙婿時好遂階法從視其父惟淮者異矣予嘗與

閩士司舟相與數歎息在之弗銘且謂在昰根
盡骨賣了武夷山閩士謂予曰子之鄉秦只是
賣了一座武夷山我之鄉秦却賣了三座山盡
指三山鄉宰謂渠成大也程源為伊川嫡孫笑
繆琢甚岦驚求於臨安之新門之草橋後有數
之以干當路者著為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之後
勦入當路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翰
對改合入官遷寺監丞伊川考亭押地矣諸李
子孫惟呂氏末陸成公韌子康年甲戌廷對其
之忠欲實之狀頭同稱以其言中書之務未清
恐留時政之忠固爭不從遂自甲其乙丈忠音
出其副示與太息公毅俸命書市判之

吳雲壑

四民明高氏似孫號疎寮由機中秘書校徽倅
道出金陵投留守吳公琚字居父以詩曰四朝
經過吳徽綵多國思宗世四知長樂花深春侍
晏重華香燼夕論詩黃金亂藏無心愛柘錦囊
歸有事奇一笑難陪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
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揮王明
清曉得王大晚臟子姪官授之几游從皆極一

時之彥公無他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為
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摩榻
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為課非其所必交者
迹不至此高氏獨知其詳故落句及之亦精於
所聞吳公所居亭舊遊也自廳事側梯東樓樓
下以半植鎮安旌節半為燕坐處樓相值有亭
僅著賓主四人因城壘石曰南麓之後高數級
登汲於竇泄之以管淙淙環珮聲入方池池方
四五尺畫芷芷於扁自攬之後登城為嘯臺下
有堂依城南榜曰讀書臺有級可下又有臺入
洞門依雉堞有平地可壇圃植碧桃有石可碁
一生自西行有經亭曰物表亦先皇賜扁面直
吳山折曲旁轉入荼蘼洞芳頂而圓內揭以鏡
曰定菴與僧智彬語達摩學則至大祇地僅尋
尺而藤蔓聯絡花竹映帶鳥啼鶴唳寂為山林
公野服塵斧大條蒲屨徜徉其間望之者疑為
仙雲公為憲聖猶子以詞翰被遇孝宗憲聖殿
洛花盛開必召諸子姪入侍孝宗萬歲殿即命
中使召公論詩作字而罷故疎寮領聯及之
琚已為直學籍欲待以直學士吳亦不難之憲

聖既御龐政趙公汝愚爲相欲出公入通宮禁
廟堂之意公冀重體貌式慈福宮使又求提舉
中秋書趙公俱難之趙欣物色韓侂胄冥聖表
孫也侂胄奉趙命唯謹雖一軼不以請趙公喜
其奔走小忠不知墮其計浸疎公侂胄知上之
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爲義兄弟相得驩甚一
日謂德謙曰哥哥大勲勞宜建節鉞王曰我陛
官也有此例乎弟毋誤我侂胄曰已奏之上行
且宣麻矣王唯之以爲疑何扂時爲中丞侂胄
密諭之曰德謙若要節鉞上重違之已草制中

丞宜卷班已出翼日何廷摳意如所教繳即合
臺疏德謙罪乞行竄殛德謙猶持侂胄以泣曰
弟弟誤我侂胄徐謂曰哥哥放心一路出北關
數里便有詔追只誤罷了何中丞耳德謙猶信
其說鮮而囑之竟死貶所何遂遷政府侂胄蓋
常許之也德謙既逐自此內批侂胄皆自爲矣
諫議大夫李沭誣趙不軌韓實嗾之李初未知
所決謀之倪公思公曰莫若併趙韓俱論之李
爲韓姪壻故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傳伯壽所草
韓亦先啗之以美官一詞曰屈鼈與龐利妄議

武帝戮之於事闇之初林甫明皇不忠肅忠誅
於論寒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舉蹈讒何而置
刑盖竊東坡懼呂惠卿故智也趙龐制手持象
簡不知輕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未已與
外欲生事夷狄而開邊境之釁盖奏檜欲啓君
君因罷金虜又籍之以堅和好盟書所載不許
以無罪去者故誣以稱兵之趙偕猶子孛龢赴
貶自辭家在途垂發悔不用吳盖矣舊文書石
湖宛公嫂公止磨陳公惜名畏棄出於天性必
不出於侂胄所嗾趙公舍宮使提舉之職亦豈

無以處吳者予聞吳氏之說猶未知悉及會餘
於趙氏於眞西山學岩書院西山之子娶趙氏
趙氏之說皆與吳合其家至今猶追悔前事嗚
呼天將成忠定之名耶予得疎寮詩卷首稱之
曰儀同字編官制矣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據及
遇其子孱乃知其曾祖諱閑以社諱而改官稱
可乎懼此詩他時流落者以高氏爲姓

趙忠定

先是考亭先生堂勸忠定既已用韓當厚禮陳
謝之意故忠定誤以節鉞居之國門外忠定猶

豫未決而禍作先生對門人曰韓吾鄉乳母也
宜早陳謝之建俗用乳母乳其子初不為恭兒
去乳即以首飾蓋幣厚遺之故謂之陳謝韓後
聞其說笑建俗而心肯之故禍公者是輕加虐
初號為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敎千言
攻韓之惡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書以入卜得
遯卦力止先生勿上同時楊公誠齋之子長孺
謂其父因韓用兵憂憤成疾書數千言至以叢
上楊公既敎為臣而歸餓不言事可也誠有所
論何為中輟非二父之志也元定蓋先生友亦
非門人之

吳雲壑

憲聖既御簾政則戒公曰垂簾非我志也不比
大哥在時謂孝宗汝輩自此少出入庶免於預內
廷之謗其嚴待家人如此謂之以聖哉

又

孝宗篤眷公情均兄弟論詩作字擊毬之外未
嘗訪以外事咨以國政問以人才公亦未嘗對
上及之也君臣之間兩得之

高宗御書石經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庠
上親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光皇御製

孝宗崇憲聖母弟之恩故稱琚兄弟皆以位曰
哥至光宗體孝宗之意故稱琚兄弟曰舅琚猶
望眷後苑安榴盛開光皇以廣團扇自題聖作
二句曰細疊輕綃色倍醲晚霞猶在綠陰中命
琚足之公再拜授筆即書曰春歸萬有今無幾
獨立清微竊亂風上稱歎久之憲聖於二王中
獨尊孝宗以光皇為儲位故公落句有獨立之
詠深矣團扇猶藏其家又有石刻火酒俱不存
云

三王得

三王得不知何許人亦無姓名帶抗音額角中
有刺字意揀罷軍員也頭蓬面垢或數日不食
莫適其止宿道成音與之共衆謂其體壯熱
為傷寒道成成汗而異衆人即之毆罵至以瓦
礫詬群兒爭呼之但正目以視避矣所言光
宗始開王社位為第三孝宗儲副之位未知孰
校一日三王得於道中前邀王車衛者拽之王

問謂誰但稱建三王得三王得皆其兆縱使去既而大位命入宗禁賜命不拜而出道遇錢之錢者亦無所謝云

清湖陳仙

今所請仙蓋所陳也光皇為儲副日遣王門召其父以入上焉白綃汗衫紫小紅條見陳入避之徐遣居陳黃門設香案金屈卮酒金標貯生果三飣炷香焚所問狀仙遂降於箕書光武已某年月日即大位黃門持已入出則祝以酒筍陳且贈金帛遣出戒以歸勿語後果如所叅光皇又遣使召陳陳以近日仙不降為懇辭因上之罪不朞年光皇得病蓋陳已前知於仙矣陳兄弟能仙有奇驗類皆如此特不虛於手它事不繫於國故不書

烏髭藥

光皇春秋已富又自東宮尹天府建華從容啟上以有贈臣為髭藥者臣未敢用上語光皇曰正欲示光成於天下何以此為蓋重華方奉德壽重惜兩宮之費故至德壽登遐而後即授光皇以大位其脫屣萬乘蓋有待也

光拙菴

孝宗晚慕達摩學嘗召閱住靜慈僧光曰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何事光奏曰臣將謂陛下忘却顛稱吉光意蓋以孝宗即佛又爲問閑禪門葛藤亦有可笑者東坡嘗謂其徒善設抗穽以陷人當其欵說即先與他塞了此語最得其要陸象山兄弟尋亦與光光游故考亭先生謂象山滿肚皮是禪陸將以删定面對為王信所格而去使遇孝宗必起見晚之歎

萬年國清

孝宗喜占對宗之端面對上問以所居之瑞對曰臣家於天台上又曰聞彼多岩山勝剎孰為之冠之端對曰唯是萬年清國上大嘉歎之端遂陞兩劉云三衢毛澤民以爲若面對徽宗上問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幾許澤民姑大言曰五千尺上質以何以驗之也毛對曰臣日斜視景上喜其捷

皇甫真人

皇甫真人號為有道術善風鑑高宗聞因大雪中召入以手提其所衣繒絮至數襲為皇甫曰

先生何怕冷耶皇甫從容對曰臣聞順天者昌
特逆亮謀南故皇甫以對上大悅後有自出山
來歸光上扣其所以來則曰做媒來臣為陛下
尋得ケ好孫媳婦上問謂誰則以慈懿皇后大
將之子於營中生日之黑鳳儀於營前大黑石
上人謂鳳凰鸞鸞在則元皇慈懿小字鳳娘蓋
參於此后既為太子起至許太子左右於高孝
兩宮高宗不憚謂憲聖曰終是將種吾為皇甫
所誤孝宗屢訓妃宜法太媽媽聖憲彝斯之行
汝只管與太子爭吾寧廢汝上欲慳之未嘗真
欲廢之也因驚憤疑其說出於憲聖會光宗即
位大忠習忽手批付內侍省去其尤黠者首
級謂即陳其黨亟奔訴於重華慈有數曰吾
兒息怒光皇雖即奉旨而詞色艴然意欲它日
盡誅此曹由是宦者相惧而謀所以間者三宮
者光適感心疾久缺定省重華憂之得草澤良
藥為一大丸疾可立愈欲宣賜恐謂后所沮稜
光皇問安即面授之宦官因見慈懿之太上只
寺家過宮使賜藥后使覘北宮果有藥后遂持
加王近而訴之上上由此堅不肯詣太上先是

上之未疾也嘗獨幸敘景兩制俱從郝吳瑤
侍制其疾在告上將進酒於荼蘼花下言者飛
章交至謂太上每幹幸外苑必恭請光光上方
光上方怒言者遂以重華亦有不曾恭請光光
之時以語臺臣適太上命黃門侍王庖豐宣勸
以賜會上怒未怠以手顫怒觸卮於地黃門歸
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纔見太上傳宣即
大怒碎卮矣每太上游幸上必進勸會太上奉
聖卑東園閱市而上偶不記太上左右陰鷂鷄
數十故使提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日提鷄
不着蓋臨安以從人飲食為提鷄故以此激太
上怒太上陽若不聞而玉色微變自上以疾不
詣北宮者孝宗大漸終弗克執喪與憲聖垂簾
而莫嘗有藥皆后為宦者所誤云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聖性簡儉雖古主未有也周必大時直宿
禁林夜召司以入謂必大曰多時不與卿說話
賜以大坐上耳與黃門黃門出則奉金盃酌酒
瀉入金屈卮玉小楪酌棗用金纏青窑器承以
玳瑁托山子設手銚絲酒有鑒酒僅一再行上

曰未及歎曲必大婦語其家數上之簡儉翌日
遂拜政地之云

孝宗恢復

上每侍光堯必力陳恢復大計以取旨光堯
至曰大哥俟老者百歲後尔却議之上自此不
復敢言光堯每以張浚大計為辞謂上毋信其
虚言誤把國家名器錢物做人情浚有一冊子
纔遇士大夫來見必問其鄉里書之若心許其
他日薦用者又鎔金盌數矣將官即以予之不知
官職是誰底金盌是誰底或者曰謂必有近習
譖浚於太上云

秦檜王継先

臺臣有論列二人者上曰檜國之司命継先朕
之司命自此言者遂沮

揚沂中穴西湖

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
者曰朕渡之初虜人退而群盗起朕重困未予遂
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即盡封郡盗大者郡王小
亦節鉞朕所為自有者惟浙數郡計猶未決金
諸將盡平群盗朕已發纈除地土之外凡府庫
金帛俱竟不問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池若以
諸將平盗之功雖盡以西湖賜之曽不過沂中
此事唯御客之言者惶恐而退

普安

上有所聞於張說以貢於秦檜之至固要上以
所言之人上欲竿不敢以說語檜度其無如普
安郡王何護以語檜檜之未有聞令普安丁本
生戚遂唆言者請上令普安辭官持服或云
康道

楮券

孝宗方造券以使民用金華陳天祐時為侍從
力抗疏以為不及五十年必大壞極敝而不可
收拾水心葉先生進策亦謂不數年間將交執
空券而無所售時上意士論猶未信其然至於
今日驗矣先是每券以八百隻至石首時則價
又賤愚民至指衆與以造券不多為善又有太
守自蜀來乞以道聞目繁楮賤為愚上咨矣而
不已為罪之云

憲聖不妒忌之行

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来以至為天下母率多

過魚貫以進郎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
欲正六宮之位而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
行上嘗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其及與俊進
者甚朕甚有愧悅姐姐歸謂太后爾其遠已為聖
再拜對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
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纔一思之肚裡淚下臣
妾誠勞不到此上為江下數下愆以后為賢聖
太后既旋鑾欲以向嘗與憲聖均為徽宗左右
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太后嘗憲聖記其微時
與綬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服
勞滋久外庭之意謂其宜主中饋史合取自睿
旨太后陽語上云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
上遂批付外庭曰朕奉太母之命云使妃吳氏
光皇策士
周南吳中人游太學有時名然故任欲與水心
先生善既號為善類南書與鄭湜將題有奏教
未報南書見之為廷對策中微諷上以未報鄭
之意有司已第南為第一光皇讀其策顧謂大
臣曰湜之疏入幾六日爾亦何自知之遂既南
卷首批云鄭湜與削藁書君之忠周南顧非山

林悟退之士可升為第一甲十五人水心先生
為周進塞則以周南對策論皇極人才數百言
冠之詁消益周自為教官至於札中秘書省未
嘗見之行事故水心特序所對策以繫之近時
真文忠公撰徐王堂風塞碣亦詳述其給札時
言山泉事蓋祖水心文法也先輩吳中號為儒
義衣者爾能道人禍福至聞於上上屢遣使問
之嘗有吳毛君之鋪河底輸俑通神巷州驛以
上所賜迎往令建南居里中見而疾之對策中
謂雲漢昭回至苑之同關乙丐之小夭光皇惡
其評故因湜疏以發之爲丞相那時任在南疑
其積上那之去南有力焉光皇以遠祿謫定者
禮南亦有以諸公云
龍川又奏書畢度幾至大用阨於鄉相流泊
有年光皇賜對問以禮樂刑政要亮奉君道師
道以為對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進迭諫
亮獨於末篇有在一月四朝為禮之說光皇
以為善處父子之間故親擢為第一及發卷首
後亮大喜曰天下英才為朕所得詞臣行亮制

回性質侯藩姑猶近比厥之待爾豈止是哉盖
有意乎大用也亮謝阜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
計之小臣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
十五載之多奇未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安幸
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未聯之設科取
上雖指責之相仍陳力復讐亦大義之難磨阜
陵稱疑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同父使不
死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狠藉人矣龍川獄事
蓋天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水心先生不
當以是私為有龍川雖不為進士一人其所上
阜陵三書詎可詆乎或謂水心先生做時蓋亦
顛挫沉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爾水心進士
第二人也離塘范公頴嘗以龍川書氣壞對策
氣索蓋是要做狀元也水心本為第一人阜陵
覺其策發有聖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說上
微矣曰即是聖君行弊政耶即是庸君行善政
耶有司遂以為亞

佑聖觀

古篆號佑佑佑即右賜佑聖扁家者為右陽流同
爭以為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辭之礼部旨從
之非篆古也識者為既從佑字即不當用篆觀
為孝宗潛邸先自有神三見於雲端孝宗為之
拜跪既即大位賜邸為觀蓋龍潛初志也真聖
殿潛邸正寢也寢旁規小室若今小學有富貴
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二句刻於右蓋
丧論也上自訓莊文讀書之地故書此以勵之

莊文致疾

士因號草茅部其能言天下事而無所忌非慣
不識禮義之謂陳丞相俊卿阜陵相也國忌引
百官班退原廟明書遂援補試士予入貢院陳
相爭智班即令從者由旁徑以歸貢院原路廟
所出也莊文歸正與群試者會試者横截莊文
車不得前執金吾杖呵止之群士遂即而析其
狀團車發喊雷動莊文驚愕疾甚上甚痛之嚴
當大比有姓黄人率其徒詣闕乞試同文館
不報黄以其徒伏德壽宮門大慟且所服白紵
袍也孝宗震怒勅有司杖黄背黥隸海島黄因
亂入高麗國主用為相後以使事至闕見於孝
宗暨其主倦政遂復以國公以

寧皇二屏

韓谷亭抄

宇皇命二小黄門掔背二小屏前導其所畫即
面之屏書戒曰少飲酒怡吐少食生冷傷痛折
二字為二屏以白楮糊綠以青楮所幸後苑有
有苦避上酒及勸上以生冷者指二屏以示故
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勤卻呵衛真衣至不之避
自以補寫鳥浣細衣為便左右以至語激上則
庭以毋作聰明亂舊章亂舊學於永嘉陳氏傳
良嘗導上以此故終身不忘大臣進擬不過畫
可謂之請批以飛翔陸準相者為謂真老龍五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名游字當從觀年至今謂
觀微蓋母氏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為字
而字其名曰公秦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農師
新學行有詩說傳於世大平祖半山後山新法
漫異公紹熙間已為浙漕鎮第一有司竟首
秦檜實公于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
黜蓋疾其喜論恢復紹興末始賜第學詩於茶
山曾文清公其後冰寒於水之譽從秦岩張公
游且知兩鄉事天資慷慨喜任俠常以踞鞍草
檄自任且好結中原豪傑以滅虜自商賈仙釋

諸谷亭抄

人到落矣不稱文游宦劍南為歌詩皆寄意恢
復書肆流傳或得之以御孝宗乙其處所題
之旋除刪定官賜第特得或疑其交游非為
類者所作上憐其才旋即復用未內禪一日上
乎批以出陸游除禮部郎上之除目自公而止
其得上眷如此公早求退往來若耶雲門留蘋
欲洽以觴詠自娛官已階中大夫遂知其仕譽
不復出韓侂胄因欲其出答致仕除次對公勉
為之出韓喜陸附己至出所愛四夫人擘阮琴
起舞索公為詞有飛上錦裀紅縐之語又命公
句青衣泉旁有唐開成道士題名韓求陸記之
極精古且以生客皆不能盡一數惟游盡句且
謂排題名韓求陸記之極後出不惟有愧於斯
泉且有愧成開成道士之先是慈福賜韓以南
園韓求記之公記之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
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
與上之倚公本自不偶蓋寓儆詞也又云游老
謝事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為我作南國
記豈取其矣詭言矣修辭足以導公之志歟公
以賜內第人為公探孝宗恢復之志故作為歌

諸谷亭抄

詩以恢復自期至公之終猶譁以不其家遂王
師社後中原日家祭毋忘告老翁則公之心方
暴白於易簀之時矣又有鄭棧者嘗第進士自
作南園記併鑿石以歎歸以陸記為重刊鄭石
廢之地後韓敗鄭竟毀青陽陳讜文人也嘗
壁以壽韓至刻金字于石稱之曰我王有又棄
人以錫事分題如錫福錫壽之類為詩以獻韓
敗有為陳磨石於地者今投地窖然有教則
陳石也遂為言者所彈陳留題吳山三茅觀梅
亭詩有竹寮不知雲欲雨山尚畫水見劇宗之
句鏈是猶未能和者翰墨本於顏蔡世以不得
其字為恨獨附錄一節為可恨官職自有定命
特諸人自信不過耳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建寧人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
闈道出衢之江郎廟遂與謝憩於廟下名郎神
號知進士科級事謝與熊同宿廟嘗禱夢子復
曰君俟矣明伯自諳可也謝與手搓足畢秋榮
寤持辦香以入宿旦朝就邱熊迎謝笑語之曰
夢亦分患卿謝曰不見做狀元也謝正色謂熊

鶴谷亭抄

曰卿與子復得佳夢無不笑謂之曰夢亦分患
卿謝曰不則劉熊說知之則謂初入一宋門衕
視金扁則右文之殿自東廡入與王人揖且子
復也子復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楣書曰校書郎
扁與風中推之然壁堵歸猶濕與熊笑語甚懽
酌謝酒至五爵謝與熊曰此處偶疏清逸也子
復自此升矣熊與笑語甚喜極歡若尋即送謝
出右文則猶日謝熊信其其說亦頗自負後熊
與謝果上南宮不利熊後收科歲謝南廊不入
等熊調鈴轄道從說何偶與中松書對熊恐以
逃夢與詩以自解堅詞餘姚尉史趙王嘗為是
官遂以舊學召入相道出餘姚熊攜行卷謁王
舟上謁王讀其文而器之令上賜由要語王以
兩制數其選王遂亟以熊薦旋進所投行卷上
郎召充詔都省旋給札中秘序擢校書郎時明
伯南校文學部肖語人法須京朝官保舉謝熟
思良久語俟曰熊校書吾故人也遂好熊官舍
者熊在木上往來廊廡間熊嘗與謝通家內子
肖聽事後窺見謝亟令小史傳語謝新開思校
書鍋入局獨人不得相見校書曾說謝新見來

鶴谷亭抄

可使人隨至秘書省要說諸謝至秘書所與然
謝部與前勞無兄若然已不記江郎事謝送語
然相與大息閒閒編壁然對以後書以下除子
以任郎炭其切胃恩除甫與倫佈壁謝赴有時
猶未識中秘書越王識然於百寮郎至以所詔
然竟至法從謝憔悴以老戲謝亦劇然不與謝
入侯謁勞定力遠人矣山谷謂鬼神百般弄人
信哉

越王陪位

祖宗盛時故相或居輦下時召入問事遇朝會
則立兩班之下國有大議亦得可否郎煙劉陪
矣所謂也阜陵受上皇入袁恭用故典召故相
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疾辭史聞命絕江
詞既拔事以史舊學因為知留時相疑其速己
風言者去之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真箭只好其
在陳之多智此其一也史閒於燕居太息語子
侗曰吾與陳福公互相謝延施行稍合公論則
人皆與曰此陳丞相所為稍拂公論則曰此史
某所為吾命相謗昔為布衣術者之爾

高宗知命

緒谷亭抄

高宗有能推歲星命或臣下不能始終仰副聖
眷則曰吾奴僕宮星陷故也

憲聖擁立

憲聖既贊高宗禁安遂定大統之寄高宗遺登
遐聖猶處北宮春秋浸高孝宗命以不得日侍
定省為歉及內禪光皇寔憲聖所命孝宗遜得
日奉長樂雅天下之養蓋一干之歡當在東園
最近朝決訂恭請憲聖臨幸屬其萃始進秀發
遂白憲聖請登龍舟撤去帷幕臥看尤佳憲聖
欣然從之先是高宗經始東園蓋頗幸湖山重
為國費故園在東門百歲而遂落成之做偶憲
聖駕幸有一門經過小東園多栢之與憲聖相
視而泣連稱相似時宮園中獨不至此左右疑
與故京宮苑有適似者故重為之感傷

攻媿樓公

攻媿公天性恬淡與物無忤初嘗與韓侂胄善
猶聞韓制以天下公論不干韓故寧罷去韓心
敬之亦不以憾也攻媿久廢韓亦廻於公論欲
起而用之風公之親戚諭公之子弟但求寘祠
一帝書郎召以親戚具道韓意於公公之子弟從

緒谷亭抄

客以白公欲煞命吳帝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
吳矣公引帝大書顏氏家訓子弟累兄弟子
弟自此不復敢言遷韓書矣

翁中丞

中丞名彥國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僞楚邦昌
僭帝邦昌欲迎康王計猶豫未決公自鄉郡受
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其外書遂示翁其書
中有恐死權就大事之詞翁丞視遂答邦昌書
大稱邦昌以太宰閣下其略曰僭視封題不敢
拆視幸先為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
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謂
迎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以意安知不為新都之
漸力詆此在借號早迎康王不然勤兵十萬見
公於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恭矣邦昌惧外兵浸
入遂決迎康王東府庫皆稱臣邦昌謹封公為
李丞相綱婣亞李之用公本以才遂李既罷政
浮溪汪氏行制詞醜詆李公目為群小之宗至
行翁制亦謂汝本茶山騃稽之徒先是翁已新
世收科非騃倫也茶山翁所居去百里而近浮
溪汪氏本為秦檜所知李公稱政不甚存用汪

繍谷亭抄

汪疑為翁所譖故極力詆之建炎兵事倥偬石
林葉公夢得留守金陵已創統制額翁適承
其後又奉密旨大興行闕之費故未免調度繁
擾水心先生進卷外藁議公推剝蓋未知其子
進士翁謙之嘗詣朝乞禁公史當路未能從不
知彥若李氏修四朝正史軍削曾及翁否翁藁
所名祥雖窶又百年而孫孟蟬補上庠生游邊
得官死於定海訟次孟桂登辛丑第又次孟寅
嘗首臨安鄉書

張于湖

高宗臨幸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頃宿醒猶
未解濡毫答問立就萬年未嘗加點上訝
一卷筆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首大加稱獎
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上疑其為謫仙親擢
首選臚唱賦詩上尤雋永張正謝畢遂謁秦檜
檜語之上不惟喜狀元策又且喜狀元詩與字
可謂三絕又扣以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
以對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
占斷蓋嫉之也張廷對時天下猶未盡許之務
能恭閣前儒復措後學詞翰愈工天性倜儻輕財

繍谷亭抄

好施勇於為義為政平易民思之惟嗜酒好色
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御史臺奏擢拱翁
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誠有之臺
掌不敢奉詔上笑而寬之人以為誠非欺君者
真文忠公嘗謂余曰于湖平生雖致君至於大
綱大節處甚是不放過張為江人寓居蕪湖捐
已田百畝匯而為池圍種芙蕖春夏蓄泄出沒
烟雨變態扁堂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
陰陽者說謂必于湖水與縣治接而後英才很
方欲鑿而通之則已殁矣嘗舟過洞庭月照龍

堆金沙溢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群
吏而酌之曰亦人乎也其通率皆類此嘗慕東
坡每作為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
以過東坡稱雖夫太過然一亦天下奇男子也
惜其資稟太高淺陸詩詞與南軒考亭先生為
筆行交而不能與之相與琢磨以上續伊洛之
統而今世好神仙者以公為紫府仙惜夫

真文忠居玉堂

慈明太后兇次山除少保永平郡王文忠與許
公奕給事甚相好共謂恩典太重欲于其一則

鶴谷手抄

繳其一許其封還制書文忠以官卑擒職玉堂
使其劄白之廟堂時相不以文忠劄繳進而許
之奏已入慈明慨然遂作許而文忠獨留或惜
文忠不用當文忠居玉堂故事

又

公當制除吳環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為
忠厚可隆佑親弟又號熟舊吳為憲聖猶子恐
難用舊例亦用劉中廟堂時相難其由中旨以
出遂亟以劉繳入從之繳命第致仕制末篇之以
句之今其姓吳事不盡然先以制手攻媿稽公

之稱善但以年為惟予客事前輩一字不苟如
此攻媿嘗問文忠適看諸四六以益公對攻媿
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奉有萬方君臨兆姓益
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

甲戌進士

袁蒙齋甫甲戌進士第一人也文忠遂閱其卷
于殿閣出則以前三又人卷示予而亂其序
後其姓名余讀其一又文忠曰此卷絲毫用老
宿儒遺論如是一作者公未答予又讀其一明
國論國事為說國事謂廟堂之用事者國論謂

鶴谷手抄

謂政論於朝廷者其議以國論為主言以國事
為是國欲任國事者參國論持國論者為踈國
事文忠問如何對以禮無是以不如前卷
如其說出於調停恐是狀元也文忠起而撫予
背曰說得着得着蓋先卷乃李公晦方子所對
而後卷即蒙齋也文忠欲寘李遂而惆悵謂李
公策不如衆策之合時又欲遂呂永年甲科
亦不果同年進士徐清叟亦幾中首選亦以試
中書之務永清又用堯禮問趙普天下何物最
大普對以惟道理最大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時
政徒寘第四徐既為御史彈袁文亦及其策并
論其父燮謂燮學於象山者為異端謂不宜寘
經帷

亟歸首

歸侂胄欲遣使何而難其人欲用吳門王大受
大受謂虜事以首謀為言通書宜勿用乎
韋衛以丞相代之[illegible]虜問首謀則答以今已
避位蓋從計也韓疑其建明斷虜不能從用存
者言居黃山縣丞方信孺假檢詳出使信孺遂
聞其知虜欲先遣使於我此其力以聞與虜史

覆論[illegible]稱謂歲幣土地一如舊虜多為術咧
國方然[illegible]遂何不敢投也方恐我急于責和則
遣使命遂有所許[illegible]虜以歸報所索可否而後
從來虜許而津之韓恨方遂留果議為遣使方
歸語韓[illegible]欲再遣方謂韓曰信孺既為朝廷萬
里行矣初蓋不憚死今其得虜要領即再往亦
決不死惟少遲信孺往虜如還使果報且議平
章稟為許韓疑其重於再往遂用大受里人王
柟以代方柟請虜廷惟[illegible]地不從其說及再
往歸以誅九函韓首與為[illegible]為嫁增幣事實皆
從之故虜遣諭成使來先是有旨百吏諸朝堂
集議韓首事植蔡章良能建議以為函首已禦
之首又何足惜時王忠簡公介抗議以韓首故
不足惜而國體為可惜章以語讓公公奮起曰
今日虜要韓首國不足惜明日虜要五軍要吾
輩首亦不足惜耶倪文節倪公思亦謂一侂胄
臭頭顱何必諸公爭主議遂不勝章隆呼者吏
受紙揭於衆挽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若
函已戮之首又何足惜遂竟函韓首送虜諜者
謂虜既受韓首詭之曰忠繆[illegible]方之在虜中也

偽元帥責我失信攄起兵端方拆之曰爾失信
故我失信虜曰我何為失信方祿謂曰我之用
兵在某月爾之誘逆賊在某月以日月先後計
之是爾先誘我叛臣也虜其謀伺精的類若
此故語塞何元帥頗能詩素方帶句虜以失蜀
調方云似奉離合攏蜀以偒亡方即應之曰
天以分南北時割比晉厄何元帥又謂方曰前
詩非劉爾國有三十年凡今一御已失五十四
三十吾為爾國危矣方裁色抗對以衛命在
此固未知夫蜀本末大元帥謀謀明謀奏明指

未知我所以立國中群珠玉之富俱出於二
廣江西東則茶桑之陸海也淮東西則銅鹽之
藪澤也浙西十四郡爾蘇湖熟天下足元帥之
所知也而況生齒日繁增墾者衆萬畝潤圩
閩浸廣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浙東魚鹽之
富海藏山積食之無窮閩自為東南
一大都会其支郡有六又且連浙江淮之所入
故吾國之餘波常及於大國者以其力之有餘
彼蜀之為蜀號為三州五十四其賦吾國
者百不十一而僅足以為五十四州年民

之用一有羨也或轉餽爲白日饑民之捉如不
為他人者九分為民而已偽元帥嘉其功而憐
之故有儀奉之許方虜要吾以改號割地方是
以有晉唐之對方之不見知於朝也廬陵命衣
劉魚前任侯能時劉崑山妻舍韓頗聞其名
論錢參政聚祖風崑山今以礼羈縻劉勿使
去令輕于衆竹逆親持圖狀見劉目之以衆使
别謀供帳精舍以俟之劉素號揮喝妾不勝情
猖奮皆以結髮後朝廷用圖方王今小友也
不復敢扣錢劉賓客盡各貴僕之以死

劾范文虎鍋匿炭

竿方脩直知況殿部遠讀王舟西侍郎奏劾又
知畜時御爐炭樣方廣皆有尺寸炭紋如胡
桃文號鍋色王公諱剛中號竹南字居正曹守
嚴遠畜制司倖色根奏之上曰臣聞者倫官行
朝日觀陛下宮室卑陋衆興服御之物一切苟
簡無異時遠官大姓之家有過於今日者陛下
仰國步之艱猶有謙抑不皇之色如龍有司之
無舉諒非陛下之本心臣竊得所降炭樣封送
有司收掌更不行下虜縣科買而關之帯群盖

繡谷亭抄

不勝其援矣
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
陳東歐陽澈當建炎初政指摘斥
敢詆大臣盖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無其好
己陰用上手批其二子法予當得東時臨刑家
信手殺時猶東神霄宮墨行盟之遍處事皆有
謝理有知頃即是戮略無慘戚戰栗之意蓋東
漢人物也上大悔悟東諫欲澈之晴田以旌其
後且下詔自責特大臣黃潛善汪伯彥歸善
以先死伯彥由東稽西王公代言而後曾上述
贈東澈追官褒論二人不學無術恥通逆非使
人主蒙拒諫之謗剔廷污殺士之名此而不誅
何以為戮若潛善硬醜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
伯彥縣釋國無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潛
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彥落職制
其略曰大人之顛為良臣不願為忠臣　用出處
云定惟爾澈其有布意于為忠臣手雖然爾不
失為忠臣而天下後世鯁讀何如主也八年
于茲一日三歎追階美職豈足為恩以褒哀
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

鳴谷亭抄

殆不如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愚
諫之令名俯仰八年藹然永嘆比下責躬之詔
敢為歸咎之文而論著謂安專有宰之司寔任
仰賊之寄汝言汝聽汝弼汝從宜其廣朕之聽
明何卿使人之設政使人爭家拒諫之謗而剌
廷污殺士之名卿親君親何面目朕噴人言
而惕若撫躬以何進罪國在於朕躬難寬
於爾責矣東澈書數政黃汪為黃潛若正當上
震怒未解宜叩頭請留二子上嘗不從以去為
期則二子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咎
不與汪黃公其責者王公本以三舍法為大比
第二人公應舉時已罷詞賦故士不服習騈儷
業既試詞學所以罷詞賦之夫而公已不
復業此故力辭玉堂表之行加僅朝廷以王執
文手議學取士泊設心術耗敝精神晚而知悔
始從師友要意為經其於雕鎪綴緝之文未嘗
經意惟自昔國朝初無定詳故臣浮值以陞
下意恵廣著之制詞來之進僑國已非是若夫
内制之體最不容率意而有作恰黃又申申述
司馬公詞制誥每稱其不欺君之誼上嘉歎

鳴谷亭抄

詔從之嘉定中來嘗諂罷科目几以宏博應選
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聞嘗用會用為中書舍
人餘素不習此余表姪應子和錦嘗試學有
司亦僅與申省文符典誥体時為安吉李安吉
去竹都文日可達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楊史
趙請詞頭余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人來問余
不習此直如王公力辭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
善矣陳正甫諱以詞學中等當考潘子高詞卷
六篇俱精博惟集蒙院記偶不用李林甫註文
典書目與陳人恐為疑而默之陳心服其文當
其萬直玉堂凡常行詞皆備清撰酒富甚可與
予共酌於根料院之雲根云

呂成公編文鑑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既成孝宗來錫
名文鑑除公直秘閣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
云既叩中秘清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
騤時為中書舍人執奏以此特編類之勞恐賞
太厚上不悅陳公遂力辭惜職上不從文鑑之
成考亭先生見謂公去取未善如得潘某人詩
數篇已真選中後有語公以諸佳處參恐不止
如何所選公遂并去事

洪景盧編唐絕句

孝宗從容清燕洪公邁侍上語以宮中無事則
編唐人絕句以自娛今已得六百餘首公對曰
以臣記憶恐不止此上問以有几公以五千首
對上大驚曰若是多也朕編也洪歸提閱凡閱年
僅得什之一二至於稍知小說神仙怪詭婦人
女子之數皆括而湊之遂明然御上固知不逾
所對數然亦嘉其敏諳亦轉秩賜金帛

秦夫人黃青葛衫

秦檜權傾天下然頗謹小嫌故思陵眷之雖檜
死猶不釋小相嬉言衣黃葛衫侍檜側撫之曰
侍楊側撫目文曰換了來嬉未諭後衣黃葛檜
趨視之曰換白葛嬉周諸所葛黃如貴所
適用檜曰我與爾却不可用蓋以色之逼上

秦夫人進青魚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
問夫人此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已久又魚視
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進夫人歸亟以語
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鮮魚大者

數十枚以進恩聖笑曰我便道無許多青魚夫
人誤爾

高宗好絲桐

高宗自康邸已屬意萬桐時有僧曰輝曰仙嘗
召入以是被知上既南巡吳会二僧亦自京師
來欲見上未有間会上幸天竺二僧遂隨其徒
迎駕起居上感昔揮承記之還宮即命黄門
召入黄門對以此題令習仪上曰朕曰所識僧
疎略何日僧徒固宜疎野黄門復奏時方入夕
心且召僧徒之時上曰卻此是習欲召二僧入
道京師事與度南嶠嶇上甚悲且笑由是宣召
無時二僧遂歸觀靈隱就地創庵以居其徒不
能從上至遣使諭天竺僧之猶豫未奉命上降
黄牍任二僧所欲爲界靈隱僧恨而從二僧有
宮今額曰天中圓覺寺上既伐勤退處此宮閣
象小藤圈龍虎與想其虛重華院後萬來亦修
思陵故事有御製二詩其徒摹雲章于壁石云

黄振州琴被遇

琴師黄震後易名振州琴居入思陵悦其音命
待詔御前日給以黄金一兩後黄教子乃以他

姦人詩以爾子不足進於琴邪黄赠絲歎曰凡
年凡年世逆一個官家黄冗遂絃云

倪文節請以諫議大夫入閣

嘉定初倪公思以禮部侍郎上疏乞以諫議大
夫隨宰相班奏事上手答甚寵且許之時相疑
其可御歸答奏郎報更撰聖旨枕旨而與時
山東歸附衣衆荆襄帥臣列強弩射之便宜怨
湖楊公簡年既其以白上曰此恐仁術且失中
原之以步得錢路銀召通進司更繳進上重以
謝諭時相以容臣契勘使于上遂止劉下契銀
臺不應受餘文奏惟從有司可也仍用治邸吏法
治劉吏盖旧興獨許從官繳奏自銀臺入時銀
臺盖已不復用與繳從文亦納劉廟堂真文也
以居不當終門交鷹正後當制有所可否亦止
入劉乞数奏楊公急於發上之號明故不暇用
典也

去左右二字

韓南澗元吉雖聚門蔭而舉閩遠過于進士举
宗謂兩制之選能者爲之顧何擇于進士任子
嘗除韓權中書舍人旋以稱職爲真自以門蔭

力辭然恥於右之一字微諷台臣請進士去左任手去右上從之至今皆令云時有士人朱游頗任俠多記聞閫錫入諸韓云中書誤予位中簡不赍於進士手削左右字則渾然無別矣歸悍而悔其事云

宣政宮燭

予既參王斷兩封宄中降炭樣為胡花紋鍋鍋色盡宣政事庭炎紹興紡製用來改紋竹兩力陳請罷去宣政其盛時宮中以沙陽蠟燭無香為恨遂用龍涎沉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畝明而香豹天之所與也建炎紹興久不能進比惟太后旋鑾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故用宣政故事惟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危白太后以燭頗慢聖意原太后謂上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人閣分亦然上閔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柔福帝姬

柔福帝姬先自虜閣逃爷歸自言乎上上泣而具記其事送命高士儀翁主一時羅虜冀之前恥蓋徽宗僅有一女之存上待之故不忍落也

繡谷亭抄

太后歸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說錯買了顏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與吾共臥吾視其殮且葬骨上以太母之命寡姬於理獄具詠之來歷或謂太后與柔福俱處北方恐其已之故文之以似上奉母命則誅之亦也柔福自聞太后時還鑾即已先病言以尼師自隨亦謂此尼曾事真帝姬故備知時若帝姬俱上本宮中事何帝姬引見之頃呼上小字尼師之教也京師顏家巷髹器物不堅定故重今謂之顏子生活

技術不遇

思陵有工技藝成精故其能設狀技術者甚多遇而亦有命焉吳郡王益嘗以相士薦於上之以王故召見之上則曰陛下克肩舜目禹背湯肩上即駕與曰對處能取來王又為于上道王李世英進墨每一丸墨重十兩上曰德似大將如何執王偶致秦客闕西人精悍短小不試命與國手數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嘗言之翌日宣喚國手夜以太白浮之出處手極妍靚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爾相來日予御前饒我第一局

繡谷亭抄

卻又說尔我與尔求為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合
託吾豈以女輕許人國手還未有女盡教坊
娃也閔西朴而性直翌日王詔與國手弈上與
王視第一局閔西陽避國手上拂衣起命王且
酌酒曰終是外道人如何敵得國手閔西總出
知為所賣將閔不食而死

劉錡遣報

高宗得劉錡奏逆亮收戒日度江上以為憂劉
貴妃遣侍進曰劉錡奇偉遠略教官家煩惱上
正色貴妃曰尔婦人女子如何曉得必有教尔
數我者昨妃出不獲為今英西湖之曲惡聖音
從上航海後虜騎數十萬梅至數欲御舟危徐
發吾矢其一應弦而倒餘悉引去高宗重於視
師之後諸將必往至琉葵曰吾得忠是尺五也
紗必須一往妃不遠聖后矣

陸石室

陸凝之字永仲號石室餘杭人事神僊技論議
倜儻尤好詩少年以詩儕入所郡法從見之
疑其可仙遂陸棲坐命祠着其道人視之于郡
從史中指陸曰這官人只是秀才諸公因和歌
拜笑劉曰且寫山東讀陸大不意道人臨別揖
贈以粒丹曰幾為章用之陸亦異其人襲解襦
帶果報羅赴南歸舟檣浙湧激浪然舟不能
勝亟抽帶中丹投舟外風浪始帖息陸奔手謝
天章不獲兼腹浙上有呼其姓名者則道人也
日扛娟然已在道人掌中曰吾丹數欲齊之手
身飛遊舟用也陸方旋道人再覓舟浙流矣不
得詰陸惘然而已歸用其戲于大滌洞天之
石室人因石名以稱之厥後歲又有一道人訪
陸形貌不類瞬皓以紳縷繫畫竹紳上繪八
卦於拂結氣揖陸曰爭道今夜宿山中分秀才
牢指柯不告陸難之道人又曰下借一攬即於寶
門之外竹林中告陸欣然于攬既得攬即視雲
漢仰卧唱歎顏悄氣閒作步虛散音郎宛轉響
應山谷林鶴可為之旋舞陸寂自若也逮曉道人
拜攬謝陸長揖而別回有道人登室前天柱峰
如飛頃在清漢陸撫膺懸悔未已復又有紗巾
白紵袍同大滌道人宿此今姿在陸語以昇已
去道人曰君不識鍾離公也或謂後連者即洞
仙陸猶不悟光究退處此宮思大滌輿還之勝

先年大猺道流請宮以端時憲聖亦侍為誦結
卒起屋兌兌於駕上詔以今聞人不須違禮數
道流進天目木洞霄徐兌兌供憲聖意甚速宣
賜其從金帛有差進主觀者問以山中頗有餘
詩各杳觀師憐陸乃以陸封進陸行卷尽上讀
數首太息曰布衣人翰林可也歸當語大哥本
宗憲聖從旁贊曰太上只好休既是山林隱士
必不要人知他無友職做甚者引得大哥定要
他出山却是苦他太上除以為然遂不以語孝
宗凡陸所四遇道人或以謂神仙固不可測而
一日之頃不遇三公亦勤矣夫陸竟終于石室
云

開禧兵端

韓侂胄亟欲興師歸北伐先因生辰使張嗣古
時為左史假尚書入虜中因伺虜實張即韓之甥也
使事告旋引見未畢韓已使人候之引見畢不
客張歸即邀第亟問張明虜事張曰以某計之
虜未有代亡太師勿輕信人言韓默然風國信
所奏嗣古詣虜廷幾乎墜笏所居官韓敗張未
嘗以語人也韓後遣李壁因使事往伺壁歸
力以虜中赤地千里斗米萬錢與韃為讐且有
內變韓大喜壁遂以是名政府予嘗觀巽岩李
公燾題名金山之眉山李壽翁攜手座塾有柔
可謂名父子無愧其仲子未熟顏氏家訓爾

四朝聞見錄卷乙集終

六月十九日池北草堂校過

六月十九日池北草堂校過

謝谷本校

龍泉葉紹翁

褒贈伊川

紹興元年九月初日勑通直郎程頤朕惟周衰聖人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舍己以為人其歡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亦孰從而求之聞有先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能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由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躓無所為而死其禍戚於斯文者亦甚矣爾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者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指務引其君於當道由其外以察其内以其所以為逆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而可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以表見於世乃竊借其名以為自售外示恬默中實躁競外示質魯中實嘉稱遂使士聞見而疾之是重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以褒擢褒表之者深明上之所予在此而不在彼也尚其靈明知予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先是工部侍郎韓肖胄書察啓上進褒元祐諸臣乃有旨詔中興本末作八月家傳贈告作九月贈典當是八月至九月誥下爾是月癸未秦檜相矣紹翁竊考當時程俱林遹為中書舍人當草制詞必度越常法加定十七年四月聖旨伊川程頤紹明道學為世儒宗雖屢褒崇而世祿弗及不足以稱崇奬儒先之意令尚書訪求其後特與錄用當路知其孫源居池州故有是命尚書省旋據池州申故侍講程頤直下兩位子孫共到宗族圖内程觀之長年七十四其次源年二十九程源係川頤嫡子孫合議指揮四月五日奉旨觀之特與補不理選限登仕郎仍差充池州州學學賓仝下州於上供錢内月支錢二十貫米二石俾奉祭祀源尋赴部銓量得旨源補廸功郎自是銓中除二令監丞矣初源資往來於都云元祐初起伊川詔詞云勑鄉官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草茅岩室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於朝傾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為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謹處哉加定庚辰徐公僑為江東倉跋前後二制詞曰右伊

川先生舉逸民進賜之詔詞曰首先生居洛以
道自任元祐初應詔未發以聞之中興首明黨
議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淵源將以二詞劉諸
石先生之道雖不行於時此抑以見我朝崇儒
重道之意二月朔東陽徐良謹書紹翁疑元
祐諸人薦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謂其有經天緯
地之才尊王斥民之術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
國子監按官制教授其制詞何其簡略若是蓋
中書舍人黃震所草不詳知伊川者紹翁又詳
慶元丞相趙公汝愚去國侂胄始專政欲以崇
去天下之正人必誣以偽學雖劉德秀從諫為
是說然偽之一字以見于紹興制詞矣先是孔
文仲劉摯顧臨亦嘗以偽詆先生云

虎符

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岩開禧閒慈明陰賛寧
王誅韓侂胄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錢象祖衛涇
史彌遠其二授張鎡又其一以授李孝純二批
俱未發獨象祖亟授殿岩夏震震初聞欲誅韓
有難色及視御批則曰君命也震當效死翌日
震遣其帳下鄭發王斌邀韓車於六部橋徑出
玉津園夾墻用鐵鞭中韓陰乃死故韓累數纏地
名曰刀坑鎡始預史議誅韓史以韓為大臣且
近戚未有處張謂史曰殺殺足矣史退而為錢
衛曰鎡真將種也心固忌之至是鎡贊代白言
史昌言於朝臣子當為之事何為言功邊諷言
者斑鎡於嘗自是不復有言誅韓之功者矣御
批云此降御筆付三省韓侂胄已與在外宮觀日
下出國門御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護不許
疏失後有虎符御蓋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漢
制云震以御筆建為巨閣刻之樂石命其屬為
之記初者御筆皆侂胄矯為及是皆慈明所書
發試排韓車諸以有御筆押字章出國門韓倉
卒曰御筆我所為也行至玉津許鄭發以節度
使鄭不從叱曰我當出北關門韓汝如何出
候潮門又曰我何罪又語發以何得無禮大臣
鄭叱以國賊而鞭之歸報震震直趨省中時錢
象祖陳自強猶在省震至錢不覺起而問之曰
可事否震曰了事象祖始誦言韓已誅陳作
而再拜且辭象祖乞以同貢故保全李壽象祖
許之後衛涇又以同謀誅韓忌史史故黜涇事

在乙集錄後以首放還國史變相法又數諜誅
史故貶置象臺先是有告御批之諜於韓者韓
答以當以死報國及告之者甚苦開胸即死胃
始自強諜薦林行可以為誅議大夫欲於誅
韓日上殿一細書稱象祖以下出國中韓居中
應之幸韓不得入內若韓用私人小車徑自和
寧門入試發必不覺則諜韓者發粉矣然誅韓
之討甚踈王大受趙汝談皆預始謀至書所欲
行之事於掌章不敗而敗則慈明景獻始啟
時寧皇閱韓出玉津並用笑批殿前推逆回韓
太師慈容泣且對上以地要廢我與兒子又已
殺兩國一百萬生靈若欲追回他我請先死寧
皇救淚而止慈明遂笑去

逆曦偽服印

開禧逆曦既誅偽內史安丙函其首偽服宮
號來上以首付棘寺偽服與印付臨安府軍資
庫吳鋼為倅吏胥朱以入庫急持來視紹翁亦
因以識其物袍錯黃袍僭稱僭儲擬黃宮
號用黃綃折角為回文曰出入殿門房授以印
鑄用令文曰蜀王之印僅如今文思院給降式
職有鑄塗金印文曰蜀國制勅之印

萬弩營

紹興末李顯忠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鎮江癸
未戍泗州甲申與虜鬪皆有功 水心錢表臣墓

朱子儀

朱子儀與周洪道賈布衣交洪道既樞使子儀
入都訪洪道洪道館於加會門外表忠觀洪道
欲因間薦之於上待奏假大臣出門 訪 上問以
為何洪道以訪子儀上有肯不復問子儀謂誰
與子儀極歡道故舊外以近詩子儀盡卷則
笑曰周樞使詩也非周洪道詩也洪道問所以
然子儀曰昔徐師川少年工詩晚位樞府漫不
逮於昔人以為何來自是徐師川詩後來自是
徐樞密詩洪道笑而容之

朱希真

希真有詞名以隱德着恩陵必欲見之累詔始
至上尚疑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亟請致其
任上改容而許之

寧皇進藥

寧皇每命尚醫止進一藥戒以不用分作三四

帖蓋醫家初無的見之藥嘗試人之疾寧皇知
其然王大受之父克明號名醫遇疾鍼數諭亦
天下一藥曰此藥之本也本除而病去之矣
明事出水心先生爲墓誌

秦檜待虜使

紹興金國使持盤書要王輅以載百官朝服迎
於麗正檜使人諭以玉輅非祀天不用且非可
載書轎雖不用虜使心欲百官迎拜檜許之翌
日命省吏雜以緋紫迎拜於麗正班如儀虜使
遂庭許百官以上立班上既受書畢百官呵殿
綴虜使以出虜使見向之緋紫諸吏猶立於門
始悟秦計又虜人至庭必欲上興躬下殿受書
左右相顧莫敢孰何時王汴在班內起而語虜
[illegible]賚有書無書虜遂出書示之亦奪書而進
虜計屈歸其國以生事被誅云紹翁讀而能如
淵遇朝錄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卯上
召王倫入責以取書事既晚倫見虜使受書綱
入人情始安武曰秦檜未有以處紹事中樓鉛
擧詠淵三年建年之說以語倫又惜於是上不
出而檜攝冢宰即館受書以歸虜始知朝廷有

人紹翁嘗疑省史及李書一節得於所聞未敢
遂如淵之論有據甚明若使館從書則省吏與
李書之說真妄未云

真文公諡議

紹翁甲集載真文忠諡事後以呈示紫巖程公
許公惠紹翁以尺牘曰朝見錄二秩併沬示教
記載詳情事得實而詞旨嚴婉他日足以備史
補於失亦知故也其間記才翁章章甚著
書以待來世當於左人中求之聞見錄所記西
山議一段是時公待罪承官爲博士所訂
文忠二字是參考公論與從官同僚商訂累日
而後敢落筆謂有一二公已爲太過然于此謚
者上下無異詞故議下考功覆議亦以爲當當
時却不聞其家子弟與政府辨論一節架閣公
即西山遺闕後八朝亦未嘗一訪但建安諸賢友嘗
登西山之門者頗稱尚當候私謂搜索剔摹
錄以求教紹翁過蔵奇疾不及從公求副墨公
已去守袁州 程公嘗處兩府，世號爲滄洲先生

悼趙忠定詩

慶元初韓侂冑既逐趙忠定太學諸生敖陶孫

賦詩於三元樓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群小恣流言一曰群邪嬌動詩言相狼胡無地居一作埋里魚腹終天昂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臣子九泉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不孫一曰休係孫世間孫方書於樓之木壁酒一再行盡已不復存陸孫知詩必已為韓所議則捕者必至急吏行酒者衣侍者與其下捕者與交時開以教上舍在丞教以告開太學秀才即飲方酣陶係與亡命歸走則捕者入開待之入都至都以書祈哀於韓謂詩非已作韓笑而即有司復其貫教孫施中乙丑第由此得詩名江湖集中有詩最多予嘗以其卷示杜北山杜謂與定其詩辛多教陸務觀用事終不肯效唐風初識南宋劉克莊詩士人陳宗之喜而語眾之曰且喜潛夫竟莊已成正覺陶孫字器之號履翁福唐人

鴝鵒詩

東南之俗以養鴝鵒為樂群數十日望之如錦灰褐色為下純黑者為貴內侍畜之尤甚愛之則寓金鈴於腰飛而凌空風力鈴振鏗如雲間之颯或起從鳳山絡與中有賦詩者曰鉄勒金珴似錦鋪蒼水剪碎費工夫爭如養取南來燕次漢使傳二帝書

宮鶴

紹興初高宗避行到於四明山中林木有如以千萬鶴則相呼鼓翼以出於近郊諸倉皆則整隊而入呼鳴聒天高宗故在京師亦與山故未嘗開北至則大駭又以二兩一過聖思不悅命內臣張去為飲今內可謂見眾鶴射而驅之臨平赤岸閒蓋共闊十有五六里未幾鶴復如初彈者後罷宮中亦習以為常唐人詩多用宮鶴蓋唐宮闕依山云

田雞

杭人嗜田雞如炙即蛙也舊以其能食害稼者有禁吳聖渡南以其黏以人形力贊高宗申嚴禁止之今都人習此味不能止售者至劉穴以筐之莫諸滄蛙者之門謂之送然不黃公度師嗣以嗣難為多進士未必為貫竹戒迺兵而坐魚三斤但兵不曉所名翰嗣特諸生笑能對時林執善為州學錄或語之人以執善多記屈人拜而問焉執善語以可伏田雞三斤屈人如數

納入黄公晟芳而進庖人曰誰教汝庖執善吉
黄公遂館於濱關云執善記博而懷奇為南宮
第一試吳人偹道全美論至今學子誦之有林
皆元文衡爭登於世驪塘范先生穎芾蜡塘
知與之叫年視其手如龍爪而毛蓋林氏之家
與兩相直其母疑執善之夕嘗與神遇於為閩
名儒云惜乎躁售人歸以為負其天然言執善
然有司奴之抑鬱以死執善亦無其後死云吁
士之不可不自愛也久矣

史越王青詞

前載史越王辞免太傅表得之閒見以為出於
余公天錫之父鋻備行之孫沐録示則非辞免
表蓋青詞云及本孤丘爲訃賴於念此國門之
多指廷於投老之一身云云試用及尋歲月八
十有三未有其對納齋馮端方在坐應曰補報
乾坤無一王称賓久之四六語中亦載謂其本
於古人之辭未知前所載孰是吳門文人之子
胡珉訪余公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因舉斟見
所載余公天任曰是也蓋先循所對仕歲二字
非是其暢為甲子天任與余公天錫為同氣後

繼其父季云

司馬武子忠節

中原先陷虜忠義之士款圖其國望而南向本
朝者多孟祖宗之澤時猶未泯也謹按韓太監
玉所記云初司馬池之後朴字之秀借兵部侍
郎使虜虜必羁留於燕國王完顏韓昌勇之因授
以尚書右丞朴不屈然猶縱其出入虜中生子
名通國字武子蓋本蘇武之義國有大志嘗結北
方之豪韓玉舉事皆木得要領紹興初玉挈家
以南浸京移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其兄璘猶
在虜中以弟故與通國善癸未九月都督魏公
遣張虬侯澤往大梁胡璘璘因介人贈玉詩云曉
曉鳴雁落江濱夢裏年來相見頻吟盡楚詞不
淂夕陽甚殺倚樓人魏公見此詩於甲申歲春
復遣侯澤往大梁諷通國璘等行至亳州為邏
者所獲通國璘與嘗所與交薛山三百餘口同
日遇害是歲三月十六日也先是虜王完顏亮
之窺太子以都元帥晋守大梁衆十六傳而至
以是月十六日發事澤與通國璘山謀率壯士
百人擒状煙矣畢趨留守所庭劫之如得留守

則大事可就時留守左右與遺國結盟者三萬
餘人而澤敗於初十日皇太子得其國籍與券
立僞之獨罪首事時魏公開督府於丹陽蓋以
右相出使退還回也聞之感歎云某入見上當
白其事而旌之會魏公罷去玉亦竄貴嶺表
遺國之姪㨂振自序其事曰昔李翰作張巡傳
而不爲許遠立傳韓昌黎歎許遠之忠節未能
盡白於世遂叙於巡傳之後使後之人知遠之
不屈於賊如此夫爲士而知順之理須其身而
全其節此固人臣分內之事其與後之人以發
揚之則忠肝義膽將遂泯沒豈不痛哉吾晉祖
尚書靖康間奉使金虜辭氣激烈謀畧深遠雖
不能遏其方張之勢而亦足以挫其敢毀之心
及虜從北狩不以利動不以懼死高宗加謚忠
潔褒贈之典極於一時繼又采得者之國史吾
祖之節無遺憾矣若李武子埋跡腥膻一心本
朝起義不成遂遭屠戮後韓太監紀其詳王尚
書希呂書其畧雖未能載諸史册而節義之名
庶幾不至磨滅韓昌黎以張許二家子弟才智
卑下不能通知先志爲羞今李父節義未能彰

彰於世振若不能有以永其傳則是亦張許二
家之子弟也敢以王韓二記刊諸琬琰以備異
時高人義居子發其潛德云王公希呂爲之序
曰昔予居鄉有陝右林虎臣者自西而東至符
離家焉其家鄰居數月稍款因詢以四事林辟
人曰去年逆酋領國犯淮南吾鄉之豪八千餘
人倡義而起有司馬通國者主其盟推爲批元
禱虛計不幸事未成而幾已露司馬氏之家數
百指殲焉獨其徒已變姓名攜妻子因得出門
以至於此予因歎曰忠孝之節其萃於司馬氏
乎昔我先正溫國文正公泡事四朝惟忠惟孝
忠潔公繼之今通國又繼之皆以忠義憤發
死虜庭事雖未成亦可謂足以繼之矣惜乎在
虜中不能爲作傳始記其畧以俟詢訪王希呂
記紹翁竊爲通國魏公之間數從襲大梁以捐
廬虜知長傑必出於此故遣其子秉十六侍而
來亦神矣通國知其志復思謀可也爲忠義功
名所激傾出於此惜紹翁謹按韓太監所載
謂魏公於甲申歲見璘詩因遣張虯候澤陰與
二年也隆興元年癸未歲魏公開督府次年甲

申兵敗王汴之和議遂成通國敗于三月魏公
罷於四月相去一月事耳（復以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

張史和戰異識

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瘡痍日甚會
天子新立謂我家有不共戴天之讎朕不及身
圖之將誰任其責乃奮志於恢復由是天下之
銳于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相時之宜
審天下之勢以為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禍孰不
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塵六宮之遠役境土未
還園陵未肅者誠枕戈待旦思報大恥之時也

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規内乏謀
臣外無謀將卒既少而練習不精而遽連干戈
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
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
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
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
張浚老臣豈其念不到此而惑於幕下輕易之
謀昧於此人詭順之諂未遑精思熟慮決策萬
全乃欲嘗試為之而僥幸其或成臣竊以為未
便上皇親觀禍亂豈無報敵之志當時以張韓
劉岳各領兵數十萬皆四方勇士燕冀良馬然
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
土今而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
取全勝豈不難哉惟陛下少稽銳志以為後圖
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選
良將練精卒備器械積資糧十年之後事力既
備苟有可成之機則一征無敵矣已而浚以樞
密使都督江淮軍馬請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
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先與臨江而
後江而後成功則都督安用且上遠征而上皇

獨留萬一敵以一騎犯淮則此城之人驟然奔逃上
皇何以安處乎浚又請以所部二十萬進取山東
史公問曰江淮戰士何人也曰半之後與計其
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曰然則戰卒纔六萬
耳彼豈為是懼耶況得青徐鄆等郡雖盡克復
亦未傷於彼彼以重兵犯兩淮荊襄為之牽制
則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
江上乎浩雖於天子凡五日史公復勸浚曰明
公以大讎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
觀時審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讎之名耳誠欲

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下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
利明公當倆如哉後曰丞相之言是也㑹然後
老矣史公曰昔戚吳杜征南之力也而當時歸
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明公能先立規模
使後人藉是有成則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為
之後默然乃見上曰史誥之意已不可奪惟陛
吳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師矣其年
五月師渡淮史公曰國之大事在戎乎以宰相
兼樞密使而不獲與聞將焉用相遂力請罷歸
未及　師敗於符離卒十有三萬一夕而潰死
者不勝數資糧甲兵捐棄殆盡天子哀痛下詔
罪己左相以議論詭隨待罪而都督以師徒撓
敗自劾矣

寧皇登位

前載惡聖策立寧皇事雖嘗屢切非亮心而天
下皆謂宜立光皇當勵精之初薛公圭役北宮覺
正書言頗切至蓋孝宗之意初王沂卿光皇亦
屬意焉書畧曰庶之亂嫡自宮闈始夫庶之亂
嫡則支之亂本之漸也而支之亂本則異姓之
亂同姓又夷狄亂中國之漸也又曰陛下踐
又曰陛下踐祚嫡長已踰弱玉冠冊之命未
布而青宮之虛尚𦵏又曰陛下不即天下之安
而開天下非常之隙不于天下之常而寢天下
不測之變撕之浮言殊有驚悖搖之國論曾無
建明又曰祖父出數天地幾變子孫猜防上下
解體支嫡交忌臣民異心臣猶問之未敢遽信
今既日久不容無或道路之言喧傳百端中外
之心憂疑萬狀兹宮闈之寧無慶或衆與謝之
異或改容蕭邸閣之未免受禍此何等事也而
得見於世此何等議也而聞於時陛下謂孝
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因宜自盡吾為子為父
之道也又曰陛下嘗知有竊議之人郛否也聞
之左右問之在朝蓋有君也不敢言矣聞之主
上蓋有父也不敢言矣問之太子蓋有祖矣仍
有父也彼不敢言矣為臣之言不達於君子
之言不達於父為孫之言不達於祖而微臣偕
言之死有餘他矣如象曌恩特垂天聽君臣之
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
情通自臣言始祖孫之情通自臣言始臣雖身

肖異處而忠孝複書於史册雖瞑目於地下將有辭以對越先朝十御皇帝在天之靈矣蓋紹熙五年甲寅所上也嘉熙壬寅公表之里人陳貫明為跋其書云慨嘆趙晦中載寧廟之立實出於水心先生之建議雖然水心之議時出於一時之危疑晦中所載寧廟登極之詔進下數月衆州之亂作矣持以詔至而止嗚呼孰知有獸梟於承平無事者哉初光宗疾不能喪衰陽士人陳應祥建北方鄧州數黨亦殺守臣張定叟用嫡長代皇帝為太上執喪且舉喪以順

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變色沮謀旋為其黨所詐定叟臨閱塲問之曰朝廷爾即太守太守須爾也各命將士射之先誅其餘中其肝者有某貫中其心者有某貫中其咽者肢者有某斬發陳之屍惟嫡中數千云先是趙晦中具載水心贊嘉卿之語數十百般筆其頗末紹翁未之見也薛居承嘉士人子愛桂寄以其書蒙承紹翁當時陳議者恐不止一薛然曲突徙薪之不賞自昔然矣

葉洪斥佗胄

洪字子大為紹翁鄉人且年少負才不羈慶元間疾佗胄而未有見嗣洪館於韓氏即佗胄族子盖駿兒也以后戚預内宴洪代為之書經入御寧宗其最切要處云佗胄弄權不已必至弄兵寧宗以示佗胄佗胄迹所為書則洪也除名仕籍編置邕管者十六年嘉定初定盡復其官偕理編置以為冥懲僉書邕館事洪旋終於任

景靈行香

百官赴景靈行香傳道分為兩序用其義儀呪語初傳從欽之道流右且云向後道至之訟久

之泰檜執其牘云景靈太乙寔崇奉道教之所道流宜居上至今定為制云紹翁以為祖宗在天之靈必不歆於異教且市井兒嘗之庸人況寺斥去近者淳祐進書例用僧道鐃鼓前導朝廷有旨勿用蓋得之矣惜未施於家廟

王醫

王繼先以術際遇高宗當高宗款謁郊宮徑先期二日有瘍生於項將不勝冠冕上憂甚召草澤繼先應詔而至既視上則笑曰無貽聖慮來日愈矣既用藥傅自項移於肩隨即消若未嘗

有上遂却見天地上書有馮疾召繼先繼先至
則奏曰臣渴甚乞先賜茶而後靜心診御上急
詔太官賜茶繼先先食之既上覺食不甘美則
問繼先朕可食乎此繼先曰臣死罪索茶自將
以啓陛下食此也詔進茶上食之甚適渴亦隨
止左右驚上亦疑問繼先曰此何方也繼先曰上
所患中暑故渴茶亦能消此乎爾太宰皆額此
其後久攝東宮臺臣論繼先進藥無效妄誑陷
則因家馮王涇亦頗宗繼先術亦有奇驗然用
藥多孟浪高宗居北宮苦脾疾涇誤用瀉藥竟

至大漸孝宗欲僇之市朝寘理以為恐自此醫
者不敢進藥止命天府杖其背黥海山注先懷
金箔以入既杖則以博磨若未嘗杖者後放還
居天街獨撈於門曰四朝御診王防禦有輕薄
子以小楮帖其旁云本家兼施瀉藥王聞甚寧
皇患痢召曾鬐不記名入視曾診脚耳方奏病證
未有所處慈明立御榻後有音呼曾防禦官家
喫得感應丸否曾連稱喫得慈明又喻以須是
多把與官家喫曾乘數百對以須進二百丸寧
皇進藥如數瀉旋定又進二百丸遂止曾昨坐

辟黨被譴上遂予其元降秩上更壞三秩寧皇
不豫滋久謂左右曰惟曾某知我性急召入診
訖喝明不勝上曰想是脉見不好也曾出自診
其脉謂家曰我脉亦不好先寧皇一夕而逝米
南宮五世孫臣秀亦善醫嘗診史相脉語未發
史謂之曰可服紅丸子否米對以正欲此亦即
愈史病手足不能舉翻適遂廢中書要務途之
惟稱米謂必得天地丹而後可丹頭偶失去歷
年矣可訪奇史病甚召米於常州至北關登舟
買飯偶見有售拳石於肆者頗異米即而玩之

即天地丹頭也問售者爾何自至此曰去年有
人家一婢子持以售米因問所值售者漫索錢
萬米以三千錢直持歸調劑以供史史未敢嘗
有聞者亦疾瘳試服即能坐起又以趁步司因
即之疾史始信而餌身即輕遂內引及史疾再
殆天地丹已盡遂薨於賜第

高士

孝宗聖性超諸塵所希究厥旨尤精内景時詔
山林參養者入都賓之高士窯人因稱之曰某
高士皇甫高士予既載其入矣又有謝高士以

從臣薦講場於宮中孝宗問以老莊之學謝對
以人主當以君國子民為心若老莊之學其謬
之者歟易如剛最後洒掃高士堂亦稱高士去
其徒無甚異唯善於趨謁以故史越王尤錫山
揚誠學陸三山頗與之游陸公嘗因齋宿竹宮
因叩其廬有二蒼童对弈微聞松風間有棋碁
矣聲陸公心美以為是何異神仙之居扣二蒼
童頗見高士童答以高士已出去某御藥處中貴
人陸因歎息曰高士亦見貴耶笑而出宮本中
貴人提舉亦非所以為高士矣值發陸公之笑

也寧皇聖性多可其徒举因左右覺先生稱天
慶陳道士二弟張道但不由給舍得先生稱陳
書於状謁史相史不悅此與謁改天慶觀主紂
始命入因謂陳工參修創若先生號豈可輒當
因謂三弟亦然送於辟從支前及此以如剛嘗
與越王諸公遊奏之上賜通妙葆真先生勅由
恰舍下先是史於賜第齋雕羅戲命如剛升堂
高席如浮屠問對說為勝如剛之辯琴遣道士
姚公遂代已說法姚從容就席有佛作禮而問
曰何候於公門奔走於形勢之塗是將進而趨
趨口將言而囁嚅如何謂之巖隱姚即
對曰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
能見巖隱僧原成姚御拂下座史大加器賞如
剛則後悔不付升席史器如剛退異於姚如剛
謂姚於史不行蓋嘉定間事也

蕭照畫

孤山竹堂西湖奇絕處也堂規模壯麗下植梅
數百株以備游幸堂成中有素壁四堵幾叁乎
丈高宗翌日命聖駕有中貴人相語曰官家所
至壁乃素耶宜繪斗畫一十則一堵已成畫

若此者四畫成蕭亦醉聖駕至此因行視壁間
為之歎賞知為照畫賜以金帛蕭照與此足唯
能使玩者精神如在名山勝水不知其為畫爾

慧明

慧明太后越人也善通經史能小王書母張夫
人以樂部被憲聖幸後以病中歸李氏死葬西
湖小麥嶺下地名放馬場憲聖常因樂部不協
領左右曰我記得張家今安在左右對曰已死
矣有女頗聰慧憲聖念張氏故召入時年十
一二審實憲聖側宮中謂之則劇猴兒及既長

寧皇侍宴長樂目后有異而重於自請慿聖知
其意遂宴寧皇而賜之曰做好看潑它日有福
慿聖精於五行由此遂正六宮之位慿明所以報慿聖
者無所不至閤子內揭帖圖則吳氏之宗枝也
居則指姓名以問左右曰這个有差遣也未每
遣萬獻論時相凡除授必先吳氏而後其家先
足后葬其母於群宮人塚剗咸夷之不知兄弟
信迨備六宮礼始遣迎次姪今永寧郡王於衛
或謂后父即兄也葬湜夫人慿蓋天造地設非
人力所及山自南高峯為岡阜至夫人壠忽涌
去若龍昂首為嶺春陽發達夫人墳有物若鐘
乳結成覽澗泉環繞源出百里其家先知詩礼
福祿未艾也慿聖父為宣靖王先殯於金陵登
慿聖備妃冊始勒葬天竺石人嶺下山自叢陵
來為戴青嶺洩蟠折百餘形若展袖為葬王處
塋上有屋如堂蓋舊后父舊制也山接武林匯
為冷泉大江西湖據前水口俱有奇峯截秀宜
其啟擁佑聽政之祥云宣靖王即今以為京師
珠子吳員外是也以蠙珠為業累貲數百萬京
長者也閭行閭巷周知貴之者每足金與交鈔

王宮下另一行寫

於家挾蒼頭奴遇夜以出雖家人莫知也王從
家揀金鈔則舉家人羅拜謂天所賜王行之且
三十年迨蒼頭長亦稱小員外為王置白器於
肆以氣與售金者爭至呼以乞兒售者不能平
遂持而問之曰我如何是乞兒蒼頭曰爾某年
某月日不得吳員外金與鈔你如何不做乞兒
其人亟釋蒼頭翌日舉家人置礼拜謝王王陽
為未嘗有此以謝之王知陰德已泄久則以他
故逐奴去王嘗有與造有神立於百步外王還
問曰爾何神也曰吾太歲君與造是犯子故避
於百步之外由君有陰德也王篤生慿聖宜哉
事異不書於后

節度

太祖罷節度立推賢遣與推知之類故士大夫
依鄉例自稱曰做守非謂節度也今節度亦非
真名存爾在推尚書上正尚書下特即畀節之
外給半俸視尚書則有宣麻之異與節堂使臣
而已宣麻外若皇子則止必降誥勅本年官吏
軍民傳道父老如高宗勅常德府官吏軍民僧
道耆老曰朕以為國家與相寺郊祀克同寅而

設事變易鎮以消餘田春為常德之邦遂在重
湖之北載更齊鉞已揚言綸九兩年民迪夫吏
士替聞成命諒溢驩心此則紹興三十六年高
宗皇帝皇子普安郡王為今年節度使勅四年
民信道拜勅訖用紫綾貯冊列官屬姓名並國
經以礼狀申繳本官（非皇子亦用此）若經從本鎮則太
守必橐鞬道左尉擁慧前導官吏軍民傳道者
老於郊外往往去本鎮甚遠無復講此維揚節
使沂中墳墓在鳳口沂中定為昭慶軍節度使
（今安吉州）閤周上塚知守臣而下欲用此遂禮命從
者遂出闢道以避之紹翁竊考本朝所以重節
鉞而不以輕授者以使相故也故相以礼而去
總畀節度使判某郡而所謂節更係給又漫減
半而其位又在正尚書之下則除授之際正不
必宣麻鎖院（以宰相為之故鎖徇用不民）直惟宰相去國判
郡除使相者不妨帶宣若它官特授者正不必
滿況參預而下等為大臣俱用制除而視權尚
書者反得宣鎖此皆制度因循有合釐正者節
鉞輕授甚至致仕亦有封駁者有正授而中司
卷班以出者有繳真休者是以紙權尚書為重

也余除權尚書設或未當則封駁者絕
火未有爭之如此力者是可謂也且正尚書一
闢即為政府節度自細轉檢校三少太尉至叅
開府上有三四轉且正尚書有不旬月致階兩
地者為節度至開府或十年纔一轉況任子恩
秩於小使臣之不同闊略於正尚書纖悉於節
度使愚蓮未解紹興十六年四月辛未張澄以
端明殿學士除慶遠軍節度使家簡業之俗謂
之極換或武節鉞除儀同三司則謂之武極換
文端明已視正尚書節鉞反居正尚書之下俗
以為榮何也

注脚端明

嘉定李大性伯和以吏部尚書除端明學士今
俗謂無注脚端明若有注脚則降旨云某人除
端明學士恩例並同執政危公稹寓居着庭借
紹翁草札送之因命書吏寫判府端明相公危
以筆塗去二字謂此豈可輕以稱謂吳公鑄以
保康軍節度提舉萬壽觀薛知院極稱之曰節
使觀使相彌遠都稱曰觀使相公二公必各有
據

禿頭防禦

筆功內官雖授防團若未去階官（謂上有左武大夫之類）但視遥郡惟近郎不帶階官非有功待轉不許去階官俗謂之禿頭防禦使去揩榜用圍狀祝從臣矣

賢良

紹興二年三月資政殿大學士王綯表臣昨任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乞以臣父故宣憲郎贈太子太保先臣發元祐中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月所進策論十

卷幾五十篇候褒録畢日依臣見進故事例請通進司投進面奉聖旨依奏綯旋得請提舉洞霄宮繳進其父所為五十篇之文表畧曰惟元祐之紀云復制科而取士雖時司馬光之客有若劉安世之賢見所為書峯以應詔因知己之還論并薦士而棄捐事與志違言隨名泯蓋安世既殁因不得召東坡嘗得其詞蒸致書謂應深閎達非淺陋所及又曰泰火游本弟王賢良父用傷屋是也揮麈録載張咸漢州人應制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

曰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于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閱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遂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閣試六題以此為首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為通閣第一咸即後文也二賢良可謂有子矣紹翁竊考揮麈所載恭以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注疏而後子史以孟子注為首殆恐不然曾從李賢良高祠字泰伯評云嘗試六題已過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記所出曰吾于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知讀是必書孟子拂袖而出人服

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眾茂才蘇婦其明年慶曆癸未科所著文云云則是張公咸與泰伯同試于慶曆壬午張遂中選李旻報罷是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揮麈錄考之則黜泰伯者殿穆父也南康祖無擇敘泰伯文之曰天下舉茂才異等得名第一既而試于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耶其泰伯之命耶無擇叙其文未嘗有不讀孟子之說門人陳次翁為撰墓銘亦曰曾充茂才有富國強兵三策易禮論合五十首天下傳誦及退居為周禮致太平論并叙

五十有其敢天命又有潛書慶曆民言寄危冨
孫公四書長江賦初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說惟
公將集中有嘗語罷孟子其文意淺陋且飛庠
者所載疑附會不讀孟子之說者為入勁非泰
伯文明甚紹翁謹按登科記慶曆二年壬午歲
八月閣試才識兼茂科時閣下六題其一
曰左氏義宗君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下其三
曰王吉禹貢得失孰優其四曰經正庶民興其
五曰有常德立武事其六曰履封雜卦何以終
不同初無四科優劣一題不知曾慥序泰伯之

詩何以鑿空立為此題當時六題中惟經正庶
民興出孟子此兒童之所至泰伯縱不喜孟子
不應父生師數以來即不許讀孟子且非孟子
注之文紹翁竊考本朝有司命題不過六經本
注與正義中或不出正義未聞出子史注疏者
曾慥揮麈恐決無所據是歲慶曆二年壬午中
選者乃殿中丞錢明逸實入第四等而魏公之
父咸實中選于紹聖元年時為劍南節度推官
則紹聖又與慶曆不同本朝前後閣試未嘗有
四科優劣之題惜乎紹翁六題獨闕不載參合

登科記揮麈錄之說則泰伯所試乃經正庶民
興出孟子正文實試于慶曆二年壬午八月咸
試四科優劣之差實試于紹聖元年九月同試
者右通直郎吳倚福州布衣陳暘是歲上以進
士策有通于制科者遂罷試山臺趙汝讀嘗容
況問紹翁以四科優劣之題即答之以見於揮
麈所載定出於孟子大人天民之第二注末一
句云汝讀訝閱孟子得之因歎有父兄以來尋
此題不見今乃得之於子因歸而著此以袪後
人之惑 兩有王刊續刻

制臺則

自紹興二年復制此科士無應令者至乾道七
年十一月始故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人
則眉山李垕也自孝宗即位十年制科詔凡一
再下時科目久廢士皆不能為此學乾道八年
正月翰林汪公以垕應詔取其五十篇之文獻
之于上上屢對近臣稱獎謂且賞之優等以徠
多選若李公燾其父也再攝右事直前奏事上
面諭尤罷有司拘守令將之從不下近用既德
咸平景德典故亟令召試中書垕嘗一辭

九年夏四月汪公出守平江右丞相陳公出守
福唐五明巽岩請補外七月得荊湖節度以狀
自列乞侍親養侍命于外上月令秋八月令中
書引試時薦看汪公與王召大臣已去國度懼
爲當路所嫉故懇辭再三遂聽其侍親以行十
年始召試中書六論命題已稍異盛時之制一
曰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曰湯法三聖三曰人者
天地之心四曰律曆更相治五曰三家言經得
六曰楊雄張衡孰優六論合格案執持文卷以
奏御玉色躍動曰繼今其必有應書者矣上曰

度五題皆精記所出雖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
能舉上下文數百字可謂難矣蓋本朝六論四
通即謂之合德格度亦既通其五矣案執又同
辭而進曰度之第塾亦爲此學上曰盛行盛行
會召塾試有司扶魏相傳丙吉舜禹二字以竄
之塾不能記因賜帛報罷輕薄子至作謳詞其
畧云六論不知出處寫得鳥梅幾箇聖恩廣大
如天也賜粟帛歸去世俗遂爲元真賢良由是
竊名應科者亦得以售其僞且謂東坡猶不記
云題出管子予由同試至以筆管敲試案方悟

此又齊東之語與謂李泰伯不記四科之題大
畧相似案東坡所試題一曰王者不治夷狄二
曰禮義以成德三曰劉愷丁鴻孰賢四曰禮以
養人爲本五曰既醉備五福六曰形勢莫如德
五題俱精貫惟形勢莫如德東坡誤認以爲出
于諸侯王表予由知其出吳起傳而特不記其
出于傳贊之東司俗爲予由不記信禮義以成
德出論語樊遲請學稼下注東坡因老兵斟銅
蟠溢硯坡悪曰小人哉予由遂悟雖六題有此
然其說亦不經與所傳管子事一也刑賞忠厚

之至蓋省試論非制科題云

第二則

愧郯錄載大中祥符六年言者謂漢舉吳良多
因災變今受瑞登封不當復置此科遂罷之故
天聖七年復置此科咸平四年四月詔學士兩
省御史五品以上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內外
京朝官幕職三十縣及草澤各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一人已帖職者不舉是年八月及試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至景德二年復置六
科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曰博通墳典

武足安邊上提說
去一句

達于変化三曰才識兼茂明于體用四曰武足
安邊五曰洞明韜略運籌決勝六曰軍謀宏遠
才任邊寄委中書試論六首合格者親試是謂
六科蓋謂此止設賢良一科今復唐之詔故用
六題既命試至制策則恕矣愧鄙又疑林陳學
士院不合格以為前無此一試不知景德二年
令吏部試策一道已有舊比今但不試吏部試
于學士院耳

第三則

巽岩李公燾一制科題目手闕試六題論不出
於經史正文𢗼制科不意也蓋將教天下士以
其所不知先博習強記之餘功後直言極諫之
要務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使賢良方正
望而去者欣然而士終不已此故而少挫其進
取之鋒閑之愈深對之愈密歷數世未嘗有敗
績失據之過士真多能哉斯執事優容之也熙
寧中陳彥古不識題有司准式不考而制科
遂罷君子謂彥古不達時変宜其出也先是孔
文仲以直言極諫忤軍相意駁高第斥小官彼
佼佼爲思縱其淫心心殘害典則厭是科之不
便於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亟去之而不果
遂則姑置焉名存而實亡矣凡所謂賢良方正
者尚肯復從其遊耶彥古區區睞於一舉是必
不敢高論切議也殆揣摩當世下合取容聊傳
註義疏之纖微且不及知𢗼為國家之大體渠
能有所發明哉而執事者猶惡其名決壞之然
後止彥古出默宜也而使天下遂疑何以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舉者獨何欲至于元祐僅復
旋廢其得失之迹又可見矣今天子明詔三下
而士莫應豈非猶懲其彥古故耶蓋故之所謂
賢良方正者能直言極諫而已今則惟博習強
記也直言極諫則置而不問殆惡聞而諱聽之
遂其末而棄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所以莫應
也余嘗不自量妄有意于古人直言極諫之益
而性最踈放勉從事於博習強記終不近也恐
其幸而從晁董公孫之後曾是弗察而猥承彥
古之羞竟此暇日取五十餘年之史書掇其可
以發論者數十百題其如別錄閑窮顛倒句讀
竄伏首尾乃類世之覆物謎言雖若不可知而
要終不可欺哉與朋友共占射之賢于博弈云

尔實非制科之意也紹翁竊謂選岩李公之序
謂熙寧中陳彥古始不識題有司畢式不收而
制科隨罷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
毅高第斥小官其說有當考者熙寧三年九月
試制科二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太常博
士王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太廟齋郎張繪
皆成都人時賢良方正台州司户參軍孔文仲對策
入第三等詔以所對意尚流俗毀薄時政不足
收錄以惑天下觀聽令流內銓告示還任是歲
御試罷詩賦用策七年以進士試策即與制舉

號異時政得失已許人上封事遂罷制科此後
彥古緣何又復召試且特為彥古一人不通闕
題而罷此科本朝闕試六題且載登科記所缺
者惟紹聖元年所出題爾不知彥古所不通者
何題李公何不明載文仲不失一台州司户亦
無官可斥也

高宗六飛航海

揮麈第三錄第一卷載高宗六飛航海事有宣
教郎知餘姚縣李頴士者募鄉兵數千列其旗
幟以捍之賊既不知其地勢不測兵之多寡為

秀岩下與上文不類當另列一條

此行不必空

之小却傍徨不敢進者一晝夜由是大駕得以
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頴士遷兩官擢通判州
穎士字茂實福州人登進士第紹興中為刑部
郎中紹翁謹按揮麈所載李其事迹皆當蓋紹
翁本生祖也本生祖其先為光州固始人徙居
建之浦城非福州也秀岩李公心傳朝野僉載
以真公德秀嘗以書義魁鄉舉真公業詞賦亦
嘗為魁著述斯難矣不知秀岩曾刊定否

韋居士

紹興初時宰有薦韋居士於高宗者高宗諭之
曰當今誰知有元祐人如韋許者又嘗賙急之
豈可以華人比哉命之以官韋名許字深道世
為無湖人從姑溪居士李之儀學不事科舉築
室于溪上榜曰獨樂藏書數千卷適黄魯直兄
弟伯固父子來寓邑中相與游從許稽字邦
任魯直易之以深道而為之字說元祐諸公之
貶逐士大夫畏禍雖素所親亦不敢相聞有道
江上者公獨留連之極力賙急不顧其它士大
夫以此多之了齋陳肅公為作堂記且為頌贈

别政和中都邑以名聞於朝一時當路如建康帥盧襄給事宣城守張叔夜樞密李密大尚書合詞以薦屬朝廷多事命不果下至是宰臣又薦之云章雖拜官而邑人猶稱居士蓋了齋嘗稱之曰湖陰居士此載於蕪湖圖經圖經蓋韓御所撰曰紹孫嘗以居士墓銘士韓云朱文公語門人貶逐正人貪戀以為路費居士率致白金以遺諸路然則章之調急又不特元祐諸賢紹翁謹按紹興九年至七月章相范宗尹范罷而後左相呂頤浩又相秦檜至二年八月秦罷後然後朱勝非再相圖經謂紹興初時宰有薦章于上者恐非宗尹檜是必朱與呂耳

九里松字

紹翁乙集載吳說所書九里松字詳矣後閱揮麈後錄六卷載吳傳朋說知信州朝辭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歎卿書九里松牌甚佳向來朕亦嘗書之終不逮卿當復以書揭之說頓首稱謝是日有旨物色說書猶藏天竺僧舍遂復揭之松門傳朋自云如此但至今九里松字尚填以金過者皆見則紹翁乙集所載似是而傳朋不以語揮麈何也以紹翁考之蓋不特此按續稽古錄紹興二年六月頒黃庭堅戒石銘於郡縣亦用金書聖人不沒人之善如此

王正道

甲集載胡公銓請斬檜事因及王公論未暇詳也揮麈錄載王正道倫死於虜謂虜人欲用為留守不從殺之紹翁按前後虜使於洪公皓司馬公朴虜皆以要職強之皆不屈然亦未嘗殺之甚至縱其出入倫不以屈頼被殺如此以王氏有家廟記攷媿公文樓與揮麈所載絕異蓋倫拘留虜廷密約宇文虛中劫虜及其地而南謀泄為虜所害自是待遇本朝使者如嚴寇盜矣

張通古

朝野僉載紹興八年北使張通古以行臺侍郎來聘稍工詩其還也歸正燕人周祿與通古有舊乞祿送至境上通為贈別云云紹翁竊謂虜法至嚴為之使者豈敢乞歸正人至境又云秦檜嘗示之以胡公銓封事一覽即皆誦此僉載之通聽也紹翁嘗考記載胡公封事一出虜中購以千金得之通古能成誦久矣何待誦於檜

手且檜為大臣何為與行人相授以胡公封事
此皆當訂正而後以備史氏之闕

史文惠薦士 已見張史論異前篇

淳熙五年三月史文惠浩既再相急於進賢如
初采文公熹呂公祖謙張公栻曾氏逢葉公適
召之朱公熹不仕幾三十年累徵不就於是文
惠勉以君臣之義即拜詔惟張公栻不至蓋以
文惠與其父魏公浚淳熙初議不合也君子立
朝議多不合張公何慊而不至蓋猶泥於本朝
避嫌之制云

孝宗御製賜吳益

孝宗以太母故姻眷吳郡王益益太母弟也秋
氣向清聖意怡懌至於手書御札一聯云秋此
一天好風月稱香酒熟待君來命近璫持此賜
益益入對頓首稱謝上笑曰卿復當折簡耳

閩人訛傳兆域

愧郯錄六卷載閩人訛傳皇祖兆域可謂昔治
至今閩人妄中起妄謂朱信罪至拔舌紹翁嘗
疑本朝寬厚必無是刑且朱信為本朝推本兆
域其事雖繆其心不可謂之不忠神宗故憐之
若非元豐俱有赦後勿論指揮則閩人之妄未
易破也訛傳兆域在福州供脈院靈石山愧岩
誤以為碎石山云

天上台星

開禧用兵鄧友龍程松為宣撫宣諭使核校其
屬謂之宣幹時政府惟有陳自強居相位民謠
謂之天上臺星少人間宣幹多或謂皇甫斌治
於岳之城南辟僚所萃也其屬謀為又謂之城
南宣幹多又云宣威群下問賦宣吸威即吹復竟如
何有以節制金山訂李全有其屬猥衆又有易
前二句去塞上將軍御城南節幹多知掃編戴
眉制諸路監司屬官曰勾當公事建炎初避高
宗嫌名易為幹辦將軍與為公故倍平時有題
於傳舍云北去將軍少南來幹辦多蓋始此曹
書武惠以平江南功歸語閤門自稱曰勾當江
南公事而今世借授白帖輒自稱某幹管云

洞仙歌

紹興間有題洞歌於垂虹者不系其姓名龍蛇
飛動真若不烟火食者時皆喧傳以為洞賓所
為青浸達於高宗天顏駿然而笑曰是福州秀

才云爾左右請聖諭所以然上曰以其用韻盡閩音云其詞曰飛瀑噴水紅影澄清曉橋里漁郁半烟草今來古往物是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王龍嘶未斷乃令波寒歸去也林屋洞天無鎖認雲屏煙嶂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久而知為閩士林外所為聖見異矣蓋林以巨舟仰而書於橋梁水天渺然旁無來跡故世人益神云之

方奉使

乙集載莆陽方出使事詳矣今又得之楊閎圭圭嘗與方始屬能言其與偽元帥辯難者甚至方見元帥元帥叱問之曰前日何故稱兵今日何故求和詞色俱厲公從容對以前自主上興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為生民也二者皆是也元帥笑而不復詰閩國乃文忠直公之外舅嘗對真嘆息云我輩更喫五十年飯時圭年五十也不會如此應對閩稽習文字為學官圭以三省樞密院酒官充書云

草頭古

嘉定間禁止青蓋事蓋起於鄭昭先無以塞月課前錄載其事太學諸生與京兆辯將相持之不下薛會之極胡仲方榘皆史所任也諸生伏闕言事以民謠謂胡薛為草頭古天下苦象其姓也謂庭我生民真正兩極象其名也薛不安其位力乞去時相謂曰彌遠明日行則當書令日去薛不能不留自從胄得柄事皆不隸之都司初議於廡師且後議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職自時相君事始專任都司都司權居諫臺上既未免以身任怨故蒙天下之謗時聶善云亦相所任大抵以表潔齋真西山樓暘叔蕭禹平危逢吉陳師虞輩皆秀才之空言善之師蜀道從金陵逢吉之弟何為江東帥屬也勞之於驛邸聶因語之曰令兄也只是秀才議論應詳不棄竟不餞之街之終身善之士人也胡薛以儒家子習於文法云

三元

朱文公熹字元晦中年自晦以為元為乾四德之長愧不足以稱是遂易曰仲晦真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嘗從容扣之以字義其

荅以慕元德秀之為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
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為明謂高山近止
對明行行止也遷易為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
謂也二公州里則同而文公又具公所聞而知
之師且謚又同一字而字義之誤又皆能自知
其非而易之然當時至今但称二公曰元晦景
元而未嘗称之曰仲晦希元蓋其習称已久而
不能以遽易也文忠始於舉子命字之義非得
於師友始字曰寶夫後鄉曲有輕薄子曰只恐
秀而不實故易曰景元若文公則不然其師友
曰籍溪曰延平頗不能救其字之誤也而必誤
公之自悔其亦異乎王通笑遜之弟曰績字無
功通曰神人無功非尔所及也故終身名之

單夔知夔州

單夔以家貧祈郡孝宗聖聽高遠知其所至淡
中大書御札云單夔知夔州後竟不赴易建寧
錢象祖嘗獻珠搭當於韓侂胄迨其致仕詞臣
艸詔進封珍國公二事畧相似也

寧皇御舟

張巨濟字宏圖福清人加泰閒上書寧宗以慈
懿殯陵今在湖由若陛下游幸則未免張樂此
豈履霜露之義寧皇感悟其言旋轉一秩由此
湖山遂無清蹕之聲非特儉德之御鷁至沉于
波臣黃洪詩云龍舟大半沒西湖便是先皇節
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衷梓歌一曲在康衢

兩朝玉帶之祥

徽宗親解玉帶以授康邸遂基火德中興之祥
事載國史諸書此不復載至高宗以常德為孝
宗潛藩尤有足紀若先是常德有玉帶渠在城
內本名永泰渠端拱初或以水由坤入於城府
最利且避陵名更名秀水守臣龔穎篆秀水計
門以表之熙寧元年有異人號海蟾翁劉易者
寓天慶觀謂所善魏道士曰此水郡之玉帶當
有佩是者應之未幾孝宗啟社又流虹繞電之
地實曰秀州亦秀水之讖云

張公九成玉帶

張公九成自為士時嘗遇至人許以官爵見玉
帶則止後張為倫魁又天下相望所屬人謂至
人之說且驗會公與客共觀王欽若以計取上
方解賜玉帶事則撫掌大恚曰姦臣姦臣聲漸

微而公逝矣嘉定間寧皇賜史彌遠趙師揆楊次山等以玉帶惟彌遠上所鮮賜他皆取於內府朝之任者與四方之門生故吏汎然啟賀其賜帶與趙楊等混然無別雖彌遠亦未嘗留意焉語因覽衆啟畢獨取一啟內鮮賜二字曰此卻知彌遠是上鮮賜此紹翁為人代作

四朝聞見錄卷丙集終

七夕後二日校于池北艸堂

四朝聞見錄卷丁集

龍泉葉紹翁

寧宗即皇帝一朝詳具大事

寧皇即位

寧宗皇帝光宗第二子母曰李皇后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恭邸（以其日為瑞慶節）五年十一月除右千牛衛大將軍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國公十二年三月進平陽郡王十六年三月封嘉王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奉　太皇太后聖旨就重華宮即皇帝位（年二十七）憲聖既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為臨奠先是吳琚奏東朝云某人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覩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望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顧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翌日並召嘉王暨吳興入憲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吳興曰外議皆謂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阻憲聖已令知閤門事韓侂胄挾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憲聖）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取黃袍來

我自與它着王遂挈侂胄肘環殿柱遷丞吃王
立侍因責王以我見尔公公又見尔大參參見
尔爺今又却見尔言訖泣數行侂胄徒曾力以
天命勉王知𩀱丞丞意堅且起遂衣黃袍垂拜
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喚
百官班宣諭宿内前諸君以嘉王嗣皇帝已即
位且舛賀臚聲如雷太心始安先是皇子即位
於内則市人排舊以入爭持所遺謂之掃閤故
必先為之備時吳興為備獨嘉王已治任判福
州絶不為備故市人席捲而去王既即位翌日
侂胄侍上請光皇問起居光皇有疾問問是誰
侂胄對曰嗣皇帝光宗瞪目視之曰吾兒耶又
問侂胄曰尔為誰對曰知閤門事臣韓侂胄光
宗遂轉丞郎面内時惟傳國璽猶在丞側堅不
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曰既是我兒子做了我自
取付了即光宗卧内挈璽寧皇之立琚亦有助
焉文忠真公跋琚奏藁于思豈堂云觀少保吳
公家奏還藁其盡忠王室可以對越天地而無
愧歎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書光宗疾
不能喪襄陽士人陳應祥陰運北方鄧州叛黨

欲殺守臣張定叟用縞素代皇帝為太上執喪
且舉哀以順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
陳遂變色寢謀旋為其黨所訴定叟臨閱揭問
之曰朝廷負尔耶太守負尔耶各命將士射之
先誌其前中其肝者有甚賞中其心若有甚賞
中其脐若夫者有其賞發陳之篋惟縞巾數千
云先是趙蹈中具載水心替加丞卿之語數十
百親筆其顛末紹翁未之見也

慶元丞相

嘉定初趙忠定賜謚曰忠愍大臣死非其罪故
以愍易名其家上疏自列以為子孫所不忍聞
改愍為定（公為侂胄撰擬所指王廷臣）然沒其實矣家集欲以慶
元丞相為名又以慶元亦有他相故但曰趙忠
定集其家又列于朝乞毀龔頤正續稽古錄又
以其錄傳播四夷已具特削其官刊定正史朝
廷皆從之頤正布衣也名家子寓于和州號稱
博洽阜陵朝嘗進元符元祐本末等書上加歎
偶官簿慶元間頤正為太社令嘗續司馬文正
公稽古錄後又循至著廷脩史纂進寧皇登位
事與其錄相表裏頤正載忠定事于錄則曰知

閤門事韓侂冑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諭趙汝
愚等来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簾引執政入
班於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宮燒
香畢次赴太皇太后簾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
后聖旨皇帝以疾不能治喪曾有御筆自欲退
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云云皇子嘉王即皇
帝位於是趙汝愚余端礼陳騤等率百官如儀
擴顺正載於録者如此初未嘗鍳忠定也疑載
於正史必有異辞又詳忠定子夆雪父冤乞刊
史之詞云顺正備史以忠言讜有只立趙家一塊
肉使了之詞又有白龍之夢以此誣忠定紹翁
惜不及拜覧國史恐有前後史臣削去已以紹翁
前所載憲圣冊立寧皇事與顺正所載畧不少
同顺正外目也[illegible]不知當時宮闈事當以紹翁未
敢以吳氏之說為信嘗於西山書院會趙氏子
弟其說相符趙氏以丞相孫女妻西山之子云

考異

先是趙公汝愚諭殿帥郭杲以兵三百至延祥
殿門祈請國璽欲自都省迎寘于德壽宮杲入
索璽於内璫羊駟劉慶祖二璫相語若璽入杲
或以他授則大事去矣況丞相有趙家肉即可
做此自主張吳興則璽尤不可輕授二璫遂計
輸杲以祥曦殿門非殿前宜入冝俟於門下先
付璽函封甚秘授於杲杲奉函于都省二璫径
以璽從間道馳詣德壽宮憲圣殿先是憲圣以
召嘉王入德壽宮殿内汝愚不知所奉者璽函
耳遂至宮門欲要憲圣論以璽已寘吾所嘉王
已即位汝愚等惶恐稱賀憲圣遂專擁立之功
紹翁竊詳前說與吳趙二氏既異雖僉顺正稽
古録志在誣趙亦不及是當訣所疑以俟史氏
采擇云

考異

副都知楊舜卿領兵

考異

知州布衣龔敦顺者元祐黨人原之孫也嘗著
符祐本末黨籍列傳等書數百卷淳熙末洪景
盧領史院奏官之校避光宗名改顺正朝廷以
其有史學嘉泰元年七月賜出身除實録院檢
討盖村以史事未幾而顺正卒（出李心傳朝野記前載顺正事狀及誤顺正卒）

考異

紹興五年六月宰臣留正等入奏乞早正嘉王
儲位以安人心以建萬世無窮之基甲寅留正
等兩具奏乞立嘉王為皇太子是晚出御批朕
歷事歲久念欲退閑壬戌正復乞去出國門癸
亥知閤門事韓侂冑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諭
汝愚等來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簾引執正
入班於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宮
前燒香畢次赴太皇太后簾前起居奏事奉太
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
筆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
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詔曰門下朕承列
聖之洪圖受壽皇之內禪撫有四海于今六年
天何菲涼屢愆和豫遘羅禍變弥劇哀摧雖喪
紀自於行宮中而礼文難亦於天下閔國事之
重以己倦勤荷祖后之慈曲加矜體皇子嘉王
仁孝之德中外所推居有小心未嘗違礼嗣膺
大寶兹謂得人朕退安燕閒遂釋重負何止循
宅憂之志抑將綿祚之辭皇子嘉王可即皇帝
位朕移御泰安宮播告遠邇咸使聞知尚賴忠
良共思翼贊是詔蓋憲聖命擇公綸所草內之

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礼文難亦於天下天下
稱之是日皇子嘉王即皇帝位於是趙汝愚余端
礼陳騤等率百官起居儀請稱先是甲寅六月
丁未宰執劉子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
進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癸丑再入札子御批
云甚好乙卯再擬指揮進入乞付學士院是晚
批出八字乃上所云也留丞相得之始懼丙辰
再擬入御批云可只令施行己未宰執再奏乞
面奏處分晚付出封題稍異丞相不啟封付之
內降房七月庚申朔汝愚趣起封丞相視牘尾
色憂密為去計辛酉朝臨仆於地是日工部尚
書趙彥逾見汝愚白事汝愚微及與子意彥逾
大喜汝愚乃俾彥逾馳告殿前都指揮使郭杲
許諾議遂決壬戌大祥以五更入奏致其仕易
肩輿出城去汝愚欲奏太母而難其人知閤門
事韓侂冑太母女弟之子也與溫人蔡必勝同
在閤門必勝因其里人左司郎官徐誼吏部員
外郎葉適言於汝愚遂令侂冑以內禪事附慈
福宮內侍張宗尹入奏太母素簡嚴無他語令
諭汝愚耐煩而已癸亥侂冑每往與重華宮內

內侍閤礼過礼閤知曰某其入白太母言與遞
俱太母蹙頞久之曰事順則可礼遂簡化胄以
未日梓宮前垂簾引執政日過午汝愚乃以諭
同列閤礼又使所親閤門宣贊舍人傅寀聲黃
裕時上在嘉邸殊不知方以疾告汝愚簡宮寮
彭龜年云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禫祭畢
與步帥閤仲先分兵衛南北面太母垂簾命閤
礼引王先入次執政奏事太母曰皇帝已有成
命相公當奉行汝愚出所擬太皇太后聖旨云
皇帝以疾至今不能執喪曾有親筆欲自退閒

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
后為太上皇后太母覽畢甚云好太母勸上即
位上固辭且顧汝愚曰某無罪恐負不孝之名
群臣力請遂即皇帝位於東楹之素幄次行禫
祭礼人心始定先是京口諸軍訛言洶洶襄陽
歸正人陳應祥亦謀為變擇事前一日登極赦
書至遂敗朱熹嘗謂上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志
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蓋行權而不失其正云
慶元元年夏四月始用校書郎李壁奏命正檄
御札八字付史館

考異

甲集載吳琚贊策事文忠真公德秀為跋其家
奏通叢失其奏孟擬進於太上乞太上宣布於
外云予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間比以過宮稍希
臣僚勸請及涉形迹殊不知三宮聲問絡繹豈
在一月四朝方為盡禮今天氣尚暑過宮常礼
宜免知欲相見自招皇帝矣乞賭降付留正等
此紹翁親于琚之子鋼後又再索於鋼之子近
近閱水心先生葉公適題王大受拙齋詩藁則
曰紹熙四年光宗疾不能謁重華諫者傾朝諍

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琚最賢大受因琚奏孝宗
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恐國人騰口取名於
家計大不便且群臣以父子礼故諍不敢止陛
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
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
其策會晏駕不果用適以為余實親見不知叢
何為畧不相似大受往來諸公間自以為預謀
轎切至是鋼白其先志於朝大受必以鋼如適
所載其父叢見大受所封鋼猶豫未上會攻媿
樓公鑰憤其前與族兄鏞有間且毀其文力言

之於史相期以必竄大愛又嗣秀王師揆言於
朝王大愛一布衣乃國之大議須要封分史遂
命去大愛祀芴編置邵武綱遂以蒙上而削大
愛班名事有已見甲乙集者今復詳其

慶元黨

嘉定改元真忠文公以太學博士輪對奏劄曰
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阻天下之善
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
從之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清修自好爲不情
流弊之極至於杜杙緘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
人今既更化當化當先破尚同之習六年春二
月除起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畧曰自權奸柄
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
儉周端朝以上書斥其後呂祖之泰然則近臣
已不敢言又其後也盜弄筆之名起邊陲之釁
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爲韓
也先是紹興五年六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實文
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己亥除知江陵府和寧皇
之立趙忠定公不用吳琚事已載乙集琚慈福親侄乃詔韓侂胄
慈福表侄而囑之韓不得通慈福宮籍乃介內侍關札

入白慈福至澤江國請慈福召韓入遣諭忠定
且議始定韓自以爲定冊之功欲去忠定而未
果文公自長沙召入閣之即惕然爲憂因先
牒渭越意及進對指陳再三又的吏部侍郎彭
公龜年白發其姦彭護客使以出韓益得志時
忠定方議召知名之士海內引頸以覲新政而
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遺
其徒白忠定欲處韓以節鉞賜第於杜關之外
以謝其勤漸以札疏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長
沙行至衢州以書招其門人聘君蔡元定元定
不至復書無他語但勸其早歸文公林奭韓諷
御史以本刻公像爲葳冠大袖於上前戲笑以
發怒上遂公猶留身講筵乞再施行前奏則手
郡之批已經從中出然韓猶以公當世重望美
其職名而優以大藩公既去國彭公方護使歸
回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臣亦欲陛下亟
去侂胄未幾彭亦以直批予郡慶元元年韓欲
併逐忠定誣已以不軌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
者名以僞學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爭論忠定
貶韶州而弟呂祖泰至黥而竄初詞臣傅伯壽

嘗從公於武夷當以懈辟侍制州制詞云云逮
蒸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令受之非誰能無
感大遊如慢小遊如偽夫豈其然顧而拾拘於
名髙在我詛輕於爵叔伴辦禁嚴之直復居論
著之聯云云噫厥承明虜待從既進持橐之班
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
公嘗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傳有累歲始陳之
詔二年冬十月癸酉褫職罷祠臺臣擊偽學主
樗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沉
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為蔡官此年所載本朝故今以文公年譜考之當在卅而兎冈之

而胡紘州私心疏本上會以憂去職遂諷授繼祖
故有是命慶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前劉
臣竊見朝議奉大夫秘閣修撰提舉鴻慶宮朱熹
資本回邪加以忮忌初事豪傑務為武斷自知
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
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貴誑後進張詆為誕
私表章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
相與餐麤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
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影如鬼
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為助者又從而

譽之薦之根株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
用之於私室飛書奏疏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
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
竊謂熹有大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
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白
米甲於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糴倉米
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嘗赴鄉鄰之招歸
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飲食閩之音
笑客糲雜食母而與客蔬飯令熹欲養虛鈞名
不恤其母之不堪也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親

罪大一也熹於孝宗之朝累被名命偃蹇不行
及監司郡守大有招呼則趨爲以往說者謂名命
不至益將辭小而要大命爲趣行益圖朝至而
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臨蓄痛責之熹無
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托足疾以
要居或加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
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
熹乃以私意倡為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
建州浮別圖改卜其意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
善之人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

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洞諭
堅決幾誤大事熹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之三也昧
者汝愚秉政謀為不軌欲藉熹虛名以眩奸
黨侍腹心羽翼聚升經筵躐取次對熹既用法
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
服矣乃忽上章佯為辭免豈有以取名而受恩
數而卻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為甚此而可忍
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
熹乃率其徒百余人哭之於野熹雖懷卵翼之
私恩盍顧朝廷之大議而乃稱為死黨不畏人

言至和備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郡乃
熹九曲詩非和備也人間豈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
望而已熹大罪五也熹既信蔡元定之說謂建
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達迎
其意以學縣不可為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
為縣學然是政和以縣學為護國寺以為熹異
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牽伍拽取
捷為路所過驛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
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
纜縛聖像撼搖通衢鬧市之內而手足墮壞觀

者驚駭邑人以夫子手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
忽遭時移之辱而又重以折肱傷股之厄其有
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
援引之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
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為寵妾
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
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匿
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
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
多發朝廷賑濟錢糧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

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
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
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
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閩門授徒
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
來雖至歲入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己可乎
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
取中庸大學之書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
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為大姦大憝也耶昔少正
卯言偽而辯行偽而恭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

予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丞去之而況陛下
居德成之位操可致之勢而甚有可正卯之罪
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斷將
朱熹褫職罷祠以為欺君罔世盜名者之戒仍
將儲用鶵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
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王
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為師謝因罪多
擢髮敢不假托憑藉於清明之誠非小補公遂
拜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甚兩觀之誅量極包
荒姑示片言之貶追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
書鑄閣論撰之名猶真祠香火之奉兹為經與
永賴洪庥捧戴奚勝感仰尚榆□伏念臣草茅
賤匪品海上孤生兹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
晚逢興運復叨聖上之源知君旬滿繼擢參經
幄器無可紀足稱所蒙既遠者於朝行仰永歸
於寢□然獨異之旌祿使危身於卜祝之間真
在清流客側迹於國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
尤乃不謹於彝章遂自投於憲網果煩臺畫發
陰私上瀆宸嚴下駭聞聽比厥大譴大呵之日
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家思之交歸亦乃群

情之共棄而臣曠甿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
疑懼豈謂乾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首從
之常規既偶相書於薄罰捐生日終之明詔僅
許卒遂於餘生是宜衆濟之易容惟覺大恩之
難報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克仁廣覆舜哲周知
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
未傷點洩之公遂使頑蒙獲逃風極臣敢不延
濡聖澤刻勵愚衷雖補過脩身無及桑榆之景
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心初臺臣劾公僅見
省劄而按垣見不敢草謫詞之以蔡李所著二
年十二月中舍書人劉官三年丁巳春則高文虎
善擢中書舍人三月真除繼是則范公仲藝陳
公宗召當制以年譜之所載二年三年不同續
當有考初元定前以錫山尤公袁誠齋楊公薦
里所薦杜門著書隱居不仕臺臣以元定與公
游最久謂公欲為卓澤易卑陵之卜誣以為公
易置建陽鄉校基規為葬地故既云云元定謫
道州覊管特建陽令儲公用字行之亦以劾罷
為其從公命也公後鄭以昱寔累書之儲寧一
日與父邑中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謂元定則初

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他時經由當自知
之又答儲書之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
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但新學一旦猎
手而委之庸既數日前已遷像設令人憤歎不
已慶元六年公終於正寢郡守傅伯壽以書禁
不以聞擬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雖爲時故舊
莫敢致哀惟公辯僅以文祭有云鵝百身起九
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嵩巷神往形
留之殁不忘辰其散習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
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殁以柩歸葬公以文慟

之其詞曰嗚呼忘友西山蔡元定先生羈旅之魄
遠自春陵來歸故里謹以家釀隻雞斗酒酹於
靈前嗚呼哀哉吾無他詞及其葬也以病不能
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
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
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耶果何爲耶西山之巔
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
未及造其廬遊半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扶
伊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
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惟公之祭文公之祭

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講其屈蓋當權勢熏灼諸
賢至不敢出聲吐氣以目相視而已官薦書與
士子家狀俱以不係僞學爲保任公與田子題
帖云閩某頗居前列姓名因載李秀岩朝野雜記茲不復述又公與
饒廷老書云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覩切又胄
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豪易以僞學又責保任
虛定是於真偽始判矣嘉泰二年壬戌陰文華
制侍制與一子恩澤郡不以公殁聞於朝故有
生前之命於是眞禍稍平而不知其所自蓋吳
公琚與儲公行之項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為

水心門人而吳又嘗見止齋陳公執弟子禮
有由吳直翰書功徐誼以忠被遣從南安勢洶洶未已
大受謀爲導誼罪者一日侂胄女歸寧怒致誼
書侂胄發函讀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會使臣
蔡璉妄言卑引誼家爲惧大受調護從容竟得
移袁州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揣造
險詖且欲株陷良人人人懼恐不自保大受又請
璟白太后請外庭好更論往事大受力居六七
水心先生題跋撰然事關宮闈聯眺戚至秘雖韓氏亦
下知吳公琚與大受所發故非當時廷與武夷

弟子之所如微水心先生發明之則後之作史
者妄考韓已漸疑琚陰擠道學至與其兄有二
哥吳與韓為中表其位為兄只當引許多秀才工門吳由次
對遂出知郡以出韓一日因賞花之會叙問琚曰
二哥行為侂胄入蜀為萬里之行否琚對曰更
萬里琚亦不辭韓笑謂曰慈福意容二哥遠去
前言因戲耳琚亦以他郡去琚遂議云待制而
清修義慷慨無所回隱至於識心衆善忭然於
當世之君子而深識遠慮疾私忠之言公無論
之失乎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
愧之嗚呼若此者世豈能盡知公哉琚慮時韓
猶未敗故議識徽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耳功
張嗣古是之云深識遠慮惨惨於當世之故有
非學士大夫之所及者嗣古為韓甥畧不趨附
其使虜一節已載前錄又有與公令嘉者偶閱
朱文公論語以韓邀會令者促迫之登舟偶不
省論語在袖中至韓所欲揖而論語墜地韓為
一笑其後令憲以江東帥使劾公之子在崇用此嘗請其文書當文公之嚮
用也其列人附之者衆及黨議之興士之清修
者深入山林以避禍而貪榮提罪者至易衣巾

携妓女於吳山邵市之間以自別雖文公之門
人敛交嘗過其門凜不敢入乙卯歲鹿水吳君
林獨與喬入武夷校四書每日為課文公多所
與可公大書思齋二字以厲之吳因以自名其
齋云文公之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
平江木川李君趙杭獨從容叩請窮理之學有
嵩陽傳授行於世嘉泰之間為公之類者已嚆
然而起至嘉定間偏出於一時之遊從或未嘗
為公之所知者其竄相望於朝俗謂當路貴業
鄉臨安售鄉本非真每月乘時以售之故云大
兩師說而失其本真雖孔氏之門不能免而其
下出而仕者僅顏曾二三子利祿之移人雖賢
者不能忘當文公武夷寓溪之時與其師交門
弟子析義理之精微窮性命之隱與視風乎舞
雩之樂殆將適之出而翹踣於仕欲標其身幾
而入於深又雖福禍決非公之所計而士君子
之所出所期亦雖矣惟聖人備道全美信夫文
忠猶及文公之時時黨禁莫之敢見文忠已中
乙科以婦翁錫公夫勉之同謁鄉守傅伯壽盡
得公之業矣幾中選故不及門云惜哉

考異

劉德秀仲洪為桂陽教官考校長沙回至衡州過湖南撫幹曾搏節夫南豐人亦自零陵考校回曾晦翁上足而劉之素厚善者也同宿旅邸相得甚歡劉謂曾曰倉司半年文字闕君盍覓之信吾曰不然搏平生不就人求薦劉再三叩之曾甚言所守端確未嘗屈節於人劉曰然則某欲得之可乎曰君自取之何與吾事劉至衡陽以告倉屬倉屬曰獨然曾書可發也取以示之則詞氣卑敬無非乞憐之語劉太息而去曰此所以為道學也歟及劉為大理司直會治山陵於紹興朝議或欲他徙葬朝留公正會朝士議於第劉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則太常少卿詹體仁元善國子司業葉適正則先至矣詹葉亦晦翁之徒而劉之同年也二人方並席交談攘臂笑語至劉至顏色頓異劉即揖之叙寒溫猶道即日等數語至詹則長揖而已揖罷二人雖席默坐凜然不可犯劉知二人之不吾顧也亦移席別坐須臾留揆出詹葉相顧厲聲而起曰宜力主張紹興非其地也乃升階力辯其非地留揆疑之曰孰能決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於郭氏之學識見議論無不精到可決也劉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則獨立階隅默不發一語留相忽顧之曰君意如何劉揖而進曰不聞不敢對小子何敢自隱某少歷官遊奔走東西湖湘閩廣江浙之間歷覽盡矣山水之秀無如越地蓋甲於天下也宅梓宮為甚宜且遷易山陵大事也况國步多艱經費百出何以堪此公既然曰君言是也諸公復向趙汝愚第議之至客次二人忽視劉曰年丈何必爾耶劉對曰愚見如此非敢異也既而劉辯之如初易地之議遂格劉因自念曰變色而離席彼自為道學而已為吾不如與哄也雖同年如不識矣至相府而呼年丈未嘗不知也矜以傲人彼自負所學矣而求私役故舊則雖遷易梓宮不恤也假山陵以行其私意何其忍為也因胄曰詹曰葉皆以道學自名而其行事若此皆偽徒也謂之偽學何疑未幾劉遷御史於是悉劾朱氏之學者而書遂之偽學之名自此始劉之歸於長沙也觀為爲言甚詳所記其顛末如此節夫亦嘗登癸軒

之門旣而與王宣子辨其事建上三書言願峻
急王師以為悖而按去之其失也先生遣之詩有
曰如有何幕中辨翻作賠役疑又曰反躬踏得
味當漫有餘師昌字明遠姓吳氏湖中人遂謂孝學先生建
阜陵之議本為社稷宗廟萬年之計天地鬼神
寔鑒臨之顧豈私於一蔡氏孫氏蓋以孝宗之
召猶不至亦旣罷歸屢而甘岩穴文公嘗招之
衛而不至但曰先生宜早歸前後名公巨儒所
以有考於蔡氏者至公也一毫萬其可冀耶剝
野樸說亦為阜陵之議或云晦翁之意似偏蔡
季通也夫或之者疑之也隶史筆者其可為疑
似之論耶自文公以來運之鄉貴率以薦鄉曲
特起之彥寧非悲此乎

文公諡議

初謚文公太常博士章徠議曰三才定位非道
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是道正人事之
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繫係是道之
污隆若饑者食之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以桑
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
利者昧本源其流為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
弊為莊老孔孟生乎其時竊憂是道旣與其徒
辨明講究又著而為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
天下誠毀用旣至老而不復伸於後世耶蓋真
偽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狂已直人者又
賢者之所不為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
則數督息而公議之行矣至漢之揚雄隋之王
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
然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旣仕而志
愈篤累辭召請祠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辭不
獲命亦屢嘗列位於朝分符持節於外而類多
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辭權臣
而逐去辛以論者詆偽學為戒而公亦繼以之下
世矣權臣旣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
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
豈非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
泯蓋異世而同符也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
廉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學問近承伊
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為踐履
之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
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發聖賢

蘊與之旨救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切
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以講
習為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為務非道
浮博之謂乎惟公以難進易退之節存憂國
愛君之誠為郡太守則勤恤民隱如恐傷之奏
減横賦修舉荒政為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
惠下究任部使者則糾發下吏不撓權勢雖忤
時相必得其職乃止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抵
言無隱剴切論既發於至誠方推臣初得志窃
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
之謂乎彼詞章製作華縟体象雄深雅健並追
古作亦可以謂文矣而未依為道德博聞之文
也彼盡心以獻納随事規諫或抗直以揚名或
潤蒙而歸美亦可為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
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
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未世庶乎久而益
信謹議

覆謚

考功郎官劉彌正議曰謚古也覆謚非古也謚
法也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行一字足矣奚複

哉故侍講朱公没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
謚下有司議所以謚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
文也孔氏没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傳世斯
文以是未墜漢諸儒於經始采掇以資文墨鄭
司馬王輔嗣又毛鄭訓詁闡聖人之心真在句
讀而已洙泗居開河分講學已不造聖賢閫域
最後韓愈氏出說謂其文近道耳蓋孔氏之道
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凡道幾息及
本朝而又明康濂横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
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燦然矣公持心甚嚴不

萌一毫非正之念其參書於六藉貫諸子由說
不汨乎其用其於道不敢深察也悉入乎幽不
敢泛求也悉泊其說讀書初理百氏然也蔽
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祭以
於秋忽析理於錙銖采眾說之精而遺其粗集
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純矣哉孟子以來可概
見公中著時得以也溥海經隱閉戶潜思
朝廷每以好官召焉欲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
之不早晚出經筵不能五十日而閑居者四十
餘年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乎居與其徒

磨切講劘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
公之學者必行己莊於人信則安貧而樂道仕
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皆
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學者也嗚呼師友道喪
人各自長公力扶聖緒本末兼開而弄筆墨小
技者以為迂癖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汩沒朝市
者以為矯自重至舉動以禮法而踐跡繩墨
者嫌唉以為疑世書以是痛孔孟矣公何恨焉
初太常議以文忠諡公按公在朝之日無正主
庶民之學者而不[illegible]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
後合文與忠諡公似是而非也有功乎斯文簡
矣而寔也本朝歐蘇不得諡文而得之者乃大
年王介甫經學不得為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
每攻漢文士耳文乎文乎豈足之謂乎世評韓
愈為文人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
也程子取之公晚為韓文考異一書豈其心亦
有合與以請以韓子之諡諡公謹議上從覆議
謚公曰文嘉定元年戊辰冬十月詔賜謚與遺表恩澤特謚曰文

科舉為黨議發策.

慶元二年戒飭場屋付禁齋三下御筆

朕既聚天下秀彥於春官期器識宏偉議論平
正之士副異時公卿大夫之選屬嬰良病不能
策於朝廷惟賴御筆協意悉心精加衡鑒選才
毋使浮夸輕躁者冒吾名器則惟汝嘉故兹詔
示想宜知悉蓋為標闇不能親策事體至重故
加旃錄自例拜名數之制既罷宿敍事心傳載
亦未詔與當從而未盛上之發策下之對策皆
出於虛文故士之知書日益少而宏詞益浮以
體試今之醫士室門經者不習詞賦者不語傳
註有司既奉上旨遂發為問目云孔子作六經
而王道備漢儒傳六經而師說興自武帝魏學
置博士弟子員而傳業者浸盛五經至數萬言
衆至千餘人班固贊儒林傳謂網羅遺失兼而
存之是在其中以經說之多者取是而去其謬
豈經意自明何必並存之乎漢興言易者本田
何言書者始伏生書之藝文志世列施孟梁丘
歐大小夏侯章句之篇數而由何伏生不著其
名氏豈以何無易傳而伏生口以傳授承學者
已廣故不必著見於志耶蓋孟喜主趙賓之說
釋箕子謂萬物方荄茲何以為明易有守小夏

侯文增師法其言最多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
其果有益於經乎詩有魯齊韓三家申公以
訓故為教不著解說轅固韓嬰皆為之傳咸非
其本義史氏謂魯最為近之說詩蓋不在多言
矣善為頌者不通經不害為礼官能記其鏗鏘
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亦與樂遊夫曹褒之在東
都制定礼樂次序其事為百五十篇肅宗乃以
衆論不一議礼之家名為聚訟遂寢不言鄭康
成註儀礼等記書有缺有難通人頗譏其不足
宣通其經言其義者遺所以為病武帝尊公羊

宣帝興穀梁一時諸儒並論或從公羊或從穀
梁左氏最後出劉歆遺書太常欲以求助乃反
浮訕然則公穀之立左氏之難與宣時君各有
好尚或諸儒之論黨同代異遂有去取之殊云
云發策詞賦之士如此然猶可以應對蓋賦題
出天子大采朝日已為不恕蓋無復顧書之可
尋故策問徵思意欲使詞賦者稍知傳注之學
又首篇問目云博物洽聞儒者所尚已防風專
車之巨骨肅慎氏楛矢之方非聖人孰能辨之
對神雀五采之來集有以鸑鷟在岐周為証者

闡建章千門之制度有以能畫地成圖香應如
流者然則博物君子何世無其人乎故西都著
作之庭必取聞見殫洽之彥唐正元取士之目
兼說博通墳典之科此有國所賴以崇飾文治
其在是歟云云今日章布之士以科目應詔者
頗多溺於虛誕之習初無根據之學試歷考前
代所謂博洽之儒有見於世者與諸君共評之
漢高以馬上得天下一時共成帝業者皆武力
功臣而能安劉氏乃在於重厚少文之人是豈
在上者未知崇儒而博洽之士未知開乎受武

帝之世詳延文學儒者以百數班史所稱博物
洽聞通達古今不過數人而已是時制度多闕
諸儒議封禪之事及得精於讀誦者其制始定
而周獼以儒雅稱之豈雅為博洽之異名乎東
都之儒有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礼論語孝經及
毛詩諸敘見稱洽熟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
之同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國官辭故行
於世者范曄不敘列於儒林豈其博通經學非
以一藝自著與專門名家不同而然與唐貞觀
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與論天下事開元相

望史學猶歉有以功業顯顯著見者未易枚舉其間能辨古銅器知為阮咸初作請左氏春秋之疑能言三家七獠之不差亦可謂博古矣然考其人或以數礼而作五難或便能論語古樂之亂雅他無建明宜謂學不充所用耶在唐之前又有博學多通號為武庫者能爲年國之要計無遺矣其智識為何如見謂書淫堅守其志不從辟召而乃無意斯世又果何見耶唐史臣品藻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歸於儒為寧稱所當為者則今日欲得寔才必當出於博洽者其止於誦習而已乎抑為經史學乎至第三問目猶問左氏述虞人之箴與蘭臺漆書之經與金鑑序於正觀建屏作於元和大訓帝範衛康君臣刑政箴太醫等箴固已兼制科宏詞於問目宜多士之不能泼筆也中選者前二名莫子鄒應龍莫已有官易居鄒下手純該洽之士真作倫制科宏詞之選已自歲至司自精以下曰倪思劉德秀策問指安劉氏者乃重厚少文之人蓋陰譽伲冑云先是臺臣擊偽學撂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黄閎德秀在省闈論文與復言偽學之賊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還變之將語錄之類並行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葉劉俱附韓策問非文節所為也文節與韓邂皆無所附翁為吳當出首篇士憐莫知對乎紙以小紙帖所出於狂閩士宇咸知是時舉子不事記誦專習於空虛之談若射策中全有心心有主喙喙爭鳴之語轉相模傳古之識者固已患之時適值黨議之興士之遭黜者往往以為朝廷不取義理之文得以藉口矣當時傷屢媚時好者擄程氏斥其名於策云

嘉泰制詞

慶元黨論之與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漫官於詞制詞曰者宗相當國君復何用論者指為大姦佞矣盍亦考其所以然蓋一安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士大夫逐臭附炎有二王劉李之號朕甚憫之其詞蓋皆順時好指趣忠定汝愚也愧郯云

四朝聞見錄卷丁集終

中元後二日太初校于池北艸堂

龍泉 葉紹翁

岳侯追封

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眷言名將宿號盡臣雖勲業不于生前而聲望益彰于身後紬懷英槩申畀懿章故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户食實封二千四百户贈太師諡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才負冠軍之勇方略如霍驃姚而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而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運籌而策勲外懾威稜內殫議畫屬時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樊蠅之集還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迨閱諭之初明果邦誣之白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眇躬而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絲綸褒之王爵錫能繹之故壤起敬德之舊封蓋將慰九原之心亦以作三軍之氣於戲脩車備器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固間幽明之際尚惟泉壤

歆此寵光可特封鄂王餘如故嘉泰四年六月
二十日中書舍人李大異行盡韓氏興師恢復
故首封鄂王以張本而制中故有作三軍之氣
與脩車備器之詞

考異

此制乃金陀粹編第二十七卷所載金陀粹編
乃王孫珂所載決不致誤而紀聞者以李公大
異爲顛秘其誤甚矣嘉泰間岳侯之死僅八十
年故有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之語謂
必待百年而定何也蓋紀聞者治賊若如所載
僅一無用原韻起句耳恐史官誤采其說故載
詳云

遺事

開禧初降詔興師李公壁草起句云天道好還
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
之讐累詞泒將數百予卿叔父貢士泳自浦城
行至都之玉津園前售舉詔而讀之叔父曰以
中國而對匹夫氣弱矣其能勝乎已而兵果大
敗虜因亦有僞詔詆韓侂胄云蠢爾殘寇巨送
輒鼓無端首開邊隙敗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驅
兩國百萬衆之生靈彼既逆謀此宜順動尚期
決戰同享升平

畢再遇

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間以勇名于軍精悍短
小盡驍將也開禧兵罷不支再遇詹于行伍年
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披金楷錢建旗曰
畢將軍虜騎望其旂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
入陣中萬死莫敵蓋先是虜中有畢將軍廟甚
靈畢其後沒以不靈其形又絕肖且登其號于
旂虜無以爲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爲淮東
招捕使建治于揚州雖殺戮過當而城市旋定
嘗延客高會取賊肝胃烹而薦酒又檣其魁用
火尺烙其背爲基笛琴行之類再遇不善書其
弟再 顧能書嘗爲其贊書于內朝命再遇釋
印入覲留都亭驛其茅當污其寵妾因酒大悖
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具奏聞于上待
罪且爲 非同產蓋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
臺臣以其被白乃以軍容入國且及其手殘同
氣有旨從之雲川繼而又論其在著誰爲指梅
日多靡金錢以饋過客追十六萬緡寓于雲之

軍帑再遇以田劵折納于有司僅得十萬字臣
楊長儒憐之為代納六萬云其詳見李崇簿㕘

—諡議

周虎

虎平江人今有武狀元坊則其家也黃公由以
進士第一人旌其坊為狀元故用武字以別之
虎侗儻有大將器身兼文武能賦詩工大字開
禧間守和州虜騎蔽野居民官軍無以為倉城
欲下者屢矣其母夫人自拔首飾奩具犒城埤
備犒軍使盡力一戰命虎同士卒甘苦與之俱
攻圍以出戰士卒感其誠意遂以血戰虜騎幾
殲上守城功歸于母朝命封以和國賜冠帔云
虎之居吳也言者以為韓黨坐安置　州虎既
貧不能將母以往未幾議所闕訃號慟誓不復
仕放還杜門托躄疾屢召不赴雖循吾所候之
亦堅不與接但喏于庭而去

田俊邁 事畧見前集

俊邁當開禧北伐七日之間攻破宿州下靈壁
虹縣先鋒甚銳郭杲兵敗乞和于虜虜曰我不
要別物但要俊邁杲縛俊邁往其子訟父冤杲
坐是斬于丹陽市賜俊邁諡官其二子賜宅一
區

開禧施行韓侂胄御批黃榜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
粗暴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數人專
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
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阿諛不恤國事
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前一日錢象祖衛涇
李壁以御批付殿前夏震震至日遣其將鄭發
截韓于六部橋至玉津園遂以鐵鞭擊死之矣

誅韓本末已載丙集韓誅後三日皇子武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榮王臣詢劄奏輒瀝危
衷仰干天聽臣竊伏自念至愚不肖獲共子職
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恩蚤夜以思未知報稱
萬分之一今日之事有繫國家安危大計勢甚
可慮者不敢不亟陳于君父之前臣伏見韓侂
胄久任國柄粗暴勤勞以輕信妄為擅起兵
嗚丁蹂踐公邊郡邑室廬焚燬衣食破蕩父子夫
婦離散不能相保兵連禍結蠹耗國用疲困民
力生靈無辜殞于鋒鏑之下不可勝計死者冤

痛生者愁苦海内之民無不切齒忿嫉歸咎于
侂胄盡其權勢足以鉗天下之口而不敢言臣
而不言死有餘罪況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為
言若不令其退避使之循省誤國之愆以致上
危宗社重累君父臣此身亦何所容是敢冒昧
奏陳欲望聖慈特發睿斷罷侂胄平章軍國事
與在外宮觀日下出門安邊繼好保邦息民實
在此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陳自強專意
阿附備位無補欲望併賜罷斥如臣言可採乞
速付三省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十一月三日

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罷韓侂胄麻制

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
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群情奮
由獨斷爰誕敷于免冊容數告於治朝太師平
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侂胄早以勳門浸登顯
路久周旋于軒陛遹際會于風雲服勞王家意
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
公職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
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
而妄爲敗累世之驩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
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于嗜殺
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事誕嫚曾
非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
機果料理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
愆倘今尚處以廟堂何以遂安于社稷欲存大
體姑畀真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於庶政於
戲咸福惟辟朕方親總于大權明哲保身爾尚
可圖于終吉往其祇若茲誥優容可罷平章軍
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特授

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實封如故

罷自強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
上乃辜委寄之隆殊昧巖瞻宜從策免特進右
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　起云云
沉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廢無褒誇之
風優禮何補輿從言路進秉國均不思洗心之
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庸庸爲上策以唯唯爲善
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鍾鳴漏靜而行且弗止
鼎折覆餗而任何以勝暨權臣輕啓于釁端與
隣境頓乖于和好内郡竭于糧餉邊城瘁于干

乞誰無憂時之思獨爲得位之舉擬而言議而
動思付括囊危不持顚不扶殆成橈棟尚不亟
從於退黜以將僉積于罪從爰解軍樞伴奉香
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戩乞骸骨
以避賢己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
省之誠往復寬恩益祗明訓可罷右丞相樞密
使依舊奉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出
國門每朝必朝服焚香自云從天乞一日之命
行至浦城其族人陳政和爲宰迎勞于郊自強
太息曰賢姪賢姪大丈夫切不可受人大恩雪

涕而去自強本太學諸生嘗居韓氏館嘗訓侂
胄憲聖女弟觀夫人實侂胄母其嫁止凝重交
游不妄嘗器重之謂侂胄曰他日得志必用之
陳登科爲光澤丞其年已六十矣主簿張彥清
登科最早而其年方盛嘗玩侮之楊潤圖圭彥
清之友也嘗訪彥清因以識自強每敬陳不敢
狎因私語陳曰子姑自重以相法論之不十年
爲宰相矣自強以爲彥清諷圭玩己而又以圭
平日無狎語姑信之及自強爲丞去官謁闕知
韓已得柄漫往候之刺入侂胄約以來日從官

來見當延接自強不測其意明日又漫往侂胄
于群從官中前設褥拜自強云許多時先生在
何處翼日從官即交章特薦入臺不暮年遂拜
相云圭事已載前錄自朝廷以岳侯賜第爲太
學有善司聽者聞鼓聲謂學中永無火災亦不
出宰相者久之自強破讖而相自是以諸生致
宰相者相望矣陰陽拘忌之說可信乎彥清亦
往侯自強憐其選調欲薦之韓其子語之曰爺
不記光澤之事乎眞文忠銘彥清墓謂其不趨
附自強此殆過也文忠中宏博由南劍判官召

入爲國錄寓于圭之酒官舍即今之清風坊彥
清寔于是年見自強于所親目云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聞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
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害于其家凶于
其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釋之者曰君臣之
分貴賤有常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作福作威謂
東國之權勇畧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民用僭
忒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
皆附下罔上亦有因此而僭差夫箕子告武王

以洪範陳天地之大法而獨于此諄諄其嚴澟
乎其不可犯真足以垂戒萬世且以作福作威
而害家凶國禍已如彼而況征伐自天子出聖
有明訓人臣而可專之以貽禍天下哉臣仰惟
陛下天資仁孝身履恭儉率禮守法畏天愛民
未嘗有一過舉以韓侂胄獲連肺腑久事禁密
見其言時小心畏謹故每事詢訪覬有裨補侂
胄所宜啣戴恩遇勉自抑畏密勿彌縫圖報萬
一而席豐膏梁不學無術任重力小輕躁自用
陛下少加假借侈然驕肆竊弄威福恐人有欲
議己者乃借臺諫以鉗制上下除授之際名爲
密啓實出己私而好險之徒亦樂爲之鷹犬臺
諫之官使誠出于天下之公選人主之親擢論
議奏章允叶人心聽之可也今專植朋黨任用
匪人凡有所言無不陰授風旨而每告陛下必
謂臺諫公論不可不聽自是威福日盛無復忌
憚稍有異己必加擯斥以專權擅朝干分畧常
自知其無所容乃巧圖兵柄以爲固末之策擬
造間諜輕絕和好遽起兵端逆曦之任殿巖侂
胄交通狎昵蹤跡詭秘人已竊議當孝宗在位

之日以吳氏世掌兵權聖慮高遠吳挺之生逆
曦年甫弱冠固其來覲留之禁衛以繫人心及
挺之死宜易以他將逆曦在光宗朝亦不過假
守邊郡侂胄既薦爲殿巖又納賂以縱其歸復
任西帥付以全蜀識者盡已寒心果挾強虜以
畔人尤不能無疑于侂胄而侂胄亦何辭以自
解籍曰無他而虎兕出柙督將誰歸以至皇甫
斌之敗于唐州李汝翼敗于符離商榮敗于東
海郭倪敗于儀真郭僎之抱頭鼠竄僅以身免
將不素擇兵不素練輕舉妄動自取困辱殆理
勢之必然而所以致此者抑有由也蓋師旦起
于筆吏之賤侂胄奔走之舊薦進寵用不三四
年驟躋顯近凡武臣之建節非近屬戚元勳
宿將不以輕畀乃舉而授之奴隸昔秦檜居相
位垂二十載不爲不專假寵使令如曹璵丁禩
不過武功大夫未嘗處以朝廷職任而師旦爲
御帶寵知閤門爲樞密都承至秉旄鉞此秦檜
之所不敢爲而侂胄敢爲之師旦何知習利無
恥固其常態既爲侂胄所親信遂招權納賄其
門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皆立定價多至

數十萬緍少亦不下十萬　致敗侂冑不得已稍從黜責諸將往往退有後言謂吾儕師而責以戰將途路藉藉傳𠲿境外遂益有輕視之心師旦旋以敗露削籍投荒雖加之罪而心實不服揚言於人謂諸將賄賂非所獨得蓋指侂冑而言然則師旦之竄非專于伸國憲亦侂冑藉之以自文爾抑侂冑之事擅尤有大可罪者臣聞國家有大興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禮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豈非兵凶器戰危

事故謹重如此侂冑之舉事上不取裁于君父下不詢謀于搢紳至于陛下侍從近臣有不得與聞同列不能盡知者甚至密諭諸將出師之日潛假御筆以行之外廷曾不及見已破泗州之後曲為之説以罔聖聽始諭詞臣降詔追訟邊連以敗報悉皆蒙蔽而諭諸將第以提聞人情恟懼幾不自保幸祖宗德澤在人逆曦授首而虜亦以糧乏自遁然而三邊兵民斃死于鋒鏑困于轉徙淪于癘疫室廬焚蕩田業荒蕪遺骸蔽地哭聲震野斯民何辜而致此極至于强

虜頻年兪刷皆吾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類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戰至驅兪軍及俘係老弱幾數千人塡塞壕塹以渡軍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兩淮四十餘年生聚遂成丘墟是南北數百萬生靈之命皆侂冑一人殺之也皇天后土能鑒陛下之心雖敵人亦知其非出于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使虜帥書問往復必以首謀姦臣為言使侂冑本無邪謀報以輕信誤國至此亦當審察事勢束身請罪退就貶屏猶有辭于天下乃偃蹇居位靡闇惟容遇邊報稍

希輒為大言每執己見則曰有以國斃聞者縮首夫國者太祖太宗高宗之國而欲侂冑斃之可乎方倚腹心以為臺諫文飾奸言謂之一人心定國論以禁異議怙終不悛殆將罔測夫侂冑本以庸闇無知養成奸惡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舉國兵民紛侮夷狄孩提孺子口皆能言心無不怨而怙於積威曾無一人敢為陛下言者賴陛下覺悟出自英斷特降御筆處分且蒙聖恩不以臣疎遠無似擢長憲府臣雖見其辭免而已入臺供職亟擧其專權誤國之大者

言之其他罪惡擢髮不足以數未暇枚舉如陳
自強者昏老庸謬本無寸長可取徒以嘗假館
于侂胄由州縣小官數年間汲引拔擢以致陛
下過聽用為次相附阿充位不恤國事不遵聖
訓中書機務唯唯聽命一無可否侂胄曰兵當
用自強亦曰當用侂胄曰事可行自強亦曰可
行每對客言自強受恩深只得從順然則從之
者與自強之罪亦不可勝誅矣若其貪黷無藝
政以賄成鄙猥之狀言之幾污口舌臣亦未暇
悉論伏望陛下詳覽臣奏將侂胄自強賜既竄以
答天人之願以釋兵民之忿以彰有國之典以
慰死者之冤使敵國聞之必謂陛下本心使將
士聞之必為陛下戮力忠義聞之必為陛下奮
發而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貼黃臣切
惟太皇盛德節儉帑藏儲積甚豐側聞嘗有遺
旨除供治園陵用度外以助陛下軍國之費有
內臣王德若實主其事盜竊既多潛以奉侂胄
又舉李奭楊榮顯毛居實李大謙等瓜分之下
至侂胄奴隸周筠凌文彥陳琮亦皆盜取當違
事未寧用度極艱之時豈應臣下因太后之喪
遂以為利且有違慈訓伏乞睿旨令所屬拘回
以俟處分實為允當其李實等並究見情犯輕
重坐罪伏乞睿照○又小帖子照得蘇師旦因
受結托薦用庸謬以致敗壞上誤國事雖已竄
責未正典刑刀筆賤吏原其誤國之故死有餘
辜乞賜處分蘇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
檉董如璧三名隨即用事言無不幸公受賄賂
其為奸利伏乞睿斷將三名送大理寺根究依
法施行實快士論伏候勅旨十一月十五日三
省同奉聖旨依韓侂胄責授和州團練使送郴
州安置陳自強追三官送永州居住內蘇師旦
特決脊杖二十配南昌化軍牢城收管月具存
亡申王德等令臨安府究見情犯申三省樞密
院所合拘回錢物併委本府施行史達祖耿檉
董如璧並送大理寺根究

臣寮上言

臣聞書載舜之事曰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
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
咸服當舜之時可謂至治而流放竄殛之刑行
焉蓋天討有罪有不容恕也恭惟陛下光紹丕

基寅畏天命寬仁恭儉之德度越百王凡在臣
工宜思盡忠以輔成治道而韓侂胄夤緣肺腑
竊弄大權蒙蔽聖明擅作威福首引羣邪分布
要途排阻忠臣陷之大戮賊害善類殆遂無餘
凡陛下親信之臣有不便於侂胄則刺挾言路
以罔宸聽私意既行凶燄日熾出入禁旅恣爲
姦欺侵盜貨財徧滿私室交通賂遺奔走四方
鑿山爲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十年
之間罪惡盈積侂胄慮禍之及思政其業乃復
設爲計謀竊據平章軍國事此乃祖宗所以待
元老大臣侂胄何人乃以自處安坐廊廟紊亂
紀綱又于此時輕開邊釁上不稟于陛下旁不
謀之在廷盛夏出師挑患召釁使沿邊赤子骨
肉流離肝腦塗地死于非命者不知幾萬人矣
既比吳曦利其厚賂畀以節鉞授之西兵又使
程松與之共事敢輕納侮啓其姦心自知宗社
之靈忠義與起則全蜀之地豈不重貽陛下之
憂侂胄罪狀著明人怨神怒而猶專愎自用殊
無悛心以國事快己私視民命如草芥原其用
意欲以何爲昔之所謂四凶其罪復有大于此

者乎陳自強昏昧闒冗本無寸長徒以侂胄私
人驟加汲引拔自選調寘之清華曾未數年躐
登宰輔兵釁既開鄙邊未寧復以自強兼領樞
密事其徇己倖爲腹心而自強憑藉其威不知
顧忌日暮途遠貪得無厭援引朋邪濁亂班列
呼吸群小納賂賣官請托公行贓罪狼籍訕笑
譏罵萬口一詞社鼠城狐蓋未有甚于此者仰
惟陛下奮發英斷除此二姦庶命初傳都人相
慶而猶罪以祠祿未厭輿情臣愚欲望聖明將
韓侂胄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仍將陳自強削奪
官爵竄之遠方則舜除四凶之事復見今日可
以壯國勢可以正人心可以開忠直之門可以
弭窺覦之患海內幸甚所以錄黃臣未敢書行
謹錄奏聞伏俟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樞密院
同奉聖旨並依韓侂胄送英德府安置陳自強
責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居住

又臣僚上言

臣至愚極陋初乏寸長陛下過聽擢任言責臣
辭不獲命黽勉就職自量無以補報隆天厚地
之恩惟遇事盡言始爲無負爾臣今早立班恭

聽麻制竊見太師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特進陳自強罷右丞相姦臣去國公道闡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于丘山罰未傷其毫毛雖曰朝廷故存體貌之禮而罪大罰輕公論沸然臣職在言責既有所聞豈容緘默謹詳爲陛下陳之侂胄始以肺腑姻緣寘身閤職典司兵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國朝之家法陛下發聖仁孝親承大統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降之命天命所歸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胄幾以預聞內禪居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于宮庭創造廬舘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盡及路馬禮所當誅簡慢宗親罪宜萬死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托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且如御前金牌祖宗專隸內侍省而多自其私家發遣至于調發人馬年期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文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卹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釁兵端一啓南北

生靈強者殞于鋒刃弱者填于溝壑流離凍餓骨肉離散荊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啼震天軍需有端科歛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恫覆載之所不容國人皆曰可殺而況陛下即位以來以恭儉守以仁厚保民無聲色玩好之娛無燕游土木之費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無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天亦知之不惟中國知之夷狄亦知之自軍興以來人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餙非中外罔使陛下聞知甚至宦官宮妾亦其私人莫敢爲陛下言者至於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此爲得策甚矣侂胄與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人皆謂侂胄心無有極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首分鉞猶有餘罪況虜釁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則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況比者小使

之遣虜使嘗以侂胄首謀為言是虜人亦知兵事之興非出于陛下之意也使誅侂胄而虜不退聽則我直而彼曲我壯而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敵何敵不服以此感人何人不奮臣尚慮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大臣有罪止于竄斥未嘗誅戮臣竊謂侂胄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平章軍國者皆東班世元勲臣而後得有此未有如侂胄一介武弁自環衛而知閤自知閤而徑為平章太師者若此是破壞祖宗成法自侂胄始乃亂法之姦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汚濁志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越授徑登宰輔不思圖報陛下之恩惟侂胄之意是徇侂胄始雖怙權猶奉內祠凡所設施尚關廟堂自強巧為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侂胄驕心乃貪榮而肩處自強狡計固藉庇以營私驅虎狼為之前導而狐狸舞于其後自強之為已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舉國以為不可而自強曲為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至若縱容子弟交通關節饕餮無厭皆臣所未暇言獨其姦險附麗黷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臣愚欲望陛下奮發威斷將侂胄顯行誅戮以正元惡之罪其自強亦乞追貴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奸誤國者之戒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點黃照得韓侂胄久占國柄將朝廷府庫視同私帑公肆竊取莫敢誰何見今邊都軍費方殷欲乞厲斷將侂胄應有家財產業盡行籍沒拘入封樁庫專備邊庭之用備不許諸處妄有支動伏候勅旨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韓侂胄除名送吉陽軍安置陳自強改送韶州安置餘依

給舍繳駁論疏

臣寮上言臣聞人臣之罪莫大于植黨擅權又莫大於稱兵首亂有一於此法不容誅況乎兼有二罪又稔衆惡其在明時豈宜容貸 臣伏念韓侂胄當緣攀附浸極顯榮背負國恩締結親黨凶愎自用鉗結人言凡除擢要官選用兵帥皆取決廝役蘇師旦之口交通賄賂動以千萬祖宗法令肆為紛更軍政財賦田制鹽法關國

體之大者率情變易朝令暮改人無適從自知積失人心中外交怨乃為始禍之計蓄無君之心謀動干戈圖危社稷横開邊隙喪失師徒征行者有戰鬬暴露之虞轉輸者有流徙死亡之苦荊襄兩淮生齒有萬罹其凶害遠近州縣科歛頻仍雖深山窮谷之民皆不安其生業至如吳曦之叛郭倪之敗皆侂胄容養激成所用鄧友龍之徒喪師辱國罪狀顯著曲為掩覆止從輕典俱置善地原其用心實不可測天下之人切齒扼腕恨不食其肉如陳自強者皆謬無耻但知侂胄薦進之私恩陰拱固位聽其所為噤不出一語如用兵如謀事不惟不能阻止乃從而和附曲意逢迎貽害生民恬不知卹其他背公營私貪鄙狠頗之狀雖小夫賤隸亦所竊笑仰惟陛下至明獨斷雖有罪仟尚亦優容而侂胄等罪惡貫盈公論未快臣誤蒙親擢寘之言駁秘命之初不敢隱默欲望聖慈特發英斷將侂胄明正典刑自強遠加貶竄以慰天下之心以正國家之法所有錄黃未敢書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尚書省榜

臣寮上言臣學問荒疎器能淺薄際遇陛下勵精數化之初首蒙拔擢俾職風憲臣不自量度願勉竭綿力仰助陛下振舉紀綱一新觀聽連日拜疏奏論韓侂胄陳自強罪惡以冀睿斷施行然二兇同惡相濟專務蔽欺一日威斷震發天日清明中外欣快咸願亟見二兇罪狀欲望聖慈宣諭執政檢會今來臺諫給舍章疏及已施行次第特降勅榜曉示以慰人心以昭國憲不勝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

開禧三年十一月內有旨韓侂胄怙朝擅權殘民誤國已行罷斥緣其專政之久中外縉紳洎于將帥凡才望勳績之臣應為丞相之用者彼乃指國名器據為私恩朕方示至公雖賢能是亟資爾有位其各悉心盡忠毋或不安益修厥職以副朕意故茲劉示宜體至懷是月又降詔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胄懷奸擅朝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

塗地與言及此痛切｜于衷剏復長惡罔悛負
國彌甚踈忌忠讜廢公徇私氣燄所加道路以
目今邊戍未解怨毒孔滋凡百縉紳業于將事
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欺國專恣非朕本心今
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竭為國宣力飭兵謹
備以圖休息朕此意焉

考異

韓誅死于王津已三日寧皇猶未悟其誤國
也史公彌遠陰念書諷臺諫給舍為此當時之
議以為既曰以御批付夏震誅之矣自當顯言
之殊未知寧皇動法祖宗每對左右以為臺諫
者公論之自出心嘗畏之侂胄欲盡攻道學故
探上意嗾臺諫以一網去之史蓋因其術而用
之天下未為非者以韓之所以施善類者而反
之云彌

侂胄蘇師旦周均等本末

初蘇師旦本平江書吏韓氏為副戎籍之于廳
韓用事師旦實為腹心韓為知閤門事猶在韓
側立侍迨胄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語之
均席由是海內趨朝之士欲造其門而不得見
蘇林子由之孫也師旦以微賤附之為族林遂
以兄事之嘗以窘乏求金于韓韓不知其受諸
將賄動以億萬每輟俸金與之謂其出于真誠
及江上諸將致敗而丘公｜崇為督視廉知敗
將之賂師旦于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首
級郡守臺至客師旦以韓念己必復召用已而
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不知韓誅矣初
侂胄欲使師旦為節度使客諭詞臣使草制時
秘書監陳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
帥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以此見命吾

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躐遷郡者
公復論之中貴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權
相意遂假敗死獄事劾公以免公銘文曰或問
公與熙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
爵行之令也師旦之命權臣密諭之旨也方熙
寧初王安石方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
舍人得以職爭之其為力也易至侂胄有所欲
為則陰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遂假他罪逐
之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為難
先是峴名試學士院日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

輕出儀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
啓倖門禍患將伏于中而不自知時佗胄以居
中用事假御筆以竊朝權故峴及之峴持身謹
閟權任無得而窺其闕且寧皇以公為先朝宏
博第一選故遷至中書然在詞掖不能一月也
峴知泉州未上韓誅始除兵部侍郎兼學士院
賜詔其略曰與翼懋飛儀鳳之翔何遠洪流奔
注砥柱之立不移蓋嘉其又命于權勢爭赫之
日制詞直文忠所草銘文亦文忠所為也德壽
宮門路樸楂闌入凡持蓋肩負者皆由穴墻以
入有輿薪數十人闌入司柅者呵之止之曰周
總管柴呵者默而聽之周從行從均亦亞于師
旦自慶元以來政出于韓而師旦之門如市宰
相已為具官左右不復預事書吏號為冷局自
趙忠定為相之時人從佗胄覓官者韓猶答以
當白之廟堂自京鏜居相位而韓猶答以當與
丞相議之自陳自強相時韓客有請直曰當為
數奏而已師旦既逐韓為平章事無決專倚省
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炙
縉紳侍從簡札至用申呈時有李其姓者嘗與
史游于史凡闕大書云危哉邦卿侍從申呈未
幾致縻云時又有李士謹者亦用申呈有乞兼
職者其詞甚哀後果由兼職相位士謹家居白
洋池田家橋側相傳莫知名橋所自芰荷彌然
鷗鷺雜集號小水晶宮其實近在北關門之內
闕籍朝廷以賜田俊邁之子蓋已有兆之于其
步矣

韓勢敗嘆鑒

富貴故有不可恃者而況倖之為城社者諂哭
以自固則尤可嘆也嘗借京倖吳公劇入兕空
闡佗胄功德寺之勝甲于諸剎相與遊焉主僧
道號翠岩法名湛揖吳而入茗畢極口談前日
為某人求金者幾許予亦惡其山林衲子滿口
言錢吳為現任通守欲徧遊其山湛辭以老足
近病藤輪知事相陪其金碧恍耀真天帝釋之
所居又南園松蘿齋所賜韓者密邃極深凡三
日而後徧而掌園者全其姓皆武爵之近上者
聽其滿口皆稱曰師王師謂太師王謂郡韓居
太室三茅之旁構石壇以煅大丹命道人候火
人不得而見之外疑其為仙韓既敗湛者崎嶇

由寺後越石人嶺以遯幾墜崖挺身渡江如飛
盖未嘗病足而掌園之人閑園門者三日夜人
不敢遺以水火饑餓乞憐之聲達於隣曲得旨
始出妻兒大慟而去丨余道人者㩮丹鈴從三
茅山巔奔越以下亦墜崖幾死又于群婢放逐
之時韓門巷至有三數輩皆稱為某妾某人父
母者盖其宛轉而入皆為父母官中遂命願認
為父母者聽除首飾衣服之外不許以奩載出
金釵至滿頭衣服至着數襲市人利其物而因
以可轉貿其身故相競相逐願為之父母至有
引群妾之裾必欲其同歸亦足笑也亦足為鑒
云韓嘗招新安程有嶶點校通鑑于石巖閣程
經歲不與人接雖朝士無知之者本以進士第
久于選調亦未嘗從韓祈官嘗欲授以掌故程
不願也韓敗程拂袖歸人方知而憐之不謂韓
黨也丙寅冬入吳同吳倅復游韓寺則佛像已
與他所而金碧木石俱空登其母魏國夫人冢
旁有蘆東淺土半露問之乃韓之尸其首已送
之虜也

閱古南園

前所載侂胄鑿為園下瞰宗廟窮奢極
侈僭擬宮闈又曰剏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
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簡
慢宗廟罪宜萬死蓋自寧壽觀梅亭而至太室
之後山皆觀中地也韓侂胄權朝舊居于太廟
側遂掩觀之山而有之為閱古堂為閱古泉舊名青衣有青衣童見泉上故名為溜觴曲水泉
自青衣下注于池十有二折旁砌以瑪瑙泉流
而下瀦于閱古堂渾涵數畝有桃坡十有二級
夜燕則殿岩用紅燈數百出于桃坡之後水燭
之其雲岩之最奇者曰雲岫韓命程有嶶校通
鑑於中侂胄居之既久歲月積剔奇抉勝洗石
雲根出剷土而泉脉見危峯穩石淺瀠深泓穿
竅瀠深疑為洞天福地之地居不顯其為在天
僃咫尺有旨盡給還寧壽命後為禁地云又慈
福以南園賜侂胄有香山十樣錦之勝有奇石
為十洞洞有亭頂畫以文錦香山本蜀守所獻
高至五丈出于汝蝕濤激之餘玲瓏巖立在淩
風閣下皆記所不能載已予畧具記于前集近
聞併閱古記不登於作記者之集又碑已仆懼

又其下一本空六字

後人無復考其詳今併載二記云—閱古泉記云太師平原王韓公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黿徑如驚蛇大石礧之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翔而下或翩如將奮或森如欲搏名蘤碩果更出互見壽藤怪蔓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而籜解至者應接不暇及左顧而右盼則呀然而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者其尤勝絕之地曰閱古泉在溜玉亭之西繚以翠鬱覆以美蔭又以其　　東向故浴海日既望之月泉輒先得之裏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飴蜜其寒氷雪泓止明清可鑒毛髮澒至游塵墜葉常若有神物呵護屏除者朝暮雨暘無時不鏡如也泉上有小亭亭中置瓢可飲可濯尤于烹茗釀酒爲宜他名泉俱莫逮公嘗與客相徜徉泉上酌以飲客游年最老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爲我記此泉使後世知吾輩之游亦可勝事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鑑元八分書題名蓋此泉潛伏勿耀者幾四百年公乃復發之而閱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矣游起于告老之後視道士爲有愧其視泉尤可愧也幸旦暮得復歸故山幅巾短褐從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賦之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陰陸游記—南園記云慶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別園賜今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而西湖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祿錫之餘葺爲南園因其自然輔以雅趣方公之世功也華瞻仰視左顧右盼而規模定因高就下通室去蔽而物象列奇葩美水爭効于前清泉秀石若顧揖于是飛觀傑閣虛廬廈上足以陳俎豆下足以奏碩音莫不必倫升而高明顯敞如蛻塵垢入而窈窕邃疑于無窮既成悉取先侍中魏忠獻王之詩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閑上爲親御翰墨以榜其顏其射廳曰和容其臺曰寒碧其門曰藏春其閣曰凌風其積石爲山曰西湖洞天其瀦水藝稻爲囿爲場爲牧羊牛畜鴈鶩之地曰歸耕之莊其他因其實而命之名堂之名則曰夾芳曰豁望曰鮮霞曰矜春曰歲寒曰忘機曰照香曰堆錦

曰清芬紅香亭之名則曰遠塵曰幽翠曰多稼
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園林相望莫能及南園
之髣髴者然公之志豈在于登臨遊觀之美哉
始曰許閑終曰歸耕是公之志也公之為此名
皆取于忠獻王之詩則公之志忠獻王之志也
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備將相者豈無其人今
百四五十年其後往往寂寥無聞而韓氏子孫
功足以銘彝鼎被絃歌者獨相踵也迨至于公
勤勞王家勳在社稷復如忠獻之盛而又謙恭
抑畏拳拳于忠獻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孫又
將視公之志而不敢忘則韓氏之昌將與宋無
極雖園之齊魯尚何加焉或曰上方倚公公之
自處本自不伴惟有此志然後足以當上之倚
而齊忠獻之名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
自處知公之勳業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園之所
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中公以手
書曰子為我作南園記游竊伏思公之門才傑
所萃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已掛
冠而去則庶幾其無諛辭無侈言而足以道公
之志歟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獲辭也中大

夫直文華閣致仕賜紫金魚袋陸游謹記鎮安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建康軍府事充江
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琚謹書并篆額
額真大書南園記三字非篆也
不用蟠首總以芝鶴云

南園記考異

武林即今靈隱寺山南園之山自淨慈而分脉
相去靈隱有南北之間鷲老山之趾以南園為
靈隱山之趾恐不其然雖玫瑰樓公賦武材之
山甚明園中有亭曰快節香植菊二百種亦取
其祖詩句記中不及云

四夫人

侂胄所幸妾同甘苦者為三夫人號滿頭花新
進者曰四夫人至通宮籍慈明嘗召入親賜坐
以示優寵四夫人者即與慈明偶席盡歡也慈
明心御之迨韓為鄭發所刺諸婢皆遣還其家
母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之

滿朝都是賊

韓用事歲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用率多非類天
下大計不復白之上有市井小人以片紙摹印
烏賊出沒于潮一錢一本以售兒童且誦言云

滿潮都是賊滿潮都是賊京尹廉而杖之又賣漿者敲其盞以喚人曰冷底喫一盞冷底喫一盞冷謂韓盞謂斬也亦遭杖不三明而韓為鄭發所刺及籍其家得所收真聖語末一句云遭他羅網禍非輕又一句云遠竄遐荒始得平韓書怪其言韓外有陳自強内有周均啓韓有圖之者韓猶以一死報國為辭周苦諫韓遂與自強謀用林行可為諫議大夫劉藻為察官一網盡謀韓之人使隔日未發而錢李史三公亦方所闕命夏震速下手事已載前集震遂命鄭發刺韓震復刋御批于傑閣以記之史惡之旋以疽發于背而死于殿司

逆曦歸蜀

逆曦既用賂藕師旦遂擧全蜀以授之其在殿岩也嘗命工圖畫上乘輿鹵簿卷軸甚詳人問曰太尉何用此曦紿之曰把歸去教孩兒男女看了消災滅罪及出北闕遂焚香拜天於鷄首云且得脫身歸去其反狀已萌于此矣惟吳公琚嘗目曦以必反何公澹既因韓致政府亦廿以為不可遣忤韓出知福州

伶優戲語

韓侂胄用兵既敗為之鬚鬢俱白困悶莫知所為伶優因上賜侂胄宴設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為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之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云爾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云誰名汝對以煩惱自取又因韓侂胄敗因賜宴以生菱進于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壞了許多生菱只因移果桌 菱菱 桌卓同

侂胄取邊

開禧兵端既啓國用浸虧侂胄上表自謂家藏先朝錫予金器六千兩上之寧皇優詔獎諭仍允其請天下皆笑韓之欺君

韓墩梨

姑蘇地名韓墩産梨為天下冠比之諸梨其香異焉中都謂之韓墩梨後因光皇御諱改謂韓村梨侂胄専國謟之者不敢謂韓村直曰韞梨因此皆謂韞梨矣非侂胄之意也吳中平田有培塿皆曰墩後避諱皆曰坡而避村名猶甚

于廟諱菁村至改曰菁山謝村至改曰謝陵蓋
中都人以外人為村故諱之流傳浸失圖牒易
訛故因韓事及之

黄胖詩

韓以春日宴族人于西湖用土為偶名曰黄胖
以綿繫其首累至數十人游人以為土宜韓售
之以悦諸婢令族黨仙胄賦之云云一朝線斷
他人手骨肉皆為陌上塵侂胄大不悦仙胄家
于會稽以侂胄故有官不仕韓敗竟保其族云

劉淮題韓氏第

劉淮見之建陽人賦詩雖為韓而發其實嘉定
用事者良劑也寶蓮山下韓家府鬱鬱沉沉深
幾許許人飛頭去和虜綠戶空墻數風雨九世
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誅魏公辱後來不悟有前
車突兀眼中觀此屋

西湖放生池記

高文虎字炳如號為博學明儒夜程文浮誕其
為少司成專以藏頭策問試士問目必曰有某
人某字者士不能應但以也字對者士之憤高
也久矣會京尹趙師罿奏請盡以西湖為祝聖
池禁捕魚者作亭池上甚偉寄碑略摩雲高實
為記其文有曰鳥獸魚鼈咸若商曆以興既叱
鏤之石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為夏隱然猶
有刊跡無名子作為詞以譏之云高文虎稱伶
例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設一句没作
朝廷一作政作官家盡把師罿一作太保踢羨
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筆能幾夏王說不是
商王只怕伏生是你一作夏王事却作商王用
會對魚鱉是你然無名子之嘲胡可深信今詳
載其記于後云蓋商字特筆誤而或者乘間而
詆之爾

記曰皇帝踐祚之五年乾坤清夷
瀛宇寧謐施仁需澤損賦薄刑所以養民本迓
天休德至渥也而又勵精圖政尊賢除能功亮
績熙大小咸舉乃時駐驛實惟錢塘命尹神畀
聿嚴廠選援尚書工部侍郎臣師罿以材學獻
力宣聲一時昨拜大農兼治天府兄廠董寮邵
農振紅束吏至于簿書期會金穀斷甬以及郊
兵之供宮庭之入百司庶府之須紀綱規目肅
肅具叙兹表詣行擢登從班其在四年十月七
日師罿嘗奏曰臣仰稽聖代龍唐舊因即杭西

湖爲放生池者天禧中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
若之請也西湖利害雖弛者五放生之舊盖君
其一者元祐中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之議
也紹興明詔適廣至恩化育所覃罟弋有禁淳
熙慶壽申飭淵謨蓄殖既昌福應攸修方當奉
三宮之康福繇萬世之本支所冝日長月滋蓋
多祉　顧今穹碑混于草莽條禁隳于姦豪
甚非所以奉寛大勤首善也謹以誕聖之期同
致華封之祝者嚴戒令謹隄防禦圍宮林禁當
並飭富强挾貴在所必行庶廸　帝心用蕃國

本制曰可于是相攸度址近接城闉左涵右適
作亭五楹前有榭揭名惠生以侈上賜又　作
三楹俯納湖浸祝經縱鱗所臨也又作亭三楹
内傀山趾舊刻新銘所峙也植以華表乘之嘉
名奉詢畫者錢塘尉扈武也亭成之日都人聚
觀和氣懽聲盤溥無際祝皇之壽與天並崇祝
皇之基與地同久推而達之天下蓋自兹始猗
歟盛哉臣竊惟宋受天命列聖重光一以寛仁
守爲家法兵不輕用刑不妄施雨露所涵舟車
所至滲漉亭育潤澤豐羡況于萬物乎然鳥獸

魚鱉咸若夏歷以興以及鳥獸昆蟲罔家以盛
有天下者發政施仁未有不本諸此師羼誠能
推廣吉意形于告猷迄俾流恩與宋無極詩云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
之方至以莫不增維時有之臣既書其事復繫
以銘曰天賜宋命世世以仁宋媚於天武文神
聖維天曰生皇矣昊昊我其受之代天牧人刑
不濫施兵不妄陳孰尸天府永保乂民皇帝聖
明膺圖闡珍曰宋家法仁厚如春惟曰圖回是
寔是遵莚薰惠洽廣英藹倫孰尸天府告猷有

臣謂昔有池西湖之津羅罟所窺防禁弗申廣
上之德封奏諄諄師弄稽首惟恭惟寅勒石湖
阯作亭湖濱露囊金盤享時縉紳與厥耆老庆
上壽　飛魚躍鱉翰翥鱗天欽海涵贊取蕃
蠢凡百都人姦究化醇欽上之惠捐罟棄繒仁
民之心愛物是均民物一致天人之困人頌皇
帝徳冠群倫奉承三宮八千歳春子孫繩繩蟊
斯振振倘不倫考以記則後人必以無名子之
言爲信矣

犬吠村莊

韓侂胄嘗會從官於南園京尹趙師𢍰預焉師𢍰因提右庠士二學諸生群起伏闕詣光範訴師𢍰時史相當國不欲輕易京尹施行稍緩諸行鄭斗祥輩遂撰為師𢍰嘗學犬吠於南園之村莊又舞齋郎以悅之侂胄之四夫人以是為詩以撟師于臺諫雖師𢍰因附韓者也亦豈至是李秀岩心傳不詳東南事非其所目擊乃載其事朝野雜記諸生犬吠齋郎之詩特詳焉後之作史者當考或謂有穿狗竇而入見韓者亦非

考異

韓敗籍其家臥後內書紬帳後以用兵用羅木自圍其寢防刺也惟所愛四夫人位最後臣察所謂僭擬宮闈者是也籍其奏韓至陛下二字必提控唯謹或以為韓意叵測者非也忠獻之族得以全者惟侂胄無是爾　喻吳曦書藁曰侂胄排群議以節使能世其忠今公此舉侂胄何面目以見上與士大夫是非節使負侂胄乃侂胄負上與天下之士大夫也書至日宜含道從順反權歸正閉三關以絕虜上偽璽於公朝侂胄爲秦之上封節使以真王猶可以厭天下士大夫之望而侂胄庶幾其有面目以見上與天下之士大夫矣

李季章使虜詩

李季章壁異岩尚書之仲子蓋賢者公燾之弟開禧初韓欲興兵未有間既遣張公嗣古出使覘虜嗣古使還大抵韓旨因復遣璧之璧竟與張異辭謂是遺政府後又預誅韓之謀璧使虜詩云天連海岱壓中州暖翠浮嵐夜不收如此山河落入手高風殘照懶回頭前二句不知其指何地既曰煖嵐浮翠夜不休又曰西風殘照懶回頭意亦略相違恐傳者之誤也季章所居亦似號石林諸公賦詩甚多惟王大受存詩絕出記句云君不見牛奇章與李衛公二人平生不相容鄭寃蓋互呼軋唯有愛石心則同

慶元開禧雜事

淮民漿棗

紹興和議既堅淮民始知生聚之樂桑麥大稔福建號爲樂區負戴而之者謂之反淮虜或士人紙一至其地其淮民遇夏則先以漿餽之入秋剥棗則蒸以寘諸門任南人食之不取價或遇父老烹牲于社即命同坐有留鏹即詰何爲留堅却不受自開禧兵變淮民稍從入于浙于閩至閧肆窖餓以竢之既歸而語故老南人游淮者不復有壺漿剥棗之供矣

浦城鄉校芝草之瑞

慶元間予爲兒時父兄嘗携入鄉校觀大成殿第二第三級有芝二本甚異狀如今赤角蕈大而重復色而加紫旁緣以金其一生于第三級正中差大其一生于第二級之側差小蓋緣金微有缺處陽隧若流以爲舊校與僧寺相直且背溪山之秀致鄉士畢舉不利于南省遂遷而與山相面山形如月而隤實朝其下是歲芝遂產于殿墀而文忠真公遂登乙科繼中宏博而其婦翁閩國楊圭亦同年第文忠官至援金與婦翁所中科級略同楊公亦至佩金此未足道而二公所植立與芝亦相似造物有以啓之矣

臺臣用諢言

浙西有大臣許某者以國卿覲表奏樂又所居頗侵學宮爲學家飛謗于臺臣曰笙歌擁出畫堂來國卿覲喪忘不知府第便侵夫子廟無君無父亦無師竟以是登于劾章雖得於風聞而許爲大臣亦未有以是而人言可畏爲君子者亦盍謹諸

好女兒花

金鳳花如鳳味飛舞每種各具一色既開則五色成華自夏至秋尤盛謂之金鳳花中都習宮闈嬡語謂鳳兒花蕊蕊之生有鸞鷟儀于墨民已戴前謝名曰鳳娘追正坤極六宮避舊稱曰好女兒花今者猶

秘書曲水硯

王大受號易齋樓鑰號月湖俱知名士也王以吳公琚三郎異姓恩補官樓以科第進樓爲越錢清之煎鹽以大受非他士比至輟俸置青布

衣以衣塩夫煎夫迓之越于常大受忽見迓者
入則驚曰此以科亭户爲之其法爲賕亟寘迓
夫于仁和縣囹遂以家奴攜一篋自隨徑絶浙
江望于塩官之南而蹤亭户而訊之樓在房後
曰王大受爾口舌得友敢爾耶遂亙申倉司即
章公燮之不直大受猶未有以厭之大受與韓
侂胄壻顧熹善陰諷臺臣平樓至迓其已舉書
削時鄭掮爲熹不俾亦白其事于燮之猶不能
平大受詣臺持諫友書或謂程公出又申以顧
熹之書燮怒且書道爾足矣何脅我以再三耶

擲其書叱大受命典謁者捽大受下獄大受以
爲士可死不可入欲委官而去之鄭以好語調
停之章檮客次王煎塩自今不許相見然爲鏞
者未嘗以白於韓也偶有傳洪老得小曲水硯
於越山墓壙間乃獻之鉤乳母葬物也記云末
一句云厤七百年後知爲余之乳母也僧亟以
白璣媿攻媿遊曰近無恙否久不得攻媿書洪
因乃鏞事韓大怒以責熹臺臣視風旨遂逐大
受盡迓樓五削曲水小硯韓以上進詔付秘書
省其字多用蘭亭叙華亭名家子朱日新白號

文爲文贅集著爲辨刋以示人條悉縷數與攻
媿力辨其不然蓋疑其中有乳母好釋老之詞
釋之一字特出于彌天釋道安之句自晋宋以
來未有合釋老二字爲一者且盡剪蘭亭序中
字與之合者以辨其誣且云安知其硯出于七
百年之後攻媿不欲與之深辨云今欲摹者必
白監長而後啓鑰秘府藝後不知硯猶存否

四朝聞見錄卷戊集終

七月十八日池北草堂校畢内訛誤脱落尚有不能句
讀處當再覓善本正之

文爲文贅集卷爲辨刋以示人條悉綾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

（宋）周密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是編以作於杭州之癸辛街因以爲名與所作齊東野語大致相近然野語兼考證舊文此則辨訂者無多亦皆非要義野語多記朝廷大政此則瑣事雜言居十之九體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說家從其類也明商濬稗海所刻以齊東野語之半誤作前集以別集誤作後集而後集續集則全闕又併其自序佚之後烏程閔元衢於金閶小肆中購得鈔本毛晉爲刻入津逮祕書始還其原帙書中楊凝式僧淨端一條與野語重出蓋刪除未盡彌陀入冥劉朔齋再娶二條並附註衢案云云蓋閔氏所加海鰌兆火一條附註不題名字核其語意殆亦閔語也書中所記頗猥雜如姨夫眼眶諸條皆不足以登記載而遺文佚事可資考據者實多究在輟耕錄之上所記羅椅董敬菴韓秋巖諸人於宋末講學之弊言之最悉其引沈仲固語一條周平原語一條尤言言炯戒有關於世道人心正未可以小說忽之矣都穆南濠詩話曰吳興唐廣嘗手錄癸辛雜識見其中載方萬里穢行之事意頗不平是夜夢方來曰吾舊與周生有隙故謗我至此幸爲我暴之云云夫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使密果誣蔑方回不應有元一代無一人爲回訟冤至明而其鬼忽靈者其說荒唐殆不足辨且密爲忠臣回實叛賊即使兩人面質人終信密不信回也況恍惚夢語乎

癸辛雜識序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强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聞者絕倒洪景盧志夷堅貪多務得不免妄誕此皆好奇之過也余臥病荒閑來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喜可噩以警以愳或戯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紿者固不少然求一二於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編其或獨夜遐想舊朋不來展卷對之何異乎生之友相與抵掌劇談哉因竊自歎曰是非真誕

之辨豈惟是哉信史以來去取不謬好惡不私者幾人而舛偽欺世者總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於無心千載之予奪狃於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賢於彼哉癸辛蓋余所居里云弁陽老人周密戯書於道遙齋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

胎息
陳聖觀夢
改春州爲縣
吳興園圃
假山
艮岳
砲禍
牛女
蕈毒

呼名怖鬼
閩鄞二廟
健啖
科舉論
薦楊誠齋
王小官人
化蝶
玉環

覩畫稿書
乘槎
游月宮
鄭仙姑
寡欲
芍藥
三建湯
楊髠式僧淨端
迎曙

白帽
送刺
簡槧
人妖
四韓
韓彥古
松五粒
唐重浮屠
奕

乞食歌姬院
袁彥純客詩
長沙茶具
眞西山入朝詩
趙子固梅譜
筆墨
辨章
來牟
父客

誤著祭服
向胡命子名
賈母飾終
孝宗行三年喪
施行韓震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終

癸辛雜識前集

宋 弁陽 周密 輯
明 海隅 毛晉 訂

胎息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爲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泯漭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於迂決非延世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得蓋因看孫眞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復尋究恐足如此其略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臥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眞人也此一段要訣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

動不動氣氳縹渺如香爐蓋上烟湯瓶嘴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事爾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今漸臥而爲之仍須眞以鴻毛粘著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過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呼但任其氣氳氳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呼吸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極微動則又加意制之以不動爲度雖云則勒然終不閉于數百息出若多則內守充盛血脈流通上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予悟此玄意甚以爲奇又記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訣大略具於左

每日以子時後[illegible]披衣坐[illegible]面東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固[illegible]閉息[illegible]內視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illegible]次想心爲炎火[illegible]

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丹田在臍下三寸是）待腹滿氣極則徐徐出氣（不得令耳聞聲）候出息勻調即以舌攪脣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收咽不可嫌其鹹敵煉良久自然甘美此即真氣也）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下丹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涌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次梳頭百餘梳散髮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長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存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爲一息某近來漸閉得漸久每一閉一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强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則反爲害也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氣但清淨專一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三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道家胎息之法以玄牝爲鼻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爲息也佛藏中有安般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謂凡出入鼻中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不通者喘也雖無聲亦不結滯而猶粗悍不細者氣也

去是三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臍下一二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繫而趨於定則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復調和一定而不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見前

道士陳彥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心火烈烈然下注丹田如是坐臥起居不廢行之既久覺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去矣

陳聖觀夢

咸淳甲戌秋余爲豐儲倉時陳聖觀過予爲言邂

報曰急余以鄉曲通家故因間扣之迎觀慼然引
入小室曰時事將不可爲矣某春首常夢至一大
宮殿若常日朝參處殿上皆垂簾寂無人聲既而
稍近簾窺之見御榻上一異物踞之或龍或虎之類求不詳言
其傍則有小兒服斬衰之衣余遂驚寤今嗣君尚
幼方居先帝之喪此小兒衰服之驗其不祥莫甚
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夢事不足信然是歲之冬
果有透渡之事透度即宋之北狩也

改春州爲縣

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黥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
厓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厓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
春州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
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豐六年王
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爲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
爲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吳興園圃

吳興山水清遠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俊秀安
禧王府第在焉尤爲盛觀麗城中二溪水橫貫此

天下之所無故好事者多園池之勝倪文節經鉏
堂雜志常紀當時園圃之盛余生晚不及盡見而
所見者亦有出於文節之後今撼城之內外常所
經遊者列於後亦可想像昨夢也

南沈尚書園　沈德和尚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
果樹甚多林檎尤盛內有聚芝堂藏書室堂前鑿
大池幾十畝中有小山謂之蓬萊池南豎太湖三
大石各高數丈秀潤崎峭有名於時其後賈師憲
欲得之募力夫數百人以大木構大架懸巨絙縋

城而出載以連舫涉溪絕江致之越第凡損數夫
其後賈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此石臥泥沙中適
王子才好奇請買於官募工移植其費不貲未幾
有指爲盜買者省府追逮幾半歲所費十倍於石
遂復舁還之可謂石妖矣

北沈尚書園　沈賓王尚書園正依城北奉勝門
外號北村葉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背水極
有野意後又名之曰自足有靈壽書院怡老堂溪
山亭對湖臺盡見太湖諸山水心嘗評天下山水

之美而吳興特爲第一誠非過許也

章參政嘉林園　外祖文莊公居城南後依南城有地數十畝元有潛溪閣昔沈晦巖清臣故園也有嘉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翁作守多遊於此城之外別業可二頃桑林果樹甚盛濠濮橫截車馬至者數返復有城南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後廢出售於民與李寶謨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歸牟存齋

牟端明園　本郡志南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牟存齋園中有碩果軒大梨一株元祐學堂芳菲二亭萬鶴亭茶䕷雙杏亭桴舫齋岷峨一畝宮宅前枕大溪曰南漪小隱

趙府北園　舊爲安僖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子春谷文曜葺而居之有東蒲書院桃花流水薰風池閣東風第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內後依城城上一眺盡見其區之勝

丁氏園　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溪葢萬元亨之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二園而爲一後有假山及砌臺春時縱郡人遊樂郡守每歲勸農還必於此艤舟宴焉

蓮花莊　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雲百頃亦城中之所無昔爲莫氏産今爲趙氏

趙氏菊坡園　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爲趙氏蓮莊分其半爲之前面大溪爲修堤畫橋蓉柳夾岸數百株照影水中如鋪錦繡其中亭宇甚多中島植菊至百種爲菊坡中甫二卿自命也相望一水則其宅也舊爲曾氏極目亭最得觀覽之勝人稱

曰八面曾家今名天開圖畫

程氏園　程文簡尚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濠有至游堂鷗鷺堂芙蓉涇

丁氏西園　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之內前臨苕水築山鑿池號寒巖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國器劉行簡曾天隱諸名士皆有詩臨苕有茅亭或稱爲丁家茅菴

倪氏園　倪文節尚書所居月河即其處爲園池葢四至傍水易於成趣也

趙氏南園　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第相連處勢寬閑氣象宏大後有射圃崇樓之類甚壯

葉氏園　石林右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創在城之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　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霅因創此為游翔之地中有傑閣曰懷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　王子壽使君家於月河之間規模雖小然曲折可喜有南山堂臨流有三角亭苕霅二水之所匯苕清霅濁水行其間略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曉者

趙氏園　端肅和王之家後臨顏魯公池依城曲折亂植拒霜號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　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秋田二頃有清華堂前有大池靜深可愛

俞氏園　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為之俞氏自退翁四世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樂蓋吾鄉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詳見後已上皆城中園

趙氏瑤阜　蘭坡都承旨之別業去城既近景物頗幽後有石洞常萃其家法書刊石為瑤阜帖

趙氏蘭澤園　亦近世所葺頗宏大其間規為葬地作大寺牡丹特盛未幾寺為有力者撤去

趙氏繡谷園　舊為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曰霅川圖畫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趙氏小隱園　在北山法華寺後有流杯亭引澗泉為之有古意梅竹殊勝

趙氏蠶洞　亦趙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測聞昔有蜃居焉

趙氏蘇灣園　菊坡所創去南關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盡見太湖諸山

畢氏園　畢最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城三面皆溪其南則丘山在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　倪文節別墅在峴山之傍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為名中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塢　章南卿北山別業也有水竹之勝

韓氏園　距南關無二里昔爲平原郡從後歸余家名之曰南郭隱城南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峰各高數十尺當韓氏全盛時役千百壯夫移置於此

葉氏石林　左丞葉少藴之故居在卞山之陽萬石環之故名且以自號正堂曰兼山傍曰石林精舍有承詔求志從好等堂及淨樂菴愛日軒躋雲軒碧琳池又有嚴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隣有朱氏怡雲菴涵空橋玉淵故公復以玉淵名昔大抵北

山一徑産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間朱實離離不減閩中荔枝也此園在霅最古今皆沒於蔓草影響不復存矣

黃龍洞　與卞山佑聖宮相鄰一穴幽深真蛟蜒之所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旱禱之輒應真宗朝金字牌在焉在唐謂之金井洞亦福地名山之一也

玲瓏山　在卞山之陰嵌空奇峻略如錢塘之南屏及靈隱薌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張有謙中篆書於石上有石梁濶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傍有唐杜牧題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及紹興癸卯葛魯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平葉少藴題名章文莊公有詩云短鍤長鑱出萬峯鑿開混沌作玲瓏市朝可是無巉嶮更向山林巧用工

賽玲瓏　去玲瓏山近三里許近歲沈氏抉剔爲之大率此山十餘里中間皆奇石也今歲皆蕪沒於空山矣

劉氏園　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劉思忠所葺後亦歸之趙忠惠

錢氏園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爲之巖洞秀奇亦可喜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園　文簡公別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藏書數萬卷作樓貯之

孟氏園　在河口孟無菴第二子既爲趙忠惠壻居霅遂創別業於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凡十餘所

假山

前世疊石爲山未見顯著者至宣和艮嶽始興大役連艫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山匠或亦朱勔之遺風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弁山所出類亦奇秀故四方之爲山者皆於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衞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余平生所見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

家爲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餖飣而犀珠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覦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衆峰之間縈以曲澗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菟絲花紅葉碧潭旁橫石作杠下爲石梁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龜斑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皆爲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艮嶽

艮嶽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近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

黃及盧甘石雄黃則辟蛇虺盧甘石則天陰能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砲禍

趙南仲丞相溧陽私第常作圈豢四虎於火藥庫之側一日焙藥火作衆砲倏發聲如震霆地動屋傾四虎悉斃時盛傳以爲駭異至元庚辰歲維揚砲庫之變爲尤酷蓋初焉製造皆南人囊橐爲奸遂盡易北人而不諳藥性碾硫之際光焰倏起既

而延燎火搶沓起迅如驚蛇方玩以爲笑未幾透入砲房諸砲倂發大聲如山崩海嘯傾城駭恐以爲急兵至矣倉皇莫知所爲遠至百里外屋瓦皆震號火四舉諸軍皆戒嚴紛擾凡一晝夜事定按視則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楹棟悉寸裂或爲砲風扇至十餘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餘四比居民二百餘家悉罹奇禍此亦非常之變也

牛女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

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爲黃姑何耶然以星曆攷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則又以黃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盧辨析最爲精當蓋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有可怪者楊纘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繪

者綵霞絢粲數刻乃沒楊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可信耶

蕈毒

菌蕈類皆幽隱蒸溼之氣或蛇虺之毒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夷堅志所載簡坊大蕈及金谿田僕食蕈一家嘔血隕命六人丘本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得異蕈甚大而可愛獻之楊

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既而復賜靈隱寺
葷之器有餘瀝一犬過而舐之跳躍而死方知其
異而棄之此事關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兩事
併著爲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
菴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
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
死不汚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菴中尚藏日
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
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

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
守鄉光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鮑生姜巷民家
因出郊得佳蕈作羹恣食是夜鄰人聞其家擾突
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衆排闥而入則其
夫婦一女皆嘔血殞越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間尚
餘杯羹以俟其子適出未還幸免於毒嗚呼殆哉

呼名怖鬼

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
便止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荊沔之間童兒啼者
呼云楊大眼至即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
麻秋來即止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禳
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
中病瘧者寫其形帖床壁無不立愈

閩鄞二廟

嘉熙庚子歲先子爲閩漕幹官時方公大琮爲計
使特加禮敬一臺之事悉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
太尉祠頗爲鄉民所信並是投牒乞保奏再封額
時方久旱先子遂以牒云本路正茲閔雨神能三

日內爲霖當與保奏方公笑語吏鬼曰汝可以運
幹所擬白之於神吏敬錄其語往祠所焚之次日
大雨連雨晝夜境內沾足遂從其請竟獲封侯而
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刻梓書其事
鬻於市焉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以貢士院燬甚遂
一新之院內舊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
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汙濁
不堪用監修判官周頡及吏鬼賴良者白曰土神
廟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既與院中無所妨欲姑存

之先人設答云神若能令二井清泠則可官吏因往白太守語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試命汲之清泠佳泉也於是併爲葺其祠焉此二事余所目擊

健啖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

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釂繼以金柈捧籠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均役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云君能尚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進數勺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腹間砉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迸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曰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踧踖起對曰某不幸抱飢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科舉論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謂皆省殿試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壽皇宣諭云

朝廷用人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溫叔唯唯而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略謂近世取士莫若科場及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能爲之又何足分輕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高下但以分數取之眞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嘗有黜落者盡以官賞命之才與不才者混矣是科場取士之弊也夫用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審至於悚姦私壞綱紀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

此人中高第眞佳士也然不考其才行如何孔聖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爲難今則不然以高科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之長短乎夫監司郡守繫民之休戚今以資格付之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陛對既無過人之善粗無凡猥之容則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覆軍者皆未嘗誅戮之雖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啓誓六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羲和廢厥職猶征之曰以干

先王之誅況掌邦邑軍師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爲官擇人不失其所長懋賞立乎前嚴誅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勉乎此更勤夙夜以懋庶績豈不休哉初宜示溫叔色變上曰不謂卿等趙奏曰迅雷風烈雖不爲孔子而孔子色變者畏天怒也異日上復宣諭曰朕所著科舉論或以爲過或以爲是以爲過者史浩也以爲是者閻蒼舒也浩極長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閻蒼舒趨事赴功

之人也故贊朕以爲是劉子宜遡言亦云塢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節公之言曰不爲俗學所累者可與言理道焉

薦楊誠齋

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爲中書舍人楊文節萬里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公留錄黃欲繳却當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倪公答云賢者去國公論以爲不然既辱寵喻不

敢復繳却當別作商量也楊公即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云死無良贖幸公哀我得併別作商量之說免之尤荷公孫黑辭職既而又使子爲卿子產惡之至怒至叩不勝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也然倪公竟入劄留之云臣聞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剛與狂狷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爲其挺特之操可與有爲賢於柔懦委靡患得患失者遠矣若朝廷之上得如此三數輩可以逆折奸萌矯厲其

臣爲益非淺竊見秘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絕人乃若剛毅狷介之守尤爲難得夫其遇事輒發無所顧忌雖未盡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國家至惓惓也向來勸講東宮已蒙陛下襃獎陛下踐祚首賜收召晉登册府士類咸以爲當今甫踰年遽爾丐外朝廷以職名灣節處之不爲不優然而公論以爲如萬里者不宜遂使去國錄黃之下臣始欲繳論又爲念朝廷此命本是優賢雖已書行而於臣愚見猶欲陛下改命留之蓋萬里再

入修門未爲甚久儻朝廷以尊賢爲意喻之小留萬里感荷君恩豈能復以私計爲辭云云蓋二公相知極深也後二十年楊公已亡倪公得復當時手簡不忍棄之遂自錄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潢成卷親敘其事於後攻媿樓公嘗跋之云東坡賦屈原廟云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誠齋有焉昌黎留孔戣事雖不行陳義甚高誠齋有焉尤爲確論亦可槩想前輩去就之道交情之厚也

王小官人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群盜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負小笈扣湯所居湯遽詢誰何則自通爲鄂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憩辭云觀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擬假一力負至東陽鎮問渡湯疑有他遂擇其徒驅黠者偕往俾偵伺之自離城闉遇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酒徒耳凡七十里抵鎮郵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喧

呶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客扣同行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造臥所則亦扶頭客問湯來彊披衣扣所以至湯設以他語答之客笑曰得非疑其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証且曰雖然或有他故願効區區湯囁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夜來總所有大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司立限搆捕嚴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

或可徵神物之庇耳湯哂其醉中語荒誕不復詰力邀同還抵家謾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皆粲然橫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爲神方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化蝶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於江氏傍竟日乃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未能割戀於少妻稚子故化蝶以歸爾

李商旾作詩記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栩栩蝴蝶飛山川阻深網羅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諫議知鳳翔旣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宇蔟蝶無下足處官府弔奠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踰月方散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窗戶間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眞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吹徹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也

玉環

楊太眞小字玉環故今古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李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覷阿環荆公詩云瑤池森漫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興弄溟渤則是以西王母爲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使女與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耳

谻書稽書

隆州跨鼇李先生老儒也嘗著書名之曰谻書張行成跋云方言曰谻倦也丁度謂字或作谻故司馬相如云谻極倦谻釋云倦谻疲憊也蓋樂其倦游不希時用也樓攻媿云嘗考之集韻二十陌有谻字與劇同音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耳然說文解字無谻集韻谻胡官反從谻亭名在上谷從嶽官切說文解字谻其虐切相踦谻也二字若不類俗書足以相亂谻從山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欽宗兼名三十六號止是亭名別無

義可取谻從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
理卻綌皆從谷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丮居逆切
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爲丮執孰等丸恐筑之
几皆從丮俗書與丸几無別相如上林賦曰徼谻
受詘曰窮極倦谻俱音劇倦疲徼而說文谻字徐
楷通釋亦引上林賦徼谻受屈謂以力相踦角徼
谻而受屈也谻渴極切谻其虐切聲亦相近疑卽
谻字踦巇之書不應取踦谻之意義正用方言上
林賦倦谻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詳考及此因併

及之又余檥自著書以擬太玄潛虛命名檥書以
八起數檥字之義亦未易曉攷媿嘗爲攷云說文
解字二字部亟敏疾也從人從口從又從二二天
地也去吏反徐楷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
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气至切集韻於去
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檥
爲檥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𣗥極檥搕以此備三
才故用之亦務奇故又加廾第未知葢字止用集
韻爲據惟復別見他書復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

也當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從去聲爲正余巽二
公名書之僻嘉前輩考訂之精故併書之以俟問
奇字者

乘槎

乘槎之事自唐諸詩人以來皆以爲張騫雖老杜
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
句按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物志
云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賫糧乘槎而去十餘月
至一處有織女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

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
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指爲張騫也
及梁宗懍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騫使大
夏尋河源乘槎見所謂織女牽牛不知懍何所據
而云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
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月周天名貫月
槎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然則自堯時已有此槎
矣

游月宮

明皇游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為羅公遠而有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為葉法善而有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錄則以為游廣陵非潞州事要之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鄭仙姑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已酉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刲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女出汲井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於朝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里為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人明年苦旱軍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義立為宰頗疑其有他因閱故牒審遺縣胥康其事道新建縣有闕氏者雇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異因呵牙儈訊即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婚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旁邑乃設為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為此耳昌黎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此類也耶

寡欲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聖賢拳拳然以欲為害道可不慎乎劉元城南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

以貽親憂奈何翁以絕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乖崖至撫劍自誓甚至以父母影象設之帳中若蓋其初未始不出於勉強久乃相忘於自然甚矣欲之難遣也如此坡翁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嚙雪啖氈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然不免與胡婦生子於窮海之上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臘放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兒悴小人知體敝於

色乃能一旦感悟開闔放妓盡天下事勇決爲之乃可進道余少年多病間有一二執巾櫛供紉浣者或歸咎於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獲亦復不留然猶未免時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復以前說戲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雖然戲之者所以愛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覺四十九年之非其視秀惠温柔不啻伐命之斧鴆毒之杯一念勇猛頓絕斯事以徼晚年清淨之福閑閤焚香澄懷觀道自此精進不已亦庶乎其幾於道矣然則疾疢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

芍藥

韓昌黎詩兩廂鋪氍毹五鼎烹芍藥註引上林賦註云芍藥根主和五臟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亦曰芍藥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鷃香稻鮮魚以爲芍藥服虔文穎文儼等解芍藥或亦不過稱其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煑之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註載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答曰芍藥一名將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下有芍藥之詩正用此義而註之中僅引贈之以芍藥之語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酌略廣韻中亦有二音

三建湯

三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

比見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之風虛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主之此說亦似有理復因觀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異形而同出茲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爲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是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楊凝式僧淨端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

受寺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爲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揚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迎曙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錄載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游後苑乘小輦向東欲登城堞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

即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忠愍雜説載哲宗朝常創一堂退繹萬幾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制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即大位又晁無咎雜説言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爲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爲未安復改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已上數説未知孰是

白帽

管寧白帽之説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常著皁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著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䍦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帢白帽之類通爲慶弔之服古樂府白紵歌云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杜詩光明白

氎巾當念著白帽采薇靑雲端白樂天詩云靑節竹杖白紗巾然則古之所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緦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縞紵罔不得言吉者雖布縞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爲贈則亦何忌之有漢高帝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人多忌諱喪服往往求殺今之薄俗蓋有以縞紵爲緦功者矣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送刺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於上使一僕遍投之俗以為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已刺盡易之沈僕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吳刺也異日合併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為笑談然頃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與此相類恐吳効之為戲耳又雜說載司馬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為之滎陽呂公亦言送門狀

習以成風既勞作偽且疎拙露見可笑則知此事由來久矣

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

簡槧

簡槧古無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荊公其後盛行淳熙末始用竹紙高數寸闊尺餘者簡版幾廢自丞相史彌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薦必先呈副封以越薄紙書用簡版繳達合則緘還否則別以紙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易之以應課習以為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和仲因對首言之有云槖會稽之竹囊括蒼之簡正謂此也又其後括蒼為軒樣紙小而多其層數至十餘冊者凡所言要切則用之貴其卷還以泯其迹然既入貴人達官家則竟留不遣或別以他槧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官皆用蠲紙自理宗朝亦用黃封簡版或以象牙為之而近臣密奏亦或

用之謂之御槧蓋亦古所無也

人妖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懽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置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穢汙筆墨不

復記載乎嘗考之佛書所謂博叉半擇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遺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劇妒變半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云男女二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眞形圖所載心房一星皆兩形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

脈應胗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四韓

或云韓信爲呂后所殺韓通爲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於婦人之手亦異矣

韓彥古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慮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爲諫議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密甚恐所以中之范門禁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閒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既破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捽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請謁嘗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

延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拳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強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常欲略觀不可得仁甫聞其言審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審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

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卽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覩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錄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媿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寵玩世狡獪每若此今之官吏亦有過此者

松五粒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

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鬚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點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陽雜俎云五粒者當言鬣自有一種名五鬣皮無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鬣也

唐重浮屠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此已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又可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爲異也

葖

今成都麵店中呼蘿蔔爲葖子雖曰市井語然亦有謂按爾雅曰葖蘆萉也郭璞以萉爲菔俗呼雹葖先北反或作葍釋曰紫花菘也一名葖蓋其性能消食解麵毒談苑云江東居民歲課藝初年種

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次年種蘿菔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見其能消食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人食麵駭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蘿菔曰賴有此耳洞微志載齊州人有病狂歌曰五靈葉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菔火吾宮後遇道士作法治之云此犯天麥毒按醫經蘆菔治麵毒卽以藥并蘿菔食之遂愈以其能解麵毒故耳

乞食歌姬院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為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畫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發令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發令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袁彥純客詩

袁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既以才猷自結上知遂繇文昌躋宥府淺淺乎柄用矣適誕辰客有獻詩為壽云見說黃麻姓字香且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老欲彌刑鼎豈堪金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孫伯宗刑鼎指薛益以金科賜第仙翁指葛時巳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既傳史闖惡之旋即斥去

長沙茶具

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縷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為之以進上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為也因記司馬公與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以往溫公以紙為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之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二公見此當驚倒矣

真西山入朝詩

真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來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謂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為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童馬入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為一義繼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所言為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市井小兒囂然誦之上有投公詩云先生紹道

統輔翼聖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愚民無知乃欲以瑣瑣俗吏之事望公雖然負天下之名者必負天下之責楮幣極壞之際豈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責望者不亦過乎公居文昌幾一歲泊除政府不及拜而薨

趙子固梅譜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善墨戲於水仙尤得意晚作梅自成一家嘗作梅譜二詩頗能盡其源委云逃禪祖花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閒菴紹逃禪得其

蕭散之布置回視玉面而鼠鬚已見工夫較精緻枝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來端若爾所傳正統諒末節拾此的傳皆僞耳僧定花工枝則粗夢良意到工則未女中却有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可憐闘名不識面亦有江西畢公濟季衡庬醜惡拙祖襲到雪蓬濫觴矣所恨二王無臣法多少東鄰擬西子是中有趣豈不傳要以眼力求其旨踢鬚止七莖則三點眼名椒稍凡尾枝分一疊墨濃淡花有正背多般蘂夫君固已悟筌蹄更說偈言甚

亦贅誰家屛幛得君畫吏以吾詩跋其底○濃寫花枝淡寫梢鱗皴老幹墨微焦筆分三踢攢成瓣珠暈一圓工點椒摻綴蜂須凝笑臉穩拖鼠尾施長梢盡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襯時明掩映水波浮處見飄飄黃昏時候朦朧月清淺溪山長短橋閒裏相逢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皪明非畫軸上縱橫不是描頃覺坐來春盎盎因思行過雨瀟瀟從頭總是揚湯法拚下工夫豈一朝

筆墨

先君子善書體兼虞柳余所書似學柳不成學歐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諺所謂不善操舟而惡河之曲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觀前輩善書者亦莫不於此留意焉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韋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字方寸千言章永善書

而妙於筆故予敬稱爲奇絕漢世郡國貢兎惟趙爲勝歐陽通用狸毛筆皇象云宜揹毫筆委曲宛轉不叛散嘗滑密沾污墨須多膠紺髮者如此逸豫余日手調適而歡娛正可小展武世惟米宗父子及薛紹彭留意筆札元暉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筯哺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意於此獨率更令臨書不擇筆要是古今能事耳

辨章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

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便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來牟

今人呼小麥麪爲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廣雅云牟爲大麥來爲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大麥牟也牟大也牟一作麰周之所受瑞麥來牟即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爲麪則溫麪則熱麪則冷

父客

世稱父之友爲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傳外黄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問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誤著祭服

余爲兩局嘗祠禱充奉禮郎兼大祝同行事官有老謬者乃加中單於祭服之上而以蔽膝係於背

間一時見者掩鼻忍笑不禁幾致失禮竟爲監察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載元符間有太學博士論奏云自來冠冕前仰後俯此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差誤哲宗顧宰臣笑曰如此等豈可作學官可與閑慢差遣遂改端王府記室未幾感會龍飛遂擢序云

向胡命子名

吳興向氏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嘗訪名於客

長曰渙次曰汗曰乞古水字也父不以為疑也他日有連呼其名曰渙汗水方悟為戲已又胡衛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音蕩蓋悉從宀其後悼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為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為語病也寬後為京僉宕則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得一官以賍敗

賈母飾終

甲戌歲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賈似道母秦齊兩國賢壽夫人胡氏薨特輟視朝五日賜水銀龍腦各五百兩磬錘五百枰特贈秦齊國賢壽休淑莊穆夫人擇日車駕幸臨奠差內侍鄧惟善主管斂葬特賜謚柔正遂特起復仍舊職任仰執政侍從詣府勸勉就圖葬於湖山且令帥漕州司相視展拓集芳園仁壽寺基營建治葬於內藏庫支賜賻贈銀絹四千疋兩又令户部特賜賻贈銀絹二千疋兩皇太后殿又支賜賻銀絹四千疋兩又令帥漕兩司應辦葬仍存胡夫人在日請給人從又

賜功德寺額為賢壽慈慶以雍熙寺改賜永免科役似道皆辭之執政侍從兩省臺皆乞勉留元臣遂降詔賈似道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似道八疏控辭皆不允又令兩司建造賜第於城中初擇六月初九日安厝以急於入覲遂令趲前於五月九日安厝又令有司於出殯日特依一品例給鹵簿鼓吹仍屢差都司劉黻李珏梅應發致祭併趣赴闕於出殯日特輟視朝一日又差樞密章鑑祭官陳過前往勉諭回朝合郊又命浙漕及紹興府守臣辦集船隻祇備師相回闕又命有司照禮例候師相回朝日百官合郊迎又依所奏將紹興府公使庫徑行撥賜又令內臣梁大原賜銀合香藥又令兩司踏逐建造賜第凡九處楊府清隱園李府家廟夏府中酒庫十官宅大王宮舊秀王府舊景獻帝府御廚營又命福王諭旨趣之至五月二十二日始過江還湖曲私第至六月盡白日之制復以疾作給朝參等假十日展轉遲回至七月初八日度宗違和求草澤赦死罪初九日宣遺詔十

一月除王綸左丞相章鑑右丞相太史選川來年正月二十三日起攢二月初三日發引三月十三日掩攢至十二月十四日北軍透渡遂改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攢二十八日發引總護使改差章右相降制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依舊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賈相特喪起復辭免虛文汩汩殆無虛日如此三閱月內外不安而國事邊事皆擱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透渡自此喪亂相尋無復可為矣悲哉

癸辛雜識　前集四十九　汲古閣

孝宗行三年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自漢文短喪其後時君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無以為非者惟孝宗皇帝行之獨斷一旦復古可謂孝矣李氏雜記嘗書其事甚略今擬當時始末於此以益國史之未備云高宗之喪既易月孝宗嘗諭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之服自不妨聽政丞相周必大入奏上服縗絰嗚咽流涕奏及喪服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必大奏晉武雖有

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宮[illegible]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illegible]必大奏記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後[illegible]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至小祥祭奠上不變服必大奏聖孝過哀猶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不忍俟過大祥商量既而必大又奏禮官莊[illegible]三年恐難行於外庭今祥禫在邇乞付外施行樞密施師點奏曰百日

癸辛雜識　前集九十　汲古閣

之制其實不可行正將正月人使朝見上云朕自所見必大奏陛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喪之失而陋晉群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銳意復古非聖孝高明曾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採千餘載之弊會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論喪服六事凡八千言朕讀甚久極合上意知閤張嶷奏已展正引劄[illegible]下清臣奏讀如初久之嶷又云簡徑奏事上見之令勿卻已而甚久嶷前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讀覽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閑廢今不

柱矣於是上意益堅一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袂曰此已易用布不太細否必大奏曰陛下獨斷行三年之喪均是布衣何細也且光堯初上仙陛下便有此意而群臣不能將順致煩聖慮所謂其臣莫及足以垂訓萬世矣至今哭祭迎祔太廟內批朕昨降指揮欲縗絰三年緣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之經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徑行三年之服焉

施行韓震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賈平章似道督府出師時平昔愛將已有叛去者賈聞之氣大餒臨行與殿帥韓震京尹曾淵子約曰或江上之師設有蹉跌即邀車駕航海至慶元吾當帥師至海上迎駕庶異時可以入關以圖興復且留其二子於震家使倉卒可以隨駕時省吏翁應龍實知其謀至二月二十日督府潰師於魯港翁應龍得罪下獄翁謂曾尹曰平章出師時分付安撫道甚麼來如今却來罪應龍何也於是淵子語塞而震亦不自安會似道以蠟書至韓趣爲遷避其間有云但得趙家一點血即有興復之望震得之即其中狀親攜蠟書白堂白參陳丞相宜中遂奏之太后宮中爲之震動時都民戚里官寺往往皆欲苟安疑惑撼搖且之爲賊宜中本爲似道所引至是與編修官潘希聖謀一反賈政專以固守爲說震不察其意乃堅持遷避之策三月朔日宜中召震會議於第五府先已差天府増級廁信等數人以擬之及震至門

闔即以鐵撾擊其首韓曰相公不當如此陳答曰此奉聖旨韓猶以坐椅格之遂折其足脛而斃之遂自後門舁出揭其首於朝天門省史劉應韶即以黃榜自隱櫺中遞出張掛慰諭一行將士謂罪止誅其首餘命彭之才総其軍馬其隨行親兵賜銀二萬兩十八官會二十萬貫各補兩官殿步馬司制領將官等并諸軍官兵共特賜十八官會一百萬貫兵各補兩官其日坐中惟文及翁僉書及曾淵子在焉淵子同嘗領遷避之謀聞變而無人

色繼而得免而出自慶再生行至通蜀復有呼召
倉杜而入自分必死口噤幾不能言及至乃處分
他事耳劉應韶以徵倅貫顧信補承信郎繼而潘
希聖入察行且登用未幾疽發於足日見韓在左
右不數日而殂身後以從官賞之潘字養蒙永嘉
人及北軍既入宜中乃挾二王航海而去然則賈
韓之誅是非果何如耶後之秉筆削者當有以任
其責乎

唐宋末諸家小說多稱某年蓋祖五柳先生
但書甲子之意以自寓其悲憤云別有似紀
年而寔紀地者如許用晦丁卯集周草窗癸
辛雜識之類是也余向酷嗜是書可與芥隱
筆記南邨輟耕錄並傳苦坊本舛謬嘉閒康
侯峨正本見示亟梓以公同好載吳興園圃
不媿洛陽名園記讀至趙子固梅譜二詩因
取余家所藏子固四香畫卷展閱一過筆筆
寫生在阿堵間所謂畫中有詩也花光逃禪
二老不得專美矣跋尾有仇遠詩云淡墨英
英妙寫真一花一葉一精神餘香曾入廬山
夢遺佩如行湘水春小白綴珠還勝雪粒黃
承襪不生塵老僧懶作浮華想空谷猶疑見
似人錢良右詩云名卉交加迥絕塵芳香秀
色映清真茂華相對空山晚不羨長安桃李
春令弁陽老人見之當亦採入集中矣虞山
毛晉識

癸辛雜識後集目錄

理宗初潛 魏子之謗
徽宗梓宮 成均舊規
光齋 諸齋祠先輩
學規 太學文變
兩學暇日 學舍宴集
三學之橫
賈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
祠神 簿錄權臣

韓平原之敗 馬相法國
荔枝梅花賦 金龜耕瑞
許占寺院 髯屬野
短小精悍 綱目用武后年號
游閱古泉 種竹法
律文去避來 瘞塋中仰藥
先君出宰 向氏書畫
誤書廟諱 修史法
過癩 十二分野
吹雲 故都戲事
馬裕齋尹京 賈廖刊書
賈廖碑帖 濟王致禍
十三故事 舞譜
知州借紫 記方通津
大父廉儉 斷橋
饋送壽物 桐蕈鰒魚
縱囚 趙孟桂
紫紗公服 諱者

祕閣 雅流自居
張氏至孝 五行問色
杓字義 連枷
正閏 荀卷倩陸象山
大行 龍有三名
押字不書名 蕞蘊
五月五日生 度宗祔廟無室
徐霖登第 私取林竹溪
吳益登對 朱王二事相同

方珠
禁男娼
三山詔歲舉送

張約齋傭者
趙春谷斬蛇

癸辛雜識後集目錄終

癸辛雜識後集

宋　弁陽　周密　輯
明　海隅　毛晉　訂

理宗初潛

穆陵之誕聖前一夕全夫人欲歸東浦母家榮文恭王時侍炙闘縣尉遣僕平某者即平懷使之父也肩黑神轎與之同往時天尚未曉啓門則見甲士盈門意謂過軍亟驚入報尉曰軍行自應由上塘何緣至此遂出觀之了無所覩方艤小舟欲登忽有大黑蛇有兩小角壓船舷而卧船爲之側疑其有異遂不復往未幾誕男即理宗也小字烏孫以蛇異也其初被選也史衛王當國先命趙宗丞希言與擇之併選宗室子與號十歲已下者各與課算五行於是就其中選到十人（理宗[illegible]）尚上時侍郎王宗與擇其九星指理宗稱王十一命謂衛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於是理宗改訓與莒稱王改訓與芮蓋取二國以爲名也始下大宗正司盡召十人時入和尚仰禹領宗司皆伺于王府

土地祠久之皆餓遂就市肆呼麪方及門而仆殭地眾方餒甚交責之獨穆陵凝然略不變色反以言慰藉之史相聞其事遂大異之既而私引入書院中試令寫字即大書朕聞上古衛王楪而起曰此天命也於是立儲之意已定云

魏子之謗

魏峻字叔高號方泉娶趙氏乃穆陵親姊四郡主也[illegible]八庚午歲得男小字關孫自幼育於紹興之甥館實慈憲夫人之愛甥也慈憲每於禁

中言其可喜且爲求官穆陵以慈憲之故欲一見而官之遂俾召至皇城法凡異姓入宮門必懸牌於腰乃可惟宗子則免此一時權宜遂令假名孟關以入見焉時度宗亦與之同入宮欲其故遂仍爲魏太子之說既而外廷傳聞浸廣於是王伯大吳毅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魏紫姚黃之傳其實則不然也關孫後溺死於榮邸瑤圃池中魏洪則白地以繼關孫之後焉當吳毅夫爲相日穆陵將建儲矣不然之欲別立汗邸承宣專任方甫以通殷勤矣以弗去國紹陵既爲皇子嘗遣人候於汗邸欲殺之方知之乃自後門逃去後爲謝常捕之送兵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親聞之穆陵云

徽宗梓宮

徽宗欽宗初葬五國城後數遣祈請使欲歸梓宮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緦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者幾人費於官爵者大不貲先是選

人楊煒貽書執政李光以眞僞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曾統乞奏命大臣取神櫬之下者斷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袞冕翬衣於槨中不改斂遂從之近者楊髠盜諸陵於一陵梓宮內略無所有或云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燈檠一事耳當時已逆料其眞僞不可知不欲逆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蓋二帝遺骸飄流沙漠初未嘗還也悲哉

成均舊規

成均舊規後來不復可見矣濅古所知者數則於此亦可想見當時學校文物之盛庶與日復古或有取焉大學私試以孟仲季分爲三場或可成無暇則併在歲晚有八試則無私試試爲監中可成命題就差學官充考校封鎍之職不復經由朝廷至第三日即揭曉每十人取一孤經則二三人亦取二名第一等常缺第二等謂之放等魁當三分第二名二分半第三等魁二分承從第二三取起與一分第一第三一分半第四第五一分三薦條

並一分太學公試遇省試年則在省試後二月下旬凡引試二日（經賦一日論策一日）非省試年分則隨銓試後引試係朝廷差官士子則糊模入試大約七人取一第一等鈌第二等約二十人取一餘約七人取一第四第五並一分公試魁縱不該升補他日登第亦是部注教官若二名前例是教官有外校次年公試中第二等謂之入等升又謂之正升或外舍成校人前一年已中第三等本年再中第三等謂之本等升或外舍成校定人前一年中第四

等本年中第三等謂之進等升若先在三而今在四謂之退舍不能成事此外又有追補法前一年或不成校本年忽中公試第二等名爲入等却用本年私試二場並得如中魁亦當一場謂之追升可以陳乞追升內舍或止中兩場則無用又前一年外校入分以上或優本年公試不同得失得之升榜若下就試者非內舍校定以升補做內舍校定者一年止有兩試一試中則又試兩試若一年兩試俱失謂之折脚不復試第三試以三試不中

則當退舍每年二十一人或於內有未升上舍而過省者或有事故若許二十一人之後分數少者依資次來辭校如正升內外舍人亦用狀射其人已成事鈌新升內舍一年無兩升縱當年上舍試入優止理爲內舍校定不可升上舍內舍一年無三色試已試公試者不許赴私試已試私試者不許赴公試上舍試每三人取一人優等上人（試者）（係各一等）通榜魁十分亞魁各九分餘七名並八分平六分內舍未有校定本年中舍平等者理爲內校

升補上舍有三等內舍平校試舍試平等或內舍優校不中上舍試或有季無校定試入上舍試優等亦與隨榜升補下等上舍謂之亦脚升其升補名字依上舍試榜資次爲舍試壓公試內舍新升及無季人雖中舍試只作內校分數然舍試一中優等八分平等六分五名以前又有加分盡可趕優試前一年已有平校本年有平等上舍試入兩中舍試平等已上謂之俱平或一優一否皆爲下等上舍謂如內舍平校人試入上舍優等當舉免

省到殿元有求免人理作升甲用已升甲者升名謂之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謂如內舍優校人又中上舍試優等以優中擬皆是釋褐不拘名數先賜進士出身謂之上等上舍法注教官續有此附黃甲第三人恩例注推官自方煕孫始當年間有內舍優校（內優之人當年積八分已上名可成舍試次年分已上名不可成）偶舍試當年分人多亦止以三人爲限等四名縱積十分亦不理若以優中優則謂之兩優狀元其試兩年一次率在季秋聖旨差官命極難之題重於省

試優校赴舍試如不中守三年後徑到殿中不即免省到平校人赴舍試中優即赴殿自甲子年後上舍人多陳乞解褐出身不到殿應當舉免解次舉免省赴殿謂之待年若本自免解謂之兩免相沿此學法也或本未免解當年實請免謂之請免相衛並相衛免省赴殿國子生寄理法國子生補入者升補內舍謂之寄理內舍升補上舍謂之寄理上舍未許行正食止借一日食而已升中等下等上舍合後到殿者未許到殿直待元牒主補外

方理爲正行食及許到殿以此牒官有請一月或半月暇者蓋欲其早成事故耳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舍徑到殿試特旨徑行解褐釋褐恩數成而優者謂之狀元擇日於崇化堂鳴鼓集衆諸生兩廊序坐學者穿東立堂上狀元亦襴幞立同舍班俟揖揖訖詣堂下香案前面東南望闕謝恩跪受勑黃再拜次入齋換公裳其所換下之衣盡爲齋僕持去以利市再至爲階上而西北再拜謝恩畢與學官同舍

講拜者再次詣忠文廟次詣直舍通門狀謝學官亦止稱其齋學生再拜遂歸本齋兩拜次詣諸齋謝亦稱同舍生不書齋名禮畢到堂上換衫帽與學官相見交賀監中備酒七杯次本齋三杯訖臨安府差到客將備轎馬從人差帽迎至祥符寺狀元局凡學夫齋僕以次平日趨走之人皆以大小黃旗多至數百面呵喝狀元與唱名一同遂擇日謁先聖其局錢酒支用並天府應辦次日謝宰執臺諫然後部中送缺初任文林郎節察推官觀殿

試第三人恩例謝宰相用啟事見主司有拜禮太學解試與舍試無相干太學十人取三人若參未滿年七人取一人係不滿年太學生升補一請求免已經特恩正免又一請者亦免曾於方州請舉不改名者謂之帶胎入學與時於學中請者亦免在學三十年公私試曾一中者永免在學曾一請後二十日永免太學解試都魁雖不升舍將來在第亦許升甲部注教官

光齋

太學先達歸齋各有光齋之禮各刻于齋牌之上宰執則送真金碗一隻狀元則送鍍金魁星杯柈一副帥漕新除各齋十八界二百千酒十尊

諸齋祠先輩

太學諸齋各祠本齋之有德行者存心齋果行齋並祠栗齋鞏豐循理齋祠慈湖楊簡果行齋祠梅溪王十朋菊坡崔與之

學規

學規五等輕者關暇幾月不許出入此前廊所判

也重則前廊關暇監中所行也又重則遷齋或其人果不肖則所遷之齋亦不受又遷別齋必須委曲人情方可直須本齋同舍力告公堂方許放還本齋此則比之徒罪又重則下自訟齋則比之黥罪自宿自處同舍亦不敢過而問焉又重則夏楚屏斥則比之死罪凡行罰之際學官穿秉序立堂上鳴鼓九通二十齋長諭並襴幞各隨東西廊序立再拜謝恩罪人亦謝恩用一新參集正宣讀彈文一集正權司罰以黑竹篦量決數下大門甲頭

以手對衆將有罪者就下堂毀裂襴衫押去自此不與士齒矣

太學文變

南渡以來太學文體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人謂之乾淳體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萬里首易自成一家文體幾於中復淳祐甲辰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即可以釣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東謝思熊瑞諸人倡爲變

體奇詭浮艷精神煥發多用莊列之語時人謂之換字文章對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澆等語以至于亡可謂文妖矣此則有商量

兩學暇日

太學上巳暇一日武學則三日清明太學三日武學乃一日殊不可曉

學舍燕集

學舍燕集必點妓乃是各齋集正自出帖子用齋印明書仰弟子某人到何處祗直本齋燕集專有一等野貓兒卜慶等十餘人專充告報欺騙錢物以爲賣弄生事之地凡外欲命妓者但與齋生一人相稔便可借此出帖呼之此事不知起於何時極於無義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

三學之橫

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諭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君時相略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受賂豪奪

庇姦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閽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非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卹行之亦未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爲敵重修丙辰監令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於大猷實有題名之石磨去以爲敗羣之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餽給增

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迺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懲嵩之之不敢為似道之不敢輕治乃監大全之無能為至彭成大之為前廊竟擯為平日之贓決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過人者

賈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

似道誤國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數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廢也外戚諸謝惟堂最深嶮其才最頡頏難制似道乃與之日親狎而使之不疑未幾不動聲色悉皆換班堂雖知墮其術中然亦未如之何矣北司之最無狀者董宋臣李忠輔前是當國者雖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禍似道談笑之頃出之于外餘黨懾伏惴惴無敢為矣學舍在當時最為橫議而啖其厚餌方且謳盛德贊元功之不暇前廡一得罪則黥決不少莫敢少非之福邸帝父也略不敢以邪封墨勑以丐恩澤內庭無用事之人外閫無怙勢之將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凡此數事世以為極盛而似道乃儼為之謂之無才可乎其所短者專功而怙勢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學旌別高科之名而專用一等委靡迂緩不才之徒高者談理學卑者矜時文略不知兵財政刑為何物垢面弊衣冬烘昏憒以致靡爛漸盡而不可救藥此皆

不學而任術獨運而諱言之罪也嗚呼古人以集衆思廣忠益為相業真萬世之名言也歟

祠神

太學除夜各齋祀神用棗子荔枝蓼花三果蓋取早離了之讖過出湖則多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東坡和靖為落酥林故也可發一笑

簿錄權臣

前後權臣之敗官籍其家每指有違禁之物為叛逆之罪若韓侂胄家有翠毛裀褥虎皮及有織能

男女之衣及有穿花龍團之類是也近世籍賈似道至以籍御書龍團錦襖之類爲違法此則大不然蓋大臣之家平日必與禁苑通往往有賜與帝后之衣淵之御退衣服皆織造龍鳳他如御書必藉以龍錦又何足爲異余妻舍有兩朝賜物甚多亦皆龍鳳之物至於御退羅帕四角皆有金龍小印凡數十枚亦皆御前之物諸閤分遞相饋無足怪者今若一切指此爲違法恐不足以當其罪適足以起識者之笑耳大臣誤國其罪莫大以此爲

罪死魄游魂不得而逃若借此以重其罪則恐九原有知反得以有辭耳昔侂胄敗抽其黨於大理獄獄吏加以不道欲以違法諸物文致之大理卿奚遜明其不然曰侂胄首竊權自有定罪若欲誣之以叛逆天不可欺也惻堂無以奪其議

韓平原之敗

韓平原被誅之夕乃其寵姬四夫人誕晨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更方散大醉幾不可起幹辦府事周筠以片紙入投云聞外間有警恐不佳乞關閉門

免朝韓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取瑞香番羅衣一襲衣之登車而往旋即殿司軍已圍繞府第矣是夕所用御前樂部伶官皆閑置於內餓餓三日始放去時趙元父祖母蘄國夫人徐氏與其母安部頭皆在府中目擊其事其後斥賣其家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爲小包包爲價若干時先妣母謾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人弊鞋也方恚悵以爲無用欲棄之疑其頗重則內藏大北珠二十粒蓋諸婢一時藏匿爲逃去之計

適倉皇遺之云耳

馬相去國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陽馬公廷鸞字翔仲以翻胃之疾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棘矣以皆其病危不可即途遂出寓於六和塔余受公知聞日必出關之時公偃仰小榻索無聊妾止一村僕煮藥其傍皆淒然謂余曰吾家素貧少年應南宮之試止草履襆被而已一日道間餒甚就村居買螺螄煑泡蒲囊中冷飯食之遂得此疾旣無

力治藥朋友憐之者以二陳湯服之且令赴試冒
冒省魁後為兩制日疾復作將旨復以丁香佳果
飲亦三兩服即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皆行
後來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廟堂分量極矣過矣今
疾復作而衆藥不效勢無生理必矣所恨者將帝
日異無以報國為不滿耳因泣下數行然賈師憲
終疑其託疾引去欲相避者因奏知自出關訪問
之真實屬之也及見其骨立羸然乃始驚曰碧梧
乃真病也次日奏聞以大觀文知鄉郡以榮其歸

且特賜東閣祕器以為沿途緩急之備公卿日與
疾以歸及還番陽疾乃安閱月而全愈未幾以吳
堅為相是冬北軍渡江督府軍潰而國隨以亡矣
使公不病病不亟則位不可釋位不可釋則奉重
狩北之責公實居之今乃以疾而歸歸而疾愈安
處山林著書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後薨此非天相
吉德曲為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嘗自著番陽遺老
傳及門人所述年譜備載出處之詳茲不贅云

荔枝梅花賦

唐舒元輿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為
人乎斯人信丈夫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
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但
問其所賦之旨何哉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
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
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
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為人也二序意同
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耶
然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

其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
偽者也

金龜稱瑞

真宗東封回至兗州回鑾驛章慶榆酺賜輔臣觀
王旦宴於延壽寺行舍道集遊龍衣使大如榆
莢丁謂以獻上命中使齋示羣臣余為是倉時侍
老大夫為建寧漕屬官屬後多黃芩小問多有此
物有甲能飛其色如金絕類小龜小兒多取以為
戲初非難得之物也鶴相蓋後而欺君乃遂指以

爲祥瑞載之史冊眞可發後世一笑也

許占寺院

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衆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夫許占寺宇之命今將趙忠簡居越之能仁趙忠定居福之報國曾文清居越之禹跡汪玉山居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長呂居仁魏邦達甚多曾大父少師亦居湖之鐵觀音寺後遷天聖寺也

鬚屬腎

醫家之論人鬚眉髮皆毛類而所主五臟各異故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氣如火氣故上生鬚屬腎氣如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女子宦人無勢亦無鬚而眉髮無異男子則知不屬腎也此沈存中所記如此余老來每撚鬚則鬚或易脫每疑爲腎氣衰乏使然今益知此說爲信

短小精悍

短小精悍之稱凡數人如史記之郭解前漢之嚴延年唐之李紳是也

綱目用武后年號

余向聞林竹溪先生云歐公脩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新之蓋黜之也晦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周武氏天授此

意甚嚴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爲周既有帝而又有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室礙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固未嘗有他號

遊閱古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余偕錢菊泉至天慶觀訪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磐隱游寶蓮山韓平原故園山四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嶄絕互相附麗其石有如玉色者聞匠者取以爲環珥

之類中有石拱杳而深泉涓涓自內流出疑此即所謂闕古泉也拱傍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聞錢塘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鐫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不知何時爲火所燬佛及殘缺又一洞甚奇山頂一大石墜下傍一石承之如飽飣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中鑿一門門上横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皆細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當深在水底數十丈矣深谷爲陵非寓言也

其餘磴道石池亭館遺跡歷歷皆在雖草木殘殆盡而巖石秀潤可愛大江横陳於前時正見湖上如疋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及執政府在焉山頂更覺奇峭必有可喜可噩者以足憊不果往且聞近多虎往往白晝出没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勝故書之以諗好事之尋游者

種竹法

嘗聞九曲寺明闍黎者言種竹法云每歲當於笋後竹已成竿後即移先一歲者爲最佳蓋當年八月便可行鞭來年便可抽笋縱有夏月亦過稍晚以水澆之無不活者若至立秋後移[illegible]焦[illegible]之患但當行鞭之際或在行鞭之後則可僅活甚至來秋方可行鞭後年春方始抽笋比之初夏所移正爭一年氣候此說極爲有理

律文去避來

律云去避來之文最爲難曉太宗嘗問孔恭承曰令文宗貴賤長輕重各有相避何必又云去避來此義安在恭承曰此必是於去來者互相回避耳

上不然曰借使去來相避此義止是憧憧於通衢之大路人當如交蟻烏能一一相避但恐律者別有他意耳余嘗扣之棘寺老吏云所謂去避來者蓋避自我後來者以其人自後奔走而來此必有急事故耳故當避之也此語亦甚有理

廖瑩中仰藥

賈師憲竄越之後居家待罪日不遑安舊日諸客悉已散去獨廖玉瑩中館于賈府之別業仍朝夕從不捨乙亥七月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兩

泣到五鼓方罷廖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以進自於笈中取冰腦一握服之既而藥力不應而紫巳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熱酒一杯飲之姬復以金杯進酒仍於笈中再取片腦數握服之姬覺其異急前救之則腦酒巳入喉中矣僅落數片於衣袂間姬於是垂泣相持廖語之曰汝勿用哭我我從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豈能復自若今得善死矣吾平生無負於主天地亦能鑒之也於是分付身後大槩言未既九竅流

血而斃

先君出宰

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未幾値慈明太后上仙應辦梓宮百色之冗先子優爲之略無科擾民稱之爲周佛子撙節浮費百廢俱舉修建縣學一新釋奠祭器刻之於石又重定釋奠儀重建合江驛驛後爲大閣扁曰清漪萬象闢縣圃鑿池建堂適有雙蓮之瑞因名之曰合香取古詩風合雨花香之詩壬辰歲余實生於縣齋

其時李文清方閑居於邑中其家强幹數十把握縣道雖從之蔚蓋無虛月先人爲理白循不能一一盡奉其命也以此積怨得罪焉邑有官妓曰蔡閏爲文清所盼每欲與之脫籍而未能一日酒邊曰此妓集未應恭時已見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係籍已久也先子因顧蔡曰汝入籍幾何時今幾歲矣蔡不悟直述所以攻之則李公登科之歲此妓方生十年耳李不覺面發赤以爲先子有意於相窘其實出於無心也於是銜之及入臺先子已

滿去乃有章見劾焉

向氏書畫

吳氏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書名畫古物蓋當時諸公貴人好尚者絕少而向氏力事有餘故尤物多歸之其一名士彪者所蓄石刻數千種後多歸之吾家其一名公明者騃而誕其母積鏹數百萬他物稱是母死專資飲博之費名畫千種各有籍記所收源流甚詳長城人劉瑄字囦道多能而狡獪初游吳毅夫兄弟間後遂登賈師

憲之門閱其家多珍玩因結交首有重遺何蒼遂
望大設席以宴之所陳莫非奇品酒酣劉索觀畫
畫則出畫目二大籍示之劉喜甚因假之歸盡錄
其副言之賈公賈大喜因遣劉誘以利祿遂按圖
索驥凡百餘品皆六朝神品遂酬以異姓將仕郎
一澤公明捐拔之以為謝焉後為嘉興推官以贓
敗而死其家遂蕩然無孑遺矣然余至其家條閱
五間悉貯書畫奇玩雖裝潢錦綺亦目所未覩木
論畫也佳研凡數百集古玉印每紐必綴小事件

數枚凡貯十大合有雪白靈壁石高數尺臥沙水
道悉具而聲尤清越希世之寶也其他異物不能
盡數然公明視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侶至往往
亦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兩若水幾為賊所劫
其柩上為一稿盡貯平日所愛法書名畫甚多時
董正翁楷為公田分得其蘭亭一卷真定武刻也
後有名士跋語甚多其精神煒煒透出紙外真奇
寶本絕異正翁極珍之然尸氣所侵其臭殆不可
近雖用沈腦薰焙亦不能盡去或教之以檀香能
去尸氣遂作檀香函貯之然付之庸工裝潢頗為
破損所謂金蠶八字云

誤書廟諱

胡石壁穎為憲日嘗出巡部適一尉格目忘書名
胡大怒遂批銀牌云縣尉不究心職事至於格目
亦忘署名可見無狀追問尉亦狡者也遂作一狀
錄憲狀判於前而空署字以黃覆之及就逮投狀
胡見益怒云汝尚敢侮我如此遂索元批銀牌觀
之則有署字蓋一時盛怒中所書忘其廟諱也於

是徑不敢問而還之

脩史法

余嘗聞李雙溪獻可云昔李仁甫為長編作木廚
十枚每廚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
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
井然有條真可為法也

過癩

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
如桃花即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與合

[illegible]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旣皆知其說則多方施作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稽供申者因往蒲田道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爲父母所逐無所歸因同至邸中至夜甫與交際而其家聲言捕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於墜耳塌鼻斷手足而殂癩卽大風疾也

十二分野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爲疎誕中間僅以畢昴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

西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後夾漈鄭漁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中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以華夏爲南贍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隷耳趙韓王普有疏云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國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吹寠

吹寠二字每見劉長卿用之作傷寒戚冷意問之則誤云出漢書然莫可攷也繼閱方書於香芎散證治云吹寠傷風頭疼發熱此必有所據也

故都戲事

余垂髫時隨先君子故都嘗見戲事數端有可喜者自後則不復有之姑書於此以資談柄云呈水嬉者以髹漆大斛滿貯水以小銅鑼爲節凡龜鼈鰍魚皆以名呼之卽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舞罷卽沈別復呼其他次第呈伎焉此非禽獸可以教習可謂異也又王尹生者善端視每設大輪盤徑四

五尺而畫器物花鳥人物凡千餘事必預定第一箭中某物次中某物次中某物旣而運輪如飛俾客隨意施箭與預定無少差或以數箭俾其自射命之以欲中某物如花鬚柳眼魚鬣燕翅之類雖極微眇無不中之其精妙入神如此然未見能傳其技者又太廟前有戴生者善捕蛇凡有異蛇必使捕之至於赤手拾取如鰍鱔然或爲毒蝮所嚙一指腫脹如椽旋於笈中取少藥糝之卽化黃水流出平復如初然十指所存亦僅四耳或欲捕之它

藏匿不可尋則以小葦管吹之其蛇則隨呼而出此爲尤異其家所畜異蛇凡數十種鱗鬣毛身白質赤章或連錢或紺碧或四足或兩首或佳如樹衡而首大數倍謂之飯撒頭云此種最毒其一最大者如殿楹長數尺呼之爲蛇王各隨小大以筠籃貯之日啖以肉每呼之使之旋轉升降皆能如意其家衣食頗贍無他生產凡所資命惟視吾蛇尚存耳亦可彷彿秦龍之技矣又嘗侍先子觀潮有道人負一簏自隨啟而視之皆枯蟹也多至百

癸辛雜識　　後集二十八　　汲古閣

餘種如惠文冠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龜如蜴如蝟或赤或黑或紺或斑如玳瑁或粲如茜錦其一上有金銀絲皆平日目所未覩信海涵萬類無所不有昔聞有好事者居海瀕爲蟹圖未知視此爲何如也杜門追想往事戲書

馬裕齋尹京

馬裕齋先祖之再京尹也風采益振威望凜然大書一榜揭之客次大意謂僚屬自當以職業見知並從公舉若挾貴挾勢及無益儷語以屬者不許收受違者則先斷客將於是客之至者掌客必各點檢衙袖惟恐犯令得罪余時爲帥幕一日以公事至見有薛監酒方叔任焉薛雖進納出入福邸貴家甚稔余因扣其何爲薛笑而不見答覘袖間則有物焉余指壁間文曰今何犯初條乎薛笑曰非惟犯初條將併犯所戒矣既而速客僚屬白事畢薛出袖中兩書馬公顰蹙不語既而又出儷卷傍觀皆悚懼而與客而無人色謂受杖必矣及退乃寂然無所聞又旬日余復以事至則薛又在焉

癸辛雜識　　後集二十九　　汲古閣

余因扣其所投何如薛笑曰已荷收録矣余袖中乃謝啟也扣其所主則南陽貴人也以是知人不可無勢以馬公峻峭壁立亦不能不爲流俗所移況他人哉

賈廖刊書

賈師憲常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淝水之類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全唐詩話乃節唐本事詩中事耳中自選十三朝國史會要諸雜說之會者如曾慥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

隨抄板成未及印其書遂不傳其所援引多奇書廖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絹備戲江上之功事雖誇而文可采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州草抄紙油烟墨印造其裝褫至以泥金爲籤然或者惜其刪落諸經注爲可惜耳反不若韓柳文爲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寧所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二經注疏姚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

賈廖碑帖

賈師憲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禊帖命婺州王用和翻開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墨摹搨與世之定武本相亂賈大喜賞用和以勇爵金帛稱是又縮爲小字刻之靈璧石號玉板蘭亭其後傳刻者至十餘然皆不逮此也於是其客廖羣玉以淳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眞本書丹入石皆逼眞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盧方春所作秋壑記王茂悅所作家廟記九歌之類又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庵盧柳南四家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矣

濟王致禍

濟王夫人吳氏恭聖太后之姪孫也性極妬忌王有寵姬數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察之楊后具言王之短無所不至一日內宴后以水精雙蓮花一枝命王親爲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婦和睦未幾王與吳復有小競王乘怒誤碎其花及吳再入禁

中遂譖言碎花之事於是后意甚怒已有廢儲之意會王在邸新飾素屏書南恩新三大字或扣其說則曰花兒王（王嬪之父號花也王）與史丞相通同爲奸待與日當竄之上二州也既而語達王與史密謀之楊后遂成廢立之禍焉蓋當時盛傳花兒王者譏亂宮闈市井俚歌所唱花兒王開者蓋指此也

十三故事

余試吏部銓第十三人外舅楊冰齋遺書賀先君其間一聯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聞若九萬搏

扶搖更期遠到蓋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爲知舉取范質即以第十三處之壻屋間謂之傳衣鉢蓋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選故耳以此聞之最爲切當蓋張時先輩筆也時乃張武子良臣之子昔爲張功父之客云

舞譜

予嘗得故都德壽宮舞譜二大帙其中皆新製曲多妃嬪諸閤分所進者所謂譜者其間有所謂

左右垂手 雙拂 抱肘 合蟬 小轉

虛影 橫影 稱裹

大小轉攛 盤轉 叉腰 捧心 叉手

打場 攙手 鼓兒

打鴛鴦場 分頸 回頭 海眼 收尾

豁頭 舒手 布過

鮑老掇 對窠 方勝 齊收 舞頭

舞尾 呈手 關賣

掉袖兒 拂 躦 綽 覷

掇 蹬 焌

五花兒 踢 搕 刺 攧

繫 搠 捽

鴈翅兒 靠 挨 拽 捺

閃 纏 提

龜背兒 踏 儹 木 摺

促 當 前

勤步蹄 擺 磨 捧 拋

奔 撞 撅

是亦前所未聞者亦可想見承平和樂之盛也

知州借紫

故事知州軍皆倒借紫魚袋先子爲衢倅時外舅楊彥瞻知郡既而除工部郎官交郡事甫畢則自便門至倅廳相謝則已衣緋矣余時在侍旁不曉所謂先子語之曰蓋知州則許借紫今既滿任交事法當仍還元服故也因言今浙西憲亦許借紫若聖節隨班上壽則仍元服也獨帥漕居輦下者則雖聖節朝謁亦許服所借耳若元爲知州軍而既除本路監司者仍舊帶借或除別路則不可就

矣然亦莫曉立法之意也

記方通律

石林避暑錄載蔡州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千金方其間藥名分兩皆不遺一字因問其此有何義理而可記乎大均曰苟通其義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余向登紫霞翁門翁妙於琴律時有畫魚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寫譜參訂雖一字之誤翁必隨證其非余嘗扣之六五凡工尺有何義理而能暗通然記如此既未

按管色又安知其誤耶翁笑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間義理之妙又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強記之乎其說正與前合蓋天下之事雖承蜩履豨之微亦各有道也

大廉儉

大父少傅素廉儉僑居吳興城西之鐵佛寺既又投宿天聖佛刹者幾二十年杜門蕭然未嘗有毫髮至官府時楊伯子長孺守湖嘗投謁造門至不容五馬車伯子下車顧問曰此豈侍郎後門乎為之歎歎而去時寓公皆得日醸以供賓外大父雖食醋亦取之官庫一日與客持螯醋味頗異常時因扣從來蓋先姑婆乳母所為斗許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令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私家豈可有耶其自慎若此待子弟僕甚嚴雖甚暑未始去背子鞋襪

斷橋

完顏亮窺江之時步帥李捧建謀欲斷吳江長橋以扼奔突時洪景伯知平江以為無益奏止之既

而又有建策於常熟福山一帶多鑿坑穽以陷虜馬者德祐之際朝臣亦建議斷橋於吳江者又斷北關之板橋者嗚呼疾已入於膏肓且投膚革之劑亦祇取識者之笑耳尚忍言哉

饋送壽物

朝野雜記所載韓平原送壽禮物各刻之天慶觀廊間觀者為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每有饋遺惟恐外人之窺何肯張皇以眩衆目哉嘗聞有聞帥饋師憲三十皮籠扃鑰極嚴誤留寄他家其承受人

不過齋書函及魚鑰小匣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原之事何翅萬萬又記吳曦出蜀入朝多買珍異孔雀四華亭鶴數十金魚及比目魚等及作粟金毫盞遺隊自强者在今觀之皆不足道豈當時人有廉儉之風視此已爲異事不若今人視以爲常耶抑秀巖蜀産耳目之隘故耶

桐蕈鰒魚

天台所出桐蕈味極珍然致遠必漬之以麻油色味未免頓減諸謝皆台人尤嗜此品乃併拼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饌甚鮮美非油漬者可比賈師憲當柄日尤喜苕溪之鰳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魚至千頭復作機使灌輸不停魚游泳撥刺自得如在江湖中數舟上下遞運不絶焉余嘗於張獬深座間有以活鰒魚爲獻其美蓋百倍於槁乾者蓋口腹之嗜無不極其至人乳蒸肫牛心作炙古今皆然也

縱因

梁席闡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後漢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因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因期而還南史何胤在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蓋非一日之積也

趙孟桂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云勑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諳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阽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遐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爲請自非孝順一念發於天性詎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尚賴爾委曲贊助速成議和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雷川蓋未嘗爲

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若好人乘危造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間探不問有無見戕國安得不亡哉丘桂乃趙忠惠與篡之妹今爲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廣福寺云

紫紗公服

近見近客章服有花紗綾縐或素紗者或者譏笑之余嘗見演繁露載樂聞白行簡服緋詩云緑動綾袍爲趁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鴈銜瑞紗爲之則知唐章服以綾織花又舊聞證誤云今宗室外戚之新貴者或賜花羅公服宣和間又有紗公服然則此亦不以異也

癸辛雜識　後集三十八　汲古閣

譯者

譯者之稱見禮記云東方曰寄言傳寄內外言語南方曰象言放象內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北方曰譯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徭謂之蒲又去聲皆譯之名也

秘固

精力精神精氣精血精明精爽精到精詳精妙皆以精爲主衛生者當謹之苦海愛河任淵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又曰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注曰交會之要者正在於陽氣不妄泄耳此語余聞之劉爽修待制云此先公密菴平日之所受持也密菴名釆伯亦謝后之諸父也天台人

雅流自居

癸辛雜識　後集三十九　汲古閣

劉克莊云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顧不能粗者何哉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此語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

張氏至孝

寶慶丙戌莆陽境內小民張氏至孝家貧養母嘗有所適歸而母亡張追慕不已既葬而不除欲喪之終其身太守楊叔昉聞而嘉之賜以錢酒且書其門曰何必讀書只此便是讀書何必爲學只此

便是爲學

五行間色

五行所主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黄然間色亦相克成木克土則青黄合爲緑金克木則青白合爲碧火克金則赤白合爲紅水克火則黑赤合爲紫土克水則黄黑合爲驪

杓字義

杓音進凡織前綫以杓梳系使不亂也出埤倉見唐韻近世張定叟所云則杓字一點三音標的若非此杓字也

連枷

今農家打稻之連枷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東巡載耒南載耨注鉏也耨去草西載銍北載拂注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拼慶曆初知并州楊偕伏所製鐵連枷鐵簡藏祕府狄武襄以鐵連枷破儂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官書棓亦作桲及棒又連枷也見玉篇此棓杖之棓其字從木本非止於擊禾又以鐵爲短兵之利便也

正閏

正閏之說尚矣歐公作正統論則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之溫公作通鑑則朱晦菴作綱目以糾之張敬夫亦著經世紀年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其後廬陵蕭常著後漢書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又爲吳魏載記近世如鄭雄飛亦著爲續後漢書不過踵常之故步最後翁再又作蜀漢書此又不過拾蕭鄭棄之竹馬耳蓋欲沽特見之名而自附於朱張也余嘗聞徐竝子

宜之曰吳克言之人與作史記之體不同不可以他文比也故聖人以余替大於帝王之後亦世衰推移雖聖人不能強黜之漢儒雖以秦爲閏位亦何嘗以漢繼周耶若如諸公之說則李昪自稱爲吳王恪之後亦可以續唐矣余嘗見陳過聖觀之說甚當今備錄於此云綱目序例有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自注其下云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或問綱目主意於朱子曰主在正統又曰只是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

歸便是正統大正閏之說其來久矣甲可乙否迄無定論蓋其論無論正統之有無雖分裂之下一或興創而未成必擇其間强大者一國當之其餘不得與焉此其論所以不定也自綱目之作用春秋法而正統所在有絕有續皆因其所建之眞僞所有之偏全斟酌焉以爲之去奪此皆人所未及今歷攷之自周之亡秦與列國分註而爲首此正統之一絕也始襄王五十二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遂得正統此正統之一續也二世已亡

義帝雖爲衆所推不得正統特先諸國而已此正統之再絕也義帝亡而西楚爲首至漢高帝之五年始得正統此正統之再續也王莽始建國之年盡有漢天下矣雖無他國亦從分註此正統之三絕也更始之主雖漢子孫而爲諸將所立猶不得紹統光武即位乃得正統此正統之三續也漢獻帝之廢昭烈承之雖在一隅正統賴以不絕後主亡而魏吳分註此正統之四絕也晉武平吳亦得正統此正統之四續也愍帝亡而元帝中興雖在

江南而正統未絕安帝爲桓玄所篡未幾反正以至恭帝禪宋而與魏分註此正統之五絕也自是歷齊梁陳魏齊周南北分註北之隋文平陳而復得正統此正統之五續也隋恭帝侑廢而越王侗與唐高祖分註此正統之六絕也高祖武德五年乃得正統此正統之六續也昭宣帝爲朱全忠所篡而晉與淮南以其用唐年號特先梁而分註此正統之七絕也自是歷後唐晉漢周皆不得正統可謂竊矣然正統之兼備自三代以後五季以前

往往不能三四秦亡而漢高以興隋亡而唐高以王正統之歸吾無間然他如秦以無君無親嗜殺人隋以外戚有反相而皆得天下是皆始不得其正者得其實如晉武帝襲祖父不義之業挾以平吳一統而與秦隋俱得正統此其所未安也有正者其後未必有統以正之所在而統從之可也有統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統之所成而正從之可乎以秦晉及隋槩之并莽特其成敗有不同耳猶以其終於僞定而以正歸之殆於不可故嘗爲之說

曰有正者不必有統非漢唐不與爲有統者不必
有正雖秦隋可濫數夫有正者不責其統以正之
不可廢也有統者終與之正是不特統與正等爲
重於正矣無統而存其正統猶以正而存也無正
而與之統正無乃以統而泯乎若曰紀事之法姑
以是提其要耳正與不正萬世自有公論則昔人
正閏之論猶不能一而以是斷漢魏之眞僞吾恐
猶以彼三者藉口也何以言之以正言之則正者
爲正不正者爲閏以統言之則正固正也統亦正

也今而曰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却使不得正
統如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有能以智力取天下
而不道如秦晉與隋者其必以正統歸之矣非周
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蓋
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竊鉤者也秦晉及隋竊國
者也彼憐憐不知有如曹丕憑藉世惡幸及其身
而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然世有公論在也今以朱
子正統之法而使秦晉及隋乃倖得之使其尚存
其以計得者將不以曹丕自說而幸巳之不與同

傳其以力得者將又不曰湯武之事吾知乎是後
世無復有公論也而可乎夫徒以其統之幸得而
遂畀以正則自今以往氣數運會之參差凡天下
之暴者巧者僥倖者皆可以竊取而安受之而梟
獍蛇豕豺狼且將接跡於後世爲人類者亦皆俛
首稽首厥角以爲事之理之當然而人道或幾乎
滅矣天地將何賴以爲天地乎竊謂三代而下獨
漢唐本朝可當正統秦晉與隋有統無正者當分
註蕉猶珷玉居然自明漢魏之際亦有不待辨者

矣

奉倩象山

荀奉倩以六籍爲聖人糟粕據子貢言性與天道
也此與象山與學者言六經幾箇不分不曉底子
曰賢倩得及否數語相似玄言與頓悟本相近也

大行

大行乃不返之辭見昌邑王傳華注乎聲理宗之
喪湖州教官劉億讀祝依文選註作去聲所謂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此雖諡法而實不然也前

漢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號官也韋昭云大行不返之辭崩未有謚故稱大行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謚故且稱大行皇帝義兩通又見安帝紀註

龍有三名

龍之名有三龍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爲蒼龍蛇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爲蒼龍故歲星亦以龍名並見左傳又淮南子青龍爲天之貴神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爲歲

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昌殿鍾簴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是則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義得而通若張純傳所謂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按是歲大歲而言駮（右見劉貢父東漢刊誤甚也）今按龍集者歲星所集也魏銘所指星也莽銘乃易置爲太歲今世皆以太歲爲龍集蓋名用莽銘而實用魏銘也若張純傳語則盤指太歲其誤甚矣又蒼龍甲寅在東宮此以歲在寅德與甲相值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德在中宮按杜欽云戊土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爲戊妃也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歐陽公集古錄載隋李康碑云歲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於陰陽家前史所未見按此即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也抱朴子有諸星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

押字不書名

余近見先朝太祖太宗時朝廷進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書名初疑爲檢底而末乃有御書批硃

不能曉後見前輩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祕省狀押字而不書名者或者以爲相輕致憾范石湖聞之笑其陋云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朶雲是也豈惟是前輩簡帖亦止是前面書名其後押字雖刺字亦是前是姓某起居其後亦是押字士大夫不用押字代名方是百餘年事爾

蕞絶

蕞絶二字上音徂外反小貌下音租悅反東莽表

位出國　叔孫通爲綿蕝野外註立竹及茅索營
習禮儀其中師古曰蕞與蕝同皆子說反然十七
薛韻內只有此說蕝字乃在十四泰音最木待問
輪對誤讀蕞爾之國作撮音寫是爲韻目合作在
最反讀爲是按毛晃韻十七薛出蕝蕞二字於十
三祭內亦有一字內蕝字下註子芮反束茅表位
正叔孫通綿蕝之儀春秋傳云置茅蕝也蕞字下
註史記禮書作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如淳曰置
綿索爲習肄處謂以茅翦植地爲纂位又於十四

癸辛雜識　後集四十八　汲古閣

泰亦出二字皆有祖外反別出一蕞字祖外反小
貌也則二音皆可通用無疑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然不可一槩論也姑書數
事于此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擧母私擧之
文長以實告之嬰父曰不擧五月子何也文曰生
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命於戶若受命於戶
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後封孟嘗
君俗以五月惡月故忌范史記傳王鎭惡以五月五日
生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卒
相齊此兒必興吾家以鎭惡名之南史王鳳亦以
五月五日生者父欲不擧曰俗諺擧此子長及戶
則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
生非不祥也遂擧之西京雜記胡廣以五月五日生本
姓黃父母惡之藏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
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爲背其所養則
忘恩而無所歸託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登
三司有中庸之號世說唐崔信明亦以五月五日正

癸辛雜識　後集四十九　汲古閣

中時生太史令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爲文采日
正中文之盛也及長博文强記下筆成章終泰川
令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
爲天寧節近世省史翁應龍亦以五月五日生後
受極刑屈原則以五月五日生投汨羅江而死楚
人哀之每至其時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續齊諧記孝
女曹娥其父以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泝濤迎神溺
死娥年十四乃號泣十七日投江而死三日後與
父屍俱出東漢列女傳

度宗祔廟無室

太廟自宣僖翼順四祖爲祧別於太廟西上爲祧殿以奉之與太廟諸室並同烈而各門以隔之自太祖以下至理宗爲十四室度宗之祔在理宗東已無所容乃外闢東廡以處之亦不祥矣

徐霤登第

霤忠齋夢炎徐販霖在衢校俱受知於俞教任禮俞善濮斗南俞以二人屬之徐魁南宮霤亦中選旬同詣濮又同寓邸而徐日湎于酒無所關知時

癸辛雜識　後集五十　汲古閣

穆陵書后又克艱二語以錫禾相史嵩之謝表及記皆濮所爲霤剌知之不以語徐遂以自擬對策遂冠多士云

私取林竹溪

林竹溪希逸字肅翁又號鬳齋福清人乙未吳榜由上庠登第先是試皆第四是歲眞西山知舉甫田王邁實之亦預考校西山欲出堯仁如天賦主說堯爲五帝之盛仁爲四德之元大出無物之首西山以此題爲極大實之云題目自好但錢此一箇西山默然林居與王隔一領素相厚善省試前林衣弊衣邀王車密扣題意王告以必用聖人以天下爲一家要以西銘主意自第一韻以後皆與議定首韻用三極一家次韻云大聖人之立極合天下爲一家四韻堯宅禹宮大鈞致西銘至是西山屬於無題可擬乃謂實之曰日逼無題奈何王以位下辭避西山再四扣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題進并題韻之意大略西山擊節至引試日題將揭曉循例班列拈香象方對越聞王微覘

癸辛雜識　後集五十一　汲古閣

云某提舉所知伸其讓之是時鄉人林彬之元質亦在試中上請以鄉音酬答亦授以意亦預選云

吳益登對

吳益爲院轄官日因輪對上殿理宗忽問曰白鹿之功何如淮淝奏曰不同又問所以不同奏曰淮淝之功成於已濟上首肯之賈師憲以此喜之

朱王二事相同

朱元晦平生議論前無古人獨有議以僖祖東向及社倉祖述青苗二事與王介甫正同殊不可曉

廟議見中庸或問及宋祁祖宗配侑議文鑑卷百五元
晦以東向之說出於韓退之禘祫議殊非公論南
史臧燾駁鄭玄以二祧爲文武之謬其語甚切當
併攷之

方珠

橫塘人禇生以右科官與賈巨川游有舊初爲揚
州一令有妻又贅於一宗姓之家既而挾其貲以
逃因遭褫剝尋緣復官既得連州需徒二百專事
采珠有舶商得方珠禇知之因矯朝命籍而取之

經司風聞復遭廢停已過滿半年後至者擠之遂
飲酖而殂方珠者竟莫知所在且珠者貴圓貴色貴大如珠不圓更無色何足貴

張約齋傭者

張約齋甫初建園宅傭工甚衆內有一人貌雖瘁
而神采不凡者張頗異之因訊其所以則云本衆
人以事至京留滯無以歸且無以得食故不免爲
此張問其果欲歸否答曰雖欲歸奈無路途之費
張曰然則所用幾何遂如數賙之且夫不復可知

其如何也未幾張以罪謫象州牢落殊甚一日
有來訪者審則其人也於是爲張營居止甚至以
資使爲生計張遂賴以濟後張歿於家其人周其
葬事畢亦莫知所在

禁男娼

書傳所載龍陽君彌子瑕之事甚醜至漢則有籍
孺閎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至於傅脂粉以爲媚
史臣贊之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
焉聞東都盛時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政和

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
吳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裝
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其爲首者號
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
風俗莫甚於此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豈
以其言之醜故耶

趙春谷斬蛇

趙孟堅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與建佑聖觀斂民財
甚夥未幾僭寇作信以致寇抵罪而死然民之詣

祠如故特太守不復往趙孟奎春谷始至以典祀亦往致敬已而得堂帖從前守陳蒙所申命加毁拆民投牒求免而主祀祠黃冠遇大蛇於道謂神所憑率民以禱曰是神也盍詣郡遂以蛇至倅廳以白郡趙曰此妖也以黃冠爲惑衆械繫於獄繼取蛇貯以大缶加封閉焉三日獄成黃冠坐編置而戮蛇於市人咸壯之

三山詔歲舉送

三山舊例詔歲試每場兩日帥於譙樓揖士蓋貢院在樓之內也樓頭贊揖士子同應聲如奔雷者無慮數萬雜以市人群不逞旗號紛然搶攘占廊奔突可

余閱陸王諸家小名錄數其書闕不具如燕集烏孫闢孫之類一一續補可以傲董彥遠家子弟矣宋末文體之變三學之橫彼此老痛言之真堪醫俗但恨男娼過廟飛褒之語亦並存耳其游閱古泉一段不遜陸放翁閱古泉記放翁獨見誚千世惜哉虞山毛晉識

癸辛雜識續集目錄上

羅椅　大打圍
水竹宮　宋彥舉鍼法
華夷圖石　縉雲葉醫
洪巢　插花種菊
大野豬　天花異
西城玉山　靈壽杖
改安吉州　二王入閩大略
海船剪髮　海神擎日

戊子地震　江西術者奇驗
京口天裂　李醉降僊
海井　狗異鼻冷
鑿井法　重窖
日形如瓠　葉李遺黥
地連震　蜀人不浴
梅無仰開花　柵沙武口
李仲賓談鬼　大輿獄鬼
梨酒　四明延壽寺火

合樂諧和　盜馬踏淺
于闐玉佛　狗站
姨夫眼眶　偏僻無子
琴應弦　治物各有法
金鳳染甲　杭城食米
開慶六士　范而章夢
福王婚啓　雷雪
醫術　湖翻
回回沙磧　短蓬

子山隆吉　蹇材望
船吼　古獄塔燈
成都惡事　馮婦搏虎義
鹽養花　文山像贊
王茂林立子　回回送終
接待寺　天雨塵土
宋江三十六贊　種葡萄法
插瑞香法　楊髡發陵
西征異聞　溯源忠齋

鎖陽　純色骰錢
公主添房　聖門本草
海鰌兆火　壬辰星隕
葉李紀夢詩　海蛆
北方大車　全氏孿鬼
押不蘆　種茯苓
葉李姓名二十　訟學業觜社
相馬法　砷盃
駝峰　解厄呪

霍山顯靈　黃蘆城幹

癸辛雜識續集目錄上終

宋　弁陽　周密　撰
明　海隅　毛晉　訂

羅椅

羅椅字子遠號㵎谷廬陵產也少年以詩名高自標致常以詩投後村有華裾客子袖文過之句知其爲巨富家子也壯年留意功名借徑勇爵捐金結客馳名江湖時方向程朱之學於是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名家於是

尊饒雙峰爲師時四方從之者數百類多不能文之人子遠天資素高又濟之以性理之學竟爲饒氏高弟其實欲藉陶猗之名也未幾以李之格蔭登賈師憲之門久之賈惡其不情心薄之時在江陵值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賈往維揚依趙月山月也遂青鞋破褙蓬頭垢面儼然一貧儒也月山得其衘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賓主極相得未幾師憲移維揚月山仍參闡幕一日話間云兒輩近得一師善教導蓋廬陵羅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貧可念也師憲先廉知爲子遠紿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極難得願見其人月山遂拉子遠出見之師憲爲之絕倒月山茫然問所以師憲曰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家富豪十倍於我輩執事高明乃爲所欺耶月山甚慚子遠知踪跡已露遂告別而去既而登丙辰第以秉義郎換文林爲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聞其來先懷輕侮之意及至首講中庸聲蘇可聽諸生乃無語及宰顧之信豐登幾爲提轄椎貨務賈師憲既知其平生素詭詐不然之久

而不遷至度宗升遐失於入臨於是臺評論罷而去饒雙峰者番陽人自詭爲黃勉齋門人於晦菴爲嫡孫行同時又有新淦董敬菴韓秋巖皆爲雙峰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學既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董韓亦行怪者俱不娶雙峰死二君匍匐往哭絹系背負木主每夕旅邸輒設位奉木主哭臨之旅主人皆患苦之及道由撫州黃東發震時爲守津吏報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

異不知何人東發聞之即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廨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白石洞回東發聘董爲臨汝堂長書幣極厚留韓郡齋蓋一時道學之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慾行董敬菴淦之浮薄者鄉人呼爲董苟菴韓自詭爲魏公之裔僻居蔀屋而榜帖則必稱本府常語朋友云先忠獻王勳德在國史先師文公精神在四書諸賢不必對老夫說功名說學問以此往往爲後生輩所識云

大打圍

北客云北方大打圍凡用數萬騎各分東西而往凡行月餘而圍始合蓋不啻千餘里矣既合則漸束而小之圍中之獸皆悲鳴相吊獲獸凡數十萬虎狼熊羆麋鹿野馬豪豬狐狸之類皆有之特無兎耳獵將竟則開一門廣半里許俾餘獸得以逸去不然則一網打盡來歲無遺種矣又曰未獵之前隊長去其頭帽於東南方開放生之門如隊長復帽則其圍復合衆始獵耳此亦湯上祝網之意也

水竹居

僻野鶴曰人家住屋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好此說甚奇

宋彥舉鍼法

趙子昂云北方有宋彥舉者鍼法通神又能運氣謂初用鍼即時覺熱自此流入經絡頃刻至患處用補瀉之法治之則病愈而氣血流行矣

劉漢卿郎中患牙槽風久之頷穿膿血淋漓醫皆

不効在維揚有丘經歷益都人妙鍼法與鍼委中及女膝穴是夕膿血即止旬日後頷骨蛻去別生新者其後張師道亦患此證亦用此法鍼之而愈殊不可曉也丘嘗治消渴者遂以酒醉作湯飲之而愈皆出於意料之外

委中穴在腿脷中女膝穴在足後跟俗言丈母腹痛灸女婿脚後跟乃舛而至此亦女膝是也然灸經無此穴又云女須穴

華夷圖石

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華夷圖山青水綠河黃路白粲然如畫眞異物也今聞移置汴京文廟中作拜石伯幾月觀皆云

縉雲藥醫

括之縉雲有藥醫挾術頗精一夕忽夢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蓋有數若南人恃北勢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者昔在福州日殺人至多獲罪於天今使之得音疾而死或以穀二石酒二斗雞四隻相邀汝愼毋

往不然逆天之罪不可逭也然於次日必有藥氏亦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既覺惴惴然遂往廟中炷香甫歸家而趙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辭以疾不往次日藥府召醫疾愈以物酧謝乃雞酒穀如夢中之數收功獲謝而趙則死矣癸莛淵云

洪渠

高疎寮守括日有籍妓洪渠者慧黠過人一日歌眞珠簾詞至病酒情懷猶困懶使之演其聲若病酒而困懶者疎寮極稱賞之適有客云卿自此窮

法高因覩洪云吾亦愛吾渠遂與脫籍而去以此得噴言者

插花種菊

春花已半開者用刀翦下即插之蘿蔔上却以花盆用土種之時時澆溉異時花過則根已生矣既不傷生意又可得種亦奇法宅卓道云梅雨中旋摘菊叢嫩枝插地下作一處以蘆蓆作一棚高尺四五覆之遇雨則除去以受露無不活者且叢矮作花可觀上盆尤佳

大野猪

北方野猪大者數百斤最獷悍難獵每以身揩松樹取脂自潤然後臥沙中傅沙於膏久之其膚革堅厚如重甲名帶甲野猪雖勁弩不能入也其牙尤堅利如戟馬至則以牙梢之馬足立傷雖虎豹所不及也又云獵犬之良者最畏狐蓋狐善以穢氣薰犬目即皆收獵者凡見狐必收犬蓋恐爲所損也胡德齋

天花蕈

戊子五月初二日以來日光中有若㭊絮如雪片片者飛舞亂下人皆鬨傳以爲天花者至初四日大雷雨飛雹大者如當三錢始知連日所謂天花者卽雹也及飛下人則以雹耳蓋小片半空已化於烈日中大者乃乘風而墜耳繼聞沈氏失冰一窨次日王子才自越來則知越中端午日大雹西廊門雪亦失其半按寧宗嘉定甲戌九月朔日食之旣日傍有星見及有飛片如雪母之狀自天飄下今之天花殊類此也

西域玉山

劉漢卿嘗隨官軍至小回回國去燕數萬里每雨過山泥淨盡數百里間皆玉山相照映碧瀲子皆扁數尺豈所謂瑯玕者耶

靈壽杖

又云靈壽杖出西域自黄河隨流而出不知爲何木其輕如竹而性極堅韌又有檉柳色如紅玉亦可爲杖能辟雷每雷作時杖頭皆有火光殊不可曉又有大桃核如升可以破而爲碗皆自黄河流下不知何國物也

改安吉州

武言湖州以潘丙之事改名安吉州乃寓潘丙二字史相之狡獪也

二王入閩大略

德祐丙子正月十二日之事陳丞相宜中與張世傑皆先一日逃往永嘉次日蘇劉義張亮節張全挾二王及楊俞二妃行自漁浦渡江繼而楊駙馬亦追及之至婺駙馬先還二王遂入括旣而陳丞

相遣人迎二王竟入福州丁丑五月朔於福州治立益王（卽吉王方八歲）改元景炎立之日衆方立班忽有聲若兵馬至者衆驚甚久乃止益王銳下一日幾卧是歲大軍至遂入廣州至香山縣海中大戰而勝奪船數十艘繼而北軍再至遂致敗績益王墜水死陳宜中自此逃去竟莫知所之繼又至雷州駐碙洲（[illegible]）立廣王（後封衛王[illegible]）貌類理宗卽位之日有黑龍見兩足一尾改號祥興至巳卯歲二月北軍人至戰于厓山仍以乏糧遣心腹齎銀上岸

羅米至是衆船出海口迎戰而所遣者未還張世傑云若棄之而去後來何以用人遂決計不動遂決戰自曉至午南北皆倦欲罷乎日潮信凡兩時即退適此日潮終夕不退北軍雖欲少退而潮勢不可遂死戰南軍大潰王及樞密使陸秀夫（字君實）揚亮節皆溺海而死焉時二月六日也此役也皆謂蘇劉義賈著忠勞云（義夫成之）

海船頭髮

澉浦楊師亮航海至大洋忽天氣陡黑一青面鬼躍入舟中繼有一美婦人至顧左右取頭髮舟人皆辭以無婦人顧鬼自取之即於船板下取一籠啓之皆頭髮也婦人揀數束而去

海神擎日

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嘗提兵船往援李璮於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於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

戊子地震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歲冬十月二十四日丙子夜正中地大震始如暴風駕海潮之聲自西南來雞犬皆鳴窗戶㮎㮎有聲繼而屋瓦皆搖勢若掀簸余初聞是聲大驚以為大寇至閉甚噤不敢出息繼而覺臥榻撼如乘舟迎海潮始悟為地震也遠近皆喧呼或以為火凡兩茶頃甫定次日親朋皆相勞問互言所聞至十一月初九日庚辰辰時又震余向於庚子歲時先子留富沙曾經此變乃晡時抗害則在二鼓後此理不可曉

江西術者奇驗

咸淳甲戌之春余為豐儲倉久以病痁不出忽聞賈師憲丁母憂而出凡朝紳以至景局皆往唁奠送之江干同官曾昭陽來問疾因及此事云師憲日夕必再來余曰此公請歸之章凡十餘上適有此必不復來矣曾曰江西一術者其言極神前日來嘗扣之云此人不出今歲必再來尚可洗目一番然自此以往凶不可言矣余深不以為然至秋度宗升遐繼而有潰師亡國之禍果如其言惜當

時不曾扣問術者姓名也

天裂

咸淳癸酉十月李祥甫庭芝自江陵被召至京口一日午後忽見天裂見其中軍馬旗幟甚衆始紅旗繼而皆黑旗凡一茶頃乃合見者甚衆趙德潤

李醉降仙

應山在淮閫日呂少保嶠一術士能降仙家於飲號曰李醉施州人凡有所禱祈令人白書一紙實卷之以香一片令自祈禱且自緘封書押并金紙

一百焚於香爐中然後索酒痛飲多至四五斗乃濃墨大書或草或篆卦影或賦詞詩之類多至數十紙皆粲然可讀其答所問往往多驗一日應山密書以扣襄樊之事醉後大書十字云山下有朋來土鼠辟天道每字徑尺餘至甲戌歲度宗升遐解者謂度宗庚子生納音屬土所謂土鼠者耶德潤

海井

華亭縣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一物如小桶而無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數年未有過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見之駭愕且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駔黠意必有所用漫索五百緡商嘻笑償以三百即取錢付駔因叩曰此物我實不識今已成交得錢決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吾事濟矣

狗畏鼻冷

狗最畏寒凡臥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則翦其尾鼻寒無所蔽則終夕警吠

鑿井法

北方鑿井動輒十餘丈深尚未及泉爲之者至難或泉不佳則費已重矣後見一術者云凡開井必用數大盆貯水置數處俟夜氣明朗則於盆內觀所照者星光何處最大而明則地中必有甘泉也試之屢驗伯機

重窖

自兵火以來人家凡有窖藏多爲奴僕及盜賊軍兵所發無一得免者獨聞一貴璫家獨有窖藏之妙法須穿土及其下置多物訖然後掩其土石石上又覆以土復以中物藏之如此三四層始加甃砌異日或被人發掘止及上層見物即止却不知其下復有物也多者儘藏於下此說甚奇

日形如狐

范元章聞之本心翁謂曾見錢浩逵可云戊子十月内早出郭日初出略無精光其形如狐既而變

方乃就圓殊不可曉也

蘖李遭黥

蘖亦愚上書後朝廷捕之甚急遂禱之霍山張王廟是夕夢一白衣襄帽人指庭下一雞爲蛇所纏牢不可解其後有黥而王之驗二物巳酉合也

地連震

紹定戊子八月初三日二鼓雷雨之聲自東北來地遂震四鼓再震九月十三日夜又震謝密菴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者五今連及三震爲其後嘉熙庚子地震戊子歳十月地震十一月又震却一甲子矣

蜀人不浴

蜀人未嘗浴雖盛暑不過以布拭之耳諺曰蜀人生時一浴死時一浴

梅無仰開花

杜南谷云梅花却無仰開者蓋亦自能巧避風雪以驗之信然

柵沙武口

北軍未渡之時守把統制官王順欲柵沙武口及沌口以此二處江水極深難於用工遂用披搭敝舟百餘隻載以石沉之繼以石篩土囊壓下就用椿竿打爲椿柵不兩日即辦蓋長江之險此二處最爲要害故也夏貴乃以爲不然遣人盡去椿柵欲縱北船入口然後與戰順極以爲憂亟披搭船三百隻左右前後皆置棹先棹以迎之俟彼船出口子即以鐵猫兒冐定復回棹拽其船以歸蓋口子既小自不容並進不過盡入吾彀中乃已夏老

復恐其功不以爲然及北船盡出之後散漫大江之中守兵僅能與未去口子者相拒而餘舟皆已飛渡濟廣矣

李仲賓談鬼

李仲賓衎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踰隣寺頹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故道但見廣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異之舉頭見日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爲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閣以尋歸路忽見一壯夫白帶方巾

步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方錯愕間遽以手捽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揮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爲鬼物然猶踟蹰相向李復以拳仆之隨仆隨起者十餘次其人遂作怒而去既稍前則無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就不容避忽記腰間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仆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見而異境亦還元觀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偕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啓其石下乃眢井井中皆枯骸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者遂函其骨遷瘞他所後亦無他

大興獄鬼

仲賓又云向在燕爲太常令史太常官廨向爲大興獄間有物怪往往能殺人時年少氣壯勇方秋初一夕守宿官舍一僕自隨亦以暑甚出外舍遂獨據炕酣寢至夜半忽房門軋然有聲而開驚覺則胸間憒悶若壓氣不甦醒極力微開目見一人

黑色乘微月窣窣有聲而前既進復退於是恐甚極力瞠目起坐則房門未嘗啓也頃之其人復來思有以禦之適無他物僅有皮靴一雙於其前俟其稍近以靴擲之劃然有聲如雞鳴用手針拉窗眼而去至曉觀之其手拉窗處每窗眼皆圓竅數十破處皆如一紙雖破而不脫竟不知爲何怪也

梨酒

仲賓又云向其家有梨園其樹之大者每株收梨二車忽一歲盛生觸處皆然數倍常年以此不可

售甚至用以飼猪其賤可知有所謂山梨者味極佳意頗惜之漫用大甕儲數百枚以缶蓋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之久則忘之及半歲後因至園中忽聞酒氣熏人疑守舍者釀熟因索之則無有也因啓觀所藏梨則化之爲水清冷可愛湛然甘美眞佳醞也飲之輒醉回回國葡萄酒止用葡萄釀之初不雜以他物始知梨可釀前所未聞也

四明延壽寺火

四明延壽寺在城大刹也三十年前僧良月淡者

爲知客一夕夢本寺所奉四明尊者告之曰三十年後當使瓦礫化爲黄金適符吉夢至明年己丑正月初四日乃四明尊者忌辰作會次日戴覺民家火作延燎寺中一椽不留其應乃如此先是一月前有汪氏子名信道者夢其祖宗云火災當起於汝家吾力告免於神今已得一同姓名者代矣及火作乃起於戴氏閤人汪信之家與信道僅有一字之異所毁幾萬家凡壬午年火所不及者皆不得免其新舊界址截然若有神所司者此尤可怪云

合樂諧和

嘗聞梨園舊樂工云凡大燕集樂初作必先奏引子謂如大石調引子則自始至終凡絲竹歌舞皆爲大石調直至別奏引子方隨以改爲耳又云凡燕集初作或用上字然或用工字然必須衆樂皆然是謂諧和或有一時煞尾參差不齊則謂之不和必有口舌不樂等事前後驗之無不然者以此推之則樂之關乎治亂爲不誣矣

盜馬踏淺

甲戌透渡之事其先乃因淮閫遣無鼻孔回回潛渡江北盜馬或多至二三百匹其後遂爲所獲遂扣其渡江踏淺之處乃自陽羅堡而來於是大江可涉地北盡知之遂由其處而渡焉

于闐玉佛

伯顔丞相嘗至于闐國開省於其國中開井得白玉佛一身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脈胳已即貢之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

長一十七步（郎長八丈五寸也）以重不可致

狗站

伯機云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華言乃五國城也）其地極寒海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來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上如履平地站車往來悉用四狗挽之其去如飛其狗悉諳人性至站亦破狗分例稍不如儀必至嚙死其人

姨夫眼眶

席（音墨）令史河間人其妻常爲白衣男子所據來則

癸辛雜識　續集十八　汲古閣

痛飲然後共寢席不勝其忿於是仗利刃伺於牀下既而果來擁婦劇飲大醉方欲就睡掩其不備以刃刺之白衣沿壁而上蹻捷如飛因逆刃搶殺之墮地化爲霜毛白鼠身長五尺許雙目爛然遂抉其目珠色深碧而徑寸宛似瑟瑟夜至牖室有光芒尺餘北人戲名曰姨夫眼眶盖北人以兩男子共押一妓則呼爲姨夫故以爲戲云（伯機）

偏僻無子

施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術非惟致疾然不能有子盖交感之道必精與氣接然後可以生育而偏僻之術必加繫縛之法氣不能過是以不能有子也愛身者當愼之

琴應絃

琴間指以一與四二與五六四與七爲應今凡動第一絃則第四絃自然而動試以羽毛輕纖之物果然此氣之自然相感動之妙（紫霞翁）

治物各有法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窯燒之

癸辛雜識　續集十九　汲古閣

永不復脫凡玉工描玉用石榴皮汁描之則見水不去罽珠相思子磨汁綴之（亦可）則見火不脫凡事皆有法

金鳳染甲

鳳仙花紅者用葉擣碎入明礬少許在內先洗淨指甲然後以此付甲上用片帛纏定過夜初染色淡連染三五次其色若胭脂洗滌不去可經旬直至退甲方漸去之或云此亦守宮之法非也（今老婦七八旬者亦染甲）今回回婦人多喜此或以染手并猫狗爲

戲

杭城食米

余向在京幕聞吏魁云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

開慶六士

陳宜中曾唯黃鏞劉黻陳宗林則祖皆以甲辰歲史嵩之起復上書倡爲期之論一時朝紳如盧越

徐霖元杰趙無墮皆和之時人號爲六君子既貶旋還時相好名牢籠宜中爲倫魁徐悉擢魏科三數年間皆致通顯然夷攷其人平日踐履殊有可議者然同聲合黨孰敢攖其鋒郭方泉閒在臺日嘗疏黃鏞之罪因論虛名之弊時宜中在政府黻在從班競起攻之聞爲之出臺及鏞知廬陵文宋瑞起義兵勤王百端沮之遂成大隙既而北兵大入則如黃如曾數公皆相繼賣降或言其前日所爲皆僞也於是有爲之語云開慶六君子至元三搭頭宋之云亡皆此輩有以致之其禍不止於典午之清談也

范元章夢

范元章向者魏明已館中嘗赴省試夢至大官殿手執文書歷階而上自顧其身則挂綠衣既而有衣皂衫者亦欲進爲左右所却以爲無綠衣而不可進范遂脫所衣綠袍與之其袍內乃著粉青戰袍旁有嘲之者答云無笑此乃銀青袍也及寤雖喜衣綠之吉又有脫袍之疑既而中第辭魏氏館

綴之者乃蜀人稅某也次舉亦第於是脫袍之徵已驗獨不曉銀青之說然自喜以爲此必異時所至之官也臨安鹽倉批滿則謝堂實尹京其銜乃銀青光祿大夫時事已異僅止於此是以知人生皆有分定不容少有僥倖也

福王婚啓

福王之子娶全竹齋少保之女婚書一聯云依光薊北苟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伊家之念亦有味也時福王爲平原郡公

雷雪

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是年二月三日春分余送女子嫁吳氏至博陸早雪作至未時電光繼以大雷雪下如傾而雷不止天地爲之陡黑余生平所未見爲驚懼者終日客云記得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三國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變未及考也

醫術

吾鄉醫者龐良臣良材兄弟二人指上頗明最是縮記諸藥方不差分毫爲難能也余嘉術者陳獨步瞽而善記每有客自外來揖問聲即知其爲何人也誦言一別今幾何歲矣合庚乃某年某月日時者乎略無一差吾鄉張神鑑亦瞽而善紀胸中所儲無慮數萬每談一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又有張五星亦瞽而慧善辨寶玉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妍醜聞其聲欬抑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情性趙信國丞相專倚范姬

妾并玉器云

湖翻

庚寅五月連雨四十日浙西之田盡沒無遺農家謂尤甚於丁亥歲雖景定辛酉亦所不及也幸而不沒者則大風駕湖水而來田廬頃刻而盡村落名之曰湖翻農人皆相與結隊往淮南趁食於太湖買舟百十餘所載數千人同往甫至湖心大風驟至悉就溺死又有千餘人渡揚子江濟者同日亦沉于江淨慈靈隱皆停堂客僧數百皆渡江還

浙東內四僧偶別門徒至中途忘攜雨具還取之至江干則渡舟解維矣方悵然自失舟至中流亦爲風浪所覆四僧幸而得免豈非所謂劫數者耶

回回沙磧

回回國所經道中有沙磧數千里不生草木亦無水泉塵沙眯目凡一月方能過此每以鹽和麵作大臠置橐駝口中仍緊其口勿令噬嗑使鹽麵之氣沾濡庶不致餓死人則以麵作餅各貯水一榼於腰間（或牛羊渾脫皮盛水置車中）每日略食餌餅濡之以水

或近路水竭太渴則飲馬溺或壓馬糞汁而飲之其國人亦以爲如登天之難今回回皆以中原爲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復回首故國也

短蓬

楊大芳嘗爲明州高亭鹽場場在海中或天時晴霽時見如匹練橫天其色淡白則晴雨中分土人名之曰短蓬亦蜃氣之類也

子山隆吉

梁棟字隆吉鎮江人登第嘗授尉與莫子山甚稔

一日偶有客訪子山留飲作菜元魚爲餽偶不及棟棟憾之遂告子山嘗作詩有譏訕語官捕子山入獄久之始得脫而歸未幾病死余嘗挽之云秦邸獄成盃酒裏烏臺禍起一詩間紀其實也後十年棟之弟投茅山許宗師爲黃冠許待之厚既而棟又欲挈妻孥而來許不從棟遂大罵之許不能堪遂告其曾作詩云浮雲曾不見青天指以爲罪於是捕至建康獄未幾病死此恢友之明報也

蹇材望

蹇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蹇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銀二笏鑿竅併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葬仍見祀題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銀所以爲埋瘞之費也日繫牌與銀於腰間只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遍祝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丙子正月旦日北軍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謂之溺死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鄉曲人皆能言之

船吼

甲戌歲越中榮邸兩舫舟忽有聲如牛吼移時方止俗謂之船吟不祥之徵也未幾有透渡之禍庚寅歲十一月朔西興渡以舟子不謹驅趁渡人上沙太早既而潮至趨岸不及溺死者近百人時王篠竹孫小隱同僴渡目覩其事以鈔一錠命舟倅救三人孫遂以事白省遂斷兩監渡官各一百七下梢人則處典刑以謝溺者既而渡口之舟復大吼豈溺者有知而然邪

古獄塔燈

武林右司理院昔為僧寺有大石塔在焉風雨陰晦之夕或現一燈於上則府中必移易獄行故甲戌歲范元章攝右獄日親見之此燈或多至六燈兩兩相並於塔之半其色淡紅而微青凡數見之

成都惡事

魏明巳之姪有六直閣者云少年在成都府方承平繁盛與京師同一日入酒肆中坐覺卓下有所遺物如鑰匙之狀極其光瑩俱各不等凡數十枚

莫曉其為何物姑收置之佩囊中因遊狹斜至深夜方歸忽有三四少年揖於道旁為禮甚恭然皆平生素昧者力邀於酒肆中堅辭不可酒再行乃出向所得如鑰之物見還云某輩不知先生在此輒犯不韙茲謹納還然所願受教於明師魏聞其言略不知所謂亦不知此為何物亦莫知緣何為其所取辭以偶爾得之初不知為何用而衆猶不信久而乃散及扣點者則知此物探囊胠篋之具此數輩適得之於魏疑其為高手盜也欲師之耳魏懼貲禍亟毀棄之久而不敢出市云皆乙九章

馮婦搏虎義

孟子馮婦搏虎一章有以昔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為斷句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與前段相對亦自有義

鹽養花

凡折花枝搥碎柄用鹽築令實柄下滿足插花瓶中不用水浸自能開花作葉不可曉也

文山像贊

有傳鄧光薦贊文山像云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而璧完血化碧而心丹嗚呼誰嗣斯人不在世間祝肩得

王茂林立子

王克謙號茂林無子後知禾嘉命立修竹為子時已二十乃戊戌生本姓林氏正合茂林二字非偶然也

回回送終

回回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銅瓶自口

灌水蕩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淨洗洗之
然後以帛拭乾用紵絲或絹或布作囊裸而貯之
始入棺斂棺用薄松板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
其洗屍穢水則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謂之
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飯四十日而止其
棺即日便出瘞之聚景園園亦回回主之凡賃地
有常價所用磚灰匠者園主皆有之特以鈔市之
直方殮之際眷屬皆務面捽披其髮毀其衣襟躃
踊號泣振動遠近抬出之時富者則丐人持燭撒

癸辛雜識　續集上　二十八　汲古閣

果於道貧者無之既而各隨少長拜跪如俗禮成
服者然後咕靴尖以樂相慰勞之意止令群回誦
經後三日再至瘞所富者多殺牛馬以饗其類併
及隣里與貧丐者或聞有至瘞所脫去其棺赤身
瘞於穴以死面朝西云辛卯春於撒碧目擊其事

接待寺

杭之北關接待寺寺額乃吳傅朋書敕賜妙行之
院初扁甚小其後展而大之殊乏書體其右廡有
古觀音殿亦傅朋書極佳觀音銅像高丈餘唐物

也其一壁作水波有洶湧勢若毗陵太平寺之類
外有給庫石碑立於側其文乃錢朴翁撰姜堯章
書伽藍神左相公不知何代人寺乃淳熙間喻彌
陀開山常施水飯僧於此有大石井尚存其深六
丈泉極清冽喻有塔頭在法堂之左題云齋三百
萬僧喻彌陀之塔云

天雨塵土

辛卯三月初六日甲辰黃霧四塞天雨塵土入人
鼻皆辛酸几案苑墀間如飾灰相去丈餘不可相

癸辛雜識　續集上　二十九　汲古閣

覩日輪如未磨鏡黯黯無光采凡兩日夜是夜二
鼓望仙橋東牛羊司前居民馮家失火其勢可畏
凡數路分火沿燒至初七日勢益盛而塵霧愈甚
昏翳慘淡雖火光烟氣皆無所覩直至午刻方息
南至太廟墻北至太平坊南街東至新門西至舊
祕書省前東南至小堰門吳家府西南至宗正司
吳山上嶽廟皮場星宿閣伍相公廟東北至通和
坊西北至舊十三灣開元宮門樓所燒踰萬家至
今恰一甲子矣客云漢成帝建始元年後周宣帝

陳後主禎明中皆有黃霧之變未及考也

宋江三十六贊

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贊并序曰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

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眞有聞於時者於是卽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在焉蓋其本撥矣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託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爲盜賊之聖以其守壹至於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跖與江也

呼保義宋江

不假稱王　而呼保義　豈若狂卓　專犯忌諱

智多星吳學究

古人用智　義國安民　惜哉所予　酒色粗人

玉麒麟盧俊義

白玉麒麟　見之可愛　風塵大行　皮毛終壞

大刀關勝

大刀關勝　豈雲長孫　雲長義勇　汝其後昆

活閻羅阮小七

地下閻羅　追魂攝魄　今其活矣　名喝太伯

尺八腿劉唐

將軍下短　貴稱侯王　汝豈非夫　腿尺八長

沒羽箭張清

箭以羽行　破敵無頗　七札難穿　如游斜何

浪子燕青

平康巷陌　豈知汝名　大行春色　有一丈青

病尉遲孫立

尉遲壯士　以病自名　端能去病　國功可成

浪裏白跳張順

雪浪如山　汝能白跳　願隨忠魂　來駕怒潮

船火兒張橫

大行好漢　三十有六　無此火兒　其數不足

短命二郎阮小二

灌口少年　短命何益　曷不監之　清源廟食

花和尚魯智深

有飛飛兒　出家尤好　與爾同袍　佛也被惱

行者武松

汝優婆塞　五戒在身　酒色財氣　更要殺人

鐵鞭呼延綽

尉遲彥章　去來一身　長鞭鐵鑄　汝豈其人

混江龍李俊

乖能混江　射之即濟　武皇雄爭　自惜神臂

九文龍史進

龍數有九　汝有九文　盍從東皇　駕五色雲

小李廣花榮

中心慕漢　奪馬而歸　汝能慕廣　何憂數
奇
霹靂火秦明
霹靂有火　摧山破嶽　天心無妄　汝孽自
作
黑旋風李逵
風有大小　不辨雌雄　山谷之中　遇爾亦
凶
小旋風柴進

風有大小　黑惡則懼　一噫之微　香滿太
虛
插翅虎雷橫
飛而食肉　有此雄奇　生入王關　豈傷令
姿
神行太保戴宗
不疾而速　故神無方　汝行何之　敢離大
行
先鋒索超

行軍出師　其鋒必先　汝勿銳進　天兵在
前
立地太歲阮小五
東家之西　即西家東　汝雖特立　何有吾
宮
青面獸楊志
聖人治世　四靈在郊　汝獸何名　走曠勞
勞
賽關索楊雄

關索之雄　超之亦賢　能持義勇　自命何
全
一直撞董平
昔樊將軍　鴻門直撞　斗酒肉肩　其言甚
壯
兩頭蛇解珍
左噬右噬　其毒可畏　逢陰德人　杖之亦
斃
美髯公朱仝

長髯郁然　美哉丰姿　忍使尺宅　而以一下
眉
没遮攔穆橫
出没太行　茫無畔岸　雖没遮攔　雖辭火
伴
拚命三郎石秀
石秀拚命　志在金寶　大似河魨　腹果一
飽
雙尾蝎解寶

醫師用蝎　其體貴全　反其常性　雷公汝
嫌
鐵天王晁蓋
毗沙天人　詒紫金軀　頑鐵鑄汝　亦出洪
爐
金鎗班徐寧
金不可辱　亦忌在模　盍鑄長戈　羽林是
衛
撲天鵰李應

雞脅雄長　惟鵰最狡　毋撲天飛　封狐在
草
此皆羣盜之靡耳聖歎既各爲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俠而進姦雄不免異世之譏然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爲項籍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自能辨之云華不注山人戲書

種葡萄法

有傳種葡萄法於正月末取葡萄嫩枝長四五尺者捲爲小圈令緊先治地土鬆而沃之以肥種之

止留二節在外異時春氣發動衆萌競吐而土中之節不能條達則盡萃華於出土之二節不二年成大棚其實大如棗而且多液此亦奇法也

插瑞香法

凡插之者帶花則雖易活而落花葉生復死但於芒種日折其枝枝下破開用大麥一粒置於其中并用亂髮纏之插於土中但勿令見日日加以水澆灌之無不活矣試之果驗

楊堯發陵

楊髠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録得當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斫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寶貨回至迎恩門有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允

宗愷并楊總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並不曾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總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見爲寺主多蓄寶貨家霸一方

西征異聞

陳剛中云成吉思皇帝嘗西征渡流沙萬餘里其地皆荒寂無人之境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能人言忽云此非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恐耶律楚材（楚字晉卿遼人博[illegible]所不知[illegible]）隨進云此名角猯（音端）能日馳萬里靈異如神鬼不可犯也帝爲之回馭又云有大鳥其一羽足以蔽千人莖腸頗也又云西域有沙海正據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向邇此天之所限華夷也終古未嘗通中國忽一夕有巨獸浮水室其骨長數十里横於兩涘如津

梁然骨中有髓竅可容並馬於是西域之地始通中國其國謀往來者每以膏油塗其骨令潤惟其枯朽折則無復可通故耳

嘲留忠齋

趙子昂入覲之初上命作詩嘲留忠齋云狀元曾受宋朝恩目擊權姦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好將忠孝報皇元留以此銜之終身云

鎖陽

韃靼野地有野馬與蛟龍合所遺精於地遇春時

則勃然如笋出地中大者如猫兒頭笋上[illegible]
其形不與亦有鱗甲筋脉其名曰鎖陽即所[illegible]
蓯蓉之類也或謂韃靼婦人之淫者亦從而好合
之其物得陰氣則怒而長土人收之以薄刀去皮
毛洗滌令淨日乾之爲藥其力百倍於肉蓯蓉其
價亦百倍於常品也五峰云亦嘗得其少許

純色骰錢

理宗朝春時內苑效市井關撲之戲皆小璫互
爲之至御前則於第二三撲內供純鏝骰錢以供
一笑

公主添房

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閣及權貴各獻添房之物如
珠領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方山天驥爲平江發
運使獨獻羅鈿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鎖百具
錦袱百條其實以芝楮百萬理宗爲之大喜後知
出於承受姚某者遂賜金帶一條承受者即姚靜
齋之父也

聖門本草

陳參政揆家集名亦受家傳內有惺惺集乃爲舉
子時程文又以聖門十哲七十子各有爲本草無
乃不可乎陳即行之之祖也

海鰍兆火

壬午歲忽有海鰍長十餘丈閣於浙江潮沙之上
惡少年皆以梯升其背臠割而食之未幾大火人
以爲此鰍之示妖其說無根辛卯歲十二月二十
二三間又有海鰍夜大於前者死於浙江亭之沙
上於是閧傳將有火災然越二日於二十四日之

夜火作於天井巷回回大師家行省開元宮盡在
煨燼中凡毀數千家然則諸傳有時可信也凡火考驗此郎出於五行志中海鰍論中必主火災行省郎宋祕書省書板甚多故時人云昔之木天今之火地也

壬辰星隕

壬辰二月朔甲子更初有大星如五斗米栲栳大
徐徐自東而西紅光照地有聲殷殷若雷越日乃
知墜于宗陽宮火光滿室副宮陳悅道所目擊又
聞是曉亦墜於陽墳之昇元觀丹中皆見火光後

亦無他

葉李紀夢詩

葉亦愚右丞辛卯八月初四日夜忽夢一老人曰汝前爲文昌相坐漏洩天機謫能悔過當復職引之至通明大明二殿俾爲主殿之職於是賦詩四章以謝及覺僅記其一云通明殿逼紫微垣一朶紅雲擁至尊下土小臣勤稽首願將惠澤溥元元於是作詩以記其事云宋時豪士石曼卿帝命作主芙蓉城我才比石萬無一半世虛負狂直名

年來似有喪心疾厲共引鯀辜蒼生天誅未加公論沸日夕惟待鼎鑊烹何哉異夢出非想忽遇仙老談眞情謂予夙是文昌相漏泄輕舉遭彈抨帝令謫墮飽憂患且使兩足蹣跚行追思善步不可得飛昇妙術矧敢輕當時廷議秪如此汝悔當復惟相迎稽首老仙謝慈愍臣罪當死天子明久之寂滅一大樂口棺待盡無他營老仙笑許汝可教引領直上朝玉京通明大明二宮殿林木蓊鬱皆瑤瓊芙蓉爛熳錦欲似帝臯錫以主殿名賦詩來謝九拜起玉音嘉獎傍觀榮癡人說夢聊一快我獨知命不少驚只恐才非曼卿敵相見慚汗應如傾從今閉目需帝召玉樓續記時當成兒孫自有兒孫福與農報國須勤耕明年壬辰二月初六卒

海蛆

李聲伯云常從老張萬戶入海自張家浜至鹽城凡十八沙凡海舟閣淺沙執須出米令輕如更不可動則使綽排求活否則舟敗不及事矣艙梢之木曰鐵棱試用烏婪木出欽州凡一合直銀五百

兩其鐵貓大者重數百斤嘗有舟遇風下釘而風怒甚鐵貓四爪皆折舟亦隨敗極可異也凡海舟必別用大木板護其外不然則船身必爲海蛆所蝕凡運糧則自萊州三神山再入大洋七日轉沙門島可至直沽去燕止百八十里耳

北方大車

北方大車可載四五千斤用牛騾十數駕之管車者僅一主一僕叱咤之聲牛騾聽命惟謹凡車必帶數鐸鐸聲聞數里之外其地乃荒涼空野故耳

益防其來車相遇則須先爲避不然恐有突衝之虞耳終夜勞苦殊不類人雪雨泥濘尤艱苦恩常或泥滑陷溺或有折軸必須修整乃可行濡滯有旬日然其人皆無賴之徒每挾娼婦同處於車箱之下藉地而寢其不足恤如此

全氏孿鬼

壬辰四月二十日全霖卿子用之妾史氏（史之姊）誕子先出雙足足類雞鵝乳醫知其異推上之須臾別下雙足繼而腸亦併下乃孿子也背男子而頭

相抵髮相結其貌如獰鬼遂扼殺之母亦隨殂

押不蘆

回回國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類人形若人參之狀其酋名之曰押不蘆生土中深數丈人或誤觸之著其毒氣必死取之法先於四旁開大坎可容人然後以皮條絡之皮條之系則繫于犬之足既而用杖擊逐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氣隨斃然後就埋土坎中經歲然後取出曝乾別用他藥制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後別以少藥投之即活蓋古華陀能刳腸滌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藥也今聞御藥院中亦儲之白廷玉聞之盧松厓或云今之貪官汚吏賊過盈溢被人所訟則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

種茯苓

道士郎如山云茯苓生於大松之根尚矣近世村民乃擇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繫於其中而緊束之使脂液滲入於內然後擇地之沃者坎而瘞之

三年乃取則成大苓矣洞霄山最宜茯苓往往民多盜種密誌之而去數年後乃取焉種者多越人云

棐李姓名二士

棐亦愚名李先爲棐山所攻後爲李性學所窘遂以此飲恨而死蓋二人正寓其姓名云

訟學業觜社

江西人好訟是以有簪筆之譏往往有開訟學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譁訐之語蓋

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此亦可怪又開括之
松陽有所謂業觜社者亦專以辨捷給利口爲能
如昔日張槐應亦社中之琤琤者焉 東石閒本 齊伯六

相馬法

馬之壯者眼光照人見全身中年者照人見半身
老者照人僅見面耳此雜觀相馬之法 洪愛 通

碑盝

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
墓中正方而上有盝盝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
某人墓誌此所謂書盝者蓋底兩間用鐵局局之
後人立碑於墓道其上篆額此謂之額後誤爲盝
非也今世歲月志乃其家子孫爲之非所謂墓碑
也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

癸辛雜識　續集上四十六　汲古閣

駝峰

駝峰之雋列於八珍然駝之壯者兩峰堅聳其味
甘脆如熊白妳房而尤勝若駝之老者兩峰偏𩨗
其味淡韌如嚼敗絮然所以老者皆老而不任負重
者而壯有力者未始以爲饌也 子昂

解厄呪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維卿以言事忤權臣得罪
遠流西北方名哈剌和林去燕京八千里周知不
免日夕持誦高王觀世音經 夕夢有僧問之曰
汝曾誦高王觀世音經否曰然僧於是口授一呪
與之此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神呪也持誦一萬
二千遍可以免難夢中熟誦及覺即書之紙自是
持誦不輟無何得還燕京而權臣怒猶未巳復繫
刑部獄周在獄持誦益勤未幾遣使云南以自贖

癸辛雜識　續集上四十七　汲古閣

至彼合蕃僧加瓦八過閱大藏經得梵本呪比夢
中惟欠三字未幾權臣誅遂除刑部郎中還其妻
子財物人以爲誦呪之力云呪曰

答侄他 年者只 他音 唵吽囉 囉 哦哆 吽哦音伸 哨 吽囉哦
哆　吽呵哦哆　羅吽哦哆　囉吽哦哆娑呵

霍山顯靈

杭之霍山張眞君祠宇雄壯香火極盛自兵火後
漸致頹圮此役甚大人無復問之者辛卯朱宣慰
運米入京自登萊抛大洋三神山轉料以往忽大

風怒作急下釘鐵猫折其三四桅幹鐵稜帆軋軋有聲欲折一舟之人皆分已死其者露香望空而拜乞命忽於黑雲中震霆有聲出大黃旗上書徐山二字於是舟人咸拜許以再新殿宇以答神貺須臾風濤貼然遂獲安濟是冬入杭遂捐緡千錠崇建鼎新云

葫蘆城幹

長城之旁居人以積雨後或有得堅木於城土中識者謂名葫蘆木乃當時用以爲城幹用者性極堅勁不畏水溼而耐久至今一二千年猶有如橘大者以之爲鎗幹最佳蓋築城無以爲幹不可所謂不謹而宜薪焉者又何邪 受益

癸辛雜識續集上終

癸辛雜識續集目錄下

徐淵子詞　能負舟
白玉笙簫　白玉出香獅
畫本草王輔黃圖　木落石出筆格
吳妓徐蘭　木虹飛驅
虹見井中　道學
秦九韶　吳生坐亡
銀瓶娘子箴　上庠齋碑
入燕士人　賣國沈官人
愛木　避諱去姓
貢獅子　倭人居處
馬趙致怨　南丹婚嫁
相憐草　石洞雷火
按摩女子　老張防禦沈在
蔡陳市舶　鐵蚓
捕狸法　蘭亭兩王侯
洪起畏守京口　張世傑忠死
許夫人　孕婦雙胎

屠節避諱　回人送炭
趙孟議臺評　金鍮相士
十干紀節　文山書爲北人所重
甲午節氣　丙辰節氣
香爐峰桐柏山　失誥碎帶
吳氏鳥卵　鰐港風鵰
慈憲生吉兆　德祐二子名
紹陵初誕　寧宗不慧
衢吏徐信　征日本

束手無措　蜘蛛珠
佛蓮家貲　聖鐵
華岳阿房基　釘官石
張氏銀窖　猪禍
張松　桃符獲罪
龍蚌　透光鏡
菖蒲子　死馬殺人
爪哇銅器　黑膝船
周彌陀入冥　馬相漂棺

伯宜被盜　李性學
夏駕山　潟字無對
觀堂二石　蕭儀父論易
棺蓋懸鏡　北地賓柵
光祿寺御醴　姦僧僞愛
沈香聖像　西湖好處
石庭名梅　陳謂檮油
襄鄂百詠　打聚
家之巽三賢詩　四聖水燈

大辟登科　黃王不辨
押韻語錄　滴福新碑
嘉行古禮　龍畏神火
不葬父妨子　多景紅羅纏頭
韓平原姓王　烏銀江姚
金紫銀青　烏賊得名
天雨米豆　朱宣慰詩
杏仁有毒　章宗勍徽宗
茯苓盆松　虎引彪渡水

擣紙　冬至前造酒
壬日扦種　白蠟

癸辛雜識續集下

徐淵子詞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名士也筆端輕俊人品秀爽初官爲戸曹其長方以道學自高每以輕銳目之淵子積不能堪適其長丁母憂去官淵子賦一翦梅云

道學從來不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爺娘死後更伶仃也不看經也不齋僧却言淵子太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能亨鄉音也）

龍負舟

壬辰水禍已作往往能物示現多至十餘湖州土山有富人命數僕駕舟往田所點視隄岸至漾中（凡水闊之處名曰漾）忽舟若湊淺不能進極力撐挽略不爲動意必爲暗石所碍及令僕下水負乃知舟止閣龍脊上而篙亦正刺龍鱗間篙者無策遂捨舟急令僕善水者負之登岸急逃歸再片時龍躍而起凡其處田疇數百畝皆爲巨浸其人歸舍皆卧

一人死焉

白玉笙簫

理宗朝張循王府有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瑩薄奇寶也內府所無即時有旨補官未幾韓蘄王府有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鵝管其聲清越眞希世之珍也此二物皆在軍中日得之北方即宣和故物也

白玉出香獅

龜溪李大卿之子娶韓平原君之女奩具中有白

玉出香獅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眞奇翫也後聞歸之福邸云

畫本草三輔黃圖

先子向寓杭收拾奇書太廟前尹氏書肆中有彩畫三輔黃圖一部每一宮殿繪畫成圖極精妙可喜酬價不登竟爲衢人柴望號秋堂者得之至元斥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庫有出相彩畫本草一部極奇不知歸之何人此皆書中之奇品也

水落山出筆格

李氏硯山後歸宣和御府今聞說流落台州戴氏家不可見之杭省廣濟庫出售官物有靈石筆小峰長僅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臥沙水道裙摺胡桃文皆具於山峰之頂有白石正圓瑩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於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雕琢之迹眞奇物也

吳妓徐蘭

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游焉徐知其

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以精縑製新衣一襲奉之至于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嘗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綵縑百匹饋之凡留連半年縻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聲播於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趑赴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音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

其後死葬於虎丘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此亦娼中之貴者其後如富沙之唐媚魏華蘇翠京口邢蕊韓香越之楊花繆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爲其所汚屢見之於白簡云

氷蛆飛駝

西域雪山有萬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蟲如蠶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氷蛆能治積熱郭祐之公永判令杭州路達魯花赤樂理不嘗爲使臣至其處親見之又賽尚書嘗官於雲南亦有色目曾帶得數條來亦嘗見之其大如指又有飛駱駝及有馬高一丈餘

人皆行於馬腹下往來無礙

虹見井中

丁未歲先君爲柯山倅廳後屏星堂前有井夏月雨後虹見於井中五色俱備如一匹綵軆明絢爛經一時乃消後亦無他

道學

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眞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膴仕而士子塲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

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卒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余時年甚少聞其說如此頗有嘻其甚矣之嘆其後至淳祐間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必憒憒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爲道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則殊有大不然者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爲過盖師憲

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憒憒不致掣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園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尚忍言之哉

秦九韶

秦九韶字道古秦鳳間人年十八在鄉里爲義兵首豪宕不羈嘗隨其父守郡父方宴客忽有彈丸出父後衆賓駭愕莫知其由頃加物色乃九韶與一妓狎時亦抵筵此彈之所以來也既出東南多

交豪富性極機巧星象音律算術以至營造等事無不精究遊嘗從李梅亭學駢儷詩詞遊戲毬馬弓劒莫不能知性喜奢好大嗜進謀身或以曆學薦於朝得對有奏藁及所述數學大略與吳履齋交尤稔吳有地在湖州西門外地名曾上正當苕水所經入城面勢浩蕩乃以術攫取之遂建堂其上極其宏敞堂中一間橫亘七丈求海桄之奇材爲前楣位置皆自出心匠凡屋脊兩翼搏風皆以塼爲之堂成七間後爲列屋以處秀姬管絃製樂度曲皆極精妙用度無算將持鉢於諸大閫嘗其所養兄之子與其所生親子妾通事泄即幽其妾絕其飲食而死及使一隸偕此子以行授以毒藥及一劒曰導之無人之境先使仰藥不可則令自裁又不可則擠之於水中其隸僞許而送之所生兄之寓鄂渚者歸告事畢已而復聞其實隸懼而逃秦并購之於是罄其所蓄自行且求其子及隸將甘心焉語人曰我且齎十萬錢如楊惟秋壑所以處我既至適謁寮蘇洪恕齋動爲慮起而賀曰

比傳令嗣不得其死今君訪求之是傳者妄也可不賀乎秦不爲口久之賈爲宛轉得瓊州行未至怒逆者之不如期取卒戮之至郡數月罷歸所攜甚富已未透渡秦喜色洋洋然既未有省者則又曰生活皆爲人攫了也時吳履齋在鄞亟往投之吳時將入相使之先行曰當思所處秦復追隨之吳旋得謫賈當國徐摭秦事竄之梅州在梅治政不輟竟殂於梅其始謫梅離家之日大堂前大楣中斷人謂不祥秦亡後其季子復歸與其弟其

處爲余嘗聞楊守齋云往守霅川日秦方居家暑夕與其姬好合於月下適有僕汲水庭下意謂其窺己也翌日遂加以盜名解之郡中且自至白郡就欲黥之楊公頗知其事以其罪不至此遂從杖罪斷遣秦大不平然匿怨相交如故楊知其怨已每闞其亡而往謁焉直至替滿而往別之遂延入曲室堅欲苛留楊力辭之遂薦湯一盃皆如墨色楊恐甚不飲而歸蓋秦向在廣中多蓄毒藥如所不喜者必遭其毒手其險可知也 陳聖觀

吳生坐亡

故都向有吳生者專以偏僻之術爲業江湖推爲巨擘居朝天門開大茶肆無賴少年競登其門其後賈師憲在揚州補以勇爵遂有制屬之稱兵火後忽謝絕妻子薙髮爲僧居吳門東禪寺衆寮素與遊者邀之飲酒食肉皆不拒也嘗於寺隣僦小房爲出入憩息之地一日忽置酒治具盡招平日狎遊諸友大會歌笑竟日酒將闌據坐胡牀命筆作偈跏趺端坐衆皆大笑而呼之則果逝矣豈所謂頓覺者耶

銀瓶娘子籤

太學忠文廟相傳爲岳武穆王并祠所謂銀瓶娘子者其籤文與天竺一同如門裏心肝卦私試得之必中蓋私試摘卦於中門內故也如飛鴻落羽毛解試得之者必中以鴻中箭則羽毛落

上庠齋牌

上庠齋牌亦有關係當宜中爲成均時立三槐市於學前市字似弔字即時學生三人皆不得其死

存心齋立斗魁牌當時十三人遇省既而徐撫死以斗字止爲十二也篤信齋立德聚牌時本齋一十四人赴會試僅二人蓋德字雖有十四字而聚字乃取二人之讖也

入燕士人

丙子歲春三學歸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與路學教授

太學生一十四人　文學二人　武學二人

趙希椿 漢城嚴教　林立義 台州參教

趙孟鏐 衢州蘇教
潘夢桂 明州明教
吳時森 上虞近教
趙又貴 臨中處教
許又進 許州建寧教
張觀光 婺州婺教
金炎 杭州松江
陳自立 稻州福高教

徐武子 [illegible]教
黃元輝 [illegible]教
陳寅之 [illegible]教
沈唐光 [illegible]州教
林桂發 杭州瑞教
黃子敏 杭州寶教吳南欽教
虞廷桂 長興嘉教
高選 福州杭教

賣闕沈官人

昔有賣闕沈官人者本吳興之族專以賣闕爲生饍百餘指或遇到部干堂之人欲得便家見闕者或指定何路或干僻闕雖部吏掌闕簿者亦不過按圖索駿時方員多闕少動是三五政十年殊不易得必往扣之門外之屨常滿彼必先與諧假邀物爲質或立文約然後言某處爲見闕某處滅兩政雖在官累數政緣上政某人已於何時事故有見親弟若親故見在某處某廨可問而知次政某人見行通理月日補塡成月不俟終更已常於吉功或他所屬投放文字見是吏人某承行可問句如次某人則近於此月某日已行下受差準擬與戚鄉人可證者乃各相引指蹤放訪問其的寔後能射闕闕已則以所許酬之天下諸州屬縣大小員闕無一不在其目中如指諸掌亦各有小秩然將時揭帖實爲覓闕之指南雖有費不惜也他人欲効之皆不能逮蓋人之心計各有所長如此

愛水

楞嚴經云因諸愛受染發起妄思情積不能休生

愛水是故衆生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又曰婬習交接發於相磨

避諱去姓

槃亦恐之有不相也李浙泉班通書題銜云門生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班益從去自己之姓以避其名其苟賤不足道如此浙泉在前朝爲省元爲從官爲督府參謀所守如此宋安得不亡

貢獅子

近有貢獅子者首類虎身如狗青黑色宫中以爲不類所畫者疑非眞其入貢之使遂牽至虎牢之側虎見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動獅子遂溺於虎之首虎亦莫敢動也以此知爲眞獅子焉唐閻立本畫文殊所騎者及世俗所裝戲者爲何物豈所貢者乃獅子之常而佛所騎者爲獅子之異品邪又云獅子極多力十餘人挽之始能動（得於坐中聞杜郎中云）

倭人居處

倭人所居悉以其國所産新羅松爲之即今之羅木也色白而香仰塵地板皆是也復塗以香入其室則芬郁異常倭婦人體絕臭乃以香膏之每聚浴於水下體無所避止以草繫其勢以爲禮番舶至四明與娼婦合凡終始能竟夕事至其暢悅則大呼如獼猴或惡其然則以木槌扣其脛乃止然下體雖暑月亦服至數重其衣大袖而短不用帶食則共置一器聚則團食以竹竹折折取之輟則無跟如羅漢所著者或用木或以細蒲爲之所衣皆布有極細者得中國綾絹則珍之其屐乃絕無奇巧以爲貴其聚扇用倭紙爲之以雕木爲骨作金銀花草爲飾或作不肖之畫於其上

馬越致怨

馬華父光祖知高沙日戍卒叛華父撫諭不從遂藏身後圃亂荷中獲免其家人散走藏匿華父之妻則匿於鄰吏之家遂爲所汚趙信國曰維揚提兵至郡討叛令王兌仁入城撫諭遂斬首謀者百餘人趙遂縶吏者纏以麻紙漬之以油用大竿揭

於通衢而燃之華父慚怒以趙爲彰其家醜遂搆大怨其後華父開江閫遂辟王容之子某爲溧水令俾覘趙過將甘心焉趙公知之遂首以外執政一劄舉之且爲宛轉料理改秩馬知其故遂劾去之其後建涓溪諸賢祠凡仕於江淮者皆在祀列獨信國之父忠肅公方不得預焉

南丹婚嫁

周子功云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於每歲七月聚於州主之廳鋪大毯於地女衣青花大袖用青

絹蓋頭手執小青蓋男子擁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立既而左右隊長各以男女一人推仆於毯男女相抱持以口相呵謂之聽氣合者即為正偶或不合則別擇一人配之蓋必如是而後成婚否則論以姦罪也

相憐草

又云彼之山中產相憐草媚藥也或有所矚密以草少許擲之草心著其身不脫彼必將從而不捨嘗得試輒驗後為徐有功取去

石洞雷火

費潔堂伯恭云重慶受圍之際城外一山極峻絕有洞洞口僅容一人而其間可受數百人於是衆競趨之復以土石窒其穴時方初夏一日忽天雷雨火光穿透洞中飛走不定其間有老者云此必洞中之人有雷霆死者遂取諸人之巾以竹各懸之洞外忽觀雷神於內取一巾而去衆遂擁失巾之人出之洞外即有神物挾之而去至百餘步外仆於田中其人如癡似醉莫知所以然及雷雨息復往洞中問之但見山崩壞洞中之人皆被壓死無一人得免禍者惟此失巾人獲存耳

按摩女子

馬八二國進貢二人皆女子黑如崑崙其陰中如火或有元氣不足者與之一接則有大益於人又有二人能按摩百疾不勞藥餌或有心腹之疾則以藥少許塗兩掌心則昏如醉凡一晝夜始醒皆與聞也或謂此數人至前途因不服水土皆殂

張老防禦沈堯

杭醫老張防禦向為謝太后殿醫官革命後猶出入楊駙馬家言語好異人目為張風子然其人尚義介靖不徇流俗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閣奉理宗及太后神御位牌奉之惟謹以終其身焉可謂不忘本者矣楊府九位有掠屋錢人沈堯者姑長生老人橋每至楊和王忌辰必設位書恩主楊和王供奉惟謹人問其故則云某家在世皆衣食其家今其位雖凌替然不敢忘此亦小人知義者今世號為士大夫者隨時上下自以為巧而得計視此

眞可媿矣

蔡陳市舶

永嘉有蔡起莘嘗爲海上市舶德祐之末朝廷嘗令本處部集舟楫以爲防扼之用其處有張曾二者頗黠健蔡委以爲部轄既而本州點掉所部船有違闕卽欲置張於極刑蔡力爲祈禱事從減明年張宣使部舟欲入廣又以張不能應辦欲從軍法施行蔡又祈免之遂命部舟入廣以贖罪未幾厓山之敗張盡有舟中所遺而歸覲驟至貴顯蔡

既歸溫遂遭北軍所擄家遂破爲因挈家欲入杭謁親故道由張家浜偶憶張曾二部轄者居此令不知何如漫扣之酒家云此處止有張相公耳因同酒家往謁之張見蔡卽下拜稱爲恩府延之入中堂命兒女妻妾羅拜白曰我非此官人無今日矣遂爲造宅置田造酒營運遂成富人張卽今宣慰也名瑄同時繼蔡爲市舶者姓陳名曉天台人有方元者世居上海蘆徒也因事至官陳遂槌折方手足棄之於沙岸後暗治復全革世後隸張萬下爲頭目因部糧船往泉南至台境值大風不行遂泊舟山下因取薪水登岸望數里外有聚落扣之土人則云前上海陳市舶家也方生意疑爲向所見殺者卽攜酒往訪之陳出迎已忘其爲人扣所從來方以阻風告陳遂置酒酒半酣方笑曰市舶還記某否某卽向遭折手足方元也陳方愕然遂謝三鼓後方啗百人秉炬挾刃而來陳氏一家皆不得免焉此二事一爲報恩一爲復怨皆得之於天

鐵蛆

鮮于伯機云向聞其乃翁云北方有古寺寺中有大鐵鑊可作數百人食一夕忽有聲如牛吼曉而視之已破矣於鐵竅中有蟲色皆紅凡數百枚猶有蠕動者鐵中生蟲亦前所未聞也

捕狸法

捕狸之法必用烟薰其穴却於別處開穴張罝捕如拾芥然狸性至靈每於穴中迭土作臺以處且可障烟夏月[illegible]於臺下避暑可謂巧矣而捕者又

必窮其臺之所之而後止可謂不仁也

蘭亭兩王侯

山陰之亭其扁乃靖康中箕山王侯書壬辰歲全楚卿捨天章寺旁庵田三十畝爲蘭亭書院其扁乃廉訪分司王侯書之二百年間同姓同名可謂異矣

洪起畏守京口

洪起畏知京口日乃北軍入境之初嘗大書榜四境曰家在臨安職守京口北騎若來有死不走

其後舉郡以降或爲人改其末句云不降則走滿山齋

張世傑忠死

張世傑之戰海上也嘗與祥興之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爲則老臣必死於戰有沈香一株重千餘兩是時當焚此香爲驗或香烟及御舟可卽遣援兵或不然宜速爲之所無墮其計中也及厓山之敗張儼然立船首焚香拜天曰臣死罪無以報國不能翊運輔主惟天鑒之尚有將佐三十餘人亦立

其後如此者凡一晝夜從者亦聳立不少動既而北軍擁至舊師亦皆以小舟逃去風起浪湧舟遂沈溺者甚衆其部曲有張霸都統者遂收其遺骨放舟回至永嘉海洋中與之招魂作佛事時周文英者一舟正泊對港遠見旗船遣人覘之則知爲將軍也遂輕舟往見之甚懽因謂張曰二王既死吾儕無主若放浪海中與盜賊何異意欲與之投拜也張素知其人中險漫爾應之次日張欲置酒招周將乘間圖之適有人往報於周周亟殺一人

拂明亟遣以半體送之曰昨見相公回馬適既是今已烹之敢屈相公一醉張不虞其機已露乃同今日本欲相招乃爲君所先當卽往就邀以歸也至則周殺張於坐中因撫其部曲張軍頭目競獻子女玉帛周盡却之令各自收拾同往廣中梁相公處投拜止留張世傑所愛二內人皆絕色也二人常持家事盡知世傑所有寶玩及供軍金帛類既約日進發則凡張軍諸舟各差守把不許一人登岸凡數十船金寶悉捲而有之既約日進復以

世傑節度使印以爲根脚授廣州宣慰使及其還
江南也與時蹬二王官屬貴璫幕士競往投之附
其舟以歸周皆爲料理舟檝及舟發至海中乃盡
殺之掩有數家之財焉時毛文豹爲士人處梁相
公之館備知其事故告發焉

許夫人

周文英之父名彥榮守節死於毘陵昔在閩廣時
有許夫人者聚兵立山寨甚盛周每至其寨往來
許悅之因嫁焉遂鬭諸山寨最後至一寨遇伏前

癸辛雜識　續集下二十　汲古閣

値水坎周躍馬過之許馬弱墮坎遂爲所禽周遂
據其所有云　李華伯

孕婦雙胎

安吉縣村落間有孕婦日饁其夫於田間每取道
自叢祠之側以往祠前有野人以卜爲業日見其
往因扣之情寔洽一日婦過之卜者招之曰今日
作餛飩可來共食婦人就之同入廟中一僻靜處
笑曰汝腹甚大必雙生子也婦曰汝何從知之曰
可伸舌出看可驗男女婦即吐舌爲其人以物鈎
之遂不可作聲遂剖其腹果有孿子因分其屍烹
以祀神且以孿子炙作腊爲鳴童預報之神至晚
婦家尋覓不見偶有村翁云其婦日與卜者有往
來之跡疑其爲姦遂入廟捕之悉得其屍并獲其
人解之縣中益在道者以雙子胎爲靈單乃所不
及也

屠節避諱

省史屠節嘗出知道州太守省劄其本坊書吏以
避賈相之名遂書作某人知春陵州事賈見之大

癸辛雜識　續集下二十一　汲古閣

怒批出云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皆見於禮經今
屠節乃敢擅改州名可見大無忌憚使不覺察豈
不知陷決欲黥之後以諸省史羅拜懇告遂從編
置即存博之口也

回人送炭

牟獻之巘存齋之子舊爲浙東憲嘗有謝人送炭
一聯云翻手可覆手曲身成直身

趙孟議臺評

趙孟議因誘買王貴妾楚口口遂爲曾淵子所論

一聯云喬妾之歸承嗣忍者主衣周顗之事口口
殆非人類

金鉤相士

文時學昔爲秘書郎日有金鉤相士朝省會日擠於廳吏輩入省中遍閱諸館職繼而扣之云左偏坐二人一月皆當補外（番與上　世傑）末坐一少年最不佳官雖極寄然當受極刑扣其何以知之云頂有拳髮此受刑之相也凡人若具此相無得免者蓋文宋瑞時爲正字居末坐也未幾潘王果出而宋

瑞之事乃驗於兩紀之後可謂神矣又嘗見宋瑞自云平生凡十餘次夢中見髑髏滿前後無數此何祥也然則異時之事豈偶然哉（本心齋　已亡月）

十干紀節

或云上巳當作上卜之巳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故王季夷禊上巳詞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其正也

文山書爲北人所重

平江趙昇卿之姪總管號中山者云近有親朋過河間府因憩道傍燒餅主人延入其家內有小低閣壁貼四詩乃文宋瑞筆也漫云此字寫得也好以兩貫鈔換兩幅與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家傳寶也雖一錠鈔一幅亦不可博咱們祖上亦是宋氏流落在此趙家三百年天下只有這一箇官人豈可輕易把與人邪文丞相前年過此與我寫的真是寶物也斯人朴直可敬如此所謂公論在野人也（癸巳九月）

至元甲午節氣之巧三十一年

正月初一日壬午立春　二月初二日癸未驚蟄
三月初三日癸丑清明　四月初四日甲申立夏
五月初五日甲寅芒種　六月初六日乙酉小暑
七月初七日乙卯立秋　八月初八日乙酉白露
九月初九日丙辰寒露（係夕正初刻亦何八月至有兩刻月之遲）
十月初十日丙戌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小寒

夷考百年以來

正月一日立春　二月二日驚蟄
三月三日清明　四月四日立夏
五月五日芒種　六月六日小暑
七月七日立秋　八月八日白露
九月九日寒露　十月十日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小寒
餘見未如此者亦一奇事也

香爐峰桐柏山

越上有香爐峰唐德宗時有告於朝者言此山有

癸辛雜識　續集下二十四　汲古閣

天子氣於是遣使鑿其山理宗高祖周元肅王向祗役於河南死焉其子越王遂挾父母遺骨以歸越葬於香爐峰下於是前說驗焉又杭之仁和縣有桐柏山宣和中蔡京嘗葬其父於臨平及京敗或謂此為駱駝飲海勢遂行下本路遣匠者鑿破之有金雞自石中飛出竟渡浙江其地至今有開鑿之徑知地理者謂猶出帶血天子而後濟王實生其地 趙節山

失誥碎帶

丙寅冬嗣榮王拜福王之命賈御醫將上命部押儀物過越及至邸第則遺忘誥命及新第之印人皆以為不祥賈師憲景定庚申自江上凱旋歸朝遂拜少師賜玉帶及入朝之日馬驚而墜碎其帶乃人人皆知為不祥

吳氏鳥卵

吳子明居杭之積慶坊晚年閑步水濱忽見泥中一物蠕動疑為蛇類細視之乃一鳥卵大可如拳心異之遂取歸寘之聖堂淨水盂中旋即漲大忽發

癸辛雜識　續集下二十五　汲古閣

大聲穿屋而出或以為龍卵云然吳竟以此驚悸成疾而死

斡港風禍

或謂賈平章斡港之師嘗與北軍議定歲幣講解約於來日各退師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風大作北軍之退西者旗幟皆東指南軍部將發孫虎臣意以為北軍順風進師遂倉忙告急於賈賈以為北軍失信而相紿遂鳴鑼退師及知其候則軍潰已不可止矣是南軍既退之後越一宿而北軍始進

蓋以此也嗚呼天乎

慈憲生吉兆

慈憲全夫人之生也其父全翁大飾忽門外有大蚍蜉繞一大樹間細而視之則其蚍有兩小角方以爲異將入呼兒姪輩逐之則報以得女而蚍不復見矣福王妻榮懿李夫人之生也忽大雷雨有龍入其室而夫人生焉

德祐二子名

福王長子小字祐孫庚子生郎不存次曰黃氏所生小字

德郎紹陵也蓋取並立人二字後乃應德祐之號異哉

紹陵初誕

紹陵之在孕也以其母賤遂服墮胎之藥既而生子手足皆軟弱至七歲始能言黃氏德清人乃李夫人從嫁名定喜後封隆國育聖夫人

寧宗不慧

或謂寧宗不慧而訥於言每北使入見或陰以宦者代答

衢吏徐信

衢之常山有道院三月三日上眞誕辰道侶雲集吏魁徐信主此會有一道人鬻得如意袋三寄留徐家約以四月八日合會後至以取且贈以詩云一方眼目共推尊禍福無門却有門夜半或傳人一語明朝推背受皇恩徐大刻之石及期道人不至未幾癢嗣作梗護其罪於徐夜半省劄下竟伏[illegible]

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大軍征日本艦軍已至竹島與其太宰府甚邇方號令翌日分路以入夜半忽大風暴作諸艦皆擊撞而碎四千餘舟所存二百而已全軍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凡棄糧五十萬石衣甲器械稱是是夕之風木大數圍者皆拔或中折蓋天意也李輔大爲令史目擊而言

束手無措

東元嘉知嘉陵州禁酷甚嚴有大書于郡門曰束手無措

蜘蛛珠

蒙古及之在福建省時有村落小民家一婦人以織麻爲業每夜織麻於大水盆中忽一日視之盆中水涸矣視之初無罅漏凡數夕皆然怪其異至夜候之夜過半果有一物來徑入盆中飲水其身通明如月光照滿室婦細視之乃一白蜘蛛耳其大如五斗栲栳其婦遂急以大雞籠罩之剖其腹內得一珠如彈丸大照明一室是夕地分軍士皆見其家有火光燭天疑爲有火翌日遂往扣其婦

人以爲無有軍人之黠者以言誘之終不能隱遂出示之其卒脅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既而千戶知其事復殺卒以取之如此轉數手亦殺數人最後歸之蒙古遂以所得福王玉枕併進之遂得江浙省平章聞內府一珠向以數千錠得之於海賈方之此珠不及其半益絕代之寶也

佛蓮家貲

泉南有巨賈南蕃回回佛蓮者蒲氏之壻也其家富甚凡發海舶八十艘癸巳歲殂女少無子官沒其家貲見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省中有榜許人告首隱寄債負等

聖鐵

有所謂聖鐵者凡人佩之刃兵皆不能入嘗以羊試之良驗又謂此鐵佩之刃兵所至則鐵隨應之終不可入又云此鐵大者僅如豆或肉入之身中或遇刃兵則此鐵隨以應之更不可入未知孰是聞張眼子有之

華岳阿房基

王國用僉省云五岳惟華岳極峻直上四十五里遇無路處皆挽鐵絙以上有西岳廟在山頂望黃河一衣帶水耳所謂龍池者僅方丈龍在則水深黑龍不在則淸見底山有鄧仙姑者年二百六七十歲矣嘗事陳希夷又常隨呂公遊於世又云阿房宮基址尚存前殿從廣各數里可容萬人其大可知

釘官石

又云釘官石在長安城中色青黑其堅如鐵凡新

進士求仕者以大釘釘之如釘徑入則速得美官否則齟齬不能入入亦不能快利也石上之釘皆滿

張氏銀窖

張府主奉位酒庫屋其左則蒙古平章之居一日蒙古欲展地丈餘主奉者不獲已與之彼方毀舊垣再築於舊基得烏銀數十大笏皆奄有之蓋張氏之窖藏也

猪禍

至元癸巳十二月內村落間忽僞傳官司不許養猪於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價極廉不知何祥也

張松

世俗命強記者曰張松按蜀紀劉礶紀注楊修以所撰兵書示張松飲宴間一看便暗誦之即此也

桃符獲罪

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永嘉人甲午歲題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爲人告之官遂罷去

龍蚌

老學菴筆記言壽春縣灘上有一蚌其中有龍蟠之迹以爲絕異余嘗於楊氏物有堂見其亦類此疑即壽春之物既而隣邸有六家有客人持一蚌殼求售其中儼然一蛇身纍纍若貫珠乃知天壤之間每有奇事

透光鏡

透光鏡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輩傳記僅有沈存中筆談及之然其說亦穿鑿余在昔未始識之初見

鮮于伯機一枚後見霍清夫家二枚最後見胡存齋者尤奇凡對日映之背上之花盡在影中纖悉畢具可謂神矣胡知幾嘗賦此詩得名余嘗以他鏡視之或有見半身者或不分明難得全體見者太平廣記第二百三十卷內載有侯王授王度神鏡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盡入影內纖悉無失然則古亦罕見也

菖蒲子

菖蒲花候結子老收之至梅月用米飲同子嚼碎

噴在大歲上則自然生苗極細可愛然止是虎鬚耳呂化有此苗（寶愛 山）

死馬殺人

凡驢馬之自斃者食之皆能殺人不特生丁瘡而已豈特食之凡剝驢馬亦不可近其氣薰人亦能致病不可不謹也今所賣鹿脯多用死馬肉爲之不可不知

瓜哇銅器

徐子方嘗得瓜哇國一銅器類簋從約四寸從約

癸辛雜識 續集下三十一 汲古閣

三寸其中有梁如斗梁上坐國主國后二像一人侍側極其醜惡如優人之類其側有兩人首殊不知爲何所用也

黑漆船

趙梅石孟頫性侈靡而深嶮其家有沉香連三暖閣窗戶皆鏤花其下替板亦鏤花者下用抽替打篆香於內香霧紛郁終日不絕前後皆施錦簾他物稱之後閽獻之福邸云後爲都大坑冶又造黑漆大坐船船中蜆板皆用香楠鏤花其下焚沉腦如前閣子之製呂師夔親見之遂號孟頫爲黑漆船後餓死於燕京（[illegible]）

周彌陀入冥

湖州貴涇坊有周彌陀者其人手中有彌陀印故得名爲人善良且孝忽以病殂以心腹未寒未敢殮越二日復甦曰此番得生皆陳尚書之力因言至一官府囚徒甚衆仰觀據案者即陳本齋尚書也（[illegible]）守見謂曰汝吾賃戶也何緣在此檢大簿曰此人極孝且所追同姓名可令發回蹶然而甦好

癸辛雜識 續集下 十 汲古閣

事者雖能言未之信也未幾廉訪分司辟帖木兒自嘉興至霅因抑左右曰前宋有馬裕齋陳本齋否衆曰然因言在嘉興時一書吏暴死一夕方甦因言入冥有二冥官以簿參照誤而遣回吏語之曰此善惡判官也惡判官乃馬裕齋善判官乃陳本齋耳乃與周彌陀之事正相合亦可怪（按裕齋名光）

馬相漆棺

饒州樂平縣中有某人者元執役於馬相府後以

病死入冥見中坐者乃馬相公也其人舉首叩頭以求救既而以帙追放還方出馬卽呼語之曰汝回人間可與吾兒言我屋已漏損一角宜亟修之可憐兒子讀書將來有用處既甦遂往馬府告之然所居之第初無損漏之事越明年山中發洪水馬相之墓適當其衝遂爲大水漂其棺隨流而去莫知所之至四十里之外爲枯槎挽定適渡子見之訝其棺華大疑非常人者卽舉渡船中載之以歸既而馬府物色得之給賞取回改葬焉此事陳無逸在婺源爲山長時見張伯大家言之甚詳伯大丞相之妹壻也

伯宣被盜

劉伯宣爲宣慰司同知去官日泊北關外俞桅盛家之别室一夕爲偷兒盜去銀匙筯兩副及毛衫布海青其三件失日幾無可著之衣其家卽欲經官捕盜伯宣不許因自於門首語其隣曰此輩但知爲盜而不知吾乃窮官人也所有之物不過如此萬一見獲遂壞此生銀匙筯入其手亦不顧得但衣服頗覺相妨仍見還可也幸相體此意人皆笑其迂越再宿忽得一旋於屋後空地視之毛衫布衣皆在焉劉公一言信及穿窬非一日之積也

白珽

李性學

李性學之爲吾教也有詩云天下今無讀書者世間惟有作詩人其後得罪於巨室故遭完顏御史之怒杖幾及身聞子靜救之而免於是怒之者有墻壁之文醜詆有云挂鼠於書齋之內謂辟蠅

營避飛蚊於錦被之間有如龜縮喫帶糠糙米粥啜無鹽淡菜羹猶兒常寶玩於房中蝨子任珠懸於衣上又云胗病知心脉之已死自縊有頭痕之尚存先是性學嘗以儷語數范約莊之惡有云面帶鬼香口尚乳臭等語此其報也

夏駕山

吾鄉妙喜謂之杼山聞夏杼嘗巡歷於此故名其西曰夏駕山又有所謂夏王村者皆是也今乃訛夏王爲下黃夏駕爲下夾且名其上曰上夾以成

僞焉

渴字無對

衛山齋云凡字皆有對如飢之對飽寒之對暖悲之對歡之類是也獨有渴字無不渴一字對之此雖戲言亦似有理又云向見鄒先生言閤雖后妃之德註家皆指后爲太姒非也葢后即君耳妃乃夫人以夫人爲后乃自秦始耳

觀堂二石

徐子方云向到故内觀堂有黑漆厨内龕二石高數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隱起石上刻金書南極星祥其陰有北斗七星亦隱起而色白刻曰北斗降瑞及再至杭則觀堂已化爲佛寺此石莫知所在矣

癸辛雜識 續集下三十八 汲古閣

董儀父論易

董儀父鴻當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下輔嗣去三而存一於道闕焉晦菴知其爲非所以本義啓蒙各以卜筮言之然雖知其爲卜筮之道而不知其所以爲卜筮之道不過復以理言之則亦何異乎輔嗣哉

棺葢懸鏡

今世有大殮而用鏡懸之棺葢以照尸者往往謂取光明破暗之義按漢書霍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温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然則其來尚矣

北地賞柳

焦達卿云鞑靼地面極寒並無花木草長不過尺至四月方青至八月爲雪虐矣僅有一處開混堂得四時陽氣和暖能種柳一株土人以爲異卉春時競至觀之

癸辛雜識 續集下二十七 汲古閣

光祿寺御醴

達卿嘗爲光祿寺令史掌醴事云欽米之器皆以混石爲大釜［以白檀香沓甑］甑以白檀香沓甑之類皆銀爲之極其侈靡前代之所無也車駕每親幸焉所掌必以大頭目外廷丞不得過也

姦僧僞夢

安吉縣朱實夫馬相碧梧之壻也有溫生者因朱

往登馬相之門近復無聊遂依白雲宗賢僧錄者無以媚之乃創爲一說云曩聞碧梧與之言云向在相位日蒙度宗宣諭云朕嘗夢一羽衣來謁從朕借大內之地爲卓錫之所朕嘗許之是何祥也馬雖知爲不祥而不敢對今白雲寺所造般若寺即昔之寢殿也則知事皆前定於是其徒遂以此說載之於寺碑以神其事嗚呼使當時果有此夢方質平章當國安得獨語馬公使馬公果聞此語安得不使子姪親友知之且獨語門吏耶可見小

人之無忌憚如此余恐後人不知而輕信故不得不爲之辯金之蒼璧云

沉香聖像

杭西湖延祥觀四聖小像并從人共二十身皆蠟沉香凡數百兩即韋太后北巡狩歸日所雕皆飾之以大珠及楊髡據觀爲寺盡取之爲笠珠及香餅可歎也杜牧宋

西湖好處

江西有張秀才者未始至杭胡存齋攜之而來一日泛湖閒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謂好曰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令似青色山水獨東偏無山乃有鱗鱗萬瓦屋宇充滿此天生地設好處也此語雖涉俗然能道西湖面目形眺爲可喜也

石庭苔梅

宜興縣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餘里皆古梅苔蘚蒼翠宛如虬龍皆數百年物也有小梅僅半寸許叢生苔間然著花極晚尚之土人云梅之早者皆

嫩樹故得春最早樹老則得春漸遲亦猶人之氣血衰旺老少之異也此說前所未聞梅間有小溪流水橫貫交午橋下多小石圓淨可愛時有落花爲及人物者近世以來則有騎而笠者蓋天地之氣亦隨時而賦形尤可異也

陳諤搗油

陳諤字古直號楚水嘗爲越學正滿替往婺之廉司取解由歸途偶憩山家有長髯野叟方搗柏子作油見客至遂少輟相問勞曰君亦儒者邪持盃

茶飲之遂問今將何往陳對以學正滿替欲倒解由別注他欽爲吏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搗柏油遂操杵曰不復再交一談陳畏而謝於鄰人云此傅秀才隱者也惡君言進取事故耳陳心甚愧之因賦詩云忽遇深山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老來一出爲身計不滿先生一笑中

襄鄂百詠

又云向在鄂渚正值巳未透渡之變至辛酉閏十一月二十一日解圍嘗作鄂渚百詠以記一時之

事多歸功於賈老中閒有一首云久戍胡兒已念家將軍何不奏胡笳今朝忽报嚴圍解白雪紛紛亦散花賈見散花之語大怒捕陳甚急陳窘甚求援於趙晦巖晦巖爲解釋乃免

打聚

閩閫凡市專有不逞之徒以掀打衣食戶爲事縱告官治之其禍益甚五奴輩苦之切視其所消何妓於是□金以償其直然後許以嫁之且俾小伎課錢足日取去然所逋浅附悠悠使延引歲月而不肖子陰覽其計中反爲外護雖欲少逞故智不可得矣其名曰打聚

家之巽三賢詩

家志行嘗和三賢堂詩云孤峯落頂一詩人自傷何曾號直臣較似眉山敢同傳並祠浙水還祀神人非倫擬終非偶論貴平和不貴新爭似錢唐元祐學尚堂正笏道垂紳又誰稱三老作三山[illegible]太子寧居季孟間騷殿侍人念觀色鼇頭處士若爲攀辭章小技應閒事節義千年眞

大閑何似眉山專一祭九京賢聖盡歡顏雖然志行尊坡翁是也貶二賢無乃過乎何不反觀自巳爲德政偉以媚楊晃受傭賂以作寺記義方之訓可笑由復之欽不愁奈何

四聖水燈

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電爭光閃爍余一之所居在積慶山巔每夕觀之無少差凡看二十餘年

矣

大辟登科

南康劉以仁嘗手殺其叔里族買靜不經官司後竟登寶祐癸丑第及官長沙令江古心嘗云糊名考校中諸行百戶何所不有雖盜賊大辟亦可登科改秩云

黃王不辨

浙之東言語黃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榮邸近屬也所居嘗燬於火於是鄉人呼爲王火燒同時有黃瑰者亦越人嘗爲評事忽遭臺評云其積惡以遭天譴至於獨焚其家鄉人有黃火燒之號蓋誤以王爲黃耳邸報既行而評事之降有李應麟者爲維揚幕一見大驚知有被火之事亟告假而歸制使李應山憐之餽以官楮二萬及歸則家無恙乃知爲誤耳蓋黃無辜而受王之禍而李無望而得二萬之獲殊可笑

押韻語錄

劉後村嘗爲吳恕齋作文集序云近世貴理學而

賤詩賤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

演福新碑

家之與志行爲演福寺作觀音殿碑所得幾何乃大罵賈相以示高殊不知其寺常住贍僧田一萬三千畝乃賈相所捨也其碑具銜云前朝奉大夫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殊不知此二兼職非卿監不可也意者欲愚庸兒眩俗眼以爲榮耳碑成打造遍送當路其後官司打勘沒官田土則賈相所捨寺中萬三千畝正在數中省官呼穉兒問之云賈似道既捨許多田與寺中不知寺中呼之爲何稱曰大檀越也曰寺中亦感激他否曰大衆仰食於此田安得不感激曰既是如此何乃刻碑毀罵邪兒無以應之以此知公論在人心無間於南北也

喜行古禮

吳中一富家子粗識字而騃然其性僻喜行古禮闢大堂以祀夫子凡朔望二丁必大集里中士人以行禮凡俎豆衣冠之具及祭饌牲酒莫不精

腆每一行禮必有重費不斬也然其人初無識解
不過所存如此亦可尚也

龍畏神火

乙未歲五月宜興近湖之地忽有二龍交鬬俱墜
於湖其長無際頃刻大風駕水高丈餘而至卽有
火塊大如十間屋者十餘自天而墜二龍隨卽而
升蓋天恐其爲禍驅神火逐之使少緩須臾則百
里之內皆爲巨壑矣余向者舟經德清之桃園其
稻田皆焦黑凡數十畝遂艤舟問其里人云昨午

有大龍自天而墜下隨卽爲地火所燒而飛去蓋
龍之所畏者火耳

不葬父妨子

或謂停父母之喪久而不葬者則其子孫每歲縮
小近見錢達可康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此其異也

別本缺五

多景紅羅纏頭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爲
大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爲潤筆于湖却之但
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賦詞命妓
合唱甚懽遂以紅羅百匹犒之

韓平原姓王

王宣子嘗爲太學博士適一婢有孕而不容於內
出之女儈之家韓平原之父同鄉與之同朝無子
聞王氏有孕婢在外遂明告而納之未幾得男卽
平原也

烏銀江珧

承平時貴家以烏銀爲江珧殼外貝細紋而色似

眞每宴集則以此嚲珧柱以供客可謂富貴之極
也 於有齋

金紫銀青

廣西諸洞產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
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麥片
則名麩皮金金色深紫比之尋常金色復加二等
此金之絕品也銀之品有紋如羅甲者有檢紋者
有中窪而郭高者皆爲構銀其絕品則色青故官
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爲絕

品也掌禾說

烏賊得名

世號墨魚爲烏賊何爲獨得賊名蓋其腹中之墨可寫偽契券宛然如新過半年則淡然如無字故狡者專以此爲騙詐之謀故諡曰賊云

天雨豆米

至元丙申三月十八日永嘉天雨黑米粒小而多飯可食陳本齋云泉州雨紅豆亦可爲飯其色如丹砂前未見也徐容齋云乙未歲江西歉甚時天亦雨米貧者得濟富家所雨則雪也此又異甚胡存齋云

朱宣慰詩

日觀僧子溫善作墨蒲萄時書詩文句於上或有可喜者嘗在朱宣慰家作畫訖遂寫一詩在上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皆金紫貴朱老欣然曰朱清果是賣蘆柴出身和尚說得我着遂饋贐資五錠酬之

杏仁有毒

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須煮令極熟中心無白爲度方可食用生則能殺人凡煮杏仁汁若飲犬猶立死

章宗效徽宗

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書劄悉效宣和字畫尤爲逼真金國之典章文物惟明昌爲盛

茯苓益松

凡所砍大松根下枯而紅潤者其下必有茯苓蓋得茯苓所養故耳人能服餌豈無奇功

虎引彪渡水

諺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獷惡能食虎子也余聞獵人云凡虎將三子渡水慮先往則子爲彪所食則必先負彪以往彼岸既而挈一子次至則復挈彪以還還則又挈一子往焉最後始挈彪以去蓋極意關防惟恐食其子故也

撩紙

凡撩紙必用黃蜀葵梗葉新擣方可以撩無則占枯不可以搨如無黃葵則用楊桃藤槿葉野蒲萄

皆可但取其不粘也

冬至前造酒

凡造酒令冬至前拔佳勝於臘中蓋氣未動故也今造鹽菜者亦必於冬至前則可以久留矣此說極有理 李靜仙

壬日扦種

芒種後壬日入梅壬日所種花草雖至難活者亦皆活申日亦可

白蠟

江浙之地舊無白蠟十餘年間有道人自淮間帶白蠟蟲子來求售狀如小芡實價以升計其法以盆桎樹（桎字未詳）樹葉類茱萸葉生水傍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樹每以芒種前以黃草布作小囊貯蟲子十餘枚遍挂之樹間至五月則每一子中出蟲數百細若蟣蠓遺白糞於枝梗間此即白蠟則不復見矣至八月中始剝而取之用沸湯煎之即成蠟矣（其法如煎黃蠟同）又遺子於樹枝間初甚細至來春則漸大二三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聞細葉

冬青樹亦可用其利甚博與育蠶之利相上下白蠟之價比黃蠟常高數倍也

斯集二卷凡二百條與後集一卷凡七十餘條皆稗海所未刻者字句之訛雖多本本飢阢之嫌向守東坡妄改古人文字之戒故闕疑耳其辨論后妃瀉婦確然可據以翼經傳如吳妓徐蘭採附虎丘志貞娘墓之後亦足資少年搊劇譚也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遊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以精縑製新衣一襲奉之至于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嘗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綵縑百疋饋之凡留連半年糜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聲播於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纈為地衣乾紅四緊紗為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十

餘葉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画飲食受用之
類莫不精妙遂為三吳之冠其死後葬於虎
丘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虞山毛晉識

癸辛雜識續集下　終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上

汴梁雜事　蟛蜞餛飩
包弘齋桃符　南風損藕
燈檠大蟲　魚苗
同里虎　陶裴雙縊
因庸堂　德壽買市
天狗墜、　丁酉異星
彗見改元　和劑藥局
傳天氏賞雪　彭晉叟
唐堯封　林喬、
李夢庚　陳躋如尊者
史浩傳贊　唐震黃震
男不授女狀　沈次卿
陳預知　牧羊子
何生五行　戴生星術
括蒼趙尉　陰陽忌藥
懸棺塟　郭昌
王益伏法　埋藏會

東遷道人　屠門受祭
陳公振立子　梅津石羅
鬱鬯大毒　陳仲潛健啖
范呂不合　施武子被劫
二章清貧　卿宰小鬼
劉漫塘　陳宜中父
劉朔齋再娶　朔齋小姬
成均浴堂　潛說友
王積翁　王厚齋形拘
安劉　俞淛
黃國　方回
衡岳借兵　北客詩
須溪月詩　菊子
回回無閏月　亂跋二字
兩王醫師　彝閣
胡服闊色　天市垣
石行　世修降表
社公株　賀知章倚史勢

尼站　升遐玉圭
椒蘭殿赤草　燕用
鵓　大偃詩筆
蒙古江西政　火蝎
倪氏窖藏　燕子城銅印
祖傑　楊髠發陵
僧入寘

癸辛雜識別集目録上終

癸辛雜識別集上

宋　弁陽　周密　輯
明　海隅　毛晉　訂

汴梁雜事

羅壽可丙申再游汴梁書所見梗槩汴學即文學武廟即昔時太學武學舊址文廟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堤蓮池尚有璧水遺意太學與育英閣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勅書先聖之右為孟左為顏作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先聖先師各

有片石鐫宋初名臣所為贊獨先聖太祖御製也講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古碑數種如宋初翰苑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又有大金登科題名女真進士題名其字類漢而不可識司天臺太歲殿徽宗亭書九曜之殿舊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居潤繼而晉王荊王而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為人所指指痕甚深樓閣最高而見存者相國寺資聖閣朝元宮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五簷滴水廬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宮閣即舊日上清儲祥宮移至崔嵬半空登雲樓俗呼為八大王樓又稱譚[illegible]樓益初為燕王元儼所居後為巨璫譚積有之其奇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也朝元宮殿前有大石香鼎二製作高雅聞熙春閣朝元宮有十餘座徽宗每宴熙春則用此燒香於閣下香烟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也朝元宮虛皇臺亦上清移來下有青石礎二刻畫龍鳳開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溫椒蘭殿舊物臺上

有拜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璧玉四畔刻龍鳳雲霧環繞內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內醮時徽廟立於中林靈素王文則居兩傍也汴之外城周世宗時所築神宗又展拓其高際天堅壯雄偉南關外有太祖講武池周美成汴都賦形容盡矣梁王鼓吹臺徽宗龍德宮舊基尚在開封府衙後有蠟梅一株以為奇遂刱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懷孟州號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後故寒稍殺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遠似江南云南門外有五岳觀太

子211　118

乙宮岳帝殿極雄壯華麗宮連跨小樓殿極天下之巧俗呼爲暖障閣汴有大殿九間（一作間）者五相國太乙景德五岳盡雕鏤窮極華侈塑像皆大金時所作絕妙徽宗定鼎碑瘦金書舊皇城內民家因築墻掘地取土忽見碑石穹甚其上雙龍龜趺昂首甚精工即瘦金碑也四方聞之皆捐金求取其家遂專其利蔡京題額政和定鼎之碑或云九鼎金人未嘗遷亦只在上中或水中耳如資聖閣登眞樓纍歷歲久今其地低陷甚多曾記佛書言山

河大地凡爲城邑宮闕樓觀塔廟亦是緣業深重所致光教寺在汴城東北角俗呼爲上方寺琉璃塔十三層鐵普賢獅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銅波斯蓋之泉味甘謂通海潮旁有五百羅漢殿又云五百菩薩像皆是漆胎裝飾金碧窮極精好普賢洞記石碑甚雅金皇統四年四月一日奉議大夫行臺吏部郎中飛騎尉施宜生撰并書所謂方人者也後爲金相字步驟東坡寺入門先經藏殿藏殿極工巧四隅不動其中運轉經卷無倫次皆唐人書也極精妙太廟街近城有古觀音寺北齊造主姓名碑佛殿開寶皇后命孫德元畫西方淨土極奇古精妙僅存半壁僧崇化大師爲之讚書亦有法相國寺佛殿後壁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詔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又片石刻坡翁草書哨遍石色皆如玄玉寶相寺俗呼爲大佛寺有五百羅漢塑像甚奇古又噀水石龍鐫

刻甚精皆故宮物也

蟛蜞餛飩

軒渠錄載有人以糟蟹饋子同薦酒者或笑曰則是家中沒物事然此二味作一處怎生喫衆以爲笑近傳淑浦富家楊氏嘗宴客作蟛蜞餛飩眞可作對也

包宏齋桃符

包宏齋恢致仕後歸作園於南城題桃符云日短暫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年八十七薨

南風損藕

近聞亭皐蕩戶云每歲夏月南風少則好藕晒荷葉遇雨所著處皆成黑點藏荷葉則須密室見風則蛀損不堪用矣

燈檠去蟲

桃樹生小蟲滿枝黑如蟻俗名砑蟲雖用桐油洒之亦不盡去其法乃用多年竹燈檠掛壁間者掛之樹間則紛紛然墜下此物理有不可曉者戴帆禹得之老圃云

魚苗

江州等處水濱產魚苗地主至於夏皆取之出售以此為利販子輳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其法作竹器似桶以竹絲為之內糊以漆紙貯魚種於中細若針芒戢戢莫知其數著水不多但陸路而行每遇陂塘必汲新水日換數度別有小籃製度如前加其上以盛養魚之具又有口圓底尖如罩籬之狀覆之以布納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椀又擇其稍大而黑鱗者則去之不去則傷其衆故去之終日奔馳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則專以一人時加動搖蓋水不定則魚洋洋然無異江湖反是則水定魚死亦可謂勤矣至家用大布兜於廣水中以竹掛其四角布之四邊出水面尺餘盡縱苗魚於布兜中其魚苗時見風波微動則為陣順水旋轉而游戲焉養之一月半月不覺漸大而貨之或曰初養之際以油炒糠飼之後並不育子

同里虎

近歲平江虎丘有虎十餘據之同里葉氏墓舍在

焉其一大享堂虎專為食息之地凡人獸之骨交積於地蛇骨亦有之聞虎之飢則兼果實皆啖不特獸也其堂下大泥潭虎飽則展轉於中傍居之人熟窺之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獨不食婦人之陰或有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旋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

陶裴雙縊

丙申歲九月九日紀家橋河北茶肆陶氏女與裴叔詠第六子合著衣裳投雙繯於梁間且先設二

神位仍題自己及此婦姓名炷香然燭酒果羹飯燭然未及寸而殂矣嘗記淳熙間王氏子與陶女名師兒共溺西湖有人作長橋月短橋月正其事也至載之周平園日記何前後盛情之事皆生於陶氏門中邪近至元二十七年大水湖州府儀鳳橋下有新生死小兒棄於水中者兩手四臂四足面相向抱持胸脇相連一男一女丐者取以示人而乞錢疑皆此輩所幻也怪哉

因庸堂

謝府有因庸堂穆陵御書二字蓋出崧高之詩云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注云謝乃周之南國也此詩美宣王能建國褒賞申伯於此取義固佳然於兩句中各取一字亦太穿鑿矣

德壽買市

隆興間德壽宮與六宮並於中瓦相對令修內司染坊設著位觀孝宗冬月正月孟享回且就看燈買市簾前堆垛見錢數萬貫宣押市食歌叫直一貫者犒之二貫時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如李婆婆南瓦張家圓子之類

天狗墮

丙午十一月十七日冬至是夜三鼓有大聲如發大砲震動可畏雞犬皆鳴次日金一山自山中來云山中之聲尤可畏雞皆鳴或云天狗墮故也

丁酉異星

丁酉正月初二日乙丑夜二鼓天井巷張家金銀鋪遺漏是夕天中有如雲氣赤色其大如箕而微長或謂其大星余曰昏視之不見疑此雲氣為火氣所爍而然凝然不動殊為可異不知何物也

彗星改元

是歲二月忽有傳夜後西北角有星光芒曳尾者余不之信數夕起觀皆無所見一夕於西邊見大星光芒正在胃昴間然考之則太白耳蓋疑小人妄傳繼而有自吳來者云船中見之甚的類景定彗星而尾短僅數尺耳余終未之信也及三月十七日詔書到杭改元大德有云星芒示變天象儆予始信前者為信然也

和劑藥局

和劑惠民藥局當時製藥有官監造有官監門又有官藥藥成分之內外凡七十局出售則又各有監官皆以選人經任者爲之謂之京局官皆爲異時朝士之儲悉屬之太府寺其藥價比之時直損三之一每歲糜戶部緡錢數十萬朝廷舉以償之祖宗初制可謂仁矣然弊出百端往往爲諸吏藥生盜竊至以樟腦易片腦台附易川附囊橐爲姦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劑成則又皆爲朝

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謂惠民者元未嘗分毫及民也獨暑藥臘藥分賜大臣及邊帥者雖隸御藥其實劑局爲之稍精緻若至寶丹紫雪膏之類固非人間所可辦也若夫和劑局方乃當時精集諸家名方凡經幾名醫之手至提領以從官內臣參校可謂精矣然其間差訛者亦自不少且以牛黃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藥二十九味其間藥味寒熱訛雜殊不可曉嘗見一名醫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黃而止自乾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虛

門中山芋丸當時不知緣何誤寫在此方之後因循不曾改正余因其說而改之信然凡此之類必多有之信乎誤注本草非細故也

葛天民賞雪

葛天民字無懷後爲僧名義銛字朴翁其後返初服居西湖上一時所交皆勝士有二侍姬一曰如夢一曰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皁衣者闖戶將大瑞張知省之命（卽張鎡也）招之至總宜因清坐高談竟日既苦寒劇且覺腹餒甚亦不設

杯酒直至曉一揖而散天民大恚步歸以爲無故爲閹人所辱至家則見庭戶間羅列奩篚數十紅布囊亦數十凡楮幣薪米酒殽甚至香茶適用之物無所不具蓋此瑞故令先怒而後喜戲之耳

彭晉叟

彭晉叟福州侯官人亦有學文亦可受業京庠每試多居首選胡穎爲浙西憲政尚猛厲拂情不安彭因爲作豪章以脅之有尼僧爲之表裏使以藁示之因得乞筮中行且止矣胡懼就致禱約以言

兒嘗以數萬爲謝已而月課不及胡遂作臺長江古心書歷述所聞以謝之古心下京府名捕時政放堂試賦題出王言如絲彭爲首冠破云王妙心綸言闡化機於未布以先律如有綠之至微揭曉之際彭已寘理乃以次名代之獄成黥隸貴州久之宛轉自如得至靜江適當詔歲入貢闈爲編欄遇都吏一子於場中口授三卷得預薦送吏深德之未有以報乃爲之謀曰經幹潘公提汝鄉人也盍往歸之彭以呈面爲難又命之作劄吾當爲通

潘見其辭藻粲然亟令來見深愛其才而革面無策爲之重嘆曰吾當思一策以處旣數日乃曰得其說矣使具戎服介之經帥府時姚橘洲希得領桂管因從容爲地且令修一儷語爲贄彭退思數日未能措詞乃往見潘求教潘爲之思有頃拊髀曰吾已得一聯矣曰失邯鄲之步爲吾黨羞借荆州之階以軍禮見使緒成之且爲點定約日導之以前橘洲庭見之彭趨進入拜如彝乃以贄上橘洲觀之喜其詳詢始末留之書院授以文選使分之以觀其能否未幾書成橘洲益喜使諸子師之資身之計漸裕旋得勇爵納妾有家繼得兩子橘洲入爲文昌兼夕拜使與俱行繳駁之章多出其手復出入無關輒登市樓恣肆無忌爲人指目聞於當路於是逮治塡配押回元隸所橘洲亦以此去國彭後與黎斟通爲具舟楫盡室以行莫知所之

唐堯封

唐仲友之父侍御堯封孝廟時以禮部侍郎大司

成除侍御有直聲嘗論錢尚書禮左遷小龍場及去國同朝送之館學爲空季宗知之嘆曰遂爲唐氏百年口實初入言路錢迎問第一人答以方思之歸語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正爲公來也

林喬

林喬泉州人頗有記問初游京庠淳祐丙午宗學時方齋與太學醍身齋爭妓魏華喬挾府學諸僕爲助遂成大鬨押往信州聽讀因與時貴游從賡

唱放浪狎邪題詩於茶肆云斗州無頓閑身處時向梅花走一遭士論薄之旋登徐元杰之門後元杰死徐徑畈李幷客皆以應用之往來既而元杰家為伐柯一村豪家為接腳壻其幼子寓城中有地占為菜園與趙溫州崇機鄰守皆有月饋其門如市數年得自便寶祐癸丑貫歸州待補作中如名納卷題出言行樞機動天地遂中魁選欲參學為人所攻而止久之上書特補保義郎領錢億萬往謀北事時景定初也繼又赴有官漕試得薦登第隨被論駁經營復得官戎議之類還寓信州朱浚為守不往見且語詆之朱怒據摭其罪押回本貫與蒲船交借地作屋王茂悅為船使蒲入官人者蒲船事發林受其白金八百錠許為言之既而王罷去蒲併攻之且奪其所借地乃往從元杰之子直諒以清漳和買吏屋且任和糴既而直諒得憲節林隨以行後以詞訴為徐帥擇齋明叔所治押往五年摧鋒軍寨拘鎖而殂時咸淳末年也或言後改名為天同字景鄭云

李夢庚

李夢庚者襄陽人善文不偶歸而治生其子尚文而不肯數諫用父財父欲殺之宗黨勸止使其子拜且謝或告以父已負劍子甚恐拜方起而劍欲及亟走避閉門劍入門者幾寸其子後魁浙漕為襄帥以書抵漕漕說友曰今歲漕魁乃夢庚之子也其論尾之語曾見之否其語曰世豈有棄鯀而不用其子者哉聞者莫不大噱云

陳僑如尊者

王臞軒清叟到省道經建陽謁夢益竹廟夢至王者居有五百人列坐而虛其四臞軒未至有呼者曰官人位在此王既坐舉首見席端乃一僧王負氣怒甚左右曰此陳僑如尊者遂寤及廷唱大魁乃吳潛也

史浩傳贊

元末石蟠修四朝國史高孝光寧其贊史浩略云其在太子家號為智囊又其當國多引天下知名之士朱熹其首也然其意以為知名之士皆大所與藏

而不揚則是違天而不問其道之行與否也因此忤穆陵意得譴去國蓋專為張魏公地耳後改俾別為贊云獨用兵一事與時賢異豈非欲先報本而後機會歟

唐震黃震

唐震黃震撫州信州俱是二千之石皆為九百之頭唐嘗為桐川倅以本廳廩費取辦於吏欲從州郡具申省部罷本職守倅皆謂言曹廢置當出朝廷不從之且為於窠名量撥為助遂止唐後知饒州北兵之來官軍與群盜交亂唐以北兵輒出禦之遂死於難黃後持使節幸存於鄞云

男不授女狀

林靖之共甫初築越之民曹常直議舍同藥東萊呂延年後仲在焉有婦人來投牒吏無在者林欲前受之呂自後止之曰男女授受不親林竦然而止每稱以誨子孫云

沈次卿

沈次卿者吳興人待制之後常登趙節齋之門趙尹京使提督十三酒庫課以增羨而人怨咨常言比較自有捷法既不害物自可沮勸其法使指戶於本府入錢給由箚諸庫打酒仍使自擇所向遇比較則等諸庫而視其所售之多寡取其殿最之尤者加之賞罰誠令不煩激厲自倍真不易之良法也

陳預知

陳預知者有術陳叔方作邑時扣以事陳令於心無事時入靜室坐一二日知見問節齋如其說而後召之陳使隨意寫詩文一兩句而緘之然後疏已所推為驗節齋所書陽春布德澤以王度日清夷為對陳出視之不差因語節齋曰君官職皆已前定但遇事只可做五分節齋每用其說以自警也

牧羊子

湖州卜者牧羊子識章文莊於未遇時及仕再筮皆不許其得祿果連丁艱闋而曰今可仕矣且不在外遂由掌故以致兩地又嘗語醫者李屋父曰

君當飲於省中鄉人傳以爲笑後文莊貴常招之胗脉留與共飯於省閣因舉舊話一笑

何生五行

平陽縣八丈村有何生者雖爲儒而能談五行當詔讖設肆城中有上人以女命來扣云有孕方可免災問弄璋邪弄瓦邪答云也弄璋也弄瓦不知爲何等語而去後果孿生二子一男一女也

戴生星術

番禺戴生以術遊臨安時陳聖觀爲常博戴許以

必當言路未幾安邊所主字鄭應先語及戴術云渠謂常博必當言路且與吾鄉象郭闇爲代只候其他徐郎見既而張志立自小坡出爲右史守丞嘉而陳文龍冠象論浙西憲洪畏去職時臺長陳伯大求去甚力郭與陳堅卽皆序升代之爲小坡而聖觀與徐卿孫竝命爲察實代郭云

括蒼趙墓

趙師齋之父國公祖墓在括蒼青田以地本一蜀人所定約三年復來已而見者皆言其中有水當

謀改厝啓之未畢而前人至見之曰水自有之無害也既啓穴水綠色以盞勺飲極甘撓之數四一金魚躍出擊殺之又撓之有二魚復擊其尾縱之曰當出三天子今只作一半遂復掩之後乃生景獻太子

陰陽忌樂

王伋云陰陽家無他惟忌樂二字而已樂惟樂其純陽純陰忌惟忌其生旺庫墓此水法也謂如子午向午水甲水皆可向卯純陽艮震山庚辛水流

卯純陰

懸棺葬

孔應得云朱晦庵之葬用懸棺法術家云斯文不隆可謂好奇

郭閶

郭閶號方泉廣州人少頡頏場屋其父與鹿卿中之父有好兩家之子同筆研得第後試邑平江事呂文德數以事忤之而亦以受知符代役以書與其子師夔師夔時在從班薦命之薦於時相也郭

還里二年漫以書達之師夔旋外補繼而如京干堂閒廖在翹舘闒之使人通意郭不為汲汲而廖挽之不置未幾除省門充辛未省闈考官旋入言路廖有所屬往往不能曲意徇之寖不樂之又虛名實用一疏為陳宜中劉黻所不平遂於賈相大肆分解夙有上氣之疾嘔血而死

王蓋伏法

王蓋縣丞福州長溪人嘉定初宦遊京湖時方經虜患殺人至多積骸如山數層之下復加搜索擊

以鐵槌乃去有未絕者復見炳燭呵殿而來以為虜也懼甚屏息窺之旋聞按籍呼名死者輒起應之應已復仆次至其人亦起應之則又聞有言云此人未當此死乃聚籍唱曰二十年後當於辰州伏法既得免投僧舍為行者適郡倅眉山家坤翁來遊寺中喜其淳厚而文曰肯從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愛之家有女適史植齋李溫之子使從之以往遂居史巳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隨王猛憶前事具白辭行史曰吾為郡守豈不能庇汝乃勉從之至郡踰年史幼女戲後圃為蛇繞王因擊蛇僻女斃焉史怒竟致之法距前神言恰二十年

埋藏會

湖州祠山新安雲嵐皆有埋藏會或以為異康節守廣德不以為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甚日發視無有焉或以見異恐未必然余按周禮以貍沉祭山林川澤注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沉然則尚矣

東遷道人

丙子北師自蘇入杭道由東遷有道人結茅岸傍

備水飲以施行者化緣鑄觀音銅像積久成相好端嚴晨夕奉事聞師至歎曰一死無恨所惜此像兵火不保耳夜夢大士告曰吾何所慮恐汝不免蓋汝前生曾殺人今來者正宿冤也明日有二騎過山其前二人衣紅後一人衣白者是巳汝可迎之以請死無所逃也至期所見無異其人詭鬪人皆避匿獨爾敢耳跳之至菴索其散花其以夢告且曰我若厚藏豈不能為性命計其人感悟遂釋之且有所贈曰吾與汝解冤結竟以獲免

屠門受祭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門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爲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襄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語保者保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祀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爲後者云命後者不可不知也

陳公振立子

正安陳公振字震亨居吳門無子有同姓昌世者

爲人端慤每加敬愛因延之家塾常從容與言命繼之事且託之訪歷久未有所啓問之以難其人爲對則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皇恐不敢當又久之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有所進乃曰如此則無出於子矣昌世固辭不敢強之再三乃勉承命後因語及襲嘗夢謁家廟覺有拜於後者顧視則昌世也此意遂決昌世以其澤入仕嘗倅二衢攝郡於公帑纖毫無所取穆陵聞之擢爲郎淳祐間也

梅津食籮

尹梅津煥無子螟蛉羅右二姓名一越人爲之語曰梅津一生辛勤只辨得食籮一擔

鬱邑大毒

明堂所用鬱邑凡三十斤取之信州吏云實未嘗用用之大毒能殺人蓋文具久矣

陳仲潛徙啖

永嘉平陽陳仲潛徙啖過人仕至邑宰偶臨安會北使至亦徙啖求爲敵者使與館伴陳聞而自銜因獲充選食已復索乃各以半豚進使者辭不能

容陳獨大嚼由是得湘陰庾節使還不爲生計每飯必肉數斤未幾所蓄一空其妻告以飢愁中吐出一蟲如小鼈金色遂死

范呂不合

范文正始與呂文靖不合而去文靖晚以西事復召用之文正遺呂書以郭李爲喻共濟國事觀古廉藺寇賈眞無慊矣而忠宣乃削無之呂太史所輯文鑑特載此書而文正集中無之蓋忠宣所删也父子之間可謂兩盡近世倪祖常刻齊齋集內

有昆命元龜說專爲史彌遠而以集遺宅之此猶出於不審也陳石齋力修與陳叔方爭軍賞於都堂省拂袖徑出以此去國終焉而其子阜謨乃以行實屬之節齋敘此一節指爲中風且有以傲罪行之語阜謨以呈其從兄應辰應桃之子也以爲不然節齋恐其不用也徑取而刻之以出此豈特不審而已哉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然自當視其事之輕重理之是非不可一槩論也

施武子被劾

施宿字武子湖州長興人父元之紹興張榜乾道間爲左司諫宿晚爲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仁路因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緘其不已致也劾之無以發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傅穉字漢孺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鋟板以賙其歸因撫此罪坐以贓私其女適章農卿良朋云

二章清貧

章文莊參政與其兄宗卿雖世家五馬而清貧自若少依卿校沈丞相該之家學相連章日過其門沈氏少年與客坐於廳事時方歲冬二章衣不掩脛沈哂之曰此人會者及時衣客徵之曰二章才學鄉曲所推不可忽也章亦微聞之既而兄弟聯登第駸駸通顯沈氏之屋適有出售者宗卿首買之以居爲宗卿滑稽善謔與同舍聚話吴棣謂之曰爲覆翼之翼之宗卿字也章若不聞他語自若良久忽語衆曰頃與衆人會語正洽俄聞惡臭問知所自時舍弟達之亦在焉久乃覺其自達之也

退而詢之曰吾弟吾弟衆皆在此說話吾弟却在此放屁衆爲一笑

卿宰小鬼

何小山既貴里居有卿宰初上來見一親刺字曰小鬼耶遣吏謝之後以側家來訴鄰晃之授有狀至邑宰判六竹高田條多著水鴨踏苗頭自理會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執狀問小鬼

劉漫塘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人早有經世志讀

微疾不樂出或言其面黔黠不能應詔起者再力辭以免嘗大書其印曆以示終身不起云怪矣而容無食肉相介然褊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材疎而用則曠不返初服輒啓榮望豈特一不可七不堪正恐一不成萬有喪故俛以自適超然自放衣敝袍可無三褫之辱飯蔬食何用八珍之餉隱几覺來杖藜獨往或從田家瓦盆之飲或和漁父滄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谷傳響優游歲月逍遙天壤道逢扁舟而去者語之曰汝

非霸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從子致富亟去毋亂吾樂遇籃輿而來者揖之曰汝非不肯見督郵者乎有要於路者藉得錢送酒家兩不若高臥北窗日傲羲皇之上也又嘗發明靖節意云士大夫既作縣棄官而歸率自託於陶元亮其說以不見督郵為高以解印綬不顧五斗米為廉恐以為此士大夫有血氣者之常元亮非為血氣所使者其胸中必有見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喻獨程門以為論道體其說益本於元亮元亮謂箕彼不舍安此自宿惜其寄情於酒而為學有作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未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惟其用功深見道明知世道之難而時事益不可為故欲翻然而歸其發於督郵之來特不欲為苟去云耳世遂以為誠然真癡人之前難說夢也

陳宜中父

陳宜中之先為吏每以利物為心日計所及以錢

投大缶中一錢為一事久而不可勝計人多德之嘗負官錢在囚囑其孫往貸於葛宜義葛居外沙資累鉅萬宿夢黑龍繞其廳柱覺而異之夙興未頮徑至彷徨若有所伺家人呼之不顧果有小兒來年可十許歲問為誰曰陳某孫又問來故以實對又問所需幾何曰百千如數付之陳既出葛謝葛曰汝肯以此子見與否陳曰寒賤下吏勢分逕絕非所敢聞葛勉使就學許以指助未幾以長女許之既而陳遊上庠上書攻丁全大南還數年

買相牢籠置之倫魁陳在南日爲以往江心寺設水陸供盡室以往獨長女居守爲巨寇是夕寇夜至遂席捲以去長女亦被擄以往至是尋盟乃以幼女歸之陳後以文昌出守七閩遇巧節諸吏各有所獻陳妻忽識一枕似其家物詰是果也因語陳陳乃召吏扣所從來云海巡所遺也亟發兵圍其寨盡殲諸校寘於理悉得其情正爲寇也事已各以次伏誅無漏網者爲女已有二子初猶隱不言其妹爲言委曲執手相哭乃斃其二雛焉

癸辛雜識　別集上二十七　汲古閣

劉朔齋再娶

魏鶴山之女初適安子文家既寡謀再適人鄉人以其兼二氏之撰爭欲得之而卒歸於朔齋以故不得者嫉之朔齋以是多嘖言晚喪偶於建寧王茂悅搆自亳歸書稱而朔齋亦以口語歸王帑之近郊既而皆有伉儷之慽語相泣也王告別歸舟得疾竟至不起王劉所愛也劉歸吳中未幾亦逝二人皆蜀之雋人識者無不惜之時戊辰己巳之間也　衢按朔齋名震孫

朔齋小姬

嘉熙丁酉朔齋守湖趙母隨爲鼎倅既得湖守爲朔齋交代劉頗不樂會劉得史嵩之辟是時其父端友適自蜀來正所由也不容不就劉欲卜居於湖擬郡教場地爲基地乃別相地以遷之得廣化寺後空地後得宅於蘇不復來斯場隨廢蔡達夫偷守湖日剏安定書院用其地爲之云朔齋在吳日有小姬善舞撲蝴蝶者朔齋喜而納之矣鄭潤父霖來守蘇爲舊遊也因燕集扣其人知在劉處

癸辛雜識　別集上二十八　汲古閣

亟命逮之隸輩承風徑入堂奧竄取以去劉大不能堪未幾鄭姐劉復取之以歸時淳祐己酉也　衢按毋隨名有全宋字堂

成均浴堂

賈似道之爲相也學舍纖悉無不知之當官中長成均也直舍浴堂久圮遂一新之或書其壁云碌碌盆盎中忽見古罍洗當未之見也一日見賈語次忽云碌碌盆盎中當恍然不知所答深用自疑久之入浴堂見之乃悟云

潛說友

潛說友縉雲人甲辰得第咸淳庚午尹京凡四年後因誤捕賈公私林事去語之同傳者吳元眞踰年起家守吳閫北師至計無所出適時宰欲以金銀往舒城犒軍會舒巳下不得進寄吳門郡庫潛因移爲撒花用偕表同往北師既退自以全城爲功未幾朝廷知其事遂罷去文天祥實代之後從二王入閩二王入廣留守閩中更反覆隨之向背未乃復爲北守所共事王積翁因衆軍支米不得

王以言激之曰潛意也遂隆剖腹之酷王復作文以祭之潛與趙裕卷同邑初甚相好後浸不相能潛既南向裕卷之子罩與其子交惡至聚衆鬬罩以女妻之唆都因拉裕卷入閩以其常帥彼也還至三衢而弑罩後得南劍同知云

王積翁

王積翁留耕參政伯大之姪也嘗守富陽有聲後覲北留連甚久遂自詭宣諭日本遂命爲本使以兵送之至溫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舶王盡拘用之使行又於途中鞭之有許語王頗鬭之至踐山即髑髏山以好語官職誘之且付以空頭總管文帖且作大茶飯享之任亦領略亦作酒以報衆使醉飽任縱兵盡殺之靡有孑遺王竄匿於柁樓下任叱之曰奉使何在猶佯笑曰在此出則叩頭乞命任顧其徒鞭而擠之於水席卷所有寶物貨財而去取所乘舟斷其首尾使若倭舟然後有水手四人逃回永嘉北朝爲之立廟賜謚焉

王厚齋形拘

王厚齋應麟爲右史兩制時劉黻在言路嘗論之云識局於形忠奪於養旣務詭說以釣爵位遂使文體日就委靡術壓華浮津津立朝矣命下之日啣啣人識吾皇甫用人如鑑衡故爲而常一通誥娟娟之人云云

安劉

安劉字景周一字子陽四明人嘉熙丁亥太學解試魁戊戌門榜初任柳州教授及瓜憚行使人以身代往既而其人卒於官郡以實告久之乃往歸

投買於維揚爲作委曲使言者拈出而加以譴罰於是死灰復然自是淩加朝武出守括蒼未得入館丞秘省得宜春以出旋又劾去未幾郡亦不守矣安素與同郡孫願質「孫無恙時常視其放子中以不合遠之命更一子殂出子乃復謀歸安患之未有以絕其來其人仕至信州李曹會裴守有通券四千緡正在秋聽安以爲奇貨囑承吏使迫之自投於井而死時弁灤爲卿張汝諧爲丞以此竝免未幾弁張皆殂

俞澌

俞澌字季淵上虞縣人雋多游鄞學以長上自居與同舍不相能至或毆擊爲衆所攻誓於禮殿而去使弟鄞教職員多故舊遇之如東溼衆怒而鬨碎其座俞遂棄官去素出王丞相爚之門王爲薦時相治其爲首者太常丞爲之代久之不敢上俞改吉教乃得往俞善治財數吏爲所迫死後入爲言官所疏多至數十人不久去國常爲章全部端子館客

黃國

黃華父其先建寧人父居吳興早游京學本習詞賦兼春秋采時事所以抄邸狀甚勤其造詣不避寒暑以故多聞枚舉往事歷歷如指諸掌於時日無所差悮甲辰攻史嵩之以預押闕與時宰謝方叔游從既以鄉舉登庚戌第旋得京教繼入史館爲校勘遷太博中遭嘖言指其他無所長但能多收朝報耳晚得南康未上而勘召主宗正名藉造朝未及關而宰許及之數月分祿華父熟於典故又好談命知人甲子戌於廣坐舉正班次往往呼吏從己所見引却趨列一日遇六院序學官之上責吏使正之然後止爲六院者踧踖而退以故多不樂者

方回

方回字萬里號虛谷徽人也其父南遊殂於廣中回廣婢所生故其命名及字如此魏明已爲守愛而異遇之忽與倡家有論遂僕于於庭魏見之甚駭而方力求自直魏爲主張而敬則哀矣後以

別頭登第爲池陽提領茶鹽所幹官居與大眾並
其家實寡婦主人回以博遊其家且道其長呂師
夔亦往焉旋以言去喜作詩以放肆爲高有云荀
花與汝作生日螃蟹喚吾入醉鄉又與伯機爲壽
云諸公未許子爲政萬事無如絕倫糟薑三盞
酒柏燭一甌茶又自壽詩云把酒從來不可期吾
降今日少人知有輕薄子聯之云但看建德安民
榜即是虛翁德政碑又竹杖云跳上岸頭須記取
秀州門外鴨餛飩甲午元日云端平甲午臣八歲

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幾人已死一
人留其處鄉專以騙脅爲事鄉曲無不被其害者
怨之切齒遂一向寓杭之三橋旅樓而不敢歸老
而益貪淫凡遇妓則跪之略無羞恥之心有二婢
曰周勝雪劉玉榴方酷愛之而二婢實不樂也既
而方遊金陵寄二婢於其母周姬之家恣開杜陵
之門勝雪者竟爲豪客挾去方歸惟悵惋而已遂
作二詩云鸚鵡籠開縤索寬一宵飛去爲誰歡早
知點賊心腸別肯作佳人面目看忍著衣裳辜舊

主便塗脂粉事新官丈夫能舉登科甲可得妖雛
膽不寒一牝猶嫌將兩雄趨新背舊片時中陡忘
前主能爲叛作事他人更不忠玉碗空亡無易馬
絳桃猶在未隨風何須苦問沙吒利自是紅顏薄
老翁自刻之梓揭之通衢無不笑者既而復得一
小婢曰半細曲意奉之每出至親友間必以荷葉
包飲食肴核於袖中歸而遺之一日過客於途正
揖間荷包墮地視之乃半鴨耳路人無不大笑而
方略不爲恥每夕與小婢好合不避左右一夕痛

合床脚搖撼有聲遂撼落壁土適隣居有北客病
臥壁下遂爲土所壓次日訴於官方爲追逮到官
朋友間遂爲勸和始免未幾此婢滿求歸母家拳
拳不忍捨以善價取之以歸時年登古希之歲適
牟獻之與之同庚其子成文與乃翁爲慶且徵友
朋之詩仇仁近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
傳九老碑且作方句云老尚留樊素貧休比范丹
（方嘗有句云今年貌似范丹）於是方大怒褒牟而貶己遂摭六
臣之語以此比今上爲朱溫必欲告官殺之諸友

皆爲辭過不從仇遂誅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訪之
徐却曰聞仇仁近得罪於虚谷何邪方曰此子無
禮遂比今上爲朱溫卽當告官殺之徐曰仇亦止
言六臣未嘗云比上於朱溫也今比上爲朱溫者
執事也告之官則執事反得大罪矣方色變侯遂
索其詩之元本手碎之乃已先是回爲庶官時嘗
賦梅花百詠以諛賈相遂得朝除及賈之貶方時
爲安吉倅慮禍及已遂反鋒上十可斬之疏以掩
其迹時賈已死矣識者薄其爲人有上人嘗和其

韻有云百詩已被梅花笑十斬空餘諫草存所謂
十可斬者蓋指賈之倖詐貪淫褊驕吝專謬忍十
事也以此遂得知嚴州未幾北軍至回倡言死封
疆之說甚壯及北軍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爲
必踐初言死矣徧尋訪之不獲乃迎降於三十里
外韃帽氊裘跨馬而還有自得之色郡人無不唾
之遂得總管之命遍括富室金銀數十萬兩皆入
私橐有老吏見其無恥不才極惡之及來杭復見
其跪起於北妓之前口稱小人食猥妓殘盃餘炙

遂疏爲方回十一可斬之說極可笑大略云在嚴
日虐斂投拜之銀數十萬兩專資無藝之用及其
後則鬻於人各有定價市井小人求詩序者酬以
五錢必欲得錢入懷然後漫爲數語市井之人見
其語草草不樂遂以序還索錢幾至揮拳此貪也
寓杭之三橋旅舍與婢宣淫撼落壁土爲鄰人訟
於官淫也一人罵之則自視天下爲無人大言無
當以前輩自居驕也一人毀之則呼號憤怒略無
涵養褊也在嚴日事皆獨斷以招略不謀之同寅

專也有鄉人以死亡告急者數日略不之顧吝也
凡與人言率多妄誕詐也回有乞斬似道之疏以
沽名及北兵之來則外爲迎拒之說而遠出投拜
是徼倖也昔受前朝高官美職今乃動輒非罵以
亡宋稱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年已七旬不歸
田野乃棄其妻子留連杭郡買少艾之妾歌酒自
娛至於拜張朱二宦尉以求係解日出市中買果
殺以悅其婢每見猥妓必跪以進酒略不知人間
羞恥事此非老謬者乎使似道有知將大笑於地

下矣其說甚詳姑書大略如此

衡嶽借兵

衡嶽廟之四門皆有侍郎神惟北門主兵最靈驗朝廷每有軍旅之事則前期差官致祭用盤上食開北門然亦不敢全開以尺寸計兵數或云其主司乃張子亮也張爲湘南運判死於官丁卯戊辰之間南北之兵未釋朝廷降旨以借陰兵神許啓門三寸泉使遂全門大啓之兵出既多旋以捷告而廟旁數里民居皆罹風災壞屋近千家最後有

聲若雷震者民喜曰神歸矣果遂帖息後使按行民有怨者乃厚給之

北客詩

北客有詠前朝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又詠汴京青城云萬里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蓋大金之亡亦聚其諸王於青城而殺之自敘由

須溪月詩

劉會孟嘗作月詩六言云霓裳解禪一顧如今是

第幾輪赤壁黃樓都在古今多少愁人爲人所訏幾殆

菊子

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候其枯斫取帶花枝置籬下至明年收燈後以肥膏地至二月卽以枯花撒之盆花中自有細子俟其萌至社日乃一一分種

回回無閏月

回回俗每歲無閏月亦無大小盡相承以每月歲首數三百六十日則爲一年乙酉歲以正月十二

日爲歲首大慶賀可與此說幷考也回回之曆歲月但以見新月爲月之首每歲則以把齋爲日爲歲首閏之開齋如把正月則一歲一年皆把正次月則退把十一月又三年閏而後始見十八年則閏也皆紛退凡把齋月但見新月則把齋次月見新月則開齋此非用古之曆乃夷俗也何足尚哉

亂敵二字

治亂之亂當作亂從𤔔從乙郎段切治也治之也煩敵之敵當作敵從爲從攴音同前煩也並見說文乙部攴部

雨王醫師

王醫師有二王繼先高祖朝國醫後以德壽宮進藥罔效安置福州王涇亦繼先同時相先後應奉後以德壽疾進涼藥大漸杖脊黥海上後得歸所謂御肸王承宣者是也

舞閣

周益公日記云楊存中人號爲舞閣以其多舞而善逢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共甫云范伯達嘗目存中爲舞閣謂形則舞其所爲則閣也

胡服閻色

癸辛雜識　別集上二十九　汲古閣

茶褐黑綠諸品閻色本皆胡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 攻媿夫人行狀

天市垣

伯機云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非他處之比此說甚新又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

石行

德祐國將亡之際福王府假山石一峰高二丈忽行出廳事而仆其所乘大舟若牛鳴者三 全用

世修降表

今世修蜀人憔堂熊仲之子爲江陰僉判北軍之來因斬使而得知軍事後乃自修降表以降豈世修降表之裔乎

社公珠

近時社公多爲回回所買或言其腦中有珠過二十以後則在膝必擊之過三十以往則無之矣此妄傳也縱有之回客焉敢殺人而取珠乎

癸辛雜識　別集上四十　汲古閣

賀知章倚史勢

近者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爲僧獻於總攝所云照得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倚托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爲道觀今欲乞復元寺施行楊髡遂從其請真可發笑也

尼站

臨平明因寺尼大剎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

升遐玉圭

國朝典故凡人主升遐玉帶則取之霍山玉圭則取之文宣王向後復送還之不知起於何時

椒蘭殿赤草

洛陽椒蘭殿故基之前傳是朱溫弑昭宗處每丈間生草皆赤色謂其寃血所染而然也

燕用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窗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擬汴

宮窗戶刻鏤工巧以往始知與廢皆定數此卽先兆也

薦

尚書竄四凶或問云鯀有汨陳五行之罪共工觸不周而折天柱三苗有不率敎之罪特不知驩兜以何罪而同罰或解曰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然則驩兜有所薦非才之罪故與之同罰耳師道云兼亦愚常用不知出何書

大仙筆詩

客有降仙者余心疑其捧箕者自爲之因命題賦筆且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輒就云兔出山中骨欲仙何人拔穎鍊尖圓拙夫堪笑堆成冢案客曾同椅似椽窗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縱使人爲其速亦不可及也 辛卯春

蒙古江西政

蒙古及之在江西省也每下學則命士人坐講而

立聽又出鈔帛酒米命士人群試劉會孟命題出周南賦韻脚云言化之自北而南也問詔賦不圖爲樂至於斯也蒙之死會孟作祭文十六字云公來何暮公逝何速嗚呼哀哉江西無福

火蝎

北方毒蟲有所謂火蝎者比之常蝎極小其毒甚酷常有客人數輩夏月小憩磐石忽覺髀間奇痛徹心不可忍遂急起索之則石面光瑩初無他物僅行數步則通身腫潰而死其同行異之意石之

下必有異遂起視之見一蝎極小而色黑一人以竹杖擊之竹皆爆裂而執竹之手亦腫潰不旋踵而死近得杜眞人持咒驅此害稍息

倪氏窖藏

倪文節爲吾鄉一代名流甞與秀邸爲鄰頗有侵越地界之爭甞爲之語云住塲好不如肚腸好墳地好不如心地好葢有爲而發也或議其有窖藏之僻然余未敢以爲信旣而子孫有分析窖藏不平之訟頗爲前人之辱余始疑而終未敢以爲信

也後納一婢乃自其孫所來備言其事云一日驟雨堂屋舍漏水甕不泄遂呼坊者甃之得大篋於簷溜中攀下視之皆黃白也或窖於墻壁間凡數處以此興訟數年不已竊爲刻木輩所有正不救子孫之貧也悲夫

燕子城銅印

伯機云長安中有耕者得陶器於古墓中形如臥繭口與足出繭腹之上下其色黝黑匀細若石光潤如玉呼爲繭瓶大者容數斗小者僅容數合養花成實或云三代秦以前物若漢物則茍簡不足觀也又保定府之西有易州即郭藥師起兵處在易水北州東南有故城土人號曰燕子城有人耕於城中得小銅印數十枚一好事者購得趙雲之印一鈕不盈寸篆十字極精好伯機得一印於焦達卿處古文二字莫有識者其最可怪者或一鋪土凡得數枚莫知其所以然也

祖傑

溫州樂淸縣僧祖傑自號斗崖楊髠之黨也無義

之財極豐遂結托北人住永嘉之江心寺大刹也爲退居號春雨菴華麗之甚有富民俞生充里正不堪科役投之爲僧名如思有二子共二亦爲僧於鴈蕩本州總管者與之至密托其訪尋美人傑旣得之以其有色遂留而蓄之未幾有孕衆口藉藉遂令如思之長子在家者娶之爲妻然亦時往尋盟俞生者不堪鄰人嘲誚遂挈其妻往玉環（地名）以避之傑聞之大怒遂俾人伐其墳木以尋釁俞訟於官反受杖遂訴之廉司傑又遣人以弓刀寘

其家而首其藏軍器俞又受杖遂訴之行省傑復行賂押下本縣遂得甘心焉復受杖意將往北求直傑知之遣悍僕數十擒其一家以來二子為僧者亦不免用舟載之皞處盡溺之至刳婦人之孕以觀男女於是其家無遺焉鵰湯主首真藏吏者不平越境擒二僧殺之遂發其事於官州縣皆受其賂莫敢誰何有印僧錄者素與傑有隙詳知其事遂挺身出告官司則以不干已却之既而遣印鈔二十錠令寢其事而印遂以賂首於是官始疑

焉忽平江錄事司移文至永嘉云據俞如思一家七人經本司陳告事官司益疑以為其人未嘗死矣然平江與永嘉無相干而錄事司無牒他州之理益疑之及遣人會問於平江則元無此牒此傑所為欲覆而彰耳始移文巡檢司追捕一行人巡檢乃色目人也夜夢數十人皆帶血訴泣及曉而移文已至為之悚然即欲出門而傑之黨已至把盞而賂之甫開樽而瓶忽有聲如裂帛巡檢恐而却之及至地所寂無一人鄰里恐累而皆逃去獨

有一犬在焉諸卒擬烹之而犬無驚懼之狀遂共逐之至一破屋嗥吠不止屋山有草數束試探之則三子在焉皆惡黨也擒問不待捶楚皆一招即伏事始設計招傑凡兩月餘始到官悍然不伏供對蓋其中有僧普通及陳轎番者未出官普已賫重貨入燕求援以此未能成獄凡數月印僧日夕號訴不已方自縣中取上州獄是日解囚上州之際陳轎番出覘於是成擒問之即承及引出對則尚悍拒及呼陳證之傑面色如土陳曰此事我已

供了奈何推托於是始伏自書供招極其詳悉若有附而書者其事雖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賂者尚玩視不忍行旁觀不平惟恐其漏網也乃撰為戲文以廣其事後衆言難掩遂斃之於獄越五日而赦至（夏若水時為路官其子名木備言其事）

楊髡發陵

乙酉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僧福聞號西山者成於剡僧演福寺允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閣欲媚楊髡遂獻其寺繼又發魏王之

家多得金玉以此遂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
遂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
侵占寺地為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
黨如沈照磨之徒部領人夫發掘時有宋陵使中
官羅銑者猶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率凶
徒痛箠脅之以刃令人擁而逐之銑力敵不能猶
拒地大哭遂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
寶玉極多獨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啟棺之初有白
氣竟天蓋寶氣也（帝王之陵乃天人也豈無神靈守之）理宗之尸如

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則承以竹絲細簟一小
廝攫取擲地有聲視之乃金絲所成也或謂含珠
有夜明者遂倒懸其尸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
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
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銑買棺製
衣收斂大痛哭鄉里皆為之感泣是夕四山
皆有哭聲凡旬日不絕至十一月復發掘徽欽高
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徽欽二陵皆空無
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

宗之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骸止有錫器數件端
硯一隻（為澤所得）孝宗陵亦蛻化無餘止有頂骨小片
內有玉瓶爐一副及古銅鬲一隻（亦為澤所得）嘗聞有道
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骨而蛻化者蓋天人也
若光寧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
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惜未知其名當與唐張承
業同傳否（後之作宋史者當覽此以入忠義之傳）金錢以萬計為尸
氣所蝕如銅鐵以故諸凶棄而不取往往為村民
所得間有得貓睛金剛石異寶者獨一村翁於孟

后陵得一髻其髮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
金釵遂取以歸以其為帝后之遺物庋置聖堂中
奉事之自此家道漸裕其後凡得金錢之家非病
即死翁恐甚遂送之龍洞中聞此翁今為富家矣
方移理宗尸時允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
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凡數年以
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死天長聞僧者既得志
止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之勢豪奪鄉人之產後
為鄉夫二十餘輩俱俟道間屠而臠之當時刑法

不明以罪不加衆而決之各受杖而已

二僧入冥

乙未歲余還雲省葬杼山間寶積僧云去歲青山普明寺僧茂都事者病傷寒死二日復甦言初至大官府冠裳數人據坐大殿有一僧立廡下竊窺之則徑山高雲峰也欲扣其所以搖手云我爲人所累至此忽拘至一僧則其徒也即具鐵床熾火炙之叫號穢臭不可聞主者呼雲峰問其事如何答曰彼受此痛若某有預必言矣主者曰當是時

是誰押字則無以對繼又枷至一僧骨肉皆零落則資福寺主守觀象先也方欲問之忽有黃巾武士直造殿上問某事何爲久不行遣（或云閻素僧錄事）主者皆悚然而起立命吏索案案卷盈庭點檢名字一吏就旁書之凡四十二人主者遂署於後甫畢此紙即化爲火飛去即有大青石枷四十二具陳於庭下各標姓名於上項刻追至二僧乃雲隱齡悅二都事即就枷之繼而又有一人自外巡廡而入各點姓名見茂云汝安得至此遂令推出至門一跌而寤然其所見四十二人是時皆無恙至次年死者凡十數人閏已冥矣至丁酉七月演福主僧允澤號雲夢者以雙足臍指潰爛病亟日夕號呼瞑目即有所覩其親族兄長在左右視其疾一日忽令其兄設四十九解禮懺自疏平生十大罪以謝過發陵亦一事泣謂其兄曰適至陰司見平日作過諸僧皆在各帶青石大枷獨有二枷尚空已各書名於上矣其一則下天竺瑞都事也其時瑞故無恙扣其一枷爲何人則潸然墮淚曰吾恐

不可免也是夕澤殂越一日瑞都事亦殂其冥中所見大率與甲午歲茂僧入冥所覩皆脗合益可謂怪天理果報之事未有昭昭如此事者故書之以警世云

癸辛雜識別集上　終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下

天籟　陳紹大改名
銀花　褚承亮不就試
鳳凰見　武城隍
綿上火禁　旱魃
買地券　泰山如坐
平分四時　必世後仁
畫扇不入內　權知舉
一瓻　咸陽六國

卯酉克損日　守口如瓶
德壽賞月　汴京宮殿
宦者服藥　空談實効
周莫論張說　假尸還魂
兩世王　象油
狗蚤頌　物外平章
德祐表詔　景炎談
雞冠血　葯州閩館
亭名　史嵩之始末
嵩之起復　徐霖
史宅之　鄭清之
衛王僭名器　閹寺
余晦　余玠
王惟忠　李伯玉
僞號　馬光祖
胥吏識義理　沈夏
史嵩之致仕　度宗誕育
細屏十事　襄陽始末

機速房　置士籍
宋二十一帝　宋十五朝御押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下終

天籟

風之吹萬不同天籟也禽鳥嚶喈亦天地自然之聲作樂者當於此取則焉所謂聽風聽水作霓裳近之矣以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以我自然之聲感彼自然之應所謂同聲相應者也

陳紹大改名

陳紹天台之仙居人初名詔宋淳祐丙申省魁漕

闈後游上庠欲改名或有言增損偏旁可也昔先聖本名兵巳乃去其下二筆遂易今名登第及問其語所本則不能知所謂異聞也

銀花

高疎寮一代名人或有議其家庭有未能盡善者其父嘗作蘭亭博義敘疎寮後易爲蘭亭考且輒改翁之文陳直齋嘗指其過焉近得炳如親書與其妾銀花一紙爲之駭然漫書於此云慶元庚申正月余尚在翰苑初五日得成何氏女爲奉侍湯

入善小唱嘌唱凡唱得五百餘曲又善雙韵彈唱賺五六十套以初九日來余家時元宵將近點燈會客又連日大雪余因記劉夢得詩銀花垂院榜翠羽撼條鈴王禹玉和賈直孺內翰詩銀花無奈冷瑤草又還芳蘇味道元宵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群仙錄姚若上昇之日天雨銀花繽紛滿地宋之問雪中應制瓊章定少千人和銀樹先舒六出花遂名之曰銀花余喪偶二十七年兒女自幼至長大恐疎遠他照管不到更不再娶亦不

畜妾婢至此始有銀花至今只有一人耳余既老不喜聲色家務盡付之子身旁一文不畜雖三五文亦就宅庫支今不飲酒待客致饋之類一切不管銀花專心供應湯藥收拾緘護檢視早晚點心二膳亦多自烹任妙於調脂縫補漿洗烘焙替換衣服時其寒煖之節夜亦如之余衰老多小小疾嗽或不得睡即徑起在地扇風爐趁湯瓶煎點湯藥以進亦頗識字助余看書檢閱能對書劄時余六十七歲矣同往新安供事二年登城亭覽溪山

日日陪侍余甚適也既同歸越入新宅次家親族以元宵壽予七十時銀花年限已滿其母在前告某云我且一意奉侍內翰亦不願加身錢舊約逐月與米一斛亦不願時時來請余甚嘉其廉謹且方盛年肯在七十多病老翁身傍日夕擔負大公徒此世間最難事其淑靜之美雖士大夫家賢女有所不及也丙寅春余告以你服事我又三年矣備極勤勞我以面前洗漱等銀器約百來兩欲悉與你對以不願得也時其母來余遂約以每年與

錢百千以代加年之直亦不肯逐年請也積至今年凡八百千余身傍無分文用取於宅庫常有推托余堅不應余求自丙寅年欲免令菴莊糶租穀六百石是歲積兩年租米未糶見管五六十石菴僧梵頭袍法云知府與外人商量欲以此穀變錢添置解庫一所繼而知府來面說且要穀予錢作庫本若要錢用但來支用不知要錢幾何余云用得千緡答云無不可者而宅庫常言缺支用拒而不從又二年遂令莊中糶穀五百石得官會一千

八十貫除還八年逐年身錢之外餘二百八十貫還房臥錢係知府曾存有批子支三百千係丙寅春所許令塡上項錢余謂服事七十七歲老人凡十一年余亦忝從官又是知府之父又家計盡是筆耕有之知府未曾置及此也況十一年間看承謹細不曾有病伏牀姑以千緡爲奩具之資亦未爲過但卽未辦候日後親支給銀花素有盻盻燕子樓之志而勢亦不容留余勉其親亦遲遲至今今因其歸先書此爲照銀花自到宅卽不曾與宅

庫有分文交涉及妄有支用遇寒暑本房買些衣著及雜物余判單子付宅庫正行支破銀花卽無分毫干預他日或有忌嫉之輩輒妄有興詞仰將此示之若遇明正官司必察其事情察余衷素且憫余叨叨於垂盡之時豈得已哉嘉定庚午八月丙辰押進識如樂天亦有不能忘情之句愛之難割也如此浮圖三宿桑下者有以夫余年及炳如之歲室中散花之人容也幸無此項罣礙耳

褚承亮不就試

金人天會中舉子郎君破真定拘境內進士立試場褚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軍中知其才遂押赴安國寺對策大抵以徽宗無道欽宗失信爲問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先請主文劉侍中云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言邪郎君擗而出劉爲變色後數日復召茂先問願附榜乎茂先堅不從是時所牧者七十二人遂自號七十二賢狀元許必仕至郎中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適與石碢遇碎首而死餘無一顛者茂先後年七十餘

謚爲玄真先生劉侍中名宥產遼咸雍中狀元怨宋人海上之盟故發此問此北人元遺山續夷堅志所載其好惡之公如此叛臣賊子亦可知所懼矣

鳳凰見

金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鳳凰見鳳從東南來衆鳥隨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村村民懼爲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析從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驚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一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即死於是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爲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罅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煅欲分之

劍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武城蝗

戊戌七月武城蝗自北來蔽映天日有崔四者行田而什其子尋訪但見蝗聚如堆阜撥視之見其父臥地上爲蝗所埋鬚髮皆被嚙盡衣服碎爲網一時頃方甦晉天福中蝗食豬平原一小兒爲蝗所食吮血惟餘空皮裹骨耳

綿上火禁

綿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

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社長輩至日就人家以雞翎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紙錢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火吉則燃木炭取不得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於羊馬糞窖中其嚴如此戊戌歲買莊數少年以禁火日飲酒社樹下用柳木取火溫酒至四月風雹大作有如束箱柳根若在其中數日乃消又云火禁中雖冷食無致病者

旱魃

金貞祐初洛陽大旱登封西吉成村有旱魃爲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卽魃也少年輩入昏後高望之果見火光入農家以大棓擊之火散亂有聲如驢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如風未聞有聲也

買地券

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爲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爲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靑陽垻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已上二事並見續夷堅志

泰山如坐

泰山如坐嵩山如臥華山如立趙德正云

平分四時

周歲十二月平分四時余欲以二三月爲春四五六七月爲夏以八九月爲秋十十一十二幷來年

正月爲冬何以言之春生正月物未生夏暑七月暑未退秋涼九月與八月同冬寒正月與十二月同故也此說但據寒溫而言非謂氣候也亦自有理余則欲以二三四月爲春五六七月爲夏八九十月爲秋十一十二來年正月爲冬如此始得寒溫之正耳

後世必仁

子曰必世而後仁蓋言天下大亂人失其性凶惡不可告詔三十年後此輩老死殆盡後生可敎而

漸成美俗（已上北人陽弘道事占補）

畫扇不入內

客語云紫紗衫畫扇（畫花竹者不禁）不得入內今年宰相皆是紫羅衫褙不許攜扇以入客次自有畫扇特不許攜出耳

權知舉

祖宗朝知貢舉者禮部長貳乃云知舉餘官雖在禮部貳之上皆稱權知舉蓋知舉乃禮部職也今不復然

一殿

虜中謂一冢馬爲殿或三百疋五百疋

咸陽六岡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宮殿皆在九岡上而作太清宮於九五岡上百官府皆在九四岡上

卯酉克損日

凡人損日者命多是卯酉克爻卯酉皆日月之門戶所爲光明也卯爲子所刑擊酉乃自刑必有此

疾

守口如瓶

富鄭公有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語見梁武懺六卷不知本出何經

德壽賞月

德壽宮有橋乃中秋賞月之所橋用吳璘所進階石甃之瑩徹如玉以金釘校橋下皆千葉白蓮花御几御榻至於瓶爐酒器皆用水精爲之水南岸皆宮女童奏清樂水北岸皆教坊樂工吹笛者至

二百人（集伯可云）

汴京宮殿

京師有八卦殿八門各有樹木山石無一相類石皆嵌空有麻亦穿空與石竅相通上欲有所往與所幸美人自一門出宮人仙衣壯士扶輪一聲水壁歷則仙樂鏡奏雲霄間石竅間騰躋煙起如霧大門有玉虛館階前以玉石甃之殿上椽柱一色皆金也炫耀奪目每上元上必先於此館三官殿燒香禁中錦莊前有射垛太祖始受禪即暫坐於

此有茅茨不剪之風虜中一夕失火盡焚惟錦莊如故又庫前有葦林初受禪時用葦爲火把奉迎成林後大內焚葦雖燒盡復繁茂云

宦者服藥

凡宦官初閹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服藥日時全不用始生日時故常擇善良日時乃閹

空談實效

周平原云學問須觀其效如祖宗時尚詩賦後來

以不如經義然熙豐以來用經義取士何如祖宗時得人又如元符後尚伊川之學輕鄙王氏然元符以後何如熙豐令劉子澄輩至云韓魏公歐陽公及其祖元公之屬惜不遇伊川使見之學問功業當不止此不知諸公乃就實行中做也又言聖如孔子必以言與行相配言之故雖孔門高弟尚有聽言觀行之說今諸公却言自有真知具此知者所行自然無失恐無此理今之學者但是議論中理會太深切不加意於實行只如人學安定先生有何差錯若學伊川喻子才仲爾性之徒豈不誤事張南軒亦爲人誤耳

周莫論張說

周必大子充莫濟子齊坐繳張說樞密之命皆投閑張說乃露章薦之兩人皆得郡國周得建寧莫得溫莫意欲往周遷延不進喻子才有書言激實生患故東漢有士大夫之禍蓋必以溫爲是建爲非汪聖錫報云東漢之患生於激西漢之患生於養方今患在養不患在激也已上並客語不知何人作也

假尸還魂

建康有陳道人常與仵作行人往來飲酒甚狎仵問道人將何爲因曰吾欲得一十七八健壯男子尸一夕忽有劉太尉鞭死小童仵興致之道人作湯浴其尸加自巳之衣巾作趺坐於一榻上道人亦結趺其前至明道人尸化而童尸生矣又金大定中宛平縣張孝善男名合得病死復活云是良鄉王建男喜兒蓋是假尸還魂者部擬付王建爲子世宗曰若然則吾恐姦詐小人競生詐僞有亂

人倫既身是合得止合付合得家 前一段王山有一兩段世宗實錄六

兩世王

有兩世王者眞定人前身爲吃李八方八九歲時一媪至門呼爲巳媳婦媪六十餘矣怪怒罵兒言我不識汝我李八也斥呼媪小名無差同至所居指磨盤下得銀釧與之至十四五後始不復記前事其人常在燕京又眞定有匙王曾病入冥有逮者呼之曰王陵匙曰非也逮曰汝前生實王陵也匙不省遂以器盛王撼之令省前身匙被撼方省

曰我果陵也引至一大城城中有一囚閉其中身與城等王訝逮者曰此白起也罪大身亦大俾從坑趙卒事匙曰吾初建言分趙屯耳坑出公意起無言以頭觸城哭曰此訟又須千萬年匙乃甦言其事

象油

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吏欲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逐弭帖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甕

狗蚤頌

侯峰和尚狗蚤頌云摸不著時尋不見十二時中進身轉若還離得這衆生除是不過一縫線亦有旨意

物外平章

或作散經名物外平章云堯舜禹湯文武一人一堆黃土皐夔稷禼伊周一人一個髑髏大抵四五千年著甚來由發顚假饒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過喫得升半米日夜官宦女子守定終久斷

送你這潑命說甚公侯將相只是這般模樣管甚宜葬牧葬精魂巳成魍魎姓名標在靑史却干俺咱甚事世事總無緊要物外只供一笑此語亦可發一笑也

德祐表詔

德祐之亡也奉表等文皆無肯任其責者閩人劉褎然毅然自說遂以豐儲倉所檢察除太常丞翰林權宜使之秉筆爲其表云正月日宋國主臣㬎謹百拜奉表于大元尊兄皇帝陛下臣昨嘗專遣侍

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馳詣闕庭敬伸卑悃伏計已徹聖聽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難權臣似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興師問罪宗社阽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夕憂懼非不欲遷避以求苟全實以百萬生靈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臣將焉往惟是世傳之鎮寶臣不敢愛謹奉太皇命戒痛自貶損削去帝號併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二廣兩淮四川見存州郡謹悉奉上於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明垂慈念祖母太皇老及臥病數載臣煢煢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三百餘載宗社遽至隳絕曲賜裁處特與存全實拜皇帝陛下再生之賜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既而丞相吳堅奏云北朝丞相說兩浙福建四川二廣湖南北兩淮見在州軍今已歸附合行下各郡等處取收附狀庶免大軍前去荼毒生靈取聖旨批答云藝祖創業高宗中興亦艱難矣今權臣誤國至於此極尚忍言之哉以小事大勢亦宜然朝廷所以歸附為宗社計為百萬生靈計所有州郡宜各體此取依准狀及須知冊申仍令學士院降詔書敕某處守臣等朕自基丕緒遭時多艱權臣似道誤國背盟至勤大元興師問罪已入京城有詔許存留宗社不害生靈謹奉太皇命戒舉國內屬今根本已拔其餘州郡縱欲拒守民何辜焉詔書到日其即歸附庶生靈免罹荼毒宗社不至泯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時丙子二月也哀然既隨入北死於燕京繼此行省奉表稱賀求能為表文者有士人陸威中亦閩人欣然承命其中一聯云禹貢之別九州巍為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自負得意時行省在舊秘書省威中候報於省前荼肆中假寐案間既呼之則死已可畏哉

景炎詔

景炎末造狼狽海上固無暇文物典章矣然詔語亦或有可觀者有云雖鳥獸之跡不無交中國之時然馬牛其風何常及南海之遠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豈今年不戰來年不征不知為何人

筆也

雞冠血

北里志張住住與龎佛奴有私乃殺雄雞冠取丹物託鄰媼以聘陳小鳳然則今世閭巷有爲僞者其來久矣

葯州園館

廖葯州渦邊之宅有世綵堂在勤堂懼齋習說齋光祿觀相莊花香竹色紅紫粧芳非逕心太平愛君子門桃符題云喜有寬閑爲小隱粗將止足報

明時直將雲影天光裡便作柳邊花下看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二小亭

亭名

牟存齋桂亭曰天香第一趙春谷梅亭曰東風第一賈秋壑梅亭曰第一春

史嵩之始末

淳祐初年喬行簡拜辨章李宗勉爲左相史嵩之督視荊襄就拜右揆既而二公皆去位嵩之獨運權癸卯長至雷三學生上書攻之明年徐霖伏闕上書疏其罪是歲仲冬嵩之父彌忠殂于家不卽奔喪公論沸騰未幾御筆嵩之復起右丞相於是三學士復上書將作監徐元杰少監史季溫右史韓祥皆有疏言其不可於是范鍾拜左杜範拜右盡逐嵩之之黨金淵濮斗南劉晉之鄭起潛等當時又爲詩誚之者曰嵩之乃父病將殂多少險人盡獻諛元晉甘心持溺器鄭良臣無恥扇風爐虎起潛秉燭封行李鄭一薦隨司出帝都陳天下好人皆史黨不知趙鼎有誰扶嵩之之從弟宅之衛

王之長子也與之素不咸遂入劄聲其惡且云先臣彌遠晚年有愛妾顧氏爲嵩之强取以去乞令慶元府押顧氏還本宅以禮遣嫁仍乞罷嵩之於晉朱挺之典及丙午冬終喪御筆史嵩之候服闋日除職與宮觀於是臺臣章琰李昂英及學校皆有書疏交攻之御筆始有史嵩之特除觀文殿大學士許令休致時劉克莊權中書舍人當草制繳奏云照得史嵩之前丞相既非職名又非階位不知合於何官職下許令休致議者乃以克莊欲陰

爲嵩之之地章李二臺臣因再攻嵩之併克莊劾
去之克莊自辨云臘月二十二夜丞相傳旨草制
次日具稿又次日被論竟莫知爲何罪也記制中
有云朕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逆
天下有無父之國又云宇宙雖廣有粟得而食諸
霜露既濡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猶知之卿勿
廢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然竟
別命詞爲未幾章琰李昂英與在外臺遣趙汝騰
首上封事學校又上書乞留二臣並不報且內批

云如學校紛紛不已元降免解旨揮更不施行於
是京庠再上書云云大博李伯玉亦上疏力爭李
韶亦言上意終不回於是陳韓與憲皆不能自安
廢可祠李韶作批答云朕臨御以來未嘗罪一言
者今爲卿去二臺諫以留卿前未有是也人言紛
紛并出朕意於是韶亦奉祠而去明年三月忽有
京學賓賢齋朱振者獨上一書以薦嵩之於是臺
臣周坦葉大有陳求魯陳琰備論其無忌憚而罪
之

嵩之起復

嵩之之起復也匠監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
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未幾暴亡或以爲嵩
之毒之而死俾其妻申省以爲口鼻拆裂血流而
腹脹色變青黑兩臂皆起黑泡面如斗大其形似
鬼欲乞朝廷主盟與之伸寃侍御鄭寀率臺諫共
爲一疏少司成陳振孫察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
醫官人從廚子置獄令鄭寀督之竟不得其情止
以十數輩斷遣而已徐霖上書力抵寀不能明此

獄之寃不報竟去寀奏疏乞留霖亦不報先是侍
御史劉漢弼盡掃嵩之之黨至此亦以暴疾亡或
者亦謂嵩之有力然皆無實跡也朝廷遂各賜田
五頃緡錢五千貫以旌其直黃濤之試館職也對
策歷數史嵩之之惡至是除宗正少卿於對疏乃
言元杰止是中暑之證非中毒也於是僉議攻之
而元杰之子直諒投匭扣閽力辨此說濤遂被劾
云

徐霖

徐霖字景說號徑畈三衢人爲南省第一人首伏闕訴史嵩之不報嵩之謂人曰朝廷大比所貴不知其幾合天下士僅得一省元乃是狂生可以爲世道歎於是虛名頓增未幾有徐元杰之獄上書攻鄭寀不明此究徑去國寀上疏留之於是傳旨俾宰執留之又令左司尹煥面留又令姚希得傳旨勉諭毅然不從而去往往沽激太過人亦薄之其居衢也於所居晝諸葛武侯像終日與之對坐論天下事諸閫與其吻競致金帛皆受之其回字

有云承惠兼金束帛足見尊賢崇道之意趙汝騰時爲從官上疏力薦至比之爲范文正公屢有召命皆不就及除著作郎則翻然而來舉止頗怪妄自尊大凡士子之來受教皆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發一語瞑目坐移時豁然而起有黠者俟其瞑目亦效之俟其躍然而起亦起從之霖曰汝已得道矣夏月京府命工搭蓋松棚適一匠者相服破綻見其二子霖竟牒天府云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從重撻隨行一童廳吏或以果餌與之霖適見

併廳吏解天府謂某吏壞其太極都城無不傳以爲笑甚至乘醉而入經筵自稱爲宗師及兼學上則妄有更改未幾輪對竟論乞劾罷臺諫於是御筆有云徐霖以庶官而論臺諫京尹要脅必行事關紀綱前所未有昨以去余晦爲是今乃疏蔡杭爲奸言及朝士親填姓名情不一首鼠兩端可與在外差遣尚遲回不去趙汝騰往覘趣其出關益霖之無忌憚皆汝騰成其狂至目汝騰爲太宗師已爲小宗師遞相汲引霖既去汝騰亦不自安

遂自補外未幾察官蕭泰來數其狂不可治郡於是聲名掃地矣

史宅之

史宅之字子仁號雲麓彌遠之子也穆陵念其擁立之功思以政地處之然思不立奇功無以厭人望會殿步司獄蘆蕩以爲可以開爲良田裨國餉時宅之爲都司遂創括田之議一應天下沙田圍田圩沒官田等併行撥隸本所名田事所仍辟官分往江浙諸郡打量圍等時淳祐丁未鄭清之專

當國時也遂以宅之爲提領官右司趙與𥲅爲叅詳官計院汪之埜爲檢閱趙與𥲅猶子孜爲主管文字諸郡又各差朝士分任其事怨嗟滿道死於非命者甚衆分司安吉州椎轄毛遇順毅然不就分司嘉禾奏院王疇刻剝太過刑罰慘酷訶詆紛然隨卽汰去行之期年有擾無補朝廷亦知其不可行乃以趙與𥲅爲浙西憲司嘉禾提領江浙田事陳綺爲淮西倉置司金陵提領江淮田事宅之遂除副樞於是劉坦趙汝騰黄自然皆力陳其

不可皆以罪去後一年宅之終於位趙與𥲅死於嘉禾王疇盛如杞次第皆殂其後應於官田遂併歸安邊所令都司提領焉

鄭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晚爲鄞陵之舊學端平初相當時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況所汲引如周坦陳垓蔡榮輩皆小人黄自然嘗入疏論之既而豐儲倉門趙崇儁上書歷陳其昏繆貪汚之迹亦解綬而去未幾察官潘凱遂劾之吳燧亦劾其黨朝廷遂奪二察言職夕堂董槐亦入疏求去蓋潘吳二豸皆董所薦也潘疏有云馬天驥辦浙東鹽本百萬而得遷天驥遂申省辨白清之欲差官覈實程元鳳以爲不可以外官鈐制臺諫其議遂寢時牟子才家居亦疏攻鄭而留二察不報辛亥冬祈雪得雷雹大作而清之薨於位恩數極厚明年傳端林彬之按太原公受賄賂竊取相權凡所以誤故相者皆太原之罪乞罷其閤職勒守故相之

墓從之初青山之重來也有作詩讖之云一劄未離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爲安晚晚節胡爲不自安及其薨也又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燒蓋曉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甲巷誰爲司馬哭番夷肯爲孔明悲青山化作黄金塢可惜朝中歸去遲

衛王惜名器

史衛王挾擁立之功專持國柄然愛惜名器不妄與人亦其所長嗣秀王師彌既爲嗣王遂賜玉帶

其弟師貢亦已建節開府矣亦覬璧橫玉閑暇之寵屢有營求皆不許其後媢寵於史親幸之姬必欲得之史知其意命取所有玉帶於內擇其最佳者與之姬喜亟報之殊不知非出君賜又無閤門許令服繫關子安可自擅服繫其吝惜名器皆此類亦可尚也

閻寺

淳祐庚戌之春創新寺於西湖之積慶山改九里松舊路輪奐極其鮮麗至壬子之夏始畢工穆陵

宸翰賜名顯慈集慶教寺命講師思誠為開山教主既而給賜貴妃閻氏為功德院且賜山園田畝為數頗多建造之初內司分遣吏卒市木於郡縣旁緣為奸望青採斫鞭笞追逮雞犬為之不寧雖勳臣舊輔之墓皆不得而自保或作詩諷之曰合抱長材臥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厦千斤斧斲盡人間孝子心其後恩數加隆雖御前五山亦所不逮一日忽於法堂鼓上有大字一聯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兩片皮於是行下天府

緝捕歲餘終不得其人

余晦

余晦字養明四明人小有才趙與𥲅之罷京尹晦實繼之此壬子四月也後一月上庠士人與市人有競以不能奉學舍之意既而齋生有斃於齋中者遂命總轄輩入齋有所逮捕諸生之怒時祭酒蔡杭入奏三學捲堂伏闕上書直攻晦為僕及晦轎出將自堂則諸生攔截於路欲行打辱於是晦即絕江以避之遂以理少罷職而杭亦除宗少而

去京庠復上書留蔡而大博黃邦彥武博戴良齋復劾晦而留杭皆不報未幾晦知鄂州杭以二卿召或有詩獻蔡云九曲灘頭是釣灘先生何事放漁竿長江流水滔滔去落日西風陣陣寒好把丹心裨聖主休將赤肺換高官想於獻納論思際應說令來蜀道難後杭徑除僉樞或有誠之云不因同舍之捲堂安得先生之過府

余玠

淳祐辛丑余玠殺夫卒於渝州權司程逢辰不能

任其事朝廷加意擇帥久之乃以余晦除司農少卿爲四川宣諭使七月入蜀八月除權刑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又兼四川總領十二月方入夔峽交印明年正月始開閫於重慶既而又兼夔路轉運屯田然晦才望既薄行而又生蜀士軍民皆不安之未幾築紫金城激叛苦竹隘南永忠以隆慶降王惟忠失閬州甘閏以沔州叛敗政日甚未幾虜兵又入議者紛然宗正簿趙崇璠首上封事言之副端吳燧蜀人趙至皆有疏六

月御筆李曾伯以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召回程逢辰既而余晦召赴行在蒲澤之除軍器監暫充四川制置撫司議印黃應鳳太常丞成都運判叶助權司候蒲澤之自大獲山回日仍舊公議以爲不可使荆湖論制西蜀於是胡大昌牟子才潘凱鄭發程元鳳各有論列參政董槐則請行以任蜀事蔡杭亦請以沿邊任使人雖壯其志而哂其無能爲也三學各有伏闕書攻丞相謝方叔未幾李曾伯除四川宣撫使兼荆湖制置大使進司夔路又賜曾伯同進士出身牟子才吳燧胡大昌陳大方丁大全皆有疏疏王惟忠罪狀乞正典刑而廟堂亦欲以此掩誤用余晦之失遂撼惟忠赴大理獄伏鑕東市併籍余玠家貲三千萬以犒師治其子如孫之罪皆陳大方輩作成之也八月除蒲澤之四川制置副使兼宣撫判官以呂文德權知江陵總統邊事於是蜀事略定矣

王惟忠

王惟忠四明人其爲閬帥也與余晦爲同里薄其

爲人每見之言語間晦深銜之及敗績棄城而遁晦遂甘心焉既申乞鐫降又令其黨陳大方丁大全方攻之必欲寘之死地廟堂亦欲掩誤用帥之羞遂興大獄日輪臺官入寺鞫之評事鄭暐理丞曾林則欲引枝從旁旋即劾去甲寅十月二十五日本寺出犯由榜云勘到王惟忠頂冒補官任知閬州判西安撫府日喪師庇叛遣援邏緩等罪准省劄奉聖旨王惟忠處斬仍傳檄西蜀或者以其罪不至死寃之後二年陳大方白晝有覩恐甚遂

設醮以謝過青詞有云閫帥暴尸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衛怨於冥途莅職柏臺盡出同寮之[illegible]並居梓里初無纖隙之疑未幾暴卒繼即余晦患瘰癧繞項墮首而死可畏哉

李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乙未殿試第二人議論端愨出處不苟當史嵩之柄國時為太學博士上疏援章李二臺官以此大得聲譽未幾為陳劾去壬子以小著召兼右司以蕭泰來附謝丞相傷殘善類繼彈

高斯得伯玉乃援神宗朝張商英故事有都司可以按臺臣之條歷數泰來之過封章以劾之理陵大怒乃降御筆云國家置御史所以糾正官邪置宰屬所以俾贊機務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宰掾不過一大有司耳未聞以庶寮而劾糾御史者近有以都司而按大有言徐霖也今伯玉以都司而按參來陰懷朋比之私褻瀆紀綱之地其所以輕臺諫乃所以輕朝廷也今伯玉且復援張商英事以文其過且郭磊卿以正言而按李過英吳當可[illegible]甫以博士而按劉之傑以其職事之關繫也若都司可以按臺諫則臺諫反將聽命於都司矣朝綱不幾紊亂乎李伯玉可降兩官放罷既而臺臣程元鳳劉元龍上疏劾之御批李伯玉僭劾御史以快已私擅改憲章以文已過肆為欺誕淩紊紀綱既得罪於祖宗已難逃於黜罰云云明年蕭泰來除左史牟子才亦作右史潘凱除都丞並有疏辭免以為恥與噲伍泰來遂除職與郡　郎孫夢觀又繳新命察官丁大全則奏罷其祠祿而同援伯玉

不肯與之書降官錄黃其後牟子才撰詞命云國家設御史以糾官邪非使之為營私謀利計也蕭泰來昨居彈劾之任而黷貨背義醜正黨邪靡所不至爾以都曹能白其姦雖有體統關係之法然英詞勁氣靡拂救正略不少挫此可以觀汝之所存矣姑屈兩階以振臺綱而汝之心則朕所鑒也尚少安之以俟敘復又明年七月姚希得引對直指趙汝騰為君子之宗蕭泰來為小人之宗諸公多為之言敘復者八月伯玉與宮觀又明年敘復

元官景定閒除禮部尚書侍讀入政地矣甫入修門一疾而卒伯玉初號畏齋又號斛峰

僞號

淳祐甲寅五月禁中獲僞號人乃足玉津園火工包四斯供係賃到有請人潘寶較號繼於潘寶家搜出較入宮門假印板一面遂正典刑其子潘三亦杖死凡黥決者四十八人於是盡易較號內宮門號八角樣禁衞號銀錠樣殿門號四如意樣每歲一易各立樣式承襲爲例

馬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號裕齋吏事强敏風力甚著前後麾節皆有可觀乙卯尹京內引一劄云自後宜諭有揮容臣覆奏戚里請托容臣徼進下車之後拔剔弊蠹風采一新時號名尹未幾有倉部郎中師應極之子夜飲於市碎其酒家器詰朝尹車過門泣訴其事光祖即償所直追逮一行作鬧僕從仍牒閤師倉郎蓋光祖時領版曹以倉部爲所屬故牒閤殊不思京師無牒閤朝士之理師乃時相之私人乃執縛持牒之卒恣肆凌辱又率諸曹郎官白堂乞正體統朝廷遂劄漕司追出被打酒家反加黥配應極之子帖然無它於是光祖威風頓挫百事退縮初顏帥尹京之時遇三學應有訟牒必申國子監俟報方與施行學舍已不能堪及光祖尹京又創爲一議應學舍詞訟須先經本監用印係明方許經有司學舍尤怒之作爲小詩曰幾年貪帥毒神京虎視國家三學生休道新除京尹好敢將書鋪待司成未幾察官朱應元劾李昂英太

學作書識之有云何不移其劾昂英者劾光祖等語光祖愈不安旣而辟客參議辭坦以踪跡詭祕罷於是光祖力丐外任出守留都焉尹京號爲難治者蓋以廣大之區奸宄百弊上則有應奉之勞次則有貴戚干政他司撓權之患此其所以難也余則曰不然自淳熙以來尹京幾人其得罪而去者未始不由學校可指而數也然則學校之横又有出於數者之外矣

胥吏識義理

嘉定間宇文紹節爲樞密樓鑰爲參政宇文以病王醫師巫投藥而斃史由翁帥宰執往祭之命南宮舍人李師晉爲文末句曰云誰過歟醫師之罪相府書吏張日新篤至於此執白衛王曰既是誤投藥劑豈可謂之醫師只當改作庸醫之罪衛王首肯之又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威已振日新時在學士院爲筆吏仍兼衛王府書司密白衛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夷狄不當素以爲弱也衛王是其說遂道意於當筆

癸辛雜識　別集下二十三　汲古閣

者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勵益吏胥亦有識義理文字之不可不檢點也如此容齋隨筆所載一事亦然

沈夏

沈夏德清人壽皇朝爲版曹貳卿一日登對上問版曹財用幾何合催者幾何所用幾何虧欠幾何夏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册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次日問宰臣曰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遂特除僉書樞密院事

史嵩之致仕

丙申之春御筆史嵩之退安晚節已踰十年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仍盡與宰執恩數令學士院降詔仍免宣鎖越二日奏事右相董槐公云四川屢捷頗爲可喜僉樞蔡抗隨奏云大奸復出深爲可慮又云近降嵩之指揮外間謂宰臣欲爲汲引以報私恩上曰此乃還其致仕恩數耳參政程元鳳奏云臣曩在經

癸辛雜識　別集下二十四　汲古閣

筵亦嘗親聞聖訓及此聖意雖堅天下未必盡知兼致仕二字豈能摯維之使不出越一日董槐上疏辨明蔡樞之奏欲乞於嵩之致仕指揮之下明示以不復關任之意庶可白孤踪釋群疑所有上項制可未敢施行御批史嵩之復職不過關以宰臣謝事之恩數耳且其一間十三年中外未嘗任使何緣今日用之仍令致仕指揮甚明正示天下以決不復用之意而予之職名問係故之典備矣豈有他哉斷自朕衷非由啓擬卿其安之林存當

制有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加於雅志忠愛不忘畎畝爾毋有於遐心公論復以為未然太學生上書攻董相及鄧泳李仲熊併攻林存董相再奏謂嵩之予致仕恩數臣見凡前執政之罷斥者皆有之不復執奏今則皆歸罪於用事之人伏望姑寢前命御筆云史嵩之復職非由卿請惟朕知之學舍有言但慮其復出耳豈校其職名哉其人决不再用其職亦不可奪所請既不悖理其安之正言邵澤劾姚希得又於希得董試之時捕其館人以

贓黥決其人乃已黥之人故也未幾內批史琦卿理卿並與合入幹官差遣既而嵩之又陳請任相位日連書實時留夢炎為國史復申省以其邀求經修經進之賞將來列銜某決不敢預僉乞罷免職事為之躁進始終不靜真是可厭而朝廷用事豈學校一一能把持乎

度宗誕育

景定三年壬戌度宗在東宮閏九月二十九日亥時降生皇孫賜名焞封崇國公一作封崇國政資國公是年十一月薨度宗登極追封蔚王謚冲善景定五年甲子度宗在東宮七月初二日未時皇太子妃全氏降生皇孫以慧星出現避殿免賀度宗即位改稱皇子賜名舒　咸淳四年戊辰閏正月初六日午時淑妃楊氏降生皇子辛未賜名昺甲戌七月進封吉王　是歲十月一日順安郡修容夫人俞氏誕生皇子五年十二月賜名愿封益國公六年六月十二日薨追封謚冲定　咸淳五年己巳六月初十日淑妃楊氏再誕生皇子二十三日薨賜

名鍠封岐王謚冲靖咸淳辛未九月二十八日全后誕生皇子癸酉十一月賜名顯封嘉國公甲戌七月度宗遺詔即帝位　咸淳壬申正月十二日脩容俞氏誕生皇子甲戌七月進封信王凡七子

鈿屏十事

王橚字茂悅號會溪初知郴州就除福建市舶其歸也為螺鈿卓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盛事十項各係之以贊以獻之賈大喜每燕客必設于堂為行將有要除而茂悅死矣

度宗卽位　南郊慶成　鄂渚守城
月峽斷橋　鹿磯奏捷　草坪決戰
安南獻象　建獻嘉禾　川獻嘉禾
淮擒寄化
已上十事制作極精

襄陽始末

襄陽遭端平甲午叛軍之禍悉燬於火直至淳祐辛亥李曾伯爲江陵制帥始行修復時賈似道開兩淮制閫心忌其功密奏於朝謂孤壘絕遠無關屏障至開慶透渡之際穆陵猶憶此語欲棄襄陽而保鄂而似道乃謂在今則不可棄矣先是蜀將劉整號爲驍勇庚申保蜀整之功居多呂文德爲策應大使武臣俞興爲蜀帥朱禩孫爲蜀帥既第其功則以整爲第一整恃才桀傲兩閫皆不喜之乃降爲下等定功整不遂訴問禩孫其故朱云自所目擊豈敢高下其手但抑之制密房索本司元申一觀則可知矣整如其說始知爲制策二司降而下之意大不平大出怨詈之語俞興聞之以

制劄呼之稟議將欲殺之整知不可免叛謀遂決遂領麾下親兵數千人投北獻策謂攻蜀不若攻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可唾手下也遂爲鄉導併力築堡斷江爲必取之計此咸淳丙寅丁卯歲也俞興父子致禍之罪莫逃遂俱遭貶謫先是興既死丙辰歲俞大忠爲荊湖諸議領舟師援蜀陷殺名將楊政因爭財又殺馬忠遂遭臺評追削官爵勒令自劾大忠乃捐重賄得勳臣經營內批遂作勘會面奉玉音俞大忠利其財而陷楊政於死且盡掩其功欺罔朝廷罪不容誅然遣楊政而獲捷者俞興也姑以其父之功特從末減將白沙自實官資並與遺奪外特免自劾於是劉整聞之尤怨且薄朝廷之受賂焉襄陽自丁卯受圍生兵日增閫監日密守臣呂文煥雖能堅守而外絕援兵又爲築白河虎頭二城復置鬼門關以鍵出入自是雖音耗亦不可通矣朝廷雖屢督制府出師救援而不克進往往失利不一既而呂文德病篤中外爲之憂懼既而果薨上遣表賜諡武忠遂命

其子師夔起復爲湖廣總領知鄂州賈平章似道
入奏云臣近得師夔報其父文德病革不可爲臣
嘗具奏以爲設如所言臣當奉命馳驛以爲搶攘
之會非可以經制宜在廊廟自護陛下雖言而臣
之志固已決於此矣昨文德訃至日爲襄樊幾失
七箸纔又再申前請以爲急其所急豈非藉是去
以爲大本朝計而陛下決不聽許臣通夕展轉念
無以易此儻非臣等勇於一行決不能寬顧且荆
襄繹騷士不解甲者再歲以文德聲望智略高出

流輩僅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統攝矧諸名將器
略難齊勢不相下倉卒謀帥復難其人兵權不可
一日無所歸邊務不可一毫有所悞雖目前暫令
夏貴管護然其使人商度遠計寢食不安終不若
疾趨其所處分諸事則隨機以應不至差池是則
臣報陛下之職分也臣非不知襄在兵閒備嘗險
阻困瘁成疾秘謀湖事寧堪自取顛覆誠以難乎
着事所御者因皆不知其他臣亦豈不知本朝故
事無以平章而巡邊者然唐裴度以平章出使山

東似有足援用拜疏以請恭聽矜俞御筆云朕以
涼非云云師相豈可一日而輕去朝廷雖跬步之
近不可捨去請勿重陳似道再奏云云連夕展轉
不寐良以驛置一往復率半月餘曾不若身履其
處機應於速之爲善再念今之荆湖莫急於襄中
寇環吾疆惟隙是乘階星之變非小故未可死諸
務走生仲達況今士不解甲與之尺寸力爭閲新
歲則跨歷三載事有適值必生戎心詎容以疆場
小小交兵視之哉因念疇昔分閫荆湖先帝必欲

寵臣以樞筦命臣復襄臣回奏不敢輕易後繼臣
爲閫者奉將相意幾復襄之美名萃江岳之重屯
以實之江面單露卒成巳未之禍先帝毎記臣言
必欲乘襄以全鄂臣則以爲不可非故自相矛盾
蓋襄既復則城池米粟甲兵委難以資虜臣在軍
極力爾勁兵以守襄襄幸以全今又十一年矣以
呂文德運抒備竭志慮憂恚以至於死今閫雖暫
有所付而臣與受其責若使臣制於此脫有出於
意料之外其可以非已所以自解無情議論必指

臣為準矢之的矣云云又御筆極力勉留再上章
欲權帶職巡視以三月為期上復不允此後雙闕
小小捷奏於是此議遂緩明年元日以兩淮制帥
李庭芝為荆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應大使兼知
江陵府命范文虎提御前精兵八千餘人往荆襄
應援一戰而敗文虎僅以身免至明年蜀江泛溢
漂溺堡壘至五六月間圍稍解制府乘此機以布
帛鹽錢米之類遣兵防護而入夏貴亦遣兵擔運
粟米數千石呼延德亦運柴薪布帛以往未幾夏

軍大敗喪舟數百危急如初御筆遂督荆湖制閫
移屯舊郢州范文虎以下重兵皆屯新郢治上均
州河口扼其要津當時從官中有言於朝謂昔神
堯以一旅之師取河北今朝廷竭天下財力以援
一州而不能於是賈相大怒至咸淳八年壬申春
警報尤急似道復有視師之請蓋李庭芝避事悠
緩而范文虎以殿巖自居頗有不受節制之意故
宦臣雖有章言之宜不二人然無益也壬申夏又
檄沿江副閫孫虎臣及湖閫帥高世傑之師順流

而下夾攻適值江水暴漲乘勢衝突[illegible]文虎八
敵打透鹿門連船運入衣襖布帛米鹽[illegible]
生兵遂自樊城後取安陽河轉均州江面還郢上
七月據荆閫中大略云云襄樊受圍跨越五載水陸
路梗援兵莫通遂於去冬劄知均州劉懋等打造
戰艦間探賊兵措置戰守又劄總管張順路鈐張
貴提兵前往均州地名中水路創立硬寨建造樓
船自中水路至襄城止一百二十餘里節節皆是
堡閘衝船屯泊將士從龍虎口硬打下去本司重

立賞格張順候立功回特授轉右武大夫環衛官
正任御前都統制犒銀五百兩界會一萬貫紵絲
十疋張貴以下次第立賞又準平章鈞翰除制司
賞格外更與不次陞擢及移文范察使添調間探
司部官劉盛聰等於四月二十日到均州鄧寨添
造船隻大使司委知郢范天順等與二張部官同
進六月十三日據張貴等申昨於九月二十二日
探得漢水已生次日將船隻拖拽到團山下稍泊
二十四日以大使司賞格撫諭將士一應船隻並

拖拽至高頭港口蒙范殿帥劉路鈐等般運衣襖等物結成方陣至一更三點張貴等舉火爲號出江極力鏖戰與賊舟手刃相接至磨洪灘巳上賊船布滿江內張貴又以紅燈爲號撫諭頭目混戰與賊亂殺火砲藥箭射死北兵及墜水者不計其數二十五日天明巳抵襄陽船隻等物至府軍民踴躍皆說賊圍數年未嘗有許多軍需物件進入至此本是萬全緣當夜四更以來南風大作吹奔北岸於內總管張順所帶火砲並巳發盡人馬力

竭身中三鎗六箭就陣殁於王事張貴等既送軍需等物入城次日卽欲打出與夏節使兵船相應緣江水陡落又蒙安撫呂察使留貴等人船在城亦加戰守外以路梗不通至七月方撑申到九月以來漢水漸涸北兵得計不可前矣夏孫爲兵船但守地分范殿帥之軍又與制府牴牾莫能併力坐視而巳朝廷乃先解殿帥總統之權陳伯大劾范文虎罷黜十一月荆閫李庭芝奏襄閫不解客主易位重營複壁綮布如林進山障江包絡無疎

曠歲持久臣實有罪且謂昔之滸黃今之襄樊皆古今非常之變天每以非常之人擬之豈區區庸夫所克勝任云云帥臣衔國一念上通於天其慨慨欲以身臨之者亦深畏臣之不可專仗也若稽南渡之初時則以張浚趙鼎自行都建督府盡護諸將運掉之勢一時之勢今帥臣大勳茂德威震華夷少超常度參用舊制以臂使指一新觀瞻云云御筆令侍從兩省集議然卒無定論賈平章回奏曰若辦此事非臣捐軀勇往終未能遂然纔使

臣行亦後時矣恐無益于襄陽之存亡尚可使江南無虞而不至內地之震駭也庭芝欲臣建督於荆之謀要不過姑爲是說督既建矣設有警動臣欲安坐於此得乎臣今爲是行也則諸閫皆受節度云云若推至來年春夏之交則調一大將統三萬兵船直擣潁亳又調一大將統二萬兵直擣山東則襄閫之賊皆河南北山東之人必將自顧其父母妻子相率離叛如是則襄閫不解臣未之信倘陛下不容臣跬步離左右縱有奇謀秘計一無

所施且當以擇相爲急云云然亦卒不行也癸酉正月蜀閫捷報以曾萬壽收復成都繼又收復眉州二月以朱禩孫爲四川制置安撫大使兩淮制司又奏浮光之捷忽數日平章疏奏力請行邊乃云所聞日異且言始得朱禩孫申言虜有直擣內地之議禩孫危之謂非緊京城重內勢不可又收呂文煥二月三日蠟書謂焚之力已不可支再於襄城臨江一面植木栅立硬寨誓以死守但六年被圍一旦前功盡廢實有難言者浮光廢壘築爲

家基去冬逆整與六安敗將恐是與齊一意窺江乞檢照累年所奏容臣一出臨邊即賜處分御筆又令集議然皆悠悠之談御筆終於不從行邊之請調阮思聰策授邊淮統令相視平江城壁差官修浚二月賈平章又奏忽得李庭芝速口書乃知襄帥呂文煥爲虜誘脅竟以城降臣一聞戰賊頓沛幾於無生不謂事不可期力無所措乃至此極容臣自効以報國恩御筆則決於不許旋降御筆批別置機速房亦建督於京之意繼而浮校紛紛上言

皆瀾翻不急之語甚而謂咸陽之從未息而山東盜起六士之駕未出而游貴透渡可謂劫持之語獨郭昌子一書頗有可采所言江漢道里亦頗詳盡且畫六策以獻一曰分遊擊以屯南岸二曰重歸峽以扼要衝三曰備呂漢以固上流四曰調精兵以護漢江五曰備下流以絕窺伺六曰飭隘口以備要害又有十六策以爲守備之要其末併及濟郢之事平章召見扣其顛末補之以官且令入機速房以備諮訪繼而宰執奏事上前平章復陳

行邊之請上曰斷是不可上又曰諸生之書只得留中如下詔求言亦有未可質奏云緣乎荊襄之失繼以諸郡是時皆不曾降詔惟開慶有之今幸未至此史容卿討論以聞上曰且與以鄉不須得行四月內批李庭芝召赴行在汪立信制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印應雷兩淮制置使知揚州李應春知岳州錢真將知江州趙胃知鄂州江陵部統程文亮副之趙孟知郢州陳起知浮光既而黃萬石召赴行在趙溍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趙孟奎淮

總領孟之縉知太平州趣召葉夢鼎赴闕制湖閫申武功大夫帶右領衛將軍范天順乃同張順張貴運送軍需衣襖等物前進襄陽留存在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時在所守地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賊死時也做大宋忠義鬼於二月二十七日就地分屋內自縊身死右武大夫湖北總管司馬統制朱富亦係續遣前往襄城戰禦轉調過樊城任責東北最緊地分今年正月十一日賊攻樊城朱富拒敵死戰至二更以身中鎗刀不

能支持爲賊所得義不受辱就戰樓內觸柱數四不死遂投身赴火而死欲乞贈卹奉聖旨范天順特贈靜江軍馬承宣使特與三承信郎支銀五百兩十八界會二萬貫官田三百畝庚申范文虎差知安慶府阮思聰知池州李應雷知鄂州以爲防江計察官陳文龍上疏云云且曰夫當人言洶洶所幸衆言紛紛古今所恃以立國於天地間者獨有此一脈言脈猶活國脈其有瘳乎欲行求言皆謬論也既而免言職未幾又有上書乞師相臨邊者御批竝不能從云

機速房

咸淳癸酉三月御筆以師相固請行邊不已照張浚趙鼎舊例別置機速房凡急切邊事先行後奏賞罰支用亦如之其常程則密院行移無建督于京之名而有其實奚不可內重其勢外禦其侮庶不失爲挽留也師相其勿辭賈遂毅然祇承條具以聞辟屬官二員右司許自檢詳家鉉翁制領十員使臣九十員於封樁庫作料科撥激賞第一料

金五百兩銀一萬兩關子五萬貫十八界會二十萬行遣提點文字沈因張夢龍徐良弼沈大發書寫文字王景陽張國珍張汝梅吳桂芳監印陳柯汪雲鄭大淵又添給諸路戍兵生券三分之一增招軍等下軍裝錢買樞密院都副統制一員補歸明人官資凡有上書獻書關涉邊事者竝送本房商問如有可行者竝與施行忽有蜀人楊安宇者獻策奇論右司許自扣之不相投合許自乃操閩音機語以爲高欲乞朝廷竟差許自前往邊鄙操

譏語以罵賊退師云云於是遂將安守行遺而幾
遠房之望頓輕矣且許自乃一不通世務之門士
僅能作詩文之外他無所能而乃令當此退用之
者固謬而自亦可謂不揣矣一籌不害坐致危亡
非不幸也

置士籍

咸淳辛未正言陳伯大建議以爲科場之獘極矣
欲自後舉始行下諸路運司牒州縣先置士籍編
排保伍取各家戶貫三代年甲娶誰氏兄弟男孫

若干之數其有習舉業者則各書姓名所習賦經
子孫若過所書年甲如十五以上實能舉業者自
五家至二十五家而百家百家而里正許其自召
其鄉之貢士結罪保明批書舉曆然後發士籍一
樣四本縣州漕部各解其一仍從縣給印曆俾各
人親書家狀於曆首以爲字跡之驗不許臨期陳
狀改易或有隨侍子弟合赴曹牒諸色漕試者各
令賫曆先赴縣批鑿前去各處狀試每遇唱名後
重行編排保伍取會如有新進可應舉者續照前
式陳付籍或有事故服制者並書時申開批鑿
數若如虛增人名妄稱保子其犯人與里正保
伍並照貢舉條例施行大意如此御筆從行偏牒
諸路照揭通備或擬沁園春云國步多艱民心靡
定誠吾隱憂歎浙民轉徙怨寒嗟暑荊襄死守閫
歲經秋廣木弓支人將相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
今亟出陳大諫筋惜留侯迂濶爲謀天下士如何
可籍汝況君能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
周政不必新貫仍宜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吾元老

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有詩云劉整驚天動地
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廟堂束手渾無計只把科場
惱秀才紫院陳文龍上疏頗有　抑之意遂以理
少出臺自是士之有籍竟行天下或稱有瑕疵皆
不敢有功名之望士論紛紛直至賈老潰師之後
臺中首劾置士籍之陳伯大變七司法之游汶行
公田之劉良貴沮寬恤之董樸稱翁應龍爲簡齋
先生竊萬拜中巢之朱沒欲使俱用法之洪起畏
焉

宋二十一帝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益自順宣禧三祖及東都九朝南渡後高孝光寧理度少帝徳祐并景炎祥興也

宋十五朝御押

𠀂太祖　𡯁太祖元押　斉太宗　石太宗心押眞宗　白仁宗

匝英宗　〇神宗　帝哲宗　𢆉徽宗　匚欽宗

氏高宗　𢅊孝宗　〇光宗　一户寧宗　丑理宗　乚度宗

余與康侯閔先生相去二百餘里鱗羽往來補亡析疑如從膝几席間尚論古人之外無一旁語余正訝秘笈稗海諸書甚多贋鼎即真者十逸其五毋怪拈出有關風雅者逐一釐正況搭為古人吐氣何康老寔獲我心也如稗海渾齊東野語入癸辛雜識辨之甚確余更按之前集逸去升陽老人自序別集誤作後集與末列目核集卷首載汴梁雜事下卷又載汴京宮殿可補周美成李元叔二賦之闕楊髡發陵史萬之始末詳于正史菊花

有于一條惜范史劉三公菊譜未及爾雲山

毛晉識

隨隱漫錄五卷

（宋）陳世崇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隨隱漫錄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臨川陳隨隱撰。蓋後人以書中自稱隨隱、而稱陳郁為先君、知為臨川陳姓、故題此名、實則隨隱非名也。據所載錢舜選詩、其人嘗於理宗景定四年以布衣官東宮掌書。又載辛巳八月己丑、為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則其人蓋已入元。案劉壎水雲村泯稾、載宋度宗御批一道云、令旨付藏一、所有陳世崇詩文槀都好、可再揀幾篇來、在來日定要。千萬千萬。四月五日辰初付陳藏一。壎跋其後以為度宗在春宮時、盛年濬發、汲汲斯文、惜不遇園綺羽翼、乃下訪藏一父子之卑陋。藏一為郁字、則其子當即世崇。證以書中所記、與此批一一脗合、知隨隱即世崇號也。其書多記同時人詩話、而於南宋故事言之尤詳。如紫宸殿上壽儀、賜太子玉食批、直書閣夫人名數、孩兒班服飾、孟享駕出儀、太子問安、展書儀、帶格三十二種、諸條、頗有史傳所未及者。他所記詩話雜事、亦多可採。其第二卷內論漢平帝后、曾懸懷太子妃以下五條、皆假借古事以寓南宋臣降君辱之慘、與所以致敗之由。而終無一言之顯斥、猶有黍離詩人惻惻忠厚之遺、尤非他說部所及也。

隨隱漫錄卷之一

宋臨川陳隨隱

今製春秋賛云微顯闡幽三體五例寓乎成言褒貶一字周禮云肇建六典條章煥明萬世之則太平之基日新云大哉盤銘日新其德一盟一思惟湯是則自警云孳孳為善無怠講習心思唐虞聖道可入又曰私既克理是從中則正公則平操則存德日新鑑銘云湛然厥中惟正是守萬醜于妍於我何有離卦賛云日月麗天德備中正明以繼明

聖而益聖艮云兼山月艮德在知止君子體之思不出位晚望云鷗鷺歸烟渚秋江秋晚晴老漁閒艤艇坐待月華生賞春云珠簾翠幙千門曉麗日和風萬國春午雨午晴雖莫測無非天地發生仁社日雨云風催社日雨霏霏處處雞豚樂祀神見説豳年於此卜不妨甕瀽社翁巾新涼云新涼燈火又相親遍閱羣書不厭勤綴輯微吟眞樂處那知宮漏夜將分授衣云足以入事順天時九月纔厥鵙餞霜猶自未知幾桂

云秋桂屋前露影涼萬重深翠護深黃恭迎兩殿臨清賞壽斝濃浮月殿香恭和御製賜牟子才韻云觀草詞臣地位高玉堂深夜許焚膏文華瑞世崇儒風偃渭承恩自林巒龍頭有奇才追宋軾光膺聖眷勝唐紹重修成典熙朝事千古青編記寵褒題銷金扇面云凝霜知地濕賞雪念民寒山風送曉月海浪起晴雲鶴起遙遙曉隔梅參外涼雨風歌翠蓋飛露浥紅裳艷紅翻寒圃沁香嬌秋滿聲幽梧葉由分沁菊花風院宇供新茗閣丁獻異花

凝華照水涼秋夢入鶴欺風醉露涼　枝翠葉凝秋色萬粲金英噴古香月篩桂影虛窗靜秋粲繁英淨几香千葉吞芳迎晚日萬鈴黃色映朝霞日麗都城景和風滑雨收桃岸燕飛忙賜蔡堂帖子云時仁由克己學道在存心堯舜傳心惟以一禹湯又命本乎中凝旒數五帝德巍巍溫恭允塞心傳精微惟允是則觀瞻宸翰數幅子必有如文中子窺高祖之心於大風歌者故敬錄之

紫宸殿上壽三十二拜二鞭鳴初而兩立閤門進班

舍牌上升座　班北面躬身贊
兩拜起直身　喏三叩頭出笏就
一拜又兩拜躬身□□奏聖躬萬福再兩拜贊拜
兩拜移班如初殿中監升殿詣酒尊所教坊起居
殿侍進御茶床又北面躬身聽贊拜兩拜舞蹈立
上公升殿注酒詣御座前躬進俛伏致詞訖躬身
俟立公降階復位聽贊拜兩拜起躬身俟樞密宣
答聽贊拜兩拜移班如初上公升殿立御座東樂
作上飲畢上公受盞降階復位北面躬身聽贊拜

兩拜舞蹈如初不該赴座官先退赴座官躬身聽
樞密宣答訖聽贊拜兩拜升階立席後
俟進酒樂作上飲畢舍人贊各賜酒躬身聽贊拜
兩拜起贊各就坐立如故復贊乃坐酒行先上公
次百官搢笏執盞立席後躬身飲訖聽贊拜兩拜
復坐食至搢笏執楪出笏再進酒如上禮三行舍
人曰可起立席後俟上公御座前俛伏跪奏復位
降階北面聽贊拜兩拜舞蹈如初鳴鞭捲班凡正
旦朝賀十九拜三舞蹈初面西立上升座閤門

起居班首以下躬身北面俟舍人宣名訖聽贊拜
兩拜舞蹈如前禮躬身俟班首奏聖躬萬福聽贊
拜兩拜起直身立俟樞密升殿班首出班俛伏致
詞並躬身俟班首復位訖聽贊拜兩拜舞蹈如初起
躬身俟樞密承旨宣答折檻東稱有制兩拜起躬身
俟樞密宣答訖聽贊拜兩拜舞蹈如初凡冬至朝
賀一十三拜一舞蹈初百官面西立儀仗以下起
居知閤次之次節奏自舍人宣班首以下起居稱
賀北面躬身聽贊拜兩拜起舞蹈如初起躬身俟

班首奏聖躬萬福聽贊拜兩拜起直身立俟樞密
升殿班首致詞密各如正旦禮凡朔望起居九拜
一舞蹈初殿奏日知閤御帶行門以下常起居殿
中侍御史大起居七拜百官躬身聽舍人宣班首
名北面聽贊拜兩拜舞蹈如初不候贊兩拜班首
不離位奏聖躬萬福躬身聽贊拜兩拜起躬身聽
贊各祇候捲班凡上殿偷對初面西立舍人引北
面躬身聽贊拜辭絕兩拜起躬身聽贊祇候自身
立引揖前兩步再躬身聽贊拜兩拜起躬身聽侍

祗候面西立俟二府奏事退引升殿立東南角舍人前奏銜位姓名上殿因依引赴御座左側身立搢笏當殿未出笏叉手及横執劄子為失儀如有宣諭即口奏云臣官不該殿上拜容臣奏事畢下殿謝恩奏事畢依舊路下殿北面不候贊兩拜隨班凡謝恩者面西立舍人奏姓名引北面贊拜兩拜出殿致詞歸位贊兩拜舞蹈聽贊祗候退凡朝辭面西立舍人奏姓名引北面贊兩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贊兩拜出班致詞復位又贊兩拜贊

好去贊有賜物宜有物即搢笏舞蹈三拜凡賜茶引北面躬身奏聖躬萬福贊兩拜贊就坐升殿立席後再贊乃坐茶至搢笏出笏降階贊兩拜贊祗候退

夫子沒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至明皇始封文宣王神宗欲加尊崇詔臣定議為至神元聖帝而李邦直者獨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於是僅加玄聖二字異代尊崇何預於周果如所言則公亦不可封矣雖萬代帝王之師何假虛名而邦直之罪所當筆誅又執筆以俟

夫子之徒三千一貫之道獨語曾子而曾子一唯幾到列聖處大學十章為後世帝王治天下之律令格例絜矩即忠恕也中庸一書彌綸天地參贊化育孔子之道蓋著而曾思位在弟子下豈聖師位首升侑食與數千載未行之典為億萬世將來之法度皇上之聖至矣

西山蔡先生訓子曰夸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語纔有夸心即截斷却滿招損謙受益將乃天道

曰作事皆依本分屆巳能人終無悔吝錢穀與人交關頭頭讓人步步生事一切用柔道理之若識步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惡之蓋不識好惡如童稚如醉人雖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王法不可免也曰孝弟忠信不可須臾離若有分毫瞞人底心天地鬼神不恕也曰禍患中第一莫使性氣中外事一切靜采順理之曰為善得禍乃是為善未熟為惡得福乃是為惡未深人事盡處方是天理曰欺世盜名者無後吾甚慎之

延平李先生靜坐正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氣象為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
也若夫致虛極守靜篤不思善不思惡老佛亦同
此理但有治世出世體用之不同耳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朝事梁暮事晉遺下兎園冊子
耳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君國可謂
傻儸兒矣羹粥飯傳者都頭誰操剩六一公化俗
語為神奇者也

蕭蕭馬鳴靜中有動也悠悠旆旌動中有靜也見軍
整而靜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

霏寫物態慰人情也張文潛謂雞聲茅店月人跡
板橋霜羈旅窮愁想之在目柳塘春水漫花塢夕
陽遲春物融冶人心和暢言不能盡狀無垢謂皇
消泄舖作春從人倚闌干欲暮時盡山之情意物
之容態可入圖畫皆彷彿三百篇之遺意歟

杜少陵贈衛八處士一篇久別倏逢曲盡人情想而
味之宛然在目下此則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
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
年無愧前作若戴叔倫之歲月不可問山川何處
來青出於藍者也

唐人詩工於下生字走月逆行雲芙蓉抱香死笠卸
眠峰陰山雨慢琴絃松涼夏徙人綠竹助秋聲歲
月與紅顏石磴掃春雲畫角赴邊愁遠帆開浦烟
疎雨滴梧桐字字穩帖不覺

上謚百三十一神聖賢文武成康獻懿元章釐景宣
明昭正敬恭莊肅穆戴翼襄烈桓威勇毅克壯圉
魏安定簡貞節白匡質靖真順思考顯和玄高

光大英睿博憲堅孝忠惠德仁智慎禮義周敏信
達寬理凱清直欽益良度類基慈齊深溫讓密厚
純勤謙友祈廣淑儉靈榮厲比絜舒賁逸退訥偲
遜懋宜哲察通儀經庇協端休悅綽容確恒熙洽
紹世果用之君親焉用之臣子焉中謚十四懷悼
愍哀隱幽冲夷懼思禧鄰愿微用之閔傷焉用之
無後者焉下謚六十五野夸躁伐荒煬戾刺虛蕩
墨僭亢干褊專輕苛介暴虐愎悖凶慢忍彝惡殘
昊壞頑民驕酗湎淫狂侈靡溺偏昏藹謂誣詐譎

諂佞奸邪懸蠱危坦懦撓罷敗斁庭饕餮用之徒
畏焉用之小人焉
太史梁侍郎子婦嘗得家傭牛肉以進郎曰食之則
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宰牛之禁自梁已然
或曰牛字從牛戌謂牛土畜也與土宿同位眞武
爲北水神亦與土同位故不可食禍福恐人豈理
也哉吳越齊革帥江東時禁宰牛詩曰中和後五
日袖香禱南壽因夫趁雨耕歡聲滿如雷北守祝
尓農服田亦勞哉有牛自犁者僅頃一週廻無牛

人代耕四夫盡力推四夫力雖疲不如一牛犁一
牛當四夫功力大如斯農以牛爲命愛牛如愛兒
愛兒惟恐傷殺牛何忍爲老守今春勸戒之重戒
之宰牛國有禁殺牛天所災留取黑牡丹年年待
花開廬鄉南郊人送牛肉小簡云昔人亦珍此味
所謂如享大牢是也然一犁春雨數畝秋雲既食
其力又食其肉可乎余不忍敢辭敢命理語覽之
惻然
西山眞先生點先若集中齋句如開戶夜通月掬泉

人塵埃憐花嬾日晴眠醉石烟地暖日處
人欲浮與子纔分手何人更賞心遊歸雲自做
定起石床溫道至無偏黨心何有車經萬事豈容
人有意一春多被雨無情將負莫有王侯面人鄉
悲爲名利人千古留芳惟女何 時得意總後塵
石湖歸途云人與西風結約來芙蓉花氣撲吟盃
曲塘好處都行過帶得一身秋色回城東看鄉云
柳放絲哭一作風塵橋南北岸西東春歸楊柳無
私意不管頭白不回上林歸鴉云夕陽鴉背歛

殘紅萬點飛歸傍帝宮應是上林棲宿穩可曾驚
散月明中友人官滿云三年宦滿水霜潔一日春
回宇宙寬曾向驛前種楊柳綠陰留與後人看東
園所見云娉婷遊女步東園曲徑相逢一少年
不肯比肩花下過含羞却立海棠邊苦吟云水驛
荒寒天正霜夜深吟苦未成章閉門不管庭前月
分付梅花自主張蘇堤曉望云荷邊清露襲人衣
風裏明蟾落曉池凉影閙香吟不得手攀堤柳立
多時妄身恨不事英雄果是英雄妾有誅初陽烘

靄途家陰布幽林山禽互嘲淅為我流好音傾耳須臾間已快淸冷心飛蓋何為者傲睨松之陰翻然移他枝餘弄不可尋跋曰學充而意廣氣大而體不偏用力於先聖之書漫塘劉先生曰觀其文詞驗昔遠為詩深於運思使人嘉歎不足習庵陳先生曰僕莊騷而奴班馬止堂黄先生曰騷選唐宋罔不究心紫蟾潘先生曰出入於江西晚唐之間而不墮於刻與卒者也惜端平以後所作諸老不得見之吁

有貨炒栗人坐亡無準東炬云平生辟辟剝剝做盡萬千手脚今朝撒手便行這回炒得離殼隨隱拈云未敢相許

辛巳八月巳丑先君方外友淸溪沅禪師坐亡遺偈云六十七年無法可說一片雲收澄潭皎月隨隱拈云年本無期法亦何說末後倒贓虛空着楔吷若遇波騰嶽立時且道月在什麼處

隨隱漫錄卷之一

隨隱漫錄卷之二

宋臨川陳隨隱

晉侯受玉惰內史過知其不能長世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知其必有大咎晉侯見魯宣公不敬季文子知其不免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其不亡何為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知其不反齊高厚不敬士莊子知其不免齊侯衛侯不敬叔向知二君之必不免蔡侯不敬子產知其將死伯有不敬穆叔知其必有大咎不敬取禍如

斯各嗚呼世不敬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傳心之要法歟

王莽女爲平帝后帝崩莽不能奪之下嫁漢兵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赴火自死非特莽愧其女劉歆孔光之徒亦愧矣乎衍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陽以妃賜將喬屬仗劍大罵而死王夷甫諸人不愧乎劉禪降魏見蜀伎不悲有此間樂不思蜀之語孔明之子瞻孫尚戰死張飛之孫遵趙雲次子廣亦戰死北地王諶哭于昭烈廟

先殺虔子乃自殺魏以蜀宦人賜將士李昭儀不
辱自殺僤不特愧丁將士亦甚愧于婦人矣
晉靈公不君患宣子驟諫使鉏麑賊之麑因歎民之
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宋高祖使張偉
酖舊君偉自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于道自飲而
卒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東山之詩雨雪寒㷽僕馬衣裳室家婚姻出於聖人
之忠厚惻怛故能感人也楚子伐蕭師人多寒附
而勉之皆如挾纊遂傅於蕭明日蕭潰亦窺見此

意曹操云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托其羣臣父
愧其子愧其妻異哉
衛青少爲平陽公主馬前奴後貴顯公主擇配無踰
青者[illegible]歸之北齊後宮一猜之費至直萬疋周滅
其國后妃以賣燭爲業南唐劉承勳爲攀極侈蓄
妓[illegible]千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數十萬服飾
稱之[illegible]京乞食凍餓死輦至楊果宗初丁晉公菜
第丁貶海上朝廷以第賜果宗劉美晉錢金後貴
顯賜上方罷祝刻工名多美所造嗚呼世事飜覆

[illegible]此推德行文章照耀今古皆貴者[illegible]
豈此空言徒苦民耳
問[illegible]入學[illegible]世[illegible]得一郡[illegible]
爲萬戶侯[illegible]兵
進一世[illegible]前
輩行酒[illegible]不免[illegible]帝先[illegible]爲不
許自絕[illegible]從令[illegible]行遂[illegible]之令思殺昭宗方
醉臥遂起單衣遶柱走追而弑之晉下比遂自採
木實草葉食之焉后陵今存不求毒藥欲與吾王

俱自殺不果嗚呼君天下得其道則富有四海失
其道求爲匹夫而不得況妻子乎哀哉
天子四學中曰辟雍南成均北上庠東東序西瞽宗學
書者就上庠學舞者就東序[illegible]大子
承師問道[illegible]三老五更則就辟雍帝入東學上[illegible]
貴仁入南學上齒貴信入西學　亦大[illegible]
也
書稱后稷播時百穀周禮農貢九穀晉志[illegible]
子云樹藝五穀百穀繁莫克知九穀黍稷[illegible]

大小豆麥麻八穀卽詩之黍稷稻粱禾麻菽麥獨
五穀鄭注云黍稷菽麥麻趙岐云黍稷菽麥稻日
用所急莫如稻岐說爲是黃帝用黍制律積六十
四黍爲圭準之黍類首稽若小宜陵河北預商菽
爲豆唐木草舊註云稷卽穄也
靑溪汪先生初從長沙出□□歸所有錫熱水鑪旁
對之不樂矣楊氏曰吾□□而得之者庸何傷
曰居官不欲爲□□□奈何以是污我揚命投之江
中始無愧色蔡京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己以宗子

博士召之辭不就或游閒其故曰吾與時不欲附
姦臣傳耳時士大夫能動小物故克此心也亨萬
鍾必以義不爲京屈特小小者爾學夫吠村莊者
愧死無地
姦臣姦驕爲隙猾奴發也奈賊稱臣爲陳希烈等發
也死生堪羞爲新君營救均肩及六等定罪發也
此元了靑萬世綱常之法陳所翁賦子道臣節云
鍍旗金甲渡巴西靈武城樓已萬幾一札只閒元
帥命五陵合待使臣歸未聞請表哥又追表且看黃

衣換紫衣天性非由人僞滅何承尚父結張妃六
等勝如咏箇柳二張繼洁亦倒頗太師死後猶書
法水部刑章托頌閒敲憶海尸杖槃罷絕倚雖濟
隱青山中與砰下燕喜懼天道何嘗不好還溪深
毛寒碧立鬼怖可不懼哉
渚紫蠟鱗雲先隱集老子以下迄于宜晦可師者各
爲小傳曰幽人景範周二十七附見者四十納尹
喜莊周列禦寇榮啟期楚狂接輿及妻長沮桀溺
荷蓧荷蕢石門晨門顏回閔損曾參原憲公析哀

漆雕開仲子及妻老萊子及妻公儀休披裘閭丘
顏斶段干木黔婁及妻鬼谷子甯越二十七附見
者六爵二微士龔勝彭城老父宋勝之韋遵李弘
鄭樸戴良向長禽慶王霸及妻老萊莊光范丹高
鳳臺佟梁鴻孟光周黨黃憲洪直韓康陳留老父
魏梧徐穉姜肱及二弟申屠蟠郭泰張奉魏晉十
二附見者六管寧張昭胡昭王烈焦先皇甫謐及
子方回孫登董京郭文何琦孟陋氾毓徐苗任旭
翟湯子莊陶潛劉驎之宋代十九附見者七戴

逵劉凝之沈麟朱百年孔顗郭野老尋陽漁父宗
測及宗人尚之從弟彧之祖炳明僧紹阮孝緒劉
訏及族兄歊仲長子光王逈衛大經張氳盧鴻一
張志和鄭遨王居蟻張令問及弟元言及子立宋
十八附見者六戚同文宗翼陳摶傳霖楊朴李瀆
魏野及子閑邢郭林逋甄棲眞劉海蟾張俞孔旼
高懌种放張蕘許勃潘閬與嗣孫符邵雍成都隱者
張宰劉卑凡百三十一人
漢書載淮南王安以叛自刑神仙傳以爲安丹成上

昇雞犬舐鼎亦得仙去唐書紀張果自云我生堯
丙子其貌寔年六七十未幾亦卒神仙傳謂果生
堯丙子二萬八千歲矣堯即位三十四年丙子至
唐開元初才二千八百餘年猶爲亥豕之誤明矣
不然孟子載文王之囿百里荅齊宣王則曰文王
之囿方七十里則民居者二十里耳
會稽郡夫人邵儀王秋兒順安俞修容新興胡美人
末陽朱梅兒資陽朱赤兒高安朱夏兒南平朱端
兒東陽周冬兒順政[illegible]何九兒高平周賽兒通化胡

淵兒潯陽陳宜兒胡安花沈咸寧黄新平皆上所
幸也初東宮以春夏秋冬四夫人直書閣爲最親
王能屬文爲尤親鮮鶴骨臞貌但自上即位後萬
幾之暇批答書閱式克欽承皆出其手然則士非
以色事主度皇亦悅德者也
庚申八月太子請兩殿幸本宮清霽亭賞芙蓉木犀
韶部頭陳盼兒捧牙板歌尋尋覓覓一句上曰愁悶
之詞非所宜聽顧太子曰可令陳藏一撰一即景
撰快活聲聲慢先臣再拜承命五進酒而成二進

酒數十人已羣謳矣天顏大悅於本宮官屬支賜
外特賜百疋兩詞曰澄空初霽暑退銀塘水壺鴈
程寥漠天闕清芬何事早飄巖壑花神更裁麗質
漲紅波一奩梳掠涼影裏奔素娥仙隊似曾相約
閑把兩花商略開時候羞趁觀桃堵藥緣幔黃簾
好頻聽搬兒若年年粟金萬斛拒嚴霜綿絲圍幄
秋富貴又何妨與民同樂明年四月九日儲皇生
辰令進寶鼎兒御本宮內人羣唱爲壽上稱得體
詞曰虞絃清暑佳氣葱鬱非烟非霧人正在東閤

堂上分瑞祥輝騰琴浩泰玉牟總歡呼稱頌爭奏
神光葆聚慶誕節彌生二佛接蓮堤池仙册最好
英慧由天賦有仁慈寬厚傑宇舜留心修身恍意
博問崇勤親孫傳染貢翰鎮規隨寢書心授家傳
有素更吟詠形容雅頌隱心慶歌風度恩宣漢殿
傳繡宣付親恭承天語對南冀初試宮院筆爲龍
舉何長願際昇平世萬載皇其因視問寢百歲雞
鳴舞拜龍樓深處又明年賜求熹郡夫人金氏爲
太子妃錫宴畢子妃回宮人々皆稱亦成絳郡春家

宴進酒詞曰瑞春晴曉正禁苑午煖鶯啼嬌小都
拂玉蘭花映朱簾韶光早熙朝多暇舒長畫慶聖
主新頒飛詔貽謀恩重齊家有訓萬邦儀表偏稱
宮闈歡笑釀和氣共結天香繚繞侍宴回由詔部
將迎金蓮照鷄鳴警戒丁寧了但管取咸常同道
東皇先報宜男已生瑞草若此者餘百篇史臣章
采稱陳藏一長短何以清真之不可學老坡之可
東宮應令含情托諷所謂曲終奏雅者耶沉香亭
清平之調尚托汗青以傳藏一此詞合太史氏書

法宜牽聯得書
二十四班行門長入祇候殿前指揮左右班御龍直
金鎗班銀鎗班散直散指揮骨朵直散祇候散都
頭東一至五西一至二茶酒新舊四班招箭班殿
直弓箭直弩直散直禁衛內殿直散勾容直隨龍
忠佐習馭直先是太祖自陳橋驛擁兵入覲長入
祇候班喬陸二人長率衆拒于南門乃入自北解
衣折箭誓不殺咸義不臣自縊太祖親至直舍歎
曰忠義孩兒賜廟曰忠義揚班只稱兒至今孩兒

班於帽子後垂頭髻二條粉青若爲世宗持服紅
者賀太祖登極直舍正門護以黃羅傍穿小門出
入旌忠也先臣奏劾冀二侯加封續紀云生而忠
舍一身以立大節發而神歷百世以顯威靈國家
賴若而人扶持風化賴若而人激勵番早賴若而
人捍禦朝廷寵之之美號邦人倚之微福豈能何例
論哉長入祇候班喬陸二侯忠義見於建隆之初
福祉施於景定之後而楊箭忠禱報應班首小臣
陳桂等以狀聞於是諡咸烈之褒忠烈德義之

寵蓋所以廣解衣折箭之誓俾之與國同休者也
宜刻堅珉以勒萬古皇帝以命臣藏一臣藏一再
拜稽首而獻文曰太祖肇造厥數夜踏爾否爾陸
忠節不移誓未有尔折箭解衣爾生取義廟食于
茲今三百載愈顯靈威揖留鉀思碣被民倪愛錫
箭爾留愆戒私服我休命永佑昌時
偶欣筵中得上賜貝賜太子毛食批數紙可膳内人
所書也如酒醋白腰子三鮮筍炒鷂子烙淵鴿子
燒石首魚土步辣羹海鹽蛇鮓煎三色鮓煎卧烏

鴿湖魚糊炒田鷄鷄人字焙腰子糊燠鮎魚蝤蛑
簽麂膊及浮助酒蟹江珧青蝦辣羹燕魚乾燒鱸
魚酒醋蹄酥片生豆腐百宜羹燥子爍白腰子酒
煎羊二牲醋潑子清汁雜胡魚肚兒辣羹酒炊
淮白魚之類嗚呼受天下之奉必先天下之憂不
然素餐有愧不特是貴家之暴殄略舉一二如羊
頭簽止取兩翼土步魚止取兩腮以蝤蛑為簽為
餛飩為棖甕止取兩螯餘悉棄之謂非貴人食
有取之則曰若輩真狗子也噫其可一日不知菜
味哉
先君號藏一蓋取坡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
一身藏之句夢總吳先生文英爲度夷則商犯無
射宫製玉京謠云蝶夢迷清曉萬里無家歲晚貂
裘敝載取琴書長安閑看桃李爛繡錦人海花場
任客燕飄火誰計春風裏香泥九陌文梁孤壘微
吟怕有詩聲翳鏡簾看但小樓獨倚金屋千嬌從
他鴛燕秋被蕙帳移煙雨孤山待對影落梅清淺
終不似江上翠微流水

襄樊之圍食子爨骸權奸方怙權妬賢充溺酒色論
功周召粉飾太平楊僉判有一剪梅詞云襄樊四
載弄干戈不見漁歌不見樵歌試問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穀也消磨柘枝不用舞婆娑醜也能多
惡也能多朱門日日買朱娥軍事如何民事如何
雲間酒渰有作俗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
會買箇一斤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
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缾約迭三
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水一斤缾嗚呼豈

知大羹玄酒之真味哉

隨隱漫錄卷之二 終

隨隱漫錄卷之三

宋臨川陳隨隱

孟享駕出則軍器庫御酒庫御廚祗候庫儀鸞司御藥院從物前導騏驥院馬引從舍人內外諸司庫務官纍之前驅親從左右各二十一人控攏親從三百十四公路喝贊舍人二文武左右各八都下親從如其數閤門宣贊捧駕頭於馬上乃太祖即位所坐香木為之金飾四足隨其角前小襯絨藤月之至則迎駕者把府門駕上首左右各五人閤門提點御史臺諸房劍承宣御椅子簿書官閤門祗候金鎗銀鎗招箭東一至五西一至二茶酒等班環衛御帶內等子道遲子御輦院官御燎子翰林司官閤門覺察官贊一人殿侍五十二快行加上數而殺其二御馬數十院官隨之警蹕八人殿侍執從物者十人行門祗來禁衛內編排二十人知閤兵部不於中御龍直執從物者八十人引駕官八人祗候左右班各二十人殿前指揮使如上數各殺其六親從團十二百四十人內殿直御龍

直各二百崇政殿親從內外等子各如上數內等子十七人作內圍于王管殿司公事主管禁衛官押之燭籠兩行各六十人快行如初數行門二十四人攀鞍六十人中仰天頭盞二扇二挾輦殿前指揮使左右各二十四人內殿直如之挾輦御藥左右各二人插帶內外御帶倍上數帶御器械閣下官又倍之文武親從又各如前數貧一扇二左賢右戚乘馬從駕羅幰宮殿之行門以下舒腳幞頭大團花羅袍攀鞭編排小團花羅袍御龍直茶

酒等班紅地方勝練鵲纈羅衫各塗金束帶控攏御馬左右直執七寶素紅瑪瑙鞭金一攀秣紅水地戲珠龍机子各一皂紗帽青地荷蓮纈羅衫塗金束帶文武親從紫錦帽紫寶相花大神衫銅革帶內外圍子皂紗帽紅地黃白獅子纈羅衫緋綠羅背子塗金戲獅束帶前引從並妥牙帽三色纈衫銅帶親事官曲腳幞頭簇四金鵰袍塗金帶百官諸司並朝服阮秀實仰聽聖駕詩云紫烟斂翠碧天長柳陰旋簇傘尚箱一派彩雲擎瑞日光華

盡在舜衣裳曾必萬云輕塵不動馬蹄催聲蹕聲中聖輦來漢代威儀周禮樂太平天子拜香回若恭謝駕回圓於子內作樂添教坊東西班各三十六人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盡分春色賜群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潘牥云輦路安排看駕廻千官花壓帽簷垂君王不輟憂勤念玉貌還如未霽時鄧克中云輦路春風錦繡張栽紅剪綠

鬪芬芳黃羅金蓋遮天表萬疊明霞捧太陽阮秀實云宮花斜映帽簷斜蝶疑蜂逐上塵自是近臣偏得賜繡鞍扶上不勝春先臣云幸驂恭謝觀繁華馬上歸來載御花老婦稚兒相觀問也須春色到詩家

真德秀草撫諭湖南草寇詔云自有天子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存潰之兵亦非爾志烈崑崗之火亦豈余心上稱其得體姚勉進勅祭閻妃文曰玉雲縹緲誰知玉伺上怒曰朕雖不善未如

明良之臣也始蘇守臣進蝌蚪制程奎草批答云
新酒菊天惟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豈王言耶
令陳藏一擬閒先臣援筆立成略曰內則黃中通
理外則戈甲森然此蟹出將入相文在中而橫行
匈奴之象也上乃悅又承旨令述太乙宮明禋祈
禱及發篆詞云我將我享昊有事于明堂載禱載
祈爲殺發于昊帝上自改爲上帝楚昂詮逆號也
先代王者不可不謹

秦始皇諱政改正月爲端月漢宣帝諱詢改荀卿爲

孫卿明帝諱莊改莊光爲嚴光司馬氏諱昭改昭
君爲明妃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改春秋爲陽
秋仍之非也

禮曰刑不上大夫以其近君也故不廉曰簠簋不飾
汙穢曰帷薄不修罷軟曰下官不職尚遷就爲之
辭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自裁曰子大夫有過吾
不忍加刑焉故淫者更絕纓盜者更賜酒而甚於
恥戮屠家待士不用廉恥羞故官三品且有功猶
伏辱之況痛肘乎故神魂顛倒遂不養士氣於無
淪之中服其形而不服其心孟子曰君之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此之謂也

先君會天下詩盟于道都應隱幾十一三諸先生以
孺子學詩可教而教以詩與一聯有翁云大隱君
家小隱君科名太半忌人間秋盡安山月曉
楊眠分華嶽雲驚欲引雛先出谷鶯不攫便離
羣新詩郎要多出奐適郎罷此何作北山波
能云父子名相繼如君又出奇乾坤鐘秀氣湖海
補新詩放鶴休風浪橫月夜月迎來應是大隱閑

過聖明時割當丹彥朝云坎止流行只任天吟盧
新仿紫微過夜窓低過宮花月曉巷深橫御柳烟
五字肯同余子說一燈親自乃翁傳雖然不作功
名念郎恐功名遇少年歲定癸亥特旨以布衣除
東宮掌書吟花賀詩數十僅記五首錢塘舜選
云吟筆何須當用銀只供演述聖恩新只今已脫
凡塵去便作金丹換骨人夜泛孤舟載月船靜搜
吟料六橋邊詩成上達宸聰了流落人間到處傳
呂雲屋三餘云青宮樸謂疏寬附班列屏風間坐

閒人羡杜甫生杜甫天教蘇軾繼蘇還馬歸禁苑
行邊鄉鶴伴平山隱處梅我恨長鑱斸黃獨几年
無計策衰顏柳月砌桂孫云鍍玉成水守官尚步
年覓結九重知君臣際遇榮千載父子推敲延一
時學進楚蒲春秋雅錯分兩菊夜聯晴丘雲樓近
開黃道金紫連班進赤墀恭聯介氏云隨人游甚
闢幽扉欲學深居只布衣不道內前中馬闢又催
父子入宮闈內寅來歸江西名勝又踏詩詞兹若
磨力敘云皆在天題閣風清月明處若爲深閉門

而可覓在何大君小兀能豪氣隘區宇青春發詩
材秀苗長膏雨流水與行雲吾不見擠往來月滌
吟毫玉碗一一色露飀皆自透瀧悟在觀劍舞入宮
書蛾眉側窈窕女妬君詩亦何憾千載一時遇向
也皆遺音吹聲喧禁籞應制沉香亭龍巾曾拭吐
今日詩道厄孤節策江路悲嘯梁甫吟佗傺離騷
此去無傳家卻恨此知出處此其隨之義大隱會
境遐天地間人本風緊雪飛絮一笠灞橋驢吟
目臨汝科何從人傳傳今亦傳古要知是家傳譜

言以傳甫傳之而又傳衣鉢傳宗武張溪居爽云
醒猶中酒廊廟姿詩文都好見宸批只蒙四字君
王寵蟻殊微臣不用題周楚舟濟川入聲甘州云
有乾坤清氣入詩脾隨能散神仙蘇兩湖和墨長
空爲紙幾度詩圓消得宮妃捧硯夜燭照金蓮試
問隔屏坐誰後誰先長是花香柳色更風清月白
吟入殘天自霞觴誤覆爾下玉皇邊笑隨歸山中
隨隱且醉搖十洲寫新篇天應近呼來時後記上
襟船壬申秋留西湖半載吳松壑大有餞行云我

昔見君方成童長吉才華驚鉅公人間科第不屑
就直使聲名聞九重乃翁引上凝華殿子虛不待
他人薦入直來來凡幾年天上奇書盡曾見爾然
歸去大江西一一雙父子還相隨故鄉分得雲水地
却喜不爽漁樵期春雨騎牛對烟草何如振衣隨
龍五雲表秋霜黃獨煨地爐何如驅峰犀筯食天
廚林間食葉抄詩句何如宮妃捧硯揮毫處溪邊
照影着荷衣何如龍門應制奪錦時鈞天夢斷難
回顧浩然合在山中住金石臺前伴白雲六年不

時西湖路今日重來發長吁恐看清平破費[illegible]
拈青籍向人費歸賣田園供荷鉏乃翁八十齒髮
落倚門待兒斜日海孤山梅花帶不歸却喚漁舟
載首鶴俛仰之間倏三十稔吾翁諸老皆賦玉樓
與湖吟社各天一涯窮途一場春夢故托之
笏拾三十二[illegible]笏頭一字[illegible]
[illegible]笏頭毬紋[illegible]排方御仙花[illegible]螺[illegible]
綠頭荔枝[illegible]毬路[illegible]海捷[illegible]剔犀荔枝
[illegible]枋枝[illegible]太平花[illegible]碎[illegible]師蠻人仙

犀牛寶瓶行虎戲童負相別荔[illegible]野馬麂鹿方
勝[illegible]平[illegible]天王[illegible]行獅[illegible]行鹿[illegible]盤
鳳[illegible]門[illegible]醉仙[illegible]猴鹿[illegible]
蓋患不荒晏庭之辭蒙家不為國患之論何其少也
以[illegible]存[illegible]時技文以[illegible]患之[illegible]四事掌
[illegible]於此所謂今日之士如[illegible]湘
[illegible]行闊湖風露
[illegible]人[illegible]
左傳之山鞠芎[illegible]列女傳[illegible]

卿之六賦東方朔之蜥蜴皆隱語也今何謂之始
於揚修杜何獨以曹娥名邪
信菴先生開閫維揚時偶入教場取芟草二卒所帶
便袋題姓名懸梁間越兩月忽俾縛捕呼至承命
釋縛飲以太白時回易庫納息錢二百袋一袋萬
錢楮也俾各負一袋環行三匝曰能乎曰能曰
汝等健兒當力戰取官貲用又袋中錢小侯僅藏
三十二楮豈不辱國呼廬百萬大丈夫事也且各
將兩袋去用用盡再來取高沙凱還入困馬疲悅

道旁假山令諸軍隨意行歸衆怒多棄於半途餘
至畢拜不輕重貫以鍜而棄石于野其鼓舞駕御
有貲從未做點有爲趙將之風
手執黃庭上石臺竹陰梅月適發吾欲從此處即仙
去玉立清風待鶴來趙十洲希彭詩趙君入仕四
十年居官恬淡寂寞無爲除南雄守不赴丙寅九
月別親友理家事端坐而逝遺偈曰六十二年皮
袋放下了無罣礙青天明月一輪萬古逍遙自在
與前詩頗達矣

戊戌秋儲君賜先臣記顏贊云文窺先漢詩到盛唐
侍余左右知汝忠良王城雖大如海收恐一藏面
不得藏也甲戌秋自贊云年方九秋開丹臉哦碧
眼習靜寸心安味窮百事懶出中以致和開道亦
非聊憶十年譔述幸隨龍二聖在天應默眷
紹定庚寅春汀寇入譙趙守寬般[illegible]得濟詞氣[illegible]
卒[illegible]百巷戰矢盡力拆易雙鐵鞭所殺尤[illegible]
坐執雙鞭屢日不偪民賴其力多獲免守[illegible]
楚聞于朝贈武節大夫賜廟額忠勇劉後村詩[illegible]云

士各全軀命惟侯視死輕張巡髯盡怒先軫面如
生短刃猶梟寇空拳尚背城新祠簫鼓盛人敬此
神明

四明倪君奭臨終賦夜行船詞云年少疎狂今已老
筵席散雜劇打了生向空來死從空去有何喜有
何悲惱[illegible]與無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禍亦不造地
獄閻王天堂上帝看你去那裏押到

樂清[illegible]紹翁貧洞賓像云撚吟髭劍在前心中月天
[illegible]猶醒云醉蒋詩撲蝶蟆主人家奈嵐何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
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
世有孫兒若非鶴種并龍種定是瓜皮搭李皮石
帚之詩特託於郭朱寄李環之[illegible]戒之

花城外北角將某翁題荒廢馬門有術當七架時旱
翁坐[illegible]既稍賊宿家下以防盜忽二三鬼出水面
賀得贊曰明乍方市自移自北而往者是也及期
翁外坐以候果有方市自移者大笑入水急救之
是夕鬼誦門自然數千年間得替而友奪之吾將

殺汝取汝道[illegible]而入又擊戶黎明
詩刻[illegible]貴矣[illegible]兒飯舟以載也噫移此習
以[illegible]善誦能[illegible]之

吏有[illegible]獻偶云日月兩條
燭須彌一炷香[illegible]地久與天長吏大喜
隨隱指[illegible]

吳[illegible]德郎作[illegible]過時貴避不及有違言即
上堂別衆云[illegible]水[illegible]僧去住分明某樣輕
十字街頭休作夢西湖依舊一枝藤隨隱指云劉

子211 518

衲眼來白雲萬里

隨隱漫錄卷之三　終

隨隱漫錄卷之四

宋臨川陳隨隱

楊慈湖簡題平江府太伯廟云三以天下讓先聖謂至德簡也拜廟下太息復太息曰辭不難也太伯無人議胡爲無德稱萬象妙無極或曰太伯之神無形體何故言象又言萬通大道者有匪有無象即無萬即一一即萬尚不思而可言乎言即無言天地內外皆太伯人皆見之而不識焉深爲太非發大太伯之逸致吳字也其周之盛德[illegible]

謀承哉不烈得人有成命罪射之責交而去之川逝河決孔子不云乎可謂至德也已矣欲隱居季札守節其流芳遺烈歟郡以吳隸禮遜維則

古之大儒格物以爲學倫類通達謂之真知其次博物以爲聞斂識殖記謂之多知真知者德性之知若顏子聞一知十子貢告往知來曾子致知子夏日知月無忘是也多知者見聞之知若子產汾神之對絳老疑年師曠知獲僑知之歲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能知所招之詩而子韋

能之祝陀誦載書於長弘以長衛侯于盟是也其
知者優入聖域回賜參商外無聞焉多知者非命
世之英如子産游吉師曠叔向子韋叔舉祝陀之
外不能也後世眞知者寂然多知者唯劉向而已
春秋婦人有謚晉之齊子敬嬴之哀聲穆聲姜齊宋
兩共姬此國君夫人之得謚者穆伯之妻敬姜此
大夫妻之得謚者鄭武姜秦穆姬晉懷嬴衛之宣
莊二姜宋戚許穆皆悼此因國君之謚而名之者
聲人哀此姜別之哀姜此私謚也謚以表德婦人
以三從爲德夫之德即其德故禮從夫謚是以舜
典言嬀汭釐降之事則二妃所觀之刑可見周書
著文武之烈則大姒所嗣之音可傳也

傳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字謚官邑六者而已今
推廣爲十七類一曰以國爲氏五帝之前有國者
不稱國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
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帝黃帝猶以名爲氏
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國爲氏諸侯亦然魯衛齊
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

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二曰
以邑爲氏原以周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illegible]
有沂邑因沂大夫相襲而以沂相爲氏周有甘邑
因甘平公爲王卿士而以甘士爲氏三曰以鄉爲
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五等降國爲邑邑有關內
侯鄉侯亭侯關內邑者温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
是也封於鄉者以鄉氏封於亭者以亭氏五曰以
地爲氏居傅巖者爲傅氏徙稽山者爲稽氏主東
蒙之祀者爲東蒙氏守[illegible]者則爲[illegible]氏彤

氏因彤班食於[illegible]門[illegible]氏因[illegible]叔爲潁谷封人東
門襄仲爲東門氏桐門右師爲桐門氏隱於南里
綺里者爲南里氏綺里氏六曰以姓爲氏姓之爲
氏與地之爲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爲姓不
得賜者爲地居姚墟者賜以姚居嬀汭者賜以嬀
嬴之得賜居於嬴水姜之得賜居於姜水七曰以
字爲氏八曰以名爲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
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
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illegible]

帶駟名宋成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
公孫友其孫曰魚苫魚石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
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
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曰豐卷豐施天
子之子亦然王子孫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
朝氏卯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
子家氏父字爲氏者也季孫但字子彌其後爲公
鉏氏父名爲氏者也九曰以次爲氏伯侯叔季之
類是也十曰以族爲氏氏族宜於次者氏之別也孟

氏仲氏別長幼也[illegible]氏公氏別先後也祖氏禰氏
別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
氏孺氏子□八字之別也莊氏軒轅氏熊氏熊相
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
叔氏之有叔孫氏始族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爲氏
太史太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爲氏皇王
公侯是也十三曰以謚爲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康
氏出於衛康公孫僖公宣公之後爲僖氏宣氏文
武哀繆皆是也十四曰以吉德爲氏趙衰人愛之

如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古有賢人爲老成子後爲
老成氏十五曰以凶德爲氏英布被黥爲黥氏楊
膠梟首爲梟氏十六曰以事爲氏賈侯氏遭有窮
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以竇爲
氏漢武帝詔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省中後因
以車爲氏十七曰以技爲氏巫者之後爲巫氏以
至卜氏匠氏秦氏御龍氏干將氏者亦莫不然三代
之後姓氏混矣
梁黃不顯清河王世淵隱爲亂淮立爲英侯以爲富

貴可長保然族貴者但帝世耶奈何知其宗之變
劉氏爲正爲宗中非宗之欲結劉氏之援爲自安
之計至深至厚然後宗嗣者劉氏也故君子守道
德之正而待循之數非思慮所能及哉
高踈孫騎鸞引夜騎白鶴出游閬千萬侍官鏘珮
玦雲雷貼婺過星風左挾日光右扶月一息瑤池
翠水家阿母迎歸龍軀虬奇瑞彈絲玉妃酒折盡
蟠桃紅玉花九天文人來朋道大極之前天不老
丹霞一柸玉虛官前罷絃金容探討升君沐浴波

五色洞房光芒上奔日大上傳呼六丁五星斗瀛
闕傍鶯翼錢森唐紀夢 石琴峰碧聳三十六寒泉
落空響裊玉甃花石路紛縈行玉闌干簇修竹綠
雲髮肩老人召紫鸞金絲履屐相招紅綠衣酒瀛
湛碧坐倚蒼石吹洞簫鳳鶴來舞天上有老人挽
余偕一到飄飄而來凌青冥有翁羅風髮黃道袍
光射閣倚崢嶸神虎守關森森列隊騎來朱衣忽從
殺中有宣官來邀迎務衣持斧立丹墀下玉皇手中
玉如意雲璈鳳笙自空而下大聲清越非人世常旁

青童傳帝宣文華宮中呼謫仙謫仙須余笑且言
子宜亟反來他年探懷贈我五色筆子當寶之慎
勿失濃香氤氳迷帝所長揖老人下西廡身從日
月上頭行俯視斗杓分子午雲氣相隨步武生漏
耳但覺松風鳴覺來推窗紀佳夢月明樓鼓撾三
更毛吾竹釣夫云鳶飛魚躍是知鵬鷃長各適其適
貌尤彼蒼奈何人異於萬物身備乎五常學關乎
經濟志效乎忠良乃使竭蹶同於[illegible]平七壤鴻鳳俱
逐乎稻粱精神所著夢遊八荒泛羅銀河濯月之浪

熏筋骨錯露之[illegible]截冥塔九華之冠拔雲劍五色
之裳騎祥麟兮驂孫鳳[illegible]若木兮拂扶桑直步乎
玉皇香案之傍白虎守關[illegible]芒焚惑執法彌[illegible]
張星變丘旦列[illegible]
立兩廂相向盾甲明[illegible]起跪復昂首
霞彩難為祥一人殿中立宣揚今臣奏事無恐惶
西顧[illegible]天日光頓拜短跪稱亳芒[illegible]帝親把
[illegible]曰汝所奏兒未嘗政如蔡性和溫良一一可
以療民瘠又如百煉昆吾鋼用之國可無妖祥借

哉無遇徒心傷亟宜歸世朝君王君王稱聖今[illegible]
湯勤求賢傳食不遑扶天大象觀提綱充庭王賓
皆琳琅尚憐空谷遺幽芳庸輪鶴詔紛相望賜汝
紫綬黃金章袞衣赤舄坐廟堂燮調萬化躋時康
凌轢周漢超虞唐賜汝斧鉞羽林鏦尋征不義誅
暴強火鈴衛從金剛捐伏百怪回潤狂赦命玉
女酌霞觴賜汝天醞九霞漿一飲盡蛻紫府腸今
汝與國家亦自不論中國蠻與夷昆蟲魚草木皆春
陽天子萬壽永無疆汝乘白雲來帝鄉二十八宿

參翱翔臣辭草茅不敢當遜于稷契暨夔斯豈風
滿路明月在床皆不食烟火語而鈞天必當賭云
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銅人承露盤盤折聲聞數
十里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銅人二號翁
仲列坐司馬門外拖獨先生命先人與錢芬友孔
卿席以久字韻賦翁仲菊友云武皇騎龍訓帝后
露濕銅仙古蒼綿裝初命名翁與仲無復衣冠仍
漢舊栢圭大翊高嵯峨不動如山嚴鎮守豈知屹
立司馬門九鳴蹕移司馬手幾遷陵谷亦何易洛

陽塵埃一回首因嗟寵辱非可常世間何者爲長
久君不見後來荊棘埋銅駝坐想失身横臨孤先
人云銅仙擎露秋風表珍重劉郎千萬壽老購獲
鳴貽孫謀因逼此仙俱受垢仙寧折骨拒非招恥
爲姦雄效奔走汚名翁仲俾司門口不能言心自
吞洛陽宮殿一夾飛天上此標獨長久君不見堂
堂遼劒隱藤城萬古六丁驅鬼守先生跋云翁定
正辰九日拖獨山人徐逸觀陳蔵一所作翁仲詩
觀其命意布辭寫見翅鄉呼魄指究俱受言獎如

[illegible]中流涕何啻[illegible]鳴呼如詩人忠怛之心
隨事而見可勝歎哉因觀此篇閔惆而書
甲子六月六日晴[illegible]
紀要各二匣凝華集一匣大學[illegible]人兩拜
云臣某職守東閣恩承[illegible]編
兹蓋伏遇參參皇帝陛下[illegible]遂
入尊見[illegible]臣下情無任瞻天[illegible]激切屏
營之至兩拜[illegible]一冊[illegible]各本一冊以進兩
拜六經[illegible]亦久[illegible]博學[illegible]陞

下教育歲深修爲日新講筵[illegible]成兩拜
進凝華集云自幼習詩文承親訓俯編萃葉恭進
一焚增陛下勤於教子學乃知方仰冀聖慈錫之乙
覽兩拜退本宮聖堂所祝文云思昧淺才勉強問
學夙佩君親之訓垂二十年問安視膳之頃凡一
語一言之教記服膺弗失會萃爲編目曰聖訓凡
二百卷卜吉恭進惟神靈陰相之八日付史館賜
詔云朕惟萬邦克正端自元良百世昭垂常存典
則發示宗藏之訓以貽燕翼之謀期續心傳用敷

言教皇太子某天資既叔與學問益充凡平時丁寧
告戒之辭悉見於躬行踐履之際復加編集以示
鑑觀爰實契於朕心可永垂於世則特加論旨丞
寓宣懷九日起居畢後詞臣頃集訓[illegible]復道乙覽
容之史館獎以沢辭陛下道重傳心思深教子敢
不益加勉勵庸竭忠勤兩拜進詩云聖顏和悅畢十
行新天錫光華被小臣家學傳心當謹守恩深何
以報君親兩拜舞蹈退觀文云昨者伏恍恭進聖
訓東宮默佑得激宸嚴有親恍怡宣付史館不惟

是某平日積習之功亦我皇上天縱之學修齊治
平之道藏之石渠照耀今古佩服神道與此編相
為長久尚享

理宗御容自贊云身黃屋兮心太虛勤節度兮靜恬
一愉肥瘠以天下兮不移大廠居夫孰為質成予兮
吾將問道於千歲之餘

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却老尚書廣學易恨為學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
易德為風口斜奏罷長楊賦半山易為奏賦長楊
罷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韓子蒼易
為堂深官冷兆無斜試交趾進象表云備法駕之
前陳周裕公易陳為驂古詞云春歸也只消戴一
朶荼蘪宇文元質易戴為更皆一字師也

已卯冬訪欽雲嚴于仰山和謝上堂云千里相尋慰
寂寥未嫌風雪路迢迢廬山雖好且休去更撥寒
爐話一宵明年九日訪珍南州于開元上堂云從
上行不到處行取步步登高從上說不到處說取
言言見諦白酒釀千家黃花開滿地陶淵明

若知有今此世界終不執著東籬管郴子上堂又明年
訪當仲儒于飢蜂上堂云一藏一切藏錯隨隱隨
時隨衆[illegible]存實眼中金屑直饒拌到帝王前總
是一個閒落索[illegible]還見麼逗落索天將以夫
子為木鐸隨隱拈云鐸金鐸玉則不無三大老剝
一舌頭雖然多饒不如少罵

隨隱漫錄卷之四 終

隨隱漫錄卷之五

宋臨川陳隨隱

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舊說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非也桓公弒兄諸國無討賊者自平王不能復父讎始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始於隱公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惟孟子知之

周公告二公曰我其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當罪管蔡于法辟避也居東以避之辟君也我若有無君之心何以告我先王三說俱通必有能辨之者

齊桓公盟洮盟牡丘會鹹會淮兵車之會四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會檉盟貫會陽穀首止寧母葵丘衣裳之會十有一孔子但言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蓋北杏以滅遂會鄄以宋不成莊十五年再會鄄爲始傳曰復會焉齊始霸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於此見古人仁孝之理前一章疊四沐浴佩玉字而文不繁後一章省二餓者黔敖字而文愈簡又見古人敘事之法

風以動之上之化下如風之鼓動萬物也雅者正也天子齊正萬物也頌者後王贊美祖宗之功德也一國之事各不同皆本於君故即其教化之美而名以風大雅固皆天子之事鹿鳴嘉賓采薇王政之興可以小言至文王大明則大矣節彼南山正月諸詩王政之廢可以小言至於板蕩壞則大矣況遣戍役古育材閑征不過指陳一事至於受命明德既齊守成法則大矣積小雅以成大雅積風成雅積雅成頌此諸侯有風而無雅天子有雅而無風平王政令不行黍離十詩不刺則閔不閔

[illegible]爲屈德不文功不武則不須彝特列國[illegible]以羨之也

[illegible]於厄於陳蔡伐木於宋削迹於衛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自古聖賢猶不免困厄然處變如處常乎自見得義命透故用舍行藏惟我與爾他弟子不能及

原憲居貧子貢連騎結駟過之謂憲曰夫子何病也憲曰無財謂之貧道不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此語政鍼子貢殖貨之膏肓

秦下逐客之令李斯在逐中若不上書乞留終身布衣及其見留致位宰相父子俱戮政坐一書之故蓋斯因倉鼠與廁鼠見逐上書則其志在利祿也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忍失利祿也一有患得患失之心故不免於大戮誠可以爲貪利祿者之戒

孔明仕蜀子瞻孫尚死於忠義瑾仕吳子恪死於誅[illegible]誕仕魏死於兵三諸葛皆豐之後分仕三國惟孔明從劉氏瞻尚得其死合乎正當時能虎狗之喻甚當

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名西漢尚權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詞華晉尚清言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宋尚直[illegible]紀綱

董賢財物四十三萬萬梁冀財物三十餘萬萬郿塢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illegible]如山積元載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終不免自殺剖棺燃臍塞[illegible]果何所得哉

唐莊宗詔魏王殺蜀王衍一行人宦人張居翰謂殺降不祥以詔傳殿柱揩改行爲家於是隨衍千餘

人皆獲免漢高祖以李崧第賜宰蘇逢吉併取其西京之田宅崧子弟有怨言逢吉誘人告崧與家僮二十人謀反改二爲五遂族其家周太祖梟逢吉適當崧被刑之所豈宰活千人族一家宜六一公有取於居翰也

賈生[illegible]投文汨羅以弔屈原皮日休不用於唐投文沅湘以悼賈誼賈之見疏似屈之忠日休不用似賈之投閑長沙[illegible]其忠憤可悲已柳宗元恃叔文黨爲永[illegible]有二子之

考槃三閭之忠寧不啓扃買之笑

彝與務有獻鼎於行都上賜白金三千兩賜三彝觀高一尺三寸有咫兩耳旁出三足與首皆類牛腹外周紋如篆籀腹內篆銘曰維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肆宋鼎審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從用享億萬寧神休惟帝時寶萬世其永賴乃宋孝武孝建元年八月二日鑄作以享太室者二十九年常州澄清觀先是隔湖有物湧出波濤寺觀爭取之莫能得澄清試以香花迎之則凌波而上有唐廣德二年九月戊午河東薛巡之銘曰上德願而鑄洪鐘仙聖希而人天從常開而勞罷乃夜聽而邕容蓮生花而清淨須卻繞於盤龍響上聞於天外聲下徹於九重庶長空於鬼獄應屏跡而潛蹤其象鐸其量勺不右不揣不作不變勝當其腹杵不臨春頁幾百鈞梵中日何其應為與繕爾童行專任撞擊毋先時毋不及三毋錫以度牒聲徹九重之銘始驗紹興亦有吳道子火星圖稍遂良書陰符經然皆出偽題識下

錢唐遊手數萬以騙局爲業務顧納交或僞契家言鄉里族屬吻合無閒稔邀至其家長妾羅侍寶玩充棨奄宇華麗好飲者與之沉酣同席或王府或朝士親屬或太學生狎戲喧呼或許以錢物誣之倍償好遊者與之放恣衢陌或入豪家與有勢者共蹴之好呼者或使之旁觀以金玉[illegible]遂易瓦礫訪之則封門矣或詐敗以誘之少則合謀傾其囊或竊彼物爲證索錢其家變化如神如淨慈寺前聲喏擁擠如貴戚忽有虞候一人荷轎八人訪媼曰某府娘子令請登轎至清河坊張家疋帛鋪前少駐虞候詣鋪中曰娘子覓買疋帛數十端虞候隨一卒荷歸取錢七卒列坐鋪前候久不至二卒促之又不至二卒繼之少焉乘轎皆遁矣有富者揖一丐曰幼別賢叔二十年何以在此引歸沐浴更衣以叔事之丐者亦因以爲然久之同買疋帛數十端曰叔留此我歸請價其自店翁訝其不來挾丐者物色之至其所則其人往矣有華衣冠者買疋帛令僕荷歸授鋪開簾取錢坐鋪候久

脫不來店翁憾歸入明慶寺如廁易僧帽裘僧衣
以逃戴生貨藥觀者如堵有青囊腰纏者雖企足
引領而兩手捧護甚至白衫者拾地芥御刺其頸
方引手抓則腰纏失矣有術士染銀爲藥先以水
銀置鍋內雜投此藥水銀化烟去銀在其中或者
欲傳之欺以藥盡重需市藥則墮其計矣殿步軍
多貸鏹出戍令毋氏妻代領衣賜出庫卽貨以償
債有少年高價買老嫗絹引令坐茶肆內曰候吾
毋交易少焉復高價買一嫗絹引坐茶肆外指曰

內吾毋也錢在毋處取其絹又入附耳謂內嫗曰
外吾毋也錢在毋處又取其絹出門莫知所之嗚
呼盜賊姦宄皐陶明刑則治晉用士會盜奔于秦
治之之法在上不在下

宋坦齋謂曹東畝曰君生永壽詩學江西曰興到何
拘江浙然則四靈不足學歟曰靈詩如啖玉腴雖
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

陳子長蕭守瑞陽用刑甚峻西山真公勉以詩曰粉
省郎官出把麾故人何以贈箴規孔門仁恕真心
法漢吏循良乃吏師聽訟莫嫌刀似筆愛民終見
口成碑玉麟夜語如相問爲說如今兩鬢絲與腴
恍者異矣

有賦長相思詞云晴也行雨也行時不似晴
天晴終快人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時不似名名
成天下驚有心爲名名亦利也可警矣

王晉卿云海棠開後鷰子來時黃昏庭院劉招山云
一般時節兩銷魂樓上黃昏馬上黃昏趙德麟云
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

金聲玉振乃景鐘也頂上有玉扣則金先鳴玉終之
高九尺天子親擊以祠上帝銘曰德純懿兮舜文
繼躋壽域兮孰內外薦上帝兮偉茲罷聲氣應兮
同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

裕齋馬樞密判臨安府榮邸解偷山賊適令重罪鞠
之乃拾墳山之墜松者判云松毛落地是草村人
得之是寶大王穩便解來卽時放了

景定辛酉杭大饑帥朝服請見榮王求糶三百萬石
王不出終日坐賓次必得請乃退是歲也饑不至

害

安晚鄭公私居青田府庫食民稻犬噬殺之府囑守縣犬主幕官擬云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之

浙右富人捨竹園于鄰寺其子貧甚取其筍僧執爲盜聞于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既無福田還他竹園

嘗記殿司爲陣亡疏略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裹屍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山東出山西再作明時之將相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凄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爲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筭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黄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姑蘇女子沈清友能詩如晩天移棹泊垂虹閑倚蓬窗問釣翁爲底鱸魚低價賣年來朝市怕秋風得風人之體詠漁父云起家紅蓼岸傳世綠簑衣詠牧童云自便牛背穩却笑馬蹄忙得下字之工

退之送窮文自謂怪怪奇奇毛穎傳雖稍怪然筆力已不及不知者以险僻爲工疊字爲巧字理舛謬不暇顧則諉之曰自我作古又飾之曰周誥殷盤屈曲聱牙其實學力未充筆下澁滯僅足以詒聾瞽老泉先生曰風行水上渙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惟退之得之

辛稼軒觴客滕王閣詩人胡時可通謁閽人辭焉呵詈愈甚辛使前曰既稱詩人先賦滕王閣在佳句則預坐卽題云滕王高閣臨江渚衆大笑再書云帝子不來春已暮鶯啼紅樹柳搖風猶似當年舊歌舞廼相與宴而厚賜之○范希文置酒郊樓聞哭聲惡撤飲罷贈數喪之不葬者忠厚可以蔵薄俗稼軒視希文之事必優爲之

黄桂隱鵬飛以二絶送余遊廬山云天下廬山第一奇西風蕭瑟送行時晦庵白鹿書猶在非是遊山

只愛詩曾從圖畫覧廬山山好誰知畫亦難畫工
不如詩好讀就煩詩筆畫來看其大父官南康於
於圖畫識廬山四世祖以直道勁氣不偶於時有
碧谿詩話行于世

珏荆叟住靈隱僧求掛搭不得一日五鼓叉立方丈
忽問云何方狗子甚處猫兒僧云某甲温州叟曰
温州王小婆布針帶得來麽曰有入何不出去僧
於叟脅下槌一拳叟以竹篦連打不止僧忽云打
則任打祖師西來意未許你在叟曰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荅云五峰青更青叟曰便與掛搭隨隱拈

云靈隱雖則方便垂慈爭奈這僧尚居門外

無準入室問倫斷橋云近離甚處荅云天台問云曾
見石橋麽荅云踏斷了也問云踏斷後如何荅云
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隨隱拈云因蓦爾漁翁
輕舉棹無端空谷更傳聲

閫処以特旨奪靈隱寺菜園建功德寺住持冲癡絕
退院示衆云欲去不去被去礙欲住不住被住礙
渾不礙十洲三島鶴踏乾坤四海五湖龍世界隨隱

拈云長長還有人[illegible]

隨隱漫錄卷之五 終